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四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四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四〇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周文歸二十卷（二）

〔明〕鍾惺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文歸二十卷》提要

周文歸卷之十六目次

戰國策

周文歸卷之十六

武林　文一陳淏子輯
竟陵伯敬鍾惺選　穀西仲衍胡揆參
古婺惟信姚之允閱

周赧王

蘇厲說白起勿攻梁

胡揆曰：善恩以下一段細甚，凡句法亦宛婉

陸深曰：善射不然之詞，數射，容欲教以射也

陳淏子曰：工於用兵者必不忍失功於一攻，故厲說頭入卜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藺及離石屬西河，祁屬太原）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

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善息一語蘇厲教白起勿攻梁者以爲周也然千古智人所以全身全名者其道不出于此戰國策士之說人也說行而所說者之利害不計焉說行而其言利于所說者此類是也蘇代蘇厲周人也其存周處甚多周亦賴之君子猶有取焉 伯敬

善息非武安所難此說實中其隱與日杜郵之禍已伏于此 仲行

章法妙有照應 又一

其上數日說置人極當行語能士多袒之至漢與不絕也

周惠公

秦攻宜陽

秦攻宜陽（韓邑屬弘農）周君謂周冣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士之有材武者）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楚將）以楚之眾臨山而救之（楚與韓隣而與秦相圖故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羈旅寓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言且相秦）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

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珪官爲柱國（楚）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翠時援宜陽而有秦私故云）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爲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屬濟陰宛句）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秦之君臣勉爲其難而周之君臣竊圖其利孰知宜陽拔而秦強秦強而卽爲亡周之本有慮

及此者乎　伯敬

策甘茂曰羈旅也有功則周公旦無功則削遷說景翠則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戰勝無加不勝則死同一機彀而所施各効戰國士大夫出不得一勢字如此然于景翠再言資而于茂獨否無勢之士勢急于利也揣摩工絕咬一

陳異子曰先伸楚強後虛敵勁先與周恐而往合後收恐而來事頗拄合拍

楚攻雍氏

楚攻雍氏周粻　張　秦韓　粻食米也時秦救韓周以米餉之　楚王怒周周君患之或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　勁強地　故王不如速解周恐　故楚怒恐　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不曰秦韓曰所與粟之國詞若甚泥楚而外王及二國者陰謀秘計口角宛然詞不多而意已獨至　文一

孫鑛曰切喻妙喻

杜赫說周以重景翠

杜赫(周人)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杜赫此篇益千古勢利到家之言不必且為大人一語揣摩極工心目極捷戰國人習的伎倆盡於此矣(伯敬)

窮士一身懸夫以井石樹戚貼入以邪媒買利

妬與憐俱不可受矣讀此為……又一

陳深子曰前半雄文一也有天馬行空之勢

楊慎曰先入証佐

秦惠文君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

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飾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

唐順之曰跌起反結脉叠一段說戰之利

歸有光曰

此篇文字多奇用句法甚有步驟

張榜曰不寫向時之極則後寫得志處無色

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橦，（迫近也）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

周文歸　卷十六　秦　八

鍾惺曰不讀兵符奈何受人黃金

又曰今人讀書那得如此

茅坤曰跌出議論

陳渠子曰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則此時之父母妻嫂齊不冷落矣

張榜曰不有數轉無以寫烜赫氣象

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

周文歸　卷十六　秦　九

陸深曰末數句乃一篇結構而戰國之習俗蘇秦之人品居然見哉

茨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通篇形容有態奇肆有鋒 月峰

妙處不在說秦在敘蘇秦事寫炎凉世態如畫 明卿

戰國時智謀之士用秦易而用六國難非惟六國弱而秦彊抑亦六國之情勢分而秦之情勢一也觀蘇秦始將連横說秦惠王可見後之合從非其得已矣惠王是大志畧人審勢待時不肯輕用其國以徇遊士之功名者蘇秦苦心苦口至書十上而說不行金盡裘敝而不絶望于秦者以爲如是而吾之說得用于秦倘愈于刺股流血揣摩朞年以說六國也云脅說六國必刺股流血揣摩朞年而後成則六國之難于秦可見矣 伯敬

敘事在議論中議論在悲感激憤中悲感激憤又在摹寫形容淋漓不盡中 文一

新伙曰去楚之秦遠事述案

陳軫對秦王

陳軫去楚之秦。（本共始仕秦，楚來爲輸，楚張本。自）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之隱者）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卽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約，纏束也）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一作）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誂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懷）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

孫子起曰每多寓妻妾之喻發兩人士自處

茁明陳淏子曰人情故態兩言道盡

孫子起曰得力在此一段人不乃知

負複秀曰此於一時之言記者自寫一半卻于秦王口中故還一半另是一格

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一篇以二喻明其意，此大手筆也。楚卿

胡撥曰挾天子以令天下後荀文若用之曹氏竟移漢鼎然勢不同也

張崎曰絕上冊鶴綫高

司馬錯張儀論伐楚蜀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也討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

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蜀川）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得不貪之名也）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罪而伐之）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天下皆有周之志）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

陸深曰司馬錯之策不特忠於秦且高於張儀事勢又多修言然不類戰國諸人

胡撥曰廣地富民繕兵名實兩要盡此乎商君爲秦勗于農戰爲先務矣

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六國惟蘇秦是聽秦人不然既相張儀終用司馬錯便有主意（明卿）

儀錯優劣兩策判然獨惟儀名先說士而其言論粗陋其行事淺背至無復人道如此策利害昧然而獨于九鼎寶器累累言之是弱其胸中不過一利字若錯稍知有名字但稍僞耳嗚呼戰國人士仰求一僞秦名字人可多得哉（文一）

孫文熙曰秦王許意微婉可謂能馭策士

鍾文光曰兩引事而輕煞正意妙甚

孫應鰲曰兩虎之喻似若不忠於楚然楚不救兵而齊不失後不待言彼事而其事自解策士之巧如此

鍾惺曰計聽二字反覆四解

陳軫為楚說秦以止救齊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吳吟。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鬬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也。今兩虎爭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

[illegible]無失本末若難感

兩喻皆極精切前喻已策可聽後喻已策當聽及末段反覆開陳不過欲自行其說耳說行而所說之利害不計退谷先生益謂此類耳　文一

奇在秦王明知軫不忠已而卒用其策以收弊齊楚之利益軫之策其忠楚在一時之恐而忠秦實久大也六國皆為策士恐獨秦能恐策士故六國滅而秦帝　仲衍

甘茂拔宜陽

孫子起曰：以闚周室為不朽，作甘心遺臭，狽甚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河西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周末歸　大卷十六　秦　十八

全身妙策，立功妙策，然蚤見其難攻而得謗，亦由見事透悉。文一

胡湘曰：事成之事，指攻宜陽。

唐順之曰：先陳事勢，後入聞謗。

陳漢子曰：此段言功臣不當謗。

又曰：此言功必致謗。

又曰：此言謗多易信。

一段緊一段，一段一段。

胡從曰先貫驕忿之案

又曰引涉聽証

又日幾貫功業所應兵勝主約字

又作一頓推文勢展宕

或諫秦王輕齊易楚而早畜韓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士天下之要約）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使鄰國服從）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爲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

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爲勾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太子申）身布冠（被髮自係）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壅塞）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使之遁）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言其後）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行百里者及百里而止）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依倚）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皆驕故）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韓魏以併）

又曰敵字權字緊相照應妙若勁不在意

之敵（故與敵者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言四國不以爲意）以爲權（外權言能輕重四國）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此言韓魏得之）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也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秦楚）必爲天下笑矣

精采附于格論危辭間出奧響疑策士之有道術者故深自掩晦不欲辱其名于虎狼之廷耶

仲衍

陳氏户曰 願爲足下 掃室布席 幸無我逐 卽以喻語 影見事 今人只贖 名祖此法 又曰可使 人一言重 輕國脫 兩閒君而 以一言重 輕人于 近世君不 能自重輕 其人而聽 人以一言 重輕之又 危哉

昭襄王

甘茂自託於蘇代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代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所以啖）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可使人一言重齊秦）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示不爲茂游說也）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子僞爲齊王（問）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守法）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代之所餘齊王之明也代可勿變獨不念豆區鍾釜積累黍而得之者其膏沃有盡乎私相乞即私相諾不復問壁上餘明定出誰氏甚矣哉說士之險陋也　仲衍

鍾惺曰開口將秦楚並說不弱目

楚黃歇說秦昭王（此春申君未封時書）

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鬭。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而反。（極）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

孫坤曰四以伏不痛而自服意

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

陳仁錫曰以後患傷之正欲其決計背楚處

末切利害

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

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威武之大者遠安定）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

孫鑛曰三類如指掌文務雄肆何亦險勁

張榜曰當時齊最大又提出作一折最有輕重

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趙必躡秦也）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

魏之允曰入門層叠

清拾步步折緊

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候北之吏）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言秦地自西海至東海中斷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言攻伐之酷）

主意在伐楚不如善楚通篇只痛陳伐楚之害宛轉透快後面以善楚之利輕收轉相形處使人心折（鹿門）

文字層層相銜節節相生其極緊處皆從閒力出之非大手筆不能辦也（伯敬）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

范子（魏人）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涖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進）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之）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言薦任者得人無有後反覆獨不可重之前）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不能別）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大命）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爲其割榮也。（喻厚斂有擬之則此無有）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人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目淵其心凡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同合）於王心耶。亡其（乃）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閒。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且謝）。使人持車召之。（且說其未用之故史無說字）

通篇不著情事只以空語見奇（月峰）

陳仁錫曰妙語挫動

進份門樹柔款巳指諸侯寤而下可明言故微及之又曰雖此書漢言之副不足以

感王深言之則立償事故其心最若顧紛晦曰滿摩秦王正欲開深言

張榜曰寫得有生色

茅坤曰數層吞吐引出交疏言深

孫鑛曰文氣紆徐之甚且敗不住

歸有光曰斬截本意

范雎初見秦王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自傷見睢之晚）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

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謂太后穰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

陳仁錫曰敢以一腔忠赤自足撼動秦王

孫鑛曰三大段有氣撰溢

茅坤曰一路說只為此數句

歸有光曰前後文勢緊嚴

唐順之曰七先生五

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賁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蔆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

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蹶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

寡人然不
發除胡聲
清緊妙在
句句轉也

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慁汗也，慁溷也）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王不覺自露其心）

交淺言深四字一篇骨子，故將他人進說開口語縱橫反覆衍成大篇，此蟻封盤馬法也。仲衍

無一日之交于王而處心積慮便在人骨肉大臣之閒，說士心口狠毒如此。文一

胡燦曰以無王立論

范雎論三貴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而不白王），涇陽、華陽擊斷無諱（無所忌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詩逸）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

危其子孫安得不懼劫王而危相安得長久

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

前借田單形起燕王後借淖齒李兌形結國危一主而勸兩實其間有虛實有緩急體裁然是奇變

范雎再論三貴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已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其輔外布之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

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意同前篇而徵事引喻更淋漓曲暢遂不覺其意之複耳方悟說士入人亦不專在立論當機之一

推翠諫秦王輕韓魏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中期推翠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不敢正語策其肘躡其踵而以意會之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膝渓子曰情狀如見又曰秦敢言之士何多也驕色前動即有戒人之詠遂亡出口亦致推翠之規諫在彼先戒存勝後如是即安得不濟

粹然有道之言人主而有大功者俱宜錄一通座右 伯敬

王宗尹曰褘律從利

庸芮爲魏醜夫說太后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魏人仕秦）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以人從葬曰殉）魏子患之。庸芮（秦人正日）爲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暇。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分明以有知無知雙闢立論其發端處卻分開兩端于說者及所說者口中各提一半妙于置格益不如此便將拖沓失簡法耳 仲衍

鄭挺曰從士雖設立使至此但筒中著容過臨殊不近情或當時衛士心實忌此故肆醜詆耳

陳淏子曰漢武謂汲長孺曰子薄淮陽耶今召子矣文法本此今猶言即日

應侯散金鬬從士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有（補曰一本有作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補）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邯鄲趙國都）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用金少故未能動謀者）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言之相親）

好若見公與秦計功者。（應侯教唐雎云）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

夫合從大事也。天下之士至衆也。而三千金足以鬬之。士賤如狗。秦已看破。即從不散何損于秦。然六國君臣亦何使士之賤而至此乎。秦一國耳。能以三千金鬬天下士。天下之爲國者六。獨不能先其未鬬而收之乎。秦非惟料士之賤而易于取。且料六國之愚而難于予矣。伯敬

謝尚貴曰敘得切至古勁

陳淏子曰破倍前先結後申愈以重而不衫

又曰又請出一楚誅論往復多勢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勠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血流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故今秦破

不但干武安君之自道其代斃也此主反為客之勢也自道其伐韓此今反為分之形也

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地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慚而

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可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孝成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强起之曰。君雖病。强爲寢人即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

茅坤曰執害快利讓毗社之未汶也

陳仁錫曰此數語勝應侯十倍應侯愈不能容之矣

胡於曰至死不能著息之言中之耳

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猶威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在當日長平之後秦失亡趙之機趙懼而秦驕自無勝趙之理秦王自請白起伐趙起不肯行

數語謀國之忠料敵之明盡此數語應侯必欲誅起而無名快心於趙以致臣罪將則應侯之心尤爲微中又曰忠臣愛其名臣寧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君之將不覺說出本心杜郵之賜起明知之而甘受之矣伐趙不行與行而無功皆足以成應侯殺起之計而國事不問焉吁千古而下爲應侯者何患無人　伯敬

陳說利害曲折明盡以此料敵又何有哉師將閫之忠武安與深于謀兵者哉　鹿門

○○韓非初見秦王

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齊。收餘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皆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無攻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一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

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卒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荊王君臣亡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

之論亦肯不退皆迎之跡歟

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言其志一）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志絕（魏在二國中為與國）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尤近秦）趙危而荊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

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

陳仁錫曰古今化拙者多矣事後追論何益　又曰此下三段只就伐趙一段內說收拾說來勁　又曰此段與起手不合此先文法離奇變化

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此本趙所得齊地）中呼池以北（言中分之）不戰而已為燕矣（燕兼取之）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灌也）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

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卻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

陳仁錫曰遒時奥議多法此結構

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亡韓語似蘇秦欲貨信于秦不得不爾

孫子起曰一篇綱領

茅坤曰一篇主意關

蔡澤說應侯辭位

蔡澤（燕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

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爲秦擒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避難然必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爲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

陳淏子曰深蔡至此應不心折耶

茅坤曰三層較量危妙灼然

孫慎曰援縱主意已下空發

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敦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返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明法令平權衡正度量調輕

茅坤曰陡然入白起一段尤使應侯心動

陳仁錫曰說當時最爲難事故自揣摩曰說力少正恐無所開其口

茅坤曰就文種陡然隨出范蠡二者如甚

垂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東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幷蜀漢又越韓魏攻强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

俗南攻楊越北幷陳蔡破横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刱（造也）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總收）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棓（倍也）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言全勝也）或欲分功（分勝者所設）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大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言斷三晉之路）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時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

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

應侯此時欲釋相位而無其受之者也非釋相位也釋其死也蔡澤釋應侯于死耳豈奪其相

位乎若相位則又安可奪也曰若是則澤不幾代應侯處死地乎曰久于相而後死地出焉澤相秦數月謝病歸相印未入手之時先辦此一條生路矣澤亦明智之士哉（伯份）

陳汲子曰商君自錯舜了對曲任趙良譚笑

○趙良說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孟蘭皋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皋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勝若是者乃為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以殷紂比商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

田汝成曰以上先歷數五羖大夫名功教爵因德以下一切刺驟商君又一一反石殺人人

又曰皴刑數事明與五羖大夫道德相反

言，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荊聞秦繆公之言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晉立惠公懷公文公也一救荊國之禍。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救楚朝周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教謂商鞅之教令命謂秦君之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言人畏鞅甚于秦君上謂商鞅令謂秦君之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

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儀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關戟者居虞之勁矛千將之雄戟方言云矛骹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鋋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格也旁有枝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敎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危言正論推本道德秦文之極醇肆者仲光

以議論敘事尚文而說氣醇可爲文集敘事之法　光白

周文歸卷之十六　終

周文歸卷之十七目次

戰國策

章子不欺死父

鄒忌諷齊王納諫

蘇秦以合從說齊

淳于髡一日而進七士

淳于髡說止伐魏之役

田需對管燕

陳軫爲齊說昭陽

陳軫說齊合三晉

蘇秦論留楚太子

魯連諫孟嘗君逐客

馮煖客孟嘗君

蘇秦說齊閔王

魯仲連遺燕將書

江乙論昭奚恤

江乙說安陵君

蘇秦以合從說楚

莊辛論幸臣亡國

或以合從說楚王

范德建曰十既亦[illegible]者擬方[illegible]然恐有[illegible]章子有[illegible]邑

周文歸卷之十七

竟陵伯敬鍾　惺選

武林文一陳淏子輯

豫西仲衍胡　撰夻

古婺建白范德建閱

齊威王

威王料章子必不負齊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兩軍相對曰交和 使[illegible]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徽識也章其別也 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名啓 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未有大[illegible]故命

鈍之尤曰情之深故言之擊

得父之命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
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毋未更葬宜及其父之未死而數以請終不得
請卽以勝㮚之功乘君命而更之致子力以益
母邀君寵以平父恨未爲不可柰何執不欺
小節終棄其母于馬棧之下父不可欺母獨可
恐乎大禹郊鯀不爲欺舜功足以蓋之也況叔
齊屆到魏顆諸賢皆能棄父命而成大節者乎
又一
以大節相士不失尺寸又令人厭丸徵八觀之
苛雜 仲光

陳淡子曰二自字直自有自悟捐妙陳仁錫曰私畏求凡

三轉而三變調章法便不排比

唐順之曰前詳此簡

鍾惺曰受上賞中賞下賞與私畏我求我反又畏生此反惡轉境轉如

鄒忌諷齊王納諫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
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
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
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
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
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
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
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

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
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
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
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
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
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
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
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
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朞年之後雖欲

又曰有此英傑之君然後能用此盡忠之臣

言無可進者。此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千古臣諂君驕興亡關頭從閒房小語破之快哉 伯敬

通篇俱用三叠凡七層而文法變換令人不覺如水上波文起伏變幻只一水耳文章之妙極矣 鹿門

據事寫出而意宛然文不費辭 月峰

宣王

蘇秦以合從說齊

陳深曰開口陳敘如齊土小志皆淋漓嶙曲善于敘色恭于五國皆然齊尤精出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古四方皆固險 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鬭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

張榜曰敘得臨淄博有生色

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背同韓魏之地。至衛陽晉

董份曰粘上下引驗比盡

鄒以穎曰恫恐敵情

胡慎曰一句收得足

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自疑懼虛張恐喝之詞）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强國之實臣故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齊無患于秦故特以事秦辱之 伯敬

周文歸 卷十七 齊 六

先形勢次戶口次習俗作一小結乃始以韓魏近秦患秦而輕事秦之害形出齊遠秦無所患于秦而不必事秦之利于合從尚求闕口而王巳首肯文巳止矣絶好結構 仲衍

戴文光曰疊用五喻

孫子起曰好期許

淳于髡一日而進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皆山名）之陰則郄車而載耳（郄同卻 後車重不前矣）物各有疇（疇類）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周文歸 卷十七 齊 七

寥寥數語而神甚豊 荊川

孫鑛曰敘犬兔處只在環騰三字上

淳于髡說止伐魏之役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勧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此卞莊刺虎之說有國者愼無交斃以貽田父之利 李東陽

卞莊漁父田父從人屢以爲言益喩之至切者終不可易也而卒以其功歸秦悲夫 俏光

張榜曰倒對右而奇

田需對管燕

管燕齊人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壓齊人責報偏厚言此于事敗之後雖無疏自足稱快千載 仲衍

張榜曰世之為蛇足而不能自為足者豈少哉

陳軫為齊說昭陽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地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楚軍之法覆軍殺將者賞極于令尹昭陽已為令尹伐魏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得以蛇足之說止之可見國家有事人臣勳名已極封賞已盡其人多不可復用何也功不成則喪其所有功成則不能加其所無有生之樂無死之憂此田單攻狄之形也況賢不如單者乎

胡從曰以強秦從山下乃徐徐申說連出強秦字以非其妙而其語氣天然故有錄法在中古人高闊多從此出

非細細呼索未易知也

棘溪子曰遠秦是說齊被敵的語今將近矣當以法伏法

陳軫說齊合三晉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字法）甚也，（言更相伐）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力一作刀）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

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古反字）主必死辱，（辱一作死）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死者衆而哭泣）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言東得地）南面而孤楚、韓、梁，（三國在齊南，所謂孤以臣之）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

文曰必東攻齊與今齊將近矣擊而甚遲策

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字法）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齊氏處堂只恃一遠字，然破已自察然，但以秦攻恐齊，猶其以屈事苟免，故特以三晉恐之，而又以秦楚搆難除齊，其授利害精晰，齊王能不心折。又一

陳仁錫曰備摩情事過真是一能手

鍾惺曰此下十句一事反覆而作十段節節呼喚亦敘事之一法

此著書者有意為文

蘇秦論留楚太子

楚王（懷）死太子在齊質蘇子謂薛公（田文）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楚東地近齊者）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此著書者敘說）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

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為之奈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此類亦著書者敘說）

孫鑛曰前案此評別是上條註脚

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己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也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

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為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劇楚者王也以空名市

[illegible]

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迹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

陳從子曰只述一語妙甚

太子者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之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為武貞君故曰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

[illegible]

不蚤親則是與楚為讎也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為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章法變創開後世多少途徑之一

多端之極如波委雲屬不可起止足長人聰識者

閃忽變幻如鬼如蜮大道之賊文章之雄

陳沃子曰此段光談精妙

魯連諫孟嘗君逐客

孟嘗君有舍人而不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貍。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人居壟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捨其所長，之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其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棄友以此十見棄逐不惟執處。棄逐者必之他。）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國自彼來害我，報其棄逐之怨。此言後人觀此為戒。）

周文歸 卷十七 齊

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警動孟嘗全在三喻，末段指陳利害，終似格格未快。

薛應旂曰古人陳辭隱約含人可想而言無好無能孟嘗問也以識之矣左右自不慮耳

鍾惺曰作為不知乃好耕能之計

○馮煖客孟嘗君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憒於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

周文歸 卷十七 齊

陳洪于曰義直曰市所以終成一馮煖與雞鳴狗盜輩同語耳

妍侯曰一問一答都是禪機

鍾惺曰又作不說到底不令人覷破

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兎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

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孟嘗君好客僅得一馮煖平原君好客僅得一毛遂人固不易得得人亦不易也　鹿門

洗盡道學裝點而直寫英雄本色絶不傾忌用瀟脩脫如此史筆子長尚存一二班氏已後絶然　伯敬

不常一市得秦帝馮煖一市得齊柳古今大賈無逾兩人然不常賈而奇意質契予黃欲馮煖賈而巧徑一翻于齊何矣（仲衍）戰國人市道生色如此至若張儀直懺轉牙猾耳（牛先）

唐順之曰二句是通篇主意二句總提一市故分兩合多

張榜曰說辭句句出之不窮乃辯士之文

陳漢子曰此段反喻

蘇秦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

陳授曰敘衛趙魏楚四國勝負相應處一事數轉數轉・氣皆極力摹寫以見其致而衛以衛申救結上不言之見下力斬於

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

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

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

不可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若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稿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

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

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窨之道也。中人禱祀。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

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

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讐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讐，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

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

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爲柱衣）

建九斿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往服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往健）（收上忽有波瀾有情彩）

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教之以後起之藉遠怨之時其大方在紛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全是老氏退一步之法益其學于鬼谷者如此由此觀之則道德之意不惟通于申韓且通于孫吳矣蘇秦之說秦惠王也言戰之利其說齊閔王也言戰之害蓋恐王主賢而國實正當後起遠怨之會閔王主驕而國敝適犯先天下而主怨之形戰不戰各有所宜耳且秦不生戰國親見戰之若其言不能痛悉如此　伯敬

歸有光曰雖三句亦起止頭首句欲其計燕歸齊也五行中虛

賛四層具順逆詳畧變化之妙

黄份曰本言齊雖南陽而必攻聊城今楚魏既退自專意以攻聊城必不能支矣其文參錯慮深人不易解

襄王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而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孤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者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

胡揆曰極陳燕亂伏意數層全不說出危其根本使內顧以解其守一也聊城士卒家在燕都者必因恐動其更用命二也迫法不振失地無尉而歸路甚窮三也故國無攻不足畏又當棄

亂東游四也文極淵精

歸有光曰歸結之說是質特喚起東遊于齊

鍾惺曰極古廋人數叩汉委婉

收拾將日結收功名可立退級功廢名滅非智也呼應非緊

不退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引曹者之事欲與燕將可貴以義故沫與魯君計此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韣而去。倒韣示無弓矢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戰國文字只是少溫厚和平之氣，此作遂脫盡

彙評　明卿

此時燕將亦急欲通個但以功廢名滅為恥排個不忍決耳。魯連又謂廢功滅名正在不歸而歸之恥小甚不足惜，中其至隱，安得不為所動哉也。然魯連正氣亦因此書少損矣。仲光

燕將亦自料不支，豈真齊攻久少憐他偉全耶，以為名耳。故書中于齊事聊處作疑局以見其決無憐志，而又刊其他偉為名之心，于歸燕游齊之內論極巧，中至其文勢雄宕高恣自是魯連本色。又一

陳濮子曰植臣伎倆始于蚧中于惑於上厭且作於古今同轍只天帝制虎一段措寫得深酷有味

楚宣王

江乙論昭奚恤

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借狐喻己）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語云山有猛虎藜藿不剪國有爪牙之臣鄰國畏之猶藉多矣宋相司馬遵人戕兵是已人主當問其人品何如不當問其畏否　荊川

對悉人說疑語比擬妙絕

陳濮子曰詰得直絕無一宅忌言各得誠逆無一(?)遂飾想見此時風尚

鍾惺曰富貴人只怕一死無限衣食被乙君破

胡撲曰賦象事如畫之道漸甚宋猶促

江乙說安陵君

江乙說於安陵君（楚之幸臣）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撫猶循也委曲也）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嬖愛也嬖甚者席不及敝而愛弛）寵臣不避軒（軒車也言寵不及軒敝則退去）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謂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閒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霓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䍧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編次席也）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

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財文色文等語名言至理後以入情如畫 鹿門

男子以色得君鄙辱已極然江乙話之無忌憚安陵答之無作色雖其時之志趣無賴而坦然相向城府洞豁去後世之爲其事而諱其名左塗右飾卒以彌彰者遠矣 文一

亦須因官桓公時除各國侵地外山有地三百六十里楚地分[illegible]因遂門五千里除去彌猶不能自立率爲秦并信任憑不在險也半坤曰楚與秦爲兩大故以抗秦激怒

張居正曰縱橫之人所以於說世主者率以聲色玩好爲言

楚威王

蘇秦以合從說楚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强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彊則秦弱楚弱則秦强此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委置其宗廟社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它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

張榜曰一危削悖右行前峰

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

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楚王亦自雄哲，恐天下無足與謀，勉爲秦下，非其本心也。既聞蘇言，能不傾聽。仲衍

董份曰意皆貫咏而做轉各異段落分明府文法變化所以爲佳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楚人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匿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閒，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

陳深子曰蜻蛉何起得無根其意亦累伏在楚國那小數句中次下文類叫小字

朱文明曰三因以似無淡然情味多者在此

唐順之曰在鶴下四仞宇下仞宇仍宇最有分曉許明其愈高而愈危意

謝疊山曰

事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持）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以其類而招誘之）。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陵衡（香草），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一本作碆當是附字 此盧旅同 盧黑弓也 若碆則與碆義同矣），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礛利也 磻石鏃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抎（雅字隕）矣（抎失墜也）。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

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茹溪巫山之溪），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昭十一年楚子誘蔡靈侯殺之於申）。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戴方府之金（方四方 其所貢），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昭）填

黽塞之內（填滿也），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莊辛所對 當以此體）

以賦為諫對君語亦得如許風雅　仲光

文有莊周之幻而經濟過之　文一

或以合從說楚王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為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言無形）禍與福相貫。（言其轉旋變化之妙又非智勇者所可及也）唯大君能之。通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死猶患難也）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不寇虐斬艾不足以橫行於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人之從絕上天之命非一日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嚂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一篇之中……書人權術經濟中。故自出色。

形容橫人病不一詞。莫不酷妙。此更詭特可喜。

周文歸卷之十七

周文歸卷之十八目次

戰國策

周文歸卷之十八

武林文一陳湙子輯
竟陵伯敬鍾　惺選
凝西　仲衍胡　揆參
仲光蔣尚賓閱

韓烈侯

聶政為嚴遂刺韓相

鍾惺曰如在不敢有請直使聶政後日效死恐後者公在此處又曰為衣母則借可為母已矣則百鎰不足索謀舉動如此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遊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

陳淏子曰俠烈處非錢可買

米坤曰語分四層感慨曲折之妙令人起舞

孫鑛曰敘態好以得情勝雖不甚錄郤於不錄處有餘

衆矣然至齊闚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丈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自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默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

鍾惺曰極歷歐勁又極精微天下奇人天下奇文

[illegible]鉏曰段段伏又伏[illegible]列乾淨正當含蓄心

胡楩曰可作聶政贊

[illegible]子曰八[illegible]楚齊[illegible]之斷詞[illegible]結姊極大史公多有此

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烈侯聶政刺之兼中烈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列于刺客傳者凡數人而壯往果摯快心直入者無如聶政與刺客之雄亦俠客之雄也其姊

莫如豫讓然豫讓便有許多計較大不伴於垂政矣 伯敬

神采飛動術得意狀聲躍滿色腴味全在諧語言上見 月峰

蒲溪子曰打算明白直透底裏

孫鑛曰形容有致有筆

襄王

張儀以連衡說韓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跔科頭（不著兜鍪）貫頤奮戟者（貫彼穀者之頤而猶奮戟以戰）至不可勝計

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幸不破碎無是理也）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

鏡湖曰句法調法字法俱遒不複

孫鑛曰只是恐嚇

又曰實利歆動

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

思文　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

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筆舌之快利過於騏驥故能令人[illegible]峰

只一恐嚇耳詞意近鄙淺而入[illegible]以

實脉故也　夊一

鼎按曰三段格由忠主及便國由便國及利身一段如一段一段更緊一段安得不聳人聽

或說公仲以韓合秦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今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得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此猶）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搆難而兵不

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釁（韓也）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啟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字法）（在已之計無先於此）萬於周之時（在秦則爲爭言欲之急機言不可失）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明明是爲秦說公仲之詞而說得可聽使公仲不得不從　伯敬

或說鄭王尊秦以定韓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靡[illegible]靡之）是魏敝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首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謂欲人尊事之）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不以尊秦為事）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為不如申不害也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此皆以一勝立尊（謂霸）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諸侯不從其令）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志於尊王而已）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使心服之）為實者攻其形（謂地與民）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小牲也）而隨諸御（吳執事者）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堅政之副）刺相兼君許異（韓人）蹙列侯而殺之立以為鄭君韓氏之衆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列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列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為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言無前日之難可以久相而日不為者過也）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

孫鑛曰同形而異情

孫鑛曰攻心攻形二語兵家秘旨

又曰深辨巧利亦變闡法

孫鑛曰妙喻

又曰矯健有勢

又曰亦是一[illegible]處依

孫鑛曰無窮之策

鍾惺曰屈[illegible]明快痛入用關

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此欲尊其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列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它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它也而知所尊今曠國將有帝王之舋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强國之利强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强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强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强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强國强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强國者聖人之計也

疏暢而緩 月峰

篇中引吳越事作証大妙悟此讀書胸中當無死板典故 伸衍

陳深曰隗之所陳所說美矣但其所論致士之道爲由於有意而非其德之成其然非古[illegible]猶其[illegible]

陳[illegible]子曰[illegible]得人[illegible]爲帝[illegible]亦[illegible]務蘇[illegible]曰雅[illegible]工辭

郭隗說燕昭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跔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

尤有為之為亦不鄭三代

胡俟曰禮賢之報消此

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郭隗論致士請先從隗始其主不以為嫌而隗亦不自為嫌其心謀國人自無形迹可避 伯敬

縱肆而有華真是俊逸之文 月峰

陳淏子曰三段難起文勢沛然

又曰具一種氣力深厚

范德建曰□透

蘇代遺書燕昭王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燕前有一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宋都也淮北宋地此則宋）肥大齊讐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夫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讐而世負（荷）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

之國也（則宋與楚淮北并萬乘而強）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即山戎）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言齊且舉宋且并此數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齊桓公好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敗素也而賈十倍（取敗素以為紫而價十倍正轉敗為功意）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

鍾惺曰総燕謀而弄齊秦於股掌猶代兄弟益天下第一舌也

孫鑛曰今人作文非利之也直接以不信最順此節擇肯利一句然必有

莫如遥伯齊而厚尊之（字○句○法）使之盟於周室（背秦而使齊主盟）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史云其次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賓即擯二客字誤）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將剸以路與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字法）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王母弟）先

於燕趙秦有變（謂背二國）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侯贊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秦受齊代）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

此勢乃跌蕩

又曰一利一害點得透○文勢甚流快

周尚賓曰大有收拾

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字○法）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此切己）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合從）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讐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子始為燕說齊伐宋非讐宋也齊伐宋宋急遺書昭王使之取秦窮齊以釋宋非德宋也齊力未敝承齊之敝乃說齊伐宋之本謀也次第先後自是如此其意原不在伐宋與釋宋在為燕謀齊耳戰國策士中忠于為一國者如蘇氏兄弟之于燕是也　伯敬

孫鑛曰妙處只在虛字點綴右端甚鼓舞

蘇代約燕昭王書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止猶）燕王曰：楚得（突然起）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句法）秦之行暴，正告天下。（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而顯然告）

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字法）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字法）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字法句法）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喻句）（易）王乃待天下之攻

又曰章法稍變

函谷，不亦遠乎？（句法）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繇音搖）；（字法句法）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

章法又變

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絕韓）我下枳道、南陽、封冀，（封陵冀邑皆魏境）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

陳淏子曰句字皆[illegible]有[illegible]

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句法）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字法）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字法）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

陳淏子曰詳言像誚字字可法

魏之光曰毋喻蜚刺參入中局

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秦）因犀首屬行而攻趙。（謂適兵相續）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馬陽，（並趙地）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胶旋詔）適燕者曰以膠東，（適同謫，即上云因以爲罪）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隘，適齊者曰以宋。（字法）必令其言如循環，（言其無窮不可致詰）用兵如刺蜚，（喻易）母不能制，舅不能約。

不能約。能買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言上三地被禍者晉國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私交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鋪張如賦。而以險陗語出之。姿態橫溢。眞是古今奇文字　月峰

論秦情勢如燭照物。如述家事。委折屈悉。無復

西歷說士。眞無右蘇氏者　仲光

陳與子曰。侖言介語可悟。
係錦曰。遽乃在兩今日明日上。

蘇代爲燕說趙王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趙惠文）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衆。臣恐强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鷸蚌之喻。雖膾炙人口。而幻說至理。迄今猶新　仲衍

惠王

樂毅去燕適趙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故遁逃奔趙（而役殺非義也）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

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約趙楚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宮名）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言燕之薊丘所植齊王汶上之竹）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

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

（眉批：種種曰成功立名是一篇主意）

孫鑛曰以假默總收上意淋漓綿至無限悲感此荊生主父所歟泣者

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未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

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陳深曰末敘通前之意以應篇首亦有結構

痛切中却作婉語點綴此戰國西京所以奇偉若後人爲之不直迫則後窮其情亦遂索然無味矣 辰翁

行文委婉懇篤挑心爽透淒其乃察疏之最便者 文一

孫鑛曰一意反覆跌宕首尾呼應最緊

[illegible]曰以掩蓋望之又以失厚刺之二意根轉相因便生出許多曲折眞風行水上之文

王喜

燕王以書謝樂閒於趙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間無出之迹以明有怨於我人亦知之）以

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請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

楊慎曰朝敗大暢

鄒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論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極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

吳毅曰句句纏綿

鍾惺曰神境杳然如曲終江上

願先王以明而惡傷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閒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意婉而切文法而韻　荊川

微諷冷退罪人而人不怒真辭令中無上神品

又一

巽深曰一篇中如田光荊軻樊於期高漸離皆激烈士何其巧相值也

孫鑛曰出語有聲

燕太子使荊軻刺秦王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

孫鑛曰悲慨有餘味

頗紹曉曰急溜忍詐侃爽英特

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憂思甚皆且此須臾不能待）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知禍且至而猶為之自鞅命止於此）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勇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

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之國事也所善荊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

唐順之曰作文中說為難推古人能之後世不免為軼語英雄子文內光多申言請之止行味而不見其贅此古人所以不可及也

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方氣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稱之俠）欲自殺以激荊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

子雅續曰：丹之辭命長至二百五十餘字，短至數字，各極其妙

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

鳳德乃同當時非合從不可續須臾之亡非刺秦不不敢後合從丹之策亦誤也但其妨之如曹沫爲不可得制意以此敗出哉

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

敖文光曰：所久之非前疑也只在難其件其看下文自得

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常侍足下，豈可得哉。荊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

鍾惺曰：三發寫哭將軍悲壯加朱

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

孫鑛曰把袖揕二句有色態想見當時面貌形容

又曰描寫態狀蕭落慷慨神而筆力馳騁處更彷彿駭目髮衝冠意卓爲神品

陳仁錫曰意氣悲壯流涕千古

袖而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
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
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
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
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
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
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
裝遣荊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
敢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

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
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無意哉丹
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
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
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
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
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
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
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

孫鑛曰代入作辭命又別是一調

鍾惺曰此下摹畫古今第一

孫鑛曰敘事從容有法

[illegible]

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荊軻遂就車
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
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
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
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
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
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
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
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

匣以次進至陛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
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
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
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
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
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
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
環柱而走群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
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

鍾惺曰。四層寫急字。愈詳愈緊。

陳深子曰。荊軻無可奈何處。只付笑罵而已。

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旣前斬荊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

茅坤曰。武陽不見下落。萬家亦不見處分。然一篇何之道成

陳深曰。荊軻之有高漸離。猶聶政之有姊。天生奇絕也

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荊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人奇事奇筆法句法字法。關吟處無一不奇　半月

趙武靈王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

此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

又曰又進一層亦是衝斷此直矜彼

陳深曰胡服節道十分透而議論猶屬正禁

孫鑛曰此段起結正反四層而不覺層累

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以此與趙俗必見道知)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功作攻)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知地中山我必有之(應前胡狄之鄉所謂成大功者不謀於衆)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猶賢衆)行政在於信貴(尊貴者信之者)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猶至)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叔字疑衍)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此論之所以輔之)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令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

孫鑛曰一意而變轉其辭然總之不殺一述第文橫流便轉換得妙讀之不覺其重此調法後代辭賦權

胡通說體信近之唐順之曰此一大段言胡服之利以明起意而先虛發首句次實說第二第三四句為一篇之股

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為有義有行自中國者至此似周官大司徒文)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五段)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鯷大鮎以其皮為冠秫鍼也言女工之拙)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異俗)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異而不言之)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此忖惜甲兵)(六段)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薄洛津名安平西有薄洛津)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

鍾惺曰說事實論

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言參錯其邊地）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此謂舟師）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不塞者志在進取）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此時計謀）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是武靈變胡服本意）而叔

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新作）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

孫鑛曰公子成胡服矣。突出趙文進諫。妙

趙文進諫曰。（七段）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猶福）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能定慮則不亂於物）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鄉言。（八段）世俗之聞。（所言不能出俗）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為上所制而服從者）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

遷。（有所聞則改前之為）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又添出趙造諫）

陳深曰此等文法凡數見

趙造諫曰。隱忠不竭。（九段）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賤謂輕罔）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族滅其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十段）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徑以安道，俗其省便）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

茅坤曰語語破上孔曾言胡服之害乃前一人所未發

陳深子曰□治風生□足係非□漁

不顧世。非所以敎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敎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伏羲神農敎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施禮於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

孫鑛曰兩奇字俱是奇邪之奇

孫鑛曰武靈胡服之意與漢高溺冠之意同

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而乃有孔門所冉之屬方俗僻陋如吳越宜人皆改易而乃有季札大夫種之屬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敎。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北胡進退以下十三段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細紬玩之只虛實相生反正遞出開合互用而不犯主巧于用實者累九九而不墜信哉　明卿

晁錯欲以中國而用夷狄之長技者也武靈王欲以夷狄之長技而爲中國用者也横態傲語寫出英雄其妙在于頑鈍惟其頑鈍所以果決　伯敬

凡十三大節而最跌宕盤鐵論學此　李九我

楊慎曰明目張膽直何奈人快許胸臆　孫鑛曰閒勁之甚

惠文王

蘇厲爲齊說趙王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心不安也恐無以致之故）。今足下功力（謂伐賊），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專據（行之不疑），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趙時惡韓故秦以吉韶悅趙趙遂以爲安已也），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物少愛趙）。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虛以伐韓不之）。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猶疑）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實欲伐宗虛之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言擬議秦之爲計必出於此數者）。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謂安邑），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illegible]晉爲尚之因也）。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

孫鑛曰〃出三寶亦增色

又曰警勁

又曰收處更緊切有力

又有勢同而患興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今燕盡齊之北地（盡言得地），距沙丘而至鉅鹿（趙地）之界三百里（自此皆言近趙），距於扞關至於榆中（趙地）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謂趙）邦屬而壤挈者（言爲秦所取挈言取之易）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禁常山而守（猶關），三百里通於唐曲逆（趙地）。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齊楚魏韓燕）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言得地盟於器也），屬之讐柞（相屬伐趙於附酬之閒）。五國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秦國（止秦之伐），使秦廢令素服而聽（兵敗以喪禮自居也），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公字誤）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以上言德趙之事）。夫齊事趙，宜爲上交（以其有志爲植閉秦），今乃以抵（抵同當也）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言必其不敢再事王也）。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爲得齊。齊抱社稷以事王，天

下必重王。然則齊義王以天下就之。（趙得天下之文而屈就齊）（故齊以為義）下至齊燕王以天下收之。（故收言下就之上也）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蘇厲止趙伐齊不首官齊而官秦則害與秦則不利與齊則利詞旨橫佚論說精深學士家亦當究心 升菴

趙恃秦愛故敢窺齊故篇中只破愛趙二字 仲光

秦人陰賊險鷙之狀一一寫出極其婉密 文一

（將尚賞曰論自來倣似讀書人口角）

田單與趙奢論兵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眾。用眾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恃）十萬二十萬之眾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則吳干之喻時勢則國七國之與）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

（孫鑛曰兩喻妙絕而文更快適）（又曰前悉防議更頭不什行之航水之妙）

匜（音移）。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眾而應強國之兵，是薄之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材不謂材類近處劍鋒用之），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脾不得也）。兼有是兩者，無鉤竿鐔蒙須之便（鉤竿柄鐔劍鼻也蒙須劍纏為），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眾而為此鉤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而

以集兵三萬〔圖集距此〕矣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
分以爲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
歲即君之齊已〔即下云齊以二十萬衆攻荆五年之事〕齊以二十萬
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
年乃歸〔雖衆猶不得志〕今者齊韓相方〔猶敵〕而國圍攻焉
〔兩國或圍或攻〕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
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
丈之城不存其一角〔不當一角 言曾不介意 圍城不可戰〕而野戰不足用也
〔既不能圍 亦不可戰〕君將以此何之乎都君喟然太息曰單

不至也

田單狃于即墨之奇未諳天下之大勢宜其聞
言而屈也雖然趙括徒讀父書而坑四十萬之
衆于長平可執一論哉盍衆寡之數祗論兵也
非論將也論將則有淮陰之用多與武穆之用
少在 荆川

孝成王

左師公託長安君爲質

〔榜坊曰步步襯貼步步挑剔〕

趙太后〔惠文王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
齊曰必以長安君〔孝成王母弟〕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
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
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
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
不得見久矣竊自恕〔以病亦知太后不罪〕恐太后玉體之有
所郄也〔郄郤同亦恐太后不能 前恭自恕以及人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

〔孫鑛曰敘超居淡語絕妙大有穆致沖味〕
〔鍾惺曰不足少子不足以開其發端〕
〔才坤曰此議論立根處〕

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
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
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
臣賤息舒祺〔息子也 舒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
之願令補黑衣之數〔黑衣戎服 故云衛王宮〕以衛王宮沒死
以聞〔沒死沉溺無〕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
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
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
〔異於丈夫〕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太后女〕賢〔而有甚焉〕

文曰入得妙此是錯節過此迎刃而解

范德建曰文典所至實批泉湧

張榜曰兩挑醒其 又曰文雖九轉意却萬曲

陳仁錫曰只此數語然直寫則無味文章之道與諫通

陳深曰既執左師之言又載子義之論亦一一例也

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

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左師悟太后不富在言語上着全在舉止進退有關目有節奏一段迂態閒情與本事全不相粘而意思正自婉入尤妙在從婦人性情體貼探討使人不覺入其彀中老臣爲國苦心固非等夷者所克及也 伯敬

質子請兵是何等大事乃從細微言動瑣屑述來何許眼孔何許閒情 文一

唐順之曰大破趙而引歸秋破在此虞卿以此制秦

孫鑛曰入言也巧

田汝成曰敘二人問見出入抗如日爭且委曲盡情

樓緩說趙與秦城以講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於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

孫鑛曰說利害分析更無瑕帖

陳仁錫曰策十要說家易委任便難

胡楔曰能言勢翻踢言斬截

陳仁錫曰純無襯語但說意而旋轉生情不落勢極間健

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言秦力豈止是已乎）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趙嘗親秦而後負之故謂）

啟門通幣。齊交韓魏。（使其交秦與韓魏等）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

董份曰：衛論利害，如此明切，而其上愚而不悟，何也。

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不言割止）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

陳深曰：告來告去，畢竟無定見，何與本倆。

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得其二也。夫秦趙搆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也。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為秦計深而趙勢危）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

孫鑛曰：破得精確。

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到此方說出心事來）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韓魏本趙與）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遂去。

陳深曰：與秦易道，言秦狱在趙而不在秦也。

辯論專射其虛，黄歇、信陵皆得此法，虞卿固策

士之雄也。荊川

二子辯才相當，舌鋒所到，文彩鑑離，爽然敵也。徵虞卿，趙王幾為緩所賣矣。賓王

絕淨絕勁，亦是戰國本色，而更加之鍛鍊，固是古今有數文字。月峰

孫鑛曰文字從簡正法也此則不然以繁之以見妙

楊文懿曰辛垣衍亦習聞仲連之高故逆

○○魯仲連義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帝秦亦失之）今齊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

柰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句法）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句法）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便見勁弁之氣）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

迎而不救見此見逆傾聽其言然仲連一倡為不帝之說而秦將郤聞之而引去此淮南之所謂廟戰也又辭千金杵海上巢高士哉

孫鑛曰陡出隋語若頻挫有勢

茅坤曰宕出主意

業多用此法激人發問

陳深曰連意謂威王敢於此周者亦以不忍其求故耳然以天子而求於諸侯亦事之當然足怪者盞朝趙之于秦敵耳尤當不忍其求而秦尤不

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插語精潤而探仲共人）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果知其意）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周之介士不知己者以其抱木而死）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

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即打合本題）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言寢苫居廬也）東藩之臣

不當求之於趙也

陳烈子曰不了

鮑彪曰大辯才大力量

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

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

陳仁錫曰秦稱帝作然語有起一跌令人來思 [illegible]

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筦，鑰也。鍵，其牡。示不有其國。）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籥，關鑰。下同。）

（牡也。投者，下其牡。）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之口曰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言時君弱臣強，鄒魯君生時不得事養，死不得行賻襚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其臣皆不果納，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

陳仁錫曰無故而庸之何也可笑

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

連。嘗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行文到底不激不阿奇戰國一人

文氣大槩蒼勁又出清逸者一層上 月峰

戰國持世之人持世之文 明卿

此篇之妙全在節奏入乎激越軒壯更掃刋事迹翹翹逸致作不了以當下勢陳說剝雲應又

實確明快字字動聽奇氣爍人大非策士舉動

文一

張榜曰文勢如流泉

馬忌諫平原君攻燕

平原君謂馬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馬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敘得簡淨翩若驚鴻婉若游龍

警快如千仞圓石 仲北

或說張相國趙

陳淏子曰：一起深峭可味

說張相國（蓋梁人相趙）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少多猶厚薄）？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淸風（句法字法），（見舉鴻毛以膠漆）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强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强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强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周文歸　卷十八　趙　五十六

孫鑛曰：偶語散有態

理致俱佳，照應有度，短篇之最可法者。（伯敬）

開口詰難，然是奇迅。（仲衍）

或說建信君

鍾惺曰：辭詣簡至

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名）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句法）。若令葺乘獨斷之車（不與治分），御獨斷之勢，以於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探諸侯共事），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所借者多不服悉言於上）。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今折矣（不任）。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

周文歸　卷十八　趙　五十九

建信、安陵皆以男子而行婦人之術者，安陵善專，建信善妒，各得力于私人之言甚矣，容友焉入可廢如此。又一

孫鑛曰若戲

鍾惺曰名言堪後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姚本作建信君乎紀姬）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桑中有蠹蠍如雍）王知之乎。王曰。未知。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優倡也）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日月照天下食於內者蝕）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奇宕精工故可燕玩　川峰

意與王斗魏牟二篇同而此前較奇警後較股劲故獨存之　仲衍

李卓曰牽合尚答固是故關由北將入武安君乃伐事頗論來行妙法

孫鑛曰此叙武安守死事無有風神以三層極態

幽王

司空馬料趙速亡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爲人嫉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首。（謂其以匕首自衛如欲刺王然自當死）武安君曰。繓病鉤。（字注短傴鉤傴）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閉王起居不敬不及地爲拜不）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梱。（木梱門橛也牧右臂短故爲木材接之如振動梱橛也）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宮門）趣甚疾。出

（眉批）陳象曰趙亡不係司空馬之去敗於李牧之死事猶許太歸重司空馬者蓋錯法也

誅別門也。（謂宮中門）遣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銜劍於口因柱以自刺驗其手之不能及也）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爲之言曰。嗟茲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前半問答少音少色不如此段敘法奇勁有逸氣　仲衍

讀之其致慘淡雪人涕淚　建白

（眉批）歸有光曰凡文章前立數柱議論後宜鋪應底意思朱盈雕再更縮亦可共要轉換得好共公此論可以爲式

（眉批）孫鑛曰仍作四意收雅淨有格

魏惠王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舉觴特[illegible]時而述爲天下萬世之明戒符歟休　徹　伯敢

蕭尚賓曰一喻即了文妙大妙

惠子謂田需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逸態只在橫倒折上見　月峰

醒語不刊　建白

陳淇子曰虔學

又曰婉妙可發人笑

孫鑛曰調逼論亦穩快但近謔

蕭尚賓曰[illegible]

周訢諫止魏王朝秦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其於所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

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耶。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

孫鑛曰作意忭意佳

又曰作呼吶擊拊意佳

又曰此段意致尚有妙

期曰王視楚王。項襲 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至秦先楚 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 魏相之善應侯者 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所問何安 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侯樓緩入與之議 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令王見而辭侯 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一魏王也長信侯欲使之入秦則入秦欲止則止之權貴人市其主之身試于不測之淵以媚于強國之臣則亦何所不至哉魏王行止外聽于應侯內聽于長信侯然能使魏王不入秦者長信侯也能恐長信侯使自背其使魏王入秦之情而又能止之者支期也線索機關已被文期點破而千古庸君不悟猶以其身供權貴人一擲悲夫 伯敬

陳淏子曰一起迅竹可想見其時皇急狀

信陵君說魏王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讐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屬韓）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益[illegible]侵地於韓）而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先時趙敗秦於此）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

陳[illegible]錫曰[illegible]

孫鑛曰不為不敢互用排中有流動勢

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又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衛齊皆在三晉之東）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丘安城垝津（當作延地缺也）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太史公曰吾適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蓋秦竟用此策）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秦欲而取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此二縣安陵封地以與昆陽業）聽使者之惡也。（陽鄰故秦[illegible]恐安陵）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秦得南則諸侯之勢危魏不可以非已）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地而不恤也）有餘。（言[illegible]安邑時）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鄉軍（林鄉秦伐）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

係魏日後 牛勢較前 若前愈然 離魏之亦 有無可測 湖還 又曰 是亦有邑

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

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闞。所亡乎秦者。

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

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

秦無韓而有鄭地。無山河以闌之。無周韓以閒之。

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

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

撓之以講。以地求講 撓之附句 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約也

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必且楚趙必

周文歸 〈卷十八〉 魏 十六

又曰文氣 亦杉

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

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

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

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

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

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

通韓之上黨於共寧。使道已通。時秦欲取韓上黨 故使共地使韓與上黨

閼中絕信陵欲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 是專為韓不欲上黨則三晉之勢盡定也 因而

闞之出入者賦之。賈補而 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

也。共有其賦。韓之賦 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

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

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

周必危。安陵必易。雖言不救 楚趙大破。附梁 衛齊甚畏。天下

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

與奇文醉眼醒眼無所不宜讀撽愈頭風洵有

之 明卿

是有名大文字筆力蒼勁說利害明透 月峰

計畫核切不必言其文尤妙于布局起兀特次

周文歸 〈卷十八〉 魏 十七

爽緩次爽慨緩急相受詳簡自然國策之雄 仲

衍

將尚賁曰得意處急覺方高忽下古人古人 孫鑛曰名言可誦

唐雎說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成自郊迎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不能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辭複而不板氣逸而不單 明 鄭

此國策中名理文字可裨益人心者 又一

孫鑛曰挺勁若此 陳深曰議國惟此數大類左氏辭令

縮高全父子君臣之義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之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縞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父攻子守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

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也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解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

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

違人臣之義也（即全已之意）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

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

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

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戰國中有縮高亦疾風之勁草也　伯敬

議論似春秋文辭快便則戰國此分別亦只在

幾希之間　月峰

讀此深懷六朝爲縮高慈父忠臣其子能臣孝

子安陵賢君辯口信陵俠士虛懷猾狡一處蔚

爲良篇　仲孝

陳淏子曰辭亦絶妙得體

景閔王

唐雎不辱使命

秦王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以五百里易五十里地）[illegible]

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

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

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

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

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

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

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

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

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

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

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

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也[illegible]）

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

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

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

孫[illegible]曰何[illegible]何[illegible]

倂鋒曰斷語險削鋒以日秦王折晉出易與英雄也

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休吉祲災。與臣而將四矣。言三子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者此句生色。挺劍而起。秦王色撓，撓也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秦險詐無信之國也。誠得安陵，豈復以五百價之哉。安陵君之不與，是也。又曰：唐雎挺劍以劫虎狼之秦，而卒以此保全安陵，奇甚，此其賢于荊軻遠矣。荊川

周文歸卷之十八終

周文歸卷之十九目次

周文歸卷之十九

武林　父一陳淏子　輯

仲衍　胡楙棻　校

澂西　仲光蔣尚賓　閱

離騷

孫鑛曰前世未聞後人莫擬直古奇筆也　劉勰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信哉

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原序其譜屬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毀之王遂疏原原乃作離騷懷王子襄王仍信讒言遷原江南復作九章終不見省遂赴汨淵自沉而死

蔣尚賓曰世系初度名字歷敘來便見立身不苟降中照曰駢驪有其而彩成亦有胎也良然　孫鑛曰名字却只以意說照見奇絕

帝高陽之苗裔兮(顓頊之後有熊繹者事周封為楚子至武王生子瑕受屈為卿)朕皇考曰伯庸(父也)攝提貞於孟陬兮(正月)惟庚寅吾以降(言父觀我始生)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正中故賜我以善名)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忠信)又重之以修能(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扈被也江離芷楚人名)紉秋蘭以為佩(紉結也)(有才能者謂之能)汨余若將不及兮(汨水流疾貌)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音蹇取也)阰(音毗山也)之木蘭(木蘭皮不去)

兮夕攬洲(攬采也)之宿莽(莽草遇冬不死)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懷王)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孫鑛曰淡語

昔三后(湯文武)之純粹兮固衆芳(羣賢)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香草)

陳淏子曰于三后只言純粹其于堯舜但曰耿介亦尚論奇識

彼堯舜之耿介(光大)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衣不帶貌)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

鍾惺曰婉戀悱惻

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十二畝)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不厭乎求索

陳淏子曰小人忌君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以心揆心為恕量度也)各興心而嫉

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

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詞。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於強

知何善筆如何比次成如此文章乃知古人其不可及而文字之妙方全不在讀書而論之力

人曰此段與女類同算凡文字翻多則力愈厚意愈出而不費

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索藑茅以筳篿兮。（靈草 小折竹卜）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異○知○一○曰○字○頻○想○見）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二閒沈吟更設○更端復動之耶）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昡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

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玉）美之能當。（佩芳艸取美玉也）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香米）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天）剡剡（光也）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皐陶以求賢不可少也　媒以求其不可有也）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

鎮堤曰着有宕趣味洋溢

孫鑛曰自占妙

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備）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以好修為嫉中才以下其不變易而好修已耳）余以蘭為可恃兮。（懷王少弟司馬子蘭職應薦賢）羌亾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

苟得列乎衆芳。椒（楚大夫子椒）專佞以慢慆兮。樧（音殺茱萸也）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音祈敬也）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二臣）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衆臣效尤）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昧昏也）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爢（音屑 爢屑也）以為粻。（糧○米）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

蔣尚賓曰合離束語亦可惜精法之妙離騷但少後世詞賦從探耳譚今不存道篇法吾不信也

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出崑崙山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少皞使涉余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所行高遠衆莫能及故徑而待路不周山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音大車轄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陞皇天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不行貌顧而不行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構法全亂不可謂似亂非亂然別是一格調中間突然陡說處了不具原委總只是歎吞氣人東說兩句西說兩句只道自己心事不省人省不省然却是真切語不必盡而實無所不盡月峰

彭咸一着便是騷之所以命名故其詞多歔欷流涕不能自止陸仲昭

首尾三千餘言只作痛哭一場然不露一憤懣字更和柔委宛可被絃唱夫痛哭而至于可絃可唱情之至者人或有之但未有見之君臣間者唐文皇以魏徵為嫵媚三問固嫵媚之宗也有幸不幸耳 文一

九章

惜誦

陸時雍曰此篇溪疾當人發明補本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五方之帝）以折中兮。戒六神（日月星水旱四時寒暑之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聽而曲直之也）。

陳深子曰極其剴切

竭忠誠以事君子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

憐人而仍不失溫厚之旨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嗤笑曰咍）。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

鍾惺曰當人只是訟較明白

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

陳深子曰忘無聊賴悲今在處守輔折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杭一作航）。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熱羹而吹齏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

鍾惺曰造語似誹諧多奇致 蔣尚賓曰自怨自責自難自解忠誠溢出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

胡樸曰通體易象非 像此典可擬

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胖（判）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擣木蘭以矯蕙兮（擣舂也）。糳申椒以爲糧（糳精米也）。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糗乾飯也）。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孫鑛曰總收上三欲字

逆離騷餘韵而微較清澈 月峰

納撫曰此段句字多忽然可喜非後數段所及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珠也）兮佩寶璐（美玉）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虯兮驂白螭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乘鄂渚（今鄂州）而反顧兮欸（音哀）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一作抵）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水波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傅）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此篇為最清緊極頓挫錯綜而矩度森然首段明所言之誠以啟人之聽已末明所以言之故以見言非無謂中間不得不言不可不言不恐不言或追悔或悲歎或假喻刻畫或引古証今錯見旁出原意曰是皆忠言可聽者也廢蕪之鑒諸乎對線相引條理可尋而但不存畦徑真神品也

范德機曰[illegible]

孫鑛曰淡語深情

又曰黯然

哀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朝)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梓也)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踐)。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為客。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翺翔之焉薄。心絓(畫)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樓其)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斷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夏大屋也丘荒墟也兩東門郢東關二門楚王二十一年秦拔郢而楚徙陳不知在此後幾年也)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斷句)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汋(綽)約兮、諶(誠也)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披)離而鄣之。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眾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眾踥蹀(行貌)而日進兮、美超遠而愈邁。亂曰、曼(遠意)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以首枕丘而死不忘所自生也)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陳淏子曰君子未免慍惀小人不無忼慨然則人君將何好憎歐陽永叔以爲爲君其難于知人信哉

形容邪佞之能最爲精切則知佞人之所以殆

又信此語與孔子之言實相發明也　朱子

陸時雍曰此篇投三致首尾長媒矣蔣尚省曰何四極之浮浮一語寫秋意殆

孫鑛曰悅語

陸時雍曰切人不媚

與世何害而衆以爲患者則以一人正傑而因生不得狂語故也

孫鑛曰悅

孫鑛句

朱熹曰四語格言又曰愈讀陳狀了日主君有勝古老心去賞人之賊所有殘

抽思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四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舉也）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矜也）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

心怛傷之憺憺。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庸何也）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少歌曰（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倡音唱歌之倡）（倡所謂發歌何者也）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

又曰讀之黯然

獨處此異域。惸獨而不群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下）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崴（嵬）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瞀容。（瞀亂容）實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文生乎情若屈子之情可謂至矣寫於文章焉有不精緊者乎（惟信）

思美人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竚眙，久立直視也)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旦，達旦也)以舒中情兮，志沈菀(積也)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昔高辛之靈晟(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憤懣也)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旹。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日將入之色)以為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萹(萹蓄)薄與雜菜兮，(萹蓄雜菜皆非芳草故解去之)備以為交佩。(佩，左右佩也)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思君至屈大夫眞若好色之美女也故以美人為題良有以夫　仲光

蔣尚賓曰詭語與宋人口號中名理

魏之允曰惘惘二字危悚有味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寃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生曰草枯曰苴）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illegible]）隱其文章故荼（苦菜）薺（甘菜）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糺思心以為纕兮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illegible]）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曶曶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衰老之時）薠蘅槁而節離兮（謂萎落也）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唫而抆（音吻）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illegible]）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瞰霧兮隱岷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磕磕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炎氣成烟烟又凝而爲液也）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神光電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以棘爲策既有芒刺而又任曲則馬傷蹏而行）

陳深子曰造句入微不可着解

蔣尚賓曰物有純而不可為精理大難解索

鍾惺曰句

謂極幻層故疊複而不厭

愈逮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悠悠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語自少次但句錬字敲精神洋溢間有奥詞愈玩味愈出

天問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天門也）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地缺於東南）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于蒙汜（暘谷日所出蒙汜日所入）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

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

周拱辰曰十二字見洽飲者至一石不醉私自念服儀貯斗餘而所受迺十倍非其量之能受乃其量之能消即佛語所云消受也東流不溢妙處不在能受正在能消所以爲造化之神

孫鑛曰語多不經恭當時押官之說悉多後人不得見遂指爲妄耳

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寘當作塡地方九則九州也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有翼而飛者爲應龍應龍畫於佐禹治水水平禹放之東海之區河海何歷謂水行經由何所也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名共工馮怒周與顓頊爭帝怒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絕墬古地字何故以東南傾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橢音妥謂狹長也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脊骨盡處也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安不到燭龍何照西北海之外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楚辭 卷十九 天問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若木在建木西其華照下地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炎海沃焦山冬夏常沸山爲之焦水經注崑崙爲無熱丘焉有石林道里有瑤窟千年一芽鬱然成林又須彌山有五色玉樹以其石色如玉也何獸能言猩猩猩猩佛佛及角端皆能作人言焉有龍虬負熊以遊熊雖猛食人形甚小虬龍與熊絕不相類而相負以遊恭神熊也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蓱蓱九衢言其枝九出也枲華安居浮山有草如枲靈蛇吞象厥大何如南海有巴蛇身長百尋食象三年而出其骨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黑河之藤山也三危之露可以千歲三危之露可以輕舉又三危金壺石室食氣不死鯪陵魚何所山有姑射

鍾惺曰餘篇字深妙畢竟費解

陸時雍曰問若疑之意責快之

陳深子曰問得深痛又曰不緊要事細細

鯪魚人面人手魚身鬿祈堆焉處北號山有鬿雀狀如雞白首鼠足能食人羿焉彃日十日並出羿即射不能發而參天神烏焉解羽烏當作鳥化爲鳥以勞風所吹漸傳入正風即化惟羽毛解落在地耳水經注所謂流沙化羽之鄉是也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鼂朝飽問之意似謂禹承命獻功而得遇塗山女於台桑是疑聖人之忽君臣也既閔妃匹合雖厥身之是飽又疑聖人之輕父子也耳胡爲嗜不同味而快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音孽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宜作降

楚辭 卷十九 天問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山海經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九歌以下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䠶夫河伯而妻彼洛嬪河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又羿夢與洛神宓妃交馮珧音遙利決言引弓穿象骨也封豨是䠶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䠶革而交吞揆之以羿之勇力如此而浞有眩妻與家衆交并而吞滅之羿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此言鯀死則化爲黃熊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

扮目註透迂務語蓋用孟侯管也是篇決註多出此書意在有文不復詳別姓氏特附于此

左傳不同宜闕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悮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周拱辰曰薄暮雷電以下解多難雜其意若曰雷塡[illegible]兮雨冥冥此何時也吾其歸歟臣奉主為嚴君厭嚴欲奉而不得奉或者忠未盡焉帝其怒我乎審察為忠退修初服伏匿穴處余固甘之夫荊而田循師矣豈靈長之道乎倘先王有靈大勞君心爾光耶前業我又何言然而睥敵日窺忠臣欲盡傷多吳光之難而興材少子文之人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蓋告堵敖以不長也吳光子文堵敖皆借語不敢顯指也若夫以所不必聽者嘗試君而自予以忠名余則何敢夫捷徑窘步而令臣以[illegible]

李思志曰意識予快若解可何利能

名彰則君危矣嚴邪椒佞而我獨以忠名彰則我又危矣不忠不可而忠又不可何途之從而可乎一段真懇痛哭之懷最為滋盛讀者自得之

篇中總是說天地間多不可解之事似俱是興起語至薄暮雷電以下乃是正意言君欲徼福上帝但當自奉其威嚴厥嚴不奉而作師長先吳光可鑒也爰出子文亦只是天道不測之意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堵敖以比懷王也 月峯

天人古今理數名實橫看豎看沒一處匠我肚皮恰是愁男女索賴語篇中不出一悲憤字而總讀之卻字字是痛哭流涕長太息 倩行

一人耳問過又問一事耳說過又說總是感慨抑鬱之極不知頭序設使得志人讀此雖知其文之妙恐不知其情之深也 文一

孫鑛曰以祀神喻君以君意非不合但說出便覺無味
洪邁曰一句中各具對偶
孫子起曰姣服二字新發得妙

九歌

東皇太一（太一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

吉日兮辰良（日甲乙辰寅卯）穆將愉兮上皇（穆敬愉樂也）撫長劍兮玉珥 璆鏘鳴兮琳琅（美玉）瑤席兮玉瑱（瑱音鎮所以壓席也）盍將把兮瓊芳（草枝可持似玉者）蕙肴蒸兮蘭藉（肴骨體之蒸進也以蕙蒸肴而以蘭爲藉）奠桂酒兮椒漿 揚枹兮拊鼓（枹擊鼓槌也拊擊也）疏緩節兮安歌（疏希也）陳竽瑟兮浩倡（浩大也倡作也）靈偃蹇兮姣服（靈謂神降於巫之身者也）芳菲菲兮滿堂 五音紛兮繁會 君欣欣兮樂康

九歌諸篇句法稍碎而特奇附在楚騷中故爲精潔 月峯

設色瑰縟綺情平遠意況在人鬼之間 文一

穠釀砲熔已退相如文通一籌 洲息 楚卿

陳渼子曰欻然起夷然下
王世貞曰日暮碧雲盡佳人殊未來本此而各自佳
聶尚賓曰比興語皆典麗眩人
陳仁錫曰恩不甚兮輕絕交不忠兮怨長足盡交態
陳渼子曰自討自言情景宛然

湘君（堯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死於湘江故曰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夷猶猶豫也）蹇誰留兮中洲 美要眇兮宜修 沛吾乘兮桂舟（沛行貌）令沅湘兮無波 使江水兮安流 望夫君兮未來 吹參差兮誰思（參差洞簫也）駕飛龍兮北征（飛龍舟也）邅吾道兮洞庭 薜荔柏兮蕙綢（柏音博壁也綢縛束也）蓀橈兮蘭旌（蓀香草橈楫也）望涔陽兮極浦（涔陽江碕名浦水涯也）橫大江兮揚靈（揚靈揚其精誠也）揚靈兮未極 女嬋媛兮為余太息（女指侍女為我嗟歎之也）橫流涕兮潺湲 隱思君兮陫側（隱痛也陫側不安也）桂櫂兮蘭枻 斲冰兮積雪（言乘寒而行斲冰積雪紛如）采薜荔兮水中 搴芙蓉兮木末 心不同兮媒勞 恩不甚兮輕絕（言其所失）石瀨兮淺淺 飛龍兮翩翩 交不忠兮怨長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鼂騁騖兮江皋（鼂早也騁直馳也騖亂馳也）夕弭節兮北渚（渚水涯也）鳥次兮屋上 水周兮堂下 捐余玦兮江中 遺余佩兮澧浦（捐玦遺佩以貽湘君也澧水出武陵）采芳洲兮杜若（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味辛）將以遺兮下女 時不可兮再得 聊逍遙兮容與

是事神女之詞以男女之情道說尤為激至 月峯

峯

倩湘君只說自肚皮話流連慨嘆若與湘神對

痛 仲行

撥詞雅麗致意悽惻且多名理可佩諧紳 文一

總是無聊總是不平却寫得極閒曠極溫厚真

千古善怨者 楚卿

王兌曰月妙說三字寫得景佳孫鑛曰嫋嫋二句月賦得此一篇深情色可見起發寫景之妙

湘夫人 堯次女女英舜次妃也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長弱貌）秋風。

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音煩水草）兮騁望。與佳期兮

夕張（帳）。鳥何萃兮蘋中。罾（音增魚網）何為兮木上。沅有芷

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

兮潺湲。麋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

兮江皐。夕濟兮西澨（音逝水涯也）。聞佳人兮召予。將騰

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

（音善紫貝紫黑點壇中庭也）匊（古播字）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

橑（音老椽也）。辛夷楣（音眉木筆也）兮葯（音約白芷葉也）房。罔（網）薜

荔兮為帷。擗（音壁析也）蕙櫋（音綿聯也）兮既張。白玉兮為鎮。

疏石蘭（芳草）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了）之兮杜衡。（繚束縛也）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音武堂下周屋）門。九嶷繽

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音牒襦也）

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謂侍女也）。

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鍾惺曰騷侍二字多少真情

以離合昵語事神一新蹊徑板轍奇矣以己之

情代神之情更相慰藉更相唱嘆人情暢而神

靈未武不妥也驕可爲史巫紛若矣 文一

莫體學曰乃更清脩似近代人作

范德建曰頗詞亦典雅

胡撰曰透極足消人趨避妄心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涷雨暴雨也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空桑山名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神謂之曰予也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齊速整齊疾速也導帝之兮九坑。之適也坑岡同山脊謂九州之山鎭也靈衣兮被被。被音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原衆莫知兮余所爲。折疏麻兮瑤華。疏麻神麻也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駝兮沖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無虧言志行無虧損也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大司命何其贊歎之至也以其尊而不可近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非忘情焉者也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可謂冷語熱衷矣 仲昭

孫鑛曰摸語入神

少司命

龝秋蘭兮麋蕪，（名芎藭香草也）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非非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蓀迎神者之自稱也）龝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倏）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汝沐兮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女髮兮陽之阿。（晞乾也）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其光芒指如彗）竦長劍兮擁幼艾，（音慫）蓀獨宜兮為民正。（竦挺拔之意幼小也艾美好也）

可詩可賦，情致俱絕。伯敬

中着慰藉語，情若欣幸，却正是愁慕之至。仲光

陳深子曰飛揚浩蕩四字概水之壯盡此

鍾惺曰媵媵加字翻儗饒情景作篇收煞

河伯

與汝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以龍而無角者）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寤覺懷思）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汝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子謂河伯交手者古人將別則相執手）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隣隣兮媵予。（媵以證反送也）

情景不堪，處在末二語，狀河伯之厚，殆君恩之渺矣。文一

孫鑛曰山鬼…脫洒

陳深子曰并給出鬼之前後在岩矣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三秀芝也 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山鬼得諺人以其所樂人多愁苦不樂故也此章當與湘君湘夫人篇同讀　仲宗

鍾惺曰國殤字便悄特有氣態

青尚白曰造句不測

陳深子曰首雖離兮心不懲魂魄毅兮為鬼雄所謂殺身成仁也

為壯…

國殤

謂死國事者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短兵刀劍也 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狀勇士輕生一往浩氣凌厲而嚴肅　伯…

百餘字耳勝讀戰場文幾許

卜居

陳深子曰心煩慮亂四字一部離騷根本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樸以忠乎？將送往勞來（將迎物情也），斯無窮乎？寧誅鋤艸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哫訾（音促訾，謂心欲言而口若吃也）栗斯（身欲動而膽若怯也），喔咿（音握伊，謂強笑）儒兒（一作儒兒，謂強語），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淸乎？將突梯（滑澾貌）滑稽（圓轉貌），如脂如韋（脂亦滑澤，韋則柔韌也），以潔楹乎（楹屋柱也圓物也以脂灌葉而潔楹常圓轉突）？寧昻昻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鳬，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淸（字注），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范士超曰設出正意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雖設爲質疑，然却是樂巳喻衆，以明吠不可爲。彼意細味造語自見。月峯

黃尚賓曰：騷中名理亦自有其味。

陳深了曰：此原心事。

赴湘流激語也，然終歸於一著。

漁父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古沒反）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決）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曳）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撰語俱奇峭直切，在楚騷中最為明快。月峯

孫[illegible]曰：盛均衰心情，商如氣之秋，宋大夫然而局其[illegible]乎其之意焉。

鍾惺曰：達行句狀，得奇絕。

陳深了曰：詞藻蒸蔚，宕逸彼六朝之組織，識不及一。

九辯之一

宋玉惜原之不遇，故衍述其意而作九辯云。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血）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音虛也）兮收潦而水清。憯（慘）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曠朗）懭悢（失志貌皆）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忽入貧士七字妙絕）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鴈廱廱而南遊兮，鵾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摹寫景物情事，句句警策，一層逼一層，音調最悲切，骨氣最遒緊，真是奇絕，後數首皆莫能及矣。月峯

妙在絕不與原事，而激厲要婉，情貌已皆屬之矣。之一

覲之九曰深情雅調自不可及

九辯之二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一美人兮心不繹。或作懌去
鄉離家兮徠來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
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淡
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
既駕兮朅去也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軨車下縱橫木也
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慷慨絕兮不
得中瞀茂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中怦怦心急貌
兮諒直。

騷至宋大夫乃快其語最醒而俊 月峯

淸颯無雜字而神韵自饒 仲光

君子失君父之愛如家之喪如路之窮故放逐之後以公卿喻懷國搖搖心旌展轉車上忠孝之直諒難以自鳴也如此 孫稚君

蔣竹曰大凡忠愛之心時時抑鬱太息道遣不言春天浩蕩只竊獨悲此廩秋一語可見余生之不時也忽而白露忽而嚴霜皇天奈何惟仰日月步列星而已

九辯之三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百草
兮奄離披此梧楸離披分散貌梧楸皆早凋去白日之昭昭
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
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廣大貌
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藏。欿陷也傺止也葉菸於邑
而無色兮枝煩挐煩亂貌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
柯彷費彿而萎黃萷櫹稍蕭槮參之可哀兮形銷鑠
而瘀傷血敗日瘀惟其紛糅散亂貌而將落兮恨其失時

而無當覽騑轡而下節按節也兮聊逍遙以相佯。
歲忽忽而遒迫也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
時兮逢此世之俇攘狂遽也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
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卬仰
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感時撫志惆有餘悲皆失職不平中語意 仲昭

憂來無方卽多方之聯語也各自雙絕 文一

孫鑛曰飄洒

鍾惺曰無愁句添情可惜

九辯之四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都大也房似堂也即詩所謂樹背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謂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皐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吠音[illegible]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漧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草木有情從時開落故一意孤芳者不得于君雖不敢怨不能無憂說長議之感借秋霖淫溢

質增永嘆推君

輕爽有雋味不無漸近後[illegible]

孫鑛曰流動

陳深子曰語意皆厚極

九辯之五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駶跳而遠去鳧鴈皆唼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語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常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illegible]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禁驥騁騖飽足故鳳將俗[illegible]在

鳳不貪餧忠貞矣志非變[illegible]中三致意焉　爻一

平敘中有饒質態　仲先

九辯末章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邅翼翼而無終兮忳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怐愗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願得之紛忳忳之願忠兮妒被離而鄣之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厚貌驂白霓之習習飛貌兮歷群靈之豐豐衆多貌左朱雀之茇茇音旆飛揚貌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鼓聲兮通飛廉之衙衙行列貌前輕輬臥車有窗者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輜輧車前衣車後者也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為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

君之無恙

宋玉唐勒景差雖述原意以騷歌相放而辭最為優然九辯簡直規其制已降原矣所謂騷之亂歌之首也　仲昭

孫鑛曰故作恠事恠語然要必有所本耳

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沬昧）主此盛德兮。

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

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

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古字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

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

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為乎四方些。（沙去聲楚語詞）舍君

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

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

[illegible]首說北方十[illegible]可見

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扶桑國有十日以次更行於上其熱酷烈人到其處）

（必銷也釋解也）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

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題額也雕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也）得人肉

以祀。以其骨為醢些。（以人肉祭神復以其骨為醢而食之）蝮蛇

（叙文也）蓁蓁。封狐千里些。（大狐也）雄虺九首。（虺亦蛇類首一身九頭）

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

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

淵。爢（[illegible]）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

蟻（[illegible]也）若象。玄蜂若壺些。（壺乾瓠也）五穀不生。藂菅是

[illegible]

胡[illegible]曰蓋其以楚在南去北方遠魂必不之故耶

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若旱海也）彷徉無所

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

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

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

關。啄害下人些。（[illegible]）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縱）

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娭。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

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

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后土之伯約屈也言其身九屈也）其角

觺觺（音宜角利貌）些。敦脄血拇。（脄一作脢背也拇音母足大指也）逐人

駓駓（音丕走貌）些。參（三）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

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郢城門也）

工祝招君。背行先些。（倒句）（[illegible]）秦篝齊縷。

（篝落也縷綫也）鄭綿絡些。（[illegible]）招具該備。（[illegible]）永嘯呼些。（[illegible]所謂也）

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

君室。靜閒（閑）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

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illegible]）

（[illegible]）冬有突（[illegible]）廈。夏

室寒些。（[illegible]）川谷徑復。（[illegible]）流潺

箟音昆竹名簸音蔽以作箸象牙作棊
蔽有六簙些。投六箸行六棊故為六簙
分曹並進，遒相迫些。遒亦迫也不得行也
使成梟而牟，倍勝為牟
呼五白些。
晉制犀比，費白日些。
鏗鐘搖簴，揳梓瑟些。揳即擊也
娛酒不廢，沈日夜些。
蘭膏明燭，華鐙錯些。鐙中可以置燭
結撰至思，蘭芳假些。
人有所極，同心賦些。
酎飲盡歡，樂先故些。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亂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
菉蘋齊葉兮，白芷生。
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廬江長薄皆地名
倚沼畦瀛兮，遙望博。畦猶區也楚人名池澤中曰瀛依已成之沼而復為瀛也　博平也
青驪結駟兮，齊千乘。
懸火延起兮，玄顏烝。
步及驟處兮，誘騁先。言疾行也
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
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夢澤名
君王親發兮，憚青兕。
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
皋蘭被徑兮，斯路漸。
湛湛江水兮，上有楓。
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魂兮歸來，哀江南。

構語奇撰，諧麗侈談，怪說縷陳，瑣述務窮其變態，自是天地間一種瑰瑋文字。月峯

魂在沈憂，非侈陳盛樂不可招也。且魂非實有去來，發其幽菀，散其忳結，精氣暢悅，而魂已返故居矣。文固瑋麗侈備，幽愁中讀之，亦為起色。非此良不償屈子苦志。文一

周文歸卷之十九終

周文歸卷之二十目次

逸周書

周文歸卷之二十

武林 文一陳淏子 輯
竟陵 伯敬鍾 惺選
瀫西 仲衍胡 撰 參
古婺 惟信魏之允 較

古逸周書

度訓 註出晉孔晁，與廣來致而訓釋殊謬，選中間存一二，除悉皆見

孫璘曰邵甚宏奧

凡民生而有好有惡，小得其所好則喜，大得其所好則樂，小遭其所惡則憂，大遭其所惡則哀。凡民之好惡，生物是好，死物是惡。凡可生人死人之物 民至有好而不讓，不從其所好，必犯法，無以事上；民至有惡不讓，不去其所惡，必犯法，無以事上。偏行於此，尚有頑民，而況曰以可去其惡而得其所好，民能居乎。言不能遂其好也 若不□力，何以求之？力爭則力政，言惟力為政也 力政則無讓，無讓則無禮，無禮雖得所好，民樂乎？若不樂，乃所惡也。凡民不忍好惡，無禮讓以節之則肆為而不忍 不能分次。言失度也 不次則奪，奪則戰，戰則何以養老幼，何以救痼疾死喪，何以胥役也。胥相也 明王是以極等，極其等次使協於度也 以斷好惡，教民次分。力

鍾惺曰[illegible]句句不同

康順之曰罰固不可多賞亦不可多所以聖王授受惟厥中耳

竟(力無所用猶竟而無有也與力攻應孔注大謬)任壯養老長幼有報民是以胥役也夫力竟非衆不尅衆非和不衆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慎禮非樂不竣明王是以無樂非人無哀非人(言以人之哀樂爲哀樂也)人是以衆人衆賞多罰少政之美也罰多賞少政之惡也罰多則困賞多則乏乏困無醜(醜衆也言不得衆心也)教乃不至是故民至明醜(醜猶言明民以教明之也)以長子孫子孫習服鳥獸仁德土宜天時百物行治(宜謂樹種之宜也時謂四時順節也行猶順也凡物遵順則止而順則行謂地無不宜樹種之土天無不順節之時而百物順治也)

以度訓弁書以好惡訓度而奇情妙理獨見其大(仲衍)串挿度字隱顯正反圓變無方莫謂古文木彊也(父一)

陳淏子曰德爲虛位此德字合凶吉而言包下義不義又曰大命小命字奇創可喜

范德建曰上六通迫適大此六大大通字何有不理訓道作言說道俶胡阶曰有拂爲度易卯也無極爲度與理

命訓解

天生民而成大命(賢愚自然之性命也)命司德正之以禍福立明王以順之曰大命有常小命日成(司主也以德爲主有德正以福無德正以禍)成則敬有常則廣廣以敬命則度至於極(日成日進也如有則其人法度至中正也)夫司德司義而賜之福祿福祿在人能無懲乎若懲而悔過則度至於極夫或司不義而降之禍在人能無懲乎若懲而悔過則度至於極夫民生而醜不明無以明之能無醜乎若有醜而競行不醜(醜衆也治民如一民)則度至於極

夫民生而樂生無以穀之能無勸乎若勸之以忠則度至於極(穀善也謂言)夫民生而惡死無以畏之能無恐乎若恐而承教則度至於極(以死恐民使令上易放)也六極既通六閒具塞通道通天以正人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謂言道之也)道天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昭正人無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明王昭天信人以度功地以利之使信人畏天則度至於極夫天道三人道三天有命有禍有福人有醜有紼絻(紼與黻同)有斧鉞以人之醜當天之命以紼

注解變至於隔句正句而此中字中

孫鑛曰與句句用必有賁豚之患語同

絕。當天之福。以斧鉞當天之禍。六方三述。其極一也。不知則不存。極命則民墮。民墮則曠命。曠命以誠其上。則殆於亂。極福則民祿。民祿則於善。於善則不行。（善不行也）極禍則民鬼。民鬼則淫祭。淫祭則罷家。極醜則民叛。民叛則傷人。傷人則不義。極賞則民賈其上。賈其上則民無讓。無讓則不順。極罰則民多詐。多詐則不忠。不忠則無報。凡此六者。政之始也。明王是故昭命以命之。曰大命世罰。小命罰身。（遺大命則世受罰　犯小命則罰止及身）禍莫大於行義。禍莫大於

淫祭。醜莫大於傷人。賞莫大於信義。讓莫大於賈上。（詞反而意正）罰莫大於貪詐。（言此六者故大）古之明王奉此六者以牧萬民。民用而不失。撫之以惠。和之以均。斂之以哀。娛之以樂。慎之以禮。教之以藝。震之以政。動之以事。勸之以賞。畏之以罰。臨之以忠。行之以權。權不法。忠不忠。罰不服。賞不從勞。事不震。政不成。藝不淫。禮有時。樂不滿。哀不至。均不壹。惠不忍人。凡此。物攘之屬也。惠而不忍人。人不勝害。害不如死。均一則不和。哀至則匱。樂滿則荒。禮無時

胡撙曰結前知字章法透密

則不貴。藝淫則害於才。政成則不長。事震則寡功。以賞從勞。勞而不至。以法從中則賞。賞不必中。以權從法則行。行不必以知權。權以知微。微以知始。始以知終。

文亦排板而精詞與理自不可沒　幼公

徐鍇曰美男破老句以成老惡奇成趣

宋漢子曰

餌敵以力間輔伐敵之意日德言之則亦輔之矣故伐之

武稱解

此篇舊訓一字不留

大國不失其威。小國不失其卑。敵國不失其權。岠嶮伐夷。幷小奪亂。□强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凡經順等事皆所謂綱也 伐亂伐疾伐疫。武之順也。賢者輔之。亂者取之。作者勸之。怠者沮之。恐者懼之。欲者趨之。武之用也。美男破老。美女破舌。破老成破舌謂讒老謂忠讜路 淫圖破□。淫巧破時。空磨時 淫樂破正。淫言破義。武之毀也。赦其衆。遂其咎。一本日遂作 猶云原其咎而慣之也 撫其□助其囊。補予之也 武之間也。餌敵以分而照其傰。知其黨類

之。以伐輔德。先其大事如虞芮之事 追時之權。時不可失 武之尚也。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春秋欲舒。冬夏欲亟。武之時也。用相時 長勝短。兵器 輕勝重。輕謂行陣 直勝曲。衆勝寡。强勝弱。飽勝饑。肅勝怒。肅則難犯怒則易撓 先勝後。先發制人 疾勝遲。兵貴神速 武之勝也。追戎無恪。言必追也 窮寇不格。勿與力 倦氣竭乃易克。武之追也。旣勝人。舉旗以號令。命吏禁掠。無取侵暴。爵位不謙。田宅不虧。各寧其親。民服如化。武之撫也。順 百姓咸服。偃兵興德。夷厥險阻。以毀其服。四方畏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

大意不能出十三篇範圍而妙語錯見不拘一類未可以彼掩此也

胡樸曰：韵語十重字更精妙

文傳解

文王授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不為驕侈，不為靡泰，不淫於美，括柱茅茨，為愛費。（言務儉也）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艸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漁以時，童不夭胎，馬不馳騖，土不失宜。土可犯，材可蓄，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四物皆生潤濕者），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為絺綌，以為材用。故凡土地之間者，聖人裁之，並為民利。是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其生。山以遂其材，工匠以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發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安帑而外其務，方輪。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故諸橫生盡以養從，從生盡以養一丈夫。無殺夭胎，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兵強勝人，人強勝天。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則人制之。令行禁止，王始也。出一曰神明，出二曰分光，出三曰無適異，出四曰無適與。無適與者亡。

一章三段，只竭地力一意耳。首條其事，次危其誠，末暢其理。錯錯落落，不見畦境，而條理劃然。

仲衍

胡挍曰神度似召誥

陳淏子曰遠書多此等章法殊方板少伸趣選中類之甚力而

大開武解

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人謀周命大非秘中帶有敬在記以爲衛）訪於周公旦，曰：嗚呼，余夙夜維商，密不顯，誰和？告歲之有秋，今余不獲（此與酆大似豐鎬）其落，若何？（落成也，言歲已有秋而我不得享其成，乃自反之意，非急於代商）周公曰：茲在德，敬在周，其維天命，王其敬命。遠戚無十，和無再失，維明德無佚，佚不可還，維文考恪勤。（深字令人有不盡）戰何敬，何好，何惡？（旋於佚中者否）（不作好惡，乃敬之至）時不敬，殆哉。王拜曰：允哉。余聞國有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非不敬，不知。（言非不欲敬，直未知其當敬也）今而言維格，余非廢善以自

周以精理十存二三胡樑曰桀湯紂武並世而生商周之興商周開于夏紂之禁占周出於湯武意與優孟之對裴子可互賢商古人用字險俊處

塞，維明戒是祇。（而汝格法也，祇敬也，謂汝言必衷於法度，余非廢善言以自塞其聽，惟汝明戒是敬也）（明者惟汝，明戒是敬也，字字有人）周公拜曰：茲順天，天降寤於程，程降因於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可否相濟曰和，欲其開臣以和，則忠告之言無不至之）言孰敢不格。四戚：一內同外，二外婚姻，三官同師，四哀同勞。五和：一有天維國，二有地維義，三同好維樂，四同惡維哀，五遠方不爭。（以文德來遠）七失：一立在廢，（所立可廢）（精字）二廢在祇，（所廢可敬）三比在門，（近親匿近）四諂在內，（納讒）五私在外，六私在公，（以私心奪公事）七公不違。（在公之臣不敢拂其私政不違猶不逆之也）

陳淏子曰句句有格言精警不落自此下又段段俱有章法十二格

九因：一神有不饗，二德有所守，三才有不官，四事有不均，五兩有必爭，六富有別，七貧有匱，八好有遂，九敵有勝。（古歡自端不出道好）（此皆因其事而以謀彼國也）十淫：一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不保；二淫好破義，言不協，民乃不和；三淫樂破德，德不純，民乃失常；四淫動破醜，醜不足，民乃不讓；五淫中破禮，禮不同，民乃不協；六淫采破服，服不度，民乃不順；七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八淫權破故，故不法，官民乃無法；九淫貨破職，百官令不承；十淫巧破用，用不足，百意

孫鑛曰可作古精田歌朱廬之章俑爲脃

不成。嗚呼，十淫不違，危哉。（字深妙謂歎字異生）今商維茲，（言商紂所行如此十者）（儿與大妙）其唯第茲，念不承，始哉！若人之有政令，廢令無赦，乃廢天之命，訖文考之功，緒恐民之若不祥。（發政令非不赦而乃廢天命，及此也）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獲，維禽其饗之，（人所不能）人而獲饑，云誰哀之。王拜曰：格，（此恪字訓至）乃言。嗚呼，夙夜戰戰，何畏非道，何惡非是，不敬殆哉。

章法少變化而精理時見自非近今可及 文一

鍾惺曰：開敦字名官奇甚。

武順解

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言耳目爲心所役也）心有四佐，不和曰廢。（四佐脾胃肺所也）地有五行，不通曰惡。（金木水火土更相生）天有四時，不時曰凶。天道曰祥，地道曰義，人道曰禮。知祥則壽，知義則立，知禮則行。（言其禮相通）禮義順祥曰吉。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本；（本謂人也）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人尚中）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曰弱，參和曰強。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

五以室成，室成以民生，民以度。（陽奇陰耦，五位相配成室）左右手□□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曰末。（四枝手足也）（元首頭也）五五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開謂啓，敦謂服）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伯，長也）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辟，君也）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右必和，佐必□，伯必勤，卒必力。（卒三十五人爲之師，故以勇力爲之也）辟不明無以慮官，卿不仁無以集衆，伯不勤無以行令，卒不力無以承順。（謂先後辟也）均卒力，貌而無比，比則不順。（比謂比也）均伯勤，勞而無攜，攜則不和。均佐和，敬而無留，留則無成。（留遲也）均右肅恭而無等，則不興。辟必文，聖如度。（言聖君有功如度也）元□□親均，惠下，集固介德。（介大也，言大道也）危言不干德曰正。（不干謂不犯也）正及神人曰極，世世能極曰帝。

敘法順逆正反開闔似太有意，疑非古文，而詞理質與，大非後人易擬。仲光

闌際賜口
降德便平
德降便暗

和寤解

王乃出圖商至於鮮原（近岐周之地也小山曰鮮）召邵公奭畢公高王曰嗚呼敬之哉無競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難保（言王以多賢人為強保安之也）后降惠於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賄無成事（人之歸惠如風應）緜緜不絕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將成斧柯（言防患在微也）（妙句註以惟賄二字連上讀如此則無成事）（此指敘貴帑及金人銘多羽斷則無成事）乃屬翼於尹氏八士唯固允讓（屬翼隨也尹氏武王賢臣）（此言在敬也）德降為則振於四方行有令問成和不逆加用禱巫神人允順（言皆順成和志也）

短章耳粹極無一拙重字而古氣自存　爻一

惟風行賄謂行賄如風耳是倒句頗饒態味若推註理自宜斷惟風二字與民罔不格為句非不較逸而行賄以下六字便不成文須知此八字與上二句是一正一反語通讀下文覺語氣尤重反邊註似未大曉快姑存俟攷　爻一

孔註疑譌賢刪欲槩從制改余亦以為然其他謬背處多選中已十次六七玆特淺白易知者耳然且脉脉爻一之言不其觀火　仲衍

將尚實同方潔畧似兩漢諸碑銘

武寤解

王赫奮烈八方咸發高城若地商庶若化（言士卒應王之舊烈觀高城若平地）（妙旨妙）約期於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於牧野將戰先禱天地也）王食無疆王不食言庶赦定宗（言人定其罪赦其不食言也宗謂宗廟）（句千斲）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而羣臣言皆謀立功神明享其禱）王克配天合於四海惟乃永寧（德合四表）

周頌之逸其肅峻處猶帶商音亦時會使然非漢以下可擬　仲衍

胡撥曰叙 卽位開事字 於彷闕虞舅 神瀕命成 王命及 漢發呂邑 王鎮時曰叙 系蒼雌古 直 又曰笑詞 亦脩劭

克殷解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帝辛從。（武王從，兵之從也。）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戎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萬六千人。虎賁三千五百人也。）商辛奔內，登於廩臺之上，屛遮而自燔於火。（屛遮，自障也。）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太白，旗名。揖，同追字。）商庶百姓咸俟於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尅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縣諸太白。（輕呂，劍名。）適二女之所，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縣諸小白。（二女，妲己及嬖妾。既縊，自縊也。玄鉞，黑斧也。小白，旗名也。）乃出場於厥軍。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於王前。（素質，白旗也。以為前道。）叔振奏拜假，又陳常車。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泰顛閎夭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卽位於社太卒之左。羣臣畢從。毛伯鄭奉明水，衛叔傅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贊，佐也。采，幣也。）尹逸策曰：殷末孫

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受，紂字也。神祇，天地也。）昏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於昊天上帝。（言上天五帝已下皆可知也。）周公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九鼎，三王者所寶。三巫，地名。）乃命閎夭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祀崇賓饗禱之於軍。（宗祀，主祀。賓，敬也。）乃班。

平潔之章喜不襟脉　爻一

作雒解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音異肂埋也於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畧立謂為宰攝政也殷祿父徐戎奄謂殷之諸侯熊盈亦殷諸侯名畧冠掠也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九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於郭凌郭凌地名囚拘也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囚為奴十七國之九邑皐重故囚之俘殷獻民遷於九畢賢民士大夫也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疑即毛伯宇於東周公敬念於後曰予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成周天下之中也一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於洛水地因於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郛郭也繫因皆連接也湊會也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西慶岐周通為折內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居三分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

以便野事耕桑之事農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居治也治鄙以農治國家以人夫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為工賈百胥人臣僕各異州里而居不相雜交也胥吏有材謂之稱仕國曰臣仕家曰僕乃設丘兆於南郊以上帝配以后稷設縈埋獸內郊南部也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先王后稷謂郊祀諸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周中受封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則土於周室其方謂東方諸侯以青土而覆茅苴裹土封之為社也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五宮宮府寺也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位立也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楹舂常畫咸皆也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亢累棟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芝欂也升藻稅畫梁柱也承屋曰移旅別也悉謂藻井之飾也內階玄階堤唐山廧以黑石為之唐中道堤謂高為山雲應門庫臺玄閫門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後可知也又以黑石為門階也

自弭殷亂至作成周後許大典禮約畧敘來不滿四百字而其間之曲折次第靡不畢具想覩

古人紀事簡悉也（仲衍）

尤妙在不用一險字詭句而安態腴溢（文一）

鍾惺曰：典俊平雅

胡揆曰：今日遂有生於己之名矣

諡法解

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攻於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諡敘法。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古者有大功則善號以爲稱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名謂號諡）一人無名曰神。（不名壹善）稱善口簡曰聖。（所稱得人所善得實所別得簡）敬賓厚禮曰聖。（聖於禮也）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天地）靜民則法曰皇。（靜安）仁義所在曰王。（民從之也）立制及眾曰公。（志無私也）執應八方曰侯。（所執行八方應之也）壹德不解曰簡。（壹不委曲）平易不疵曰簡。（疵多病也）經緯天地曰文。（成其道也）道德博厚曰文。（無不知之）學勤好問曰文。（不恥下問）慈惠愛民曰文。（惠以成文也）愍民惠禮曰文。（以禮安人）錫民爵位曰文。（衆可[illegible]也）剛彊直理曰武。（剛無欲彊不撓直正無曲理忠恕也）威彊敵德曰武。（思有總者敵也）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征故解也）刑民克服曰武。（法正民能使服）大志多窮曰武。（大志行兵多能窮敵）敬事供上曰恭。（共奉）尊賢貴義曰恭。（尊事賢人寵貴義士）尊賢敬讓曰恭。（敬有德讓有功）既過能改曰恭。（言有智也）執事堅固曰恭。（守正不移）安民長悌曰恭。（順長接弟）執禮敬賓曰恭。（迎待賓也）芘親之門曰恭。（無德以益之也）尊

長讓善曰恭。（不尊己善推於他人）淵源流通曰恭。（性無所畏忌也）臨四方曰明。（以明照之）譖訴不行曰明。（逆知之故不行）威儀悉備曰欽。（威則可畏儀則可象）大慮靜民曰定。（思樹惠也）安民大慮曰定。（以慮安民）安民法古曰定。（不失舊意也）純行不二曰定。（行壹不傷）謀慮不威曰德。（不以威相拒也）辟地有德曰襄。（取之以義）甲胄有勞曰襄。（言成征伐）有伐而還曰釐。（知難而退）質淵受諫曰釐。（深故能受）慈惠愛親曰釐。（言周愛親族也）博聞多能曰獻。（雖多能不至大道）聰明叡哲曰獻。（有通知之聰也）溫柔聖善曰懿。（性純淑也）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也）協時肇享曰孝。（協合肇始也常如始）

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而不逆）大慮行節曰孝。（言成其節）執心克莊曰齊。（能自齊也）輔、輕、供、就曰齊。（輕有所輔而供成也）溫、年、好、樂、曰康。（好豐年勤民事）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令民安樂曰康。（富而教之）安民立政曰成。（政以安之）布德執義曰穆。（穆純也）中情見貌曰穆。（任言路也）敏以敬順曰頃。（無所不敢□也）昭德有勞曰昭。（能勞謙也）聖聞周達曰昭。（聖文通治也）保民耆艾曰胡。（六十曰耆七十曰艾）彌年壽考曰胡。（大其年也）柔、德、考、衆、曰靜。（成衆使安亂）供、已、鮮、言、曰靜。（供己之身鮮言而止）寬樂令終曰靜。（性寬樂義以善自終）治而清省曰平。（無失闕之病也）執事有制曰平。（在位平意也）布剛治紀曰平。（施之政事）錄義而濟曰景。（用義而成也）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也）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之固也）大慮克就曰貞。（能大慮非正則不可）不隱無屈曰貞。（堅然無私也）彊以剛果曰威。（彊甚於剛也）猛以彊果曰威。（猛而不哀也）彊毅信正曰威。（信正言無邪也）辟土服遠曰桓。（兼人故啓土也）道德純一曰思。（道大而德一也）不肯兆民曰思。（大親民而不役）外內思索曰思。（言求善也）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也）柔質受課曰惠。（以恩愛惠）能思辯衆曰元。（別之使各有次也）行義說民曰元。（民說其義）始建國都曰元。主義行德曰元。

（以義爲主作德政也）兵甲亟作曰莊。（以數征爲嚴）叡通克服曰莊。（通達使能服也）死於原野曰莊。屢征□伐曰莊。武而不遂曰莊。（武功不成）克伐秉正曰夷。（秉正不任賢也）安心好靜曰夷。（不爽正也）執義揚善曰懷。慈義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象方益平曰敬。合善法典曰敬。述善不克曰丁。（不能成義）述義不悌曰丁。（不悌不逆順也）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秉德尊業曰烈。（遵世業不墮改）剛克爲伐曰翼。（成功也）思慮深遠曰翼。（好遠能思任也）剛德克就曰肅。（成其不欲使爲就）執心決斷曰肅。（言持心果斷無疑滯也）

愛民好治曰戴。好民治也 典禮不愆曰戴。身死而志成曰靈。以成志貽子孫 亂而不損曰靈。不爲亂損 極知鬼事曰靈。知其能聰徹也 不勤成名曰靈。本任性不見賢思齊 死見鬼能曰靈。有鬼爲厲 好祭鬼神曰靈。瀆鬼神不能遠也 短折不成曰殤。有知而夭殤也 未家短折曰殤。未家者未室家也 不顯尸國曰隱。以閒主國也 隱拂不成曰隱。言其隱拂改其性也 年中早夭曰悼。年不肆志 肆行勞祀曰悼。縱心勞於淫祀言不脩德也 恐懼從處曰悼。處謂勢所從 不思忘愛曰刺。忘其愛己者也 愎佷遂過曰刺。去諫曰愎反是曰佷 外內從亂曰荒。官不治家不理 好樂怠政曰荒。淫於樂所故怠政者 在國逢難曰愍。逢兵寇之事也 使民折傷曰愍。斲攻賊害 在國連憂曰愍。仍多大喪 禍亂方作曰愍。國無政動長亂 蚤孤短折曰哀。早者未知人事 恭仁短折曰哀。體恭質仁功未施也 蚤孤有位曰幽。有喪即位而卒也 壅遏不通曰幽。弱損不而日也 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 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敏行 克威惠禮曰魏。惠也 去禮遠眾曰煬。猶敝也 醜心動懼曰躁。顯積也 容儀恭美曰勝。有儀可象行恭可美 威德剛武曰圉。圉也 聖善周聞曰宣。周聞無所不聞也 治民克盡曰□。克盡無恩惠也 行見中外曰慤。言表裏如一也 勝敵壯志曰勇。服功寧民

曰商。明有功也 狀古述今曰譽。心能制義曰庶。好和不爭曰安。外內貞復曰白。正而終始如一也 不生其國曰聲。致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能[illegible]名實 凶年無穀曰糠。名實不爽曰質。不悔前過曰戾。溫良好樂曰良。怙威肆行曰醜。肆意行威 勤政無私曰類。推義所在 好變動民曰躁。數移徙也 慈和徧服曰順。能使人皆服其慈和 滿志多窮曰感。自足者必不足也 危身奉上曰忠。險不辭勞也 思慮深遠曰□。自任多近於專 忠政外交曰推。不自明而待外也 疏遠繼位曰紹。非其次第得之也 彰義掩過曰堅。彊毅行成曰直。內外賓服曰止。華言無實曰□。教誨不倦曰長。愛民在刑曰克。在察也 齊於賜與曰愛。逆天虐民曰煬。好廉自克曰節。自節以情欲也 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曰謬。言名美而實傷 思厚不爽曰愿。貞心大度曰匡。隱哀之也。施爲文也。除爲武也。辟地爲襄。視遠爲恒。剛克爲發。柔克爲懿。履亡爲莊。有過爲僖。施而不成曰宣。惠而內德曰獻。無內德惠不成也 治而生眚爲平。亂而不損爲靈。蘇義而濟爲景。失蔡□則以其明餘□象也。以其明所及爲謚象謂象其事行也 和會也。勤

勞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又治也。康安也。怡悅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康順也。䂊會也。慄過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施也。糠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

方賓文字神態不足而精理有餘　鄭則諮

命意微而疏宇核是經濟大業　又一

官人解

王曰。嗚呼。大師。朕維民務官。論用有徵。觀誠考官。視聲觀色。觀隱揆德。可得聞乎。周公曰。亦有六徵。嗚呼。乃齊以揆之。一曰。富貴者觀其有禮施。貧賤者觀其有德守。嬖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懾懼。其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悌。其壯者觀其廉潔務行而勝私。其老者觀其思慎而口彊。其所不定者觀其不踰。父子之間觀其和友。君臣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信誠。省其居處。觀其方口。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設之以謀。以觀其智。示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二。昵之以觀其不狎。復微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此之謂觀誠。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口以淵。其器寬以悌。其色儉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後人。

胡揆曰前後俱就時遜居也言較實皆人想易及不定句忽指事中一端於文格則不羈於世想則不測並近代人手筆凡辨有今文須從此處看 [illegible]

陳淏子曰不止是用直秘訣若一味直去豈不爲齊國佐

見其所不足。曰益者也。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所不足。發其所能。曰損者也。其貌直而不止。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其貌曲媚。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證。以故自說。曰無質者也。喜怒以物。其色不變。煩亂以事。而志不營。淺導以利。而心不移。臨懾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心變易。煩亂以事。而志不治。導之以利。而心遷移。臨懾以

威。而氣慄懼。曰鄙心而假氣者也。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不文而辯。曰有慮者也。難決以物。難悅以卒。一而不可變。因而不知止。曰愚依人也。營之以物而不誤。犯之以卒而不懼。置義而不可遷。臨之貨色。而不過。曰果敢者也。移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諾無決。曰弱志者也。順予之。弗爲喜。非奪之。弗爲怒。沉靜而寡言。多稽而險貌。曰質靜者也。屏言弗顧。自順而弗讓。非是而疆之。曰始誣者也。微而能發。

胡淡曰險貌猶云隱若一敝國

孫鑛曰詞氣華鍊而峽

察而能淺。寬順而恭儉。溫柔而能斷。果敢而能屈。曰志治者也。華廢而誣。巧言令色。皆以爲有者也。此之謂考言。三曰誠在其中。必見諸外。以其聲處其實。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柔。濁清。好惡咸發於聲。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和。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備。勇氣壯力。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爲。觀其所繇。以其前。觀其後。以其隱。觀其顯。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聲。四曰

民有五氣。喜怒欲懼憂。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蓄。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懼氣憂悲之氣。皆隱之。陽氣必見。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民情不可隱也。喜色猶然以出。怒色厲然以侮。欲色嫗然以愉。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瞿然以靜。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可新之色。誠潔必有難汗之色。誠[illegible]必有可信之色。質浩然固以安。僞蔓然亂以煩。雖欲改之。中色弗聽。此之謂觀色。五曰民生則有陰有陽。人多

范德建曰先明色之可觀後乃示以觀色之法法與視聲飾仝

鍾惺曰難盡可尊二語妙甚

范士超曰中色二字合起大妙

孫鑛曰措方而少古

隱其情飾其偽以攻其名有隱於仁賢者有隱
於智理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有隱於
交友者如此不可不察也小施而好德小讓而爭
大言願以為質□愛以為忠尊其得以
攻其名如此隱於仁賢者也前總唱功慮誠弗及
佯為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自順而不讓措辭
而弗遂此隱於智理者也動人以言竭而弗終問
則不對佯為不窮□貌而有餘假道而自順因之
□初窮則託深如此者隱於文藝者也□言以為

廉矯厲以為勇內恐外誇亟稱其說以詐臨人如
此隱於廉勇者也自事其親而好以告人飾其見
物不誠於內發名以事親自以名私其
身如此隱於忠孝者也比周以相譽知賢可徵而
左右不同不同而交交必重□心說而身弗近因
□而實不至懼不盡見於眾而貌克如此隱於交
友也此之謂觀隱六曰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內
不合雖有假節見行曰非成質者也言忠行夾爭
靡及私□弗求及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曰有仁者

陳深子曰北下意似粥又自與上一段自為反正畫上節純就不好邊說此節純說

類一邊其餘或反對或錯綜便與此異

也事變而能治效窮而能達措身立方而能遂曰
有知者也少言以行恭儉以讓有知而言弗發有
施而□弗德曰謙良者也微忽之久而可復幽閒
之獨而弗克其行亡如存曰順信者也貴富恭儉
而能施嚴威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隱約而不
懾安樂而不奢勤勞而不變喜怒而有度曰有守
者也直方而不毀廉潔而不戾彊立而無私曰有
經者也虛以待命不召不至不問不言言不過行
行不過道曰沈靜者也忠愛以事親驩以盡力而

不回敬以盡力而不□曰忠孝者也合志而同方
共其憂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疑□隱遠而不舍
曰交友者也志色亂氣其人甚偷進退多巧就人
甚數辭不至少其所不足謀而不已曰偽詐者也
言行亟變從容克易好惡無常行身不篤曰無誠
者也少知而不大決少能而不大成規小物而不
知大倫曰華誕者也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
竊名者也故曰事阻者不夾時□者不回果敢者
也飾貌者不靜假節者不平多私者不義揚言者

後世文字裝飾只是善用旋耳

劉辰翁曰字字典倹一讀一叫絕

千里之內爲要服，五千里之內爲荒服，皆朝於內者。堂後東北爲赤帝焉，浴盆在其中。其西天子車立馬乘，亦青陰羽鳧旌。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陳幣當外臺，天玄獸，宗馬十二。王玄繚璧綦十二。參方玄繚璧豹虎皮十二。四方玄繚璧琰十二。

譚元春曰母兒以下或人或物或人物之名狀材用逸態古色錯出不窮

陳深曰鳴則自名耳前逸之口在子逸語

外臺之四隅，張赤奕，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交閒。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馬黑鬣，謂之母兒。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愼大麈。穢人前兒，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在子□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藿則鳴曰在子。揚州禺，禺魚名。解隃冠。發人鹿鹿，鹿者若鹿，迅走。俞人雖馬。

陳深曰以一二字後錄篇法章法俱華妙

青丘狐九尾。周頭煇羝，煇羝者羊也。黑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麒，背有兩角。東越海蛤。甌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姑於越納。姑妹珍。且甌文蜃。若人玄貝。海陽大蟹。自深桂。會稽以鼉。皆西嚮。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史林以尊耳，尊

蔣尚賓曰尾長其身三尺便諸詞作三尺其身便奇

耳者身若虎豹，尾長三尺，其身食虎豹。唐戎以閭，閭以隃冠。渠叟以鼩犬，鼩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珥旄。盧以牛，牛者牛之小者也。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規矩以麟，麟者獸也。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掖信歸有德。丘羌鸞鳥。巴人以比翼鳥。

周文歸　卷二十

方揚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雞。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沙。夷用閵采。康民以桴苡。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州靡費費。其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則上脣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嘍。都郭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眯。皆東嚮。北方臺正東。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不令支玄獏。不屠何青熊。東胡黃羆。山戎戎菽。其西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騊駼。大夏茲白牛。犬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黃之乘。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匈戎狡犬。狡犬者巨身四尺果。皆北嚮。權扶三目。白州比閭。比

周文歸　卷二十

閭其華若于。伐其木以為車。終行不敗。禽人管。路人大竹。長沙鼈。其西魚復鼓鐘鐘牛。蠻揚之翟。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至。眾皆北嚮。

不周書錄中。以事類來附。伊尹朝獻商書。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鰂之醬。鮫瞂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巳閭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

明校曰：忘即成周二字，却不是，純以湯事，故下古妙。

巳於紏北，蜀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江歷，珠名。龍解角得也。）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在西北界戎狄之間國名也。十二者，北狄之別名也。）戎狄請令以橐駞、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湯曰：善。

紀述文字先內朝，次外朝，諸夷於商逸事歸之。盡一有開場，有鋪排，有結束，錄得最淨，調度纔最工，尤最逸，敘事神品。又一

僕經聘覲諸稿爲頭爲骨，山海經爲腹爲色，鋪瀾及於汲冢事辭，瀾乘舜格，殺爲貫總，讀一邊。

周文歸　卷二十　逸周書

冠裳佩玉，濟濟皇皇，而皮弁種人與珍異方物，繁沓蒼黃，羅列案下，目洋神悸之餘，又出一段莊言逸事，歸之節儉，遂使王會二字有境有聲，神理存存，精采磅礴，已是一幅奇畫，何用更勞幽史。仲衍

魏之允曰：周朝詳匝，亦妙。

胡務曰：利莫大於

王佩解

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順上。（言以利民爲君事。）合爲在因時，（天所以威下使事上。）應事則易成，謀成在周長，有功在力多，昌大在自克，不過在數懲，（以義勝欲則昌大數。）不困在豫慎，（有怨艾則無過也。）見禍在未形，除害在能斷，安民在知過，用兵在知時，勝大患在合人心，殃毒在信疑，孽子在聽內，化行在知和，和（內謂嬖寵。）雄合在寧，心不幸在不聞其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以聞其基。）禍福在所密，利害在所近，存亡在所用，離

周文歸　卷五十　逸周書

合在出命，尊在慎威，安在恭己，危亡在不知時，見善而怠，時至而疑，亡正處邪，是弗能居，此得失之方也，不可不察。（怠，懈怠不能行也。疑，猶豫不果也。邪，奸術也。不居大之道也，乃是得失之道也。）

格言無貴無賤，可勸座右。又一

周文歸二十卷（內府藏本）

明鍾惺編其書刪節三禮爾雅家語三傳國語楚詞逸周書共爲一編以時文之法評點之明末士習輕佻放誕至敢於刊削聖經亦可謂悍然不顧矣

宋文歸二十卷

〔明〕鍾惺輯評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集賢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文歸二十卷》提要

宋文歸氏籍總目

卷一

趙普 字則平幽州薊人官至宰相 選文一首

陳摶 字圖南亳州真源人詔賜希夷先生 選文一首

潘佑 仕南唐為秘書正字 選文一首

徐鉉 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官至給事中 選文三首

張齊賢 曹州人 選文一首

田錫 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官左拾遺 選文二首

种放 字名逸洛陽人隱居不仕 選文一首

張詠 字復之別號乖崖濮州鄄城人知蜀州後遷吏部侍郎 選文二首

王禹偁 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官右拾遺 選文二首

謝泌 字宗源歙人官太常少卿 選文一首

孫奭 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官龍圖閣待制 選文一首

江休復 字鄰幾開封陳留人官集賢校理 選文一首

張景 選文一首

尹源 字子漸河南人官太常博士 選文一首

周敦頤 字茂叔別號濂溪道州人官轉運判官 選文二首

富弼 字彥國河南人官至宰相 選文一首

文籍二 宋

范鎮 字景仁成都華陽人官至戶部侍郎 選文三首

卷二

范仲淹 字希文其先邠人後徙為蘇州人官至戶部侍郎 選文七首

司馬光 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官至宰相 選文十三首

卷三

韓琦 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官至宰相 選文六首

夏竦 字子喬江州德安人官集賢院國史編修 選文一首

宋祁 字子京安州安陸人官翰林學士 選文二首

王隨 字子正河南人官至松江府 選文一首

尹洙 字師魯河南人官太子中允 選文一首

石介 字守道兗州奉符人官國子監直講 選文五首

劉敞 字原父臨江人官翰林學士 選文六首

文籍十 宋

蘇舜欽 字子美梓州銅山人官集賢校理 選文一首

卷四

歐陽修 字永叔廬陵人官樞密副使私謚明道先生 選文十八首

卷五

程顥 字伯淳河南人官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 選文七首

程頤 字正叔河南人官崇政殿說書 選文十一首

孫洙 字巨源廣陵人官至翰林學士 選文一首

李清臣 字邦直魏人官至尚書左丞 選文一首

范純仁 字堯夫仲淹之子官至尚書僕射 選文三首

范祖禹 字淳甫一字夢得官至侍講學士 選文二首

孫覺 字莘老高郵人官至御史中丞 選文一首

孫抃 字夢得眉山人官至侍讀學士 選文一首

卷十

張載 字子厚長安人世稱横渠先生官崇文殿校書 選文四首

劉摯 字莘老永靜東光人官至尚書僕射 選文二首

梁燾 字況之須城人官至左諫議大夫 選文一首

王巖叟 字彦霖大名清平人官至樞密直學士 選文二首

鄭俠 字介夫福州福清人官司法參軍 選文一首

曾肇 字子開南豐人官集賢校理 選文五首

米芾 字元章吳人官書畫學博士 選文一首

顔臨 字子敦會稽人官翰林學士 選文一首

陸佃 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官至尚書右丞 選文一首

畢仲游 字公叔代州雲中人官職方司勳二員外郎 選文一首

卷十一

鄒浩 字志完常州晉陵人官至中書舍人 選文九首

任伯雨 字德翁眉山人官至權給事中 選文一首

晁補之 字無咎濟州鉅野人官秘書省正字 選文九首

卷十二

黄庭堅 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官至起居舍人 選文十首

李廌 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不肯求仕 選文三首

秦觀 字少游揚州人官博士正字 選文七首

陳師道 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官秘書省正字 選文六首

卷十三

張耒 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官起居舍人 選文十三首

吳宗孝 選文一首

豐稷 字相之明州鄞人官國子祭酒兼侍講 選文一首

劉跂 選文一首

李昭玘 字成季濟南人官至起居舍人 選文一首

李榮 選文一首

楊時 字中立別號龜山南劍將樂人官至工部侍郎 選文六首

卷十四

江公望 字民表睦州人官左司諫 選文二首

陳瓘 字瑩中劍州沙縣人官左司諫 選文一首

崔鶠 字德符雍丘人官至右正言 選文二首

唐庚 字子西眉州丹稜人官博士 選文六首

汪藻 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官兵部侍郎 選文一首

李綱 字伯紀邵武人官至宰相 選文五首

趙鼎 字元鎮解州聞喜人官至宰相 選文一首

陳東 字少陽鎮江丹陽人太學生 選文一首

張浚 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官至少傅江淮安宣撫使進封魏國公 選文二首

宗澤 字汝封婺州義烏人官至京城留守兼開監尹 選文一首

岳飛 字鵬舉相州湯陰人累官統制及招討使加少保 選文二首

婁寅亮 官至察御史 選文一首

虞允文 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官至宰相 選文二首

雷觀 選文一首

卷十五

胡寅 字明仲建康崇安人官起居郎 選文二首

高宗皇帝 諱構徽宗第九子 選文一首

陳公輔 字國佐台州臨海人官左司諫 選文一首

播芳大全 選文二首

氏籍十 宋

王十朋 字龜齡溫州樂清人官至侍御史 選文十首

張九成 字子韶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官宗正少卿 選文一首

楊萬里 字廷秀吉州吉水人別號誠齋官秘書監 選文六首

卷十六

胡銓 號澹庵廬陵人官樞密院 選文二首

劉子翬 字彥沖官通判 選文三首

方岳 選文一首

朱熹 字元晦徽州婺源人官崇政殿說書 選文十一首

任珂 選文一首

呂祖謙 字伯恭婺州人官秘書郎 選文一首

陸九淵 字子靜別號象山撫州金谿人官國子正字 選文七首

范成大 字致能吳郡人官禮部員外郎 選文一首

氏籍十一 宋

卷十七

陳亮 字同甫永康人官建康府判官未至官卒 選文九首

卷十八

陳亮 選文五首

葉適 字正則溫州永嘉人官太常博士 選文九首

陸游 字務觀別號放翁越州山陰人官寶章閣待制 選文五首

李璧 選文一首

李文叔 選文一首

卷十九

陳傅良 字君舉溫州瑞安人官至中書舍人 選文二首

項安世 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官秘書正字 選文一首

彭龜年 字子壽清江人官中書舍人 選文一首

辛棄疾 字幼安齊之歷城人累官安撫 選文四首

黃震 字東發慶元府慈溪人官史館檢閱 選文三首

真德秀 字景元更為希元建之浦城人官翰林學士 選文十二首

卷二十

魏了翁 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官至權禮部尚書 選文一首

牟子才 字存容井研人官至學士 選文一首

華岳 字子西武學生 選文一首

游酢 字定夫建州建陽人既官御史 選文二首

陳求魯 選文一首

吳龍翰 號古梅 選文一首

文天祥 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官至宰相 選文五首

王炎午 吉水人鄉學生 選文一首

謝枋得 字君直信州弋陽人官至江西招諭使 選文二首

林景熙 字霽山 選文四首

宋文歸氏纂終

宋文鑑目錄

卷一

宋文鑑目錄卷一終

卷二

宋文歸目錄卷二終

宋文歸目錄

卷三

宋文歸目錄卷三終

卷四

宋文歸目錄卷四終

卷五

鑑目錄卷五終

宋文歸目録

卷六

宋文歸目録卷六終

卷七

卷八

宋文選目錄卷八終

宋文歸目錄

卷九

宋文歸目錄卷九終

宋文歸目錄

卷十

宋文歸目錄卷十終

卷十一

宋文選目錄卷十一終

卷十二

宋文歸目錄卷十二終

宋文歸目錄

卷十三

張耒再上提舉書

張耒上曾運判書

張耒答李文叔爲兄立謚簡

張耒論法上

張耒論法下

張耒敦俗論

張耒景帝論

張耒賀方回樂府序

張耒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張耒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耒宋齊丘化書

張耒藥戒

張耒題賈長卿讀高彥休續句樂天事

吳宋存與張江東論事書

晁綖上張虞部書

劉跂餞一詩

李昭玘進保伍之策

李劉榮州進貢細班布表

楊時上淵聖皇帝書

楊時上毛憲書

楊時答陳子安書

楊時答吳國華書

楊時項羽論

楊時晉說論

宋文歸目錄卷十三終

宋文鑑目錄

卷十四

宋文鑑目錄卷十四終

卷十五

宋文歸目錄卷十五終

宋文歸目錄

卷十六

宋文歸目錄卷十六終

宋文歸目錄

卷十七

宋文歸目錄卷十七終

宋文歸目錄

卷十八

宋文歸目錄卷十八終

宋文歸目錄

卷十九

真德秀送王容惟序
真德秀送朱擇善序
真德秀贈蕭長夫序
真德秀送吳斯立序
真德秀跋豫章黃量詩卷
真德秀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真德秀勸立義廩文

宋文録卷十九終

宋文歸目錄卷二十終

宋文歸卷一

竟陵鍾惺伯敬父選評
古吳楊彝子常父叅閱

趙普雍熙三年請班師

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肰晦朔移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鬬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伏況陛下英謀電斷洪化神馳自前懷徠閩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康濟蠢兹獯鬻誠非我敵叢以本無禮義復處窮荒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古聖王置之度外

其處遐水草窮以會欺害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竊慮邪諂之輩蒙蔽睿聰致興不張之師頻涉無名之衆臣嘗披載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擧而行伏望萬幾之餘一賜觀覽其失不遠雖悔何追臣竊念大發驍雄往殲凶醜百餘萬之衆飛輓而供數十州之生田晰桑半失旅所謂以明珠而彈雀因巤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況得少之中既難為蓋失多之外復有他虞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於不戢所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聖之人不凝滯於物事無固必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

鍾惺曰自古窮兵于外未有不因民於內[illegible]

年中曰深道一步持論甚正

深慮也尚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
用邊境早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於此際或誤指蹤臣
方冒寵以守藩獨獻言而阻衆益以暮景殘光所餘無幾酬恩報國
止在此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寇臣復有萬全之策願達四聰之
聽唯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惠綏疲羸使之富庶自然邊烽不警
外戶不扃率土歸仁四裔慕化殊方異俗相率來庭蠢彼妖丹獨將
焉往又何勞民動衆貪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為之功最大如斯
吊伐是為萬全臣又思之陛下非次興兵亦恐出於偏聽貪功之輩
專務傾邪意為身謀豈思大計但欺君而是念寔害政以自居事成

則獲利於身未成則貽憂於國苟至於此為之奈何昨來緣取幽州
未審誰畫其策虛罔之致悲已彰明望推其人寘之刑典庶昭聖德
以獄群情俾萇偽之心於茲知懼忠良同德皆務竭誠臣欲露肺肝
先冒斧鉞疑遲數日未敢指陳人念性哲垂終尚聞屍諫微臣未死
安敢面欺欲知得失之言非是安身之計其如位高祿厚才薄命輕
將何以副士之心豈比衆人之報投蒿棄市甘俟於顯誅竊寵偷安不
寧於方寸惟期至聖曲照愚衷

續程曰太平興國四年太宗乘滅漢之威以臨契丹業已戰敗而
悔無及矣至是復信賀懷浦賀令圖父子妄言欲以燒棒得

其克敗也固宜普此諫婉轉懇篤諄諄料其必敗自是開國老
臣苦心高識太宗不聽繇是江淮飢饑兩川寇盜遷延而竊然
其身為基禍釀禍之主豈不惜哉

陳摶龍圖序

且夫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也今存已合之位或疑之况更陳其未合之數耶然則何以知之答曰於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况夫天之垂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則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於盈萬皆累累然如係之於縷也且若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用後形一六無位又顯二十四之為用也茲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皆明五之用也十分而為六形坤之象焉六分而成四象地六不配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為道之宗地六居下為器之本天三幹地二地四為之用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大矣哉龍圖之變歧分萬塗今略述其梗槩焉

種放曰世傳希夷為仙今觀此序當必稽仲尼蓋高人而隱者也足攻其妄

潘佑代李煜遺劉鋹書

某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常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校縣之事外貌而待之況盟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繇仲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面會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諍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以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敦親仁之願引領南望於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為度矣見今點閱大衆仍以上秋為期使人陛辭答奏乞交於未聞令整已以書復叙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遞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小大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

仇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舍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
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
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仇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
進退不舍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
兵將決一旦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
當若是乎夫稱帝稱主角立傑出古今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
以事人亦古今常事也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
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衆非
距五嶺南負重溟籍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裡山川此

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
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寔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
劍閣而舉庸蜀役不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
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況人人自以我
國險家家自以我兵強蓋揣於此而不揣於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
也何則國莫險於劍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太行不守
矣人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
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
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福不及慮禍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

茅坤曰只斷情理得失不以誇張動人文品自貴

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憮
望而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
必曰決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
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
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舍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
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
勝則泛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為人之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
臣捭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者則難何則今荊湘以南
庸蜀之地皆是便山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

矣況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界水陸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
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
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設矣其次又或大朝用吳越
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趨國都則不數日而至城下矣當人心疑惑兵
勢動搖岸上舟中皆為敵國忠臣義士能建功人懷進退者步步生
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
沒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游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
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為也固斷在不疑若
無大故而思之人後可為惜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

茅坤曰與四十行特先一一說收最有机情

鍾惺曰自是王論非一味用权用者比

備談本朝當揚氏之建吳也亦入貢在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遑以至交兵釁成危殆非不欲淨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載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於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闢霸圖願修祖宗之謀以尊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強能弱屈己以濟億兆談咲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裁出於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太山哉何必扼腕盱衡履腸蹀血然後為勇也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為哉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後拔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煬炎炎奈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甸交兵疆陲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皆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歡盟逾篤在於朝廷義情寔慨然

鍾惺曰起結俱跌宕可愛

下走承基理雖負德不能自已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論旨以為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即命敝邑速絕連盟雖善隣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惆悵之意所不能忘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於言於此三矣是為臣者可以逝為子者可以泣為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

鍾惺曰智者之識策士之器說客之舌文人之筆四者缺一不能道隻字

譚元春曰論天論人論時說情說理說勢無一字不透讀之覺禍福只在淺近間耳有益之文也

徐鈞師臣論

至大者天，必配以地；至明者日，必配以月；至剛者陽，必配以陰；至尊者君，必配以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者也。君之有臣也，所以教其知，宜其不逮，扶危持顛，獻可替否，其任大矣。故君失之，臣得之；臣失之，君得之。上下相維，乃無敗事，非徒承其使令，供其喜怒而已。故曰：師臣者王，友臣者霸。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自三皇以來，莫不由斯而致者也。衰世之君，闇於大道，嘉言美事，掠歸於己，隸臣侫妾，從而成其過，曰：生殺廢置，國之利器，必出自一人，不當為人臣所教。嗚呼，斯甚不然也。夫狃古之事，不可言已，其世近而昭然者，請以漢祖明之。高祖奮布衣，取天下，功倍三代，享祚四百，可謂盛矣。其舉事之始，駐軍於陳留，則酈食其之謀；破武關，入咸陽，則張良之策；還定三秦，則韓信之計；為義帝縞素，則董公之說；出兵宛葉，則鄧忠之畫；致垓下，則三王之力。及其成功，則高祖享帝王之業，數子獲人臣之譽，豈為人臣所教者不能為帝王乎？故高祖曰：吾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得天下也。及太宗文皇帝力行王道，天下已平，喟然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夫二帝者，皆用忠賢之謀，以建三五之業，然歸功臣下，而其道愈光。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然之謂也。昔魏武帝使夏侯淵守漢中，蜀先主用法正之計，破漢中，殺淵等。魏武聞之曰：吾知玄德不辦此，必為人之所教。言之失也。史論之偏矣。魏武雄傑之主，猶有斯論，況常人哉。夫為國辟用兵焉，大將將十萬之衆，舉千乘之國，有坐籌制勝者，有鋒摧殺敵者，有先登陷壘者，及其成功，則元帥之功也。今使元帥兼此數者而得論功，可乎？夫君人出令，臣下唯知奉行，則彼夫豎子可為卿相，何必勞於求賢哉。嗚呼，斯道之不明久矣。明達君子，可無思乎？可無思乎？

李卓吾曰：古帝大哲，出未有不得良臣而成霸業者，豈獨漢祖。

鍾惺曰：師臣、賓臣、友臣，蓋古今通義，皆可無論，此或有感於李煜不用臣下之言而發也。

徐鉉 吳王李煜墓誌銘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運曆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壽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於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焜燿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啟玄貺冥符有周開先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祇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朔獻地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鼎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鄧存紀侯之國曾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蒸嘗恭色養必以孝宥大臣事耆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祗奉百役知無不為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鄰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為懷錄勤王之前效恢焚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為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厚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

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夷登崇名數嗚呼閱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於京師里第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殁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大師追封吳王命中使涖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即其年冬十月日葬於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周氏勳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咏國風才實女師言成閫則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度淹通孝悌自表於天資才略靡由於師訓日新之學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為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諸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頌宣尼載笑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為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弧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絕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唯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歟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宮闕望北邙之靈樹旁寂寂兮迴野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

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緜緜衣被茫茫商土裔孫有慶旧物重覩開國承家彊吳矜楚喪亂孔棘我恤時休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俟先天不違惟藩惟翰未言圖之遺我汙隆時有險易蠅止於棘虎遊於市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亦覩亦見乃侯乃公沐浴玄澤細翔景風如松之茂如山之崇柰何不淑運極化窮舊國號封新阡於空人其心之謀卜云其吉龍章驥德蘭言玉質邈爾何往此爲終畢鑾青蓋兮褰褰驅素虬兮遲遲即隧路兮從逝望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猴嶺兮相期無斯文於億載將樂石兮無斁

鍾惺曰為旧君諱過自是文章厚道臣子至情然妙在詞氣抑揚之間更有諱而不諱者在

徐鉉連珠二首

道不可以權行終則道衰情不可以苟合久則情疎是以兵諫愛君君安而忠敬已失同舟濟險險夷而胡越自殊運不常偶靜道者要時不常來危疑者無滯是以霜露既降徂來不易其貞兮矣哉棠董澤不踰其利

鍾惺曰語語有戒心似僕從身世艱辛經歷中得來不可作空言看之

开中四背二語已括盡一篇大意

田錫斷論

謀慮者斷之始也勇敢者斷之用也善謀慮未甚精成敗未盡見情偽未洞知而不忍欲利欲勝之意不忍小忿小恥之心卒肰奮發自謂決斷斯乃剛忽而趣敗也安得謂之斷哉善謀慮已精成敗已見情偽已審而猶疑事或未濟尚憂理之未盡猶豫於大難怯懦於臨機本謀亂而不能堅守始慮撓而不能必行是謂無斷也憲排大難濟大事立大功乘大名皆繇於斷也陷大惡致大亂隳大功失大事亦由於斷也蓋謀熟而後斷則大功大名隨之而興矣智淺而言斷則大惡大亂亦隨之而陷矣昔桀惡日盈湯德日新千戈未樂成敗之數先定也湯乃勃興應天順人一戰而克遂旬諸侯而為萬乘主斷則湯之智慮已精成敗已見而果敢於斷也其次商紂縱虐而久王之德素積於民民心歸周久矣一旦武王法成湯之舉師次牧野風裂旗折武王震恐以謂天意未從遽恐中輟唯太公獨排衆議以為必克是則武王之斷未侔於太公洎秦滅六國威名雄迹信有英斷長戟巨鏃銷為金狄聖謀圖典焚為煨燼將以柔諸侯之兵也將以愚天下之民也蓋是果斷自謂超三王邁五帝肰而陷大惡致大亂失大位得非斷於強暴而不斷於仁信乎由是知有斷於威武也有斷於為仁也有斷於用賢也有斷於貞介也許由棄堯之禪讓伯夷絕周之祿粟是斷於貞介也管蔡流言周公誅之大義滅親之斷自周公始也龍逢比干以諫而死是斷於為忠也伊霍廢黜由己是斷於為大節也燕王用樂生雖謗書盈篋而委任愈堅此則斷於用人也項籍勇傑不能終用范增所以霸王之業卒為漢有豈非無斷於推心乎世祖單騎入銅馬之軍人人相悅悅其推心也唐太宗之初頡利控弦者二十萬臨於渭濱太宗單騎隔水責之戎人畏伏下馬謝罪于時臣僚進諫以為輕敵上曰國家初定若示之弱即生戎[illegible]所謂智畧周通而決斷果敢也漢祖數項羽之罪而矜天竊[illegible]之罪頗類太宗肰為飛鏃所中若萬一不幸即漢祖之斷亦[illegible]

孫鑛曰反覆引證斷與不斷之利害了然

敵之智哉淺也有以見楚子投袂而起孟明焚舟而霸是皆奮而成功豈足兼謀而能斷哉夫智與斷在乎兼備也若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使漢祖從酈生之言斷而不疑則功業無因而濟矣使太宗從高祖之言疑而不斷則家國無因而變矣今之論者皆以韓信不從蒯通之言謂之無斷錫以為韓信不斷於為忠而猶豫恐亂以取誅滅也何哉當蒯通說時其心不迴信受漢恩深不忍叛也及其功高而疑生執違而猜起不能堅守初志卒與陳豨謀亂何始於忠而終於逆蓋無斷於忠節也非無斷於逆亂也詩所謂鮮克有終其是謂乎亦猶孝景始用晁錯之言從之如順流將削七國之封弱枝而強本

一旦七國共叛遽聽袁盎之言誅錯以謝七國錯既誅而亂不息豈非孝景無斷於用人而反惑讒邪之言哉若成與敗但思一決而不圖始終概然自謂決斷不其謬歟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非無斷也非其死所也晉宣得巾幗之贈不敢出戰非無斷也戰未便也是知智計明然後決斷則事無不濟矣

鍾惺曰論得透大有裨於中主

鍾惺曰善稱頌書

[illegible]鑑術略序

臣聞聖人之道布在方策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述異事殊非參會異同並見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又集則宗經之辭寡非纖精以爲堅戒舉要以觀會同可爲日覽之書資於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綸上者機務餘暇端拱穆清所宜不勞躬而得稽古大端不煩覽而達治理大要臣須讀書思以所得上補聰明天啟微衷神佑私志近因宣召面得敷陳可以銘於座隅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帝道者錄爲御覽今經取帝王易曉之意史取帝王可行之事子或綴於雜錄集或附之逐篇卷末切當之言用達精詳之理覽之詳其義則事與機會用之得其時則事與功倍冀以塵露之微上裨高深之德即嗣聖功業與堯舜比崇生靈福壽在羲軒之上

茅坤曰帝王之學允宜如此

崇仲曰習俗溺人如此孟母三遷信不誣矣

种放敗諭

吳遁字雲交為兒童時不逐嬉戲而心樂於善或瞑目而坐或竟日而望㑹若有思於學也然不幸生於隴西其地鮮界而戎生民尚佛與兒遁若冥行於芥蒼絕跡之境無所索其途又日覩其父兄所習尚者惟浮屠之學於是化為浮屠氏而從其法焉然資識頴悟於其敎獨能抉指端緒窺竊疵隙又傍觀列聖之書見仁義禮樂忠孝人倫之美君臣父子夫婦宗廟之儀則羞前之為而自嘆曰吾法何異夫井底蛙耳於是褫於浮屠之服而加冠巾從縉紳之列而問學焉或有非而告之曷自敗其道而反能居吾列乎生聞而疑以告予予

敦曰夫自古聖賢合天履中通貫萬化依仁由義至公亡私生民賴為萬物順焉斯可謂道也如彼浮屠氏乃夷狄之一法耳將謂道乎若能外戾猶偏邪之法即皇極大中之道棄怪誕詭雜之跡由忠孝雅正之途為順乎為不順乎爾能吐甘肥食蔬糲脫綺纊衣布褐出廣廈安寵廬孜孜伏謁列聖之書求列聖之心雖昔之業深結結然千丁其極隨而吹之能挺然不順此非亦卓爾獨立自明之才而能若是者幾希嗚呼冠弁其首襲博其服學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榮名進身子知其儒也而浮屠揚墨其行者謂生自敗其道果誠謂自敗其道者耶夫百工技能學之既至雖不傳不用成能自信愛而不易他技者慎其本也惡有孝仁義禮樂及不能自信愛而為人變惑者也孟子曰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者也又揚子云在門牆則麾之在夷狄則進之生方出幽谷遷喬木矣故作敗諭以進之亦欲果其志也

鍾惺曰逃墨歸儒歸斯受之此文殊得此意

張詠答王觀察書

少年無思算好陪狂從高談極飲致踰壯歲方遂兼名消於登朝又倅邊郡塞外清帖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為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興投壺奕棊排象旋子斯寔形末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踘引弧擊射算帖擬袂掣肘喚呼爭囂有以壯臨軍之容資佳會之具或八月草枯士皆縱獵寒風吹面則飲裂皮膚鷹隨人則縛黑衣便渴飲已冰之酒飢食連血之肉馬不能馳弓不下臂知得俊為快不為勞筋為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貌䠶引前盤鞅擊鈕以電轉奔查角觝以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非倒爽非頹冠

畧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真堪喪魂特弟年方盛氣尚壯酒量過常遂成飲癖泆入膚肉積於鬲中良醫不逢積痼成疾陰濁之氣久而下乘既漸逼於腸胱寔難歸於胃腑下洩無路上蒸為瘡如斯之深又將一紀與膏肓以同道亦焉骨之異名縱得神醫亦難措手誠由性愚不知攝養貪酒不知樽節之所致也非身災命滯之有云有則暫食瘡痛飲水血脈到關二旬未能入見上負明君獎爵之恩下累交生行心之願由斯而蛟乃是罪人數年前兄為中執中執者諸侯匡牢相異推授受匪人風教頹斂汰疪瑜紊私謁公行縱達盤過去執憲之用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貊滋之跡泯然亡紀豈與乎鑠

嘗有腕太阿欲揮持正之風凜然可懼故公卿庶正不可得而洽也兄懇若相念畧無遊薰親染簡題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於下交必欲振弟羸病使之丁壯起弟驅走使之報君有以見君子之用心要於人急於義不與古賢竝者誰可方焉屠阻修尋開報復諒不以為慢而信為感之深兄臨民有二敗遠有術苦寒在候善飯是宜無任祝頌瞻望之至

鍾惺曰張詠高賢豈至如此或有托而言然寫孟浪沉湎之情入骨五陵粗豪少年人人皆宜置一通於座以為深省

張詠擬富民侯傳贊

漢武晩年以丞相爲富民侯富民大本也民歆勸功也推漁之善世將復古王之功歟噫大朴未散民命在天風教既開民命在賢賢不可蹟蹟之非賢先王仁孝以辯之民不可授授之生獎先王簡儉以御之粤自秦作瑤臺民始知勞泰易井田民始知弊所謂上潤其欲而下散其末四人極極去勞就安百途鑿鑿彫偽散朴衰周之民也真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班白不浮息雖齒而傴驅焦勞力竭而饑凍繼之浮民蠹我利非賢盜我食何嘗少得佑助徒俾日攻之故謂今德日埋窮兵亦私末途喧喧而大本取斃者於斯也哉非有大聖正智其誰拯之歟漢洗秦弊七十年武威文經漸被四海以高祖之仁文帝之儉尚不能推民壽鄉切磨三代加於武皇事威窮皆四十年間民力凋半亟下富民之詔尊爲上公之號褒勞誠恩亦至矣乎徒知民富而後國[illegible]不知國正而後民治呼不能師三代育民之法申事末術良可悲[illegible]亦由止奔流之舟雖萬斯篙未若五尺之纜之要也療已弊之民[illegible]百斯術未若一正其本之仁也嗚呼未達未塞本與不正欲民富[illegible]昌者未之有也漢雖霸道史氏過矣余愛其君有富民之志臣榮[illegible]民之術又惜不能開通也因附史氏作贊以矯之贊曰

[illegible]之世事簡而民靜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貧富之名稀所[illegible]爲三代之季四人亂倫百途競新寅寅饑貽無階生存之道使悲乎仁義智能者易以要功於其間如武皇帝命富民侯又如何哉又如何哉

鍾惺曰漢武知以富民命名即是輸臺一詔種子惜救於窮黷雄心不能早撲充之也張公矯而貶之固宜

鍾惺曰叙播遷洗滌之言亦非江子咏郵左朝臣則可

王禹偁黄州謝上表

□謫籍侍猶忝專城循省尤違彌深感泣伏以黄州地連雲夢城倚
大江唐時版籍二萬家稅錢三萬貫今人户不滿一萬稅錢止及六
千雖久樂昇平尚未臻富庶永言養活亦藉循良如臣庸愚曷副憂
寄謹當勤求人瘼遵奉詔條窒塞罷訟之民束縛儉猾之吏敢言課
最庶免曠遺况當求理之朝必為無言之政伏念臣四司帝誥又歷
周星既未上脈求見天顔又不曾拜章論列時事入直則閉閤待制
退朝則杜門讀書雖每日起居寔經年抱疾不敢求假恐煩醫官自
後忝預史臣同修實錄晝夜不捨寢食殆忘已盡逮隆四年見成一

十七卷雖然未經進御自謂小有可觀忽起深言不容絶筆夫讒謗
之口聖賢難逃周公為鴟鴞之詩仲尼有桓魋之嘆蓋行高於人則
人所忌名出於衆則衆所排自古及今鮮不如此伏望皇帝陛下雷
霆暫息日月迴光鑒曾參之殺人稍寛投杼察顔回之盜飯或出如
簧未令君子之道消惟賴聖人之在上况臣孤貧無援文雅修身不
尚附離權臣祇是遭逢先帝但以心無苟合性昧隨時出一言不愧
於神明議一事必歸於正直惧於群小誠有謗詞謀及鄉士豈無公
論以至兩朝掌誥四任詞臣紫垣甫忝於踈人自首不離於郎署以
彼臣之行已遇陛下之至公久當辨明未敢仰望今則上國千里長

淮一隅雖云守土之榮未免謫居之嘆霜摧風敗芝蘭之性終香日
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改仰望宸衷不勝涕泗
鍾惺曰引罪處往往不嫌自譽只是筆鋒利耳

陳仁錫曰瀟遠之致可挹

王禹偁竹樓記

黄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虚暢宜詠詩詩韻清絶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銷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鍾惺曰高人風韻千古如在

謝泌論宰執不許接客

伏覩閤牓宰執樞密使不許接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請姚元崇外則疎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見群官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群官請見咨事累無解衣之暇古人有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國祚衰季強臣擅權當此之時乃可為慮今陛下撫御宇宙總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illegible][illegible]之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日之謂也奈何疑執政為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溫室中樹顧雍封侯半日家人不知謝安居對客圍棊捷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務樂如此非要乎擯棄清閑況它人乎使非其人當斥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議者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乎艱[illegible]府請託之漸豈無官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展四體以報下之道也[illegible]為偏昧於大體安有陳述上累聖德紫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聽用

鍾惺曰論得正大覺後世之引嫌避忌及易書粘名等事俱屬第二義

孫奭論天書

臣竊見朱能者姦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驗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蕩覆四海沸騰豈天下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以明皇之英察而禍患猶至殆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奏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忝正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興兵賽符安能排難卻令失能所為哉賴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察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王世貞曰符瑞之妄辨析甚明而衰世庸主往往不悟且效此坑

人思哉

江休復行舟戒

景祐丁丑歲夏六月浮汴而東將至縣名青陽者風甚不可行舟楫竹箭之中屢矣柂者不能制其後撓者無以奪其傷遠泊於上風多其紼纚以維之固其椽杙以繫之蕩動頓掣惴惴然慮覆於東岸者其人置舟危地對曰若㩻便地則乘流而止順風而過者處有術勢排盛之患姑處此以避其鋭焉於是断者續之柂者椽之恐懼警戒卒以無患彼揚帆乘勢嚮戒延頸而羨之者敗溺不救摧撞相倚退而念曰今日之風我之患舟以全彼之利遂以傾利害不同而吉凶相詭時耶理耶或曰止者易為工進者難為巧彼知順風之可乘不知疾風之不可乘得勢者不戒臨危者能懼是以禍福殊焉因志之以為行舟戒

鍾惺曰涉世除害大都類此讀之每為 進者寒心

張景河南縣尉廳壁記

縣尉能禁盜而不能使民不為盜盜賊息非尉之能盜賊繁過不在乎尉矣上失其平下若其情弱者困乏強者偷生盜之常也豈樂盜哉無竭民力民心安逸無盡民物民利豐寔居鄉聚族有良有睦厥詐跡偽有責有愧民之常也誠肯為盜哉故曰能與過不在乎尉在時致之得失爾若夫平闕訟僻兇狡惟盜是禁者尉之職也苟失其人則貪殘經枉民不勝弊反甚於盜焉今郡縣至廣庸不知所得者兇何人哉太原王昭度字世範登進士第為河南尉尉之職無所不舉鳥雖肰誠不足展世範之才類其所得亦斯民幸矣世範與景有舊因求記刻於廳壁庶有信於後於是乎書

茅坤曰氣局嶠健與昌黎藍田縣丞壁記各有其妙

紫中回安
衰周光景
粗勒

尹源唐説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於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肰皆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然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僣而終亡者田悅叛於前武俊順於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疑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三鎮絶其連衡之計而王師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竪專國命者有之矣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於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肰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魏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孫不過取伯於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強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於唐何如哉

鍾惺曰以諸侯而弱亦以諸侯而不亡說唐論唐則然矣然受制於諸侯之強而僅得以不亡則其不亡其亡也有幾觀此可悟封建之得失矣

周敦頤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焦竑曰。濂溪學醇粹。為此說。不獨開宋儒理學之宗。直可與六經同讀。

周敦頤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楊愼曰。不無感刺。而氣味自恬。

鍾惺曰。賢者之文。賢者之性情學問也。吾於此又云。

富弼辭樞密副使

臣今月二十二日伏奉制命授臣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以臣在病假特差閤門祇候慕自浦賫誥勑至臣私家臣不敢捧授即時已却令慕自浦賫回當日上表叙述懇免未奉指揮間今日又蒙差降中使傳宣云此命是朝廷大用並不因人特出聖恩精選令臣須受者俯伏俟命神魂驚喪伏念臣所未能酬報臣本無才術誤忝榮近徒守愚直之性誤荷聖明之知尚以契丹渝約無故造端遣使馳書有割地之請事起忽遽遣臣報聘臣遂伏祖宗之靈慶稟陛下之聖謨再詣虜庭復修前好然亦不免增重幣帛無厭歛生民膏血之資成

國朝恥辱之事臣痛恨切骨髓無兩頓矜欲抗於匈奴分毫不許又念彼既生隙必求用兵臣又節制至微於國則無益遂且屈意袍疆就小商量止以遏倉卒之禍姑忍恥辱偷活幸望他時可以雪恥也臣自知所幹此事只是且救目下奔突之患未是長久安寧之策緣自如及末臣到闕臣每至北朝凡通和四十來年未嘗見者蕃漢官臣盡見之四十來年所朝人使諱而不敢說者臣盡說之至於兩朝理亂興亡無不講貫兵馬戰鬬無不校量以此臣所以盡見契丹委實彊盛兼幷渤海黨項高麗女真新羅黑水韃靼回鶻元昊盡皆臣伏一一貢奉惟與中原一處爲敵國而已兵馬畧集便得晉鞠

然倚力前世不如非是不敢南牧只是不來爾來之則無以枝梧所以謂未是長久安寧之策者臣知其子細故也前史云百聞不如一見他人之說皆出傳聞臣之所陳盡是目擊以此知臣之所説不可不信也今來雖且通和他日未保無事則是臣向來奉使不足勞既不爲功豈敢受賞所以公歲再三懇辭樞密翰林二學士者是自知無功而不敢受也蒙陛下察臣愚鄙特賜查閑許臣自此於是稍得安心矣今日又蒙特出聖意非常拔擢臣始聞有命汗流浹背前二學士與臣見守官職若不相遠尚不敢當況樞府之地爲大用以臣前懇所述豈可受之臣執性至愚惟道爲務不是飾讓亦非

好名矣祿高官人之所欲但揣事理有可受與不可受爾苟無後悔受之無疑禍若相隨以又不受今北虜雖暫通和而公事未可知臣若受賞恐他日後有變動朝廷責使人冒賞之罪臣斷不敢避斧鉞之誅設或朝廷謂使人只是幹一時之事後來不可加責且想重誅其如天下公論亦不肯放臣矣臣退懼公論甚於斧鉞臣所以累次不敢受賞功之命者實欲逃他日斧鉞之責公論之過也況自太歲再通和好後來議者便以謂無北顧之慮邊鄙戒備漸已廢弛匈奴知我懈怠必爲他日不測之患臣所以日夜憂懼寢食不遑見今在身官職尚恐他日不能保存況當賞功之恩乎然朝廷未暇爲刷恥

鍾惺曰此倫老臣苦心極矣

某中曰又意系斗

之計豈不異時之患且思所以備豫哉臣今所以不敢受賞者備望人信臣畏懼之説必為我備或有變動不至失事亦臣之效也臣若遂受其賞則人必謂使人既已受賞決無事矣是臣覓榮禄朝廷之心他日變動皆由臣而致也臣每思及此尤願終身不受爵賞伏望陛下思戎狄輕慢中原之恥常懷警虚之意坐薪嘗膽不忘戎備内則修政令明賞罰辨別邪正節省財用外則選將帥練士卒安輯疲瘵崇建威武使二邊聞風自戢不敢內向縱有侵犯彊塞不為深患此乃是宗社無窮之慶天下太平之基也一使人不加濫賞豈足煩陛下丁寧之若是乎今雖上違聖意不即拜命臣銜感恩遇已出萬死不能報矣臣恐志已定乞更不差降中使以恐愈瀆聖聽益重臣罪早來雖已具此懇盡附中使口奏訖猶慮有所未悉臣為足膝瘡腫未任朝見不得親對天顔剖露肝膽謹再具劄子奏聞特乞矜允

臣不勝死生大幸

鍾惺曰不受賞非矯廉非好名只欲激勵朝廷報讐耳老臣為國苦心千載下使人起敬

鍾惺曰借執中而規切朝政剴有苦心

范鎮論陳執中

臣聞去年十二月熒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以為天變應此臣切謂不然執中再入為相未及二年從祖宗大樂毀朝廷典故緣整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觀察使其餘除賞不可遽記陛下罷內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僚之子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超資改轉月須數人又令天下民困攻為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為首相義當論執而因循苟簡曾不建言天變之發寔為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御史然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職事後來執政不敢恤其家事而盡心於陛下職事

茅坤曰罰不當辜公私不服明正其罪自是朝廷大端

范鎮請建儲

伏惟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者愛死而尸利之人也臣不為也臣不為愛死尸利而以宗廟社稷之計獻者知諫官之任也不敢負陛下也惟陛下裁之臣使契丹還過河北河北人籍籍絲絲皆謂陛下方不豫時有言曰我不能管天下事也又呼大臣而戒之曰且看太祖太宗面道路傳聞不審信否則有得有失其謂何陛下憂勞萬機有風露晦明之感續一不豫而遽言不能管天下事此臣所謂陛下之言為失也其得謂何方陛下不豫時中外皇皇莫知所為而陛下方以祖宗後裔為念是宗廟社稷之計慮至深且明也臣所謂陛下之言為得也今陛下既已平瘳御殿聽政是向之失者以為得也願推所謂得者而終行之行之之術非明則不審非果則不決惟審與決而宗廟社稷之計定矣方今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伏惟陛下拔其尤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或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人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景德中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真宗皇帝取宗室子養之宮中者天下之大慮也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唐自昭肅後君臣之間諱言儲副事者闇君之為也伏惟陛下覩太祖皇帝大公之心考真宗皇帝時故事而黜唐昭肅以下之為斷於聖心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臣考之於古參之於今謀之於心書之於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太懼[illegible]遂於事死今之世以累陛下之明也既而自解曰陛下方不豫時尚不忘宗廟社稷之至計今已平復肯忘宗廟社稷之至計而殺我言之諫官乎必不然也臣所以冒萬死而無避也伏惟赦臣萬死之罪審之決之以定宗廟社稷之至計非獨臣敢更生之將乃天下之人之心也不勝區區之愚臣昧死再拜

鍾惺曰讜言而巽出之謂之引君當道志仁不愧矣

范仲淹奏上時務書

竟陵鍾惺伯敬父點次
古吳顧夢麟麟士父參閱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仲淹謹詣閤門再拜以罪上書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鑿居切犯雷霆不避易進之途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恥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況臣之

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機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於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

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而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人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組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文也夫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闕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

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略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咸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有時盛衰大抵常為邊患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隆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

經權曰宋之敗亡於不出此數語

多翻覆不定詎因細事嘖有煩言猜嫌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無關險其戎忌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能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陸贄之讜議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畧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群之士試以武事還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效列於邊塞足備非常其戎自謂無虞不敢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亡兵不得師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鬪之間拔卒為將豺狼競進真偽交馳

李坤曰古今末世皆

如此莫備五代

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慶歷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稍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術倘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為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沿襲唐室以臣觀之宜沿唐興之時不宜沿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教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大化也暨之中興注注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殿目為清華輔相之材多繇此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內庭遇居坊防非唐所謂登

仙之館也又其間較學之職或不繇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於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為制度以沿唐興之時而追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聖意詳之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於一諫員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者危身緘口者安以進藥石為虛言以陳絲駁為供職三載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然今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於世大勛之後立賢為嗣餘子則

李坤曰學真切

以才自調不使混清而後大防一壞頹波千式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及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東朝謂之賞延無乃大甚此必前代君危臣惰之際務相姑息因為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惡之徒絕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類如何開此二途歲亂百數無所不有寔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路也人避役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祿位填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蓋勵其爪牙廉者卷困於寒餓從於禮闈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戰歲一舉乃為奔競至有訟爭而況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開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

廣議職此之繇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倘國家不思改作
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此非國家之福也倘為長久之策則
願與大臣特新其職澄清此源不以陶議為懾當以治亂為意此國
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
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讎是故御天
下者德可憑而力不可恃也伏望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
以永服天下之心若夫斂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惻
隱在物祝綱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惟聖人
能之恥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

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惟聖人能之雞鳴而起孜孜聽政每
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惟聖人勉之
貴賤親疎賞罰惟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
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惟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天
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疎佞臣
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為美言骨鯁似疆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
則佞人端朝直諫者見疎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
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
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

夷狄侵國姦邪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墻乃知姦邪
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至理之本也
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為威如天之
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觀鑾駕頻動稍頻恐非深居
九重靜鎮萬國之意況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
以御宇日淺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戒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
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不从先帝功成之年未
可輕為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
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

孫鎮曰朝廷不知大体政事往往如此

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恥含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利法之吏言緣
毫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譬膺而行或
有言政教之源派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
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
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謀不以遠大為迂說不以淺末為急務則王
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
聖人之至聰也納群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
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先
王務公共故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群議而

不敢偽隱者懼衆心之雜也今聖政方新勤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幾萬幾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群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家陳得失未可盡以為寔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權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亦僞而辯雖聖鑒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王道似此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熟議可否然後施行倘密奏之言便以為寔内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謗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為直以詐為忠使内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親近小臣乘多纖佞恃國恩寵為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倚繇徑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為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幽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舍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採一二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某昧死謹言

鍾惺曰條陳處既本王道又切人情無一語不提挈大綱無一語不杂入激細真儒學問於此具見

范仲淹荅趙元昊書

仲淹謹修誠意奉書於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欵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謝今皇震悼累日嗟呼遣使行冊贈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於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一季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為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為之流涕智士為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於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

務小功不為大畧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獨者
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
害於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
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
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
自謂可行且契丹自居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三世受天
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藩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
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

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
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
唐末天下恟恟群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
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
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於上天曰願早生聖人
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
一刃受禪於周廣南江南荊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
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亂八十年天下

（眉批：東坡曰一說禁聰明篡人宜蓋知不諱 [uncertain reading]）

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
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
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
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
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謂必
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於茲漢之兵民益有血戰而死者
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
與夫聞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鬬不熟紀
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恥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

（眉批：[illegible]）

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
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
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
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
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
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
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
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竊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
之訓夙夜於懷雖師御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

衆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恨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畧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呉越王錢氏有丞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体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遠近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

之患絶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

鍾惺曰王者之心仁人之言雖其中不無權術然究竟不失王者之心仁人之言所以為貴

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奸邪張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肰無為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闕鑾閣而明皇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衍以推委而秉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肰哉當推委之際權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閒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然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感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閒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壅極矣此明皇之失為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來人來人為難豈無其要孔子之雜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

歟如此求賢何憂無人

雜之思過半矣肰則朝廷清要之位覲觀者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說嫉者衆公先時以雜之是故先王枚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穠崇能衛從少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踏人外更加親選監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聽事精憲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閒宰予屏頻細而廣詢訪其流於正道有聚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於經術流理人之言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採可倫諫静者記之其能言方畧有幾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教而訓之肰後密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協力

爭為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於下而衛歸於上始可以言無為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搢紳無敢慢者置靜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藏者置門下封駮司使制敕無得慢者此又權無為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遊豫不孜孜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堯舜不足為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為上之威矣

鐘惺曰當主不知御下之道不失之獨委則失之猜忌此論分別微權最為精透當錄一通為帝座獻

范仲淹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茅坤曰：扶滌非六朝陋習，談理無宋儒腐氣。

鍾惺曰：賢者之文，賢者之性情學問也，於此見之。

范仲淹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某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其為後者四家，以奉祀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鍾惺曰：持世之文，足與子陵共垂不朽。

譚元春 近之詩文都如此

范仲淹唐異詩序

皇宋處士唐異字子正人之秀也之才之藝揭乎清名西京故留臺李公遵中時謂善畫為士大夫之所尚而子正之筆寔左右焉江東林君復神於墨妙一見而嘆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東宮故諭德崔公遵度時謂善琴為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之音嘗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師其綵歌嘗貽之書曰崔公既沒琴不在茲乎處士二妙之外嗜於風雅擬幽索奇不知其老之將至一日以集相示俾為序焉噫詩之為意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雲崢嶸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庫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酧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覯閔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為主風流不歸皇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奧講識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己之實吟咏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為驕奢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愔愔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觀乎處士之作也孑然弗倫洗然無塵意必以淳語必以真樂則歌之憂則懷之無虛美無苟怨隱居求志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惋之作騷雅之際此無愧焉覽之者有以知[illegible]道之艱國風之正也時天聖四年五月日序

鍾惺曰論詩處覃罨風流可喜以此知賢者為文未嘗不韻

司馬光上謹習疏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以駑蹇之質。再為諫官。荷陛下寵祿之優。責任之重。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愚忠。以報塞萬一。顧瑣瑣細務。皆不足以煩瀆聖聽。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是無它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之衣冠于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然今之衣冠於古之世。則僇于有司矣。衣冠為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為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聳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於胡服。而群下亦不悅。魏孝文帝變胡服於華俗。而群下亦不悅。蘇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則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彊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〻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〻我王。綱紀四方。此詩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暴蔑王室。豈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襄戴王命以威懷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驕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群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為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終身不敢為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為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為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為恥。犯上不以為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於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為事理當然。不為非禮。不為無義。是以在上者惴〻焉畏其下。在下

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肉金帛甘言屈辭以相娛悅得閒則銛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為賢敗者為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五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群臣慴服矣於是翦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為之佐以奪其殺生之柄擘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員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為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敘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汛埽九州以陟禹之迹至於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於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絕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竊以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

讓不決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奸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使之職業茂勝之務不身親之也至於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踰已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為常則不可復救矣此明主之所慎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畧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鄙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言慎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驕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為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責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祐以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吏讙譁而斥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奸賚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

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
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士卒毒邪怯懦
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
縱恣詆訾粟帛使之情悅甘言諂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譽之
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為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
則後襲之苟彼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
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
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
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毆彝父子官為收

捕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
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
之志繇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奸雄生心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
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陵替之風此臣之所為陛下痛惜也
臣愚以為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群臣奏事皆察其邪
正辯其誠否熟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
孰不驩然悅喜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
無所誠否之為患大也經略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
廢之倘不然廢則緊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俟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

原缺第二十六葉

司馬光論北邊事宜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
國家所以御戎狄之道以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
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之
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為背叛近者西戎之
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省察尤以二
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或
以開墾荒棄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為勇
敵朝廷輒稱其才能言加擢用既而虜必忿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戶

鈔契邊良所民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
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責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之場無
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竊惟真宗皇帝親與契丹
約為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為國主歲捐百萬之財
分遣二虜莫樂此而為之哉誠以屈己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
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既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忿不思
權衡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切為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
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
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為不材別選州將以

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為戒而以姑滋為法安殺虜民則戮
開之端往來無虞矣況今民力彫敝倉庫虛竭將帥之人士卒不練
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
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
魚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
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
王庭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
政候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於幕北復
漢唐之土宇與其爭魚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葉坤曰宋中外臣子不識大計乃圖寬其微弱而受夷狄之患也

司馬光論正家上殿劄子

臣先曾上言為前管句兗國公主宅內臣等過惡至大乞不召還臣
聞傳宣入內內侍省令管上件內臣梁懷吉赴宮室而依舊句當外
議諠譁無不駭異臣聞太宗皇帝時姚坦為兗王宮翊善王有過失
坦輒盡言諫正王及左右皆患之左右教王詐疾逾月不朝太宗甚
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起居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
簡束太嚴王舉動不得自繇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朕選端士為王
僚屬固欲教王為善今既不能納用規諫而又詐疾欲朕逐去正人
以求自便其可得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皆汝輩教之耳命捽至後

園杖之數十召坦慰勉之太宗非不愛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
之於善若縱其所欲不得譴訶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大長公主
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
公主仁孝謙恭有知、族奉李氏宗規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所恐
之行至於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為首獻穆公主豈不自知其
身之貴哉誠以貴而行教然後能保其福祿全其令名故也臣謂陛
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帝為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為
法則風俗流於四方名聲施於後世今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復裁
之禮法使之無所畏憚陷入于惡觸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賤其夫不

執婦道。將何以形四方之風。垂來世之則。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道尚嚴。不可專用恩治也。伏望陛下近逐梁懷吉等。復將前來貶竄之處。其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召還梁懷吉等者。皆教導公主為不善之人也。悉宜治其罪而逐之。別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缺。仍戒勅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屢奉詔命。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庇。苑有所戒懼。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祿。不失善名。不然。衆人所云。甚可畏也。取進止。

鍾惺曰。為天子正家法。自是師保之言。骨骾風力。俱不足以言之。

司馬光乞施行制策劄子

右臣竊以國家本置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為士人設此以為進取之階也。臣昨者覆考應制舉人所試策。竊見上等二人所陳國家大体。社稷至計。其間甚有可采擇者。伏望陛下取正本留之禁中。常置左右。數加省覽。以為儆戒。其副本下之中書。令擇其所言合於當今之務者。奏而行之。使四方之人皆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虛名。乃取其實用也。及臣前所獻五規。雖智識闇淺。辭語鄙陋。然皆臣夙夜盡忠竭誠。以思治世之要道。非指陳一事之得失。於有司無所施行。亦望陛下以視朝之隙。時取觀之。庶幾於聖政或有萬分之益。取進止。

茅坤曰。制舉策論之為空言久矣。得此疏可稱者。

司馬光辭賜金第二劄子

臣前日蒙恩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辭闕永昭陵禮儀使范鎮知禮例所無不敢當受遂具奏陳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臣上荷恩遇至深至重螻蟻微命不足為報愧懼流汗無所容措然臣竊聞昔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仁也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故一弊袴猶不可以與無功之人况數十兩之金乎魏太祖之為政有功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我太祖太宗之御臣下亦然故能驅駕英豪光啓大業夫明主之不妄賞賜非吝之也誠以賜一無功則天下無功之人皆有徼覦之心有功之人皆懷怨望故也借使一人有功而人主賜之一金無功者不得其有功者必喜何則衆人不得而我獨得之是人主知我之功也其榮多矣如是則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雖使之赴湯火猶將甘而樂之若有功者賜千金無功者亦賜千金其有功者必不悅何則彼無功而我與之鈞是人主待我無以異於彼也其厚深矣如是則有功者莫不解體誰肯竭其智力觸冒死亡以徇國家之急哉故官爵金帛者人主所以鼓舞群情使之奔走左右而不自知者也然則明主愛一嚬一笑豈為過論哉仁宗皇帝天性寬仁承累世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於人群臣左右貪求無厭賜予之例因茲寖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不幸又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內藏奉宸等庫累皆空竭當此之時舊例所有猶宜鐫減以救其弊况可以例外横賜無功之人乎且陛下以國用不足之故永厚陵猶遵遺制比永昭陵事事裁減而所賜群臣之物反更多於永昭陵之時臣雖小人貪昧財賄揣循此理能自安乎此臣所以夙夜憂惶無以自處者也况府庫之物乃天下萬民之物也自非有功於民者皆不宜得之臣所以仰瀆詔命堅辭賜物至於再三者非自以飾小廉也乃欲助陛下成治道也伏望聖慈察其誠懇依臣前奏許令將所賜金并銀合回納入庫取進止

鍾惺曰窺光之意不過隨事納忠然先作正己以正朝廷矣小廉云乎哉

司馬光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臣伏覩近降農民詔疾苦寔封奏狀王嵓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複外俱已簽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夫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覩盛麗則不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為嗤鄙誠可哀也又況聚斂之臣

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聞太宗皇帝嘗游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為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為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勅至今稱為精當昔

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民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者潛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緣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其文辭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太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間情偽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繇此為始矣取進止

鍾惺曰此劄于大意欲斤安石新法耳而妙在但叙農家勤苦以聳動人主之聽人主苟知農家勤苦則安石新法之弊自憬然悟矣

司馬光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財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鞫皆無事實欲勾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竊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為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掎摭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為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囹圄橫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得辯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仇嫌或察訪鹵莽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為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絕侵冤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取進止

鍾惺曰皇城司巡察自是朝廷弊政然朝廷往往深信而不疑非溫公不能言亦非溫公不敢言

司馬光與王介甫書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與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待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敢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同也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切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耶今介甫從政始朞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切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為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惟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游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為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設欲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久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為不知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耶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耶則固民是盡以餘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衒鬻爭進各鬪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此其為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為阿衡自一夫不獲其

所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已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
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者亂故也介甫更以為治術
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
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
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
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
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
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者過之及其失也乃
與不及之愚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無過周公

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
則有聞矣今乃自以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
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
日疎諂諛日親而望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
善不獨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
否或謂子産毀鄉校子産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
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薳子馮為楚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
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薳子懼辭八人者而後
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

簡子臨朝而嘆曰千手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
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節文終侯相
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群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
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於
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
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主司晨犬主吠
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
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其家主之法也孔明謝
之及顒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

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
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
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
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
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
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
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
剛直每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
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

禮之成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
屛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
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
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游於諸書無不
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
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
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
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制置條例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
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於天下而收

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
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
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
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
者左之成者毀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
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
人得襲之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
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
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

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
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
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
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
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
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為批荅
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
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
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切介甫不相識登破

暨過之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
意然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
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便詰責
使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勘會觀介甫
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
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切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
副貳樞府光切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
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
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為心未肯俯從光切念主

上親重介甫中外群臣無能及者動靜取舍唯介甫之為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係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已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

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舍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信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為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移以為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罵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鍾惺曰斬汰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君寔也非好為立異只是胸中看得為害甚深耳故此書反覆辨論不避怨尤

司馬光與呂晦叔第二簡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為如何。更不煩答以筆札，扆前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鍾惺曰：論得公道，處得厚道。

鍾惺曰二誅敗不方兵猶武之與

司馬光賈生論

世皆以賈生聰明辯博，曉練治體，若遇明主，當治世，誠得盡用其道，三代可復，帝皇可繼。不幸黜於絳灌，疏廢早終，可為痛惜。愚以為賈生學不純正，雖有俊才，任之為治，必不效矣。何以知之？觀其書而知之。賈生數上疏陳得失，云可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者六。然所謂痛哭者，謂侯太驕也，以為指大於股，脛大於要，久而不制，必為國害。夫為天下者，患政刑之不立，不患諸侯之太彊。賈生言不見用，然終文帝世，諸侯帖然。及景初立，晁錯不勝其憤而削之，反者紛然，響應起不踰時，敗亡不救，惡能為漢之大害哉？所謂流涕者，匈奴不賓也。匈奴荒外之國，與禽獸無殊，天下治而未服，不足損聖王之德；天下與而君之，不足為聖王之功。而賈生孜孜愛其蒙爾之金絮，忘其征討之大費，忽其區區之禮節，忽其勤民之鉅害，惡在其為知治體也？夫治天下之具，孰先於禮義？安天下之本，孰先於嗣君？禮義不張，雖復四夷賓服，疆場不聳，當如內憂何？儲嗣失教，雖復諸侯微弱，四方無虞，其誰能守之？然賈生以此二者列之於後，以為餘事，舍國家之紀綱，遺天下之大本，顧切切然以列國外夷為慮，皆流涕之，可謂捨本末之統，謬緩急之序，謂之知治體，何哉？又曰：仁義者，人主之芒刃也；法制者，人主之斤斧也。不能以道輔人主，鎮撫諸侯，綏之以德

弼之以禮而歆踈骨肉斷慈恵視仁義為虐疏擯刑法為利柄翦剛
孔孟衰塗樹申商之險術繇此觀之所學豈得為純正耶世人不察
其所繇之術苟見其材之茂學之博其言韡曄可觀而不得施於世
因從而歎之不知夫駁濫刻深非吾黨也夫惟材高而適不正者君
子惡之

黃坤曰文帝不用賈誼論者往往惜之觀此則文帝不用賈誼自
有深意不為過也

司馬光葬論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歛而藏之齎送不必厚厚者有
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
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
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
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
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
曰未有吉地也又曰游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
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

黃坤曰此論動人

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
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瘞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
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
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
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
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
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
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
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

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為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它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它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

詢陰陽家迄今亦無它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眾為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為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為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丘濬曰足破世俗之惑

司馬光獨樂園記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眾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闢以為園其中為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為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為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而為二渠

繞庭四隅會於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為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颸前後多植美竹為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為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碁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為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為藩援命之曰採藥圃圃南為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為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

望爲安輾轉至於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群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為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已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況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彊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鍾惺曰賢者家居只有所樂家居有所樂則仕可也不仕可也使家居無所樂則患得患失無所不至矣豈得謂之賢者哉充以獨樂名園蓋咲世之不知有家居之樂也

會數口此一語似為當居而發

司馬光訓儉示康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為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奈何飲於酒

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

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戍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芳坤曰歷叙儉德字字皆修身之要仕宦子孫尤宜熟讀

韓琦論時事疏

竟陵 鍾惺伯敬父選評
譚元春友夏父參評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紹行節儉閎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切覩時事謂可晝夜注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

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敢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勢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漫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軫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帛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遂志西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衄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況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闚之謂朝廷勢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窺其弊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逼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西鄙於藩臣專事北邊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

以將之抑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驆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撫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此冀陛下一寤而急為採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特狃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為之防則功遂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為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累以夙夜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

丘濬曰、指陳虜情。朗若觀火。韓公將相之業。此其一班。

韓琦賜夏國主詔

昨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陲。驚擾人民。誘迫熟戶。去秋乃復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群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此遘華之棄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於前辜。復傾堅於永好。苟奏封所叙。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

鍾惺曰、當時出此。不得已之苦衷也。却寫得至誠仁厚。若天地之量。文章華國。安可少也。

韓琦諫垣存藁序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辟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雖則怨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為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諍之難蓋知前輩宜為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德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酌事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庶所以報陛下而知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從為苟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辯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覽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依垣之前自為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歛而焚之以故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哀關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從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為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隱仁大度自

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設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款之有迹云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鍾惺曰顧酌事宜主於理勝深得諫臣之道為臣而欲以言青世者不可不於此玩味

韓琦新修晉太尉嵇公廟記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為禍福所動。以苟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譏者。多矣。若其鼎鑊在前。鋒刃加已。然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惟晉侍中贈太尉忠穆嵇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簡修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乃當圍難。而成都王穎。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公端冕侍側。以身扞帝。至血濺御衣。而殞。嗚呼。公之知義。明分。可謂審處其死。而不為難也。故其大忠信節。赫然與日月爭光。峩然與山嶽爭高。天地知不可窮。而公之名亦不可窮矣。宜乎百世之外。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烈。置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相之湯陰。即公死難之地。其廟在焉。前之為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為政所先。因循苟簡。底於大壞。今令張君楙至。則首作祠下。視其隘敝之甚。驚而嘆曰。茲不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迹。與夫朝廷崇祀之意。諭於邑人。民皆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令乃寬與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於是民益知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死於不幸。後世必載記於殿廟祀奉事尊仰之如此。俗思勉而為善。自一邑而推一郡。繇一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為勸也。豈小補哉。廟宗上嘗來告。以余嘗兩守鄉邦。願志本末。以憲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

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於古人。余亦勉而執之者。故忠穆之風尤爵厲以自激。文雖蕪陋。惡敢辭而不書。時熙寧三年八月十五日具位韓某記并書。

鍾惺曰。韓公忠義人也。故寫嵇公忠義。乃於激烈動人。

陳仁錫曰。大文字不以曲折為工。

韓琦定州閱古堂記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路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竊思修職而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述古名臣之戒將以自策厲且患其汩於多務而志之弗牢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廢之為堂既成乃摭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為人法者凡六十條繪於堂之左右壁而以閱古為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為將授鈇鉞而能成其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身也必驕而足其報稷也必利而安恃是以望攻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久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為也誠以己之道未克而君之祿秩厚任重途遠惟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閒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絲肴觴競笳吹四時之景交見於前予方仰而愧衛而愛戴知夫樂之為樂哉其少進也則雖吏文之擾像退音之在己而圖謂其責而處之至於帽巾坐備悟然終日予之所樂晷有既乎若其宿家之於斷齊屬之於斯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為治者莫先於教化用兵者莫貴於權謀而俱本之於仁義功名一並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於旂常傳於簡

笑遊於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攀慕之意不以酣歌優笑之為樂而以是為樂則予也豈徒已之為益是將有益於人知我者其以我為喜雅愷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受尚而增葺之宜矣夫鉄把朽壞之患矣謹記

鍾惺曰末一段即范文正先憂後樂之意可見賢者志趣略同

書皆古規 小人私情 實見解辭

韓琦定州衆春園記

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園池臺榭觀游之所，以通四時之樂。前人勤而興之，後人廢而不治者，私於其心，惟己之利者之所為也。彼私而利者，不過曰：吾之所得，俸祿焉耳，滿歲則委之而去，苟前之所為尚足以容吾寢食飲嘆於其間可矣，何必勞而葺之以利後人，而使好事者以為勤人而務不急，徒取其疾焉？吾不為也。噫！彼專一人之私以自利，宜其所見者隘而弗為也。公於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則不然。夫官之修職，農之服田，工之治器，商之通貨，早暮汲汲以憂其業，皆所以奉助公上而養其室家，當良辰嘉節，豈無一日之適

理便田兵 業殘民知 此時一篇 識

以休其心乎？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子貢且猶不知，況私而自利者哉？中山之地，自唐天寶失御，遊騎戎猾，兵革殘困，民不知為生之樂者百有餘年。至我朝而後始見太平，亭障一清，生類蕃育，不有時序觀游之所，俾四民間有一日之適，以樂太平之事，而知累聖仁育之深者，守臣之道也。非公於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又安及此乎？郡城東北隅，潴水為塘，廣百餘畝，植柳數萬本，亭榭花卉之盛，冠於北邊。蓋今宣徽李公昭亮始興之，後寖廢焉。予之來，懼隳其心，不於公也，復完而興之。凡棟宇樹藝前所未備者，一從新意，固有漏缺，又治長堤，鑿門西南隅，以便游者。於是園池之勝，益倍疇昔，總而名之

曰衆春園，庶乎良辰佳節，太守得與吏民同一日之適，游覽其間，以通乎聖時無事之樂，此其意也。後之人視園之廢興，其知為政者之用心焉。

鍾惺曰：直欲為天下造和平之福，觀此識君子之用心矣。

以奉命為恭柄捨之則逆者反擬命竊之則恭者更僻伏惟陛下念爵賞之典刑罰之權雖覽羣言一決宸慮無委成假借以開貴近牽制之私書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夫威福者天子之所以固大寶制他人之術臣有作福作威則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古之王者亦何能使刑悉當罪賞皆稱功要之事出於主則納忠者有疑政出於臣則植私者必衆傳曰倒持太阿言柄之不可失也又曰吐珠必含言夫之不可收也若夫後宮戚里祈恩丐賞者日月不充陛下且當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內省黃門給事左右亦宜數加訓敕使思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陰之術也臣聞伯禹三王之長遂辜引慝宣王成周之良

思患側身故能感徹神祇收還咸怒回沴氣為太和化已萎為中興陛下覽照今古至詳至熟今災眚日著中外恭聞而罪己之門不形於詔書思患之謀不留於詢逮委遠天戒虛而未答踰時越月羣下默然聞者但引編黃晨蘇夕唄修不經之細祀寒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銷伏之間未為得計也伏望陛下不以災之未至遂為宴安不以歲之屢豐便忘荒儉普詔百執各貢所懷廣幾天下條貫繁然先見粗舉六事以裨萬一聯寫於左如有可采請繢當條陳科別惟陛下裁救其罪始無省閱臣無任激切待罪之至

丘濬曰論祥兮處惶切之至使朝廷日聞此言何憂不治

鍾惺曰子心自偏狹他人然誦可傳

宋祁治戒

吾歿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斂用濯浣之衣鶴氅裘紗帽線履三日棺三月葬謹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然然蔫然嗽然有識者還於造物放之太虛可腐敗者合於黃壤下付無窮吾尚何患據家深三丈小為家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二盎酒二缸右置米麪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靴履自副左刻吾誌右刻吾銘即掩壙惟簡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家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猶可容數人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以請謚於

鍾惺曰教海於天下應知不少

有司不可受贈典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家上植五株栢墳高三尺石翁仲它獸不得用若等自檦置者非干載永安計爾毋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為遂無知也葬之日以繪布纏棺四翣引毋作方相偶人陳列衣服飾用累吾之儉吾平生語言無過人者謹無妄編綴作集使後世蚩詆吾也吾侍上講勸凡十七年上頗記吾面目姓名然身後不得丐恩澤為無獄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此以諉莒公莒公在若等為不孤矣若等兄弟雖有異母者古人謂四海之內皆為兄弟況同父均氣乎詩稱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不可不念也兄弟之不懷求合它人人誰肯信哉縱陽合之彼應笑且憎也若等視吾事莒公云何莒公友吾云何可以為法矣人不可以無學至於奏議牋記隨宜為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為人所輕誚矣

茅坤曰高識定力事事供堪作法而文章澹逸古拙絕似漢人

譚元春曰小宋風流豪華人也乃能高達如此可見聰明穎悟人醒悟亦易

王随省分箴

夕晦晝明，乾動坤靜。物稟乎性，人賦於命。貴賤賢愚，壽夭衰盛。諒夫自然，莫敷潛定。惪生數寸，松高百尺。水潤火炎，輪曲轅直。或金或錫，或玉或石。荼苦薺甘，烏黔鷺白。性不可易，休不可移。揠苗則悴，續鳧乃悲。巢者固穴，泳者寧馳。竹栢秀茂，桐柳秋衰。閑里泣麟，傳嚴肖象。馮衍空歸，千秋驟相。健羨勿用，止足可尚。處順安時，吉祿長享。鍾愼四讀，一隨令人，安念自消。

尹洙兵制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彊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裡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屈辱以求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兵彊，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制戎事也。為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敗也。然以虜事言之，若開其將慫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開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紛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為失策，何謂戰為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斂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

先討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為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為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於外民潰於內失所以為守矣守方面者異於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養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則敵北然守所以濟戰然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夷狄者未之有也

鍾惺曰論庸將俗吏拘牽壞事曲盡其情然非將吏之罪承平之後不得不爾時為之也

石介　慶曆聖德頌

三月二十一日大昕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象殊升竦樞密使夷簡以司徒罷第二十二日制命昌朝參知政事衍樞密副使二十六日敕除修靖素益克諫官四月八日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衍樞密使仲淹琦樞密副使乃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邈御史平諫官修靖十一疏追諫樞密使敕十三日又除襄為諫官天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懽喜皇帝退姦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奮於剛斷凡於剛克陟黜之明賞罰之令也上視漢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其間非無聖神之主盛明之時未有如此選人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盡實為希闊殊尤曠絶盛事在皇帝之德之功為卓犖瑰偉神明雖大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當時羣臣猶且濃墨大字金鈿勒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為無前之休丕天之績如仲淹弼為不世出之賢求之於古堯則夔龍舜則稷契周則閎散漢則蕭曹唐則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幸今天下之人望為宰相諫官者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異萬萬不侔豈可默無歌詩雅頌以播吾君之休赫烈光神功聖德刻於琬琰流於金石告於天地奏於宗廟傳於萬千年而無窮盡哉臣官羞之臣嘗愛慕唐大儒韓愈為博士日作元和聖德頌千二百

言使寡宗功德游奕焯燁照於千古至今觀之如在當日陛下今日功德無讓寡宗臣文學雖不逮韓愈而亦宜於太學領博士職欲持鑽頌乃其職業竊擬於愈輒作慶曆聖德頌一篇四言凡九百六十字文辭鄙俚固不足以發揚臣子之心亦欲使陛下功德赫奕焯燁映於千古萬千年後觀之如在今日也臣不勝死罪臣昧無任以進姑蔽諸家以待樂府之采焉

於維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閨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攬英手鋤奸枿大聲沨沨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蹢躅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父予祖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寔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徽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傅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危言嶪嶪為予司諫正予門闑為予京兆堲予讒說賊叛於夏為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於士卒予聞心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盡竭契丹亡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懾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　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

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毋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櫑豈視居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巘巘言論磊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至今諫疏在予箱匣襄雖小臣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無鉗汝舌皇帝明聖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魃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遲矣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以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己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難惟斷乃克明則不貳不疑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之德羣下踧踖重足屏息交指告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極諸侯危慄墜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陛下壽萬千年

芊坪曰、不避嫌、不畏禍、一片愛才好賢之念、千古而下、猶可想見、

鍾惺曰、古韵淋漓、當與退之元和聖德頌共垂不朽、

石介論有民則有天下國家疏

昔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本根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强、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祿山、諸侯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以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民雖匹夫也、有奸雄、有豪傑、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豪傑也、黄巢奸雄也、書曰、可畏非民、有奸雄、有豪傑、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為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乘驕民也、

鍾惺曰、書曰、一能勝予、又曰、懍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皆言民之可畏也、此疏得其意而詳言之、寂寥數語、聳葉動人、

千古四字 介與余靈 不由此

石介根本論

善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為天下孰為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肰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篡漢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

宗權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王莽篡取漢民心尚思漢恩未已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祿山滿泚思明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民尚思唐德未已故終至於三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侵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之頃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祿山諸叛不能亡唐異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雖四夷諸侯大臣不臣不能亡國況匹夫乎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況四夷乎

韻蒼論四 能生此等 人本領大 臣苦心

況諸侯乎況大臣乎噫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寡民雖匹夫也有英雄有豪傑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豪傑也黃巢英雄也伊尹呂望不忍桀紂之[illegible]於畎釣起佐湯武救桀紂義勇矣夫陳勝[illegible]苦憤肰舉兵以誅秦豪傑矣夫黃巢伺唐之隙因民之[illegible]撓天下英雄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英雄有豪傑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乘驕民也[illegible]庸主不知民為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芥視民以庶豕視

民故民離叛天下國家傾喪嗚呼民可忽哉臣觀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皇帝陛下養民勤矣愛心至矣肰而天下之民困其故何哉郡守縣令濫也僧尼多也祠廟繁也差役重也支移遠也貢獻勞也館驛繁也夫易歟也兼并盛也游惰眾也今欲息民之困在擇郡守縣令減僧尼禁祠廟省差役罷支移停貢獻寬館驛從使任抑兼并斥游惰謹求其利病而各著於篇

鍾惺曰窮民心可畏處讀之使人凜凜

石介明禁

國家之禁殊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縑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子去其父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耒耜則不禁女去織紝則不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通珠具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官有游食則不禁衣服逾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豪强兼并則不禁權要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夫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叛也男去耒耜女去織紝則離其業也工作奇巧商通珠具士亡仁義則棄其本也左法亂俗

則帝華喪也淫文害正則經籍息也市有游手官有游食則公私匱也衣服逾制宮室過度則上下僭也豪强兼并權要橫暴則貧人困也賄行於上吏貪於下則公道缺也如是而不禁拔山澤江海人所取財也鹽鐵酒茗人所取資也布縑絲枲人所取用也關市河梁人所般濟也而禁豈先王之法乎三代之制乎哉或曰如何則先王之法歟三代之制也曰惟禁其不禁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鍾惺曰今天下不復雍熙太平如三代者皆緣禁非所禁人心風俗陰壞於此雖有賢臣明主勵精圖治不過一時之救論教誠

而已豈能挽滔滔之勢哉此論可謂深窺其本原矣

石介責臣

大過上六，居子矣。心在救時，至於滅頂凶而無悔，且當棟橈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衰拯弱，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以聖君夙夜勤勞，日旰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尊經大官以寵之，富禄以厚之，節旄以榮之，寵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策以報厥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之可也。乃偃蹇恣命，便身私家，謂倜儻鑒鼓之震天下，不若開鏃竹之謡乎；謂見羽旄之麾目，不若見幽衛之侍前；謂若被甲冑，不若服輕紈；謂若冒矢石，不若曳羅衣。不竭力，不盡謀策，乃稱才不稱任，飲食加多，筋力完壯，乃謂病不任事。上以罔於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安，忘國家以安無事，乃將乃相，公爾侯，食榮取寵，不知位止，聚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傳辭，而賦閑，則便切勞，飲閑閑於材能，薦賢晜恨，辭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不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國家一日有邊鄙之憂，聖君侍之以安，則曰臣病，臣不才。至於兩銓三班院除人注西北邊去，多不肯行。嗚呼！食人之禄，而人之事，況親君英成府武仁，行如寡表，行如秩，般庶不肯，是臣得以授君，君不能以使臣也。天子之命，豈不行乎？佇曰：四邪多墨卿大夫之府也。又曰：主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禄以厚其家，四邪多憂，則曰非我之過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若官責而不勤其官，則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而繫上六也。嗚呼！賴聖君洪度如天，不以寘諸法。若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春秋亂臣同誅矣。

鍾惺曰：萬盡古今無恥庸臣。

劉敞論溫成立忌

臣伏聞勅旨為溫成皇后立忌禮官諍對不許臣切惑之凡朝廷常務百司小事循當上稽簿與下擬議論何況宗廟大禮至尊至重豈可以一日之寵徇決聖心廢有俗失時後萬世詆穢盛明悔不可追今議者乃云有邪臣密啟識郊羣陛下以非禮勸陛下以拒諫若此無實尚非美事謗其[illegible]狀罪亦大矣當伏兩觀之誅以謝天下且自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皆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奈何以溫成私昵之愛變古越禮則是寘愛於妣尊嬖於嫡上無以事宗廟下無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樂於此非陛下奉先思孝之意也今亦尚改過不吝故稱聖王格於皇天願陛下毋篤於嬖近之寵毋安於邪佞之說毋變先帝之舊典無枉宗廟之正禮回意易慮割情於私諭於司存進寢泯之候萬萬億年無譏議天下幸甚臣以無能忝備儒館禮樂之失臣得以言

鍾惺曰正言直斥人人之私所言不小甚矣諫臣之不可少也

劉敞論邪正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疎而遠之至於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若正臣聚於朝則姦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於朝則僥倖競進傾收可待二者不可不深察也臣伏觀朝廷太平積久賢能衆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來公正不發憤或朋黨比周背公樹私亦有循默自守不能為善又不敢為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矣以上聖之姿監群下所為固無遺形固無隱情然有可戒謹者在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唯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退易也邪臣者唯利所在言則進君之所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恥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陛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疎當疎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樞密直學士蔡襄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賈黯翰林韓絳並乞補外此其等人皆有直質無深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斥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姦佞僥倖之徒因而競起此則分別邪正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官侍從日夜思維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

前後直道之容也。不勝其愚。謹獻所聞。唯賜采擇之。

茅坤曰。有補治道之言。

劉敞讓箴

僕孜富公。始讓樞密直學士。又讓翰林學士。又讓樞密副使。凡三讓。所讓益尊。所守益堅。繄肰有古人之遺風。故作讓箴以矯世厲俗。云。讓如何。其讓非為名。欲先信吾道於天下。讓如何。其讓非為利。欲天下之人咸信吾義。世有常患。患其欲速。枉尺直尋。卒附於俘。故有常患。患其在得。辭小受大。卒沒於直。公皆怫之。公既述之。啓之闢之。俾世則之。曰。吾豈惡富貴。富貴維德。人以厚己。我以厚國。時豈無人。夙夜乞憐。縱或得之。何如其賢。時豈無人。乘機射利。縱或得之。何如其智。覺此富公直哉。優優訖際富公。而能勿羞。訖持富公。攜手以游。昔宋考父。三命益恭。覺此富公。千世與同。作詩載美。綴如清風。

唐順之曰。晚世貪污極矣。肰而人類不至絕滅者。此等文字扶持之也。

劉敞畏言箴

吾甚畏言言可畏也而不能默然吾言悃悃倡而後和人猶以為遲吾言綿綿而不慧人猶以為非非吾言之畏維人之多忌非吾之不能默然而人寔多言若是者其止乎其已乎其勿問而唯乎譬之於物其為石不為水乎水之滔滔往而不來有隨而澗有塞而洄有激而在山耕曰水哉水哉

鍾惺曰感慨深淺在不識透

劉敞論客

寶元康定之間元昊畔詔書求材謀之士於是言事自薦者甚衆輒下近臣問狀為者除郡從事其次補掾史且數百人附予方游吳中客有相說者作論客客謂公是先生曰蓋聞賢者不遺利智者不失時因形推勢以事為機是以功勛添於竹帛威德載於黎庶歷百世而不衰掩衆人以獨發此所謂豪傑之士也而先生亦有意於此乎先生曰何以教之客曰今西兵距境崇谷道絕主上不怡遑布宵甲旃裘之貢不入鍾鼓之娛不勸者于今三年矣是以下求賢之詔開自薦之路總擘奇俊與聽天下思逞於人心義激於肺腑故令下之日坐者泣沾襟卧者涕交頤咸欲奮必死之力蹈難測之機忘山川之苦薄戰伐之危請長纓以繫頸輸家財以濟師拜章者交乎公車獻策者滿乎北闕起徒步以析爵由一言以改列此亦遭遇之時發佗之契勇辯之辰敵國之勢維宜所以權軍而西出蘇秦所以掉舌而東逝也今先生乃悄乎如不知貌乎如不聞名與智棄迹與世冷懷書滿腹不如衆人意者暗於事勢而然乎且夫道期於用不必全絜功期於成不必無辟是以伊尹負鼎伍員鼓腹百里食牛包胥慟哭乘時因勢大直細曲崇如丘山炳若執燭今先生乃獨習無用之言守難行之事遺棄諸子專愚六藝井田難通不可以厚財賦之入

何欲雖講不可以助軍旅之急羽舞雖文不可以代干戚之執麻冕雖純不可以受甲冑之襲雕肝拳曲空言少寔不可圖進取之益則何不早論儕俗夜寢夙興馳騁乎孫吳之場揣摩乎蘇張之書舌如電係功如雷行咸名並建家國兩榮乃反俗陋巷之處廿蔡藿之飲目無韶受耳絕金石抱甕而汲不知用力行身若此老且奚益先生曰吁客何貌之壯而語之少何傾之大而智之小信雖以議道矣雖肰不可以不陳也昔者軒有版泉之師堯有丹浦之征舜有三苗之誅啓有扈氏之兵成湯造攻於牧宮文王收績於崇城當此之時霞戟偉於天地文明比於日月休思滲於時雨厲威緊於霜雪跌行喙息罔有不服肰且干戈未盡戢弓矢未盡閉小至停譏大至流血覩觀其功不善其渠戮之隷亡之虜不為之滅裂適足以增其徽名廣其休烈而已客以謂有熊於涿鹿大狂重鴟張天奪其魄跳踉蹣跚[illegible]錯狗吠其主混殲溜場此亦蚩尤三苗何以異哉[illegible]刑未及駿而天下之民德[illegible]雲起響若抗千石之弩決桑濟之流引[illegible]河之流[illegible]移息而可見又何足煩天下之學主上所以乾[illegible]通自進之路闢[illegible]訪之門者[illegible]傳說之流於巖野伊尹大師

之品選於屠釣又所以明謙讓之義恭聰畢之操使非常之士與士大夫共有也此乃三王所不及五帝所難行愚陋之人豈徐形見其情哉皆蕪散駿馬乃市朽骨而千里之駒果至越欲勇士乃揖怒蛙而百夫之勇來萃主上亦欲致特達之人是以狂狷者無所[illegible]不滿者無所愚高爵重祿或富或貴鑒洞乎神明量配乎天地豈以為小醜之未爽群兇之尚恣哉且夫東漸島夷南及交趾西奄孤竹北越鑿齒受令朝綱齊一車軌雷動風行方百萬里觀數郡之地元昊之衆曾不若黑子之著面蟻之循穴而欲以敵國論之固失類矣且客獨不聞宋受命之說乎昔者唐失其御海水横溢寰宇之内分為六七不貢不朝靡所統一於是蠢蠢之民困於戈鋋積尸為山流血成河糜潰屠剝者蓋五十餘年上帝眷之乃命太祖受禪啓國方行千里猶有殘孽帝率帝祀太宗平之真宗成之至於制作之道以成未遑然亦開籍田封太山禮河汾考百王皇上率循聖武歷有遺軼而脩殘於廢適底今日是以注者巾訪古樂緒正郊配大定六禮謹勅元會歙以就三王之法成必世之期使從祠遵其疑太常肆其儀急於六經求於萬年漆溺於重濱功陟乎上天還成康之俗儼與蓀之籥包弓偃革無得踰僭此學者所以踴躍而鄙儒所以拳拳也何以蘇張於千世孫吳於異類終無益於王道空自絕於聖治容徒咲哉

暗於事機。我亦悲。客躁於富貴。而不知制作之義也。言未畢。客竦而謝曰。草野之人。溺於所聞。先生幸教之。謹受令矣。

鍾惺曰。高論足以鎮定物情。使之當國。謝安石之流也。

劉敞西漢三名儒贊

余讀西漢。愛董仲舒。劉向。揚雄之為人。累之。然仲舒好言災異。幾陷大刑。向鑄偽黃金。亦減死論。雄仕王莽。作劇秦美新。復投閣求死。皆背於聖人之道。惑於性命之理者也。以彼三子猶未能盡善。才難不其然與。然其善可師。其過可警也。為三贊以自覽焉。

仲舒先覺。承秦絕學。進退規矩。金玉其璞。發明春秋。大義以修。旁及五經。博哉優優。世莫能庸。黜相諸侯。仁義所漸。易剛以柔。誑誑大道。在昔聖旁。蓋有不聞。奚究奚討。主父椅之。步舒詭之。嗟若先生。有以啓之。懲違告往。不預世憂。著作孔多。後世是遒。嗟爾君子。克遵厥猷。

子政爽翼。簡易正直。博覽百家。以究其德。黃金之偽。皆由信惑。說訛邪世。身居困阨。不為俗儒。苟取拘拘。畢其威儀。忠質之符。疾邪救危。著論上書。同姓之仁。賢哉已夫。雖不三事。其文實垂。以迄於今。日月之光。嗟我後人。庶幾不忘。

子雲清虛。自有大度。非聖不覩。配為章句。擬倣六經。其文孔明。隱隱欲欲。窮為雷霆。世三不遷。知命理神。胡為投閣。劇秦美新。君子之抉。衆儒有言。蓋天絕之。亦何必然。末世之人。以道邀利。或徇耳目。浮之非愧。嗟爾君子。能勿此畏。

鍾惺曰、自古名流造品。不至聖賢。鮮能無過。師善警過一語。最得

尚論之要

蘇舜欽滄浪亭記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合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尚存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為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耳情橫於內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為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惟仕宦溺人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沖曠不與眾驅因之復能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閔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是以為勝焉

鍾惺曰富貴熱中人一遭放棄便如深淵知此種者蓋寡惟不知

此趣而富貴益敘中也此記寫所得情境甚真與楊惲報孫會宗書一味牢騷者不同

宋文歸卷第四

竟陵鍾惺伯敬父評選
古吳顧夢麟麟士父參閱

歐陽修論選皇子疏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之未必不爲豈可嘿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憂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

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嘗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明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為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閒安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處也則有太子問安

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憧然相接如家人計其
一日之中未嘗一時備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
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
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
右入而居內則又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
廣殿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
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況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
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
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

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鍾惺曰人之無子也若工言其絕嗣而最傷心而忌怨者也此疏
絕不論嗣續之證只默默以至親之樂感動其孤獨之懷愛君最
深悟君最微

[illegible]中四也人所不敢言亦所不能言
顧王麟曰書近言者大有規諷

歐陽修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
於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
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
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為諫
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雖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
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
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
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

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進為美
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
頗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
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
料八千疋綾羅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眾人而已乃是枉
費財物盡為眾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於而言廣散何益
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
又聞別有內降應是疎遠親戚妄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
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疎遠親

茲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開人自括誘張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為張氏太甚依宮恩深太多害中用度侈肯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取進止

鍾惺曰以謙儉為保全自是明哲君子處盈滿妙法乃諄諄為張氏言之實是厚道與一味排斥者不同

歐陽修論契丹侵地界狀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意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夫虜性貪狼號為犬戎欺弱畏強難示以怯今杜之於早而力為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得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險要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為彼奪據而不爭則北寨王鄉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為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為隣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強尚須勉強何況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強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偽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強弱之形得其情偽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為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

雄快四者虜情畫處不必生張生事

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經戰陣近歲誅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才不及中人已是拔之徒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成當初對梁適遣陝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兵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歛山前漢人怨懟往時虜殺漢人者野漢人從虜者死近聞及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已怒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以離叛攻劫近絕補定方且招撫敗亡修完器甲內恐國中之變叛外有西夏之為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界上勉強虛張因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

實弱而示強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彊弱知其情偽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常恐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為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為我禍乎臣謂北虜昨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遇勍敵耳聞其自敗叙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於丁口揀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點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彊難敵矣今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為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

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為憤志化堕卒而為勁兵因屢戰而精銳將此乃北虜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虜勢能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從北虜肥新勵之彊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為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察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除漸術簡繁見新斂之吏熟於此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練吏不勸而將亦乏見朝廷不愛河北之事耶否也至如廢緣邊久任之制而從劉貽孫

主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致人於閑慢州軍尚憂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為憂則又怯懼如此既曰慣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之所未諭也臣聞虜人侵我冶谷雖立寨屋三十餘間然尚逐救使貯兵甲更伺我懈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守之則卒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聞因而錢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為憂不忘此事用際畢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繆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上下舉力庶幾漸成纓係至於目今小事未銷遂自怯懼大事

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為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必以自古以為難也况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欲人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竭愚誠少裨萬一謹具狀奏聞

茅坤曰忠謀深識之言

鍾惺曰此仁宗時事也此時猶未大弱而已懼虜不敢爭也後因循退縮亦惹靖康之禍一一如公所言乃知賢者論事愈遠愈驗

[illegible]

歐陽修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有罪必誅是為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開命驚惕省躬涕泗伏念臣以一介[illegible]聖之獎知寵祿洊疊初無報効筋骸已憊尚此迷細曲蒙大度之并容猥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欲明其之勞心豈敢（於不敢罪）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前財利以均通分命使出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倉廪之錢取息於民氓而臣分久普於歸義初無詳其利害既已大諠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繁之三異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頗已違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合被譴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矜愚慈憐矜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報效更勵操修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異圖報効以答鴻私

鍾惺曰罪過滿口承認而是非必不肯屈人愛其柔婉者獨賞其骨鯁

歐陽修準詔言事上書

月日臣脩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言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條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眾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

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遽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材用今材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支吾不暇從前所採眾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而不知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

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荊楚收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教之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眾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用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

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才則有公孫董汲之倫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illegible]突厥[illegible]求底綏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才則有房杜[illegible]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而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越二帝人主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與

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賂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強臣之患又無小人傷任之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若一日赫然奮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如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俟禮行下略無應報猶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將勝縱横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一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也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五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雖有立功稗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替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嘆嗷嗷既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弊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有弊則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鬭智不鬭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

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遁而歸許後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後來伏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勝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無紀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

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不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一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寒家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勤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販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靈州之卒我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貪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之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

之財當時勤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依困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移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誠有速戰之使而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匱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欺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勒點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

下僕之天下之勢不過於此方今天文變於上地利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陛下從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臣昧死再拜

鍾惺曰談三弊五事俱深切時勢大經濟大學問古今共患無兵將財用者其病皆不出此不獨宋也

鍾惺曰以[illegible]及責[illegible]其生平是史[illegible]斷

歐陽修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牓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

[illegible]

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

[illegible]

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
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
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
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
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
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
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
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
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

本中曰借古人事發今人情最遒

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
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
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
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
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
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
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
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
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

本中曰恐是太過使在今日恐不免園武子之禍

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
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
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
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
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痛快）
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
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
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
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

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
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言故輒布區區
伏惟幸察不宣

鍾惺曰語太毒似傷厚道然一輩無恥小人非此毒語不足聳動
其頑鈍之念譬如醫家用烏喙攻疾者也自是辣手

鍾惺曰附方日君子為朋黨議者得曰君子無朋此又曰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語似駭聽然說出一段至理使人恍然悟

君子小人之用心不[illegible]文字抄其學問實高也

歐陽修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illegible]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茅坤曰忠言讜論破千古人君之疑太率類劉向諫昌陵疏

茅坤曰胡上通前力為此發

歐陽修原弊論

[illegible]曰[illegible]州[illegible]當[illegible]者可不為之本也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闊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歛財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秕稗或采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麩秕稗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林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illegible]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為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游民之弊有兼幷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兵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僱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寒暑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寒暑而能戰鬪雖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

陳仁錫曰冗兵耗食亦古今無可奈何之弊然而為害於農尤甚

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今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肥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并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畲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祇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衺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

求賦歛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繁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貴者化麤糲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奴者養父母妻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人常食五衆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衆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榷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術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民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

夫非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為計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輙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鍾惺曰農民業薄將終歲勤苦猶不足供衣食之用况耗之者又不止一端安得不饑寒困苦食狗彘之食而相挻為賊莩耶此論原與而種種俱透自是經濟文章

茅坤曰論志文亦跌宕

鍾惺曰說居民貧困最透可見用聚斂之臣不學[illegible]遠所以害國也

歐陽修唐書食貨志論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歛之臣用記曰寧畜盗臣盗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歛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盗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歛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于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燬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鍾惺曰食貨所以源源不窮者賴有經常之制為之限耳經制一

壞。則下者膏血。上者泥沙。安得不困。安得不亡。論未曰愈煩愈弊以至於亡。蓋舍經制而別無救解之法矣。語雖過激。而實是正論。

歐陽修唐書藝文志論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王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析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眾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十五六焉

亡也。可不惜哉

茅坤曰序事中帶感慨悲弔以發議論。其机軸本史遷來。

錯揉曰馮道之無恥不難知歐公歎諸說感使了識者引管氏一段及為收歎以愧

世之志為馮道者可以生愧亦可聞矣

歐陽修五代史馮道傳論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徐之閒。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

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茅坤曰借婦人女子以感慨當世儒生有三歎遺音

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

坤曰歐陽公誨好為文晚年見得如此吾輩五年好為文章以句櫛字當為深省

草木鳥獸之為物眾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眾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眾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獲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眾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矣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

見惜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鍾惺曰寫文章湮沒處可悲可痛使千古文人皆為之短氣

鍾惺曰一篇純用也字大於祝公穀中來然筆墨藝俗寫詩情景幽遠有待意言之之妙文之以趣勝者也

虞約言曰創未方出姓名訣詩使樂群矣永仲孝友句

歐陽修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茅坤曰此文中之畫也昔人讀此文謂如遊幽泉邃石入一層

見一層。路不窮興亦不窮。讀已令人神骨倏然長往矣。此是文章中洞天也。

茅坤曰。文亦曠達。歐陽公所自解脫在此。

鍾惺曰。說一老翁錯綜得妙。第直指六物。趣便曉矣。

孫鑛曰。此中樂境。明公不能知。非公不能寫。

歐陽修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

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錄愷曰雖一時寄托之言然公之善尋樂地於此可見

錄愷曰詞意深遠言小似有餘味

歐陽修鳴蟬賦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於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

肅祠庭以祗事兮瞻玉宇之崢嶸收視聽以清慮兮齊予心以薦誠因以靜而求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曳曳其餘聲乃席芳藹臨華軒古木數株空庭草間爰有一物鳴於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嘒嘒非管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淒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糞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

解者邪綽約雙鬢修嬋娟者邪其為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蟲驚兮嬌兒姹女語鸝庚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弄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勉彊而為之兮至於污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夜而歌兮彼蝦蟇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無聲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為貴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予亦

安知其然哉。聊為樂以自喜。方將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雨既作。蟬聲遂息。

鍾惺曰。君子以言語鳴世者也。時危則君子結舌。此文大有感慨。

茅坤曰[illegible]亦可稱絕不及漢之雅而詞致秀亮

鍾惺曰前半篇寫景字字如見篇中悚然

歐陽修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可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余之歎息。

鍾惺曰。秋聲無形色者也。却寫得形色宛然。讀之使人惕然而悲。

肅然而恐。真可謂畫風手矣。

辯性曰佔物窮理蓋出於奇當與韓昌黎獲麟解同一机局

歐陽修　憎竹辯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庶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為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蓍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蓍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論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茅坤曰只看他空中設相相外歸空。

歐陽修雜說三 并序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見日月星依行度見星有頃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於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耶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星殞於地腥礦頑醜化為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

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於物則蘊而為思慮發而為事業著而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欲所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為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為哉天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

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强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茅坤曰中多近道之言

宋文歸卷五

竟陵鍾惺伯敬父評選
古吳楊彝子常父叅訂

程頤論君道

臣伏聞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善守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駮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臣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德，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聰聞。如是則聖賢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程頤論十事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亦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宮室飲食衣服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遠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今古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

鍾惺曰似老生常談然論君道之大寘別無新奇之議以奪之

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令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深羅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此閭族黨州縣鄙遂以相聯屬統治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巳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

較然之害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侵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又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將何道以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

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久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匱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斲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甚矣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則有變通矣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衣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飾人情名數不足以尊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陛下經制而令施之人情而宜之曉然之定理豈徒若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鍾惺曰觀公此等經濟之學可謂前無賈董矣而世多不及知者蓋以道學掩之也

程顥論遣張載按獄

臣伏聞著作郎張載注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為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為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于政治之大體者，尚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為，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鈎深練覈之能，攻摘斷繫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伏乞朝廷別賜選差，俾全事體。

鍾惺曰：詞義從容中節，自是儒者氣象。

孫鑛曰：此一轉更透。

程顥論新法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為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鍾惺曰：新法之非，人能言之。然或以義言，或以利言，或以情言，或以勢言，此自以道言，可見各有本領。

程顥論王霸之辯

臣伏謂得天地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所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王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為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氣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聰睿之明，至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謹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反成禍亂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茅鹿門曰、高論宏觀，羽翼經傳，不當作文字觀也。

程顥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扵家。洛之人弔者相屬扵途。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伯溫以告曰。昔先人有言。志扵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扵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逐事藝祖。始家衡漳。祖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扵伊川。遂為河南人。先生生扵祥符辛亥。至是葢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為潁川團練推官。

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扵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扵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扵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葢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扵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道之來之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之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扵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扵人言。必依扵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扵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扵李挺之。挺之得之扵

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葢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先生之道。若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扵先塋。寔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慭遺。哲人之凶。鳴皇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鍾惺曰康節是宋第一流人蓋君子而有道術者也然世傳其奇異者近於術士而此傳不及之只叙其高隱好學學之有傳而已而康節之真人品始見其人其文可謂不相負矣

不敢當

程頤祭富鄭公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議郎監汝州鹽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某謹遣外甥張散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太尉文忠公之靈嗚呼粵稽古昔得全寔難非英姿出乎唐虞之際而姬呂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雍賢碩輔濟一時之險艱真儒大聖多處非其位而孤塞孰如我公道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富安榮之完事繫天下之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時歷七紀齊太平之安勳業揭乎日月閎望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無負在天之理可為曲全然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既不齋咨而涕漣尚以公之沃也為有識焉嗚呼世之常態苟於自便終始之節鮮於永有屏伏者以憂責不及而怠懈休老者以血氣衰而志遷惰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屬身愈退而誠益堅惟足愛國憂君之道極晝夜之拳拳造乎膜目之旦屬曠之前萬物已莫累乎心胸而朝廷之念獨有洸乎寤日之常從室乎易名之謚典錄為撫寘祭冊之聖路經於衣憐則士大夫以公之沒為憾者蓋非偶然其愚不肖辱公禮遇顧其於義理非見私於附公歿於洛賤居在汝官守有制欲往無路歛不望榱蕤不臨蒸引領西風悲慟何數誠寫鄙文祭陳非其恭崇道周後期無所嗚呼哀哉

伏惟尚鑒。

鍾慨回推重甚矣。想見賢者好德之篤。

陳仁錫曰司馬光稱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觀此信業極也

程顥上仁宗皇帝書

艸莽賤臣程顥。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伏覩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芻蕘。故視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亂之主。無不惡聞過失。忽棄正言。故視益蔽而聽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繇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以。曷嘗害一忠臣。戮一正士。群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際。此千載一遇言事之秋也。桀紂暴亂。殘賊忠良。然而義士不顧死以盡其節。明聖在上。其仁如天。布衣之士。雖非當言責也。苟有可以裨聖治。何忍默嘿而不言哉。臣今竭其愚忠。非有

業神明自負所學　節

斧鉞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衆。豈盡有取。狂愚必多。而陛下因謂賤士之言無足用者。臣雖披心腹。瀝肝膽。未見省覽。祖成。徒爲此臣之所惜也。倘或陛下少留聖慮。則非臣之幸。寔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人。賢人踐之爲賢者。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爲之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繇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學之者衆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充於己。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道非

據先表曰得之以聖賢自待

大成不苟於用顔回曾參之徒是也天之大命在夫子矣彼哀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也亮感先王三顧之義閔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生逢聖明之主而天下有危亂之虞義豈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安危無常惟義所在臣請議天下之事不識陛下以今天下為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烏可知危亂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曰今且治矣則臣請明其未然方今之勢誠何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一惟固本之道在

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迨秋以待一歲失望便須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為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於是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陛下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剝於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率害尤深急令誅求竭民膏血逆注破產亡業骨肉離散數人觀之猶可傷痛陛下為民父母豈不憫哉民無備備官廩從空臣觀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皆無二年之備率有連歲凶災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坐食之卒計逾百萬既無以供費將重斂於民

發怪曰危禍之言非真心愛國不敢道

而民已散矣强敵乘隙於外姦雄生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決可虞也太宰之世聖人猶不忘為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況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上衝於天災沴迭來是所名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勢可不懼哉戎狄強盛自古無比幸而目前兩方盟誓果能以金帛厭其欲乎能必料其常為今日之計乎則夫沿邊豈空無備益以兵則用不足省其戍則力弗支皆非長久之策也前者吳賊叛逆西垂用兵數年忽聞天下大困為內外經制多失其宜陝西之民苦毒猶甚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

天怨皆有思亂之言悖逆之深不敢以聞聖聽願恐陛下亦頗知之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彼庶民者飢寒既切於內災于不相保尚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屢起僅給撲滅必多變態牟而尋時盡能殄剪尚賴社稷之福西虜亦疲欲知未可盡閩且說辭稍順向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內憂將生言之可駭今天下勞經不從景祐以前復有加覆時之役臣思切恐不能堪矣況為患豈止兩戎臣每思之神魂飛越不知朝廷議者以為何如亦嘗置之處乎其謂制之無術乎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早發湯於衆思作正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

不思事勢觀之理無常爾雖我太公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亂不戮一人自古無之非漢唐可以同知趙氏之祀安於泰山然而提陛下之聖明隔斯民於荼毒深可痛也臣料群臣必未嘗有為陛下陳王道者以陛下聖明豈有言而不聽者乎竊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觀陛下之仁堯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繇有仁心而無仁政爾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庶政常慨一夫不獲其所未嘗以一喜怒殺一無辜官吏有犯入人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下愛人之深也然而凶年饑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為盜賊犯刑戮者從千萬人

矣豈陛下愛人之心哉必謂歲使之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不可行於今耶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陛下必深惡之然而民不知義須迫困窮放辟邪侈而入於罪者非陛下陷之乎必謂其自然則教化聖人之妄言耶天下之治繇得賢也天下不治繇失賢也世不乏賢顧求之之道何如爾今夫求賢本為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則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為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為卿大夫有為郡之術者使為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為

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屬惟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惟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為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為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瞽之甚議者至今切齒使墨論墨固以墨為善矣今天下未治誠繇有居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決其道爾尚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後之

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行此則無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玉工曰玉也示衆人曰石也則將以玉工為是乎以衆人為然乎必以玉工為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則猶諮瞽者以五色之鮮詢聾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惰五色而惡八音聞見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以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況陛下居天子

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苟行王政奚啻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為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匹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況陛下貴為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繼志弗約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也臣以謂治今天下循理亂然非特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歷指政治之闕但見有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須得一面天顏發陳所學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使盡其誠而究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效當服罔上之誅而不虛受陛下爵祿也陛下開群臣舉臣必謂求賢之士不可使近上側自臣思之以為不然臣高祖羽太祖朝累以十餘為縣令一言遭遇聖祖特加擢舉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顧遇之厚群臣無比備存家牒不敢繁述臣曾祖希振既以父任後祖適復校推恩國家錄先世之勳臣父珣以蔭延賞今為國子博士非有横草之功食君祿四世一百年矣臣料天下受國恩之厚無如臣家者臣自職事以來思為國家盡忠未有其路爾則臣進見空無疑也或者更為强詞言其不可此乃自[illegible]私懼妨逕訐者也伏望陛下出於聖斷勿狥衆言以王道為

民為念點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道而不聽王通之言二主之所料陛下亦嘗笑之矣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望陛下特留意焉臣愚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願昧死頓首謹言

鍾惺曰細看其所學之大自信之真孟子之後寔不聞有此

程頤上太皇太后書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宗朝暨神宗之初屢為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懷揚岩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名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從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為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己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召而不至邪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啟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資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觀詳審知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為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力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

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樸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照察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信先王之訓為必可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欲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欲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耳苟止於知是則能文宮人可以游觀講知書內侍可以究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

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人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講其道而位勞使之然也狀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耳臣供職以來六侍講從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正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它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皐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此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之侈靡故其厚觀廣殿不六七年後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況沖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

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日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俟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所習之益亦爲至切此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希伯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才十歲已上十五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辭色則入贊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侍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儆懼年纔十三俟令罷[illegible][illegible]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月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illegible]講則史官一人侍立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說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後前對大臣動處有失有立史官出言輒書使上欲遊其志豫乎欲於其當啟沃之時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筵內令史[illegible]入侍崇政

啟說書之職眾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發故事也邇英延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添汗況主上氣體微弱豈得為宜春夏之際人氣烝薄況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熱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擬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躬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發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聽未必無補蓋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遇意則往可也今講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

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於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崇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

置二三守臣專職輔導猶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為重事不以為閑職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眾方將區區驪其說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亦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illegible][illegible]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偽衍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歸元恭曰天者失[illegible]為仁者[illegible]其道下教而下[illegible][illegible]如此

鍾惺曰、大儒之言常說本末貴乘與剽竊者大不相同細讀自見

茅坤曰、布帛菽粟之論自有深切入微處

程頤又上太皇太后書

日月具位臣程頤謹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賍黃稱如别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躬非宜今聞修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為陛下辯之若臨之言止於疑惑大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辯尚可也今以臨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辯臣竊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

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為心孜孜求治為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為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甚望陛下致海内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國事莫如稽古稽古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耆古之人若失世俗淺士以守常為迂以稽古為泥遂足以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卑淺高識遠見之士蓋少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為非興隆之象乃陵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為愛君以卑折為尊主以隨俗為知變以習非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欲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者所嘗行也臣不敢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

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為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正殿也若謂正殿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所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為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為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為若主上信以為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心中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

書閣曰如此群論真足尊朝廷激士氣正學術

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食孰重真宗仁宗時皆要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必曰欲一時之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為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為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為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始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耳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極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群臣齋戒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為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為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主聖明見聞習熟亦恐不能無損耳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緣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古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為不足法本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使勸講之官悄思職業敢不辯乎若陛下以臣言為非則狂妄之誅不敢避也萬一以臣言為是則須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淵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恐獲鄙於聖鑒矣誠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澆風日革為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辯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鍾惺曰人君知此則小人姑息容悅之言自不得入

原缺第三十四葉

朱熹曰正　此可入列　程

程頤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覩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明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遊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閒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幼沖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茅坤曰輔養主德自是致君第一義伊川不憚再三言之可謂識

所重爲

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聽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樸質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孫鑛曰立論高人一等後世功業之卑俱坐不知此也

程頤論經筵第三劄子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鍾惺曰：經筵三劄，雖各有所舉，然大意皆以輔養君德為主，絕不遷就其說，則其所學不為旋退可知。

程頤禊飲詩序

上巳禊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為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游多豪逸之士，而右軍之書，復為好事者所重耳。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潁川陳公廙，始居洛，則引流回環，為泛觴之所。元豐己未，首祺禊事。公廙仔古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於歌詠，有不愧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為之辭曰：以我好賢方逐樂之心，禮義為踈曠之比，道藝當筆劄之工，誠不愧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鍾惺曰：雖韻延語，而矜貴之氣自異，只是涵養於道德者深耳。

程顥 養魚記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污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魚之於是時其有是因耶推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鉤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使爾逐其性思置爾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爾之命生爾誠吾心爾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

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至和甲午季夏

鍾惺曰此先生少時作也觸一物之微便不勝王道之思可見賢者根器迥別

東坤曰千古精見之論

程顥 明道先生墓表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慭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採眾議而為之稱以表其

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亙萬古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鍾惺曰在當時以弟賢兄絕似過情自今讀之實無一把詞諂筆

程顒遺金閙志

元豐庚申歲予行至雍華閙閿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嘆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者應曰千錢失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概人亡人得又何嘆乎予曰人得之非亡也吾嘆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為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親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志之後十五年紹聖己亥九月日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歿為之泣下

鍾惺曰叙得幾澀有致因見賢者無往而非學也

程顒葬說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矣至於年祀寖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椁葬之不須假夢寐蓍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啟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茅坤曰不矯偽不惑世俗可謂得葬禮之正

宋文歸卷五終

茅甲田從未拓解城能作此等念頭驟露

宋文歸卷之六

竟陵鍾　惺伯敬父評選
古吳顧夢麟麟士父參閱

李覯上富舍人書

舍人執事士之不見禮於世久矣古之君子以天下為務故思與天下之明共視與天下之聰共聽與天下之智共謀孳孳焉惟恐失一士以病吾元元也如是安得不急於見賢哉後之君子以一身為務故思以一身之資窮天下之欲以一身之富盡天下之祿以一身之能擅天下之功名望望焉唯恐人之先己也如是誰暇於求賢哉嗟

乎天下至公也一身至私也循公而滅私是五尺童子咸知之也然而鮮能者道不勝乎欲也今夫卜相下流先民之所不齒者也而所居之室重冠累蓋名卿大夫引領而願見若飢之食焉以其能言己之禍福故也士之能言天下國家之禍福而未嘗有人求見焉門未入而閽人拒之者有矣階既上而辭以事者有矣或獲一見而情不在焉或言雖交而意不通焉遇之以常人閒之以常事一面而忽有如道路吁可怪也彼卜相之言禍福受之天而不可變者也雖其知之無益於事士之言禍福在乎人而足以有為者也幸而聞之則禍可轉而為福危可復安亂可復治茲有益之大也貴無益而賤有益為一身而忘天下果其人之忠直賢邪有志之士果宜瑣瑣於其間邪覯遠方之人也樗鄙下再期月矣惟其山林之性而魚鳥之心惶取辱於形勢之塗非舊相識曾未敢踵其門將求夫有古君子之道者而為之依歸尚未能也今者友人董士廉自陳之恭相遇於道既稱執事之德高出於世且言謀聽當得區區之姓名有與進之意伏而思之以執事之賢雖林得美仕見於其心靡有所不足矣而以艸茅之微寘在齒牙豈非有古君子之道以天下為務而急於見賢者乎覯雖非賢焉敢自匿故茲浣濯衣冠請問左右竊念覯資樸不美其生三十餘年所務惟學所好唯經於當時之文誠未有以過人者

至若周公之作孔子之述先儒之所未達歷代之所不行者嘗用功焉其志將以昭聖人之洽極王道之綱製為圖書以備施用明王有作舉而措之四海之內庶乎斯民之復有知也不幸寒餓之餘叔而忝之有懷未果戶夜長嘆念茲痛廢艸具略有存者旅窮無資弗及謂覯蚤夜於暇日暢之從容當挈其一二陳諸座隅必有可視者古之所謂知己者信其道也非徒利其身也不然何山之深而可磨河水之廣而不可魚者書傳道於朋於後世不備悉從續人之食乎不宜觀斷汗再拜

鍾惺曰高論傑驁從人亦欣不敢輕士

蓄露。回幾於高視大言矣。然措詞結韻自見醇致。

李覯上宋舍人書

修撰舍人執事。覯不肖。竊謂文之於化人也深矣。雖五聲八音。或雅或鄭。納諸聽聞而淪入心竅。不是過也。嘗試從事於簡策間。其詩虛無之書。則心頹然而馳於世。觀軍陣之法。則心奮起而輕其生。味縱橫之說。則思譎詭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學。則意苛刻而泥廉隅。誦隱遁之篇。則意先馳於水石。誦宮豔之辭。則志不出於閨匣。文見於外。心動乎中。百變而百從之矣。諒非淳氣素具道識旁照。則為其所敗壞。如覆手耳。韓子有言曰。儒以文亂德。豈謂是乎。然則聖君賢輔。將以使民遷善而遠罪。得不謹於文哉。

鍾惺曰。論文字移人甚細。然非有血性鍾情文人。不知此味。

李覯內治第一

男女之際人道所重前修固論言矣然而賢妃相成之道不世出亂國家者往往而是蓋婦人之性鮮克正也陰則昧柔則弱昧不足自見弱不足自立與物而遷宜情忘反其勢一也堯試舜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以德之女其淵源非不善尚曰舜能以義理下其心是無聖人為之耦則不克使其行婦道也彼凡人子而不漸以教摩以禮其可乎哉今夫數口之家猶以婦傾或靡散財利或離析骨肉速刑召禍至無可救者多矣況乎后妃同淋於王其次嬪御亦可愛幸一發言一舉事足以旋轉天地薄蝕日月其為禍福可勝言哉貴則為驕富則為侈泣寵則妬不荅則怨憎則有讒言愛則有私謁府庫或為之空刑賞或為之濫姦邪或為之昌忠良或為之剝宗室或為之棄家祠或為之易作薄或為之不修社稷或為之不食妹喜之放桀妲己之殺紂所類豈少哉故內宰以陰禮教六宮陰禮婦人之禮六宮謂后也又以陰禮教九嬪不言教夫人世婦衆中以見上下省文也又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上功績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后尊也不得不受教女御卑也而教亦及之在王宮者不不知禮也如使后夫人九嬪世婦女御皆受教皆如禮德皆正言行

許大恭曰[illegible]是奇論

陳仁錫曰[illegible]

順無治容無廢功無侈服無褻道則閨門之內何有不肅溥天之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服儉樛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兔罝之莫不好德於斯見矣王道安得不成乎

鍾惺曰寫婦人柔媚性情丈甚奇特然失之性而求之教自是聖賢正論

[illegible]曰妙於寫聖人之微

李覯內治第四

女御掌御敘於王之燕寢凡群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其不使九嬪世婦掌之而使女御者防上之專妬也蓋以女御官卑不敢嫉妬自專則九九之法行矣九九之法行則內無怨女而子孫眾多矣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一有失時則為怨曠七月女心傷悲東山婦嘆於室君子撫於人情周道所以興也安得聚少艾之色幽於深宮之中而無進御之路則其性情之所感動何如哉四時何以能和百神何以降福至於繼嗣社稷之重事甚有寵之人或不宜子非廣其禮將無及也霍光

[illegible]

欲上官皇后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絝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而昭帝無嗣成帝約不負趙昭儀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飲藥傷墮者無數終以國統三絕王莽簒之禍有所偏之過也薄姬輸織室而生孝文為漢太宗晉簡文寵徐貴人彌年無子李后在織坊形長色黑宮人謂之崑崙帝以大計召之乃生孝武天命所在不以貴賤美惡論也然則九九而御使無專妬者聖人之慮遠矣

鍾惺曰情也而禮生焉禮也而情在焉不讀此不知聖人用意之妙

鍾惺曰究[illegible]

李覯安民策第二

或曰今茲京師首善每歲論秀士矣轉而從德行其可也而州郡之學已濟引之文欲一取之何如曰教而用之學校之興於古也不[illegible]而用之選舉之隆於今也教則易為善善而從正國之所以治[illegible]教而易為惡惡而得位民之所以殃也試者其言也用者其行[illegible]有偽善則取之矣行有真惡弗可得而知也然而捷以擢折[illegible]上是以赤子之內投畀虎穴也況綉繢雕琢之文又不足[illegible]乎則其嗟咨之志風夜之學盡於數刻之試而胸中未[illegible]可為教官之資也禮儀則習於同列政緣則洽於老吏[illegible]

[illegible]

為學制之始奈何欲致治興化也惟令太學論士既不觀德行[illegible]學士之版從記姓名而已求試而來殺羅而去以天子之辟雍與諸生假道而過耳郡國雖教興學而士之進取同繫於此是皆存學之名失學之實也按唐制自京師郡縣皆有道焉每歲仲冬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弦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召耆艾敘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學而舉者[illegible]之鄉貢此近古取求之法也而一出課試不繫行實亦同歸於弊[illegible]為朝家之計莫若斥六七館伏膺緇之族成造焉增修州學使[illegible]人之未成在焉[illegible]之師分經以為之業然以積久毋得擅[illegible]

日觀其德月課其稱賢邪非一時之賢久居而不變乃其賢也能邪
非一時之能歷試而如一乃其能也如是而得人不精未之信也其
有急於此者或素已成然不在學者則循舊貢舉先其名譽後其課
試舉之非一人之舉必鄉曲共舉也用之非一人之用必天下共用
也如是而得人不精亦未之信也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
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廼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
三則黜爵削地畢矣誠能以待士為賞必賢為罰則廉下節不一意
於營衆乎苟慮有遺則莫若使大臣得舉所知深法三公大將軍皆
開府辟名豈虛言哉或曰鄉者亦嘗先名譽而故課試矣以其進者

濫而取者私也今而復之其可乎曰進將有濫聖賢有私順其利害
何如耳糊其名而易其書有司不得輕重為是更之公也君子之道
不遷於童子之雕蟲是法之私也以名取之則亦反是矣吏之私者
則刑可逮也法之私者雖聖人罔之末如之何矣此賢者所以日削
敝法所以不振也惟辭而更張之乃為邪之戒節也

茅坤曰世有伯樂不必無千里馬若以雕繡之文為善言則必以
矯飾之行為美德倘薦衆而不失賢則掄文又何嘗不得士耶盱
江此論殆亦吾夫子聽言觀行之極思歟

李覯富國策第六

古人有言曰糴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為農常糴而末常糴也此一
切之論也愚以為賤則傷農貴亦傷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益農不
常糴有時而糴也末不常糴有時而糴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斂
時多賤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於作劇於病愛其穀甚於生也不
得已而糴者則有緣焉小則具服器大則營婚喪公有賦役之令私
有稱貸之責故一穀始熟腰鎌未解而日輸於市焉糴者既多其價
不得不賤賤則賈人乘勢而罔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則不售矣
故曰斂時多賤賤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廩既不盈竇窖既不

多或數月少或旬時而用度竭矣土將生而或無種也耒將執而或
無食也於是乎日取於市焉糴者多其價不得不貴不貴則賈人乘
勢而閉之重其幣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貴亦傷
農而利末也農之糴也或闕頃而收連本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雜
也或倍稱貸賣室伐封不能以足食而坐賈常規人之餘幸人之
不足所為甚遠而所得甚饒此農所以困窮而末所以兼并也易繫
辭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財者君之所理也君
不理則蓄賈專行而制民命矣上之澤於是不下流而人無聊矣故
平糴之法有為而作也管仲行於齊李悝行於魏耿壽昌行於漢國

不失寔人獲其利自晉迄隋時或興廢開未聞唐天寶中天下平糴殆五百萬斛旋全盛之寧也大宋受命將百年矣歲入之籍所在山積平糴之法行之久矣蓋平糴之法行則農人秋糶不甚賤春糴不甚貴大賈蓄家不得豪奪之矣而官之出息常什一二民既不困國且有利茲古聖賢之用心也然其所未至則有三焉數少也道遠也吏奸也一郡之糴不數千萬其餘畢入於賈人至春當糶寡出之則不足於飢也多出之則可計日而盡也於是賈人深藏而待其盡盡則權歸於賈人矣是數少之弊也倉儲之建皆在郡治縣之遠者或數百里其貧民多糴則無資少糴則不可朝行而暮歸也故終弗得而食之矣是道遠之弊也衆等之人或以賄或以情糶量不均行濫時有及其出也或減焉或雜焉名曰救價寔則貴矣是吏奸之弊也今若廣置本泉增其糴數則當賈無所專利矣倉儲之建各於其縣則遠民可以得食矣申命州郡必使廉能則奸吏無以侵刻矣如此利國便人事可經久是謂通輕重之權不可不察

鍾惺曰平糴一法固重農抑末之美意也然無奈農自貧而末自富使末不為藏蓄之利財農糶無所糶糴無所糴而其苦更甚嗟乎為民上者其亦不違農時使穀不勝食斯上矣

鍾惺曰所以厭富民是俗吏不知大体

讀若民作斯殺此說敢兵書鑑

李覯國用第十六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六曰安富謂平其繇役不專取也大哉先王之法其所以有天下而民不叛者乎孔子謂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管子有言倉廩寔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民不富倉廩不寔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禮節使之趨榮而避辱學者皆知其難也及其為國家則有反是者矣田皆可畊也桑皆可蠶也林皆可飭也貨皆可通也備以是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甸天時聽上令也如此而後可以為人之民反疾惡之何哉疾惡之則任之重求之多勞必於是費必於是富者危何其不黜而貧也使天下皆貧則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繇役不專取以安之也漢武帝時算賈人之緡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商賈中家以上大氐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當是之時天下何如其不亡者得也世俗不辨是非不別淑慝區區以擊斷為事憎富者乃鑱耶彼椎埋而誅者果何人也

葛窮曰疾富民以為豪強雖賢者猶不免此篇字字針砭

李覯防蔽

人主不知亂作者左右蔽之也彼豈不愛於君乎其滅亡耶蓋懼誅耳乎居以佞邪席其身養君之欲迎君之非君有闕焉必曰安於泰山也然而亂且起國且危是答者欺吾君也君一怒焉則叛不待頃於是纊君之耳不使聞危亂姑緩吾飲何暇慮長久也陳後主之沈客卿隋煬帝之處世甚勢敵之然曷足怪也故邪臣非不愛其君不得其事君之道也昏主非不愛其國不得其守國之術也不得事君之道者始不正也不得守國之術者終不明也吾曰臣之愛卜而終闇之不照之以誠則雖欲孝宗廟其如宗廟何

鍾惺曰看得人情透甚

李覯備亂

治之民思亂亂之民思治何也生無事之時身安而甚侈刑馳矣急之則驁欽慢矣加之則怨力未嘗鬪自謂勇心未嘗謀自謂智知兵之利而未見兵之害小不得意則欲逞而亂矣故曰治之民思亂也處多難之世城者不肆野者不稼彊者僵於戰弱者斃於饑父母妻子劫來虜膾然後見兵之害而不獲兵之利卒而有主則將而其發矣故曰亂之民思治也思治矣雖中才可得其欲思亂矣非聖人不能弭其漸大禹之戒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智者處亂於治思者謂治不復亂悲哉

鍾惺曰胸中眼中了了然故筆下[illegible][illegible]肝膽俱見

李覯常語

或問自漢迄唐飢王飢伯曰天子也安得伯哉皇帝王伯者其人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惟其所自稱耳帝亦稱皇書曰皇帝清問下民是也王亦稱帝易曰帝乙歸妹是也如其德業之實則文王武王皆於帝乙紂乎伯諸侯號也伯之為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之所得為哉道有粹有駁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見古之王者粹則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見古之霸者駁則天子而駁者亦曰行霸道粹矣宣帝言漢家制度本以伯王道雜之蓋此也人固有父為士子為農者矣謂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謂天

下之農者曰行子道可乎父雖為農不失其為父也子雖為士不失其為子也世俗之言王伯者亦猶是矣若夫所謂父道則有之矣慈也所謂子道則有之矣孝也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之矣尊京師也非粹與駁之謂也或曰詩人以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非諸侯矣乎曰武王既得天下詩人述其世世修德始於后稷公劉以至於太王王季文王故云爾也當商之未喪誰有此言乎如使紂能悔過武王不得天下則文王之為西伯何盛哉而已矣西伯伯以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漢唐王而駁者也

葛鶴曰正名根確而文特粹決

鍾伯敬曰高秀可挹

穹靚野記二篇

予居東郊外耳目所得有可以為世戒者作野記二篇

里之氓有築都邑之侈者以其畜牛易人之乘馬既數歲矣土田之肬合半而不獲僉廩秣粟耗於馬腹飢餓且不救而馬之能卒無益於甑釜噫今之絕故賤而支新勢忽講習而鬻奔走有不病其田而空其弃粟者乎

春陽既作草之百名生於穹陵於絕澤於不毛之地露雨所益風氣所美茁堅萸鳴生理自若合是而入田畝者則根與稻爭[illegible]詩頌角長等碧疑過者之目衆人之父病其為稼害也掘而[illegible]

遺種火變水腐狼籍道側頹為糞土蕪沸可得矣噫安爾類[illegible]材不自齒於嘉穀則奚禍之來

鍾惺曰風骨[illegible]然有莊生秋水之致

邵雍無名公傳

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貌可貌斯可名然則[illegible]無朕乎曰有體有跡而無跡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吾未嘗不為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

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災不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家素業為儒口未嘗不言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出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鍾惺曰自寫至人行徑文雖近俚而情實可貴每誦一過銷兇許癡妄

邵雍戒子孫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善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鍾惺曰。以善惡論吉凶。妙理參大易之微。不可作老生常談忽之。

唐介潭州通判謝上表

始竄嶺南。人皆謂之必死。及還湖外。恩實出於再生。仍復前官。俾關郡政。仰叨成命。增激微衷。切念臣寒素立身。砥直無援。歷官再紀。才貳郎曹。入朝踰年。幸兼風憲。臣自以遭聖明之治。當言責之司。祗知忠義以事君。不顧患禍之及己。凡所上奏。必盡至公。流輩為臣寒心。姦邪見臣切齒。臣本欲為耳目於陛下。勉副簡求。不能效鷹犬於它人。以希進用。心雖無媿。迹已甚孤。屬權臣之擅朝。肆己私而害政。緣餘忠款。冀補涓塵。陛對之間。未能悉意。天威之下。卒莫自明。得罪一時。竄身萬里。流離遠道。殆及期年。擯棄遐荒。分甘散秩。豈謂皇帝陛下。存國大體。察臣愚忠。欲拾諫者之言。免為從來之誡。三推皇澤。特與一官。以邕廣之寇擾。擇湖湘之守倅。俾從征筭。得佐郡符。狀臣粗識義方。薄知臣節。納忠徒眾。願百謫以誠甘。盡瘁報君。雖九死而不悔。謹當益勤官守。以助軍興。夙夜以思。冀免於敗事。毫分有補。必於大恩。

鍾惺曰。忠臣氣骨。不為遷謫少沮。讀之想致。

包拯請罷天下科率

臣伏見自西戎已來急於饋運常賦之外調發相繼天下民力殆已竭矣且先朝當契丹未請盟之時宿兵兩路干戈日尋詎聞有今之擾動乎蓋郡縣長吏鮮得其人或選非次配率競於苛刻餘官倚吏緣以為奸乘聚誅求不知紀極轉運提刑又不能察其賊否各徇情而已且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繫當務安之為急安之在精擇郡守縣令及漸絕無名之率爾若乃橫斂不已人懷危慮或因歲之饑饉以吏之殘酷相應而起塗炭海內此乃心腹之患況已萌之兆可不深慮乎臣欲乞今後應係軍需所用之物並令主司預先計度於出產州郡置場收買或非次急切須至配率者亦乞勘會各於出產路分專委逐處長吏於形勢物力戶內等第均配仍委知州通判親自監納兼令轉運提刑專切提舉睽量稍有違越並乞重行朝典所貴重困之民漸獲蘇息

鍾惺曰自是隱憂遠慮不獨言之仁也

包拯論委任大臣

臣嘗讀漢書谷永傳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誠哉是言也夫王者端居巖廊之上垂拱而仰成者以能知人能官人使之然爾式興於是則雖堯舜之焦勞雍容亦不能成無為之化也伏惟陛下以明睿之姿勵精求治之切中外臣僚才與不才固無有能逃聖鑒者矣且丞弼之重寔為今之極選而治亂繫焉若乃推心盡誠任天下之責者即當委而付之設或拱默取容以徇一身之利者亦當罷而去之惟在陛下神機洞照甄別而信任之爾若任而不擇擇而不精止不能為治抑所以為害矣夫近臣中亦有公望實才眾所謂賢者非陛下既得而知之亦宜亟擢而用之若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其才何以致理哉不可以優游不斷恬然便謂無事況諸路饑饉相繼財用不足府庫虛竭士卒驕惰振舉紀律杜絕萌漸正是可為之時固宜參用賢者助成治體此尤不可緩也大抵今之居位者挾奸佞則蔽善而背公循愛憎則貴己而嫁禍諂諛然但以排抑剛亂前得無恥黨有援附進能之意乎儻令如是輩比肩並進而望風俗日益美教化日益成其可得哉論者皆曰今若以廉退讓有才之士擇焉而用置諸左右則向日之失立可矯正而邪諂易且忌刻姦險之徒當不令而去矣陛下何憚而不為哉臣以孤賤之蹤叨居言責之

任圖所以為報者惟思傾竭愚慮庶上裨聖政萬分之一願陛下少留神明則天下蒙幸

鍾惺曰以知人告君蓋臣之極思也

楊升菴曰奇策驚人

孫鑛曰書智巧說得盡最不得兵厭也

蘇洵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塍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為洪波潴為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

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鬭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

采仲曰千里之河一瀉[illegible]

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逮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勃若决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閒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雖然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

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祝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北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發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殷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於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己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將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所以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

字仲曰其意可行於[illegible]之所不可行於[illegible]之日

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名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

誰望耶。

鍾惺曰。老蘇目擊當日兵驕。欲以駕馭之術望韓公。其意自喜。□太平養兵。欲其不驕而有用。寂是千古難事。非敘一便可踏□。讀者識其意可也。

蘇洵上歐陽內翰書

雜敘當日眼離合作一篇把柄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眾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以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

序曾之回情緒旋轉可會

錢牧曰遽入歐公處妙

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敢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痛而奪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

鍾惺曰於此見遇合之難

茅坤曰又突入二子以形容歐陽子之文何等風態

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文。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

鍾惺曰於此見讀書之難

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它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

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何如。嘻噫。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錢穀曰。回回顧離合意甚妙。所謂千里來龍。到頭一穴。

蘇洵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能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時人皆今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明陰公而）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鍾惺曰映陶曰奉行安石一生行徑誤於不近人情四字中道盡而千古為之驗

孫鑛曰。知介甫於未用者。蘇明允。知介甫於方用者。呂獻可。范盧陵涑水皆在其下。知人難哉。

鍾惺曰。張文定公撰老蘇墓表曰。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公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論一篇云云。老泉以一布衣。而能立異於安石若此。不獨識高。其操守亦自矯矯矣。

蘇洵 諫論下

茅評四行大痛快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悅諫之也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鄉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巽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

孫鑛曰凡有引證無不痛切

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有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鍾惺曰讀此文無不欣然稱快其類推引喻明醒故也

蘇洵子貢論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信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者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彊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為魯可存也○而

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為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悸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獲逞志者○惟肘股之掣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憚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如得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眾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轘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舉兵誅呂氏○呂氏以陳嬰為將拒之○至滎陽○嬰使人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為齊○有高國鮑晏以為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鍾惺曰○正論而出之以縱橫之筆○使老泉生戰國時○又當攝蘇秦蘇代而三矣○

詳見卷四 慮不長量不大二語是盡項羽病痛而眾之失按

蘇洵項籍論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秦之守籍不

字勿論

說據四數 打定眼鋪 局之如狀 三小家堂 守而後出 皆有奇

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茅坤曰老泉此論亦雄矣以予觀之亦事後按成敗立一究之說耳當時秦兵之強勁者大眾盡之鉅鹿鉅鹿敗則關中已搖故高帝得以重鋒請和賄其將而擊之也苟如老泉之說籍且釋趙之救而遽為入秦秦強兵在外未挫關中守如故章邯躡尾

茨壹

其後而內外夾攻恐未必得志也即如籍能入秦以彼叱咤之資豈能一朝破秦之後即可東向而制諸侯哉亦過矣

鍾惺曰觀羽舉動局量自無作帝王之理益帝王有帝王之分英雄有英雄之分分止於此而不能過也使其過之則羽可高帝矣老泉此論就事論事耳

錢穀曰[illegible]

蘇洵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彊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謂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為贈

鍾惺曰此文追思今昔感慨於功名富貴間一腔丈夫之氣勃勃

不禁故正言嘆歎之不足恐以為規諷蓋欲見其學之有主也

數叙畧為昇比一般而止

結撰而化老人立言妙筆

蘇洵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恩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隣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

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嘆曰是不及見吾鄉隣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其人也夫其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恤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孫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酒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

六行者吾性時所謂大懟而不爱者邪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備且為之其與而赫奕婢妾靚服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倚力足以摇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蠹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家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鍾惺曰以成敗為諷刺諸之使千古士大夫皆有慙色關名教之文也

蘇洵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梁棟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鍾惺曰此托處自悲自幸有睥睨一世之意

宋文鈔卷六終

茅坤曰：長公一生坎壈備於此矣。

宋文歸卷十

竟陵鍾　惺伯敬父評選
古吳楊　彝子常父參訂

蘇軾　杭州召還乞郡狀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斷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大人腳根在此）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枝，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

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遣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

鍾惺曰：十發小人附小人者，不必與論黑。

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為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論衙前差顧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

原子者不可不說破此司馬[illegible]奏言之

紀綱無黨以無不側目朝廷儼然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險為之地特未敢發爾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illegible]遂折其辭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忌疾其徒又以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猶恐數事別致患禍又緣羣痛目係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恭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為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閒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為黨人所傾

前領不保豈敢望知先帝之救臣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放論奏不已其意豈為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瘢止欲浮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弟轍為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厲聲以須靜必知此聞命悸恐以禍為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為臺諫所攻般出辭字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眾所共知黨人嫉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

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嫉必為巧發而陰中臣[illegible][illegible]此二聖公道之知而收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險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衣違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介潔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羣小計較長短曲直為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

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須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伏斧鑕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恐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鍾惺曰胸懷口齒開朗快暢論中對君父光明如此

鍾惺曰字字不肯佳人

陳仁錫曰乃心王室之言

蘇軾乞常州居住表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熏心驚齒發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為歎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祿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眾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敕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山東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illegible]

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羇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群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鴈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葢惟猶有求於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干冒天威臣無任

鍾惺曰觀子瞻乞恩君父處不以一字低若權貴可知今人媚權貴而抗君父以為名其罪人也

康仁錫四
劉而正

蘇軾辨舉王鞏劄子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臺諫官言鞏姦邪及離間宗室因論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強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為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為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舉二人孔宗翰與鞏是也鞏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為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舉先之推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鞏上疏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為離間哉況鞏此議執政多以為非彷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嘗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鞏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為學何名諂事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欺聖聰不以此罪鞏

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塞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薦之士幾為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鞏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取進止

欽惺曰此等筆舌最傷小人之心然亦不能自止

蘇軾御試制科策 并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於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鬱田野雖闢民多乏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攘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設法寬濫吏不知懼累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殺

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惟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

陳仁錫曰古今痛心之言不恐老請

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

鍾惺曰冷語提得寸聳動人主全在此一段

鍾惺曰每段引制策思之令妙條對為之詮釋者

於有事之時者易於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無為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為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為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為是名也臣敢不為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為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為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偽不為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為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

明詔爲朕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燦
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脩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
勤也臣請言勤之説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
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
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
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
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
税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
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

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
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聞始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
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
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
語以爲舉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而誇
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
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
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其事未治其人
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它日又曰吾所爲某事某

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某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憚於心屏去
聲色放遠嬖倖親近賢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
伏惟制策有夙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
多和氣或鬱田野雖闢民多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
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
俗士忽廉恥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
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欽法寬
濫吏不知懼累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歎十條者臣皆
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

臣之術而周執之則斷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指之大臣而已不
與今陛下區區以獨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
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
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
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
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
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斷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
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辨是矣乎度能辨是也
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

雖怪回從未陰猜之臣即頑鈍之臣也和盤托出千古老奸何畫出活

任我也使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以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眾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寵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遜詢也是不能辯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乎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

之眾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鬱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荊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荊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棄徙飢寒之民則無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為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畧言之古之制

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固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固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也財券不聊不戰之兵崛然如巨人之病尫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

者於空閒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

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補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考次今縱未能復古可畧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遠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内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

之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辭讓將以責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罰者下之所疑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歛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然否而論其久近也黠蠹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水思欲咎深切在乎變不虚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有弱者其不疾者必有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日之食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

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析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内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呴溫煖之政萬事惰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

鍾惺曰文似前文益以氣盛

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條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
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
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說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
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
延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
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之
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殊也呂
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
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
災特致其潛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
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
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侯之月固君子之
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
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
靡麗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無禁令又何憂
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
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參也夫見其一偏而執舉以為說則〔[illegible]〕
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為京師也

鍾惺曰抄節句不斷似累而不累古文精采之妙經在如此

陳仁錫曰說得倒

不撓獄市所以為撓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撓姦則夫曹參
者是為道德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原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
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具不同臣竊以為
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
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
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
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
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illegible]〕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
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
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
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
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欲去
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豳詩
王業也而係之豳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竊聞豳詩言
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大王文王之時
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
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
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伏

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并將之言不空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盈虛利害陳平所謂顧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以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秦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葉盼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欲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賤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擇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操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以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

鍾惺曰此策從作首不復作結得備策問之小作一收一起集結變化

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畧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强國尊君重朝廷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狂瞽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其也退其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其也是其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紛紛乎雖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鍾惺曰語激而氣平意廣而事確告君之體自宜如此

又曰長篇若不可了使人讀之惟恐其了又未嘗不了篇法湊洽

化工之妙不可思議

蘇軾私策問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生而為之者士有至老而不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為周之公卿者非周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而起於匹夫而至於公相則彼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肆道藝而脩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夫嘗能已事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為一命之士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為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益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樂為之故其民專脩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進而更為之雖布衣之賢浮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修民事之不擇非其不能不屑為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他也以既倦之意其為弊可勝言予令夫州縣之吏移數而不將改官者盤桓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為職官令祿仕而進者自縣令為郡之通守自郎之通守以至郎守為居守而無它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郎守四者為閑家棄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卿也夫以太守之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此極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噫夫然亦有不得[illegible]

評縱窮妙

遂桂曰此只法論非求用人者當知用於人者知此用居身可先孫進居當可免餘歟矣

○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從不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思書拾篇○

鍾惺曰○極透矣○然止可謂之策問○而不可謂之策○今論利病痛切○而不言所以處之之道者○是以策問為策者也○

蘇軾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有剛復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其甚者耳○今夫小人之

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鍾惺曰、寫出千古來一執拗乖戾之人○皆為荊公而發○

孫鑛曰老韓究一義

鍾惺曰申韓原於道德之意證此論根據鍾惺曰辨[illegible]精反[illegible]根據（眉批，字跡不清）

蘇軾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嚴○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遊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

吾中四句說破了悅子

惟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皆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
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渺然若不足為者此其
所以輕殺人歟大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
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
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
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鍾惺曰讀荀卿韓非論知中庸所謂小人而無忌憚正指此一輩
人微獨荀韓即老莊亦在其中

孫鑛曰使亂者

蘇軾上蔡魏公乞葬董傳書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
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為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
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辭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
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為力致一官軾私心
以為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受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
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
饑寒窮苦之狀以為縱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
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

楊升曰讀之傳志士大灰姓英雄之歎

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為傳喜且私愛之此二事生人之
常理而在傳則為非常之福德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
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德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
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為傳也今父子暴骨
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救與之故舊在京師者
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矣公若猶
憐之不欲望其宦遊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經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
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帙且斂眾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
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為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

獻諸公。干冒左右。無任戰慄。

鍾惺曰、如此肰後謂之惜才。今人皆預料其富貴。而設貧賤時收之。此勢利之尤耳。何惜才之有。

蘇軾與魯直

見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邪。肰有少意。欲魯直以已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為奇怪。蓋出於不得已耳。晁文奇怪似差早。肰不可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肰否。

鍾惺曰、深厚之言。悲憫之念。一氣流出。

鍾惺曰說出天人至見狀人名最斷人[illegible]

蘇軾晁君成詩集序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今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為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

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奇雖微肰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為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肰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蔽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甚遠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為漢中侯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為漢中守而郃猶為侯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鍾惺曰頓挫變化

鍾惺曰只此一語也然諸儒所容後使滿滿然

鍾惺曰說有此等有斟酌

鍾惺曰一云

描說盡俗吏病只是胸中處眼

蘇軾 滕縣公堂記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為泰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宮室弊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遊者豈欲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天下事大率類此 一轉）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為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欹仄腐壞輒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為難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二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為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明碩大揚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燕於奉己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為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為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

鍾惺曰先王作法從衆人立想不從聖賢立想期於實用可久而不務名與迹之美務名與迹之美則不必近情不近情者未有能久者也此非俗儒俗吏所知故備此二事發之

鍾惺曰以上數十句祗如一句

蘇軾 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

[illegible]曰收拾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鍾惺曰：藏書僧舍，仁者之心。作此記，仁者之言。提良心上警動人讀書，蓋亦苦矣。

孫鑛曰叙事景勝畫

陸但曰倣戰國策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壟二語甚束此比評不妨風景

蘇軾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步休擬物），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茅坤曰凄煥典然。

罩中田風奇亦月水紅水肤多奇奇之興

鍾惺曰說來我人如此

蘇軾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莊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孫鑛曰寫得快飛鴻之勢

鍾惺曰。真窮理之言。所謂身到處不肯放過也。可見窮山水之情者。不是好事。直是虛心細心。

林鯤曰語點睛

謝枋得曰許多幻解語之於學使人有下手處

陳仁錫曰評此一段有東坡書作文當如不點檢處

蘇軾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斫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襪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

畢仲曰寸多技對之出

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鍾惺曰前段便是莊子庖丁解牛全文因後段添許多妙論所以隔一層

蘇軾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凌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鍾惺曰太白狂士也五字拈得著忽尋出一氣字見狂者之用狂者之氣即狂者之才也又尋出一識字見狂者之品狂者之識即狂者之學也看詩須玩讀詩遺

蘇軾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慮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仉征殺延以其族萬餘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illegible]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illegible][illegible]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illegible][illegible]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閒也或以問臣軾其與太皇太后安所設施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佳觀[illegible]於[illegible]民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許[illegible]生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累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

鍾惺曰說得動人不得其詞之畢丸在此叹

必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宗道既葬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節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佐人

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韙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

茅坤曰又歸到神宗上親切
楊慎曰子瞻受知神宗與光相類故言下不勝感歎

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
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
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
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
之凛凛乎鄉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
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
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
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
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

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
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
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
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
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為賓師
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疎
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
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避蓋自敵
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

原缺第四十八葉

宋而能抗金元以此不若後之全盛而受困一隅之勝也

竟陵鍾惺伯敬父選評
古吳顧夢麟麟士父參閱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轍出此老方弱冠有如此胸襟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文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汩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而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

描寫名山大川深羨太尉其知歐陽之求天下不

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遊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鍾惺曰。穎濱纔十九耳。而立論豪邁若此。何減洛陽年少。猶惜其為辭者乃文也。

徒標曰小人狀容如此不知此引人事矣

蘇轍論呂惠卿

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黠佞無恥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為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強狠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

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改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辯以難琦說仍為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靜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雖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徵箕交下紙筆翔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

茅坤曰是此則惠卿之罪不容於死

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㩦挾金銀流入飛狐者旋又與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汚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騁極其惡不狀安常守道之士無恥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雖用番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并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遁延而歸靡費資糧不稍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

廷有吞賊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散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究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託以重兵方敢布種授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私糴而甲收從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羅餉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私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難復肆諸市朝不為過矣若其私行險薄非人所為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

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仇敵始安居罪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居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沮其歸安居覺之故召即起迭相攻擊期欲又地安居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買田産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居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居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馮京也京安居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居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居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麑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惡則忍於弒君欒布惟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

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太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朱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殺卿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蛇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蠢寡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誅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鍾惺曰、力詆其醜使聞見者不恨之則鄙之可謂除奸辣手

鍾惺曰此語最盡

蘇轍乞分別邪正劄子

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搏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

使小人失所憤恨無聊則朝廷亦受其禍

昔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為政。以三桓分治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推恩。盧秉何正臣。皆身為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為朝廷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為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為翰林承旨。而臺諫雖然進言。指為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衆進。臣嘗論溫伯之為人。粗有文藝。無它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順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能容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離。無所損益。遇添便轉。緩急不可保。誠信不為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為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為朝廷遠慮。則未為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息其疑。則異拱無為。安意為善。久而愈無慝矣。臣不勝區區。博採公議而効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政斯義。勿謂不須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治安矣。

唐順之曰。屢分辰答。惜朝廷不能用。

蘇轍漢昭帝論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出都肄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耳。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夭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遠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然安富貴。易生疾。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聵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夕害之者衆矣。而安依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於大臣。之漸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蠱惑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濟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為此霍光之過也。

某仲曰。昭帝享國日淺。不知禍由近女室否。微如伊尹相湯以成其子。而太丁外丙仲壬繼不三四年死。豈皆女室欤。而任伊尹之罪欤。特曰為大臣有托孤寄國之責者。不可不知此義。

茅坤曰此序由經國之文須細尋繹之

蘇轍元祐會計錄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循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綴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

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為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群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賞以鉅萬而上

四世之後則元豐則祀天漢蘇如此豈人力哉

清昭應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蓄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陛下復以營繕為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逮以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開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廷臣諫觀冀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為富國強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為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為市易鹽鐵

儒者曰宋由陰法過微則之本

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竭內帑剝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為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今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佳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愚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盛之必溢物成之必毀物理之自有不可逭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處百官外列州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為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

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王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荒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為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泰階之象所指心矣然而宜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深憂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平之後因用曠蕩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為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分藏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鍾惺曰歷觀用財一代有一代之耗可勝歎息

茅坤曰[illegible]

蘇轍黄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於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

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哉也哉

茅坤曰入宋調而風致自佳

鍾惺曰後與之氣不可一世

孫鑛曰[illegible]曠之言

茅坤曰非東坡不能有此興非子由不能道[illegible]

蘇轍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溪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遊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眾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

姑寓焉於子瞻之所有樂於是也

鍾惺曰隨所寓而樂山水子瞻實具此曠懷子由非訣其允而高為標榜也

茅坤曰[illegible]

[illegible]仲曰絕有出塵處

蘇轍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茂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以

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死生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希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

孫鑛曰從說東軒者特

幾顏氏之福空其不可辭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謫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鍾惺曰寫窮閻處妙在不作慼天尤人語

鍾惺曰古之名將不[illegible]

蘇轍　管幼安畫贊

余自龍川以歸居潁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終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己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皆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士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半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慮翊翦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蹤跡平原華子魚以德業素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當公之敘伏后子魚將命不敢坐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藻名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踰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己者終害其身而枉己者終喪其德求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竹園間歲時祀其先人紫帽布單衣薦饋跪拜成禮余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善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亦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己以餘自全幼安之老隱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彈琴而興四時祭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婦姥而終少非謀人老非綠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弟坤曰予由涉世雖後次其文如此

張方平論天下州縣官職田劄

昔在先帝詔復公田合王制班祿之差得聖人養賢之義裁原流示本自愛民比者縉紳之間屢陳利害之意以謂郡縣受地有無不齊銓審除員權利為倖躁競以之傷俗因緣至於害人故嘗命官斷以定數誠足發於浮弊然未安於予懷禮不云乎厚祿以勸群臣則下之報禮重凡厥文武仕於朝廷雖廉素者惟士之常而富貴者人之所欲其全寬大之體自有公平之制所宜給其所未給均其所未均約為等差繫令增足使事父母者得以致其養畜妻子者得以致其樂冠昏喪祭有所奉廢恤饋問有所施不牽私室之累必專公家之慮則六計可以弊群吏之治四方可以期衆職之修儻自犯於有司亦何逭於彝憲上廣先朝之惠示不敢渝下俾諸臣之言欲茲自定惟爾中外體予所存

鍾惺曰古今臣子為貧而失節者不少此勅深得古先王富臣下大體

張方平論屯田

臣聞古者師役不違時無遠征以戍之勞宿軍轉餽之費故大一代無屯田之事降及秦漢務恢封畧疲弊中夏外事胡貊魏氏之後吳蜀鼎立永嘉東徙遂成南北天下割解更相鄰表分疆占城各分戍守力儲之大解被甲之士衆驍日持久兵務未解而屯田之利興矣漢以始調戰附士設屯於張掖充國後擊先零羌留佃於洽臺魏武之經畧四方取濟許潁之積晉氏之南征吳會仰給江淮之儲唐太宗既定天下思欲散兵權省國用遂因隋制相要衝以設府計隙地而置屯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居則有扞城之庸而廩食自足動則備

調發之籍而戎事無廢及明皇恃海寓之泰寧承國力之全盛府兵耗散田采不墾後又停折衝府立武士悵於足乎張丁兵而有正兵矣寵將驕卒坐而蠶食於度處獨財用不贍而商利侵刻之臣百方誅斂生人困弊漸至是亂范陽構禍日尋干戈代宗德宗專用姑息自諸方鎮之役徒有營田之名衙戰之夫其務待哺至憲宗時有司上元和國計簿校天下兵農之數率以兩戶而資士卒人力凋瘁可槩而知天下兵農之業遂離而不復為今國家之務莫大於養兵議者有獻屯田之策雖未能該盡乎纖要顯諱其利跡而戎者狠為異說破其端緒臣輒為之揚搉以中其論或有田於緊塞邊境戰守相

待前則易糧不足解則寇患未息故且佃且守而後有屯田之事未聞平時興屯於內地也臣應之曰昔東祇建安之迹遍布郡縣仰文正始之謀近緣陳項晉荀羨興石鱉之利分界東陽都梁盱眙義之也乃在河內唐氏府兵既田天下相望後上元中因洪澤芍陂之饒大資國用我朝自唐汝河朔之郡皆有田務此固不待遠境而後有屯田也今淮陽許昌汝南之城人希土曠地力不盡家挾車輔便於潁發雖內師禁旅更出就食往復決日不廢衛護又東平鉅野至於彭城率多閑田民力不贍決河之所壞淤皆為沃野歲所收入東自濟汶漕而北泗可至河北東境西入廣利渠可至太倉宮南閔丘

可為廩積置屯之地無使於此江淮之境人稠土狹田無餘易何以布屯且國家嚴漕東南之粟庶其速致皆已兼倍此為謀之迂也歟者曰唐氏之前兵民同業本調取於農故可任於農事今之軍士皆市井無賴亡本惰游之民至於無所容然後入於軍籍且其驕也久矣呴嚅保息莫敢耕其心若是可使之寒暑耕耘者乎臣應之曰昔之為屯田者多在師旅之中解甲胄而執耒耜釋耒耜而執干戈出使入勞莫之撫也惟所御用之而已又況四方無事邊陲無役衣食足而起居時安室家而完妻子使就南畝各食其力又何憚焉漢氏之屯田也發弛刑焉曹氏之屯田也募百姓焉晉氏之屯田也置

等率為後魏之屯田也。借民力為居民之屯田也，以府兵為戍兵之民，惟所用者。今天下浮戶依強家而為佃客者，取分末之利，輸太半之率，由無以自業也。傭役制於米鹽之以利，寬其賦入，復其它徭，則傾也之。夫穀貢而至矣。為置典農之官，專司力穡之事，功勞報賞為法必信，因使各隨簡其強悅教之角射，習其精力。古者因農事而寄軍令，蓋此之謂。則是寓屯田大隆屯田兵也。居則稼穡之人，用則戰騎之士。不衣庫帛，不食廩粟，足贍乎可致，將屯倉可待，蓋雖有凶荒水旱之變，而軍不乏乎儲峙，民不增乎橫賦，農戍之利，其亦博矣。

鍾惺曰：屯田源委，敘詩詳盡；屯田利害，說得明透。後有行之者，不待議矣。

佳哩曰：多寡次第井井然不紊，仁心無者私術。

錢君倚義田記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為，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既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以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疏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觀文正之義，賢於身後，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嗚

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爲卿。爲大夫。爲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己。族之人瓢囊爲溝中瘠者。豈少哉。況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畧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鍾惺曰。大賢用心。於此可見。其人其文。皆足諷矣。

王令道旁父老言

道旁父老。䊿而黑。瘠。天甚寒。衣破。上而露。下。王子遇而嗟之。父老曰。小子何爲嗟。答曰。翁老矣。衣食不足以勝寒飢。筋力已疲。不肯竊有志者。故敢嗟。父曰。子來前。吾語爾。夫畜牛者求芻。食犬者懷誼。然則尸之者宜若然耶。且不知吾輩又尸之誰也。無乃亦宜馬牛其思歟。答曰。太平之世。明天子在上。四民各獲其利。衣食所不及者。將惰之民爾。雖然。翁胡爲至是。父曰。天時連凶。有田不足以償租賦。子孫散忿。不係見保。然則爲老人者尚有罪耶。謝之曰。翁無多怨。歲飢爾奈之何。父怒曰。飢何罪耶。授人之羊。匪牧是思。十羊其來。九皮而歸。曰羊病死矣。牧之非然。則可乎。小子未可與語也。又何志之有耶。投其杖而去。追而謝之。不復應。

鍾惺曰。諷刺甚深。却無罵人之色。

王珪封太祖皇帝後詔

昔我藝祖皇帝之興。以天發之期。兵未始一血刃。而卒再造區夏。大謀成烈。披諸萬世而獨高焉。朕奉承聖緒。夙夜不敢康。乃顧睠之子孫。深微弗顯。而有司未嘗議封爵之文。豈朕所以尊大統推親親之意哉。且積厚者其流遠。施大者其報豐。宜令中書門下考太宗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於郊廟。世世勿復絕。

鍾惺曰。威德事。足以見天理人心之不盡泯滅也。

王珪皇太后付中書門下還政書

日者昊天不弔。先帝上賓。遽揚末命之言。方結未亡之痛。而皇帝踐祚之始。銜哀過情。忽傳詔於外廷。請預聞於庶政。載念承邦之重。累申還辟之文。皇表未回。群聽猶鬱。顧人子之誠。雖至。於國家之事。匪安。況日聽治朝。臨發神明之斷。出馳禁蹕。衆聞輿馬之音。百姓莫不交欣。三靈以之篤祉。吾嘗視前史之戒。思累聖之圖。將退飭於母儀。庸進疆於君德。從容房闈。不亦美歟。昨權同聽政事。俾皇帝康復日如猶。奈歲兩霄降手書還政。輔臣等並於皇帝御前納下。今來聖詔已安好。其軍國事。更不同處分。故兹示諭。宜銷至懷。

鍾惺曰、賢懿之詞。足以諷誡不朽。

鄭獬　僞亂

僞天下之亂者古今大勢可見已而未能有善僞者也始周之諸侯相貪獵剖而爲六國卒併於秦秦以諸侯之亡周也乃爲之僞諸侯一劃其根蘗而郡縣之遂至天下無一繩之維諸侯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布衣之禍故高祖不由尺土暴起於風埃之中五載而成帝業漢以郡縣之亡秦也則又爲之僞郡縣而又裂其土地以侯諸侯王盤踞過强卒用不終而布衣則不作其末乃有外戚之禍賊莽竊其隙遂盜有漢璽及光武之再開闢以外戚之亡西京也則又爲之僞外戚乃不復委重宰相而尊用臺閣三公拱袂而守虛器外戚則不

作而其末乃有閹豎之禍積其殘暴酷烈而終之董卓天下遂隳而爲三魏氏以閹豎之亡漢也則又爲之僞閹監痛掃刈之一歸其房闥之後閹豎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强臣之禍故司馬父子襲據大柄更四世而祚其國晉氏以强臣之亡魏也則又爲之僞强臣而培植其宗族雖愚兜懦于俗前以大國强臣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宗室之禍朝而爲帝暮爲囚虜五胡乘之遂蕪中國溺浸橫流以至於唐太宗乃頗究覽其失得而爲之大僞焉及其末也則又有藩鎮之禍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而更爲帝夫歷世之亂考其所以僞之者不爲不至窒一穴穿一穴而禍亂之不息也蓋未嘗取天下之公制而僞

以己之私者僞之耳成湯周武以諸侯得天下而商周未嘗概廢諸侯豈非用天下之公制者耶惟其公也故後世之長久縣秦而來獨汲汲僞其私者又矯之過嗚呼不得聖之法而僞之奚有不速弊者耶

鍾惺曰從來有治人無治法使君明臣良封建可也郡縣可也皆能永祚況閹豎與外戚哉若君不明臣不良即使百法具僞亦足亡國何有於封建郡縣之善不善乎此論古今無善僞最詳透可思

陳仁錫曰可救萬一針

蔡襄論增置諫官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翕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斷推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臣切思任諫非難惟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蒙陛下獎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謨摘回邪禁權倖思所以報效也肰邪人惡之必有架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為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譏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擇如此之至況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权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冒觸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效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終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名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

陳仁錫曰小人之情如見肺肝

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肰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與於此巧者之為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唶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譏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然默然無所恥愧蹤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裁為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為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顧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自擢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須優假無為姦邪讒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邇遠言近不任懇惶激切之至

鍾惺曰、語語窺君之微先為道破雖有權術之言肰無一字不合正論可謂賢諫臣矣

蔡襄原賞策

古之所謂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者前死有榮退生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履死地也今之臣一切務賞何謂賞所謂酧奬者是也守土之臣刺史縣令招徠逋户磨勘税賦皆其職所當為也不修其職罪當罰也今有為之者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為也天子歛生民之財以祿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官守常事之動即求賞天子豈與群臣為市道哉至於茶鹽酒税之局物物皆有賞格下至吏人百姓莫不皆然此為政之弊也戰功必賞也功異於常者賞也其餘無名酧奬可漸罷之以正官守之法也

唐順之曰宋末濫恩如此宜其不振

鍾惺曰君子交極佳在在此

蔡襄答楊內翰書

伏蒙示下衆薦黃晞奏草晞閩人與之游甚久以書自表不苟於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庶乎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為晞發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許善不宜為事非是逐拒之弗往分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襄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分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毀叢至原其所以為心欲君側無姦邪人人為忠孝百姓無疾苦致以明自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大平可立致而不廢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修誠立節之大略也所抵牾者頁沫叢筆耳一旦介去朝廷之巧偽百端妄造毀謗毀必欲亦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窮餓而死幾斷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己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此者也其亦有待於後世乎苟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自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忠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暇以苟忿無所自主為貴況敢毀之晞避介時為學正不肯為介下耳此時小小者豈足為晞高識遠慮哉足下與亦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廷其鋪口

固不為必難開口則介介豈從明然奇把右以合皆權以衆所不為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為寒氣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本欲不知疲倦感歎額例

鍾惺曰從來君子不勝小人之論無怪其言之憤憤也

呂陶請申必行之法

令天下生民之用惟農為甚議者深探本原而力欲救之其說有二焉或曰莫若限吏民名田或曰莫若以畊桑為守宰勸課之法二者皆利於農而施設之先後則必始於限名田而終於責守宰何者農人之貧者無田以畊與有田而少者皆不足以自養而仰給於人是以富強獨享其利而已受其病雖得賢守宰以臨郡縣又安能使利不專於富強而不足者無患貧哉故臣謂必先限田而後責守宰也然立法以救弊法之不行則如不立任官以撫民官之不擇則如不任此朝廷宜深究也夫所謂吏民占田者乾興中嘗條議臣之言而限之今復舉而載於法令示天下不可輒犯也然以四海之廣而未聞過制被坐者豈人皆畏法而不敢過欲蓋吏不奉法而未懲也所謂畊桑勸課者前世循吏之能事國家亦嘗求之廉臣矣名官以勸農殿最以戶口賦之日曆以書其功過而弊多農田之說是也然而仕路紛屬郡邑之政柄輕付授使安人得容其間而為民之蠹賊則何以舉哉苟非甲必行之法任必擇之官則天下之農未見少蒙其利也

鍾惺曰自井田之制壞而欲民無流亡盜賊之患必限民名田取為良法苟民皆有田而田皆有限則貧者雖貧而田在也富者

雖富而不得兼有貧民之田以為田也惜後世無明君賢臣力行之此三代之至治所以迄今不復也呂公恭奉恰此亦賢矣哉

吳育論詔獄

先王慎旅雖續不欲開見人之過失有犯典憲即屬之有司按文處斷情可矜者猶或特從寬宥如此則恩歸主上而法在有司人被誅殛亦何憾祖宗以來不許刑獄司狀外求罪是以人人自安近傳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萬目隨之咸共驚駭不測為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亦請求常事非有枉法贓賄又傳所斷罪名法不至此而出朝廷特旨恐非恩歸主上法在有司之意也且儀身預朝行職居館閣又任事省府使有罪雖加誅斬自有憲章苟不脫也一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其辱士民輕視其上非所以養廉恥示敦厚也自古刑獄滋繁之時誅家滅族冤枉太半大抵雷霆方震人莫敢言有司以深文為各圖自免或因而為利以希進取君恩不得下達人情不得上通感傷至和災變百出陛下為四海愛戴之主忽使道路之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人自危此臣所以深為陛下痛惜之也若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已往且無救解之樣止祈聖神此後詳審庶事務輕寬詔獄具案之上自非情涉巨蠹且從有司論獄不必法外重行如此足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恥召和平天下之幸也

茅坤曰識體之言

畢仲冕識人一眼明矣

呂誨論王安石

臣切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舍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偽而辯行偽而堅順非而澤强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陛下即位之初擢王安石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為學士縉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之得以適其用也及進二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覩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所共知者臣畧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冀上寤於衷監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鵪鶉公事累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僊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卧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府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拜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困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居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況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衆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為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而制定奪但問朋附二府胥辟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羅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貴矣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當希進奔走門下唯恐其後背公以黨今已成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己者妄言叢小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敕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亦作威錄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御座之前唯肆强辯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喧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疾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

其是非任性攻轢同列其罪八也陛下方務洽專惠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羣辟乞獻言俾岐王還居於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聽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黨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與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榷財利其寔動搖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瀆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無渫下大奸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繇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攻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於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偽況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誠許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庶若寄職分難安當俟露章請避怨敵

鍾惺曰舉朝相賀得人而獨敢指斥其奸如秦鏡照膽司馬公不得不服其先見矣

劉敞與王介甫書

見所與曾公亮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為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為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於公以為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己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為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無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為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悲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俗益澆薄其取於民者有頭千緒閱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寔無本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為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複將有四五倍蓰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為殿最又青苗錢禾足未得從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為方畧以強民其下者宜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其難從及至勸其為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雖

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歛之名不知介甫宜以周公聖人為法上
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為能防惑矣衍
楊接榴也商鞅為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為漢變法後亦殺為法逆
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為備百姓不足至
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既滿哉且見其不復為民矣外之
則尚武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
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救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鍾惺曰青苗不過聚歛之美名耳一說破使盤人安石方以周公
自待豈堪為人所盤盤則怒怒則執拗而行矣此書辨駁得刻
毒之甚語語畏其庶恥未有不盤怒者程子謂青苗之禍吾黨
激成之觀此益信

竟陵鍾惺伯敬父選評
古吳楊彝子常父參閱

王安石進戒疏

鍾惺曰戒語諄諄自負

孫鑛曰綴動人主處[illegible]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為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
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
為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
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
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
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
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
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
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
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
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為七十而後敢從心所欲也今陛下以
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為不少矣則臣之
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
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

於此時。伏惟陛下自受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茅坤曰：於亮陰初，以殺色二字為遠佞人之本，便是荊公得力學問。

王安石論本朝百年無事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為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眾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

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飢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貸販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閒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

李作曰機辟察矣

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

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

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鍾惺曰今觀其遣詞命意抑揚輕重則其胸中變法改作之意已隱隱散見於一篇中矣然在事前觀之則語語正論亦安知其變法改作之為禍大也甚矣聽言之不易如此

孫鑛曰詞緣達意

王安石乞退表二

臣其言近具表乞解機務伏奉手詔未賜俞允若理忽所及有陰天重地之施伏義未安有深淵薄冰之懼竊惟成湯高宗之世有若伊尹傅說之臣其道則格於帝而無疑其政則加乎民而有變后惟時人相亦有終迨乎中世之陵或非後古人之勢駭忠或不足以服信而事事至於自明義或不足以勝衆而人人與之為款以乘衅而父衰魏能持祿以少安此臣之慮危於居寵之時而昧於有功勞之乞況於抱病浸以疲官伏惟陛下道與日躋德作配震衷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皆昌別夫春遇之優既已勤劬之久宜蒙善貸使獲曲全賜其疲賤之身假以安閒之地則救平無用備可且於勞薪棄席永忘哉并施於華幄

鍾惺曰終不服心之言想見此老倔強

王安石與馬運判書

運判閣下比奉書即蒙寵答以感以怍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為家者不為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視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為耳不得為則尚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幾兵之驕悍者就食諸郡可以紓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為猶人之血脈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脈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茅坤曰論財是荊公本色

王安石答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為文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耳。家廟以今法准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為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為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為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為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為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為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逾遠，君子惟順愛自重。

鍾惺曰：詞雖嚴厲，義實正大。觀其胸中筆下，自有凌駕一世之意。

王安石答曾公立書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群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為利吾國、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為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為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為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為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飢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事不合於法，而世之譊譊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為如何。

鍾惺曰：持論似正，此神宗所以信而不疑也。

荊公語切淡而盡

王安石答李秀才書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耐爲之不集何所不至自注至此幾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阻足下樂從而聞而不以爲遠來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就能學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止也則恭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耶

鍾惺曰規諷處微以賢者自待有體之文也

鍾惺曰好士一也孟嘗春申行之固亂世事而出之周公便是聖賢所爲豈可同日而語

王安石周公論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姦民而毛遂虞慶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裁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務若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當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

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欺，[illegible]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鍾惺曰：此據待士自是周公戒伯禽，而安石敗之者，不過欲文其驕倨執拗之過耳。然說出一段學校養賢正論，使人不敢開口。所謂大言欺人者，此類是也。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序

安石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委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鍾惺曰：數語有商彝周鼎之色，荊公文品故可貴。

譚元春曰：如老梅偶着一二花，古雋之極。

茅坤曰何等識見何等筆力

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始稽之衆吏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鍾惺曰荊公理財大意始終不出於此

鍾惺曰文亦稍亂與丹蓂獲麟另同一端說

王安石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鍾惺曰君領署讌感慨係之想此老落筆時定不作文字見也

王安石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崇然、溪之流流添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牕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陛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牖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常與余遊。余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余文。余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余力頗出道士下、蔑何云哉。

茅坤曰。一句結、有無限意。

王安石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鍾惺曰高論驚人安石得動一時君臣者在此

呉仲曰什文究山探録誣衛佑度可謂刻骨之論

王安石請江南録

文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録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録其於春秋之義箕子之說徐氏録爲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隨隨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辠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録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它所誅者皆以辠戾何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也吾知佑之死信爲無辠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以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不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辠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焉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唯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鍾惺曰古雖刻薄然處小人忌嫉之心自是文中老吏

呂惠卿建寧軍節度使謝表

備嚴近之選而祇非常之愆當清明之朝而罹甚重之譴孽乃自作咎將誰歸伏念臣起自諸生暗於大道持竊啓之聞而欲經於事變信呻吟之得而希掛於功名分既過遇理宜顛越糾先帝有為之始乃群材願效之時輒先要津以閑賢路雖預討論者三四事而參絕務將一二年凡是蠹國害民之繇寔臣懵學誤朝之致豈亦下流之所廢更令衆惡以皆歸偶失當時士師之刑難逃今日司直之論尚蒙善貸未寘嚴誅特從四裔之還以正三凶之比衆疲遠謫人皆知其難堪覩尤生離間者為之太息伏惟皇帝陛下天仁自得聖孝光充撫予斂之遺藏每加悽愴顧廟堂之舊物率不盡傷特罪悔之至深猶典刑之為屈龍鱗鳳翼已絕望於攀援蟲臂鼠肝一寘心於造化渾逐言出莫知所從

鍾惺曰語語只引罪而吐吞中却激露不平不服而不敢深辯之意欲使人主而疑其有冤也雖小人故智而文字寔妙

宇文之邵上皇帝書

陛下初即大位念萬世無疆之業詔求闕失開闢言路可謂誼主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處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終吉民之所以望而則效者常在於人君繼統之始此安危之機不可不慎也昔成湯既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陛下新服厥命惟以祖宗為念以天人為畏則小大之事不懈矣宋之有宋百有餘年陛下一日南面而享之固宜跡其所得之艱難夙夜柔栗以勤負荷求思太祖之武太宗之文真宗之畏天克己仁宗之寬大慈仁英宗之勵精庶政主則見五聖於前行則見於側坐則見於堂食則見於杯杅之間詩曰天難堪斯言天不可不畏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言民不可不畏也去歲以來千里不雨近者幾甸遠者河北京東蝗蝝殺野穀價踊貴重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尤為彫敝臣竊恐萑蒲之盜或貽宵旰之憂為今之計不過多鬻爵以濟入仕之流廣度僧以奪可耕之民終非計也願今歲災之郡許富者粲息於下戶官給以質驗豐歲償其所貸逋者官為治之其息不過一倍此有餘貲者樂為而濱死之衆可救溝壑之命陛下又責躬引咎寬獄訟出宮女罷寢歛之吏蠲苛虐之政深無名之賞省勤民之役凡所以蠹政而召衆怨之氣者舉更革之如此則大異可塞

化可興也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今薦紳之士不勵名節而以挾佞雖合器皿衣服窮於侈聚車馬宮室過於軌制姦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於此哉願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禮節廉恥厲切臣下崇尚敦厚而都下亦少為之厲禁滌去偷薄之弊漸漬敗教之具一加遣絕凡侍從輔弼之臣宜擇簡修絜方嚴之臣俾宅其任以化清議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縻以好爵厚其禮命惟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願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諫於其居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illegible]郊也居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

係幾句寫貪仕之情如畫

猶有不稅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為人灌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直患不能塞之爾科防日增格令日繁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彈匿苦堰之衣以干羅祿少者增齒以各參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門闕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其可痛也陛下盍稍補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廢樂風教之美少近於古去歲諒祚猖獗七八萬衆突至大順廟堂無奇策守邊無良將臣竊為朝廷憂之慶曆間緣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三將淪沒而功不成[illegible]

下知其然乎其患在於虜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亡慮二十萬而二十三州二百餘寨分屯保戍則是我兵雖多而散在處處賊之來也大則六監軍衙頭一時俱發小則隨處寇掠邊城一面數則所與角戰者無幾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會集衆寡不敵則乞師告急救兵纔至賊又已去今賊常以合兵擊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敵之衆當其鋒此慶曆之失也今不改前轍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勢其能深入賀蘭收復十四州以為我有也乎臣知其不能也其能如先朝之舉五路進軍直擣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計今之利莫若詔諸道分勒所部將伍符尺籍而規畫之若干以為守若干以為戰若干以為救兵救兵必使與戰兵相近而駐於喉吭之地則可以應猝而不失機會也渭州嘗為元昊所殘南徙歷精亦寵厚其種族共為捍撥以蠻夷攻蠻夷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文扶羌是也其俗隨水草遷徙食肉衣皮毛無堅甲利刃以臨陣擊刺之技不及於它夷仰給我之泉茗繒帛我與之通者亦特以其馬也今陰平之民歲苦重役者勾馬戶也凡羌馬之來則使之資給費公私之財甚多而所入之馬不足以備國乘不足以戰也邊吏養羌非不厚也而去歲反有安昌之變塞上之民切齒且安昌之羌與南路鹽達羅多罔巷林諸寨之羌一也今閉安昌之路禁其出入而許

貿易如故是何異一室而多門者杜其前而開其後乎臣之縣所管萬戶而居民蕭然者其弊實在於羌也至和講解之後約不敢犯邊而去歲犬戎三寨驅殺士卒國家以奉西北虜者紛不得已也今又騎寇小羌而足其無獸之求乎臣恐以為不若杜塞衆路使不陷入而絕市無用之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諸堡則遐民小安矣為政所重莫急於農且明則得食不明則不得食繁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厚其生者百姓之私飭校民事徙而立官以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為目然而未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為殿最言之從違而富國之良術也郡縣[illegible]政頻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上下牽制不得盡其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按察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違按察之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未必獲咎而違按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今一任之長一平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問其所為也令為民守令而其務簡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勢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illegible]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監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

廢循良之吏有聞焉凡臣之所陳明詔之所求也然臣尚有至忠不敢默默又為陛下亟言之臣聞疾未愈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處而約居樂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慮則諫聞服則揣養行則莫杖無紛華之事交戰於前誠能以心時遠今將求之失慎微杜漸克已復禮使其志一定則官日難有于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曰罔游於逸罔淫於樂傅說之戒高宗曰無以進禄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遯于荒野極知小人之勞而二臣猶戒以此戒之況陛下生長富貴臨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為之防哉願陛下聽政之間則令通經之士講明古訓究觀敗亡之末以自創艾盡孝兩宮咨謀故老則恐懼修省習而成性矣臣誠私憂過計三載實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陛下憂悼之心又已衰殺能袞冕憑玉几目有靡曼之色耳有要妙之聲凡所以娛意者畢奏於前自非信道之深孰得而樂哉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鍾惺曰痛言時政之壞毫無忌諱庶不愧應詔陳言之意

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然，諸臣愚未之聞也。

鍾惺曰：論資格之弊，亦云盡矣。然尚有二弊未舉。進一階，歷一級，以為例當然，而不知感恩。歷此級必至彼級，但求避罪而不肯立功。夫為臣受恩而不知感，避罪而不肯立功，則天下事尚可為乎。此尤弊之大者也。

李清臣論星變

天地之大，譬如人一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為之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

鍾惺曰：論得奇甚，細味之，如此理從來論天人合一者，無此精確。

范純仁司馬公詩序

古之君子修身以齊家然後刑於國與天下蓋其言動有法出處有常子孫幼而視之長而習之不為外物之所遷則皆當為賢子弟猶有齊人之子不能無齊言也書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繇此道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公以清德直道名重天下其修身治家動有法度其子弟習而化之日趨於善蓋亦不言之教矣又伸之以詩章俾有諷誦簡策則其積善貽謀之道可謂至備宜其子子孫孫世有令人苟尚不能自修以入於君子之塗者則其人可知矣宏予之子壻也持公詩求序於予予樂道公之盛德又因以勉之熙寧八年月日高平范某序

孫鑛曰以詩章作貽謀非忠宣不能言非溫公之詩不敢當

范純仁王尊道先生講學記

古之哲王一道德以同俗故自鄉黨至於國都皆設學校以敎其人凡為士者自少至長必處於學其所學者惟先王之道則在乎先誠身修己而後有施於人故其仕而立於人之朝也則用其所學以事其君而治其民故其君之所聞者皆先王之道德民之所服者皆先王之敎化然後君得以為堯舜之君而民得以為唐虞之民矣自周衰秦漢而後學較養士之法既廢則士之所學不必誠身修己而各務肆其所為是以邪說怪行得以眩亂乎其間故仕於朝者非一道也致其君者非一術也施於民者無定法也其則至於國異政而家殊俗矣而欲致其時於堯舜三代不亦難哉今之為士而知斯者有矣患無位而不得言也有位而言者有矣患乎不能行也若其林野丘園之士能自奮勵篤信先王之道不待上之教化而推其所學以敎漢於閭里如古之所謂庠序者則見夫滑之胙城尊道先生為先生誦聖人書窮之三十年五經之旨卓然自得不為諸儒傳注之所牽其言行淳質亦未嘗有繆於道故滑之學者多趨之先生乃為之講解俾識其所趨向又作室以延之而名曰講堂俯堂之北則其先考之墓也或者以為非弦誦之地先生曰吾聞立身揚名所以顯揚也吾孜孜於是道勉其身於君子之途者是使吾親為君子之親也

覿歎焉尚吾親有知聞吾朝夕講聖人之言於此顧不樂哉又況使鄉里之人瞻斯堂則知吾先君之墓則吾親之名蓋亦不朽矣先王以是言語予而欲記焉予昔先生之青衿也其言雖不足發明先生之道而且不敢以辭故因感學校之廢復樂先生能自奮勵以先王之道教導其鄉里而為之記云先生姓王氏名大中尊道即其字也時治平四年九月記

茅坤曰純正之文稍朕無色而氣品自貴

薛氏樂安莊園亭記

范純仁

蒲舜都也秦分為河東郡地沃人富自漢唐至今為秦晉之都會固宜人物之多奇也薛氏為河東著姓世有顯人皇朝樞密直學士樂安公以清德直道事太宗及真宗皇帝門族尤盛今中大夫公即其第幾子也象賢繼世詔封五郡三領部使四典臣鎮高識懿行為時名臣六十丐閑七十請老以三品歸第乃於郡郭之東北披岡帶河擇爽塏之地遠城市之喧築室以居焉因所封之郡名之曰樂安莊前啓重門內曰含幽閉關却掃非幽人佳客屐迹罕至南北分為二園其西種杏種栢中曰靜居內外重寢妍華芳卉交植於庭疎竹蕭蕭壽居雪頂開軒對之各以為名其北曰逸老堂乃公寄傲宴息之所也其東曰三經堂以藏儒道釋氏之書公以寄懷於簡冊也其西曰無無堂公自以無欲無營又取夫莊生之言而名之也東南構亭築址數仞中條太華列峙如屏其最近者[illegible]峯因名曰五老榭次東為臺登覽曠逈清宵月明千里如畫名曰月臺莊西北隅據垣乘高下列蔬圃時使老圃村童引水灌畦名曰瞻蔬臺積土踰尺周植美楸春花夏陰如幄如蓋名曰楸壇芳條雲布繁英玉折垂架飄香深若洞戶名曰酴醾塢修篁擁徑翠影蒙密新筠解籜嘉色如名曰猗猗塢眾木交陰晝景見日清風自來好鳥時下名曰翠陰

焉鑿井轉車以汲甘泉或沉浮瓜李揮臭冰雪或烹茶煮蘇飲餟飴
醴外設客舍庵廩庖庫殆將百楹其締構製作儉而適用潔而不華
夏無蛇蚋之苦冬無風霰之患其服用皆陶甕藤床楊几葛衣俾居
子有以瓜沐小人無所可欲蓋盡得夫郊居之道或霧色澄明閑軒
極望或落花滿徑曳杖行吟或解榻留賓壺觴共醉或焚香啓閤圖
書自娛逍遙遂性不覺歲月之改而年壽之長也此其將遂之樂居
處之安又稱其莊之名矣今士大夫或身老食貧而退無以居或高
門大第而勢不得歸自非厚積累之德鍾清閑之福安能享此樂哉
愚將老矣固將做公而還也以人事之難必姑識公之善處以自勉

云公名俅字肅之

鍾惺曰寫花園風景樂甚可為仕途格隱

范祖禹論聽政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諒蔡衰毀孝性之至
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總攬庶政延見群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
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
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
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
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為德音行為仁政以慰答天下生
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陛下治其本而行之則
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

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歿成王追念其勤勞賜魯天子禮樂
使世世祀周公以為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
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沒宣帝亦
瑩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
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況太皇太后英
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于億兆
人民於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肰則今陛下所宜先
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
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於英宗翊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

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豊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陛下纔始十歲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嗣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為附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今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安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進之故疎遠隔絕親王病既從朕後二往太皇太后疾已革朕後徐王得入進退群臣必從天下人望不從已意為喜愁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贈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剋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只皆為趙氏社稷宗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祐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

而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而親黨多僥倖濫恩仁宗既親政杜冤釐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自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祖宗以來唯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聖性寬裕不恐拒人內降濫恩其後亦比以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誠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內裁抑僥倖以肅宮禁九年之間終始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之怨亦

不為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遂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歡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眾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仇疾眾庶所欲同棄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群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

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之心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為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為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殁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澤人心如此者為其能輔佐陛下與泰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若聽小人讒說或進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為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

者萬行之本本既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為朝廷之計亦非為先帝之事皆為其身之利也日夜伺侯欲逞其憾若久矣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今又欲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衣不解帶憂瘁泣涕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衰慕毀瘠中外具聞衰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太皇太后盛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人衆多恐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言於未然或有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惟陛下深留聖思

鍾惺曰太后既崩中外洶洶蘇軾欲具疏隸及見此奏乃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今觀其先事而戒太后之發小人之惡供疏細說破不獨文章妙一片苦心血誠皇天后土寔應鑒之而卒不勝群小奸言豈非天哉

范祖禹論宦官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參五百餘年如出一轍基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控天下子弟親黨割剝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胥掾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決省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劫遷明皇於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驚疾崩為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逼吐蕃寇陷京師播遷於陝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為陳宏志所弑敬宗為劉克明所弑文宗欲誅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於殂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為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於蜀又幸興元楊復恭

稱從榮國老學昭宗為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刦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胤誅中官而朱全忠殺昭宗遷弒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宜可不以為刦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為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曰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性來附構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

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熙寧元豐間內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為雄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叅濟玩寇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樂陷殁在熙河僭擬不除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権舟船置堆垛綱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剥為國歛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惟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

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疑惑而所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朝三人以今人觀之所具然前日所得皆違法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外用臣未樂從用人心不降不畏故臣敢極言之陛下特大度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群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群小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無一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內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奈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業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

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强用中官如此之武四方聞之必以為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衆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疑致則它日所為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變疑四方解體它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從前豈得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吉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

可令開。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以他事。則吾輩
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
輩疏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
今必無此。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內外為
小人所惧。外與師旅。內與百役。先帝未嘗享天下之樂。終以憂勤損
壽。凡不便民之事。舍群小所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
不顧陛下復近小人。蠢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遣罷除用內
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到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
萬口一辭。以為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

易。何難而不為哉。自聞近臣而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
能爭執。陷陛下於過擧。甚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
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為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
歲。陛下為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塵瀆聖意。數進苦
切之言。陛下每留聽。以臣恐宜見知。臣亦不量微力。切以獻納自
任。令核事躰。寔係朝政汙隆。人情忿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黙黙
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察。

鍾惺曰。歷叙宦官之禍。小則蒙蔽。大則專擅。古今同一轍也。讀之
陰氣襲人。如鬼蜮之在前。使人怵然可畏。古今論宦官者甚多。

而痛切盡情。則此文至矣。

孫覺論君臣相疑之弊

天下之患孰大而尤切者莫甚於君臣相疑而相遇以偽夫以誠待物物之格者幾何若以疑焉則誰敢自盡陛下欲使群臣人人自盡而化周朋黨之行不設譏詆譸詢之說不行則莫若事立而制之以義言至而窮之以理也夫臣下欲為化周朋黨譏詆譸詢以蔽惑人主之聰明者其大則欲擅主之權其小則欲干主之利陛下知權之所在而謹持之知利之所出而謹守之則二者之患息矣

鍾惺曰漢元帝亡國始末不出一疑字在胸中作祟耳此說論疑弊甚透足為千古君臣之戒

孫抃論宦官太盛

陛下仲勅羣寮觀覽廄馭跂徼壘報用不蒙生歷代用利未嘗如本朝之清宦寺天根之隹瑞錫以純嘏乃當隆盛之際未享繼嗣之慶者患者宦官太衆而陛下未悟也何者古者內刑之一曰宮至人除之所以重絕人之世今陛下不以為患宦官之家競求亡子勤絕人理希望爵賞為門戶之託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其數夫有疾而夭者治世所屠說無疾乎有罪而宮者前王不恐況無罪乎臣又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耳唐太宗定制無違百員陛下試觀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衆寡之差不待臣言而陛下可見臣恐以為胎卵傷而鳳凰未至百官威而繼嗣未育望陛下惻傷春施生之令渙發德音詔嚴廊大臣擇為條禁進獻為宦官者一切罷罷進獻則不足任使臣謂非不足也弊在蹤衆宦務求通也陛下善今宦者兼領外事則難多而不逮如今專宇中集削雖少而有餘且當傳呈者參幹職任則有外廷三班之臣在外何必區區於中人哉今出班使臣待闕部下者三二歲未經補吏孟於出要當于遲務遺逸和氣既傷處偽都盡抑亦內臣僥幸貢閑所狀必親衆表進獻纔積營務姑可許養子待以為後但勿去其籍耳於內臣之計則不至僥倖於陛下之私則不為害物若然天心

[illegible]

原缺

宋文歸卷十

竟陵鍾　惺伯敬父選評
古吳楊　彝子常父參閱

張載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

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鍾惺曰。此命道妙處親切明透。使人讀之爽然見性體之大。程子謂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良不虛也。

張載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肢。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引歸一作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鍾惺曰。東銘詞義雖與西銘有淺深廣狹之不同。然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其開警後學亦云至矣。

張載與趙大觀書

載啓不遑海席逾年仰懷溫論三反朝夕仲冬嚴寒恭惟使職公務寢興百順屬者惠顧欽佩加郵羨脗被旨邊幹行李初止載抱恩守迷未獸山俯修愿免過弗能因無暇撰述空自言藉鄙謬竊勞病亂孟既沒諸儒賢於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逸之資而亟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立其說禁養吾誠所患日久不足而未求它為也辱問及之不識明賢謂之然否受賜提耳幸甚未由前拜恭惟尊所聞力所建叔發自厚以需大者之來不勝切切

鍾惺曰後之著書立言者視此不能無愧

張載慶州大順城記

慶曆二年某月某日經略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建城於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某日城成汴人張載謹次其事為之文以記其功詞曰兵久不用文張武縱戎我宋羌蠢而動持地之疆謂兵之衆徽海中原如撫而美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恣縱殘何以令下謀謨於朝謀士於野錯刑芥誅選付能者皇望范侯開府於慶北方之師坐定以聽公曰彼恣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疆條以計勝吾觀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遂卯援午縱余欲連辟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捧書軍師卒充交口同辭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將番其旅出卒于營函爲於府出帑于郊出糧于慶公曰戒哉無耿我畢汝礪汝戈汝鋻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勞既戒既言遂及城所索木其土編繩畚杵胡虜之來百十其至自朝及展衆積我信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乘我來及我未備榜雖不敢吾有以恃毚暴羅挾其衆罪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疵曰謹之無鬪以力者則勿追往終我侵賊之通城僵危無數謨不我加困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遂城之惟堅勞不累日池陣以完深矣如衆高爲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捷捧士以守捧民而還書勞賞才以飫以筵圖刺而止鷹聞於天天子曰嘵哉嘉

汝紘錫捕大順因名非川千金千湯保之萬年

茅坤曰古宕之極而中饒勝筆

劉摯請修勅令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唯聖人為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也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慎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勅令凡舊載於勅者多移之於令蓋違勅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斯人

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廣其閎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條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盜已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遠之而不徐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抵牾本末不應非所謂講若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illegible]時之宜究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illegible]

慶曆嘉祐以來舊勑與新勑參照今取畧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庶
之無窮

鍾惺曰揭出先王刑期無刑之意而末世繁密之條自有不堪聞
見者矣

茅坤曰二語[illegible]要

劉摯請重修太學條制

臣竊以學校之制主於教育人才非行法之地也群賢衆聚師而齊
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為學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也往歲
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於誣枉於是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凝
密士之學其間者轉身舉足輒陷憲綱求混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
盜上下疑貳求於苟免先王之意禮義科旨逝已盡矣法有大可怪
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月巡所隸
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衆足以為證佐以防私請以杜賄謝
嗟夫學之政令豈不大繆先王意哉私請賄謝如是真可以絕之乎

唐順之曰即五千年不見之意而[illegible]義[illegible]

而又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隸也故使之兼巡如周易博士或巡
治禮之齋禮學博士復巡治詩之舍往往所至偷禮請問相與揖諾
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生問對憤悱開發相
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益其意不如是疏也其道不如是之薄也先
王之於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行而報予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
小人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為而報予上者不能有義也
況夫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三舍之法寥寥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
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前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
誰敢題品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

意而有司以為害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諭諸生益聽其在學往還即私有干求饋受自依律勅仍乞先賜施行外應太學見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於今者有所增損著為件條上禮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聖斷

鍾惺曰博士何官諸生何事而禁不相見禁得不情不經可笑之甚得此論庶可正當時小人之無忌憚矣

梁燾論呂大防乞以罪罷

臣伏見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聞其過惡輕奪其位使傷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覆容真有天地之賜為大臣者何以副陛下之深仁乎祖宗之時宰相率二三年以禮罷今之宰相率二三年以罪罷禮罷者顧義重非有功而必罷罪罷者顧利重非有罪則不罷以禮罷者可以復用以罪罷者不可以再蒙祖宗之大臣皆以名節自重一舉動必存大體必副人望不敢專寵祿以自愛不敢挾權勢以自強日思以得罪為憂以妨賢為懼故率三二年自引避位朝廷褒各自有恩數其優者為使相其次猶須經進職官為大學士其亦位也名益重望益高眷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之民莫不以為宜皆為朝廷喜之此所以朝廷重也其間亦時有貪鄙之人當去而不去以固位戀祿消議已不容矣以之招致人言累著過惡從而罷遣之殆不過一諫官一御史論之則已不能安矣如臺諫合攻連擊者甚少一有之則終身不得復用故以禮罷者多以罪罷者少大臣既以治小臣從而庶士大夫化之皆磨礪振潔以節操相高風俗大純矣由此道也比年以來大臣皆以竊祿偷安為計從以成風雖有大過猶巧自掩蓋恐其失位一二人言之不知罷臺諫官共言之又不肯罷至於終紛不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於後請退聖恩固而聽之

借仁祖曰大臣罷退自宜如此

公議為之鄙薄，私交為之嘆息，喪其節守，敗其名撿，背其遊咎，終以
踈絶朝廷，難以丢人，而欲用之，致其款心之不測。是其清議之不容，以
卒不敢用，必用其以次者，安得人才衆多而為用乎？朝廷將無人而
用矣。此不可不思也。祖宗之時，輔相之材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
其賢，退者必以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有漸也。今輔相之材亦不
多也，然而進之不必以其賢，退之必以其罪，去而不可來，所以用之
不足也。臣近嘗建言，乞陛下許呂大防自請罷去相位者，正為其
如此。若蒙陛下許呂大防以禮去，不唯大防得其進退之道，且捨
覆其罪狀，不為言者之所指摘，不為公議之所不容，使之養望於外，

它日用之，人必無敢議者。技有識者，其跡以無罪而去，陛下主張之
無累知人之明矣。於是大防真有天地之賜，足稱陛下眷禮之本意
也。非獨以安大防也，又以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職。臣愚切謂士不
知朝廷之治體，則不足以立朝；不習國家之故事，則不足以應務。唐
李絳謂用寒士不如公卿之世，議者以為偏論，臣乃謂之知言。蓋
公卿之世，耳目習朝廷之治體，練熟國家之故事，遠方寒士有不知
其始末者。絳之言未為過論。太宗皇帝深達此意，始置崇文院，建祕
閣，集四庫書，選天下名能文學之士以為校讎，官給以見俸，食於太
官，優其資秩。自選人京官入者，始除館閣校勘，次崇文院校書，及升

朝籍，乃為祕閣集賢校理，或優之則為直館、直院、直閣。其始入而官
位卑者，未得主判，且令在館供職；改京官、升朝籍，方得主判登聞鼓
檢院、同知禮院之類。資任漸高，則或為吏部南曹郎狀判官；又高則
為省府推判官，或為知諸鎮，任轉運、提刑；又擇其久任者，或遷知諫
院，預講讀，或擢為左右史，遂典詞誥，或待制內閣，由此而為公卿執
政，以儕台輔。遂踐大節，方重沉厚，崇磊落，載在史冊者，前後相望。
外至於守土奉使，藹然皆有風績可觀。閒有不才闒茸者，切預於其
閒，則指目鄙笑，不容於清議。故累朝得人，方古為盛，此實太宗皇帝
吳深慮遠養育之功也。熙寧執政，務欲速援親黨，假此以為進人之

階。浮躁狂妄者爭趨之，故有朝除校理而夕拜詞掖，夕為直院而朝
作輔臣。館閣涵養之風，遂至委地；士人廉恥之節，靡有孑遺。既無素
養之才，悉苟合之士，臨時選用，或非其人，左右史之才，閒用俗吏，以致朝
廷猷薄館閣，遂行寢罷。陛下即位以來，招賢樂善，追復太宗皇帝之
政，繼承列聖之業，仰復三館職名，又詔執政大臣各舉所知，召試以
充其選，獨不詳其供職。臣愚莫知其意，切計議者必謂昔之崇文院
已改為秘書省，已有官屬，則帶館閣職名者不可供職。臣愚以謂崇
文院之名雖改，而秘閣、集賢、昭文館四庫之書猶存，既選英才除職
名而不令供職，不添太宗皇帝養才育士之深意，而徒以虛名為士

大夫進取之階不唯義理未安兼亦於事無補臣愚望朝廷稽考祖宗館閣之制選人京官除者且授秘省正字校書以从昔日之校勘選人已有改官并供職四年除校理稍擢外有自京官除者亦自校書郎二年方校校理已升朝者得兼寺監職事以从昔日之主判由此漸進以歷省府與舊帶職之人並令入館供職依舊食於太官磨以歲月使多士知陛下育才之意庶幾優游議論漸知朝廷之治體群居講習以議國家之故事庶恥清議太而復還館閣素風墜而復振朝廷自後用人不乏邃才將以成太平之業臣愚以為自此為始惓惓之意惟陛下采擇臣愚不勝幸甚

鍾惺曰呂大防以戇直立朝八年終始如一宣仁時懇乞避位宣仁不允及宣仁崩御史摭時旨論之卒竄死嶺南可謂罪太非禮矣也粢此奏論大防正所以保全大防也

王巖叟請復內外官司舉官法

臣竊以人得於素爽不疑則可任事出於上下相應則易成其諸府之辟召庫司之未舉所以不可廢也自辟舉之法罷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盡人材中外患之於是不得已而有辭遂奏差申差之格辭逐者陰用舉官之實而明削同罪而非善法也選才薦能而曰辭逐非雅名也必當擇人之地而不重用之之道非深計也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非通術也臣伏望聖慈特賜指揮復內外官司舉官法以暢公議

鍾惺曰只數語若不深論而大意了然

譚元春曰簡堅似漢人奏記

事仲曰此論

事仲曰王以憂國之民生論曰而八一年

畝不忘其君其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為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很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肰耶陛下以彼之肰耶以為時肰則堯舜在位便有稷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之臣而在中外君臣之際恭腹心手足肰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佐喜之德下浹於昆虫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傲則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為心而羣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肰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遲選圖報而終身發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注如此若臣所聞則不肰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存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傢戶視不越梅祖治危人之事平年昔非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攸也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並有君憂國危犀臣乃飽食聚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敘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鐵官注有高下臣子事上患無兩心與其得罪於有司孰與不忠於君茶與其筠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冒汙萬重之美聞以

毋折於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切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輸粟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歎咨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伏誅戮

鍾惺曰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即罷青苗等法十八事民間歡呼相賀是日果大雨即出鄭俠所進圖責輔臣此時天心人事俱感動主心矣及呂惠卿等相與環泣乃又復新法而罪俠則是天心人事不足奪安石惠卿之情面矣自古奸臣何能誤國皆人主溺愛奸臣自誤之也

曾鞏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
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
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
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
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
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
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
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
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
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閑民不復得轉
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
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
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
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
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
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
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

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
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
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
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
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
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
雖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
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馬牛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之
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
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
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又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
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
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
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
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
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
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
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

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振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

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知不可致，天意不可忱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桴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它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

余許

香藥之類佐其虛佑不過捐茶犀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實已足茶犀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犀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茅坤曰子固大議其剖析利害處最分明

鍾惺曰坐給升合之食是惠而不知爲政賜錢貸粟使人人復其故業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百姓長計者矣

陳仁錫曰建事最難

曾鞏與孫司封書

延使司封閣下竊謂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爲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江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不已拱怒詆之曰司封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筆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爲與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爲書召鄰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罵曰賊汝今生死吾豈可污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伏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恭先事以爲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復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爲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爲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邪凡南方之變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

集神四字語痛心

滿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兩
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樂耳有一
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優乾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
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
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己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為天下
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備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
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
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哉之天下視聽顯揚褒
大其人以警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

推鋒の旋詩背忠化浙腳無躬神矣妙矣

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
貧賤不能自存好議論善功名節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亡亦
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
固一意㕘其所立亦可贖矣筆削聞其龜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
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向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
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
獨先以其親適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
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向方以
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及紙之議博聞而延

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朽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
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
鍾惺曰孔宗旦得南豐此書其有功而無罪千古為不朽矣文章
之持是非功豈淺哉若必以在廷賞罰而善惡其人則古今無
少申人氣矣

曾鞏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為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為州之政。當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為立異。為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己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己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為立異邪。其孰為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蓋士之所

體裡四語。帶之三義。節之度

善然哉。哉向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疏其政之缺。不過、室於歎、遂於議而已。既然莫以為己事。反是為則數數。亦奚以為也。求脉自任其責者少矣。為從事乃爾。為公卿其、夫於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為政也。汀誠為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誰觀君也。無微也。無同也。推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懋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而送之。

唐順之曰。此文入題照應。獨為謹密。異於南豐章法。

曾鞏送丁琰序

體遇四四。本不見一。設虞來守。然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遍此數人之守令。有千里若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也。至天子大臣。皆患其然。則任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眾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使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愛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雖下。舉者卒不聞。惟今我以盛制舉。不論歲月。而役滿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以余之所見聞險計

君猶四旦。今方降重。秋秦氣象森嚴

至中四引。入公卿大夫。人大有趣例

與於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猶恐余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生材於今哉。使夫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繩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深愈多。蓋今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之有庠有序。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於天下。為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為材且良。故若之賢也多。賢足多。則當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登焉。稱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為道豈不約且明。其為致天下之

罕見奉曰大一語而感慨特甚

材生不多哉其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寄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放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拔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州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當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為治者其原蓋此之出也已噫吳重而不吏也姑蘇人丁君瑛仿南城南城之政乎予知其令今曰丁君之佐我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患令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覩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如丁君之怙於其邑予於身近已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為令於淮陰淮陰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令也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於此有不信於彼哉求余文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余文而余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且勉天下之凡為吏者也

鍾惺曰文心欵欵如蓮步蹈鹿令情句悄未易為襮音哭枕旁言也

休仁錫曰一篇而立

曾鞏雜識二

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繇是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為智高所摧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以無功仁宗憂之遂以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為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乃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州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淨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為營衛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走而忠臨偕居方卧帳中為賊所虜楊畋余靖又所為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過未旋道鄰謁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淹延莫不喟畏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青見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願

鍾惺曰如此兵方可謂有制之兵

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率皆以青之比言告之勸欲行者資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責之索所與以為可用者人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鋪藏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齎送衆菜一把者立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息青至郴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栅青所居四面陳銃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敗皆以為常至是知桂

州崇儀使陳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在知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興神狀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其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恐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行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彼謂夜半風雨時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於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意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大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為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戶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處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

鍾惺曰立軍制明賞罰日行不過一驛立行伍明約束守備甚嚴此兵之正也至風雨夜半度崑崙關縱蕃落馬二千出賊後此兵之奇也非正無以為戰非奇無以為勝觀青之方略而用兵之道思過半矣

米芾西園雅集圖記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為著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妙絕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為凡筆也其烏帽黃道服捉筆而書者為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為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機而凝竚者為丹陽蔡天啟捉椅而視者為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倚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鬱後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於石盤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為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箑而熟視者為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橫卷畫淵

明歸去來者為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為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為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者為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於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為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袖手而仰觀者為王仲至前有鬅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繚繞於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為圓通大師旁有幅巾褐衣而諦聽者為劉巨濟二人並坐於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煙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嗟乎洶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僧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

譚元春曰寫得高況淋漓所云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為凡筆蓋自道也

饒臨湖學田記

夫惠有術也養有道也一乘之濟人惠之微者也而君子恥之得其術也一井之济物養之薄者也而聖人恥之得其道也子産乘輿其為力則勤矣而君子不取非其術也冉子與粟其心固為周矣而聖人不取非其道也所謂術者不在乎豐在乎不費云爾所謂道者不在乎大在乎不窮云爾夫豐而多費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矣大而易窮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也惟其不費則雖微可尚也惟其不窮則雖薄可貴也吳興學箸於天下當其盛時學者不可勝錄然常患惠而養之者不至也彼千里而來有及門而不能留者有留而

建惟乃得學之費只一縣所入

不能久者將逞則有感然不足之嘆自學初得賜田五頃而瀕湖多潦歲入無幾由今姑蘇胡公為郡始為辦學資漸以及諸生之寒者繼胡公者或增焉然亦莫之究也嘉祐中臨常承乏教授計其資十常不能及二三既數年迺會太守龍侯軫恤其不給慨然思有以廣其資方謀諸士僚適聞秀州杉楊溪有民訟田頻年不決官將兩奪之龍侯喜曰吾謀得矣迺用書懇請於轉運使願得俸錢購所爭田以贍學者會轉運使賢樂聞其請遂用俸錢六十萬得田七頃其田當沃壤鶴無暵潦之患以二年之入償貸錢然後率為學糧歲可以食有員夫棟宇之固易頹也衆布之富易耗也惟田之息可以需及無窮語其始可謂惠而不費者也要其終可謂養而不窮者也世有掠民脂矣畏為塔廟之奉在名教之地則靳而不顧竟不明乎善從多費而為窮較今日之為塞可取也龍侯忝之二年迺今孫侯來嘉其得惠養之道術而有資於名教然慮歲月之久有廢其美者乃強不敏著於記云

鍾惺曰貸錢買田以入償貸而學有餘糧可謂巧婦無米之炊矣由此觀之則君子惠養天下之術寧有窮哉但患為民上者無此實心耳

陸佃論正始之道疏

人材殘弊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於朝廷近時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神宗延登真儒立法制治而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聖以來又皆稱頌夫善續前人者不必同所為否者廢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廢之而不知揚之之非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廢之之過也傾誇謀仁賢詢考攻事惟其當之為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

鍾惺曰至公至正之論不以司馬涑水而恕之

畢仲游議占田之數

有人則有田有田則有分田有分田有瘠薄人有衆寡以人冊田相其瘠磽衆寡而分之謂之分分定而以名自占之謂之名田無甚難行者而至今不行則其制未均而恤之太甚故也蓋周井田之法一夫一婦受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以至工商士人受田亦各有等而又分之不易一易再易之差以一夫一婦而受百畝無主客之別比今二百畝矣以不易一易再易之相準而又有餘夫則比今三百畝矣今什一而征無它賦斂而又歲用其力不過三日則比今田百畝矣而何武之制自諸侯王及於吏民皆無過三十畝以一諸侯王而財七八農夫此所謂制未均者也名田之議起於董仲舒申於何武師丹至晉泰始限王公之田以品為差而均田之制始於後魏至唐開元亦嘗立法而卒皆不行夫名田之不行非下之人不行乃上之人不行也非賤者而不行乃貴者而不行也在上而皆貴戚高位食厚祿官其子孫而貴賜仰名雖田制未均猶當行也而何師之議則革於丁傅董賢晉魏有存則名存而實去以則所謂恤之太甚者也今將議占田之數雨復除之法則同官之書漢魏隋唐之制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董仲舒以秦變井田民得買賣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置錐之地玉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其說雖正而不[illegible]

度何武之制大狹今日之制大無限宜約周官授田之數與唐世業
口分之法參其多少而用之士大夫則品秩之高下與其族類之衆
寡無使貴者有餘而貧者不足要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而可以及兄弟朋友而不爲濫并則善矣行周官小司徒辨征役之
施舍卿大夫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征秦民
耕織致粟帛多與漢之孝弟力田皆復其身而丞相之子返與戍邊
爲踐更卒則今日之復除亦可因而爲法九品者復其身已品者復
其子孫五品以上乃復其家而戍邊之制可易以助令齊民之從雖
丞相子必使出粟以助之則下貧之室不困於重傾而在上貴者亦

不施於僥倖然田制之未均可以均也非今日之患也迫於富家大
室而懼之甚者則自漢以來未有以處之今日之患也夫事稍之於
古而不合驗之於今而未見其利害測之於人情未得其中若是者
議難行也今且田之數復除之法稽之於古無不合驗之於今已見
其利害測之於人情得其中和之無下傳並縣之用事而今日之議
還於鄉飲鄉則無以富家大室爲難而行之天下幸甚
然愚由古田之法不難在行難在各就條理便於行也此文雖亦
大累然其條理已井井然具矣苟於此類諸之思過半矣

宋文歸卷十終

宋文歸卷十一

竟陵鍾　惺伯敬父選評
古吳楊　彝子常父參訂

鄒浩諫立后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
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
不審今陛下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
誠以國家有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
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

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爲天
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情未
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
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
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
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
也況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以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
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廢后爲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
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

原缺第二葉

獻故事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邪必欲以此示天下果信之邪兼臣聞頃年冬享景靈宮賢妃寔隨駕以往是日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雹又自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來陰霧不止以動人心則上天之意蓋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肰者改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留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傅說不告以拒諫而告以從諫則聖臣雖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太宗猶有耻君不及堯舜之臣況臣可以為堯舜如陛下之聖而於身親見之乎是以不敢愛身冒犯天威罔報陛下親自識拔大恩之萬一而區區血誠盡於此矣願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為吝則萬世之下所以仰望陛下之聖者亦將在成湯高宗之上矣豈不美哉豈不美哉伏望聖慈速賜詔納不以一時改命為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為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荅天意下慰人心為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不勝幸甚

鍾惺曰將正之言當時雖不聽而千古知立劉后之為非則此言持之也

鍾惺曰寫惇作用入神

鄒浩論宰相章惇疏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相之得失天下之危安係焉不可不深察也臣觀丞相章惇方陛下躬攬之初亟從祠官擢登相位委以政事於今五年所宜夙宵竭誠輔佐以副陛下屬任之意而乃狗情廢理專務自營力引所私分據要路潛謀密計妙若鬼神一有作為首尾相應惇雖不動聲色而事已僚然濟矣是以陛下之所欲用者正人也雖此沮格而不得逞陛下之欲來者忠言也緣此壅閼而不得聞陛下之所欲推廣者仁恩遠澤也緣此難於通達而不得均被於元元是陛下之志願未獲盡伸而惇之好惡莫不畢遂惇雖欲肰自若以為人莫能窺而不知然已有不可揜者故論其燮理則水旱薦臻之變異常論其表率則諂諛相習之風彌扇論其薦拔則非趨附其門者弗用論其言動則雖凌侮毀罵而必為論其橫身力薦之人則以罪竄逐相繼而是論其尊君畏上之心則還宍而處畏不引咎臣歷觀前古尚為相者有一於此輕猶罷免況兼有之如惇者乎此天下公議所以从沸不平而切有望於宸斷也臣願陛下上念宗社付託之計下思休戚之原斷以乾綱而力行之寔天下幸甚

茅坤曰直列其罪絕不加已甚之辭而其罪愈明是漢疏之佳者

鄒浩又論章惇疏

臣近以朝廷之本無先於論一相曾具章惇罪狀奏聞乞賜省參施行外天下公議又有大不平於惇者謂惇在元祐初詆斥先帝係甲之詠以為彿是其言甚力若以係甲詆不便不可行即惇在先朝固已為執政矣於政事無不可論者何不為先帝言而罷之乎安忍先帝陵土未乾遽詆以為非耶其背負恩德可謂甚矣伏自皇帝陛下躬覽以來凡語及先帝者雖片[illegible]惇久置不問猶相如初豈朝廷之典刑不可以行於惇乎蓋自[illegible]章疏及肴詳訴理文字以來其因語言上及先帝有係陛下[illegible]之孝者陛下亦不得而赦之不

知悠久矣其於先帝知遇曾不如惇之深其受先帝委任者不如惇之重然惇有所見不遽言於先帝臨御之時而乃力詆於元祐紛更之際則其背恩負德尤不可與餘人一槩定罪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於三省檢惇前項詆斥先帝深度語言文字進呈出自宸斷施行以示天下以得公議以慰先帝在天之靈

鍾惺曰始終只以一事論之文最簡古

鄒浩謝復官表

萬里投荒豈生還之敢望九重矜卹俄意外以蒙恩感激哀悰縱橫涕泗伏念臣素為固陋全昧幾微有言輒至於妄陳雖死不足以塞責上賴聖人之收物特寬司寇之嚴刑但度竄於遐方始使省其往咎惟臨深之可畏與新州而不殊形影自殊朝夕難保昏昏瘴霧信為提耳之師兀兀愁居因得致身之道惟忠惟孝無古無今命雖甚於垂絲心已期於結草不謂僅存之瘦骨忽還將絕之驚魂既獲免於拘攣遂亟諧於定省名踰罪籍品預文階在投杖之非常皆覩觀之英及此益伏遇皇帝陛下道彌天覆德盛春生士歆光於丕圖

萬物舉由於和氣紹隆先烈坐撫太平曲回進日之明旁燭戴盆之下謂裕陵長育賜之第而除教官謂哲宗保全矜其愚而屈常法召從五嶺之表端遇六龍之飛擢于不次之中曾是惟新之數肆今甄叙俯及孤危臣敢不因險阻艱難之備嘗念身髮膚之再造益堅夙志遙瞻北極之尊長與老親共祝南山之壽精誠所貫高厚必知

鍾惺曰情詞酸溢意氣浩然

鍾惺曰古之好士者皆一遇而得之信陵與侯嬴是也一遇而得之者識也苟然不可以行一

鄒浩　侯嬴論

語有之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絺夫皮豈當暑之急而絺豈禦寒之具哉蓋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是以昔之君子有潛身海濱日以漁釣為事決若忘情於世者及投竿而起論天下之務如此則治不如此則亂如此則安不如此則危累數十萬言皆古今之秘策與王之所汲汲而未獲者也故其功名卒與日月俱而莫之朽彼侯嬴者豈亦有得於此歟何其謀奪魏兵談笑而辦如探囊中物耶夫兵符所在至深至密所謂如姬者亦未必知其處也況敵國國人諸大夫左右乎而嬴獨何以知之晉鄙唯唯宿將提十萬兵之衆於關外功罪未決而信陵遽以單車至其不肯授兵萬萬無疑矣顧朱亥之賢殆非荆卿所擬固足以辦大事方且陸沉於鼓刀之肆與固莫知也而嬴偶何以知之嬴既無數家射覆占候之術以探賾而索隱彼以抱關之賤謀奪其兵以成信陵之高義有始有卒不差毫釐非其講之有漸廢之有素而能若是乎余故曰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惟其信陵之禍折節下之而不以貴自驕也久居於市不以市人罵焉為之動也引之上座不以將相賓客改其禮也是至誠而不倦者也是真喜士者也是可與有為者也其欲卻秦而救趙而不以平日之所養者斷然成之則非人也嬴不為也故余嘗以謂無信陵以

茅坤曰救趙是非兩言而定

則亦無侯嬴雖然嬴於信陵固忠矣於魏得為忠乎秦拔趙必移攻魏無乃實禍於國乎是不然其為信陵謀者乃所以為魏謀也何則秦有并吞六國之心久矣六國不識其心不已趙魏與國也唇亡則齒寒皮折則毛落其勢然也其拔趙而必擊救之者秦之慮敵也不敢救趙而坐視其拔者魏之寔禍也吞秦伐魏趙拔亦伐不拔亦伐拔趙而伐其伐亟其禍大不拔而伐其伐遲其禍小繇是言之殺晉鄙以奪其兵特鄙一身之不幸而魏國之幸也然則使嬴不輕用其兵王能任之式上助信陵以相魏魏其與乎賀長雄者將不在秦而在魏乎是又不然其輕用其兵余是以知其無能為也可方嬴之時士知死名以為義而不知死義以為義者紛紛自以為莫己若也非哉歟蓋可以死而死義以成仁者也不死則無勇不可以死而死而不死仁以成義者也必死則傷勇嬴於是二者不為管仲之不死而必為田光之必死果何謂我且士之所以不能有為於世者有物以累之也死生亦大矣而嬴不以動其心以之有為焉往而不勝奈何功名余止此耳嗚呼其戰國之奇士而名教之罪人乎

萬霄曰歎於世故精於道理非泛泛然以論古為高者

唐順之曰諸國以王不以奇俠嬴者士以之倚一時殺客則可以心論用謂不可

蕭何曹參論

讀漢書見班固贊而歎曰。高祖與蕭曹為冠。又讀唐書見穆宗以王廷湊之亂。恨無蕭曹。使姦臣欺虐。夫蕭何相高祖。自其起義從南而有天下。待之如左右手。未嘗見其賞。而見思乎異代。宜矣。曹參既非何比。又運籌不如張良。攻戰不如韓信。其關關攻戰之中。被七十創而功以成。特一時之言耳。其後相惠帝。帝富於春秋。且民承祖業羣臣之初。參日夜飲酒不事事。卿大夫羣吏及賓客輩知其非而後之君臣。概與何一視。而同稱焉。其故何哉。及觀其對帝之語。以謂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其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曾不以前日之隙。一毫置胸中。於是釋然知稱之者不為過論也。何則。有隙者私怨也。衆事無所變更。一遵其約束者國事也。不以私怨敗國事。此藺相如所以回車於廉頗。而寇恂所以郊迎於賈復者也。參寬能之。故心平而識明。心平而識明。故舉之於事。何者當先。何者當後。何者為急。何者為緩。判為如黑白之在目。如此而不知深相業聞者。未之有也。且相業之所以成。其本有三。曰德。曰量。曰知識。而才智不與焉。蓋才者可與有為也。而不能不為。智者可與有謀也。而不能不謀。以其必為。必謀之心。倡之於上。而百官有司爭以才智。應之於下。將以親附百姓。百姓且離散矣。將以鎮撫四夷。四夷且反叛矣。將以遂萬物之宜。萬物且不得其生成。頑雖有作之世。猶見其害。不見其利。況乎干戈甫定之初。如疾病方愈之人。困於藥石之交攻。而求所以補養其血氣甚切者乎。若參者可謂賢矣。然則繼參而居位者。其必出於此乎。是又不可。何則。太后稱制。背約而王諸呂。產祿顓兵。秉政。視天畫地。日以邯晚。神罷為心。劉氏幾不復漢。於此時悟不為怪。而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無乃假純人以拯焚溺歟。故前乎參者。其相如之。則國必有外至之憂。後乎參者。其相如之。則國必有內作之患。惟蕭何以其大規之於其前。惟陳平以其智濟之於其後。惟參欽才棄智。以休息於其間。則亦惟其時而已矣。嗚呼。安得不以私怨敗國事。如參者。與之論巖廊之急務乎。

鍾惺曰。此一段文為司馬光而發

鍾惺曰。此時章惇擾國。紛紛以私怨為報復。故鄒公借論參而針砭之。實對症之藥。

鄒浩劇孟論

劇孟匹夫耳吳楚舉大事而不知求條侯前知其無能為以為天下搖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問其所處則閭里之俠問其所為則豪俠之事問其所與游則鬬雞走狗務為少年之戲者也管季良在隋而楚武為之戒兵得臣在楚而晉文為之側席孟豈斯人之徒歟且若一敵國何也袁盎曰緩急人所有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在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噫是乃孟之所以屹如敵國者乎何則天下有強弱之勢然非土地廣狹城郭堅脆兵革利鈍士卒多寡之謂也謂人心而已苟得人心雖匹夫而遂強苟失人心雖天子而浸弱武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人惟一心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惪夫以三千當億萬以十人當億兆雖兵勢之予係其必敗矣而卒困有敵於我師則人心之所在其成功如何哉繇是推之若孟之可倚以為重固無足怪者然諾乎緩急之際不趑不倦逃不旋踵此高義也人各有心千變萬化而不矜惟高義足以收之使一歸於我譬猶形動而影赴機發而響隨自不知其所以然者孟母卒送葬自遠而至車千餘乘非其驗耶向使吳楚之君聘以厚幣納以至誠表之三軍之上彼素歸心者且將不期而附焉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戰凡有一長者各為之盡顧雖其將軍於亦未知從篤之所惟其不求而條侯得之是以三月而破孔璋謂以一豎敵七國之衆豈虛語哉嗚呼使孟初能擇術以本原乎聖人之道既成章而達矣既成範而動矣既無所往而不利矣明王委已而任之斯無敵於天下詎止若一敵國而已耶孟子謂伯夷太公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所謂無敵於天下者故嘗以為謂道人之資者成之以道則鬱為豪傑之士成之以非道則蕩為豪俠之士豪傑豪俠之相太遠乎其天地矣書曰惟任克念作聖惜孟為氣傲所移而終不克念也悲夫

鍾惺曰寫高義行人處寄實異為無權可恰監督作用

茅坤曰論古妙在有益於今

宋文歸　卷十一　十一　集賢堂

宋文歸　卷十一　十二　集賢堂

鄒浩荀彧論

余嘗怪曹氏將不臣之心既扶漢以自娛自以爲天之曆數不在茲起之豪傑而在其躬當時之人誰不知荀彧智畧士也司馬仲達謂自耳目所見未有及之者其委身曹氏而爲謀主凡二十餘載至董昭等密以九錫諷之乃獨以義與兵爲言而是誠不知耶抑亦半塗而悔將以自贖於識者之議故假此以自明乎世之策士固有工於料事而拙於料人者固有與人同事初不悟其設心爲何如者終亦必亡而已矣然而彧必不出於此也何則其大策袁紹董卓呂布其次策田豐許攸審配逢紀顏良文醜猶如朝夕握手吐情相與周旋

而灼見其底裏所謂拙於料人者果如是耶其勸曹氏定兗徐迎獻帝保官渡勿置九州既計其利又指其害曲折透徹此有成功皆曹氏聰明之所不及所謂初不悟其設心爲何如者果如是耶又其勸定兗州也說以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而鄴大業其勸迎獻帝也說以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夫高祖光武皆乘時特起遂有天下非終臣於秦漢者也彧言必稱之使擬其所爲是欲曹氏爲高祖光武耳就令曹氏一心王室猶將條篡轉覆以啓不臣之虐況其本自異心重閑順逆家與之言辭備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勢然舉之如此而很異九錫之議以明不知吾不得也劉備指以爲賊其否

苦哉嗚呼至此而後悔亦晚矣曹氏不赤其族而止使自殺其幸乎嘗謂彧之不得其死終不可逃苟不自殺則曹氏必殺之蓋其所殺非守正不回則必用知不窮也守正不同者畏其嘗規我也孔融是也用智不窮者畏其移所以爲我謀者謀我也楊修是也彧既不能見陰而止知襲勝潔身於新室又不能見幾而作知范蠡肥遯於會積穎料隱匿非直以而款僂將卒歲以逃于房之高風不亦難乎孟子謂盆成括曰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余於彧亦云

鍾惺曰自古智畧之士建功名者多識大義者少彧初委身曹氏

其意但知功名宰有漢哉及功名既成身負一時之望見操所爲過惓又且耳目中不無物議始悟大義有虧乳者所以手帖卻敬而有九錫之異卒亡其身也死雖不足惜其情亦可悲矣

賴發稿曰此鄒公讀書自得處便是不深不住不厭種子

鄒浩送劉路美序

余識路美舊矣以官滙南乃得而友之余職在泮宮同無簿書期會之煩役而路美又從辟常平司於洛得不出姑相從獨余二人為宗呢馬畫席夜燈簡編滿前癸閱交論窮詰根柢間以暇日把酒奕棊或從意所如尋訪景物物情未思適然相值則援筆而賦之羅樂而不厭如是者終年庶幾前哲所謂莫逆於心者於其辭官而行我舍糸袂非義也夫人間世之樂有能易讀書者乎不幾足而娛不山林而窮不功名富貴而環視無欲然之根徹於言行形於事業邀樂古今而稱頌於無窮兮其緒餘耳世之所謂讀書者峩冠博帶周旋於

規矩之中所在而終終反糾察之以逆造其樂者何其辭耶非其志不篤則其求不美或有以累之也簡編之多無慮數萬秘府之所藏學官之所布其次如鄴其富如海欲飽觀飫覽而靡有孑遺非可以朝夕期也其志不篤可乎道德性命有不說之妙與亡治亂有難評之迹機臂辯義或有不至則非習識縱隙而揆之於理與事同偏而興餘諂猶非轅以逆越終不到也其才不美可乎才美而志篤矣不幸家惟四壁室如懸罄俯仰所須不總朝夕而貧為之累親賓往來吉凶慶弔情義所存不可輒已而私為之累以智故官以能任職早出暮歸役役終日而公為之累衆累束全氣奪志昇俊彥稀循於前靡暇將從於側而富貴為之累其於讀書亦末如之何也已嗚呼鑿辭編簡以資其勤懸梁刺股以警其怠雖少家困久而不窺者噫何人哉路美穎悟過人初不經意頃刻千言格析而錚暢如春華初發如滿流自上而下與人議論決緣逐疑如素講而備嘗者雖耆艾亦為厭服真才之美者也四累之中君既不曼其外三者顧在所處處之以道而篤其志於書以柔其氣以擴其量以敦重自持而成其木然後立言制行無俾古人擅前載之傳豈難也哉乃若事業之顯晦則有數存焉余不能以語君矣路美既閒除治一室焚香危坐收心而味余言以為何如

鍾惺曰寫讀書甘苦如噉荼蘇非以讀書為性命者不及此

任伯雨又論章惇狀

左僕射章惇。獨宰政柄。首尾七年。隨其喜怒。恣作威福。叨尊私史則至於薄神考。矜伐己功。則至於累宣仁。樂於用兵。大開邊隙。陝西之民愁矣。而進築不已。內府之財竭矣。而築運不休。忘祖宗積累之艱。輕朝廷根本之地。謂人之怨怒為當爾。謂天之譴戒為偶然。斥公論為流俗。以獻忠為誹謗。殺張天悅之從以箝眾口。廣鄧浩之獄以絕言路。天下震駭。人多自危。賴宗廟之靈。不逞不度之變。幸不發耳。哲宗一於委任。何負於惇。惇負哲宗。乃至於此。雖陰謀之計。發於蔡卞。而力行果斷。惇實主之。用春秋誅意之法。則罪卞可也。任扶危持顛之責。則非惇而誰。然則卞為謀主。惇乃罪魁。殲厥渠魁。理不可赦。今惇仰恃容貸。謀脫身禍。自謂前日之事。皆稟命於哲宗。職當奉行。非惇罪也。嗚呼。罪不在惇。其在誰乎。臣請以二事驗之。可以考其餘矣。乃若宣訓之說。究治之事。喧捕中外。上干宣仁。高氏一門。幾不獲免。主張保全。力沮其說者。以哲宗本意不為己甚故也。元祐大臣物議誅戮。及其流竄。尚欲勦除。然而臣下之意。竟不得行。搢紳以南猶有全活。而北歸者。以哲宗本意。不為已甚故也。今事出哲宗者。則託於己功。己之所行。則託於稟命。而歸之先烈。所可痛心疾於昇謀之臣術事。成帝為孫棡石顯弼謀。莊孫正故乃于成帝既

沒之後。論顯不忠之罪。揚著成帝之失。王尊劾衡。以為居尊位非所宜言。天下後世以尊為是。又哀帝之初。臣下訪議多及成帝。獨議郎耿育以謂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追探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今惇於往事。每有匿術歸過之心。而獻言之人。未聞耿育深痛之議。其何以稱陛下欽承繼述之意乎。

鍾惺曰。嚴詞峻筆。直發其微。亦一時誅奸之鉄手也。

晁補之送劉公權序

田文好客竭邑之入以食客日不足然文廢客亦稍稍去文恨之或曰君不見夫趨市者乎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莫所求物忘其中余叅為泲掌所推雖豁邑入以奉家而客從余游亦不厭翁守三郡所舊士數十人得罪而歸坐田里七年客以翁來或過之者纔三人所舍遠城郭陵無以同居水無與佐刺舟然余每捕或者語亦無意於客也而開封劉君公權無平日舊乃志然數過余寒不以坐無穩而辭飢不以麥飯葱韭而不與也田野無酒後劉君又飲酒温克於余與之游如平日客或刺飲大歡蒸餅香或偶坐終日不相語唯而出亦忘吾愛而劉君又揭然去余為之恨恨劉君世威里將種然喜從士大夫游問其舊所與厚往往當世知名士或在朝廷尊顯或斥逐困畏劉君不以富貴貧賤變交情足以愧翟廷尉門外客百華其義固近侍士所希得吾知劉君將有聞於吾人也故於其來別以是言贈之

鍾惺曰借客以寫感慨似不感慨而感慨特甚

晁補之捕魚圖序

茅坤曰寫得畫家意入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筆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蒹向搖落草萋然始黄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而人挽舟循涯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僮負橐尾馬背而倚若擁鼻者五人屈竹為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而下有笱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蓬蔭坐沉大網旁笱屈竹為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為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槳者俛下罩者三人皆笠力舟載大網行且漁兩兜兩登依蓬蔭坐有巾而顧出網中得者艤榜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盂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而兜沉大網旁維緤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幙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顧三童子若飲食若寐而有盂盂者一人推篷間童子俛而曳衔屋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粹墨追之不似也常愛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illegible]洞庭波兮木葉下引[illegible]

若瀰㴙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樣。梁筍。網罟罾罩綠肰在江肰其業廣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公國其色無別恨爲以與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款模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潁川晁補之序。

鍾惺曰。寫人情景物俱瀟洒有致不獨似畫而畫外且有餘趣妙筆也。

晁補之新城游北山記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虯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肰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虺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俛而啄磔肰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肰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矍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肰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肰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肰往往想見其事也。

鍾惺曰。寫奇絕之境幽竦之情千古如見。當與東坡游石鐘山記同看。

晁補之學說

學不可已惟知之然後能好之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而孟子亦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蓋飲食旦旦之所須故譬學於飲食為最易知然猶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天下豈有不習而能察者哉昔野人有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取而嘗焉蟄於口而慘於腹夫口腹人所同也而野人至甘人之所不甘此非未嘗知甘所謂甘者而以夫已甘謂人甘者止此哉至於百工衆技皆學也下至跳劍美丸緣竿躡索既為之終身不得已非特利所在也習而知其味故樂也若暱對君子稱之

雖如野人之甘枲茹芹者其味亦猶慘然方知之也蓋舉世皆知其嘗食者而後益知其為奇事道也皆知其善必學者而後益知其為善而知其旨且善者意之也或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而飲食所甘似不類夫以人之所甘者弗食猶猶知其旨而道又淡為難好則不知者不其愈多乎然終猶是也病非學學而又安知其淡來觀內年內月旦日書付侄公束仔以語諸小道云

辛卯曰耿譬要妃捋傳請人也

晁補之七述

予嘗獲侍於蘇公蘇公為予道杭之山川人物雄秀奇麗李康饒阜名不能殫者且稱枚乘曹植七發七啟之文以謂引物連類能究情狀退而深思倣其事為七述意者述公之言而非作也眉山先生懷道含光陸沈於俗日與豁既賦詩飲酒談咲自足泊然若將終身焉於是顏水孺子聞而往從之躡屐擔簦破衣踵門及階而止望惟而稱曰不敏聞先生之誼敢侍於下風先生瞿然驚曰孺子來吾惡夫世人之保我也久矣而不能使人之無我保則戶外之屨滿焉將令與吾無所逃此雖然孺子何為者也孺子曰幼而多治長而屢窮實先生乎齟齬之途陷先生乎寂寥之事樂先生之所為樂者以白吾前其已乎先生啞然笑曰孺子上吾以樂而未嘗無以樂者順也覊旅於吾有時矣亦嘗聞杭之山川人物雄秀奇麗李康饒富可樂者乎孺子曰先生不以不敏為難與言得聞咳唾之音不敏以為幸先生將何以教之

先生曰杭之故封左浙江右具區北大海南天目萬川之所交會萬山之所重複或瀨或湍或灣或洞或岐或孤或表或連滔滔湯湯洞渾洋洋累累硠硠隆隆邛邛若金城天府之疆其民既庶而有餘既姣而多娛可漁可跡可舠可桴可跂可瑜可攀可車若九州三山接

乎人世之廬連延迤邐環二千里邑居收聚戦合蜂起高城附之如帶繞指隱以為脊折以為尾固河塹華不足方比方城漢水胡敢競美當昔夫差之盛時内姑蘇以為心腹而外城此以為身華車千乘甲士萬人粟支十年帛散千屯酒汗成雨連衽成雲乃有大夫伯嚭行人伍員之徒通其謀將軍孫武公子夫槩之徒用其衆皆以國政之閑發徒截江命習戰事於是張翠羽之葢靡魚須之旂揚豸足之楫曳龍尾之舟突鱷鼉之車戲貴獲之儔飄鼓吹乎下風嗌戈矛乎上游乍注乍還乍後乍先若亂而若聯乍止乍馳乍合乍離迭唱而迭随鶩鯨人主馮夷滑江忽兮怒濤颭風為之揚岐急而即次食具樂作三軍皆賀響震山壑其疆如此故姑蘇恃以為南敵而能驅摩琛踐齊魯傲睨乎百粤聽突乎三楚栖句踐乎窮山鞭平王乎穎墓此亦天下之形勝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西河中派衛客之所能諫秦險百二亭長之所能入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吳越之有東南也實固于杭而杭吳越之大都也宮室之麗猶有存者其始也削山填谷叩后墊陸壓林誅榛擢篠夷竹旋緣阿丘憑附限隩千夫運畚萬役供築增增硜硜坎坎磋磋前呼後和登近相屬畢者就之以有餘高者損之以不足開賺閉乎衆密發塊奇於潛伏肰後工人之材陶人之瓦水輸陸運屬於速梁縱横錯落山積其下其成也翼翼鱗鱗奐鬱輪囷若化若神上摩百尺之巔下俯億尋之津嶤闕高張燦陵康莊門闕房達乍陰乍陽中則複殿重樓砂版金鈎甲高仰俯下上明幽崢嶸巀嶭嵲峙林列吐吞雲霧彪見日月宏規偉度古曠今絶旁則曲臺洞閣碧檻朱扉鱗差閻限奕布棟題拱盤白鳳群戲青猊溫風徐而吹座寒雨沭以霑雅列屋而侍者則妖嬙艶姝蜂首冰膚清嘯青謳既綢而都乃服輕袿被華裳綴珠履揄鳴瑞飾鉛英含若芳倩巧笑兮婉清揚縹緲兮如雛鸞之舞迴遷乎如飛雲之欵嬈娥妍婉嫿婉孌嬋娟湅紫紛色不可程度羽觴薦朱顏酡悲激楚抄陽阿詞曰陌上花開游女歸圃南池北黄

孫鑛曰吳人賦無此部娟

鶴飛曲房清閑夜更衣於是聞者恍肰神揚意馳絲絲擾擾或亂不怡此亦天下之雄觀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宮房閨處者寒燠之娛而疾癘之攘也娃成而靡麽游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杭故王都俗上工巧家夸人闘窮鬈殫好絲智錯斜晃蕩精畐若八方之民車湊舟會角富而竹贊木則花梨美楩枇柏香楓陽平陰秘外澤中堅以斬以刊以削以劉以漆以髹以飾以丹為床為屏為檣為几為案為屏為盂為筐嚴莊之佛慘烈之神詭怪之鬼傾長之人飾以鉛英鏤以金文依以靈山寮以飛雲霞煙霧鴛鴦門五乘渠輸陸運技錢競買曾不若母猴木鳶三月而飛一日而敗衣則

鍾惺曰然欲奇想之工

[illegible]中摩蕩朝飛而散天日立呼起諾百夫齊作紛紜探索于[illegible]
光芒閃爍璀璨磊落小星迸躍鱗鱗新余歛貯堆藏如帛如糧囷以
富彊神變兒化刀具齊價獨不美夫昇英芝魚蛸之殫細及下者哉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又曰人富而仁義附焉此先王所以教民
知榮辱之時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倚氏之治智賢合主而不賤於
道顧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江源所起濫觴之垢泓泓汪汪不竭不盈虛放而行之胃於川
渠繚繞縈行左扶越右截吳以散以斂然後溢為大江以東合乎尾
閭而潮生焉古今所論潮者日月伏見之所為也嘗讀渾天之說曰

地浮水中天在水外水之消息塊非無際一闔一闢若開天地一呼
一吸若出元氣其始來也若毛若線若帶若練堂堂沓沓合聚離散
須臾之間千化萬變其少進也敲磕鏗砉石號木鳴嘁嵲包陵在谷
谽谷在坑滿坑其為氣也或然或呀或噫或嘯溯洪淚漫澎湃沸渭
洞洞滉漾渤潏汸沛泓澤淋滲潗滐溠泄跳珠湧泳百里紛會沃焦
蕩胷洄毋陵替縱横絡繹飄忽爭逝徐則按行緩馳疾陡迷氛累湲
陽景朝昧周天而旋蹄八萬里不知其所懸於時玄冥收威海若振
吼千溪举立萬浦卻奔絕維推軸神毋不守左驅天吳右拂九首淵
谷拒靡水夷潛竄江神海稀絕胆腸肘陽侯馬衛顛蹶前後其為衆

也則紛紜參差萬頃一迹禹不能知契不能識水光奮怪不復皆居
或駃而跡或森而戰或美而旋或張而翼洶湧而奔以沃海門若土
費風怒驅屯雲碎易而行以擊西陵如井陘戰酣出奇兵蛇兮改容
若蓐收素服駕白龍忽兮當前如歸墟返溢浮五山一北一進一僨
一起突然而逝餘勇未已於時吳兒隸工引橋掛席鐃鳴鼓動公吉
飛鷗風止雨息江清海碧此潮之大凡也傳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
於道故古之人見大水必觀焉利萬物似仁不畏似勇能方能員
似智萬折必東似信若是者孺子欲聞乎孺子曰幾矣先生之所陳
五事之上也姑欲聞其深於此者

先生曰西湖之深北山之幽可舫可舟可巢可樓與鷗鳥居與麋豕
游漁叢山展煙雨悠悠寂寥長往可以忘憂風衫塵袂京洛何求不
如西湖瀕不如北山阿白蘋綠芙紫荷青蘿反衆坐釣散髮行歌人
生安樂孰知其他泝洋以為柳溪盤旋以為李谷卷軻辨乎三尺之
喙擴奠區乎十圍之腹此古君子所以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也傳曰
不怨天不尤人叠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若是何如孺子竦然離席而
立曰益聞達人不忘身而先利志士不貪時而後義隱之所尚得全
於天也孺子不敏乃今得聞出處之際敢再拜受教
鍾惺曰東坡守杭時不得意而近於隱矣此文以隱作結深寫師

爰一時感慨之情。不徒以七篇詠嘆為工也。且不忘仁義常存

更新使可愛。

譚元春曰。穠艷中不失靜潔。工巧而饒悠然之致。吾深賞之。

飛補之烏戒

烏於禽甚黠。伺人音色小異。輒去不留。非彈射所能得也。關中民狃烏黠。以為物無不以其黠見得。則之野。設餅食楮錢。哭冢間。若祭者。然哭竟。裂錢棄餅而去。烏則爭下啄。啄且盡。哭者已立他冢。裂錢棄餅。如初。烏雖黠。不疑其誘也。益鳴搏爭食。至三四。皆飛從之。稍狎迫於網。因舉而獲焉。今夫世之人。自謂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禍藏於所伏者。幾何其不見賣於哭者哉。亦或不知周身之術。而以愚觸死。則其為智曾不若是烏之能畜於彈射也。韓非作說難。卒以說難死於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沐猴。而謂人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是兩人者。其為智愚則異。而其於取死則同矣。寧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愚觀時而動。禍其可及哉。

鍾惺曰。貪利小人。讀此可以深省。

兎補之賓主辯

兎子既擬陶子歸去來辭以名其居而記之自以閑適歷年而為之不足中慭而疑隱几去智則方寸之地廓肰其處若兩丈夫為主與賓巾𢩹而坐塵賓曰予適與吾婡而多謂予類余豈其肰乎凡予以躁樂吾靜隘悦吾和予人之放也而多謂與我自放者同科我遺夫世者已盡于像於物者尚多而予賓賓焉以從我奈何主人曰萬物聚閬千古亙塗肰求諸其閒天地異職父子殊面莫大且親而相因以判今賓方欲合兩人為一辭則物我鑫起不可得而二發不通之則自賓之身十指長短而目大小肝胆共絡而楚越蕃界也況賓出千載之上我起千載之下別族離居所遭異者而賓乃斬然為閒方且病我之浮氣獨不傷賓之大同乎賓自揣心日化年改壯異幼時老年壯日今是昨非前棄後捨使賓自操且不可得益孔子聖人猶六十化智如愚予絶觀其動未知其謝賓如通之則齊嬰公虐離主易心夢為魚鳥可與飛沈況我欲遷子若是其賓賓者耶如賓之調委心去留秉化歸盡化乃所過胡可以容我之慕賓亦以是近躁靜隘和白情非性人放自放非故曰命極則俱極進則皆進賓遺夫世者疑及而猶多我像於物者雖多而必盡則又胡可以賓之既虜而傲我之方藥也水既鋭地氣又蛻水吾方解我之不肰而経窊之所以則我既化矣雖六十改未知為數也且物固以其近相慕昔伯宗人言其似楊父則懌桓溫婢以為類劉琨則忻夫楊父劉琨猶權頑身而今者慕焉恐不得鄰前與既覆後轍不追彼皆炫智而鬪力角驅而競彝故強弱斯在而勝負可論也今我與賓既已俱出乎忘我之境而同塞乎累物之門得失安在是非奚存哉賓獨不聞魯男子之柜托宿者乎嫠曰子胡不若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而孔子以謂學柳下惠者多矣肰未有似於斯人今欲使我如賓解組長違我則不可可在佚身賓則猶我譬魯男子審己故其為柳下惠也不以其同而以異及其至焉一也可不可安寄賓亦奚以知我不與賓同至於葛天氏之地以謂何如於是賓唯而起主人送之不離席則霍肰若寤乃書之記後

鍾惺曰與思玄翹翹筆端文情不減莊子肰欲繫組而方歸來終未免為五柳先生所笑

鼂補之書王蠋後事

古之世有不忍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刳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不可不道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淄之地汶篁之疆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黄金結紫綬論

議人主之前者一日狼顧鳥視分散四出不進而公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絜行退畊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義以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為之卻三十里不敢迎其後燕將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不滅也數為甘言啗之曰戒將以子為將封于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封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閒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

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勇卻數萬之眾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為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怍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為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足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刺卿之匹後能矐目攘臂奮欣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讐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從七尺之軀者太

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卿莫為秦相不以憾於心太史公猶以其辯智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於髡騶衍田駢慎到接子環淵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為多學而附之孟子肰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義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慁天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肰有補世教者耶

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爲太史公惜也

近齋曰正論侃侃爲忠臣吐氣史遷之謬不攻自破

晁補之跋林逋隱士書後

余嘗出錢唐門遊湖放北山一徑絕崦委曲深遠篊狎魚鳥可樂過林君居拜墓下廛埃榛莽山風蕭然至竹閣讀其棟間詩裵徊徬有羨慕也吾師疾固凡耦而耕者曰不可與同群至點鼓瑟希則喟然嘆曰吾與點士亦要志之所向仕不仕何有林君遭太平可以仕豈其天情自逸莫可尸視不在枯槁伏藏也其推轂後來欲其聞達則反從致志如恐不及賢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安得林君者而從之元豐五年七月十四日晁補之記

鍾惺曰和靖臨終詩云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自寫高况然胸中有此決非一味忘世之人此跋看得隱逸深一步寔是逋仙知己

黄庭堅苦筍賦

竟陵鍾　惺伯敬父手評
古吳顧夢麟麟士父參閱

僰道苦筍，冠冕兩川。甘脆愜當，小苦而反成味；温潤縝密，多啖而不疾人。蓋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以活國；多而不害，如舉士而皆得賢。是其鍾江山之秀氣，故能深雨露而飽風烟。食肴以之啓道，酒客為之流涎。彼桂班之與夢汞，又安得與之同年。蜀人曰：苦筍不可食，食之動痼疾，令人萎而瘠。予亦未嘗與之言，蓋上士不談而喻，中士進則若信，退若眊焉，下士信耳不信目，其頑不可鐫。李太白曰：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

鍾惺曰：清冽之味，沁人齒骨，熟讀可以醫俗。

黄庭堅上運判朱朝奉書

其再拜啓：其嘆細人不知天下大禁，結髮讀書，願以所聞與一世共之，而碌碌行年四十，止於是而已矣。不深咎者，至以為强項而釣愛民之名，謗虛而有費務之實，而閣下超越拘攣之議，獨見之於事物之表，豈與流俗人所謂知己者同日語哉。恭惟閣下忠信愷悌，自得以明，已恂達重厚，推餘以賜人。官吏進見，觀表知裡，推任所長，使皆有用，慈象所短，不以深誅。小人以此待罪節下，再書吏考，尚爾保全，何得於惟流俗人之相知，市井同利，意氣相傾，許以死黨。恭惟門下何得於此。至於古之知道德之歸者，所以報知己，雖困陋，敢不勉焉。

鍾惺曰：委婉中殊占地步，山谷立身行己，大可想見。

黃庭堅答洪駒父書

駒父外甥教授別來三歲未嘗不思念閑居絕不與人事相接故不
能作書雖晉城亦未曾作書也專人來得手書審在官不廢講學眠
食安勝諸稚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繼
以嘆息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
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
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
江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
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以老病惰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為我雪
恥罵犬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
勿襲其軌也甚恨不得相見極論詩與文章之善病臨書不能萬一
千萬強學自愛少飲酒為佳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
效更須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
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
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
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儒
者末事然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
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

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鍾惺曰此山谷讀書作文得力語也後學不可不知

陳仁錫曰理論

黃庭堅與王觀復書

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勤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詩皆興寄高遠但詩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至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荼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鑽巴巽火三蠶楚祠叢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月到門故於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

鍾惺曰論詩文不虛相諛美如此想見古師友之益

黃庭堅胡宗元詩集序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皋之下。與麋鹿同群。與草木共盡。獨託於無用之空言。以為千載不朽之計。謂其怨耶。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耶。則又傷己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艸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弔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宮商致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為工。終日不休。若怨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使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清江胡宗元自結髮迄於白首。未嘗廢書。其胸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競。後莫推。是以窮於丘壑。然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世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為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與余為僚。故持其詩來求序於篇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則又佀予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則附於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於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茅坤曰。純用虛勢凌駕成文。而機趣盎然。

譚元春曰。字句之外。別有感傷。

黄庭堅書贈王長源詩後

王長源安貧好義罪食歠飲妻奴不免飢寒而未嘗作可憐之色向人夫人能自重其在官必能愛民惜當路未能拭目也相見於京師忽忽不得盡平生朋友之意長源告行會小人年來苦眩不能苦思因而磨詩輒以舊詩十許為贈長源若行登山臨水亦可以代勞歌耳

鍾惺曰叙人品交情只一二語而悠肰得其深簡澹之妙使人欣賞

黄庭堅松菊亭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身而已鍾鼓管絃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所以飾燕閒者哉貴者知軒冕之不可認而有收其餘日以就閒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以就閒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之策有白圭猗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橘中叟二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川之間自名松菊以書來京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道肰笑曰韓子真知金玉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就閒者予今將問子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將以研桑乎將以歌舞則猶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與衆樂之奏歌舞者豈可以樂此哉卹飢問寒以撫孤折券棄責以撫貧冠婚喪葬以撫宗補卅血歎以撫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樂然相視曰韓正翁而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研桑何時已哉金玉之為好貨怨入而悖出多藏厚亡使日以遺子孫賢則損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寧為之哉雖肰歌舞就閒之日以休研桑之心反身以期於道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友哉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與之友則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有餘使宴安而不毒又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

者以成趣愚者以寡怨於以聽隱居之松風裏開明之菊露可以慰悅矣

鍾惺曰引富人入名教將胡難免不俗却叙得請脫有致始知天下有俗事文人無俗筆

黃庭堅跋奚移文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延得跋奚瑞珊離珠不利走趨顙出屋檐足達戶樞三嫗梲不來兩媼推不去主人不悅尉人罵怒黃子笑之曰老聿乎而牸犢之乎不得食老弊俱瘦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深擇而出草露濕而歸不止一羊在其牯犒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營夜俯者不以馬司晝鳴者不以雞準絕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乘予不通之則礙不可運土資不可當儼坐而睨之小大俱廢予如通之則騁者之耳聯者之目絕利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偏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呼跋奚前來吾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較跑乎能與羣狙爭芋乎能與入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詔若可為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得稱瘦自令謹飭晨入庖舍滌鍋洗釜料簡蔬茹留精黜觕攝肉法欲方膾炙法欲長短淺如截肪黃餅沃注湯和羹勿投醯醬曰晚用薑鹽潦不欲焦旋炷不欲黃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灶水沃沸鼎斟酌鄰羹生熟必嘗餓僕脆食爬垢瘠髮滌椅拖杓嘬啜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枚拭踊潔碗匙砚碗陶瓦縣素視在譔數兄弟為行牝牡相當

鍾惺曰寫是一篇女範閒人全宜知之不獨戒奚

日中事閒浣衣漱繻篦織篦淨謹牖其初素衣當白洙衣增色謎辭
爲黃紅螺蚜光接藍杵草芽蒐索畢條朕粉白無不媚好燥溼處守
發帖胆乎來狀之役資它使令千斧下來與鷄棲柴棒沮閒開護
草竊飲飯猫犬璟塞鼠穴凡爲攫肉猫觸罪犬𤓰篷鼠竊甑竹汝之
罪也春蠶二眠外族自粟七盡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任絺綌
錫沐手作無有停時紛辮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縷亦有餘暑時蘊
丞扇涼蜜水熏艾出蚊水盤去蠅水生守樹果熟守宮執弓懷彈驅
赫飛鳥無搏吮當日使我少姆娌罵譏癢痢泄咽天罪置龍社金畢
哄搔痒抑痛炙手捫煉無事倚墻蹊履是作堂上嗚呼傳叔代諸哉
長續短危准皆憂侍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為汝能之不䟦奚對
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咎讀子曰若是則不既有
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葛两曰奇文刻畫當與王褒僮約並傳

黃庭堅書繪卷後

少以此繪求乞書渠但聞人言老夫解書故來也爾然未必[illegible]
功楷也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illegible]
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嘗為少年言士
大夫處世可以有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老夫
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
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
復生不易吾言也

鍾惺曰看得俗字深然此中不俗之妙亦未易為俗人言

黃庭堅題東坡像

元祐之初吾見東坡於銀臺之東其貌不爾紹聖之元吾見東坡於彭蠡之上其貌不爾紹聖之末有僧淡舟見東坡於惠州之市其貌不爾而彭山呂琦作東坡之像馬廖宜叙東坡年家子也而謂之然予安敢獨謂之不然

鍾惺曰旨趣深遠有悠然見南山之意

李廌謝解啓

古之士重今之士輕時世使然風俗乃爾販牛版築奚必詩書釣渭耕莘何曾科目蓋君子之學以道義為己任故古之仕者以卿相為當然有三顧五聘而未從或千駟萬鍾而不受今以言取士但憑空文凡應舉覔官鄰於自鬻賓興久廢法禁益嚴徒以困窮之身傾入英雄之彀廌行年二十有九蚤苦羸殘著書十萬餘言常懷忠憤謀已甚拙許國惟堅雖頻待詔於公車未得為郎於金馬屢作逐客每歎虛生第深沒世而無名以累青雲之知已比緣秋試偶爾計偕輒生妄心竊有榮幸此蓋伏遇某官久乘教誨曲賜題評恩等丘山義同卵翼敢藉昧陋有望亨衢敢不益勵進修上副眷予

鍾惺曰感今思昔不勝志士之悲

字鷹安老堂記

甚哉老之難安也方少之時陰陽役之血氣使之心志誘其欲而迷其真勢利劫其前而怵其後未易能安也老且衰矣却視向日之為害其悔而求安然貪夫鄙人迷老若之已至念短日之迫惜得而忘之未克痛昔謀之匪良久且苟求無猒務滿志失皇皇愉朝暮之生汲汲為子孫之計節義日衰廉恥盡喪貪于富者則曰吾老矣誅貨財較錙銖之術始詳矣未忍舍也攬漁弄而互仵陋巧梯航以絶山海龍物貨而無餘藏運委莫而無遺葉甘心于錐刀之閒至卒于錙銖之末負哉於道路轉徙於溝壑貪夫狥富數而後止貪于貨者則

鍾惺曰寫貪夫入骨世之富貴人不懼

也此吾君直說

而吾老矣始知退賢者譽之術始明矣未忍止也屢公門而躍鑠游闕庭而裝佃術筋力强飲啗好騎鬢退聰明識愈隆而志愈切祿愈崇而戀愈深故位愈重而望愈輕年愈高而德愈薄貪夫狥貴數而後止然則日暮途遠而倒行漏盡鍾鳴而未止數皆貪失而富貴有以累之也故曰甚哉老之難安也居士新作西堂以安老為名然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郭外之田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足以給蔬茹而未嘗求羨衷篇足以具伏臘祿食足以備婚嫁而未嘗求贏居士曰富不可妄致也吾老矣求安而已居士以文學知名於時聲聞籍揚廌為禮部一選遂擢上第名公巨卿爭欲出己

孫鑛曰起至此方是真安老法

下一唯諾足以得廌擢而恥于附麗平生故人多在相補一舉手可以登臺省而恥于自售居士曰賢不可妄致也吾安矣求老而已故雖起家郎於朝有貴倩之高風端居十年不調有淵明之勁節或曰嵩少箕隠山水佳秀近列左右築室巖下足以傲天下之雄觀奈何踽踽於里閭之間哉居士曰吾求安者也舍易就難舍近就遠則內勞吾心外勞吾力但見夫勞而未知其樂不獲其安而先撓吾天和矣此先人之故廬也即而新大之吾心猶歉然吾行年六十有二人間富貴不可妄求從吾所好行將掛朝懸車奉身以退歸老此堂志已決矣人生七十雖居是堂以安吾老知復幾何時哉則居士之所養可知故曰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夫安之為樂世之人未嘗知之及於病然後懼而求安及于勞然後慮而求安及于危然後悔而求安則向日求安之心皆妄不有能安其安者故老而能安已可尚矣非惟老而後安乃每以安者為心非達[illegible]無安君子不能也故曰居士之所養可知矣

鍾惺曰極其醜詆而不傷雅絶似子長

李廌悼東坡文

伏以端明尚書德尊一代名滿五朝道大不容才高為累惟行能之盖世致冒忌之讐仇久蹭蹬於禁林不遇故公遠謫於嶺海卒老於行方幸賜環忽聞亡鑑識與不識罔不痛傷聞所未聞吾將安倣皇天后土知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係斯文之興廢與吾道之盛衰茲乃公議之共憂非獨門人之私恨所恨一違師席九易歲華豈圖生還遂有死別慕子夏築塲之意寘蓼裒誠誦尊賢行頤之文庶資冥福

鍾惺曰文雖短而情深語痛

秦觀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嫌疑之事皆出於衰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煩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為疑其臣不以為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已漢宣帝欲拜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為國尉祁奚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縣監蔡御史為戶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破苻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其姪者也崔貽孫為相未踰年除吏八百人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繇得其實此所謂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庇李之小嫌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推揆心知其欣而不敢發則與冀

□將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即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臣庶人同以殊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不為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獘而已奇材異行嘗為時輩所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擯斥廢棄莫敢援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謂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雲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奇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與嫌而棄之則是非待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崔諸氏皆兄弟為三公父子為宰相國朝如韓國相繼者其間建功立業稱為名臣者蓋不可勝數奈何豈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顧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自親為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為勸則天下之奇材異行庶皆得而用也

虞順之曰君臣一體豈害事此論甚暢

秦觀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畧其小過是為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為利害之所撓屈者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審學術之不至聽聞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為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畧横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等如發蒙耳蘇兄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當何足以深咎耶陛下即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蓋充職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既精人願自重皆欲有伏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慾擯擊奸惡如報私讐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斂妙自然亦諫言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坐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者為之一空臣愚疏遠不知朝廷之事竊惟陛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蓍龜不無過誤願其設心

栖意何如耳昔漢鄭食其有桃楚之非唐魏鄭公有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遣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謬過失如此又況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退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謹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畧其小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子狡猾不逞之人或假其名以資盜竊其寵以售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帷幄劉栖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陽爲剴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容乎容其小過則成

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愈病固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惟寵有遠邇才有修短大抵搢紳之選也安可盡得以谷永劉栖楚之徒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贄之論盡矣

鍾惺曰人主罪逐諫官非盡不知其忠已也蓋事出[illegible][illegible]

藉不能從而言者深觸其諱此時雖知其忠已亦不得不怒而罪逐之也罪逐無詞非求其小過將何求哉此論畧其小過求爲得要誠畧其小過則諫官無罪逐之路矣

秦觀 法律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為法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號並行而士大夫頗自愛重以經術為賤文藝相推間有喜刑名精察核者則終指以為俗吏而恥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柱後惠文之事父教其子兄語其弟以為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古義決嫌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昔者以詩書為本法律為末而近世以法律為實詩書為名臣以天下

之大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楊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也君子教之其可以緩耶臣愚之其所以然者無它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為吏也而從之太優指之太峻至有黃綬中選數歲之間持斧伏節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不廢詩書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辭所見異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漢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為不可

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為闌出財物矣密人有告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為汝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為受所監臨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今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科進士所得之臣若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相繼謝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中度焉則君子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為縱未能盡罷其士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餘出仕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知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胥神曰正論可以持世

秦觀論議上

臣竊聞役法之議不決久矣有司聞四方之情既設起之説帝制儀游徊規而不斷者二年於茲雖稍復筆削著為一切之令苟濟林月未有確然定論可以厭服人情傳萬世不弊者也其所以然者無它焉士大夫議偏守觸名有系各不能以至公為心故耳何則夫所謂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大抵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送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更然而逋逃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算閭閻竭於飛輓資產破於廝僕執事者患其弊也於是變而為免役之法斂錢曰歲決中外之民悉輸錢直以免其身

然而平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聚多以為寬剩厚積以為封樁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蓋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則以差為是而免為非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免為得而差為失私意既搖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嗚呼蓋特二年而無定論哉雖十年而無定論不足怪也昔唐室賦役之法有租庸調者説為近古自開元之後版圖既隳丁口由此皆失其實法以大弊故楊炎變之以為兩稅之法已而盜起兵興征求無節法又大弊故陸贄以七事者力詆其非然而終唐之世不復改也夫唐之諸臣豈不知兩稅為非古租庸調為近古哉蓋以晚節末路供為弊法以此易彼實無益也今差役免役之法蓋類於此然則何為而可耶臣聞楚人有第二區者其甲則長子之所叙也其乙則少子之所叙也規摹不同而歲久皆弊其父謀所止二子各請止其所叙之處至數日不決有鄰人告之曰昔少君以甲第壞甚於是營乙以舍族人今乙第又壞而長君復欲徙之於甲是以壞易壞非計之得也何不合二第可用之材別營一區而棄其腐撓者乎父以為然其論遂定陛下以役法之議付於嘉祐熙寧之臣何異楚人之謀於二子也盍亦質諸鄰人之論哉陛下若以臣言為然願詔有司無牽於故新之論毋必於差免之名悉取

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別為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則嘉祐熙寧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條去取之科別輕重之目此則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猶楚人之第其材可棄其材可留皆當付之匠氏不可問諸鄰人也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姜姬無棄憔悴惟陛下擇焉

朝廷弊政壞法皆當如此處置司馬若早如此行可免紹聖之禍矣

秦觀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若侍衞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聚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棌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晡伏臘冠昏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聚於公室也則有鬻鹽冶鑄以管山海之饒權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算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幣省財金以侵牟

封君甚者至令吏坐列肆販物以求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脯而傾都邑賣漿而踰侈酒削而鼎食賈脯而連騎馬醫而擊鍾甚者至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斂之吏而吏常族夫兼并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哉本朝至和嘉祐之間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為寶貢賦經常之外臨無一毫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為限量衣食器皿靡有約束術仰如意豪氣浸生貲賄充盈侈心自動於是大農富賈或從僮騎帶刀劍以武斷於鄉曲畢弋漁獵聲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家矣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以時變通青苗

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說匿廢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奉行於外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江淮則增煮海之息閩蜀則傍摘山之蘊青徐則竭冶鑄之利其它希風旨放計數無猷之取額外之求蓋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大半隨於公室矣陛下即位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吏嘗以掊克進者相繼而黜數因赦令而弛逋負大出廩庾以振乏絕於是公私之財流向於平然而有大弊者士大夫矯枉過直懲然以風裁自持不復肯言財利之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

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也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虜西有假息之羌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之粟公私窘急可為寒心此正人臣揚摧斂散以救虛盈以濟用度之秋也而恥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為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為此乃教人故為矯亢盜虛名於晴世也何則使顏閔言錢不害為君子豈呼阿堵物豈先為小人哉晉人尚清談而廢實務大概皆類此矣昔管仲通輕重之權范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孔僅之

冶鑄桑洪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孔僅桑洪羊所為也則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為也亦惡乎而不可哉

鍾惺曰聚斂則偏入公室兼并則偏入私家二者有一則民不堪命矣奈何聚斂者自聚斂兼并者復兼并而聚斂者且以廣蒐漸兼并之欲而兼并者且以資貸助聚斂之虐欲求民不貧天下不彫弊豈可得乎

秦觀鼂錯論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為漢用袁盎之謀斬鼂錯以謝天下為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鼂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苟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為師老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藉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還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鼂錯之事何異於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稍強大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摘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怨然皆有不

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即山鑄錢煑海為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為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為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異露天下亦怨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於袁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為冤此正樓緩所謂以毋言之則為是以妻言之則為妒夫言之者異而其言同也就使與錯素無眦睚之嫌其為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奈何即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言之以唐安祿山之亂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illegible][illegible]齒不

平叛祿山以誅國忠爲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爲陳元禮之所殺也繇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渡滻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鼂錯事出景帝袁盎發其謀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於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祇足以危身矣尚爲祿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爲也

陳仁錫曰論亦有理但錯忠於漢也豈可與楊國忠亂唐者同日而語

秦觀　司馬遷論

班固贊司馬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先黃老而後六經求古今縉紳先生之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賤貧則非閭里至愚極陋者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有激而云爾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揚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爲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爲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法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輒下吏就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偷合苟免爲事而天下皆以竊資殖貨爲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貧無財賄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以陷腐刑其情懣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寓之於書故其序游俠也稱昔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絕於陳蔡菑遭自況也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于

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為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皇令烏倮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為正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蓋言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疾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為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況於黃老遊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無濫矣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

楊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於義而主於奇則遷不為無過若以是非頗謬於聖人曷為乎有取也

鍾惺曰深得史遷之心讀古人不可無此眼孔

陳師道擬學士院試館職策

問傳曰秦失之彊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陵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於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大長者至於朝廷之臣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察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其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

對善言古者不知變習於世故足以經物成務而不在於法義此士之所患也考古之道御今之宜故明者不兩失也夫明者自明也故明於物君子之事而學者恐焉願效其愚夫王者之政遠近異宜貴賤異制而其行之一也一者政也先王所以開天下也昔周公之作周也典以經邦國則以馭都鄙法以任官府內建六卿以擬其治外建監牧以齊其政掌交諭其好惡布憲遠其刑禁正人答其反側行人壽其逆順協於朝覲而考於巡行小則評士治焉大則司馬討焉

鍾惺曰爲論被千古世俗之陋

方是之時雖不異量書不異文行習有常風俗大同故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是之謂治至於上失其政而下擅命國殊治而家異俗故秦尚武晉尚儉而齊尚奢衛失之淫陳失之其齊尊異變而蔡衛同歸故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之謂亂夫親親尊尊進賢保庸治典之八柄而太宰之職也廢一不可而齊家各有行焉非所聞也學者以謂齊家之於八柄各有隆焉非異道也是不然王者革命易姓變古救弊作為一代之治則隆殺有焉所以新天下也故虞氏貴德夏氏貴爵商人貴富周人貴親非諸侯之事也夫齊之強自桓公始舉賢尚功管氏之政也遂晉之興而齊衰矣其事哥如小侯特屈強於齊衛之間爾而齊國暴於鄭莒矣此無他地有小大人有衆寡非政治也隱桓之際兵行中國則常強矣國無其人能不衆乎春秋之際而君不葬諸桓之戚其不奪者幸也雖是言之齊未嘗不衰而齊未嘗不亂也世從見其田氏代齊三桓弱魯以為親尊之弊不亦陋乎秦漢之諸儒明不擇理見周之衰而未聞其盛也專務異說而自智或者有所傳焉而不能明也遂以前知其然為二公之聖賢君子無恥焉夫事有其官官有其人上下相維刑賞並用可謂備矣然而不驗者不考法於先王也是以其弊居之不知其任行之不知其分勇者自用懦者自棄久之則倦遠之則怨急之則詐緩之

茅坤曰有見之論

則偷賞而不勸刑而不懲古今之公患也先王之治有政焉而非其本也其所本者化也政者治之具也為化以德為政以禮化以革之政以行之譬之田為化由天造也政繇人力也人力至矣而陰陽之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潤不時則不生天道順矣而種植之宜畊鋤之功不動則不豊天人相與而成歲矣有化有政而不舉者又有刑焉政以使君子而刑以鄉小人刑者先王有之而不敢先也非所以待士大夫也政化行而後刑可用也是故政以佐德刑以佐禮而本末具矣雖然治之始也道德既明民俗既成則刑措而不用矣治之終也夫不務德禮而用刑是以小人使之也而責其治可乎先王明足以官人而有禮以使之有度以則之陰之以恩諭之以義時考其績而誅賞焉可謂有其政矣而其所以治者蓋有以先之也正心以及身正身以及人先王之化也化以導其內政以齊其外導之以德則勇者安焉懦者興焉齊之以禮則智者不敢先愚者不敢後此其所以寬而不猶察而不苛之道古之人有之堯舜是也昔在唐虞明德以協百姓考績以行黜陟戒之以休董之以威勸之以九歌申之以四罪而庶績熙矣此無難惟君與相懋之而已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謨之宣文稱論仁明有紀於後世朕未足以與此也夫有其志者有其事有其事者有其功是以君子務大其志重其

事而不有其功文帝有可致之資而無欲治之意聞賈生之論則然避而未遑聞椽之說則毋甚高論其所志亦苟矣是以有仁心而非德也行其善而非法也好申韓而非學也方內治安而非政也而一時之士又無其人此漢之所以不振也賈生區區有慕古之心而大臣以謂紛亂諸事其大者既已賤駁矣盜吏出采賦錢數以百萬姦人乘傳周行郡國其小者又不恪矣君子之學以成其志則志不可不先定也醉酒者亂操刀者殺則有以使之也其學又不可不謹也宣帝不好儒而喜申韓之書則其志可知矣故其治以察為明以刑為義以律為法以賞罰為政而文俗之吏都公卿之位言足飾人之

詞文足成人之辜故楊惲蓋寬饒以語言成辜而趙廣漢韓延壽以怨禍致刑君臣如此可謂刻矣雖然方文帝之時匈奴之強魏尚戰勝有功矣以移書一言之誤文吏繩之以法則免官奪爵而罰作矣吏豈篤於厚乎地節之間王成以偽蒙褒賞而俗吏習為虛名欺謾以避課至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捨有罪為不苛黃龍之詐張敞之議尚可考也吏豈稱其職乎故曰未足以語此也夫以文帝之仁宣帝之智而其治效如此蓋刑政之不足恃也世以文帝為寬宣帝為察而不知兩君未嘗定其所向也文帝有仁人之心而學申韓則其所學害其政也故其議刑未嘗不重閑釋之之論未嘗不輕者以其

資之仁也宣帝好察而起於民間知民之情偽也而待之以寬故其為治以安民為本兼嚴延年而用黃霸于定國然有時而刻深者以其資之察也是故德者治之本也可不論乎

鍾惺曰學問醇正議論博大蓋儒者也不當作文士視之

陳師道秦少游字序

熙寧元豐之間眉蘇公之守徐余以民事大守間見如客揚秦子過焉置醴備樂如師弟子其時余病卧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說偉辯坐者屬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為傑士後數歲從吳歸見於廣陵逆旅之家夜半搖未卒別去余亦以謂當遣使萬里外也元豐之末余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別數歲矣其容充然其口隱然余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强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公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頗今二虜有可勝之勢願效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弔唐晋之遺

人流聲無窮為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嘗試以語公又以為可於子何如余以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為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持牧之之智不若少游之拙失也子以倍人之材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曲耶子年益高德益大余將屢驚焉不一再而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效於世世不捨子余意子終有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寘於世乃當守丘墓保田里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稱善人死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乘庳御駑候子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為子賀自此始

茅坤曰有波瀾有關鎖自是文章能品

陳師道商君論

士之為善終其身則善不勝言也其為惡也亦然故君子論其大焉以先王之法義而議公孫鞅之行治終罪也而論其大者有四焉鞅之術屠也政其身也故政不行則屠秦之民政行則屠諸侯之民今殺則無行焉夫愛人者人愛之惡人者人惡之則屠人者人豈忘之哉而又導之以殺驅之以戰則民知殺而已慎殺人之心樂殺人之具以事其上其不亡者昔未有也故其利足以蕪諸侯而其禍亦以亡秦此所謂向畫而攫金者也金則得矣而身隨之惡得不為也鞅之亡秦其罪一也政以保民也而殺以行政化以革俗也而殺以成俗用秦之民如牛羊然市無完人道有流血鞅之賊民其罪二也君不患不善而患無其志志者適道之源也孝公雖未善抑有志矣固其志而崇之猶順流而下也而鞅損而小之殺其良心遂以禁惡百世之後名為暴君談者不置也鞅之賊君其罪三也鞅誠用趙良之言歸國去位薦賢以易政作德以變俗豈徒安秦所以安其身也猶已怙終卒車裂之鞅之亡身其罪四也夫四罪者人有其一王者之法不待教而誅而鞅具之耶是故秦霸者之罪人而鞅秦之罪人也始鞅之說孝公以王道而不用也說者謂鞅捨已從人苟合者也是不然夫懷璧以適市其價百萬而僨以萬則買者不信也若居則售之矣鞅之所以懷居也而市之王耳故其價見售也王者之法政以成天下之務者所以治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王道之始也成天下之俗者所以安也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道之終也而鞅以謂王者之效不及其身數十百年而後見其不知也明矣夫王帝皇者古今之異號耳而鞅以謂有帝道焉有王道焉其陋甚矣而始說之以王道者豈小人之心欲有所用乎上以探主之意又以堅其意下以引就其說又以拒人之說也則聽之者可不察乎夫孝公之用鞅也以國聽命以身受教威福並立而不忌朝無公臣而不疑刑及骨肉而不怨數者適國而不奪故鞅得終其術可謂善用矣以用鞅之道而用賢其王可立而待也當是之時子事在鄒子休在楚不為無賢也遠者有所不知而趙良之近而又不知可不惜哉是故有國者不患不能用人而患乎不知人也

鍾惺曰鞅之術屠也去殺無以行二語盡鞅伎倆而先說孝公以帝道王道者非真知帝王之道不過先以迂闊之談抹殺其仁義之心而後行其屠之之術使不患人之議其後矣

陳師道霍光論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大，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固，霍光是也。光取武帝孫幼之託，天下之寄，然條顯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私兩竭，而十數年閒，內豊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冒大義，降於奪矣。其幸宣帝智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矣。昭長而宣立，既不能奈，又不歸政，光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闇於大體，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磾老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能者，資也。資可常乎。夫義有同之者，有異之者。同之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畏，其背公以私，其肯以婢為妻乎。則除焉於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於此乎，豈特如此。或者又謂弥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緣婚金與上官，以宰相子守闕於武庫，觀同列而慮患，有急而收符璽，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爾。雖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具也。或又謂日磾不肯納女後宮，而光以為后；日磾殺弄兒，而光隱妻。為不知，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磾所及也。怡光推日磾，而謂匈奴輕漢，此其智有過人者，惜乎不之盡心。

呂坤曰：不學無術，是其一生受病處。守而不固，正是不學無術處。
鍾惺曰：光愚忠人也，功罪自不相掩。此論甚篤。

體段四周內外小雅學千古所未發

陳師道取守論

世之說曰文武異道取守異宜武夫策士可以進取儒者可與守成秦以用武而亡宋襄公以用儒而敗故漢取以詐力守以仁義文武迭用而各得其宜也是不然猶之於人也有喜則有怒可哭則可笑未有喜而不怒笑而不哭者也喜怒同出於人文武同出於道譬之人焉自本觀之手足耳目皆身也言動視聽皆用也自末觀之則手足異跡耳目異使而世以為異者有見於末也古之取天下者以身其守之者亦以身故君子修身而天下平修身非以致取天下而天下歸之林非藂鳥也淵非合魚也而魚鳥從之者悅其所也古之人行之者文王是也而於詩見之周南所以取也小雅所以守也而孔子者之以為法也後之取天下者以兵兵者爭而已矣以詐勝詐以力勝力致其爭也至其盡敵則無所與爭而君臣相屠矣故其語曰兎死犬烹鳥盡弓藏蓋其所取者乃所以殺其身也譬之於盜足以致財而不足以為三秦漢是也湯武之兵非取天下也取有罪也古之守者以天下計故堯禪舜舜禪禹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居洛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豈為子孫計哉其取之以天下其守之以天下故五霸迭興不得以私也後之守者以子孫計其守之以爭其守之也畏人之有爭心也故秦墮名城銷鋒鏑殺豪傑愚黔首以上爭

也漢高祖曰安得壯士守四方以樂爭也此其所以異也私欲也故世以為異者有見於後也儒者難與慮始可與守成叔孫通之言也通之佐漢而進群盜壯士其學既不足於取而天下既定因時便事使為朝會祭祀弁服之制以為仁義守天下之具孟子曰禮節文儀者也禮以為節儀以為文夫朝會祭祀弁服之制是儀也禮之文也豈仁義之寔哉則通之學又不足於守也然而漢之所以持世而遺後者其蕭何之法乎通何與焉古之於仁義有四焉繇之者通也無為而無不為舜禹是也為之者善也好仁而惡不仁湯武是也假之者為人者也不善其身而善其政五霸是也修之者為道者也故曰回也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七十子是也漢之於仁義非善其身也善其政而已非明於己也有見於古而已其不近於五霸者所謂政者未盡善而所謂義者未盡明也其假之者而不至乎宋襄公有亡國殘民喪身之道而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為仁是不知務也譬之於盜寡取以為廉忽其財之盜也子魚曰愛其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此仁人之言也襄公何知焉

茅坤曰議論是第一義文章是第一流

陳師道　羆說

晉人以犬獵以五犬逐一羆羆鷙而力長於用大所與敵者皆天下強有力也犬弱而捷巧於用小顧左而右逐前而後羆不能搏也行不數十里羆敗而伏犬更前而殺之獸之鷙者依莫如虎齒莫如象而羆食之故稱勇力必曰羆羆而受制於小者遇非其敵困於群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羆之謂矣

鍾惺曰感君子困於小人也讀之憮然

宋文歸卷十二終

宋文歸卷十三

竟陵　鍾惺伯敬父　選評
古吳　陽　昇子常父　叅訂

張耒　再上邵提舉書

昔韓退之以書三見宰相以自見其所有至於一再而未售也則又激訐奮厲以動之嗟乎其言亦少詆矣退之平生其有求於人以濟所欲者非一也甚哉武夫軍師苟有力勢可以拯之於貧賤者皆一道而嘗之善詞以導其心高言以動其意挾書懷刺趨走於當事者之門既晚而後少得所欲讀其書未嘗不悲之夫如愈之文章類非隨世汨沒待其自達而後見於世者也何其恥知於人若是其勞哉至其人之不吾知也以退之之好剛自信有以自樂於道義之偉視世之夸者不一動其心宜其邈然自絕與世而忘長往而不顧夫何其恐恥降志庶幾萬一之遇又若是其勞且不厭也雖足觀之則人之挾其所有無所待而見於世者是難視人之知與不知一不介其意人不吾知而遂止者又難也若人之器薄矣一日而三歸於通衢庶幾有聞而或者之車敗於奔馳足蹶於步趍敗尺而就寸求百而得一其始也赧然自羞還而觀古之君子皆未免乎此則人自恕而有待於功名之會天下之至難也使皆畏勞避侮不肯少抑以有所

然則事功之成者或寡矣

鍾惺曰引退之以自况有叩閽陳言肆之意而言外懷慨特其

張耒上曾運判書

其聞昔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其仁愛忠厚發於至誠而能盡下之情也下之事上何其諒易簡直各得自獻其意無有阻塞不達之恐而不限於勢也夫惟上能盡下之情故下不限於勢上俯而就之下仰而及之故尊卑之情通而奇偉之士達然其皆疑之天下亟於求其上者物理之所當然公卿大夫既貴矣宜其偃然無待於物彼汲汲以求於下苟有善焉如恐失之此其故何也蓋天下之位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者勢之所當然非其事亦判然而爲不相與也今夫貴者止於自安一切無事於功名可也苟有功名之心則貴者之功賤者之力也尊者之名卑者之成也故上之求乎下猶下之求其上也昔周公既尊矣身履天下之富貴而後世稱急賢待士者必稱焉故其故也百官庶府莫不修治制度文理莫不彰明周公之身無遺德焉夫豈周公一人之力哉惟其然故古之公卿大夫不敢苟簡守常以便其私尊者汲汲有求於卑賤者汲汲不遑於賤夫上有至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忘疏遠之士則士之在下者亦不敢遐棄其所有至於奮厲出奇惟恐不達者繇此故也三代之政既亡公卿大夫無復向者至誠盡天下之意謹身無過自處高重急其立功立事之心浸然細碎感發激昂之氣以謂無下事於賤故於下者

不過言功。不幸功不至焉。雖有過人拔倍之才。不用之矣。其序而夸之。不過論罪。幸而無過。雖尹下之冗猥不復聞之矣。情阻而不合。氣否而不交。下畏其上則有之矣。而不忠也。賢賤異志。尊卑不親。而三代之風泯然矣。茅功之不立。豈不以此哉。其嘗讀西漢見吳公之取賈生。田延年之用尹翁歸。暴勝之禮雋不疑。蓋嘗竊嘆三人者。猶能降心遵古之義。居尊以禮賢。然後以納士。以太守之尊。使者之貴。觀與匹夫下士相接。務盡人之才。而忘下之讀也。夫如前三君者未足道也。然已能如此。然則天下之賢者多矣。安知無有慨然能用古義。不溺於流俗有功名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嚴者耶。嗚呼。安得斯人者而處天下之富貴哉。使誠有之。天下之遺善墜德。庶幾乎興矣。

茅坤曰。高論動人。

鍾惺曰。妙在始終不說入己身。而旨趣深遠。

張耒答李文叔為兄立謚簡

耒頓首。昨日辱示尊兄墓銘。即當書納。而蒙聞以所未安。既有所疑。不敢默也。為兄作謚固善。但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誄與謚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議不得盡伸。俾無以盡善惡之寔。況於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為立謚耶。古之私謚者甚多。如王通或門人私謚文中。孟郊或韓愈張籍謚以貞曜。然後讀通所著書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為學者發笑。郊以誠士偶工於詩耳。世之言通與郊之寔。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孟顏閔不聞有謚。雖其門人明受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為作謚。此數君子

後世豈以無謚而遂不傳哉。繇是觀之。謚不能使欺者傳。無謚不能使寔者沒。賢兄之懿。人寔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司議而公謚之。其為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寔。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為之易名。則失薄俗之喜以纖嗇物者久矣。孰肯為弟不私其兄哉。既嫌於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并與其寔而敗之矣。所為愛之。正以害之也。竊愛審度此一節。其它尚有一二事容面論之。纖紙且留此俟改定。即當下筆潛易死罪。

鍾惺曰。正色而對。想見古文人不苟處。

張耒論法上

古之善為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為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家而不勝弊然則天下之治亂不繫法之存亡然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常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法日益工法起而相制則不勝者交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尚也為其無事之可畏也非法備之可制也為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夫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寡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者閒其季必壯者也深居與處衰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簡遁而灸艾鍼砭餌背而無遺閒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可為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其不治難為也以其嘗治之而不治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以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衰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敗繼之矣豈夫天下之不預取弊於法也如此而世

之君子因弊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足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為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其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不為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仰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給焉苟則欺術竊譽之焉終身而不知不立門墻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為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閒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閒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偽不可勝窮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欺欲歟君之心而有怨怨忌之繼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為商商之後為周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為秦天下大亂先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係須先王之緣甚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欲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義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盡其惡甚其美弊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為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末瀆神而繁齊刑罰窮矣此後所以必為秦也歟

茅坤曰世風之薄皆思良法以挽之而不知人心之久壞於法也讀此惆然

張耒論法下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敗亂之後夫人之情小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數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慾之動無窮而罪愈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驚強曲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士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議者以謂能完上世之不足而脩前人之所未成以為成功而不知

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名美者實之所遜也文備者偽之所自起益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承天下於秦民小於百戰喪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怗然靜歷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安海內有大亂而豪桀不作此民導而法簡之故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里閭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諸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怯者隨之強者勝而弱者因之紛紛藉藉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眾而法備之弊也故

陳仁錫曰書於論段

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幽恭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為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好強治者必名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汚尊而杯飲者狩而土鼓天下之人尚未厭其為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殺容祇而勿陳可也橡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為生亦之所安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五稱之衣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歡不欲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妨於人不欲譽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於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故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自救而不至於術窮智竭而無繼嗚呼惑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道其欲激之勢而扶其未明之智則天下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成者遺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

韓琦曰蓋天下於樸固善然風教日開淳龐日散亦時之無可奈何者也但立法於上者不可不知此意

張耒敦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求而我無所求於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叛之而不得益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然舍去斯二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服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然天下之利[illegible]資而後可為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惟富貴之知而見其己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為安貧樂賤之事而淡抑好爭務利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為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為求則大者篡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伺其上而奪之矣如是則吾立於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尊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為是廉恥沖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將人之所欲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揖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世莫及而攷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然其故可知也予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棄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獎勝而羞遜進位而卑讓故天下皆有貴然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為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為徇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功利之不可啓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況持爭具以授之歟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放究切蓋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叛矣夫惟以公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以為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其意非以危國而其極至於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致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者豈區區夫已婦之淺近歟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害矣

呂晦之曰擬是發明孟氏先義後利之意而言之條暢整[illegible]深於

風俗有補

張耒景帝論

景帝稱竇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推廉然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家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邪可否如偶人而已哉苟以是為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惡焉之奔蹤也求其無奔蹤可也得偶焉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焉而顛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

怏怏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挾以勢者易動以利故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illegible]矯矣帝於細故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矣主於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器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於形似而也昔者高祖求傳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強項面折而逆以隨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於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然夫周昌以此見恥而亞夫乃用是不免

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視人亦異矣。

孫鑛曰：眼明識高，立論自確。

張耒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於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於言，流為歌詞，含思悽惋，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妙絕一世。携一編示余，大抵倚聲而為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為工，何哉。余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袪，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鍾惺曰：所謂文章有奇色，此足以當之。

張耒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裝獲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寔津者燥皆斂藏其精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榥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遊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軨轝輳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為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歎然告余曰惟家貧奉命於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既得肆其意為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學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害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己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譴辱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前日春夏之艸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

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為晉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飢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後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為害不既多乎故聞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鍾惺曰學問俱從閱歷中得來故言之親切有味

陳仁錫曰以身為世戒於後之

張耒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自古大臣權勢已崇極富貴已充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為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禍志與夫甚愚騃而闒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為慮也實難不甚思之不深計之不工則禍且業之所從生往往自失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術簡而周智者為術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妄人譏己而從宗之疑為不足賴也乃為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為后而中於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為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侍御內聽婦言其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通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與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窮於辯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鍾惺曰自古奸雄枉心竭而倚諸醜態只知以此取富貴而不知適足以此賈禍害雖天道妙於丟人而竊人謀之獲罪於天觀此可省

張耒書宋齊丘化書

齊丘偽唐謀臣其智特犬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為化書雖皆淺陋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無為遺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為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為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刑名之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於思思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遺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丘之道既陋而其文卑陋亦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鍾惺曰高識明眼可與論古

若沖出之古至理

張耒藥戒

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外。而其中薾然。莫知其所來。嗟夫。痞非下不可已。余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而吾之薾然者獨何歟。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嘆是薾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為是薾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陰伏而陽蓄。氣與血不運而為痞。橫乎子之胸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沖然而甚微。汩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嘗已病矣。繇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既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薾然如不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平。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為也。張子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完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

陳以傳曰立說故治同是大家手筆

月而小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懣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歲而疾平。張子謁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豈特醫之於疾哉。子獨不見秦之治民乎。勒之以命。捍而不聽令。勒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痞矣。商君見其痞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勁捍猛鷙。不貸毫髮。痛剗而力鉏之。於是秦人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痞嘗一快矣。自孝公以至於二世。凡幾痞而幾快矣。頑者已圮。強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懽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懽心一已。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痞矣。先王豈不知砉然擊去之為速也。惟其有懼於終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亂而除去其滯。使其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旁觀而遂然者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則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疾。而不擾其歡心。於是政成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治成。則余之藥終年而愈疾

者蓋無足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余心者其不也必有傷求無傷於其終則無望於快吾心雖然豈獨於治天下哉張子再拜出而記其說

鍾惺曰儒者常論王道不奢舌敝而世猶有襍霸之思此只借賢一喻說來一証而王霸之辨了然使人心服

張耒題賈長卿讀高彥休續白樂天事

高彥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母墜井作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辨之張子曰三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雖能無論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因堯而登之位伊尹放太甲而王世未嘗有辨舜與伊尹之非篡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辨無自而萌於心是其為說無待而自然人之飽者人誣之以飢未有自疑而辨其非飢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如自信其飽雖或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之域矣故凡世之辨已與辨人其言雖工而發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於其物其考於理較於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於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謗之於意外者之於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紐於知之所未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名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夫惟真知而浪言者而後論止夫世之真知君子者才幾人則小人之敗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

鍾惺曰小人謗人必先留謗地以待其辨愈辨則愈入其謗惟不辨則伎倆窮矣久歷此論可謂得辨謗三昧

吳孝宗與張江東論事書

昨日辱諭以欲敢遣王安國而有所不可者試為閣下評之竊以安國雖江西人而其父乃望江東今之應進士諸科舉者以貲聚為據使安國若江東應舉無有不可豈有可以應舉而不可以敢遣哉別安國未嘗身居江西其應舉則在淮南及開封府今雖使江西舉之亦不過按底籍耳非安國身居江西其在江西應舉也閣下又謂近人多舉安國今更從而舉之則為詭隨且必取笑此又失之矣夫自昔稱賢如孟荀楊韓之屬前人已誦之矣而今人又從而誦之雖閣下亦曉夜與今人同誦也然未嘗見閣下以詭隨取笑為疑焉昔之

賢乎其已死矣與人同誦而不疑及方今生在之賢則疑而不敢與人同舉則是閣下勇於誦死賢而怯於舉生賢也人之好賢死生如一今誦死則勇而舉生則怯則是凡謂好賢者特利於死後而不利於生在時也特可俟其死後論之以為美談而不可及其生在時舉之以為實用也此何謂哉為閣下計者問安國賢不賢爾不當問其曾有人舉也抑不知閣下謂安國果賢耶果不賢耶不賢則閣下自不當議之如以為賢閣下之舉是舉賢也夫舉賢則賢者盡喜既盡喜矣尚安有笑則笑者必是不賢也苟得賢者喜矣尚何暇慮不賢者笑哉況賢者喜則不賢者笑又理之然也古之人見一善則爭先為之惟恐在後未聞有慮取笑而止者如使善人每作一善必先慮不賢笑則僕恐善人有見善而不為者矣且安國之名其著者久非是近人未舉前天下不知及舉然後始知也然則安國之賢非發自近人而閣下又何以詭隨取笑為疑哉蓋前世舉賢未必不於一夫之口即見信而見用也必也甲既唱之乙從而和焉乙已知之而丙又從而唱焉併力羣之然後庶乎其人始見信而見用也今則不然甲既唱而乙與丙同吾恐詭隨而取笑則賢者老死於巖穴之中而人主宰相有不聞不悟乎廟堂之上矣惟閣下裁之孝宗之於安國相交甚厚閣下所知也而孝宗不以私黨自嫌者循前志也閣下之受

孝宗亦可謂深矣倘事有秋毫於不義而固勸閣下使為之則孝宗之罪何殊惟明察焉

茅坤曰辯論絕似呂教

呈稷上張虞部書

稷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强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惡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歸厚治失其道則厚澆乃以民斛乎何辜耶近世猶可矜傷悼痛者莫如農力耕而食不足豈而衣不足凡上之人少不加意為顧不細窮求其端而資養善治民者既師仰之而又稱誦之恨不得親見之向守官於宛則成父士民論議縣大夫更歷多矣能究民情恤民隱無如吾張公也閣閣下之名想閣下之風恨莫之見不圖天幸從為屬吏今既遇嗣皇丁悯農之詔深切丁寧求其策於天下又遇閣下能究極民弊之淺深望先託書以達志如閣下賜一席得論其大方亦可以盡心焉

鍾惺曰概然以風化自任且兮有喜而不寐之意非急於救民無此深情

劉跂　錢一傳

錢一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王俶納土曾祖贇隨以北因家於鄆父穎善鍼醫然耆酒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返一時三歲母前亡父同産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為子稍長讀書從呂君問醫呂將沒乃告以家世一號泣請往跡父凡五六往乃得所在又積數歲乃迎以歸是時一年三十餘鄉人感慨為泣下多賦詩詠其事後七年父以壽終喪塟如禮其事呂君如事其父呂君沒無嗣為之收塟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皆與親等一始以顱顖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

明年皇子儀國公病瘈瘲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一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皇帝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小臣適其愈惟陛下加恩天子悅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室逮士庶之家願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持難俄以病免哲宗皇帝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不復起一本有羸疾性簡易耆酒疾屢攻自以意治之輒愈最後得疾憊甚乃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周痺入藏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亡何左手足攣不能用乃

喜曰可矣又使所親登泰山視菟絲所生箒火焫其下火滅處劚之果得伏靈其大踰斗因以淋啜之閱月而盡由此雖偏痹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門不冠屨坐卧一榻上時閱史書雜說客至酌酒劇談意欲之適則使二僕夫輿之出浮闔狀人或遨致不肯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携襁負累累滿前近自鄰井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否衍長公主女病泄利將殆一方醉曰當發疹而愈駙馬都尉以為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尉喜以詩謝之廣親宗子病疹之曰此可無藥而愈顧其幼曰此且暴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恚曰幼何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果發癇甚急召一治之居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六色宜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病嘔泄醫以藥溫之加喘一日病本中熱奈何以剄齊燥之將不得前後溲與石膏湯王與醫皆不信謝罷一日毋痛復召我後二日果來召適有故不時往王疑且怒使人十數輩趣之至曰固石膏湯證也竟如言而效有士人病欬面青而光其氣哽哽一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家祈哀彊之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今尚能粥居五日而絕有娠婦得病醫言胎且墮一曰娠者五臟俾養事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愈目張不得瞑人不能曉以問一一曰煮郁李酒飲之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惟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則能瞑矣如言而效一日過所善翁聞兒啼愕曰何等兒敘翁曰吾家孿生二男子一曰謹視之過百乃可保翁不懌居月餘皆斃乙為方博達不名一師治種種皆通非但小兒醫也於書無不窺他人靳靳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物理辯正闕誤人得異藥或持疑事問之必為言出生本末物色名貌退而考之皆中末年攣痺浸劇其嗜酒喜寒食皆不能愈自診知不可為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享年八十二終於家所著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一子早逝二孫今見為醫河間劉跂曰乙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奇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為之魁夫有道者數謂余言頗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冢巔觀氣象至踰月不寐今老且死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唉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如欲復得之何哉没後余聞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剟其章章著著之篇異時史家叙方術之士其將有攷焉

香鏡曰妙想入神

鍾惺曰叙事之妙不減子長何代無異人但患無此妙筆傳之尤

妙在於醫致處皆鑿鑿有理可思非一味大言而神其術也

李仲曰大文字痕見先王保民欲態

李昭玘進孫任之策略

昔先王和同四方連絡萬里使家與家相愛人與人相親保之而不忘合之而不散者有流以維之有政以屬之有法以制之而已以民情為易離也故以孔而聚焉故以地待之則食之者不去長以責得以而子之者不忘而以賢待之儒以道待之則樂其教者安宗以族謂之忠以利待之則親其上者服矣以任待之則善有以相成歡以富謂之則利有以相養以民心為易危也故又以本俗六安萬民媺宮室所以同其生族墳墓所以同其死聯兄弟所以同其思聯師儒朋友所以同其義同衣服所以同其禮故能上下統一遠近和合久與

父言義子與子言孝長與長言友幼與幼言弟足以合情而相宣文足以飾貌而相接以維之有道者也先王既有以繫其民又有以安其俗猶以為不遠情也故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至於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嫁娶相媒有無相貸疾病相恤祭祀同福死喪同哀男子不足於耕也相從而助耕婦人不足於績也相從而助績一鄉之事亦通也無求而不得一鄉之情皆同也無為而不和比屬之有政也先王以謂有政以屬於前無法以制於後未足以防民也故從於閭中及鄉則從而授之徙於宅則以旌

亞路曰論戰份條理諸家從於王道者也

節行之無狡無節則以國土納之寵伏者無所匿欺偽者無所容無事而出卿則卿必聞無事而出關則關必譏民不捷於訴寓吏不勞於手索由此而登於司民則可以知其數由此而比於卿大夫則可以均其力由此而斂於司稼則可以制其食由此而會於小司徒則可以用其衆此制之有法也雖之既有道勞之既有政制之既有法不幸旱乾水溢民食不足轉訴四方則非道之所係維非政之所能勞非法之所能制雖天属俯仰之間不足以自存又焉有守邑地居室家而不去者哉然看之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爲之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天爲之荒政十二以聚萬民不必斂其利而利可散不必

盡其征而征可薄力則弛其勢刑則緩其責舍禁以救小害去幾以釋小過眚禮而使勿充殺哀而使勿戚樂則蓄而不用喪則多而不備索鬼神以致禱去盜賊以除害雖凶年饑歲民猶安居重家俠居飢食故自少壯以至於老耄老耄以至於死亡食其田飲其井十里之外不知道塗百里之外不傳風俗此先王之保民也可謂至矣自夫仁政不行井地不均民易其業官失其守內不能制其情外不能知其數此宜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甫所以非之也迨夫戰國交侵土地時易封疆不足以限其遷徙城邑不足以過其流亡管仲以區區瀕海之齊制國為二十五鄉鄙亦以自執以至師郊之外亦已以立

諸葛曰五政一條千古無善治和此可見

屬以相糾聯以相保合少相居長相游居處相樂行作相和以守則固以戰則服故桓公九合諸侯而卒為強國者善保民故也自然寧之初晉始天下行保伍之令此有意於三代之遺法也行之數年法雖具存而民未安土衰不足以相守則時有桴鼓之警思不足以相保則或越父子之訟壯力分於出禁世業入於窮弃戶口隱於閫板夫家脆於縣伍輕鄉危家遠出千里故秦多晉羅而齊雜稱語參祀不從丘壠老死不知子孫罰不及於其隣罪不及於其友其化法也輕其背上也求雖欲均地著之政立土斷之法未得制也皆三代之時里無閒民民無游業居者勸功樂事之人出則為伏御死難之士

以守則固寓以戰則兵強今天下壯有力之民僑寓雜處散於四方手不服耒耜之勤心不知田畝之樂為深巧奇技屠販游博其無理之甚者靡聚不逞殺人於貨邑里不告奸門閭不訶問縣官鄉吏察治無術計戶而不得其家計家而不得其人居無與守出無與戰此爲國計者未嘗不深惜之也昔者既韶天下置義倉矣義倉設則雖年穀不豊民可仰食貧不至於易業饑不至於輕家然後禁游手抑末作去舊里者必告入新鄉者無容如此則民無流散之弊吏無遁逃之憂三代之法可漸致而力行矣

鍾惺曰經濟大學問當與周禮管子同讀君作文字視之則恐失之

李劉榮州進貢紬斑布表

庳、西、方、之、焚、莫、輸、縷、絨、之、忱、溫、東、門、之、麻。切、效、旅、程、之、織。愧、精、藏、之不度。肅恭敬之永將。恭惟陛下。居上不驕。取民有制。念彼褐夫之褐。成於紅女之紅。質匪纖華。綵以紺緅之飾。文非貝錦。比諸黃潤之筒。是維蜀產之微。俾效齊宮之獻。臣承流天角。循貢土毛。大衛文之衣。當退明於庚度。襄公孫之被。倘謹簡於賢人。

鍾惺曰。點綴經史。妙於自然。

楊時上淵聖皇帝書

臣聞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一身之修。推而至於天下。無二道也。本諸誠意而已。臣竊覩陛下育德東宮十有餘年。惟詩書是習。玩好縱色之奉。不接於耳目。雖名寔未加於上下。而恭儉之德。天下已孚矣。昭御之初。東寇未平。虜騎尋至。城無樓櫓。士不素練。守禦之具闕如也。城中之民。安恃而無恐者。恒陛下盛德耳。未平之寇。皆投戈負耒。復為力畊之農。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哉。誠意感通。而人自服從。其效可見也。自古願治之君。惟在慎一相。蓋宰相人主之心膂也。臺諫耳目也。百執事股肱也。心膂之謀慮不試。耳目之視聽不明。股肱之宣力不猛。而能安其身者。未之有也。臣竊謂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誠意為主。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勿貳。去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鮮克以濟者。在仁宗時。韓琦為諫官。論四執政。一日而能去之。有厚陳師合言人主不可假宰相以事權。太宗曰。是欲間吾君臣也。遂逐之。故正觀嘉祐之治。幾於三代。以任賢去邪之效也。若仁祖而不明。則必以許將

以仁統曰人主之失之莫過不為不察

之言為太甚太宗而懷貳則必以師合之言為忠豈不治哉所見臺諫有言宰相者陛下而置而不問使言之無寔而不罪則誣邪詆懟者得以肆其姦言之有寔而不行則鄙夫患失者得以安其位如是而求治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故事大臣被彈則俯伏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更憤怒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中宗不窮問令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稱事非人主之義稱也可不監之哉臣願陛下明是非辨邪正有罪則去矣言必誅則小大之臣有所懲戒咸懷忠良矣如是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舜之命禹征苗也禹以益贊之言而班師二臣未嘗棄命

華仲曰明覺之蠱論

亟而安行之舜亦誕敷文德而莫之聞以後世言之二臣遂事之誅宜無所逃也非君臣相與以誠無間言爲有是哉人君之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初德宗在藩邸親見代宗為政之弊嬰溺閹官為搢紳禍及其即位痛懲之省四方不急之貢罷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怪州異木縱馴象四十有二於荊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中外讙觀踊太平可以立致淄青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薛邕之徒俱以儒雅入侍已而二人皆以贓敗於是始疑在廷之臣無可恃信者而宦官因得藉口故近習用而朝士疎矣蓋其任臣其始不慎漸故也夫南北司相為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之必至也此後欲天下之財歸之大盈以為私藏借商除陌稅間架之令行而天下騷然矣其弊蓋甚於代宗之時奄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卒有門下國老之稱可勝痛哉蓋其初出於一時之欲無至誠不已之心以持之未有終不變者也此前世覆車之轍可以為監矣近聞百工技巧雖盡廢罷猶私畜於官臣之家觀望異時援閒而入不可不察也竊聞道路之言頗異前日雖細民無知亦朝廷有以名之也自正月以來屢降德音盡復祖宗之舊賦外征歛並行鋤除閭巷歡忻鼓舞日需當除今既數月矣未有

一事如覲柔之時者賦外征歛率絲帛貢自崇寧迄於宣和寬恤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而人不聽掛之墉壁而人不睹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陛下嗣守神器尤宜慎始詔令如此是亦文具而已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夫民者邦本也一失其心則邦本搖矣不可不慮也然邊陲未寧勤王之師無慮數十萬計芻於朔方日費不貲而邊邦殘破十無一二涓滴待之而尾閭泄之臣知其不易供也朝廷未能一如詔旨不取於民者亦事有不可得已耳而遠方百姓豈未之知也人君高拱於一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欲上之達户

知之臣恐非智力所及也周官擇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巡天下邦國而語之正為此也臣願陛下修擇人之官每路遣使一員慎選忠信可任者使誦上志道國之政事偏歷所部而語之候察事情寧兵革衰息則賦外獨除悉如前詔不為虛文使百姓曉然知息肩之有期則人將和悅而正王面矣此今日之急務也仍令詢究民之利病可以興除者吏之能否可以升黜者弊政良法可以罷行者條具以聞方歷倖持權官吏出其門者日求珍貨以謟悅之奸贓狼籍無敢誰何者上下相蒙賄以成俗汙染之久未易遽革臣嘗論其一二雖嘗施行不過放罷而已未嘗究治也昔成王以商之頑民封康叔則告之曰欽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亦不可不殺聖人豈樂於殺人哉道之所從令之不服非有嚴刑重誅不能禁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後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則告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元王之施德刑非有異也因時而已凡諸路奸贓之吏當究見情實稽成王命康叔之意其者肆諸市朝投之煙海庶半人懲少伸和風充塞矣

茅坤曰條陳時政既本理道又切事情有經有權之文也

楊時正毛憲

其惡無他家世業儒而名不隸於農工商賈之籍惟是專篤於文學以天資頑鄙不能雕繪組織若為文辭以取名當世獨好觀古人大節自三代以來風教氣俗興衰治亂與士之遷時遷變出處語嘿窮嘗竊歎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灌天下靈丕向風承德歛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膠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菁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寔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建己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爰陵至於戰國暴君汙吏各逞其私欲磨才採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秦會之變閒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攻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從掉三寸之舌闖天下之諸侯欲為己功錄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為一代宗臣者猶且因拘縲絏而不知恥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於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遊之徒多見裁辱故宏儒遠志累行高槩激揚風采者方執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鯁權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賞錮而陷刑雖興敗幅脫猶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訹伏據而不悔終漢之社稷僅如一系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與七態

著行四論
得切當乎
於四朝狀
案

前軌皆道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恝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吾從而化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衰治亂之所係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狥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適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乎實用是皆為世變所移而昧乎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敗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某竊觀仁宗皇帝承祖宗遺烈綱紀法度一循舊典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熙然詠仁而蹈德上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為寬大而其弊也幾弛而不振迨夫神宗皇帝勵精為治綜核名實而奉承之吏多失其旨類皆以苛察為明察欲為功其極也慘覈少恩主上即位盡矯前弊而昔之慘覈者往往矯其舊習務為寬厚以自媚於上者不可勝計也恭惟閣下以清名重德歷事二聖世方慘覈不為激以求功俗尚寬厚不矜飾以干譽挺然中立不為世變所移是真常德君子也非夫蘊道藏器復古聖賢之孰獨者其何能爾某閩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矣今茲使旆於睢某也實為部吏卒得摳衣欽板朝夕進趨於左右自惟碌碌無可倚者而遽辱一言之知在愚賤疎遠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狃於勢利者殆無以及此也於斯輒列古人之大節與夫平昔宗仰之意以為請見之資進之退之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鍾惺曰細論前代之失以見其所學之正前賢出處不苟如此

楊時答陳子安

向時朋友之愛不量可否妄以書勉公為祿仕重承錄示高文開諭丁寧德用慙悚所謂君子之為貧蓋多術矣誠如所諭也然其竊謂古之為貧者豈特耕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於魚鹽百里奚起於市苟不失義雖賈儈可為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彊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從耕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於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是將坐待為溝中瘠耳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揣開之為也與其屈己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為安乎前書所以為祿仕者殆為此也子安之學冥極聖賢之蘊其所以自謀必審矣苟能任其力之所能堪而不失理義之歸亦何必仕哉然君子之仕有時而為貧古人有之簡兮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若曰為貧而仕古人無有則予亦未敢聞命也

鍾惺曰先指一氣字又指一力字將君子處世無所不可之作用和盤托出仕不仕皆可勿論

楊時答吳國華

辱賜教伏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蒙諄復誨諭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識不可苟止且其於程氏之門所謂遊其藩未入其城者也奚敢自附為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為神叢之言者其後自以為聖而孟子鄙之曰噉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蚓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繇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皆稱譽以為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為孔氏徒者率皆不倒於義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何為其亦紛紛譊譊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將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為好辯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為其徒者又從而指為黨人遂含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其以為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其向惟淺陋不足取合於世故未嘗敢輒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訛訕竊謂於國華忝為同道故妄肆狂瞽瀆聞乎左右非敢攻人之

惡蓋歟審其是非以觀明旻之合否耳然前書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坎人之惡是必舉天下之人為聖賢然後可也自宋所學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是必無棒是非一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蘇漢而來為傳註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亦自過半然不可果謂之知道者以不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牙夫豈以羊酸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為知味者謂淄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即謂之知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

雖王氏末年溺於釋老又為字說此為大戾未知道者果且有大戾乎且王氏奉佛至舍其所居以為佛寺其後有為僧者則作詩以獎然其志若有慕而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夫佛之於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缺舌之人也王氏乃不會其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徒孫以其也而謂知道者為之乎夫所貴乎知道者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亦烏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羣書其□□其力學溺於異端以從夷狄其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毋謂其何□□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者如顏人□越至

矣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至觀越之都望其郛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則可謂知越而未盡若夫徒越而非蒞棘則不可謂行之未至也指吳為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王氏所行皆非其棘者也尊佛老為聖人是指吳為越也烏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足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也而士亦烏用知道為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其羅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能望其至也若以知道知王氏而止則其不敢與聞焉國華所論孔子之徒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其始之未聞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矣但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諸書無廢王學之命其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禁之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哉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為應科舉者言也人行急辭不述意國華試思之如何如未中理願更詳示當謹承教也

鍾惺曰詞嚴義正不少寬假蓋是非關於治道者大也

楊時項羽論

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為我擒嘗以為信然

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

夫秦人驕虐其民天下背而叛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主

猶飢者之嗜食不必豢稻粱而皆可以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

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

力制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

區欲立楚後為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弑義帝之名

為敵國之資增實啟之也增之謀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

敗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倘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鍾惺曰史稱范增好奇計所好亦不過戰國之故智耳此以正論

大義責之自不足觀矣

楊時賈誼論

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範朗見識拔悅然欲以身任天下而

絳灌之徒出於織傳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

高皇帝所以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殊駁既進之

人欲一日悉更易之彼其心豈能怡然耶此操縱之所由起也古之

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事非不可

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

足與有為也其尊禮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雖遭於哉何加焉

非急天下逼固然也誼之所見從諸與夫二表五餌其術固疏矣當

是時人君方且疑謗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

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

為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與插在庭

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與孔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

之矣

鍾惺曰臣子於國家大事有人所不能而已獨能之者苟真有以

自信亦不猶於排衆而自任何者國家大事與其使不能者敗

之不若使能者了之益用舍關於己者輕而成敗關於國者大

起念在國不知其在己與在人也賈誼自任處乃真有以自信

而不暇於躁也雖然吾律以聖賢出處之道則龜山之出有未正

宋文歸卷十四

竟陵鍾惺伯敬父評選
古吳顧夢麟麟士父參閱

江公望言宰制天下之妙理

天下大器置諸安則安置諸危則危此知置之之地未知運之之手

天下神器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此知運之之手未知藏之之道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遯此所以為道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與天同體得所以藏之之道禪之匹夫如摸芥揮涕之易得所以運之之手煥乎其文巍乎其功得所以繕全之理而置之者也自堯而下以人治天下以人治天下晚於道矣舜捨己從人禹惟不矜不伐湯執中文王翼翼武王斤斤以器之不可滿而先為可持之方成王持盈守成以器之已滿而見於徐持之力道既晚矣器亦缺也嗟乎戰國之縱橫秦漢之吞并有為之之敗執之之失矣故其妙不知所以藏其祖不知所以置天下無事亦幸涌藝祖神考徐運而藏之者也

仁宗餘安而置之者也今舉以付陛下如何其勿思也

鍾惺曰微妙似子然細味之而真儒名理悠然

江公望請罷邏者

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後有疏左右有續所以防太蔽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已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已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亂漢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為明而速亂也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賊使匿詐致盜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吏之俗才爾使京師為之側耳目陛下以天下為度海內為家而為良民所不為伏惟陛下即致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疑心化闔境胥蒸蒸順通為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為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為之散之通邏永巷不啻數千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怨傳之語嘈雜歸狀擿隱搜伏何所不至親戚不敢議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視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皆吳王濞權用呂一朱罷繇舒騰力滋其非稚辱誅一毫恰尚早蓋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恐藉成勢杜絕人口以肆作過使上聰不達威柄潛移利及無辜睽睽萬目斷人之過不聞已過之所致也願黜獄讞之人通蠲罷人數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其根尚存枝葉它日復生矣

鍾惺曰有識之言

陳瓘論蔡京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語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贊助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為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專於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史惇於此時自妄任之篤自明已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為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為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寘之言路浩能忘身殉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將罪從而擠之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擁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絕人皆箝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為今日之所改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明其罪矣兄弟同朝塤篪相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喻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既明其罪矣宜訓之詔究治之事陛下既察其抵違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敘復京書奏疏請誅滅摯等家族蓋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可以塞

邪想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
章惇自明定策之功退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末命京帶開封府劍
子攜劍之內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嘗劍宣仁京亦有
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惇之毀珪為非也在
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惇有詞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
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篤信京卞傾心媚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
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為執政於是京有
缺望而與惇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為執政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絕
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睽絕者為國事乎為己事乎狀京之所
以語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救絕之我救卞而卞不從也我
數怨之我與弟卞不相往來久矣我緣國事今與愛弟不相往來而
況於惇乎臣切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
之赴江寧也京往餞之期觀遠什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牒閤門者
初以妹什為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弟卞為言雖在朝假
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即不知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主
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
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
以用賢去邪為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

眾中曰京之去亦實處之不當故既去後來卒禍宋國

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
可拔者蓋以韓忠彥曾布不能為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
京卞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顛正二人之罪何
難之有忠彥等不務出此而果於自用於是託於藩帥而出之太原
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難擬之時必有不情之
奏用奇投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為未允及京之
留布後爭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
牛僊客為尚書張九齡以為不可明皇曰但知實封可乎九齡又以
為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僊客宰相才也何有於

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忱林甫之言卒相僊客而九齡
自此浸疏終見黜罷令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燄過於僊
客因勢觀望而為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也陛下進賢退邪決別
竟肇明皇之亂固不足道然而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
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
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
自此分矣崔羣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
先帝與卞無異而又肆過於先烈歸禍於惇卞曲為自安之計而陛
下果留之也今既可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

[illegible]本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不可
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恐首預
諫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為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
之變。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隕胸。何補於
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也。臣嘗為卞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
以言者。為國事耳。非特為國。亦為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
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違遺。私家將安隨乎。卞之尊紹王氏。知有
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絶滅史學。一似王衍。[illegible]
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默憂。非一日也。真宗景德中。北虜至[illegible]

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計。則天下分為南北久矣。猶真宗
用寇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陛下聰明仁勇。融會南
北。去卞不疑。肰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為害國。一去一
留。失政刑矣。唐會昌中工部尚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
事元龜。皆宰相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既敗。貶元龜為崖州司戶。元賞
為忠州刺史。適者蘇軾及轍。亦兄弟也。古今故事。非不明白。何獨一
京。稷以討免枉朝廷之法令。以徇一京。不知祖宗基業何負於蔡氏
乎。且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
數百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為少。彼皆明知京卞負

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
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為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
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
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術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
天下之士。分為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
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兹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
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陛下留京
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昇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
不亦難乎。肰則消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今京闕通交結。其勢益牢

孫鑛[illegible]小人排陷正人之術一一說破

廣布腹心。共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矣。朝廷有同兒戲。陛下
皆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
干犯人主。永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或以
為買直。遂怨。或托以它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默之後。責其怨望。此古
今人所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
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
甚可畏也。肆如年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溫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
險邪必戒。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業。
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早於去惡。天下幸甚。

鍾惺曰蔡京禍國之惡罪已說盡而徽宗竟戀戀不忍去之[illegible][illegible]之未幾又復用之不識何故豈禍來神昧而竟自知耶

陳仁錫曰小人百計只欲使人主不知其為小人耳此論道破

崔鶠論馮澥

伏覩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寘是此見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餘權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立異雖萬子孫無一人害已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寘是之言聞於陛下且如馮澥近日上章其言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除異已之人當時名臣如韓琦富弼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攜書負笈不遠千里游於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官爾安居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以至於今大亂此無異論之故也而尚敢為此說以熒惑人主乎又曰崇寧以來博士先生毋於黨與各自為說附王氏之學則詆鋑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為欺罔豈有博士先生敢為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說乎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容異論者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為一有異論則已之罪必累於天下闕於人主故爾博士先生者敢詆誚王氏乎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諸解

覆視則瀓之誕信見矣至如蘇軾黄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於已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收藏則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已密矣瀓言服元祐之學詆誚王氏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寔是何從而見焉先王之求寔是亦有道矣傳曰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於衆庶孟子以不左右卿大夫之言為然必詢於國人則寔是見矣臣乞以瀓所上章并臣之章垂於象魏揭於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鍾惺曰小人伎倆說者以為詭秘不知明眼人視之如指諸掌耳

觀此可知

唐顔魯公祠堂記

上元中顔公為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季余友強[illegible]來尹是邑始為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為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焉命也史臣蕭公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間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逆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鄙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超然慕於數千百載之後而況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絕於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illegible]之此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軆然登離堆摭石堂觀其遺跡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鍾惺曰大意只一二語點出而有餘不盡俱於言外想見閒情氣映人眉宇

唐庚上席侍郎書

其備員學校三載於此在泉州中年歯宦為高大詞氣學術最為淺陋教養訓導之方宦為疎拙所以未即遂忝正賴主人以為重今閣下還朝曉夕大用為執政為宰相為公為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旅宦小官遷奪所依此其胸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報萬一而寄生門戸無有他技因欲其所得於古人者惟閣下裁擇其物績書時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功立名其後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史益見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桂梂遇旱則有功弋弩劍戟臨衛兇發遇戰鬪則有功凡物有功悉非得已龍蛇雜處而為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挂人倫顛倒失次而高有功衰亂賊寇干紀亂治而夔卨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繫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大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又上家為功巫賢甘盤傅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乂有商為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諭周公之業為功後世知有功之為功而不知無功之為功其忝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攄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悉備具無有毫髪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畧遍但不姑姫爾竊謂今日正當

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欲吁於吏舍者勿問醉吐於車茵者勿逐客至欲有所開說者欲以醇酒勿聽擇士唯取通大體知古誼者用之雖不立功功在其中矣其之所得於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閣下儻以為然歸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告之

鍾惺曰高識似迂谷踪與似東坡若韻趣則子西所獨也

譚元春曰[illegible]快無說不透之理

崔鶴古硯銘

知其白守其黑似老學不厭教不倦似孔其實醫家者流摩頂放踵

茅坤曰古甚趣甚筆墨貴甚與唐子西作不易伍昴

鍾惺曰只三言而風趣無窮

唐庚易庵記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宜先客曰何也隱居曰注易誤猶不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為知言與吾之說大異蓋六經者君本之致治也漢時決疑獄斷罰論悉引經術蔽豈細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道道者物之所以生萬物者人之所資以為生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子遺矣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至是哉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注草木矣故知本草之為難而未嘗注經故不加經尤為難而不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為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吾用易不審陷難幾死今幸閒廢方且杜門沉讀而深思之漸書此二本其一以自警其一以寄二子焉

鍾惺曰文亦猶人往往以不衫[illegible]

唐庚箕踞軒記

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聳肩抱膝而危坐傴僂跼縮其圜如箕故古人謂之箕踞便於賦詩便於閱書便於長嘯其勢如蹲猿如扶竿野逸者盤長松之下灘石之上放肆不拘禮法者之所為也以之事上則不恭以之臨下則不莊以之待賢者則有所不可以之遇衆人則有所不敢故古之士大夫矜名檢飾邊幅者皆卻而不為于今以[illegible]斗縣簿置身於憂患之場是非利害洶洶百出以一身之微受無窮之責目視上帝則輒取怪怒方且遠讒畏譏規規然從事於禮法柔懦和容斂脈磬折拜揖跪起以取媚於世惟恐其不悅而以箕踞名軒豈不異哉蓋官舍之西舊有軒數間直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賓客燕游之所不至往往獨游於此解衣盤礴箕踞於胡床之上含氏賦詩眺聽閱書以釋其忽忽不平之氣臨風長嘯而草木為之蕭然足以見其疏率如此而尤有所畏而疏率之性終不能少貶亦施之處已而不以接物則庶幾其無[illegible]也故以箕踞名之而為文以見其所以名之之意

鍾惺曰予西為五斗折腰而高風不減[illegible]處在人品不在出處也

唐庚射象記

政和三年三月乙卯有象逸於惠州之北門惠人相與聚之操戈鋋弓弩大炬者至數百人而空手旁觀鼓譟以助勇者亦已千計既至皆逡巡不進有監稅蒙順因者邕州逸人以趫捷自矜短衣[illegible]披數十矢射之中項背如蝟毛象屹然不動徐以鼻卷矢宋後中左耳流血被面象怒馳之蹣因棄弓反走未數步象以鼻鉤其膝盤之於地蹂踐之衆潰走散象亦緩緩引去少焉吏卒既視則順困已斃首折脇陷胸流腸死矣吾時方食聞之投筯歎息嗟夫使象得入城則鼻之所觸齒之所拂足之所蹴豈復有邑屋居民聚落也哉為[illegible]人排難而以一身取之此吾所以嘆也然吾聞交趾捕象必用桄穿未有豈決者吾嘗識其形矣其立如屋其卧如堤其行如舟是豈可與力競也哉若人者可謂愚矣此吾所以又嘆也然向使數百人者叶心戮力齊奮而共擊之亦未必不勝脫令不勝猶當不至於此此吾所以又嘆也雖然古之不量事力奮區區之忠以排難救人為己任而困於無助以至碎首折脇陷胸流腸而死者亦安可勝數凡有志而無成者皆是也何獨此哉此吾所以又嘆也作射象記

鍾惺曰情深韻冷有意到筆不到之致開後來風氣一派

唐庚古硯銘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体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茅坤曰氣味簡貴之甚

鍾惺曰說出至理使人怵然與巧言寓言者不同

汪藻皇太后布告天下手書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眾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鍾惺曰艱危倉卒中立君亦最難措詞而此書既無誇詞亦無愿筆寫出當時事勢情理覺必如此方合天心人意而言外楚楚使人感憤文學言語孔門二科良有以也

李綱本政論疏

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省駁尚書奉行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稟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為相即上言曰宰輔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故能削平僭偽號為中興然則於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預朝政宰輔保身固寵不敢為言則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也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人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恥

鍾惺曰觀其慨然自任處不減伊尹惜高宗庸懦不能用千古而下為之扼腕

李綱上三策

孫鑛曰退避之禍言之甚

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親征推求真廟幸澶淵故事選將勵兵躬臨訓練降詔問罪刻日啓行以攝戎心以鼓士氣此上策也中策莫如堅守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宗廟社稷朝廷宮室之所在百官之所聚宗廟陵寢中四海而臨蕃部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聯營環衛有虎貔之師逕薄東南以足財用控制西北以威戎狄天下無二今此安題宜堅守之計勵士民之心效死為期然後敵欲去之意既務鎮靜久施權謀遣帥出師分屯旁近要害之地具衛帝室設使犬羊之衆敢肆憑陵當如周亞夫禦七國之策堅壁勿戰以挫其鋒待其糧竭氣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略一鼓破之此中策也下策為避狄之計如太王去邠而居岐臣有所不忍言然道塗閭巷之人戶知之臣亦疑聖意或出於此何哉比者不議河北守臣而先議東面守臣一也遣使分其諸路兵而不起淮浙兵二也拘攔沿汴舟綱三也遂收四也為此策者雖足以紓一時之急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臣竊痛惜不深計而談念之也事勢一去不可復振臣恐京師朝行而夕亂其禍可勝言哉陛下雖命皇太子進坡以監之何補於事是不若偕行之愈也必不得已臣有愚計陛下欲行權宜之計而命皇太子留守以係人心以捍大敵以保陵寢宗廟社稷是也而建以

今中乃綱之本不欲大誠假太子位號則以未斷未本也

為牧非也。本朝及唐故事。皇帝行幸鄜國。則皇太子監國。此時國家閒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予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秉命。則不成專命。則不孝。何以諸子天下。率勵衆餘。分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於萬分之一哉。唐明皇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馬乞留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勢不得不然。當時之議。皆不早定。後世惜之。陛下度今日人心已揺。可以與之共患難。而堅守。則守。而勿去可也。度不能守。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太子仁孝風成。恭儉好學。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保在此一舉。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今日之事。寧設有大於此者乎。臣忝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為陛下言此者。欲陛下深思而定之於早也。

鍾惺曰。避狄之計。原非綱之得已。然萬不得已而為避狄計。則當時觀變其勢又不得不出於假太子以位號也。綱當救時濟變之才。而徽欽用而不盡。北轅之禍。豈不宜哉。

李綱奏必勝之策

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

鍾惺曰。此絕妙方略。惜宋氣自錮。不克舉行。徒使中原淪喪二聖蒙塵。可勝歎息。

李綱論今日不可為退避之計

陛下慨然英斷將親總六師以臨大江虜之退縮已在目中然臣竊解雖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昔人用兵多出於此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以趨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大破之於馬陵兵家形勢從古已然今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而岳飛新立功於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既班師屯於武昌偽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儻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間道疾趨襄陽更摘湖南北將銳兵為之繼援命侍臣總統乘此機會擣潁昌以臨畿甸電發雷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恐呼

孫鑛曰試如此行恢復中原有餘

遁縮歸救自營救王師進擣必有可勝之理此舉非惟牽制南牧之兵將恢復中原之基業東也朝廷或以為事體大饋餉之費調發之稍窘卒未能辦集則鑾輿駐蹕江上靜俟諸帥合上流之兵如岳飛輩及湖南北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軍馬盡集官私舟艦艫絡繹副以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眾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帥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有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奉一二大將擁衛於後則臣恐車駕既進將全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卒伍有潰散摽掠之

勢士氣既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為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

鍾惺曰高宗有臣如此而甘心退避畏虜如虎亦可謂下愚不移者矣

疆域四徙守戰守數變然時急著後又立納亦進略議

李綱論守備之策

為今日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為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脩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拏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遲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至越軼使國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否無患矣臣料金人秋夏之交必須再來仍分為兩道由河東來者自京西以援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川陝由河北來者自京東以援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則京西陝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為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經畧之譬猶治病當視脈息察邪氣之所入預遏絶之不能待其既至而後治則無及已

蔣坤曰觀北布局之妙處惜與天下形勢已了然於胸中矣不可謂非豪傑之士

趙鼎請車駕幸洛表

天地之德螻蟻莫不願忠鑾輅所臨臣民歡為至幸情甚殷以難抑睠雖高而必從敢罔昧於謹詞冀露陳於悃愊竊以成周舊宅不改山川有宋別都具嚴莞鑰土嵌中於諸夏日尤近於長安當開寶主極之初六飛天降迄景德承平之後萬乘實從草木尚被於佳光父老猶談於盛事禮曠烏其斷久民望之而甚勤綵修厥章宣在茲日恭惟陛下盡脩堯遺丕顯文謨力追三代之統兼軼百王之盛治無細而不舉切有難而必成澤四海無際辰之廣環九州當袵帶之域載惟立愛尤切奉先南面而朝盛春秋霜露之降雨風所暨念祖考弓劍之藏既出綍以戒期將涓辰而展事陵闕動色加喜翠華之來京邑相趨成顧屬車之觀而況閟宮肅設儼列聖之睟容棐宇崇成嶠中天之寶構密韜勤於乃顧庶深懸於斯民伏願陛下俯察忱辭御閑燕聽既竭孝思之奉特迂輦輅之觀覲四后以省方御三川而問俗靈河遠砥柱之險遠懷有夏之功溫洛通汴水之波達念元豈之續臣等幸承官之獲休與言冀聞清蹕之音克効前驅之役庶幾洛下共憤此日之心遂使周南無殘晉人之嘆

鍾惺曰只以陵寢與父情感動之別有啓沃

案中曰又口而誤統才迎摭其奇士也

陳東乞復李綱舊職

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邪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黨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邦彥等享高爵厚祿為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唯鄭居中力爭以為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其役邦彥等筆墨不可否於其間實陰助黼以貽今日之禍陛下新即寶位遽有變亂之虞邦彥等不引咎歸己自求退斥而尚懷姦固位忌賢嫉能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未可知也虜人既和之後尚敢縱兵肆掠虜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驕柔聞陛下任綱日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及傳播口以沮成謀綱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驚動至於流涕顧戰咸謂不日為虜擒矣則是陛下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難況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illegible]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河北則朝廷復可都大梁乎綱孤立[illegible]下共知其可以大用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争西升船或結木栰為避水計獨綱慷慨為上言之至為姦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奔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深顧此之憂左右無一人為陛下請行者綱獨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若綱用兵小挫遂當慶罪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

鍾惺曰情激不平之言大為忠臣吐氣宋朝不為無人使東等供在顯位又何憂虜患哉

楊彝曰路中有困役八情不十分精進不

依然如此甚論

緣中曰成百依呼生

張浚論絕歸正人有六不可

國家自南渡以來兵勢單弱頼陝西及東北之人不忘本朝舉衆歸附以數萬計皆自為御營參贊軍事目所親見後之良將精兵往往當時歸正人也三十餘年將與力戰圖勢以安今一旦遽絕之事有大不可者此令一下中原之人以吾有棄絕之意必失其心一也人心既變為敵為讎內則為虜用外則為我敵二也今日虜分既出聖意將見淮北之人無復渡淮歸我者人謹既懼從之動息無自而知閒諜之類既為而遂三也中原之人本吾赤子今陷於虜三十餘年日夜望歸如子之仰父母今有脫身來歸者父母拒而棄絕之不得衣食天理人情皆所未順四也自往歲用兵大軍奔馳疾疫死亡十之四五陛下既念及此既望諸將各使招募若淮北之人不復再渡所募之卒何自而充五也吾常謂東南江浙一卒之費不下百餘而其人柔弱多不堪用若非取兵淮北則軍旅之勢日以削弱六也臣自叨任使事即為二說以盡其情其一山寨之首領來歸厚加犒勞使持吊書復往撫諭本處山寨令各安居靜俟毋輒生事以待王師其二許令充應募弩之選若有官備補之人不肯與效用為列即以忠義從軍之名處之各令準備差出間探及學習弓弩以就行列不過二百餘人其攜家而來者老弱不任軍用則分撥荒田借貸錢糧俾為屯守之計若果絕之人心一失大事去矣

鍾惺曰自古英雄舉事莫不以人心為重魏公眷眷於此實一時之俊傑也

張浚辭免都督江淮軍馬表

江淮重寄猥出異恩犬馬餘生益安微分輒上臣愚之請未蒙制可之音伏念臣少不如人老將及耄一士賢百萬之衆素乏儉能百里半九十之時仍當末路倘進退不懲於迷復則鬼神將害於福謙趙罹責誚之言重玷并包之度況明光之詔難陳於别塞而赤白之囊不撤於甘泉分屯已固於長城中命何資於錫鉞伏望陛下擴日月之照推天地之恩俯憐視蔭之幾何特加全獲不憚出綸之惟反曲賜俟容

鍾惺曰魏公一時人望而臨事諄諄辭免則當時信任之不專可想見矣

宗澤建炎元年表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載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嬉猶奠度日不獲以權謀戰爭為念乃以賊虜誕謾為可憑信朝廷怙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伎俾嚴攻封其間有寬欲貫勇思敵所懷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兵因循苟且以致賊虜頗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朕兹非賊虜之能也皆由亡誠寬之士鼓唱驕邊卒以欽迹追避曲辱不恥為智為勇耳萬一有懷慨捨列則捲耳不聽劉造侵說以相淨動兹無他大抵只欲助賊張皇赦勢直為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直兩手人付與賊虜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總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臣恭惟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賊大獲而歸忝冬與今春覆賊虜猖獗大臣柔邪詭佞蓄縮畏避者不敢容有折抗語但詭橋為誠寔已藏為智謀緘默為沉機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親王與無辜之人深離此忝想陛下龍潛濟耶皆覩開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也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和議者究之嶺外使天下寬抑之氣一旦舒快自復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掄思構畫必欲大雪我廟朝之恥激勵卒伍勸率義仕俾思戮絕以正爽夏不意陛下後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四曲折為退走

孫鑛曰英雄之氣千古如見

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陟任何故以講和爲非逐當時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與賊虜爲他日之晝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汎奉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賊虜遣姦狡小醜假作使僞楚爲名來覘我大宋虛實臣見如是因納諫狀與留守范訥乞收賊虜奉使之人置之牢狴奏取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懷寃之心俾肯力戰仰賛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如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恭此詔命憂思滲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爲干賊虜情款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計謨如是之薄臣今

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鑾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跶漢唐矣何姦邪之臣尚伍和議皇惑聖聰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爲狂願盡賜號削投之収之異囑臣之子起臣之言力請回鑾丞還京闕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願昇法座無由再望於清光枯朽𣩵生從此永辭於宸衷

鍾惺曰宋始終貪於和議者只是庸主無大志畏難苟安圖僥倖

於一時也不歟何見如此痛切如此情激之言而毫不動心也

岳飛論恢復疏

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

鍾惺曰：凡英雄舉動過人者，蓋胸中有成竹耳。武穆胸中成算如此，其戰必勝，攻必取，夫豈僥倖哉。

岳飛謝講和赦表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即恭率統制、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麘澤誕敷，輿情胥悅。臣飛誠歡誠忭，頓首頓首。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溪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眾以安民，迺講信而修睦。已漸還於故土，想喜見於成儀。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

鍾惺曰：言極正，詞極婉，心雖拂鬱而無一痕怨懟牢騷之己，雖激烈而無一毫武夫矜橫之氣，千古純忠之人之文也。宋欽諭任而不疑，不獨有其志，寔有其才。

婁寅亮請選太祖諸孫疏

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欲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豈於昵仰遺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於以二聖未有回鑾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

鍾惺曰此宋朝天理人心之言不意自一上虞丞發之亦奇矣

虞允文論江上事宜

臣在采石探知逆亮引兵會於淮東見開河於第二港洪史陵之水通出船筏以窺京口因李顯忠到軍即與商量令錢時俊軍於馬家渡而顯忠兼守之輟李捧一全軍又分采石戈船百艘來援京口皆府又留楊存中邵宏淵同力防扼庶保萬全蓋臣以諸處探報知虜兵不多於官軍但彼合而我分故强弱之勢遂若相異自虜得兩淮其兵力漸分而糧草乏絶人馬多病死故急急於采石之戰既已大敗又將徼幸於瓜州令我之精兵聚於京口持重以待之一戰而勝逆亮遁歸無疑矣臣每聞士夫之論謂采石渡碙砂夾馬家渡大城徑皆可為憂臣因親行江上知其說有不然者蓋虜自和州可以出舟於采石者止有一楊林河與采石河相對而已餘皆下流別無河道可與大江相通近李顯忠遣人深入探得楊林河中見今別無虜船又官軍戰艦皆守河口則下流諸渡非所憂也方逆亮住和州窮日夜之力以造船意謂必有大過人者故采石初戰時官軍所用船纔五之二以其三寘上流及天色垂暮虜敗而走又不敢大陜追襲者防其戰艦或出於不測也今乃止百十小舟殊無龍益遮播如州縣渡口所用者便欲以當官軍戈船臣知其伎倆已盡無能為矣初虜涉淮不旬日直抵大江之北臣詢之將士質之道路之言皆云劉

鍾惺曰中國之敗寇總如此

錡王權未嘗敢與虜戰稍接與之引退有一日數百里者非戰而不勝之罪也以此月八日之戰當諸軍挾傷奔潰之餘而諸將已去新將未至正人情危疑中尚能大破賊軍丞在虜前使建康蕪湖閒民得安居者士卒竊倚王人爲重得以肆力於一戰也自李顯忠到軍臣與之款知其忠義敢前無彼我心往時見士夫稱其反覆以臣觀之俶立大功以報陛下者必此人也臣願以身保之今淮西之地雖云不守而廬濠等州山水寨民兵多存近又漸復無爲軍巢縣一帶已令池州官軍分兵守之則裕溪大信口無虜船可入池黃之境可圖而采石上下必保無虞臣竊料之只得京口一捷則江口之虞可去而兩淮之後庶可不至甚費兵力矣

鍾惺曰人皆譏書生得允文可爲書生吐氣矣

李中曰共人云大河北威易來朝廷朝堂通報此語日一悲情

虞允文請以一定之謀收不世之功

臣所聞虜中之亂虜兵在中原者不多賈天相陛下收復之時而形勢使利莫如陝西兩日來吳拱出示吳璘三書雜錄進呈臣觀其書意知虜爲甚怯知其兵爲可用知民心爲已歸知糧道可以取足於西人又知其疾之已去老之可憂而自勉於一戰而臣所不知者朝廷怯於立事和戰未決尚以爲疑也臣博采輿論謂中原之虜不多必無深入之憂若且令董庠以本管兵守淮東郭振以四統制兵守淮西趙樽駐信陽李道進新野唐鄧之間各因其險而閉守勿與虜戰因得息兵以待用然令吳拱選精兵二萬人從鄧州路與王彥合於商州以爲人守潼關使河南之虜不能進兵以援長安又以兩人與虜合力進討而吳璘姚仲擁大兵而出西人知朝廷大舉唱義而應者必甚於今日官軍散處關輔則寶雞之虜知其無援又爲西人之所共棄若不肯降亦必引兵度河而去國家得於此時收兵藉馬固長安之糧而以河南固河南之糧而合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而可以省諸道之運至如兩河之地因民之心可傳檄而定矣

鍾惺曰此等方略皆縣千百萬士而不輕易得一二者也使其生遇孝宗取其數語使可收不世之功而宋自有之何史之可柰何

雷觀乞擇相

臣友生高閑之言曰天下之利害當使天下之人議之天下之人得以利害之言盡聞於上則當言之人雖欲緘默取容不可得也言官得以盡其職則執政之臣雖欲擅權爲姦不可得也當今所急止一言而已論相是也國家崇寧以來相非其人其術之大者假紹述二字而行已之作爲假國是二字以主已之好惡假事上二字以逞已之私欲進直言者以狂妄斥直正論者以邪說禁善阿諛者以純正用敗法亂紀靡所不爲致慮旁然危殆極陛下即位以來見於施爲慨然有求治之心而論相之職亦未爲稱此臣所謂當今之急務也

白時中老繆無用罷相之日公議稱快臣竊謂陛下必能擇賢而相之乃但進遷李邦彥張邦昌兩士大夫皆言二人亦前日黼相之無狀者察其操術不過持而可以固眷恩寵而已臣又慮有爲陛下言者西回邦彥邦昌最在政府亦嘗以縣實不可圖童貫不可再遣今果如其說義當相之臣以謂不然二人在政府日果知如此則當力陳不可至不見聽則以死繼之縱未能死則宜引去然卒持祿不諍不過畏童貫之禍也今日之禍皆前日肉食者之過豈可不擇人而用之乎

朱仲田曰老奸卿屬之智一口道破

鍾惺曰以一太學敢於論相宋朝猶自有人

宋文歸卷十五

竟陵鍾惺伯敬父　點次
古吳顧夢麟麟士父　參閱

胡寅進萬言書劄子

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君尊位遂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闈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虜兵深入陝右遠破京西而汲汲不治軍旅無扞禦盜賊橫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塗地怨氣上格日爲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廣費不貲偃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相謂中興虜騎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間又復流血還及反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爲久圖百度頹弛淮南宜撫卒不施行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惟務遠延軍民怨咨如此一日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

朱仲田曰見大義提得深然

鍾惺曰正人正氣正言正色千古不能磨滅

寧仲曰胡寅傳似不甚多讀

胡寅請行三年之服

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犯胡塵永訣不復實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於禮讎不復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伏覩十二月二十五日聖旨沿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竊以為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音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之㢮藥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覆之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為誰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宜麻之服其可二十七日而遂釋乎縱未能遵春秋復讎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喪紀以二年為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心之所安也吳王夫差每出必使人謂己曰汝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陛下衰服在躬痛苦隨之甚於夫差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以墨衰即戎孔子取其誓命後世晉王克用薨朱兵壓境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世宗接戰於高平古今善不以為嫌今六師戒嚴將北討萬乘之衆孰非軍旅陛下聽斷手決詳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縗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前日詔書令大將偏裨發哀成服識者無不稱善此乃漢祖為義帝縞素之師將馭軍之本制勝之大幾矣陛下更以舉之哭有以感動於人仁者增思慕大行之心智者畫撲滅女真之策勇者奮百死無一還之氣天下匹夫匹婦皆可率而効命於龍荒之外自古所謂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悉歸於陛下不亦善乎昔子思論喪禮曰必誠必信勿有悔焉蓋人子之喪親非可再為者也今日行禮一有未盡是為不誠不信它日追悔尚何及耶

鍾惺曰此真儒有經有權之言與尋常論孝論禮者不同

高宗祭赤鶴魂文 并序

高宗在建康有大赤鶴從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上口呼萬歲宜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之有小金牌有宣和二字因以索槃置之稍不驚怪以上膳以行在草草無樂鶴魂亦呼卜尚樂起方將久之曰卜娘子不敢萬歲恭道居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引樂者故猶以舊格相呼高宗為羅曆游下後岸島持至臨安忽死故高宗親為文祭之云

金距絳囊何意朱紫乘軒駿散經羅闘死不遠長江來自汴水匯織則附曰忠自矢掛跡雲端投身禁衆每呼舊人以勵近侍禽言若斯烏官誰似云胡委羽歸飛鶴尾借翐有烏來朝無雉漸肯為儀曆仍輝紀尚嬰

鍾惺曰情事悲酸真堪隕涕

黃仲曰引獻啟作掐考脈其公

陳公輔論王安石學術論人心

臣聞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蓋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罪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為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

鍾惺曰持正之文

王十朋輪對劄子

臣一介微臣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體愛君憂國出於天性妄懷嫠不恤緯之心竊聞道路匈匈咸謂虜情叵測有南下牧馬巢穴汴都窺伺江淮之意廟堂之上帷幄之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臣不可得而知然議者以謂邊奏有警則群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怡然便以為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之有難其謀國之術亦疏且殆矣自建炎至今虜未嘗不內相殘賊也然一酋斃一酋出其勢愈熾曷嘗為中國利哉要在所以自備者如何爾我有先備敵雖強而不足憂我苟無備敵雖有難幸之何益彼或不以有難為畏乘我稍怠長驅而來其將何以御之耶臣謂今日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蓋知人之術自古所難蕭何不生孰人識韓信於未知名之日孟軻復出亦必取士於國人皆曰賢晉悼公以民衆而用六卿遂成復霸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遂成破敵之計國家寶元慶曆間西夏叛命仁宗以經略安撫之任付之韓琦范仲淹二人雖有時望軍中有一韓一范而賊破膽之謠兵不大用而元昊臣服皇祐中用文彥博富弼為相朝士相賀仁宗曰古之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元祐初相司馬光遼人夏人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人望之能服人如此今若內若外士大夫軍民口無異辭咸謂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帥者今乃投閑置散無地自效或老於藩郡以汨沒其材內為讒邪之所娼忌外為夷狄之所竊笑天下輿情憤悶抑鬱臣願陛下斷然為社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大計陛下縱未大用之亦宜付以江淮重任自當一面為國長城亦可無西顧憂矣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尤為宰相呂夷簡所惡作遷於外及西方用兵仁宗思用仲淹夷簡薦之亦力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為賢相陛下當以仁宗之心為心大臣當以夷簡之事為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排難解紛計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其次有嘗宰執侍從及嘗言事之臣名節素著者或守藩或食祠祿或已休致或在謫籍並宜起廢置諸朝列其聲名風采亦足以聳動一時謀謨措畫必有大過人者諸將有以驍勇善戰稱者並宜列置分布於荊襄江淮間以為爪牙藩屏用賈誼衆建諸侯而小其力之法以駕馭之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任使矣猛帥在山藜藿不採國有人焉難當自消臣以為禦戎之策莫大於此

鍾惺曰明肅張浚都不說然以待君之自悟可見古之善諫君者雖避所謄之言於中不無權術

獨步齋曰 [illegible]

[illegible]宋用人以人望為主第一要

楊椿曰拈氣字說知發書入而本論

王十朋上殿劄子一

臣聞國猶身也。強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夭，識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爾回天下，雖謀之以智，辯之以大，必以氣為之主，然後大業乃濟。劉項之爭雄也，項自謂力拔山，氣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刎天亡者，氣何在哉。屢戰屢敗而不為之屈，卒之易敗為勝，轉弱為強者，氣也。蜀先主英姿大度，有高帝風，兵雖屢挫而終不為曹操屈。吳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刀碎案，遂成赤壁之雋功。吳蜀之勢非敵也，然而能霸有一方，鼎足而立者，氣

筆仲曰立言峻

孫紛曰古今和議得失數語道盡

使然也。臣來自草茅，得之道路，謂廟堂之上，謀議之臣，和守戰之議，闃然未決。玆理固洞然易曉，議者何不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伸今日之氣莫如戰，挫今日之氣莫如和。今我兵寡力弱，國威未振，固未能與之決雌雄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於荊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疆，何故屈己求和，蹈前日之覆轍耶。和極天下之勢，強弱均而和，則彼此更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強弱不均而和，則強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和是也。虜以和議請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請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太上皇知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毒亦甚。陛下應天受命，天下罔不歡欣鼓舞，咸謂真主既出，恢復指日可期。臣謂陛下宜親御鞍馬，如漢文帝慨然發憤，欲親臨邊以征匈奴，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取之計。況陛下之精誠可以動天，陛下之節儉可以豐財，陛下之恩威可以作士氣，江淮有重臣以為長城，川陝有良將以為觭角，亦何患事之不濟耶。不然，宜因天設之險以為保

障，與之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而氣已索矣。百萬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分其可自貶損於嗣登大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復捐而與之乎。兩淮之民，襁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可復委之虎狼而使之甘心乎。況講和之後，衆天下惟虜之命是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謂今日之計，戰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養氣，俟時而伸，乘機而投而已。

鍾惺曰：宋始終誤於和議者，只是一箇虜君臣氣餒耳。此疏指出一氣字，鼓舞激發，如良醫洞見其受病之根，而用藥雖苦心妙劑

亦無奈膏肓之不可療矣。

王十朋上殿劄子二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尤宜遴選於嗣位之初。茍相得人。則可以相與大有為。遴選於嗣位之初。斯可以慰天下惟新之望。昔舜之受命也。選於衆而首舉皋陶。湯之受命也。選於衆而首舉伊尹。高宗中興也。首求諸野而爰立傅說。武王訪洛也。首以師保而並虞閎召。謀高祖首相蕭何。而成創業之功。唐太宗首相房杜。而致貞觀之治。明皇首相姚崇。憲宗首相杜黃裳。武宗首相李德裕。我太祖之有天下也。宰相雖因周舊。其自圖任也。則首用趙普。仁宗即位之初。則相王曾。又以李迪張知白。魯宗道為宰執。皆正人也。英宗因循相韓琦

曾公亮而委任之。又起富弼為元樞。用歐陽脩為參政。治平之治。號稱得人。神宗又因治平宰相而委任之。及韓琦既去。則代以富弼。元祐垂簾之際。首用司馬光。又起文彥博於已老。平章軍國重事。又相呂公著。又並相呂大防范純仁。元祐人才。於茲為盛。歷代帝王與我祖宗任用大臣。皆極一時之選。又皆遴擇於新政之初。足以厭伏天下人心。君臣相與有為。各成一代之勳業。人主之職。其有大於此乎。共惟太上皇。授陛下以大寶位。又以一相遺之。虛右揆以待陛下自擇。天下莫不拭目以觀此舉。臣願陛下擇諸內外千官百辟之中。孰有清德雅望負王佐才者。孰有兼資文武可以救時活國者。必諸大

夫國人皆曰賢天下蒼生望其起者然後用之可苟惟不然豈唐虞
以從之不可使庸人鄙夫僥倖而得以失天下之望非特此也其
之職雖在於論相至若擇臺諫亦不可不親自識擢寧相得人則
內可以尊安宗社外可以鎮服四夷又得賢侍從以論思獻納其諫
官以拾遺補過才御史以糾肅官邪如是則內之百執事外之監司
郡縣皆可以得人陛下端拱一堂之上舉天下人才如意而任使之
以外擬中興之功不可冀矣
謹權曰以論相貴君是敦君之第一義

王十朋再論史浩劄子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乎任賢去邪任賢去邪莫先乎信賞必罰任賢
而不知賞與不任同去邪而不能罰與不去同古之帝王能任賢去
邪者莫如舜舉八元八愷而相之去四凶而流之可謂能賞罰矣未
聞以十二牧之任而處四凶於外也臣昨日面對論列尚書右僕射
史浩之罪已加竄殛陛下謂今日已深知臣知陛下能去邪勿疑可
謂無愧於舜矣及宣麻於庭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與祠咸
以為疑謂陛下雖能去邪而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也人臣得時遇
主未有如浩不忠於主亦未有如浩浩不忠之罪不可以一二數臣
姑論其大而著者有八已見前章效秦檜而主和議可謂懷奸棄德
順而將迎鱗可謂誤國名在宗派者不止八司馬可謂植黨竊天下
之柄不止如王叔文可謂盜權陛下導人使諫而浩鉗人之口可謂
忌言委任忠隨而浩百端猜疑可謂敢賢將身奏事妄稱聖旨可謂
欺君善則自稱過則歸主可謂訕上八罪有一且不容誅浩備有之
其何可赦縱不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其可以臣藩大郡而賞奸邪臣
恐天下未必成服如虞舜時也況紹興密邇王都最為大府浩嘗皆當
為屬吏奸贓著聞亦何面目見其吏民耶臣願陛下出臣前章正其
罪惡褫取名器遷竄之三危之地與天下共棄之庶使大功不專

捨身也。

鍾惺曰。意雖不背。然聽其言甚厲。

王十朋自劾劄子

臣天資愚戇。不達時宜。獨抱孤忠。每懷憂憤。自從總角。身在草茅。聞醜虜亂華。中原陷沒。未嘗不痛心疾首。與虜有不共戴天之讎。及聞秦檜用事。屢圖議和。臣常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臣素不識張浚。聞浚天姿忠義。誓不與賊俱生。天下聞浚之名。必以手加額。蓋忠義人心所同。臣竊敬慕之。前年備員館職。嘗因輪對首言虜必敗盟。乞用浚等。太上皇不以為罪。臣既去國。虜果南侵。太上皇親征。起浚知建康府。陛下嗣位。因以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為當。惟史浩之徒不悅。臣去年十一月被召至闕。首以恢復大計。仰贊聖斷。

乞陛下不惑群議。委浚以圖成功。陛下不以臣言為非。每蒙聽納。浚前此入覲。議進取之計。雖非臣所與聞。亦嘗勸陛下破群議而用浚。臣初為無力。浚遣二將取靈璧虹縣。及取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者皆服陛下英斷。任浚為難。及聞王師不利。而幸災樂禍者。橫議蠭起。臣與一二諫臣。常舉一勝一負。兵家常勢之說。勸陛下以副大為心。毋以驕憂自沮。臣又謂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為徽宗欽宗復讎而舉。為二百年境土而舉。為中原吊民伐罪而舉。與古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者不同。投機而進。知難而退。蓋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剛明果斷。規模素定。固不以一衂為群議所搖。然兵

諭紛紛不肯置浚浚嘗上表自劾朝廷尚未施行臣聞諸葛亮街亭
之敗亦有自劾之表國朝范仲淹韓琦西夏喪師亦嘗降官但仁祖
始終任之卒收後效臣謂陛下亦宜從浚之請薄示懲戒使浚得以
號令將士以為後圖如臣狂愚不合妄贊恢復又不合乞委任張浚
今王師不利浚與其屬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使[illegible]廷[illegible][illegible]款
乞陛下正臣妄言之罪罷御史職事仍賜竄殛以塞衆議

鍾惺回讀之餘錚錚有聲似從鐵肝石腸中得來

王十朋上舍試策第二道

使國皆儒則儒者之名不聞為吏皆循則吏之名不聞為士皆純德
野無遺賢則獨行逸民之名不聞為子皆孝為臣皆忠則忠臣孝子
之名不聞愚嘗讀渾渾之書而得九官十二牧之為人讀灝灝之書
而得伊尹伊陟傅說之為人讀噩噩之書而得周公閎夭之徒之為
人彼皆大儒也當時不稱其為儒彼皆治績循良之治也當時不目
之曰循吏彼皆為忠為孝也當時不指之曰某為忠臣某為孝子下
至於鄉黨庠序之間不聞其有獨行山林州野之間不聞其有逸民
自魯國之人以儒稱則儒道衰於周矣自鄭相子產楚相孫叔敖以

循吏聞則吏治始衰於列國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獨行著天下之
士始有高偏之弊矣自長沮桀溺之徒以逸民而長往則務光遂來
於巢焦之間者多逸民矣自子胥以忠稱於吳曾參以孝稱於魯則
忠臣孝子之稱寥絕如參辰之相望矣嗚呼士以一行得名於時彼
亦何等時耶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美事甚自高祖見儒
服而慢罵而儒服不振申韓之術行於世而吏治多出於刑名班固
作西京一書表儒林循吏出之所以傳漢之儒與吏也東漢之有
獨行逸民非東漢之美蓋自矯激之俗與士始流為廣異斬絕之
行自廉恥之風喪時[illegible]鄰遠蹈之人范曄作東都一書表獨行

鍾惺曰老氏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當作此同解

逸民而出之亦偽士之少純全時之多獨善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唐美事蓋自高祖獎節於晉陽而唐無忠義之風文皇行術於閨門之內而唐無孝友之俗秉史筆者表孝友忠義而出之蓋傷當時忠孝之難能而僅有焉足貴也夫天下皆有則所有者不勝書天下皆無則僅有者斯可書且西漢有商山之四皓非無逸民也有竊世之楊王孫非無獨行也而班固不立逸民獨行傳者蓋以當時之士廉退者尚多無貴乎逸民行之全純者猶衆無取乎獨行其不以足立傳蓋不欲使當時有逸民獨行之名也東漢有江革申屠蟠之類非不甚孝有李固杜喬之徒非不甚忠而范曄不立忠義孝友傳者蓋以當時俗多孝友則孝友不可悉書人多忠義則忠義殆不一傳二傳之不立蓋不欲使當時有孝友忠義之名也若夫居儒林者二十有三人徑術淵源者孔安國為之冢安國得聖人家傳之學非淵源乎在循吏者六人政治忠厚者蜀文翁為之伯文翁興學校以化民非忠厚乎以獨行顯者二十有四愚竊有取於范式々以信義行於朋友時人知其可以託死是固不諸賢聖而不為矯激也以隱逸稱者十有七愚竊有取於嚴陵々高尚其志卒不為光武屈議者謂其得聖人之清是故樂在山林而不盜敢名也言々之然史臣之所以質顏段蔡々之善柳宗元之所以銘李與狀真卿秀實行非

一端而不列於忠義愚獨於忠義三十七人之中深喜全節之張延李與割股肉以進其親非名教之所貴愚獨於孝友十人之中深喜義門之李知本若夫四百年之漢三百年之唐洪儒碩學將相名臣皆錄此塗出不列於數者之目非為不足列也正以其全德備行不可列於一端以小之耳且西京儒者莫如楊雄氏誼可列雄於儒林乎東都循吏莫如卓魯二子誼可列卓魯於循吏乎李唐忠孝莫如狄仁傑誼可列仁傑於孝友忠義乎推此則知以一行而得名者不如不列於是科之為美史臣公恥端有旨哉雖然班史之公恥固善矣張湯杜周以殘忍深刻著名者也而不列於酷吏則何以戒以刻之風范史之公恥固善矣蔡琰失節於胡行非不醜也乃以其文采之故而傳諸列女則何以勵天下之婦節唐史之公恥固善矣裴延齡新佞之雄者也而不列於姦臣則又非春秋斧鉞之誅矣嗚呼向古名士多矣才少班范諸子皆有良史之才而公恥猶未盡當潛德之幽聲未必盡發已死之姦諛未必盡誅此韓退之所以有人禍天刑之畏也

鍾惺曰三代不言聖人五帝不談王道史竄立傳或儒林或循吏或逸民或獨行亦不過因時之所貴而貴之未必有心而一經梅溪迴破則又不似無心者由此觀之則梅溪高識冷眼又在作史

者之止矣

王十朋送吳教授秉信歸省序

四明吳先生名世鉅儒才高行尊以斯道自任未嘗屈節以阿世青衫不調殆一星終矣頃以朝廷之命主師席於東嘉教人以正心誠意之學每以身先之不期年而士子皆有所矜式太守端朋李公下車之初知先生之賢延為蓮幕上客先生以儒術飾吏事談笑間而邦人除受其賜公卿大夫聞先生之名鶚書交薦衆皆謂先生不日去而羽儀天朝也然先生純孝人也獨念慈親在堂鶴髮垂素慨然興嘆揖諸生而辭於是邦之士庶至於縉紳之彥緇黃之流詣府挽之千餘人而先生終不肯留識與不識聞先生之行也莫不嘆息以

謂賢於古人遠矣昔季子佩印於洛陽買臣衣錦於會稽長卿駟馬而入蜀二疏賜金而出關天下至今傳之以為榮然是歸也富貴之歸也非先生今日之歸也淵明賦三徑之松菊季膺思千里之蓴鱸賀老疎狂於鑑湖李愿倡徉於盤谷天下稱之以為高然是歸也隱者之歸也非先生今日之歸也先生之心以為印綬之榮不若吾綵衣之戲翁魚之樂不若吾羊棗之養今日之歸大有功於風教矣豈直以富貴而誇鄉閭高尚而傲世俗哉雖然古人蓋有以志事親者不必朝夕在乎左右也節行修於身政事理於官功德及於民聲名聞於後則其身雖在千里之外而其心不啻若左右之樂也吾知先

茅坤曰拔古意韻悠然

孫鑛曰文題一字妙

律元吞曰吾欲亦為之哭

生朝而題墓而旋東乎不然必為吾生而怨天下皆受其賜也其海甬哉生方獲柩不坐闕初弟子禮而先生行矣賜戀為知何即於是序其事又從而歌之曰緣於來兮先生胡為而歸陟彼高岡白雲孤飛先生胡為乎不歸先生歸兮何時來小子狂簡不知所裁先生胡為乎不來泮宮峩峩泮水洋洋先生來兮佇芳藻香先生去兮鳳飛鳳翔

纏綿曰高韻不必言一種風雅之氣溢然襲人

萬髯曰文似取移昌黎而風旨實方晉絜

[illegible]

王十朋劉方州侍詩集序

昔人有遠行者將緣越而之燕膏車休馬志在一日而千里也馳十日猶未離乎越回首南望自以為遠矣俛仰在塗猶在萬里之外於是益馳前又十日去越而適吳過吳而至楚回首南望益以為遠而前途備未能十之一也又過楚而至宋又至乎魏又至乎河洛之間其途始半矣又益馳遠遠而至乎秦又遠至乎趙南望益遠又益北馳遂一日果至乎燕然後解車休馬得伴四顧自謂天下之至遠者吾已盡行之矣今雖欲不止而行亦無所之也及問燕之人且謂過燕而北又有遠於自越而之燕者行者始嘆息知天下之遠有窮乎

生之力終不能至者也皆漢有張騫者嘗持使節通西域泝靈槎窮河源此其遠又不止乎自越之燕而已雖是又知天下之遠固有人迹所不及者然能力行而不已則亦無所不至也予嘗以行者而喻學者竊謂學之源流甚遠固非一日可至苟能自進不已積一日之力以至乎千萬日駸乎遠大之域矣今之學者悼其遠而難至也是以中道而畫亦猶行者未越境而回卒望吳楚之郊猶未之若又惡觀古人窮其至遠者乎吾友劉方州年甚少氣甚銳好學問而工辭章所謂日進而不已者吾前年避迹於蕭峯之下一見如故遂出詩篇以相示吾固知方州可喜人也自是每見之必示予以所

奇方外詩想飄飄欲仙披解篇得風之道

作。其詞益加於前。予益嘆服。今春訪予。入示予以待評集。其間詩賦小詞無慮百篇。蘇數古律。愈新愈奇。至前日又見其集。益增新製。於其間從今春所見又加數首。予三年間。見方外之進如此。日進不已。將何所不至也。方外之集。既名曰待評。又命予序之。意欲待予久而評其當否也。予欲評方外。昔日之詩耶。今日進之遠矣。欲評今日之詩耶。方外之進。將不如此而已乎。未可評也。方外之詩。能大行者。將不止藝林之間。異日昇崑崙之巔。乘高風而飄襟播者。予固以士而望乎方外。方外叔亦當以此而自志乎。姑記之。

鍾惺曰。一喻奇特。而微言妙音。足銷人滿假之念。

王十朋待士說

有言。邑大夫不待士者。予曰。予何從知之。曰。有訟於庭者。叢楚之辱及焉。予曰。此士之不自待。非大夫不待士也。為士者服詩書。精業藏聖賢之是師。與味之與游。謹門戶。時租稅。恐焉以省訟。慎焉以遠禍。俾足跡不及於公門。而官吏稀識其面目。雖使柳下惠之為大夫。焉能辱儒冠。而陷之虎口耶。彼刑焉而士行焉。而市蕭午里巷。而惡少與曹爭錢錐刀。而獄訟以興。朝投刺以識面。莫求判以欺愚。雖使周成王之叔父為邑大夫。詎可望其施吐握之禮耶。大夫非能重士也。士實自重。非能輕士也。士實自輕。嗟其自待者如何。邑大夫何責焉。魏叔答昔者。遂書為吾黨之戒。

鍾惺曰。此亦淺於論士也。然而士愧此言者不少。雖淺實深。

求本中的功違之心一變而治亂同之有異可思

楊萬里請罷毬馬之娛疏

臣聞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欲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魯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爲用孔子之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懲於會稽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謀吳也吳信宰嚭而子胥殊則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孰爲用子胥之主也非吳王之心乎世之君子之相其君也不過曰人材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國未富而兵未強也大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未有已也是皆知扶其主之家也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古之君繼體守文不知艱難而敗其國者臣未暇言也請言其創業之難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取周取陳以混二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皇之治漢以來僅有此爾唐莊宗與梁對壘於河上不解甲者十五六年百戰而氣不折卒以滅梁肰皆身不免於禍而國不免於亡蓋二君者天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君之主也勤儉創業之心一變而爲逸慾樂成之心主已敗矣當其惑於女子嬖於伶人二君自以爲無害也肰女子伶人之禍一發則橫潰決裂而不可救卒以殺二君之身而覆二國之祀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存亡者夫豈階於外哉亦視其人主之主如何

孫鑛曰至此方入毬馬

爾今以天子之聖明仁孝而加之以典學之緝熙業如舜勤儉如禹不邇聲色如湯不盤於遊田如文王則所以正心誠意以立其致治之主者至矣臣猶有以爲言者蓋聖人之防其心不恃其天而盡其人不徹於危而徹於安今日邊事小息矣憂饑小紓矣適逢相傳萬機之暇毬馬稍進矣臣不敢信也而不能不懼也獨不見乎漸離之筑鄢事豈必大而後慮也漢文帝之賢與成康孰先孰後也敦朴勤儉一無嗜好顧獨稍好射獵未損帝之賢也而賈誼諫之曰不獵猛獸而獵田彘說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爲流涕賈山亦諫曰願少衰射獵循先王之道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二臣者所以責文帝備也非責文備也責帝之全也臣願聖天子罷毬馬之細娛而求聖賢之至樂敵國雖強其強易弱也

鍾惺曰全篇是格君心之非毬馬只數語點出便了文章宜有輕重

楊萬里論神威疏

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居天下也有威威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抑然則孰為威曰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人主不可離於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欲上統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下下獨其柄則神與威不在上觀柄之所在而治亂見矣孰柄以明用明以公而害明者偏也進退人才黜行政事擇令之出動賞罰之可否畔非人主之柄欲是柄一去則所謂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已惟天下也多明者雖使是柄在已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其下必有以賞之否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雖之以非取天下之所非而就之以是以挾其上而幸其惑是謂賞賞而不動也賞而動則易其其是者而極之以為非殺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為是是謂欺故古於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賞而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從抑吾之歸為當者聖矣賞則體之以欺從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割然出於其所當之外而卑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察威王有焉古之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其舉為公不罰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顯詢而陰求衆閒而獨決顯詢而陰求則姦不

孫鑛曰所謂察察之明此類是也

召矣衆閒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不行矣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則明一用而天下不以為察故曰明用以公棄有為古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也暗則失其柄同也而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多是而善疑此偏之所疑生也明則偏矣偏則不明矣蓋恃者以明出於己為矜而以明出於人為疏疑者以親暱為可信而以公卿大臣為可防以明出於人為嫌則舉朝不敢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為可防則舉朝不敢有為非不為也為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於陛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何則救於前而移於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一也公卿大臣不得以預之於公則親暱小人得以使之於私天下之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也而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之於左右也非謀之於諸大夫也非謀之於國人也豈天子偏容天下之事而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宿昔偉人之力也夫是三人者天子以為親暱為可信也不知其來吾信而逆其姦也以為陰可以助己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蔽己之明以益其柄也其初不疑其姦其終禍其國故曰害明者偏也漢之元成唐之德順有焉春秋傳曰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楚莊王曰無以嬖御士嫉莊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鄣陽所以言於

梁兼聽則下情通偏聽則下情壅魏徵所以言於唐少師孔溶子孚武隱據塵危漢朱异亡蕭梁之何漢唐數主之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柄豈容有漢唐季世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即顯也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鎛即叔文也非不知也明於人而暗於己也臣願陛天子以古而察於今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未至之萌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而拔其已植之根則堯舜之聖一武而至矣豈若漢唐四君盡誅千萬人而獨信一二親暱小人也哉為虺必蛇履霜必水臣不勝忠憤

鍾惺曰人君舍君子而信小人捨衆人而信一人雖明智過人亦未有不為欺蔽者也此論精遠之甚

孫鑛曰引大有致

楊萬里請議紀綱法度疏

臣聞為國者其患在於有敎而無暇有敎而無暇則生息之日常不加多而戰鬬之日常不加少戰鬬之日多故居者負擔以出田者樣不兵以畊而守者被介冑以卧休息之日少故有心不及運有口不及議而有智有勇不及施夫如是主安得而固應安得而詳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之明萬物者晝也而生明者非晝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冬也晝不能生晝則生晝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而夜者日之暇然則和也者戰之暇也歟雖然為國者患無其暇亦患有其暇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禍人之國越王會稽之役請成於吳吳以為真請也不知夫越之將求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女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句踐不恥也輸以寶器玩以女樂句踐未愛也惟不恥故有以復其所大恥惟不愛故有以保其所甚愛會稽之棲恥之大也社稷之存愛之甚也夫惟其小者無所恥無所愛故國中之民疾者吾得以問死者吾得以葬富者吾得以安貧者吾得以與賞罰物備吾得以審車馬兵甲吾得以具夫是數者得以盡而吳國狃其勝驁矜彼夫差者方且疲於伐齊之行驕於黃池之會而不知越人固已制其死命蓋越得其暇而吳不得其暇越用其暇

陳仁錫曰其實作用和盤托出

案仲曰太平黔黔臣學大都如嘆

而吳無暇之可用此之謂暇能禍人之國北齊與周不兩立也非齊併周則周併齊爾而齊主恃周冠之小息君臣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至有無愁天子之稱周師之克晉州也猶曰小小交兵乃是常事故齊亡陳之與隋不並存也非陳併隋則隋併陳爾而陳主恃隋人之交聘君臣謂王氣在此數何能為至於縱酒賦詩而不輟隋師之濟江也陳主尚醉守江者亦醉故陳亡此之謂暇亦能禍人之國今天子即位五年於此矣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惟支持強寇一事至於法度紀綱教化利政之具所以閑中興而起太平者皆未及也非不及也無暇於及也今者講解既成

遑侯不驚是猶謂之無暇歟且但見今日出令日申明條法而已明日出令曰士民不得服涼衫而已不知天下之事猶有大於此等者耶抑亦深謀容議天下不可得而見耶臣甚懼焉昔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事而不及於國家遠略何曾知其必亂王濛辟王述為掾陀見苟周米債於子是以知江東之不振也今日之施得無與類耶夫無暇則憂有暇則佚天下之事百變十旦數人又動則又曰無暇臣不知紀綱法度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起太平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畔今欲治而無畔岸臣欲不懼得乎

鍾惺曰倉卒則曰無暇及有暇又嘻嘻而不為非不為也只是當國臣子無幹濟之才不知所為不得不苟且以閒偷作成辭

此疏雖亦孟子綢繆桑土之言而言之痛切著明更令人憤恨

楊萬里請勿以小折自沮而遂和

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不爲也君有爲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蓋不爲之君其心逸天下之所不快有爲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萬也銳者遲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恐則銳安得不衰而爲遲哉一朝之有爲必至於終身而不爲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爲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

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疎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也堅而其謀也老夫異以有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敗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挫俟遊容與以俟天下之隙而徐制其要領蓋昔者晉文之圖霸也二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蓋文公之志猶濯奮迅而欲有爲者三也而子犯三遏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吳可乎又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年

又問焉則皆曰未可也蓋越王之志猶濯奮迅而欲有爲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夫二臣者舉其君猶濯奮迅之氣而納之於抑鬱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乎蓋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懼其速而折折而沮也及其國力已強兵氣已振事機之來而不可失勝形千見而不可禦則破荒滅吳不終朝而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情銳於遣三將而一代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則與節度求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情銳於任訓注而一決一

決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終其身專制則聽其專衛試辱則甘其試辱故宦官之禍始於明皇而成於文宗二君之志欲以求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不養其志之患也頃者新天子即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縱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恢復神州之志天下仰日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輅已駕紛紛揆接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洪其病安在哉蓋氐今日之和者行繼之後也志不檢則反不生務不欲則變不形惟其則而忍窮則春理閣肘也戰豈與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

寄伸日當時孟浪於此可見

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取中原也抑當設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成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爲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爲鈍安得而不歸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天子即位之初雖以堯舜爲之亦不能以一日而洽成德於天下也盛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舉以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偉心爾成乎心倘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偉矣獨能成乎外耶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於一折而旁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二君蓋可鑒矣臣嘗讀蜀志至於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爲之太息蓋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於呂布又敗於曹操奔走很狽於荊楚之間乃無所於歸宜其念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當乎昭烈者是時已老矣衰敗屢折而志猶未已此亮之所以樂於委身而竭効其謀者也彼其從乎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裏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復祖宗之業而湔靖康之恥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於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和哉臣願天子堅昭烈之志而毋

以唐之二君自廢則中興之功天下未絕望也

鍾惺曰勵其志鼓其氣又欲小其心沉其慮忠臣苦心如揭不獨議論高而文章妙也

縱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為，而選法之弊可以漸革也。

鍾惺曰：今之選法大都類此，當於此文深省之。

五諸曰觀此則核戍擾田之非自見

楊萬里論邊地鄉兵之法

臣聞計天下者，不可以徂於利，亦不可以懲於害。毋於利而必為者，害至而不思；懲於害而必不為者，利必有所遺。議者皆曰鄉兵之法不可行也。民樂於為農，而不樂於為兵，奪其所樂，而强其所不樂，時則有擾民之害；以農為兵，非其習也，守則潰，戰則奔，時則有敗事之害。彼見石晉籍諸州鄉兵，謂之武定軍，而民不聊生，是以曰擾民；見后晉罷兵，謂之天成軍，竟以不可用而罷，是以曰敗事。知此而已矣，不知夫有不擾民而安民，不敗事而成事者也。今夫民之生，有安地，有危地。生於安地者，以危地為懼；而生於危地者，亦不以危地為苦。內地之民，仰父俯子，安居暇食，至有老死不至州縣、不識官吏者，況於兵革乎？邊地之民則不然，寇來則支，不支則移，寇去則歸。夫為不遷徙以避，而何樂於歸也？非樂也，勢也。故夫鄉兵者，便以為行於內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何為而不可？觀其寇來則支，此已有鄉兵之資；不支則移，此已病於無鄉兵之助；寇去則歸，此已有樂為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聚其資而除其助，則鄉兵之法有不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漸，則荊襄淮甸之民皆釋倩背水之兵也。故田單以探家墨激齊人而破強燕，周德戰以上兵據險而制勢，吾祖宗以河北鄉兵而備北虜，蓋以國守邊，不若以邊守邊。何則？人自為守也。

葉仲曰世之因循使食者多此言足救其弊

夫人自為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為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為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為兵也彼后晉者欲舉鄉兵而行之天下則過矣民不臨危必不肯遑其安民不見死必不肯捐其生以不足不死之民而望之以不安不生之事此后晉之鄉兵所以擾民而無用歟雖然懲后晉之擾併與其不擾者廢之懲后晉之不得其用併與其有用者棄之又過矣臣嘗觀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為隴西諸郡迫近羌胡民習戰備故風氣俗高尚武勇此說詩之文山西出將非天也地也地迫於羌伏而民習於戰備利河也不山西也哉曰淮民之脆非山西比也是不然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倚兵於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眾於北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乎凡縣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劍客深入虜庭非楚人耶而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於唐政而小民相與保山澤立堡砦以農器為兵以楮為甲而周師屢為所敗唐地多為所據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夫民苦於主而猶能拒敵況愛其主者耶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邊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雖然行鄉兵之法於邊地者決不可自官行之官行之則擾私行之則樂官行之則敵必疑私行之則敵不知其所窺度緣淮郡縣不禁土豪之聚衆挾兵而又陰察其才且強者禮而厚之時有以少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盜而捐一官以報其功庶幾邊民之樂於戰一旦有急敵人未易南下也

鍾惺曰鄉兵用於邊地自是千古不易之論前人雖有言之者而無此精透

宋文鑑卷十五終

竟陵鍾　惺伯敬父手評
古吳顧夢麟麟士父參閱

胡銓請都建康疏

臣聞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何則。其勢不便也。漢高五年都雒陽。是時方有山東之亂。而秦之故地。又未能全有。危亦甚矣。儻不先都四塞之地。則天下非漢有也。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爲世祖堅守。此天下之根本在焉。苟釋此不守。則天下非漢有也。臣嘗論項羽得關中而不能守。是不搤其亢拊其背也。高帝決都關中。所以搤其亢拊其背也。王郎得鉅鹿信都不能守。是不搤其亢拊其背也。世祖留意河北。所以搤其亢拊其背也。此兩漢存亡之決。豈致邪形可謂社稷之臣矣。今日天下大勢自淮以北則天下亢與背也。建康則搤亢拊背之要地也。錢塘則燕安酖毒之危地也。此處錢塘是與人鬭而不搤其亢拊其背也。此項羽王郎入牛角之計也。若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帝世祖興王之計也。況今西北思題之人如渴之鵠吟。思漢亦已久矣。苟不決策移蹕定都。何以慰西北延頸思題之心乎。

鍾惺曰。建康亦非搤亢拊背地。然自南渡後言之。捨建康不能用

武矣。宋不都建康而偏安錢塘。識者已知其無意恢復矣。澹庵請都建康自是致居恢復之第一着。

朱熹曰澹菴此書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名疏以為第一

胡銓請誅王倫疏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

忠此句倫可謂虜業義烈然哉孟浩然也足據不武

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倘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

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旋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槀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鍾惺曰。中國千古綱常名分。皆此一書留之。不獨南宋。雖賈誼之痛哭。朱雲之直切。劉向之精忠。皆當避席。

劉子翬論賈山

史稱賈山自下劇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審如是。則比干諫紂。子胥諫吳。皆不免刑戮者。豈其言不正耶。君有明暗。寬暴由其所遭。有幸與不幸也。

鍾惺曰。士君子所恃以保身者。以其言正也。讀此為之爽心。

劉子翬武帝論

或曰武帝不冠不見汲黯此足稱者余謂君臣相與在貴以誠心不在貴虔禮也武帝以黯為社稷之臣是非不知黯也黯進言未嘗一聽盡策未嘗一用弘湯之阿諛順旨皆超擢見用至謂黯為甚戇謂黯為不學謂黯為妄發卒見斥逐則不冠不見是虐禮也後拜黯為淮陽大守欲借其威重以靖寇也黯不受印綬強予之曰吾今召君矣此紿黯欲令之淮陽也黯居淮陽十年竟不召也漢高祖騎項而問周昌據牀而見酈食其可謂亡禮矣然其計策行其身名顯故高祖雖有嫚侮之譏而英雄樂為之用者蓋其誠心相與不貴其虛禮也武帝力征匈奴主父偃嚴安徐樂引危亡之事諫之甚切帝曰公輩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悉拜為郎然征伐竟不已又包南山民田為上林苑東方朔陳三不可帝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然遂起上林苑益武帝知受諫為人君之美故不吝爵祿以旌寵之也然有賞諫之名無受諫之實何益於治乎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此之謂也

紅緣曰、論得當、武帝寔無辭以對。

劉子翬蘇雲卿傳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人稱曰蘇翁披荊畚礫為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極寒隆暑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鬯暢茂四時之蔬無闕者味視它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屨堅韌過革鄰人爭留之以饒遠以故薪米不乏溉圃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幣帛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近聞灌圃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為我致之帥漕密物色獨有灌圃蘇翁無雲卿也帥騎從更服為遊士入其圃翁遽鋤不顧進揖之延入室土銼竹几泊無纖塵案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為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決遂叩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問德遠何如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因出書幣雲卿臭聞隱隱作歎若自咎莫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遣使迎伺則扃戶闃然排入則書幣不發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寔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傅霖子期推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鍾惺曰、敘雲卿之高、張浚之賢、不費贅辭、而悠然自見、覺于長鏞敘爲有心矣、絶妙史筆、

方岳 秋崖新居上梁文

折腰五斗米、未寒鷗鷺之盟、蓋頭一把茅、聊作龜魚之主、浩然小築、雅矣倦遊、秋崖老子、本自幹卿、誤親筆硯、朋友相過而問字、勅遂文石之班、君王頒詭其餘詩、每與儒臣之選、政爾細書於冊府、誰令揹置於軍門、如彼同僚、可羞會伍、退而閉戶、孰與仲多、引歸柚而拂天星、攜簡書而臥雲壑、百十年相公碑下、久矣寂寥、數月間工部眼前、忽萬突兀、山林有味、花柳無私、鍾山之英、草堂之靈、當識秋崖此意、太虛爲室、明月爲燭、未聞康廬主人、咨爾工師、聽予謠頌、

鍾惺曰、風流儒雅、此文備之、

朱熹戊午讜議序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肰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仇者，其志豈有窮哉。故禮記者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說者曰，復仇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肰，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仇，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爲姦謀之所挾卻，而聖志益堅。至於紹興之初，賢才竝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十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丞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

錢芳麟曰：天下治亂賴賢士大夫持之，賢士大夫如此，天下事尚可言哉，最可痛恨。

挾卻衆謀，熒惑主聽，肰後所謂和議者，翕肰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奸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黃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人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為事理之當肰。主議者慕為檜，游說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仇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肰有六千里為仇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肰如醉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維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為長慮卻顧而凜肰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

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非之多者又亂若六軍萬姓之為多耶令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一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頹壞廢弛之餘邪議肆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顛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彊之勢也今南北再惟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仇者固已無所復發其口矣竊

伏田間不勝憤歎因讀覩元履所叙次戊午讜議為之慨然涕泣蓋傷其猶缺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為叙次之意并以致艸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倘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謀之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

鍾惺曰世之淺人多詆毀先生為只辨講道學而於君臣大義置不聞蓋於先生此等文字未之見也能不愧死因悟讀書少者為萬不可輕易論古

鍾惺曰以疑貳貴人

必行未免過情然其以古道自任亦可想也

朱熹與留丞相書

熹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闊有素中間諸公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扶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於東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懶不堪劇郡為辭又蒙改命更畀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獲贈漳浦高公誠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為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為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為疑貳

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知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固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唯以粗伸己志亦庶幾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為恨也今者相公郊居累月一旦來歸未遑它事而汲汲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為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札之賜懇喻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劇亦當黽勉拜命走伏官

楊叅四休在高於處已處正高於處人

次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覆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爰引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聚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命於郊不得親回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攄忠悃竝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以無愧古人矣然則若熹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之萬分而況昔擬之恩蔫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寧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為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實者亦何必使之回面汙行而為終身之羞哉抑

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幾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深以前事為戒公其心虛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墻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為無以報德也區區此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消狀公劄則不敢盡吐所懷矣倘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瀆則熹千萬幸甚

鍾惺曰賢者出處不苟如此士之趨進者當歎讀

朱熹又答程允夫書

熹承寄示前書所論皆未中理不得不相曉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為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為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者明見之愈切雖欲為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援蘇氏之病而擬以為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為有道

[illegible]

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為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益有間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為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為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如大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耦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從程氏正楊子先病後

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瘢[illegible]
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illegible]
氏之學以誠為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
惰夫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
意果何謂也抉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似資以取重於天下豈
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此為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
術之間反覆畔援於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為邪說詖行
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己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
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

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矣
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捭闔之
辯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盡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庶
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
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
為明道表同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
斯名之稱情蓋為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偽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
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偽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
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此熹之所不得不為吾弟極言而

忘其僭越之罪也程氏書布在天下所至有之此間所有不過是耳
謾寄大全集一本龜山語錄一本今大全中有他人之文目錄中已
題出矣恐已自有之如未有且留看夏中寄來未晚也程氏高弟尹
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旁觀他
書蓋語錄或有它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
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
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有得始[illegible]日所謂蘇程之室
者尤以異於雜薰猶冰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污蓋亦難矣
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

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
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
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
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於蘇公嘆孔文仲輩
而於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若
是之戾耶文仲為蘇所嗾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
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吾弟未之見耳因筆及此似傷直
矣然不直則道不見吾弟察之幸甚
鍾惺曰蘇氏之學與文公之學實風馬牛不相及也而為學者所

宗。不容不辨。然既辨而穎氏學問之醇疵。自不相掩矣。

案中曰此一轉腐儒道不明

朱熹答張敬夫書

熹嘗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私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務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

鍾惺曰。語語真儒作用。曾有一毫道學氣否。而千古為道學二字掩之。是誰之過歟。

朱熹與汪尚書書

太春湯縱諦乃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肰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肰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

鍾惺曰持論自正然由此觀之則蘇氏文章為當時貴重可知矣

朱熹又答汪尚書書

中國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今慮國事者大抵以審彼己較強弱為言是知夷狄相攻之策而未嘗及中國治夷狄之道也蓋以力言之則彼常強我常弱是無時而可勝不得不和也以德言之則振三綱明五常正朝廷厲風俗皆我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國治夷狄之道而今日所當議也誠能自厲以此則亦何以講和為哉愚之所憂獨恐力既不振德又不修則曰戰曰和俱無上策耳

茅坤曰是禦戎第一義從來策士謀不及此

鍾惺曰力既不振德又不修宋敗亡始末不出此二語

朱熹賀陳丞相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以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懔懔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為相則是天子有味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欲公其必以是要其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主乎其位必且次第為上言之為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冗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卑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益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萌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慨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誦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

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受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設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知是足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慊於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顧惡圖之廢乎猶有以終懸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為今日之慨然也抑熹又有請焉昔熹書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為大臣不避將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復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當有至難為也熹恐不肖深有所疑咎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循處而謂以為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顧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鍾惺曰俊卿賢相也最敬文公俊卿死文公數十里往哭之可謂知己矣然此書備責之若不相係者然可見古之知己正知之以此也

朱熹答劉平甫書

新年人事紛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廢昨日歲前有欲奉聞者以無閒處不暇及亦嘗令四弟相告曾及之否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亭鳴琴抄書雕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米誠耗且恙哉又比來將從稍雜與此曹交處賓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或德范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偽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踈如儀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衙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拉蹀對床夜語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寔但使衆怨見歸為僕作補耳千萬幸察斐丈正歲出山來幸為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熹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茅坤曰語語修身涉世之要想見古師友有益處

朱熹答陳膚仲書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為憂此固無可柰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到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為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然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功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長王耳

鍾惺曰真切學問實際工夫自是聖賢路上人語

楊升曰七之誠偽當必有救士無証而以為言皆者曰人說之小人何

朱熹與劉子澄書

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安知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驅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耶。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年來讀書，只覺見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人所惡，而終窮以狀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為悔也。來喻之云，真者，尚何言哉。然亦願子澄深察此意，有以自振於頹波之中也。

寄云覽得子澄書於所謂云云者亦頗有所疑也。看得深論得透。然名節有以養之則立，有以戕之則壞，自一常理，不獨漢也。

朱熹跋唐人畫雨牧牛圖

予老於農圃，日親犂杷，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為真牛也。放牛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驟前而騰趾，目光炯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逐以歸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能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視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并足使人感歎，而龍山老人又先居所選士，而余所嘗趍走焉者也。俛仰存沒，為之愴然，因識其後而題之。

鍾惺曰：篆寫一二語入神，小文字賢者多不為，然偶一為之，其韵趣自異。

岳珂上吳畏齋啓

騎紅過賀曾覩磬欸之承倉鼠歎斯尚墮塵埃之夢喜拜重來之命試仲一得之愚竊以宋受天命何啻百庚中虜汙中原又閱一甲子自崇觀撤藩籬之蔽而炎興紛和戰之謀誕設眩事而吳憐則有餘浮探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攣而發無膚者以積累而引宇竊易制之人才玩愒有為之歲月肉食者鄙亡秦當可道而失機骨信而爭逐亮以難從而求發遂致端固狡兇之窠猶欲呼吸化龍之都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執計臥薪自厲誰為句踐之盛心金湯恐喝於豫國玉帛聯翩於遠館百年棄置亦已久矣萬口和附以為

當然不特手足保於無刑而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於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每一寅念終夕為之寒心今雖欲為後乃益甚竊聞九世之大議僅積三時之成規縱跡張皇已同默鬨議論噂沓堅閉孤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可計萬全而為後慮所以有懷於憂國匭旗無路而陳情敢忘未學之微衷試請丈人之靜聽寄觀古昔中興之業或因東南全盛之基規模雖扶於未究功業亦隨其所就孫氏非無淮而西無蜀距江尚固於周防晉室內有致而外有戎渡水亦成於克捷破當未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為常時之不為退州未孫紛紛抵掌塞塵一響惴惴吞頭施張以道固曰隨時勇怯任情

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但聞以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成流俗長賴之弊頗姑息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說特欲舉一二以擇安柔務之疑夫江淮為唇齒之邦關陝乃腹心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安可即所後而忘所先況天險可守兵守則險亦仍地利可據旅據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餘規義傷關中之俟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之腹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宜輕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況使靈旗再圖此詎不先出覘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駐居汴之策蓋設險象存於習坎而遐盼患在於用當

誠由泗宿以下壽蘄之師困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西則出壽春而寇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謂正兵皆為危道蔡河南難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雖可用而未為全謀取乎壞以制敵緩秩則不支用喻道以出兵饒餉則難繼故鎖志莽戒符難之助而至於瀆李寶僅濟膠西之挽而不散苗水路貽明徹不憂陸運制武戾之出非陳言之是禁亦滴貽之可橋若大運上流之奇此端整大嗜之責一軍下號洛中原之鋒已揉萬騎出積曷汴袋之地旋旋南城分徇而首尾丕應朱偲進拏而手足摺拔推是時之麋偶固於蕩書而此由之功難言於瓷資翁書埒葉棠復至今自而河而言則銅梁為蕉殖

呂祖謙進建炎給與詔旨表

舜曆在躬大一人之理孝竟言布下輯三紀之曆謨彔勒成書上干乙覽恭以太皇陛下道參灝載功冠古今凡詔令之猶數若風雷之鼓舞辯邦誕而刊諭史前規用光弛業禁而錄後昆士氣如洗闡正路以來筬諫塞倖門以嚴憲章飭革轄以勞軍萬志思奮蕭芝車而畊籍九邑告豐恤刑必至於無刑急士遂收於多士揭於象魏固井井而有係賜之康獮亦洋洋而盈耳登泰和之佳運啓授受之公心繼嘆云初增光是篤肆延盼於宸指俾具誤於攸同肇自建炎之元乃紀綸興之號旁加蒐集胥協綜摩言如絲而出如綸聆華簡用大作綱而小作紀布列章程轄致治之楷模萃保邦之軌轍於帝其訓與時偕行恭惟陛下明兩作離函三為極開龍樓之寢內闢性命之精微納牖檢之書外考典謨之渾灝遂此泰篇之御侖朕續政之新臣脹在宰司幸覩丕範初何勞於率屬第有愧於祖成皋陶見而知之豈容倫擬予夏得其粹矣焉測淵源

鍾惺曰四六之文尚工巧是貴而東萊此文未嘗不工巧而於工巧中獨存風雅足占其學矣

呂祖謙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誥

內外演綸之職獨高翰苑之清華左右持橐之臣時若禁林之近密維時盛選屬我洪儒敷從西掖之聯延入北門之直具官其學窮閫奧文刑倫匹增主之明洋洋乎董之對發帝之令渾渾虞夏之書仕有德散家於通訓是用進陟鑾坡之遴深居鈴索之嚴廣侍燕閒輔陰遺忠甹典讀於三代新聘聽於四方近天子之光乃賴謀猷之密沃見王者之志通觀詔命之發揮往服竊筆未堅素守

鍾惺曰風騷典則之文東萊言論妙古今如博議等以有全書膾炙人口故不復選聊取其散逸者一二以見猶有風騷典則如該文而散逸不傳為可惜耳

林鍼曰寫趙充等形勝畢見

陸九淵删定官輪對劄子

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常三戰三北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不能自業見獄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跋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畊夫偃蹇為大者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嘗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知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為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群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偕耳膚目以非古非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取進止

鍾惺曰高在語有歸宿

鍾惺曰學乃老練氏情狀見至除非萬分白心求治者不能精說若此

陸九淵與楊守三

建逮邑咲倏爾經時洽聞謳謠益用鄉德其自肖事以來五十年矣不知兇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畏壘之相望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文光於諸公邦人何幸雖然居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滑吏豪家相為表裏根盤節錯為民蠹贅之淳黠勢之強弱相去懸絕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欠案宿留於邦君之側以閱劇勞逸常吾之喜怒以日月淹速嘗吾之忌憎為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啟吾聽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貲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劊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寔偽事工為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偕而府中沉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塗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久淳厚柔弱數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為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伎倆或能為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術之達則又殊事漏而無以絕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遷以生其奸況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貳吾之心然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關其計奸惡失所畏良善失所恃矣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之為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

賢人反是則為愚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治國反是則為亂時之所以為否泰者亦在此而已開闢以來羲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夫相與扶持封殖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絕者惡也明明在上者明此而已火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令之世為令之吏亦豈遽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惟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舜之變終必流共工於幽州放驩

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而後天下咸服夫子之得邦政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鎮氏出其妻鎮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價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逃責鈎距以立威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屈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蒙照知之素蘄放區區以祈萬一

鍾惺曰孔子所謂無訟雖重德化而刑罰未必不在其中此文可

謂善於體會

第仲四行言於德千古明很

陸九淵與辛幼安

郡有區區欲效芹獻伏惟少留聰明賜之是正竊見近時有議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為容奸庇慝之地而飾其辭說以美名附之以古刻要以利害雖資質之美心術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蔽之不祥亦注還為其所戴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其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敢悉布之且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賢聖未有無是心無是德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人心之用也遏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

春悔之四迩見腥人作用

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為仁去不善乃所以為善也故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艸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為容奸庇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

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有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趍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究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為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為傷善為長惡為悖理為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為民為之圖圄為之械繫為之鞭箠使長吏揉之以禁民為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暴使上之德意布宣於下而無所壅底令天子愛養之方丁寧於詔旨勤卹之意焦勞於宵旰賢牧伯班宣惟勤勞來不急列郡咸風感尚德趨而縣邑之間貪饕矯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

鍾惺曰從來不肖有司莫不如此淡可痛恨

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囹圄械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斂槌骨瀝髓與奸胥猾吏獸飲吮嚌其上巧為文書轉移出沒以歡上府掾其奇羸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訟之民剝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纍纍如驅羊劫於庭廡械繫之威心悸股慄箠楚之慘號呼籲天隳家破產貿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於上上（大下事大情於古）之人或浸淫聞其勢緊欲加究治則又有屬郡淺陋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為之緩頰嗾陳仁愛寬學有淋之說以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僞誑誕設之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誠壅底而不達百里

之軍兵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為豺狼蝎蝮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不痛哉若是者其果可寬乎果可失乎至於是而又泛言寬仁之說以逆敵吾窮治之途則其滋害遺毒縱惡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今之貪吏每以應辦牀賦為辭此尤不可不辨今日邦計誠不充稽賦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計省者誠能推夫費浮衍之繇督收欽滲漏之處深求節約簡省之方時行能舍己責之政以寬民力以厚國本則於今日誠為大善若未能為此則亦識深計遠慮者之所惜耳今日之若於貪吏者則不在此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以賦取於民民猶未甚病也

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橐者或相十百或相千萬矣今縣邑所謂應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有利源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固循為例民亦視以為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優狹優者應辦為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循良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今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皆無厭之心積羅既悉而有緣無藉張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方且託應辦之名為缺乏之說以欺其上顧不知事寔不可揜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閒取其應而能者與其貧之尤者而較之其為應辦則同而其賦取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為說而欺上之人者宄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忘懷者也不識執事以為如何今江西緊安撫修撰是賴碩無搖於鄙陋之說以究寬仁之異使聖天子愛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執事之舊節素守無所屈撓不勝幸甚

鍾惺曰漢宣帝綜核名實論者病其刻然刻於御吏非刻於御民也此文深得此意而發之痛快

原缺第四十三葉

則隔為二處三人則隔為三處不使之相聞知以吾所疑[illegible][illegible]之節目逐處審問謹思精察退循所以得情者反覆求之若使得在於初詞之外若可據信則必於兩處參審必使有若合符節者乃可據耳然此事最難若官人盡心却不能防吏卒之姦則吏卒必陰漏其事則官人之智無所施矣故獄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皋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官亦司寇蘇公式敬爾繇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豈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新司理初閒甚賢繼而聞之亦無能為重輕足下尤宜謹之

鍾惺曰牧民最宜平恕然不精察不能行其平恕此文吾深賞之

陸九淵與劉伯協二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為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義理正為家興吾人為身謀為子孫謀為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為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某向來區區之志素有不在利害間之語正為此耳來示所謂輕犯名分之語甚未當理名分之說自先儒尚未能窮究其素談著論以明之深及近時為弊益甚至有郡守貪黷廝繆為虐民之事縣令以義理爭之郡守輒以犯者分劾令朝廷肉食者不能明辨其事令竟以罪去此何理也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犯理之人雖窮富極貴世莫能難當受春秋之誅矣當此道不明不行之時羣小席勢以從事亦何嘗不借道理以為說顧不知彼之所言道理者皆非道理也倘不以斯言為罪敢傾倒以畢其說

鍾惺曰談名理鑿鑿然使小人僞論附會不得

寫淸白意毋謂世人果然不能盡者也只以數語括之

陸九淵送宜黃何尉序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坦尉宜黃與其令臧氏予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蓋不難知者二人之爭至於有司有司不置白黑於其間送以供罪縣之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去歸何之故不至於罷而惜其去臧貪而富且自知得罪於民式遄其去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士民哀其窮而為之裴裴以餞之思其賢而為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亦榮矣比干剖心惡來知政子胥鴟夷宰嚭謀國爵刑舛

臧鐵口而用何居何感作脈來卻一語掉轉如綫無痕

施德崇倒植若此者班班見於書傳令有司所以處臧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當乎人心然揆之外施倒植之事豈不遠哉況其民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何君尚何憾焉士師如柳下惠令尹如子文其平獄治理之善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為曲直多矣而語孟所稱獨在於遺佚不怨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慍色況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聚陰輔陽以卻氛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迕累令遂用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佚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尚何憾雖然何君舉廢若此其盛者臧氏子寔為之也何君之心何君之學豈可如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哉

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於何君矣

鍾惺曰是非曲直妙在淡淡溜出不費筆墨而文情都雅之至

萬曆日講史不能必許不精者不能道一字

陸九淵劉晏知取予論

天下之事不兩得知其說者斯兩得之矣取予之說事之不兩得焉者也民有餘而取國有餘而予此夫人而能知之者也至於國之匱方有待乎吾之取而濟民之困方有待乎吾之與而蘇當是時顧國之匱而取之乎必不恤民焉而後可也顧民之困而予之乎必不恤國焉而後可也事之不兩得既有甚於此哉使終於不兩得則終無一得焉爾矣故取予之說不可謂易知也取而傷民非知取者也予而傷國非知予者也操開闔斂散之權總多寡盈縮之數振弊擦廢挹盈注虛索之於人之所不見圖之於人之所不慮取焉而不傷民

江録曰高燭說是要領心

予焉而不傷國豈夫人而能知之者哉必有其才而後知其說也非唐之劉晏吾誰與歸史氏以知取予許之真知晏者哉夫所病夫取予之難者非一不足之難而皆不足之難也下有餘而取之可也彼方不足也而何以取之上有餘而予之可也此方不足也而何以予之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闢之曰川竭而谷盈丘夷而淵實天下蓋未始皆不足也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上焉者矣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於舟車之傜儲蓄之利害不悉則公困於腐蠹之弊物苔道遠則尋

以輸尺斛以輸斗吏汙淤弊則私良公害私盈公虛此所謂不必求之下焉者也富賈乘急而騰息豪民困弱而兼并貪胥豹公而使漁絕鬻不立而連阡陌者猶未已也精鍊不歉而餘蓄者備爭傢也而此所謂不必求之上焉者也雖是言之有餘不足之數可得而見而取予之說可得而知也然狃於常者縱之則殘侵於私者尊之則爭黨幣勢厚則扞格而難勝謀而計深則詭秘而不可窮國利而害愈繁趨省而費益廣則夫天下之才果不易得而取予之說果不易知也夫左展右夫射者舉知之也至於中秋毫於百步之外左右前後惟的之從知之者惟后羿而已攬轡執策夫御者舉知之也至於致

李仲子之一說任論罪者不明

六馬於千里之遠周旋曲折惟意所適知之者惟造父而已國不足而取民不足而予夫人而能知之也至於取不傷民予不傷國知之者惟晏而已利病具於元載之書而轉漕之說詳於吹出於東渭之橋而轉漕之功著補闢之選精也千請者寡奉以康入故赴督僑雜而功成教令之出嚴也數千里無異於目前至頻呻諧戲不敢隱皇添寄於榮五埼而地無遺入鼓鑄興於淮楚閭而貸有餘緡故其所以取之者豈盡出乎下哉是以取之而民不傷默足幕而商賈不得制物價之低昂賑救行而豪植不得乘細民之困溺簡核出內一委之士而吏無所竄巧督漕主驛一出之官而民得以息肩無名之歛

雖罷而鹽榷寬行米粟之賑雖出而襍償則入彼其所以予之者豈
盡出乎上哉是以予之而國不乏嗚呼創殘之餘而儒效之甲未解
也飢羸之後而饋餉之輸未艾也上方宵旰而民且囂囂而晏也遑
遑於其間深計密畫推蕩補闕國不增役而民力紓民不加賦而國
用足非夫知取予之說妙取予之術嗚呼齊哉若夫頭會箕斂刻虐
椎髓疲民力而激僥濟之功於難成之渠捨吏欺而責負逋之租於
已輸之民賦中以益上困民以悅君此則韋堅王鉷楊國忠之倫無
恥敗國甘處乎晏之下而人皆惜焉者也至於誠仁義述禮樂既古
人之文而不說古人之寬大言儒說而不適於用如裴光庭之纍宇
文融之惡而不能任國用不足之責房琯知惡第五琦而不能對何
所取財之問此則不知堯舜孔孟之學雖自處不在晏之下而天下
皆笑之者也甘處乎下者如彼欲出乎上者如此則夫知取予者非
晏之與而誰與也雖然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則堅鉷
國忠雖晏所不為而愚恐其有時而同科琯光庭蹠不足以抵晏而
愚恐晏未免於可議何則晏之取予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乎術而
不根乎道出於才而根於術則伯王之忠臣而聖君之罪人也上有
遺務而責以有司之事焉可也人君悅而尊寵之鮮有不[illegible]為者也
而之理財周官之制國用孟子之正經界其取不傷民予不傷國者

未始不與晏同而綱條法度使官有所守民有所賴致天下之大利
而人知有義而不知有利此則與晏異故曰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
於術而不根於道晏之治財未能過管商氏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
稱管商而孟子之不願至於商君則後世篤論以為帝秦
者商君也而亡秦者亦商君也今晏之所為知為橋給貨常逃諸府
要官華使多出其門畏權貴而棄其人默其口而唉以利為國家者
亦何利於此哉使不失於楊炎之擠則其污身敗國者將不止此人
莫不以楊炎之擠為晏憐而愚獨以為晏之幸故曰論之以聖人之
道照之以君子之智蓋未免於可議亦未必不與堅鉷國忠等同科
雖然才之難也久矣道不稽諸堯舜學無窺於孔孟毋徒為儒說以
輕議焉可也
鍾惺曰天下之利的足養天下國家及人但患無善理財者能通
之耳劉晏微窺其意故當時受其利承山賢者豈樂言利而猶深
取之甚矣理財之難其人也

范成大論知人

人主之爲政，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是以有能官人之名。夫謂之克知，謂之灼見，此豈有諭而可俾哉。今不先究知人之明，而但疑之才之難，不稍試可乎。臣嘗謂錢穀甲兵萬事之統，皆可以立說，惟人才不知，不可以置論。何者，知人之明在人君心術之微，而非繳政易令之所及故也。嗚呼，知人之明尚矣，其次莫若公。公雖非明，而可以生明。去胸中之私喜怒，用天下之公是非，以進退天下之才，雖不能皆當，要亦十得七八，惟聖明加意焉。

鍾惺曰：古人知人，皆一遇而知之者也。知人在心術之微，一語最逸。覺孔子聽言觀行察姦之妙，皆不得已而爲庸君臣法也。

宋文歸卷十六終

宋文歸卷十七

竟陵鍾惺伯敬父評選
古吳楊彝子常父叅閱

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它肢節遂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氐羌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寧。自寧康潤勸遂無遺種，而懸懷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間而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

孟毋吾曰字字皆從肝心中出之故言之痛切

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為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耻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

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為何事也況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寓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

程頤曰自是千古正論非偏相所為發也

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追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因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

觀復曰未免為此言發矣可見當時諸臣不能者之罪當時不驗於今日矣

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矣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

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
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
什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它也彼使度外
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
上下之苟安而為姦虜所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虜通和
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
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皆者虜
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
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

經恒曰敵國外患恒為[illegible]之資此一策虜人不知

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
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
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鄢也欒書曰
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
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
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
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
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
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以

況不顧真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發兵以惰人
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
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虜絕貶損乘
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群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
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
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
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
安坐而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
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

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
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
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藩鎮拱手以趨約
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
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
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
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
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
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

蓋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微瀾之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離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故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祖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

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主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强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椿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

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為契丹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戎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況秦檜盡取而沮壞之忍恥事仇飾太平

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仇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强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蒞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蓋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

保鎖曰此等士大夫何異處堂燕雀

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章令臣羅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猶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繇此起輔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

[illegible]

[illegible]

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荊雍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為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瘠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繫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鄴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它者委以荊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臣尋失處能一通以成開運之論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

眾作四目中無人極實堪特不取謁

亦太平盛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定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仇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豈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

鼓怪四顧快之當來見亂於途奇然筆舌豎吹不能自止

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吐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仇。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照臨群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其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寔與聞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鍾惺曰。慎然以扶綱常正名分為心。雖不敢便謂之聖賢。然英雄二字。猶若不足以盡之。世以粗豪目之。安得不為之痛心哉。

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茅坤曰備西周犬戎之禍以相形家國戰悟

臣嘗嘆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興師以獎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掃蕩犬戎洗國家之恥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修法度觀源衛以和戎中國合齊晉為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即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讎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渺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

孫鑛曰語語警策

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甚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以復仇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為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討賊之義嚴矣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雨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雨者必書土功必書飢饉必書孔子之心亦嘗不忘統天下之民一日之復瘳也

陳仁錫曰前論足破一世聾聵

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願志復仇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每遇水旱亟見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意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為美臣以識心見性為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為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仇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

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於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天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間諜結豪望論富強則曰廣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籠絡為明臣以奮厲驅馳為寵發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為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為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辨天下之大計此所以恥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萌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

既揆之以大義而恥輕於臣智士又推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伏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嚮而效忠歟陛下喜其順旨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它而天下之人亦李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乖矣陛下勵志復仇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今者丁巳而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

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未有聞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生間與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然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為之際陳天下之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為臣悲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循然養兵志在滅虜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既和而然人反以為厲民既和而練兵人反以為動眾舉足從事皆足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不知所向矣張浚始終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仇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辦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參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陛下財幸

鍾惺曰議論極其縱橫有風雷震迅之勢然細讀數過義寔正大理自醇粹非具大英雄識見不能辦此

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蓋將上承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以規矩準繩之內，以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浙江閩廣之士亡慮十四五萬數，罰不與焉，而斷斷拘攣日甚於一日，從人之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原未有窮已，肰用之人倍於承平之時，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猶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從俗薄而至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二百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況敵奭之地半入於寇狄

國家之恥未雪，而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啟陛下以非向復讎之意，乃欲固今之勢而有為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恥愈放愈遠也。羣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為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經天下之事變為已多，聞天下之義理為已熟，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而發底之智猶足以辦此，既處六十以從頤，將望一日之安，而亦何恐遺患於後人乎？臣以為拘攣齪齪之中，其勢當有卓肰自奮於草茅而開悟聖聽者，臣不自量其分之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肰拔之羣言之中，特命大臣審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義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肰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肰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概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艸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惰，不復知學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

仇。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拯與一二臣為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為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復之事亦恐茫肰未知攸濟耳。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守耳。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

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令天下之士嚮褰委靡誠
可歎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救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
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虧損祖皇帝之本
旨而東西馳驅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
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于天下大
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為大臣者其大略如此
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六十條收計數百年之基與夫妖洩之形
勢事大體重尚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陳其大
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而臣亦皇恐而退

疎遠升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馬周一時瑣瑣之末也太宗喜其
論事何陳事召使而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趣之使有能為太宗
開禮樂治度者其召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臣於
羣書混淆之中孤立以行其意卒不免泯泯而止其罪在臣之縱跡
羅明有以誤陛下也臣本書生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
年矣雖蚤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
往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騰謗以動朝
路數月而未已而為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
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

獨又知之苟彼恤一世之謗而不為陛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
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眛於一來
舊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有一毫覬覦爵祿
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攷之則亦隨
例得之矣何恐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為一日之僥倖而後以累
陛下哉世固有卻萬鍾之祿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
人情相去之遠何啻於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
朕審登十日而不得自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從以傷
陛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擬將終老田

畝以拜摩論以報陛下拔臣言於衆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辭於閤
下臣合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室以聽斧鉞之誅干
冒天威罪當萬死

鍾惺曰語云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又云窮則
變變則通又云琴瑟不調甚者必更張而鼓之由此觀之則維
持之具既窮變而通之亦古人所常行而君臣駭然何故因知
大有為之業必待大有為之君為之苟非其人則亦徒費忠臣
義士之苦心耳

陳亮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者春秋許九世復讎而再世則不問此為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衽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為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

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設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為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知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

於此時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鄴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為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為安而國家六十

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為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鄴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為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伏也皆人以為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為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肱股建鄴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靳靳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為一哉江傍極

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
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羆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彼此守淮東之
要洽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整而守之分兵而據
之出奇設險如忠之鎮寡勢分力弱反以守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
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定雖定亦不足恃者不知
所以固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從以為長淮不易守皆是亦問道於
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於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鄴為都受
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
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

之岌岌然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為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
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并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
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歿必有望於子孫
何恐以非避之氣告之仇哉遣留報謝三使經遣金帛寶貨千兩連
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開諸道路氣祭之辭麻卿簡慢義士
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知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
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
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
窮數十年後豈不遂飲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有以改圖置守即位

鍾惺曰：[illegible]

鍾惺曰：虜之衰敗[illegible]大言也

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
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
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
眼中而方畏其為南方之患豈不謬哉陛下倘以大義為當正撫軍
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鄴而後使臨之令之建鄴非昔之建鄴
也臣常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
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
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為非有據高臨下以
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為固而與天

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聞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
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
以為固西城石頭以為重帶玄武湖以為險擁秦淮清溪以為阻是
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月之力耳曹彬之
登長干元木之上而花叢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
問之今臣以為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
臣疑其言太大而寔未切也觀其地而今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
乘王氣而有為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乘得而復失哉
縱令歲未為北寨之謀而為經理建鄴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

鍾惺曰：[illegible]事功之言

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

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大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大者以誹弛而棄不未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近關而廢其言以激美而入奇論指為橫識膚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雖心知然安曲上下於其間撓曾在前而不敢為翻然之喜隱恐事伏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夫士而蓋以當路不使而逐心知為膚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伏其喜怒終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為仁戒喻以為義牢籠以為禮閑防以為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人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先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為嬰兒而後為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道眷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覩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洗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窮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寡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窮其簡慢之久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仇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戒是閑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未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恭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壅路者謀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閏戒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悵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為陛下悵念於既遂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為常程科舉之為正路法不得自謀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繇此而出也至於驟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究轉於久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有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

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徒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冀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畧以與四海未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葛寅曰文字若金戈鐵馬豪逞自如此自先生忠孝性生上下千古周覽方物況思極慮確有為國家肩大任而不疑者欽究抒此能使後之學者考其言之不用時之不遇而生異世之惋惻非漫然也

卷十一　廿六

陳亮與朱元晦秘書

鍾惺曰亮雄抱不世之才而天下無一知己真足痛心

公穠厚含敘委曲具盡足見長者教人不倦之意謂亮書中有不平之氣則誠有之矣自棘寺歸閉門不與人交往以妻弟之故一出數日役為亮徒聚數十人而欲殺之一命存亡僅絲髮許而告之州縣漠然不應不知今年是甚運數事發之五日頭重而不可扶眼閉而不可舉實心靜念以一夜決不可死矣負一世之謗稍然未嘗自辯數夜後誰當為我明之明日頗然而興令小兒具紙筆強作長者一書異夜後有能明此心者耳豈顧自敘短長於門下者哉書成復就枕又二十日而後動止作息不異於平時丘宗卿亦受李冕謗傷之言半閉半界州府率歸獄於甑穿亮以此身既存而不復問矣世途日狹亮又一身不着行戶宜其窮轉隔於榛莽而無已時也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書為行戶一兩治小圃多植竹木起數廢小亭子後年隨眾赴一省試或可僥倖一名目遮蔽其身而後徜徉於圃亭之間以待盡矣其它當一切付之能者暇時策杖訪長者於武夷之山盡布腹心以求是正留與千百年間做個話說亦庶免不枉此一生一夜矣亮舊與秘書對坐處橫接一間名曰燕坐前行十步對柏屋三間名曰抱膝接以秋香海棠圍以竹雜以梅前植兩檜兩柏而臨一小池是中真可老矣葉正則為作抱膝吟二首君舉

本文節　卷十七　二十七　集[illegible]堂

作一首。詞語甚工。然備說長說短。說人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床各做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說到孔明哉。亮人自不會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秘書高情。餘句橫出一世。為虎作而吟。其一為和平之音。其一為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也。今僕已別貲五日粮。今在故侯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為一作。至懇至懇。抱膝之東側。今五七步。作一杉亭。頗大。名曰小憩。三面臨池。而傍植以黃菊。後植木樨八株。四黃四丹。更植一天木樨於其中。今亭可十步。池之上為橋屋三間。而兩旁皆花窓。名曰舫齋。過池可十四五步地。即一大池。池上作赤水堂三間。又作笛水。正臨大

池。池可三十畝。池旁又一小池。小池之旁。即驛路。今驛路百步。有一古松。甚大而茂。當是七八十年之松。赤水堂正對之。名曰獨松堂。堂後為宇廊一間。中有大李對。兩兩為小廊。分絕舫齋。小廊之兩旁。即植梔。堂之兩旁為小齋。以憩息。環植以竹。獨松堂尋赤水。木木足。庭與舫齋皆至秋可成。杉亭之池如偃月。西一頭既作栢屋。東一頭當作六柱撫亭一間。名曰臨野。正西岸上稍北。作一小摔亭於其上。名因隱見叟。今四十步。即作小書院十二間。前又臨一池。以為秀木讀書之所。度二畝許可成也。而池之東。有田二百畝。皆先祖先人之積累。皆屬它人矣。今盡得之以畊。如此老少亦復何憾。田之上有小坡。

為圃二十畝。先作小亭臨田。名曰觀稼。它時又可作一小圃。今且植竹。餘未有力也。此小坡亮所居屋正對之。屋之東北又有圃二十畝。種蘇植桃李而已。樓臺側畔揭巻過。簾幕中間熊子飛。可只作當眷者之事。崇乎。魏公座右銘。倚見教。非欲示人。而見者都奪去。豈但妙書為人所寶愛。嘗是某賴者無分。當得此教。十六大字不敢強令以妻父之藝。槪欲求六大字。以光墓上。男子不敢犯分以求。而荊婦心欲其夫轉以為請。此於理宜可許也。願便得之為壽。亮併欲求抱膝燕坐小憩六大字。干冒。但劇惶恐。納紙六幅。恐不中。則書室自斥寓之良妙。胸中所懷千萬。而一見終未可期。已經新元。伏惟燕居有相

尊候動止萬福。前書大畧為炎計耳。經末之論。蓋非小故。卻只畧言之。而未竟。宜煩來教之辯答也。朋友之論。多欲亮以無多聒撓長者。羅然懷。不盡於長者之前。又似不用情理之所在。豈宜如此。但已頒質一言之。背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於無事。至堯而涤庾始定。為萬世法程。禹移始以天下為一家。而自為之。有虞氏不以為是也。試去戰而後勝之。湯放桀於南巢。而為商。武王伐紂亂之。而為周。武庚攝管蔡之際。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達衰謀興兵。而後勝之。更商周繼時。度定為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周而然歟。宣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

[illegible]諸見一篇 本意

物而歸其罪於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於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為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於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世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繁詞刊削添傳之訛謬參酌事辭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久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彰然不可誣矣後世之君徒知尊崇之而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如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廢而不用哉亮況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非可廢者漢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嘗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

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汵之久有不倚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為有息也人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捨天地則無以為道矣夫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非謂其捨人而為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所能與則捨人可以為道而釋氏之言不悝矣使人人可以為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於天下使人人無異於絲則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為能盡倫自餘於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為倫也惟王為能盡制自餘於制有不盡而

紋恨四周有推尊漢

非盡罔世以為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人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之如破君子不必於得禽也而非恐於得禽也純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矣審固而甘心於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為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矣射者以手親眼便為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族者之不以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遂反用為迂闊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illegible][illegible]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illegible]也惟御者之

序文所謂原亦有漸世儒氏之功用離心謀人欲術與日講天理而無益於民之塗炭所謂據古相為邁天非獨便與三代同心迹也

不純乎正故其躰一出一入而終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赤子入井時微渺不易擴耳至於以位為樂其情猶可以咎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茫發於仁政哉以天下為已物其情猶可咎者不總之於一家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為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眞心易以汩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於然者終不可強耳高祖太宗及

岳浮曰同甫才豪氣少遜視唐宋制類此所以推之也

皇家太祖參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耶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真有之矣此論正在於毫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定非開飣餖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於指小大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辭比見汝昔與時吕子約書乃言諸賢殁後議論遂起有獨力不能支之意發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為三才人生只要做個好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為成人來諭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

朱中此間俗卻度儒有己是者不肯儒者適用耳

謂之聖人者於人中為聖謂之大人者於人中為大纔立個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為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而不及其它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女為君子儒其它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說亦不為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於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却是個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於今世儒者無能為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個人也非專狗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攬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為主耳亦非專為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為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

補度時日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秘書重德為一世所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纔過亮口則朸者疑之强者斥之矣願秘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白黑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

龍川曰宋儒五百道學一時盛極軌故非物東笑兩程之時同甫之辨於朱呂之際殺是書

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欺也故亮以為得不傳之絕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辭也人只是這個人氣只是這個氣才只是這個才譬之金銀銅鐵只是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於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為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騖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著實而適

自五十古亦可謂勿手眼獨出而亦不要扉於流俗者矣

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亮方治少屋宇受無根頭工夫而新婦急欲為其父遣人倉卒具此又未能究所懷秘書必未肯遽以為然受三五往復則其論定矣亮亦不敢自以為是也秘書無惜極力鋪張以見教論不到底則彼此終有不盡之情耳君舉年大而學不止正則學識日以超穎非復向時規模相見之正則也亮人品屬俗本非山水好樂此間亦無所謂山水可樂者且於平地堆點我子景致所謂隨分恭者是也徐子宜常相見不獨有可用之才而為學之意方篤亦甚思得一見長者但要出不易耳渠本約有便即作一書偶亮遣人倉遽之甚不暇更於五十里外取書亮不敢拜壽之宣

教專狀計[illegible]少一一安寧過庭以此示之為荅新婦兒女附
拜再四起居翱浮一簽內有真柑五十枚乃是黃岩柑聞其味頗勝
溫州者亮亦[illegible]別也大栗乾者八斤隨至輕浼尚幸笑留居民
洪月二十三日趣上未曾得相見其食日甚而有力者念之不以情
今且得全家飽暖次也百冗中西望武夷如欲飛動而祠祿之滿又恐
秘書復被牽出一一見定何時千萬為世道崇護不任區區之禱
葛嶺回答答葬葬魚龍變現百出以觀海之樂也

陳亮又甲辰答書

五月二十五日亮方得離棘寺而歸偶在陳一之架閣處逢一朱秀
才云方自門下來嘗草草附數字到家始見潘叔度兄弟遞到四月
間所惠教發讀恍然時猶未脫獄也訊後遂見秋涼伏惟燕居有相
台候動止萬安比過紹興方見精舍雜詠所謂握歌者自宇宙而有
於山卻粒乎叔子以於洪其光輝矣恨不能從容其間以聽餘論象
外山水之餘味以歸後切維仰而已韓記陸詩亦見錄本波自得姓
字目以湮沒筆力日以萎退不能以言語附見諸公之後豈為可恨
耳張果老下驢兒豈復堪作推磨用已矣無可言者司馬遷有言貧

[illegible]

賤未易居下深多齟齬同來教而深有感焉亮之生於斯世也如木
出於嶔岩嶔崎之間奇蹇艱澀蓋未易以常理論而人力又從而掩
蔽磨滅之故透覆縮亦其勢然也亮二十歲時與伯恭同試漕臺所
爭不過五六歲亮自以姓名落諸公間自負不在伯恭後而數年之
間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伯恭遂以道德為一世師表而
亮陸沉殘破行不足以自見於鄉閭文不足以自奮於場屋一旦遂
坐於百尺樓下行路之人皆得以挨肩疊足過者不肯看者如常俯
亮自以為從灰有時而復然也伯恭晚歲亦念其憔悴可憐欲扶拭
而俎豆之旁觀皆為之嗤笑已而嘆駭已而怒罵雖其徒甚觀近者

鍾仍田閒前亦自知取謗取怨之田此十高服人目不能禁

亦皆睨視不平或以為蕪穢太汎或以為訐合異類或以為稍殺其為惡之心或以為不遺時昔雖故而亮又嘻笑玩侮於其閒謗議沸騰譏刺百出亮又為之揚揚焉以資一咲凡今海內之所以云云者大畧皆出於此耳伯恭晚歲於亮尤好蓋亦無所不盡箴切誨戒書尺具存顏淵之犯而不校淮陰侯之俛出胯下俗諺所謂赤梢鯉魚黎兒可以浸殺王坦之以為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所謂克己復禮者蓋無一時不以為言亮不能一一敬遵其戒則有之而來諭謂伯恭相處於法度之外欲有所言必委曲而後敢及則當出於其徒之口耳如亮今歲之事雖有以致之然亦謂之不幸可也當路之意

主於治道學耳亮濫膺無踰之禍初欲以殺人殘其命後欲以受賂殘其軀推獄百端搜尋竟不得一毫之罪而撫其投到狀一言之誤坐以異同之罪可謂吹毛求瘢之極矣最好笑者獄司深疑其挾監司之勢鼓合州縣以求賂亮雖不肖然口說得手去得本非閉目合眼朦朧精神以自附於道學者也若其真好賄者自應用其口手之力鼓合世間一等官人相與為私孰能禦者何至假秘書諸人之勢干與州縣以求賄哉獄司吹毛求瘢若有纖毫近似亦不能免其脛矣亮昔嘗與伯恭言亮口誦墨翟之言身從楊朱之道外有子貢之形內居原憲之實亮之居鄉不但外事不干與雖世俗以為甚美諸儒之所通行如杜倉義役及賑濟等類亮力所易及者皆未嘗有今毫干涉只是口唠噪見人說得不切事情便喊一餉一似曾干與耳此亮今日之坐謗者皆其虛形也惟經獄司鍛鍊方知是虛然亮自念有虛形而後有虛影不皆世間毀譽怨謗雖可以自立亦可以招禍今年取金印如斗大周伯仁猶以此取禍於王茂弘自六月二日歸到家方欲一切休形息影而一富盜乘其禍患之餘困亮自妻家回聚衆欲箕殺之其幸免者天也不知今年是何運數自是雖門亦不當出矣秘書若更高着眼亮猶可以舒一寸氣若猶未免以叔敗較是非以品級論第行則塗窮之哭豈可復為世人道哉李容有言

謂曰此日協組

人言當指寔事可面陳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亮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謂麄塊大臠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而來教乃有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則前後布列區區宜其皆未見悉也海內之人未有如此書之篤寔真切者豈敢不往復自盡其說以求正於長者前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伯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

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宏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曹孟德本領一有蹺欹便把捉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著手處此卻是專以人欲行而其間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間也諸儒之論為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於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

架漏謂之雜伯者其道固本於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卻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亮之說卻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向來十論大抵數廣此意只如太宗亦只是發得英雄之心誤處本秒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為霸哉發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諭乃謂其非三綱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其言也王霸策問蓋亦如此耳夫人之所以與天地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一段勇如此之詳又自發為浩然之氣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於仁義哉氣不足

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於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悳有智勇而無仁義者皆出於儒者之口才德雙行智勇仁義交出而並見者豈非諸儒有以引之乎故亮以為學者學為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秘書不敢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則止於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狂瞽輒發要得心胆盡靈可以剌劉而補正之耳秘書勿以其狂而廢其往復亦若今世何待之淺也向時祭伯恭久葬亦發其與伯恭相處之寃而悼存亡不盡之意耳後生小子

遂以其為假伯恭以自高眼人而問其是不得說夢亮非假人以自高者也拳拳嘗腳獨往獨來於人世間亦自傷其孤另而已秘書若不受高首服則此生其已矣亮亦非終纏自明者也痛念二三十年之間諸儒學問各有長處本不可以埋沒而人人須著些針綫其無針綫者又卻輕他不足屑頭有大擦底人所謂至公血誠者殆只有其說耳獨秘書傑特崇深負孔融李膺之氣有霍光張昭之重卓然有深會於亮心者故不自知其心之慘慘言之縷縷也去年承惠李贊皇集今評其人且欲與春秋戰國何人為比此公幹累威重唐人罕有其比然亦積數做來把纜放船之人耳設事雖打疊得下胸次

矜節皆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偽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為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久之粮將絕抄掠次張閉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它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複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為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晚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攷周公葵屢為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端人正士胡為余言此等狂生人以閑告之曰吾儕平居誦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始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辨而惡亡人之能辨是誣天下之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為人而惜其屈於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之豪傑倜儻之士沉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葉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蒐集聞為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為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璘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韐孫傅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㮚劉濟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錡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辯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葛進石溥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冊而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昔司馬子長周游四方蒐集舊聞為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余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之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闕遺云耳

葛罵曰奇士湮沒知而不用則不知而自匿者可知此中興所以絕望也作者本意如此寫得淋漓動蕩

陳亮送吳恭父知縣序

亮兒時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於是斷安二吳以文墨妙天下而季吳獨好使酒任氣空所有當傍諭一擲不為後擲計而勝負往來輒違旦未已遇其傲時閒引惡色自汙不擇客從縷有兒撫一世之心然而月輒從儕輩校一日短長儕輩往往口誦心惟吟哦上下記憶不少休欲之夕晚不得交黎明冠飯裝入坐史心搖搖特未寧吏持題置之廊柱閒羣起就視相顧無人色君獨凝然避閒儕輩題謂何已則不復佇思閒叅經書並不留行率至日中輒辦出則歌呼如平時更數日揭名數十皆驚同累吳解也為首選者宦日又曰復吳僻也儕輩率畏服之然嫉之者至於以為可殺而皆不顧計也久之得第尉鄞江鄞並海海盜出沒鬼神不可蹤跡閒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兵不能禁君於是徵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草馬徑造捕者踵至盜驚謂神威拱手叠足死不恨論功至不可掩君不以屑意猶得京秩授繞之安仁安仁故號冷邑至則痛吏厚民薄征緩賦庫不留一錢遇有急須片紙立辦民然熙田里閒而商賈之至者如歸江東壯縣或愧焉會苟境大旱飢民什百為羣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為盜勢駸駸且犯境州以為憂遣兵數百戍之寫民或勸君挈家龍避君奮然曰吾為令領委命吾等是謂草間求活吾寧與賊死況不必死乎籍丁壯閱之君馳馬橫槊於其間殺勢張甚已無賴有竊剽境所為者迭外出斬意殺之以令皆恐懼縮頸盜不敢犯事已則自效不報不便者從而媒孽之部使者一二摘摭出條目以詰君君慨然曰吾所為固自不愿迭吾不勝迭吏矣方急時吾寧能計此耶今得鐫寬甘吏從苟為吝之持迭者猶欲掇拾其不合以罪焉龍川陳亮曰成周媒蘖之迹於是不可什矣犬羊小醜孩笑中國如無人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屬也於是且十年矣頑不能為一壯士道地耶人之有氣力者亦可嘆也已余以積憂多畏之餘遇君為之提手並立於其別也舉酒相屬嘆離合之不常而歎譽叟相與而求已也已而閒之大笑曰斯亦何足計較哉遂行

鍾惺曰借古人酒杯澆自己壘塊絕似太史公游俠等傳

陳亮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漢法嘗選所表循吏以為公卿。故郡縣稱治。然其立朝往往多不稱在郡縣時。豈國家固自有大體。而治道果不可以吏道雜耶。龐士元蔣公琰不屑意於郡。而謀國有稱焉。當時以為非百里才。雖諸葛孔明之論亦如此。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外者耶。亮自十八九歲獲從故老鄉人游。故老鄉人莫余知也。而陳聖嘉應仲寬徐子才獨以為可。聖嘉之與人交。仲寬之自處。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願學也。晚與一世豪傑上下其論。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心。非直以交舊之情而已。子才又其高明奇偉者。小試輒有聲。諸公爭知之。得邑華發

下。盍何足以展其所為哉。然士之修然於齋於一邑者。非有餘也。故窮於此矣。置不復論。則志浮於事。不是跡也。事之至者盡吾心焉。事已而無留客之意。處下停大。大則不遺於小。此所以隨所窮而嘗有餘。夫治道之與吏道又焉有二物哉。令天下郡縣固不可為而附筆神邑也不易為也。無名難辨之貴巧以取之民。則將誰欺。倚公而豪耶之。則民設何罪。況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責。而責辨於我民。一有言為。則又委罪於我。而彼若不與知者。子才空何以處此。楚漢相距滎隙成皋間。蕭何發遣老弱未傅者悉詣軍下。稍藉宋矣。而高帝稱其有鎮國家撫百姓之功。此果何說哉。平時所以為民慮者甚周。緩急不時之須。亦為民計而已矣。未嘗為民慮也。而行一切之政以延辦民之不識夫於其胸者。直須時耳。若曰吾不恐民之至此。或高舉而避之。或閉目搖首以聽其自作自止。徒以張夫一切趣辦者之勢。則其罪等耳。此古之君子所以嘗盡心於不可為之地也。子羔為費宰。而夫子以責子路者。憂其少未堪耳。子路乃以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後世英雄豪傑之所以困事增智。諸儒嘗瞠若乎其後。而夫子平時教詔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子羔哉。從衆人以口給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體。吾獨有望於子才耳。徐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則不必歲晏而後論定也。

鍾惺曰。人見其議論奇。以為才高。而不知其思慮深。而學問大有過人者也。

宋文歸卷十七終

宋文歸卷十八

竟陵鍾　惺伯敬父選評
古吳顧夢麟麟士父叅閱

陳亮中興論

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
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
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强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强易弱况今虜
酋庸懦政令日弛舍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
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强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

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爲之圖縱有它變何以乘之萬一虜
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况
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
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
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爲忠
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
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
俚俗論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
陳於官認爲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

推[illegible]的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及與此同意

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敢於
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
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
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
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實尊老慈幼以厚風俗
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罷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
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
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
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

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而兵自强
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
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子之氣
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
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
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斃何者形同趨而勢
同利中興之功可蹻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
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乘之而敵不知所如往故我常
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

未中的古了當的國人要立[illegible]要者所[illegible]退

因乎地形一縱一横或長或短綫卷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謂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綿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横道地形遼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它可變今朝廷堅守江之戰大城而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牢守乎故不若為術以平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今虜人以為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荊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荊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歛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荊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度防既為重鎮而以隨信陽及先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屬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荊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為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為固揚

兵擣壘堵收泛整拾集土豪千家一堡與耕耕之利為久駐之基故東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為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鄴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師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祈山以截隴右偏將綴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為內應舟師緣海道以搗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撓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為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縱使吾未為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爭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襲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荊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固守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乎居無事則歆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兵則歆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

羊祜之後孰能為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為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搖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愚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陳愚慮之崖略曰中興論惟陛下財幸

鍾惺曰觀其方略布置有本有末不獨反弱為強可成中興之功而明良治國之道實不外此使之當國當是諸葛武侯一流人

陳亮　光武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奮寡而擊衆捐弱而摧強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英計見效光乎周宣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定之略然後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僥倖成也略以倉卒制其略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總此二患雖運奇奮闘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常言光武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特光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興止在於此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盜神器群雄並起相與困之光武因思漢之民衆大叛之師發迹昆陽遂破尋邑百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無一定之略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擊銅馬收潑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內為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闇弱可以西取關輔矣據其地俯首東嚮以制天下光武乃身狥燕趙止命鄧禹乘釁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為可急而關輔為可後哉吾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隗囂在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群盜縱山東囂述猶虎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肆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蛇之盤州也以物而肆其盤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

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囂述之穴而肆赤眉之勢也故且身徇燕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依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而御寇得乘釁以并關中馮異總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景弇且定齊矣當此之時天下累平囂述雖有覬覦之心而不得復騁光武定都洛陽命將討囂平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略而後有一定之功也使燕趙未平而光武而取關輔則遂與囂述為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囂述為敵則欲御燕趙而欲乘其虛赤眉無所污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或罹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內未可以卒係而天

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頗亦何用哉吾以是知中興之君累之不定而僥倖於或成則我欲東而盜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無勇鬪無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僥倖而得千金得之於此則必失之於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也千金之子則不然致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終年而其富留倍此光武所以為中興也唐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范陽而急取關中卒使盜據其穴不能盡取河北裂為藩鎮終唐之世為大患者皆藩鎮也此無它不能立一定之略則不能成一定之功中興之不終宜哉吾以是知也武之略不可及也且吾久閱自古服群叛

是當日得此之妙也

雄英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光武之行事有高帝之所未能為者二焉光武降銅馬封其渠帥降者未安將有它變此何異於沙上之謀乎光武勅使歸營單騎按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齒而後諸將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何異於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惶恐修辭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無它也且使後世人君用此術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讀高帝之書至此未嘗不竊疑其計之過而未有所處及得光武二術則欣然而歎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為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

抑人謀也

鍾惺曰惟英雄識英雄同甫者得古人深細處正是自己心思與眼孔深細耳

陳亮 孫權

天下之事宋為難應者百萬之衆卒然臨之而羣情有不測之變觀其來而望風請命則懼至於失吾之大計起而欲拒之則又懼力之不足而反為大患惟英雄之君為能出身以當之而其氣不懾觀其勢審其人隨其事變而沛然應之一切中機會而未嘗有失此固非僥倖於成成而畏謹者之所能為也故吾欲拒之則以至寡當至衆而吾能保其必勝而不拒之則啗以甘言濟以深謀而彼亦不敢動二者之所為不同而均於有成效昔者漢高帝之據關以欲納項籍矣而孫權之據江東則舉兵而拒曹公事變不同應之亦異何以言

也項籍欲諸侯之兵西向入秦所當者破勝氣百倍此其勢固不可拒也而籍之為人勇而無謀氣雖行然而有不忍之心可下以言則亦何必拒之哉曹公并荊州之衆東向俱下而輕將兼進千里趨利遠與吳爭衡於舟楫之間此其勢易拒也而公之為人智而多詐其言甘其心忍一羅其手莫之能救則雖欲不拒不可得已觀其勢審其人而後可以當大變也當時之人乃欲高祖拒關而勸孫權降可謂兩失機矣方帝封秦府庫還軍灞上其計善矣一惑其說遂命拒關鴻門之役微項伯幾殆使帝能因籍之來開關延之身往見籍再拜賀救趙之功作而曰秦為亡道英雄並起章邯舉全國之師出關於

之驅戚秦兵如獵狐兔當此之時邯以為天下易與耳渡河擊趙惟然不顧將軍整數萬之衆疑救鉅鹿楚兵輸壘身先士卒叱咤生風震呼瘖應將軍有疚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人百其勇秦軍大潰諸侯觀之心戰膽慄始知將軍為真英雄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既賀又再拜謝所以破秦作而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渡河救趙大破秦軍秦之良將勁卒盡於鉅鹿臣得引兵略地西行無累乘虛入關遂降子嬰憑藉威靈得展尺寸不然臣何以至此敢謝又再拜請尔王之約作而曰臣自入關秋毫無所取籍吏民封府庫還軍灞上以待將軍將軍存亡定危救敗繼絕於天下功最多宜為盟主以令天下

懿其休錄加惠於諸侯將軍世居大楚身為霸王臣獨得如約居關中興諸侯比肩鋒埒臣事大楚世為所藩異者擊之非臣之私定將軍之大義敢請彼籍素不忍可啗以言吾而急推之則必欣然而受固不背吾關中之約矣吾得王關中然後收英雄之士合義從之衆厲兵西向則全蜀可使矣而取抗雄北首則兩河可指揮而定席捲燕趙電掃齊蔡據形勢之雄擯項籍之氣然後三面並進以攻之彼將拱手就縛亦何至於鏖戰屢敗重殘天下之民哉張子房號為知天下之大計者見其距關不能獨為之謀事迫而僅能辦之此豈其慮有所不及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卒而謝遣之後稍稍使之

王巴蜀得乘釁而取關中而爭天下尚王之於燕趙吳楚衆之間大失機矣天下豈遽為漢有哉此其成特出於幸也若夫孫權益亦不戒於孫[illegible]矣審操可拒卒置衆說而斷用周瑜與劉備叶力期必拒之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非惟免虎口而且有大功此其[illegible]而不懈豈卒也哉權既不懈於孟德而魏文繼立始曲意事之[illegible]以甘言致其珍物有求則從惟恐大拂其意欲待其驕而乘其變其謀緩矣不幸而司馬仲達在魏而其謀卒不獲騁此則遇時之不幸而非權之罪也夫高帝之英雄非權之所能髣髴而帝之成寔出於幸權之不成寔出於不幸故此天下之事未可以成敗而定論也

鍾惺曰雖亦事後之論卻論出一定之理雖愚人亦知其如此而得如此而失失豈從事後起見哉以為事後起見者不知同甫甚矣

鍾惺曰古人陰情形難言處只二論便明宋大人佳言所欲言若非東坡與同甫耳

陳亮 諸葛孔明

英雄之士能為智者之所不能為則其未及為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騏驥之馬足如奔風蹄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壑瞬息千里而遽值一馬蓋亦能狀則雖奇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於是駕以輕車鳴以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紆銜乎道路之間徘行千里而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者吾乘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正譎詐無方術累擬出智者之能也忝譎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略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為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也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逞哉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已沮矣八陣列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綴其背伏兵不能衝其脇進兵不能躡其後牒間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為可憚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

蕭稱曰漢得雖賢心事足為哉良此氣

敢欲太不敢追買詡等帶逼之戰矣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斃
爲名而其爲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
者以孔明制戎爲長奇謀爲短雖知者亦止以爲知其短而不用
倆謂其能爲而能不能將以平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
嘗論孔明而無久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拜禮樂可興請遂
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懸其同列而誇其國人命鈇重兵而自
守姑曰待其斃然孔明始試其兵武以飢退晚幸雍州渭濱爲久住
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斃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
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

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胆郡縣響震引兵略地關中可
有不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不臨關東勢如破竹所攻者下關
東平則諭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即世齊王
踐位上下相疑蕭墻寡起引兵合淮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
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既舉則吳人胆破矣況權之末年猜疑益
甚果於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至十年而遜從其後步隲朱然全琮
之徒設相繼死亡權之勇決之氣亦已銷衰逆庶不爭內不能制於
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荊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
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群臣無亮敵也攻城略地孰能禦之不一年

力而吳可舉江東既平天下既一偃武修文彰善癉惡崇[illegible]
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略治然後興典禮修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人感
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寔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爲其寔
而不能爲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illegible]者天下未之有
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
一而况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
所能爲也

鍾惺曰得此一論而武侯之真精神始出無論短武侯者不足數
即賢武侯奇武侯者亦非武侯知己也

陳亮書作論法

大抵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衆故大手之文不為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為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内不善學文者不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於文彩辭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昔黄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

鍾惺曰名言不衡作論即時藝亦當如此

葉適上孝宗皇帝劄子

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讐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不知所言或言而不盡皆非人臣之義也虜并兼强大而難攻故言者皆曰當乘其機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待其時夫究極本末審定計慮而熟所施為之後先然後知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今日之[illegible]劃且習聞平論而無復振起之寔意則固以為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緩歲月而誤大事是必然矣且虜知其不可以羈制中原久矣黏罕之立偽楚偽齊撻懶之還五路河南今前之約又議割白溝以南而定盟好盡其本謀未嘗欲於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逆亮雖威脅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狼戰無律亦能擣陝虢撲關輔得其要鄉而守矣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豈真難而不可動者豈真不可哉此始未論可也方今之慮正以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其易我自有所謂不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常顧和好拍終反成拱手恭虜而弊也於東南厚民為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陛下臧念宗禍始於嗣位兼而建荊襄廷綏蜀道安集師正人立志銳忠

收拾拔於度外則人孟浪欺謾無足憑仗此則人材之難三也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為五代廢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不複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綱疎漏有驕橫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為事有外虞而無使內變課其功效固已過於漢唐遠矣且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為叛命而坐視胡虜長驅深入揚息行所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失之算豈不明哉夫徒鑒五代之致亂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為藩鎮范宗尹嘗割邊而為鎮撫皆隨以廢格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若循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搖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治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其情蘖景敍而已詳其事宜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為兵不以兵為民國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則不敢戰今食兵錢餉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困力不供而常有飢寒之色是以兵為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今營屯廂禁見卒至六十萬羣校貴將廩祿無算外虞州縣內困朝廷益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一也昔國有以乏財為患矣未有皇皇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漕司造船督府犒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役錢起供而役添弊贍袋錢增添而鹽筴盡頭子勘合免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大抵經總制錢為州之害月樁板帳為縣之害而四蜀折估青草水腳對減激賞隔槽名色其患苦又為特甚天下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二也夫誅討仇賊修立大事使不愁素是人主宰相之任也整望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群有司之任也未有以百官群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檢正都司六部列局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受守吏手否莫辨賄賂公行閑節交市民冤不直事滯不決小案若此況人事乎益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病吏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為本以例為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暫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大先人而後法則

人用先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志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廢矣然人材之定品孰堪為某官孰不堪為某官孰宜為小孰宜為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今也任職則以人為可廢擇官則為人之餌學科舉掛名薦計級而取滿塗而進無不可為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廉耻日缺名實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救蓋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精華景象之難變而五者事寔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

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故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偷右列不能登進勇爵而儒生或以見薄為愧信臣未足承接容言而外庭或以見疎為疑公卿大夫私竊告語咸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為者姑以美身甘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寔患深害一大事之幾賦者欺詒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寔當明其是非當斷其廢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斷不決陛下之志雖欲有為將何所恃而獨行哉一世之人維縶手足塗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仇之當報而為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

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牽制之而然也然則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蓋自古人君有難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卒於無成者矣陛下則不然以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博學遠覽絕識獨斷漢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虛寔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大議成立則國是之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夫議論之難亦變矣群臣之在內者進而閑之在外者默而閑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是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某事耳非輕動而妄

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既變則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使人與法相參而不役於法使賢能與資格並行而不屈於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仇必報故曝而自必復不鐵此矣臣故以為撓自我發而非彼之乘時自我為而何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閑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者真難矣虜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所謂不可者真不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時亶之廢亮之殞幹離之叛偕彼之撰也我何求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以為率易苟且習聞卑論緩歲月而誤大事

者也臣晝誦夜思審觀天意稽考人心十五年矣今日始得對清光發帑論陛下加聽之願反覆詰難以究其始末非獨臣之幸天也祖宗之靈所以望於陛下也

李贄曰正則儒者乃無半點頭巾氣勝李綱趙鼎遠矣

鍾惺曰論君臣政事情欵首尾凡三千餘言無一言不從沉心中流出無一字不從思慕中得來自稱稽考人心十五年信不虛也

陳仁錫曰宋至此委靡極矣不意有此正氣文字

葉適上寧宗皇帝劄子

臣聞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強者興今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者蓋欲改弱以就強矣臣竊有志願中夜感發切謂必先審知今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如此則弱果可變而為強非有難也臣將博陳極論而事關語長誠恐久留天聽臣每念契丹累世大國也女真乃以數千人提關而天祚無戰不北遂死於虜以勢而言當是時我疑若可以為功者然終不得一逞而盧溝之役累世軍實皆殲焉何至此哉又況西兵我之勁卒也方臘猝叛殺掠汴都諸將提偏師俘臘無遺極矣渡江以後扈衛艱難誅剪盜賊大抵西兵西將之餘也夫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滅於女真崛起之兵我以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之將然則宣和強弱之勢斯可識矣自是以來京城則陷中原則失維揚則渡江會稽則航海十年之間未有能與女真抗者也其後虜與逆臣劉豫迫我不已激而思應於是我始能勝於大儀又勝於李家灣又勝於順昌柘皋而虜始與我定和矣顏亮狂自殞而我始能以敵國自立矣夫虜以敗殞而後和雖和而猶不失為雄我以應之而後勝雖勝而猶不能盡用然則紹興隆興強弱之勢又可驗矣今欲改弱以就強移逆動應之兵而為問罪興師之舉作東南幸

奮之氣而濯女真素鋭之鋒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誠宜熟慮
室百前而不慴不宜一挫而不收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
或謂虜已衰弱虜有天變虜有外患休粗勇鼓進之計用麤武宜上
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隆興之所不敢
此至陰至危事也臣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
弱為強誠無難者在所施設如何爾取進止

鍾愷曰激其大志又誠其小心為國之心亦云苦矣

鍾愷曰鋒鍉自負而情實不得已

葉適上西府書

某甌粵之鄙人行年二十有三於今世最為不肖雖少曾讀書頗涉
治亂而言語遲鈍意向迂闊自度無以求知於當世君子在京適年
未嘗有所請謁今者收拾駁於將就隴獻狀而伏念天子明聖親御明
堂布德施教潤澤海宇循懼闊闊之陰或不自得於是屢下直言之
詔招徠山巖遁逸之士任猶朴野之人凡天下之大政節旅刑賦之
本末道德絡制之先後至於宮掖之議民伍之情宰相之所未及行
諫官之所未暇言者咸得極陳於前無有所諱而其雖不肖寬假其
學伏惟執事英傑俊偉材智特異忠勇並臨當以再期之年行數千
里盡守上添要塞之處今又近掌地官不盈月而在右府天下想望
風采日觀盛德延頸責厚憂深慮遠然則今天下之事非其誰寬言
之非明公誰能之且盡言而無利害之心與聽言而求盡天下之
利害非明公與其而冀望故願求見左右畧踈一二惟明公深思之

鍾愷曰又情迫者有戰

無忽其關古之所繫英雄豪傑之士者必能見天下之勢故能因人
之未定以收其權固天下之不足以成其功昔者光武起於聖公獻
立之中受節淅河解盜相王成等未立及鄧禹納說則收二郡凡河
北祀漢跪天紫伴西京其後玄德以摧敗之餘寄命新野而群雄若
崩厥角北面曹氏當是之時以為無復爭矣然孔明一起則河東今

陳仁錫曰承千腐兵十數如數

於曹公奔遁劉璋失國連荆益之衆東向以爭天下漢統復興今夫
天下多才勇敢之士居於可以有為之地而終於無以建立成反以
敢士隨之者此無它不能見天下之勢而陷溺於流俗之習也清逆
言今天下之勢夫使民無當戰之意而亦無畏戰之心外可以立功
而內不失為無事鄙後世鞍馬之勞而坐收三代揖遜服人之質此
豈非今日之所願欲哉夫郁藥於腠肤而愈疾於至危此亦病者之
所願欲也然而突辦自唐末五代之禍天下生民於兵燹植困人心
之患若削而損之其後太宗下太原勢可以定燕代而不果竟[illegible]幸
澶淵力可以破契丹而不聽乃反黜帶賜金自詐不校以懷服之至

於仁宗遲壽以縱兵不戰持守天下當時元老大臣以和親賂敵為
上策學士大夫以因循苟簡為正論犯樂与之説成子木之詐晏然
自以為仁義之勛莫能易也是故元昊習曲雖號稱藩黜計其強武無
何足以方胃頗賴利之十一二而吾士馬全盛生民安業然一方有
警天下震動羽檄日奔無戰不敗天子為之憂惋太息引領撫然
後小安兵寢事竟則謀議之臣勒色相賀以為萬全不自知其恥也
畏戰無勇之俗於是成矣使其民便於擊刺狃於兵革遠悍而不反
若秦人之末世固為非也如使一切不計以求苟安僥倖及骨扶服
拜起將成二周之餘俗文武之先君固如是乎熙寧元豐之際紛綁

唐虞盛田皆若之害

變其習思有以振起之然天下之心終以不服至於邪正相淆朋黨
相援大壞極弊以及靖康之變女真小胡棄鞍躍踰易水長驅句吳
之地如入穹廬之鄉所過屠戮邦郡不可勝計而其父兄子弟藍縷
竄伏迄不敢怨若無復有血氣之知者又況乃加之以列淮之守四
十年之辱也哉厭今天下大義不明趨身之便偷惰耳目春秋之作
大雅之靡嗟嘆揣擢以為當然雖有忠良謀智之士學於聖賢其隨
更甚剛心勇氣無復存矣執事以為今日之勢何如也夫以江淮之
弱而兼西北之強鼓思退之卒而戰自奮之兵輕腹心之忠而樂蔚
梁之説求駑駘於千里抱虎璞以待價此智士所以寒心雖然治亂

無常勢成敗無定謀獨往獨來乃凝於神事成功立莫識其門所可
強也怯可勇也粮笪之勝戰已敗之師句踐之霸奮垂亡之國用今
之民求今之治則亦變今之勢矣然而非其人無以使下非其吉無
以諭衆其名不正其辭不順雖作於色發於身天下猶未從也易時
業者必以紫籍圭璧者必以緋必入胡估之肆莫能名其器而唯衛
其美則萬金之直可至矣今也燦然陳於前人獨逃之而不顧者何
哉且今天下之患其深大宏遠者其不敢遽言也言其所易知而究
甚眷亦有三而已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論經仁義之學則相與稽贊
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膚人賊道以從時繁縱紋而仇視者蓋半天

葉適 治勢

欲治天下而不見其勢天下不可治矣昔之論治天下者以為三代之時其君各有所尚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歟百年而不變其後周之失弱秦之失強故忠質文相代若循環而無窮而或者又曰弱之失在於惠也則莫若濟之以威強之失在於威也則莫若反之以惠惠止於賞威止於刑故賞不至於濫而無所勸刑不至於玩而無所懼益其意以為治天下之勢無出於此矣夫一弛一張者弓也而羿之能不與焉虛而欹滿而覆者器也而倕之巧不與焉故三代非忠質文之尚而周秦無強弱之失治天下者姑舍是乎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為天下之勢雖其功德有厚薄治效有淺深而要以為天下之勢在己不在物夫在己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為而莫或制其後導水土通山澤作舟車制兵刃立天地之道而列仁義禮樂刑罰慶賞以紀綱天下之民至於賓餞日月秩序寒暑而禽獸草木之類不依遂於運化之外此皆上世之所未有而聖人自為之者也及其後世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己故其勢之至也蕩蕩然而莫能遏反舉人君威福之柄以使其鋒柔其奈也不能止而國家隨之以亡夫不能以一身為天下之勢而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求安其身者臣未

見其可也蓋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呂霍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見其篡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怪而其甚也宦官之微匹夫之竊呼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西晉之傾覆此其患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論沈湎淫佚而已而天地為之分裂者數十世嗚呼勢在天下而人君以其身求容焉猶豫反側而不依以自定其或在於宦官或在於士卒而舉威福之柄以盡寄之者此甚可嘆也臣嘗論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卑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北威契丹南服李璟涂庚修樂文武並用太祖皇帝踐祚十年之間不懼兵甲停乖偕偽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為一身致太平為子孫萬世之討向之衆敗把鉞者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開回收拾不能什一而屏王切主俯首服從相顧憤發以至深謀痛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其身為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己其必然而無疑者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好惡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勇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賞而天下何必慕而刑賞出授豈以奇能為之而足以制天下者雖然鳥高飛於重雲之上然沉溺

於消潤之下而猶不免有熄滅之憂天下之人所以合從後先牽制聯絡而不敢自棄者誠以勢之所在也故夫勢者天下之至神也於則治離則亂張則盛弛則衰續則存絕則亡聖人常收之載籍自有天地以來其合離張弛絕續之變凡幾見矣知其勢而以一身爲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

鍾惺曰此勢字有浮沉倫浮妙不是威不是利亦不是仁義道德細細玩味覺從來帝王經權作用俱在内

葉適財計上

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爲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爲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爲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爲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己而務以多取爲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

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憾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有餘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爲利也聖賢誠不爲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爲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當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

理財為市易之司以斂商賈之羸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為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唉哭其辨者此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莫以為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欲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之所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雖為斂民未有時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畊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歟然而祭祀喪祀猶有所未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予則誰予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予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得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為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聚久矣闔闢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載之後世異勢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為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

孫鑛曰程材皮勞泯得周公之意

陳仁錫曰通理財之[illegible]

是足為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為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為義少視小人為之亦以為當然而無怪也彼役其後掣肘而譏之厲色而爭矣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容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創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衆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究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斂者乎抑已盡斂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則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為天下理之歟又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illegible]蓋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歟然則今之闔闢斂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斂為理財而其上至於吏小人君子以為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為君子哉

鍾惺曰析理財之義甚精論君子之過亦當

葉適 播芳集序

昔人謂蘇明允不工於詩歐陽永叔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黄魯直短於散句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以文字顯名於世而人猶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夫作文之難固本於人才之不侔純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能公取決擇兼收備載所以致議者之紛紛也向使略所短而取所長則彼公之文當不容議矣近世文學視古為盛而議論於今猶未平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曰悅天下也議而使之無傳哉若曰聚天下之文必備載而無遺則泛然而無統若曰各因其人而為之去取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尤不可以例論於是取近世名公之文擇其意趣之高遠詞藻之佳麗者而集之名之曰播芳命工刊墨以廣其傳蓋將使天下後世皆得以覽賞而不容瑕疵云

鍾惺曰此集必有可觀惜乎不傳

葉適 季子廟記

初趙公彥橚為晉陵縣聽民訟多族姻也所為訟者皆產割裂也子本質易也什伯必爪銖兩不捨壹於法而恩義絕亂以情而廢耶從趙公曰噫玢將非親戚骨肉耶奚不訟而猶訟也頑城陰麻家有屋叢篁中大半摧塌曰季子廟也久嘆曰彼薄千里之吳不王而食於此邑人故忘之耶徙爭之為病不深之為貴今故忘之耶豈不訟而猶訟也即市頭改築題曰有吳延陵季子之祠熟條佐莫渦蓋敬二十餘年矣人心感動之深淺視牒訴損益有考也而竹幽水清過者被游季子存矣夫余嘗疑泰伯既遁於蠻染其俗以自晦則子孫之於文獻禮樂非有先君王之舊聞也季子何以能如舉聖賢之德業歷見中國卿大夫所言於中其過豈非命世傑識也哉至於父兄好勇輕死約不傳其子而必傳其弟則道固已行於家矣肯嗣吳迎洛為文王可也何傾於子臧蓋其志遠矣大矣讓所以篤德也壹壁之縣足以滅丘山之爭國猶未離乎爭也不幸有甚璧之爭則滅德矣斯季子不為歟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非人者形具而人非者之謂也又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嗟夫孟子信以不讓為非人而又以為非其人不能讓乎何前後其指也繇後而言非其人不能讓能之者泰伯至季子五人而已其絕

天下也。跡前而言。人皆能讓。天下皆季子也。晉陵其邑人也。有不能乎。不察而已矣。當以孟子前之言為正。嘉定十一年。

鐘惺曰。記修廟而引入民情政治。便覺風古悠然。

譚元春曰。久情紆澹。有水轉山回之致。

葉適贈薛子長

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為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今世之士曰知學矣。夫知學未也。知學之難可也。知學之難猶未也。知學之所蔽可也。薛子長注蕪湖。將行。出此紙請書於余。悵無以答之。

茅坤曰。正論可以書紳。

葉適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志復君之讎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異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童幼時周參政葵請為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令指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第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晚場屋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雖其閒非人人不欣其傑也棄奈之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侍臣在不詰也執政尤不悅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書怒氣[illegible]之推鼓動天下上頑內禪決矣終不報錄是在庭交怒以為狂前此鄉人為讌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呂與何念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眾意必死少卿鄭汝諧宜其冤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為同甫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擢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骸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蘇家側龍窟居鏞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臨知名勝人或官序高

孫鈔同甫三不報道甫三黜不遇相似是同銘意

逆占其無憂當世意宜嬉笑視不與為賓主禮一日赴丞相堂有紀廐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操膝朗唱曰世間此物多謂馬賈匣還宜出上方相悚慍丞入復出出入數四容皇恐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飲笑自若以此甚不悅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伏闕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應豪忠勇為中原舉生斥嚴州每應試皆陳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狗子也然竟亦得乙第中書舍人王藺薦於上藺上兩厚得召對上壯其貌親其言改官為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諫官蔣繼周孫罷上徐悔差通判鄂州道知光化軍還朝光宗曰壽皇以鄰居朕姑為郎相伴乎公謝臣已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因請知信州復名以王恬疏罷知第州以謝原明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罷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雖賦激發之情齊奏喈鷙之若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嫉然二公自料苟其人志不復若之伉慮不足絜諸夏合南北固不與並立矣則進良雖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當偏而方隅湍說勝而向黑謀至使匈觀不敢平論後世不能分則又足悲夫道甫既罷興化而死始道甫樂仙壇山北之原即其葬焉外俄擅事累世必其危嘆者劉向耳宜官擯斥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蕡耳以窮鄉素士任百年沒伉之責余固詢此於二公而已紋男紀件矜識累備不到公子勝新垣衍奚

某仲曰言以出處同長且論然然嘗為自忽擇物不史

蘇知之余固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啟藏景匿而人不能窺必我用則智逞術展而衆不能間若夫疾呼而後求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同甫稱信州韓筋柳骨筆研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嘆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騁騄邈不可得益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慈也今同甫書其有若彩憫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推恐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然昔管仲是也鮑甲而管貴美在叔也王伍薛琰友也王覿而薛勝過在强也同甫得無以庇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術亦傳而信乎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研除叙焉銘曰

嗟彼黍離訛知我憂竭命罄力其為宗周嘉定十四年正月日

鍾惺曰一公氣骨高傲只是有志恢復看不上衆人萎靡苟且耳與狂妄不同而乃同得狂妄之禍水心合而銘之感傷至矣

陸游上執政書

某官閣下文人之在天下用之徒以為用世之觀太平之飾不用則乖已耳非如兵刑錢穀之吏不可以日無也然為國者每每取不恐棄公豈固為是不亟哉蓋天下之事惟此為最難非篤好之指三二十年之勤耗心疲力彫瘁窮髮飲食寢夢憊歡得喪一在於是者殆未易可以言工信工矣然且高不足以為功名下不足以傳財利塵編蠢簡東而藏之幸世有知此道者歎息稱工嗚呼可謂鈍哉以天下之勤苦為天下之至純待千萬中一二人之知此賢公卿以人物為已任者所以不恐棄也某小人生無它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夜誦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衆夫之辨菽麥蓋亦率止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為新橫騖別驅奔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異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鼎盧之方勝也間歎自嘆曰以此娛憂紓悲忘其貧病則可耳持以語人幾何其不咲且罵哉誠不自意諸公聞之或以為可書生所遠如此雖窮死足以無憾矣然師慕下風而未得一望履舄此心歉然不敢遑寧[illegible]

明公道德風節師表一世當功名富貴之會而不矜毁山林鍾鼎之異而不變非大有得於胸中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與至道同一關捩惟愚下有道者乃能盡文章之妙此某所以忘其賤且貧而願有聞於左右也

鍾惺曰作文甘苦寫得有滋味有深趣放翁得意於此亦可想見

陸游上虞丞相書

某聞才而見任功而見錄天下以為當君子曰是管仲相齊衛鞅相秦之法耳有人於此才不足任功不足錄直以窮故哀之天下且以為過君子則曰是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賴其才固以高位報之彼有功吾藉其功因以厚祿報之上持祿與位以槩其下下挾才與功以望其上非市道乎故齊秦用之雖足濟一時之亟而俗以大壞君子羞稱焉若夫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不然無才也無功也是宜無所用也無所用之人雖窮而死者百千輩何損於人之國哉自薄者視之尚奚恤君子顧深哀之視其窮若自我推以與之之不敢安也矜憐撫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功者何遽而不遇吾所丞者其惟無所用而窮者乎此心父母也推父母之心以及與天下無所用之人非聖賢孰能哉謂之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宜故王霸之分常在於用心之薄厚而昧者不知也恭惟大丞相道學精深力量廣大際遇以周公孔子之政而復三代之俗者渾渾灝灝不可窺測平時挾功恃才錙銖較計者皆自失退聽若某之愚不才無功流落十年乘隔萬里而終未敢自默特曰身之窮大丞相所宜哀耳某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陰以貧悴逐祿於夔其行也故時交友醵緡錢以遣之硤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數距受代不

數月行李蕭然固不能歸歸又無得食一日祿不繼則無策矣兒子三十女年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某而不為窮則是天下無窮人伏惟少賜動心捐一官以祿之使粗可活甚則可使具裝以歸又望外則使可畀一二婚嫁不賴其才不藉其功宜以其窮可哀而已此氣象自秦以來世以功利相高沒不見者累二千年今始見於門下所倘持之不搖行之不疑則豈獨某之幸哉

鍾惺曰不恥以窮之告人絕似昌黎只是賢者胸次光明耳

陸游上辛給事書

某官閣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為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於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隱矣爝火不能為日月之明瓦釜不能為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為江海之濤瀾犬羊不能為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文眩世烏有此理也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眩者亦庸人耳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譏戲笑所以娛憂而紓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人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棋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鼻縱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晁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禍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賢者之所養動天地開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塞洋溢而後發見於外氣全力餘中正閎博是豈可容一毫之偽於其間哉某束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文之不容偽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於文文

愈自喜愈不合於世夫歎以此求合於世其則愚矣而世遂謂其終無所合其亦不敢謂其言為智也恭惟閣下以阜閎之識用公之論清廟生民之詩啓迪人主而師表學者雖鄉殊壤絕百世之下猶將想望而師尊焉某近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則是自絕於賢人君子之域矣雖然誰敢以文之工拙為言也其心之為邪為正庶幾閣下一讀其文而盡得之唐人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是不得為知文者天下豈有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往來罪罪亦有餘罪

鍾惺曰文章人品自負不淺予嘗謂賢者之文賢者之性情學問也與此脗合

鍾惺曰不捕不得賊復且擾民似矣可恨如此

陸游與尉論捕盜書

某昨暮聞以逐盜遠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者此十許人皆負重罪相與竄伏山林中保夜伺便小劫比官知之則已今散逸匿無次今旗鼓可以物色求無偏禆部伍可以象蓋破無種可燒無巢穴可窮驟集忽散如鬼物然又寔亦盜官兵計其不能為甚害而以久不獲也今未言能萬一則至大盜但無辜之民時時遭刲亦不可云細事方其刲時執縛恐迫討民之冤與遭大盜亦有何異今日偶見一退卒說此事頗若可采不敢故僇人以非職事故然然不以告卒言此十許人雖出沒啗散不常然難遂獲然晝必食夜必息得金帛必賣劫掠往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有都無一人見之之理蓋自須民言起賊官輒意其與賊通捕繫箠掠久之無所得始釋去是官自塞耳目為賊計則多為捕賊計則疏矣一二年來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而過歸家噤默不敢以語比鄰而況於告官乎故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在十步內官兵終不得知其思其言寔中事情亦嘗竊度之環三縣方千里兵為人統何逐捕十許賊逮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秋稼如雲誰肯為賊聚黨者縱有亦不應人人皆然吾輩儒者當有大器願足下喟然無諍於胸中不當故武夫俗吏但知守故常也夫戰而獻馘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非一

然近世盜賊發乎入以為功。靖康建炎間。不勝其弊。始更制凱還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狀而已。繇是妄殺之禍十去八九。然則三代聖人之遺法。尚可以使事。而況近歲妄濫者所為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切戒諸道。令即度其不妄。或粗有補。則又稍旌別之。雖目前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賊蹤跡流露。勢蓋窮蹙。遠不過數月獲矣。足下試熟察之。秋暑夜坎自愛。

茅坤曰。自塞耳目是為政大弊。所論雖小。可以悟矣。

陸游東屯高齋記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質於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弔先生之遺跡。則白帝已廢為丘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況所謂高齋乎。瀼西蓋今夔府治所。畫為阡陌。裂為坊市。高齋尤不可識。獨東屯有李氏者居已數世。上距少陵。財三易主。大曆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禹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頓挫悲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寖久。諸公故人熟睨其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俛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予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興正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壞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今李君務不殘通雪深原之機。鈐書紙欲忽為忠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東屯也

不決哉。而君數世忍之。使死復生。予未知少陵自謂與君孰失得也。若予者。仕不能無愧於義。退又無地可耕。是宜有慕於李君爾。故樂與為記。乾道七年四月十日。

鍾惺曰、少陵忠義士也。以詩掩名。此記可稱知己。

一　李鉢然念怨

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讐。秦檜酷虐。猶杌要盟。腹出靈之資。奉豺狼之欲。迹其不恭。姑置舍恐。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酒行、李之、斃、遺。讒、媟、詞之、見。加。合婚納。汙。在。人。情。而。已。極。殺。罪。致。討。為。胡。運。之。將。傾。乘。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近。言。乎。遠。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根。

鍾惺曰。詞直氣壯。足為有宋生氣。

李文叔書洛陽名園記後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為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鍾惺曰：記名園却說出天下興衰治亂，使人讀之感歎不已。作文必得此意方可名世。

竟陵鍾惺伯敬父評選
古吳楊彝子常父參閱

陳傅良請以極民窮為尚疏

人主心術必有所尚。何謂所尚？先定其志而後力行之者是也。不至一事則將拉進人之言而無適從。不先定一志，則將汎汎然日後一日而無用力之地。故臣私憂過計，欲勸陛下且以極民窮為所尚。此志先定，則陛下始有用力之地。自退朝之後，以此意引見臣下，省閱章奏，至於遊戲翰墨，燕私造次，不忘是，亦養心之法。不離不急，充而

大之，堯舜三王之治可致也。

鍾惺曰：只極民窮一語，千古帝王行之不盡。以此寫君，可謂要言不煩。

陳傅良論人心可畏疏

疑壽皇者，盧發也；失人心者，實禍也。今也舉朝諫之而不聽，百官解體矣，四參從朝寧執而下無一人立班者，是失舉朝之心也；舉國詠之而不恤，軍民皆怨謗矣，或詐為詔書，敢於指斥，是失舉國之心也。吾乃吳挺之死半年而不置將，張孝芳之見殺累月而不討賊，他如班直侍試於殿庭，侍從侍令於部外，往往從然都不省記，是於壽皇何預焉，而陛下獨固守力行之，又所謂舉世為之惶惑而不加怪者，是豈不足以失眾世之心乎？不但此也，人情好逆而惡勢，今伏下之士皆苦長朝，已報班矣，有謀不稱者，臣未知禁衛之心果如何。人情利親而惡疎，今自閒長御藥年不得一至左右，閒嘗一日遂數十人，臣未知近習之心果如何。甚者嘉邸有子而不奏告，掖庭有喪而不聞哉，臣又未知宮闈后妃之心果如何。陛下試一念此，不謂之孤立與？不謂之人人自危歟？雖然，破疑為笑，在戚頻之隕，則轉禍為福，亦存辰業之閒。何者？今日之事，非若歎國對壘難平也，非若强臣跋扈難制也，又非若四方五裂難收拾也，徒以聖意憂疑壽皇過當，而人心不服耳。聖意釋然，則人心帖然矣。故今日過宮，則人心以今日解；明日過宮，則人心以明日解。然則陛下何苦執滯而為此岌岌也？

鍾惺曰：韶危許孫，雖庸主亦當感悟，而肅宗有若允耳，罔測其為

人可知矣

宋太師　卷十九　三　集晰堂

項安世請即日過重華宮疏

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之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

鍾惺曰詞意直朴卻妙在直朴中有感悟

龔[illegible]乞戒[illegible]性偽急疏

臣聞人君莫大於理情性理情性而王道畢天下可得而治矣昔漢宣帝即位之初臨御首以此為言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當戒而救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夫治性繫於人主而御乃及[illegible]偽之從者蓋正直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為懼從而救正之行術之然知君性之偏則以為喜從而進迎之故欲治性者必知天難始天難必知人若能知巧偽之人而不為其所惑則性可得而治矣如衛[illegible][illegible]知言者也陛下臣性資直至誠無偽此三代令主之所難得而漢唐以來賢主之所未有者惟之偽於未急

書稱舜曰御衆以寬稱湯曰克寬克仁寬與急為對者也君德尚寬則急非君德矣舜湯稱寬則急非舜湯所尚矣蓋言急則難以行急則難以令急則難從政急則難繼此安可不戒臣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每事從容惟近日進退人材之際微傷於急急則人已不安矣及蔡其黜陟先後則若有成畫操縱取舍則若有機數傷急之中又損陛下賢直之性臣恐有巧偽之徒誤陛下也臣嘗歎讀舉官之語曰不植黨與此言何為有哉此必有所自矣自古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陛下亦記曾鄧所講元祐紹聖之事乎夫旅言人之黨者此人必有黨但欲黜君子之黨而後其黨始可進矣陛下臨政

未雨月而小人已能以此惑陛下則必是同聖性之急耳急則輕信
輕信則易惑易惑則小人之計行矣臣願陛下自此遇事毋臨之以
急而寬以察之有如聰明必能照見情偽則如近日之舉為是為非
當不待辨而自判矣

鍾惺曰文章簡貴先輩典型具在

辛棄疾論審勢

立論四段說深淺虛人要領

虜人之地東薄於海西控於夏南抵於淮北極於蒙地非不廣也虜
人之財簽兵於民而無養兵之費斲恩於邦而無泛恩之賞又輒之
以歲幣之相仍橫斂之不卹則財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馬所生焉射
御長技人皆習焉則其兵又可謂之衆矣以此之形時出而震我亦
在所可慮而臣獨以為不足卹者蓋虜人之地雖名為廣其實易分
惟其無事兵劫形制若可糾合一有驚擾則忿怒紛爭割據蜂起辛
巳之變蕭鷓巴反於遼開趙反於密魏勝反於海王友直反於魏耿
京反於齊魯親而葛王又反於燕其餘紛紛所在而是此則已然之

陳仁錫曰中國何嘗不兩

明驗是一不足慮也虜人之財雖名為多其實難恃得吾歲幣惟金
與帛可以備賞而不可以養士中原廩穀可以養士而不能保其無
失蓋虜政龐而官吏橫常賦供億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寶取一
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則財不可得而反喪其資是二不足慮
也若其為兵名之曰多又實難調如易潰且如中原所簽謂之大漢
軍者皆其父祖殘於蹂踐之餘田宅鬻於捶剝之酷忿憤所積其心
不一而沙漠所簽者越在萬里之外雖其數可以百萬計而道里遼
絕資糧器甲一切取辦於民賦輸調發非一歲而不可至始逆亮南
寇之時皆是苦脅酋長破滅資產人乃肯從未幾中道竄歸者已不

則必大肯然皇以速我之衛且如逆亮始謀南寇之時劉錡猶以年一擬其意而導之則躡逐而終年媾惡其露機也今誠必戰豈欲人遂知之乎彼誠不敢必戰耶貪殘無義忍不顧收彼何所卹以毋之親見之長一忤其耆一利其住亮猶然之何有於我況今淮海造船汾淮治其已藏禍心有隙皆可投敵謂之終後不戰乎大抵令彼雖無必敢戰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嘗試之舉彼於高麗西夏氣之以吞之故於其使之至也切然待之而無它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陳解曲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嘗作色而遇虎豹則厲假奮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忌於我也彼知有忌我獨無忌哉我之所

忌不在於虜欲必戰而在於虜幸勝以踰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則吾受其病矣昔者黥布之心為身而不顧後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漢而疑罕开解仇結約充國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敗薛公充國非有風角鳥占之勝特筭料算之技亦惟心定而慮審耳則從心定而慮審何情不可誇何功不可成不求數情之知而觀彼虛設詭靜以為進退者非特重困吾力且失夫制勝之機為可惜

鍾惺曰審察敵情如燃犀觀火所謂心定慮審善自道也

辛棄疾論自治

臣聞今之論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勢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於中原臣之說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穢不可以久安於華夏夫所謂南北定勢者粵自漢鼎之亡天下離而為南北吳不能以取魏而晉卒以幷吳晉不能以取中原而陳亦終弊於隋與夫藝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吳越天下之士遂以為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至於此而蔡謨亦謂度今諸人必不能辦此合已韓盧東郭逡俱斃而已臣以謂吳不能以取魏者蓋孫氏之割據曹氏之情雄其德本無以相過而西蜀之地又分於劉備雖願以兵窺魏勢不可得

譚元春曰論古人得失俱精透而情自足英雄具眼

也晉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時諸戎皆有豪傑之風晉之強臣方內自專制擁兵上流動輒問鼎自治如此何暇謀人宋齊梁陳之間其君盜天背以一戰之勝成其居而奪之位其心蓋僥倖於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其自固也至於南唐吳越之時適當聖人之興理固應爾無足怪者由此觀之所遭者然非定勢也且方今南北之勢較之彼時亦大異矣地方萬里而劫於夷狄之一姓彼其國大而上下交征政虐而華夷相怨平居無事亦規規然模倣古聖賢太平之事以誑亂其耳目是以其國可以言靜而不可以言動其民可與共安而不可與共危非如晉末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戰國唐季之

藩鎮曰勇怯在人不在地引證精妙

藩鎮皆家自為國國自為戰而貪殘吞噬剽悍勁勇之習純用而不雜也且夫朝之君其祖宗德澤涵養浹洽之難忘而中原民心恭戀依依而不去者又非得為今日比臣故曰較之彼時南北之勢大異矣當秦之時關東強國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動以數十萬之衆見屠於秦者為秦虜而地為秦墟自當時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敵之明驗而項梁乃能以吳楚子弟驅而之趙救鉅鹿破章邯諸侯之軍十餘壁皆莫敢動觀楚之戰士無不一當十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坑秦軍入函谷咸陽殺子嬰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論哉方懷王入秦時楚人言之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夫豈彼能逆知其事之必

至於此耶蓋天道好還亦以其理而推之耳今夫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順居盛猶有衰焉以逆居盛固無衰乎臣之所謂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長而據有中夏子孫又有泰山萬世之安古今豈有是哉今之議者皆痛懲往者之事而狃於積威之後不推項籍以亡秦而猥以蔡謨之論晉者以藉口是猶懷千金之璧不能斡營低昂而搖尾於賊夫懲蝮蛇之毒不能辨藥真偽而龍鵝於雕弓亦已過矣故臣願陛下姑以光復舊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勢而自卑精心強力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古今南北之勢知其不侔而不為之惑則臣固嘗為陛下言自治之策有大者二一曰絕歲

幣二曰都金陵絕歲幣都金陵其形必至於戰天下有戰形矣然後三軍有所怒而思奮中原有所恃而思亂陛下用取其二百餘萬緡者以資吾養兵賞勞之費豈不為朝廷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觀虜人之情玩吾之重戰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過一二年必以戰而要我苟因其要我而遽絕之則彼亦將自沮而推固在我矣議者必曰朝廷全盛時西北二虜亦不免於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虜倍西北之勢雖欲不賂得乎臣應之曰是趙之所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鄲而去趙將割六縣而與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抑其力尚能進且愛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

力矣必以倦而歸矣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為虞卿之所以謀趙者是今日之勢也且今日之勢議者固以東晉自卑矣求之於晉彼亦何嘗遷金陵輸歲幣乎

鍾惺曰何等激勵鼓舞而不能救宋君臣衰惰之氣嘗亦逆數使然耳

辛棄疾 論詳戰

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果安在哉曰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此定勢非臆說也古人謂用兵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臣竊笑之夫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固也若夫擊其首則死矣尾雖應其庸有濟乎方今山東者虜人之首而京洛關陝則其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虜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無濁流之阻所謂千二百里者從枕席上過師也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

山東亦常首天下之亂至其所謂備邊之兵較之它處山東皆爲簡略且其地與燕爲近而其民素喜亂彼方窮其民簡其備豈不識天下之勢也哉故臣以謂兵出淮陽則山東可指日而下山東已下則河朔必望風而震河朔已震則燕山者臣將使之塞南門而守請試言其說虜人列屯置戍自淮陽以西至於汧隴雜女眞渤海契丹之兵不滿十萬關中洛陽京師三處彼以爲形勢最重之地防之爲甚彼俗之爲甚密可因其爲重大爲之名以信之揚兵於川蜀則曰關隴秦漢故都百二之險吾不可以不爭揚兵於襄陽則曰洛陽吾祖宗陵寢之舊廢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揚兵於淮西則曰京師吾宗

廟社稷基本於此吾不可以不復多爲旌旗金鼓之形陽爲志在必取之勢已震關中又駭洛陽已駭洛陽又駭京師彼見吾形忌吾勢必以十萬之兵而聚三地且分遣鄰縣亦必皆守而後可是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此則燕山之衛兵山東之戶民中原之簽軍精甲銳兵必悉舉以至吾乃以形格之使不得遷兵以動搖之使不得遂往則山東之地固虛邑也山東雖虛竊計青密沂海之兵備有數千我以沿海戰艦旣突於登萊沂密淄濰之境彼數千兵者盡分於也守兵山東誠虛盜賊必起吾攜聚盜之兵使之濟發四出而陸下徐擇一驍將以兵五萬步騎相半鼓行而前不三日而至兗鄆之郡

山東諸郡將誰爲王師敵哉山東已定則壯士秣馬孺以忠義教以戰守然後傳檄河朔諸郡徐以兵躡其後此乃韓信所以破趙而禽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師恢復之意堅虜人破滅之形著則契丹諸國如窩斡鵲巴之事必有相軋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門而守也彼虜人三路備邊之兵將北趨以自衛耶吾已制其歸路彼又虛淮西襄陽川蜀之兵未可釋而去也抑爲戰與守耶腹心已潰人自解體吾又將突出其背而夾擊之當此之時陛下集賊而降其兵亦可驅而之北反用其鋒亦可縱之使歸不廣而後擊之亦可臣知天下不足定也然海道與三路之兵將不必皆勇士不必皆銳蓋臣將

樹聲批曰孫吳韜張關鍵於物中事為方有如此哉

以海道三路之兵為正而以山東為奇奇者以强正者以弱弱者牽制之師而强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嘗曰吾觀於陣形勢每戰必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敵遇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出其背反攻之以是必勝然此特太宗用之於一陣間耳臣以為天下之勢避實擊虛不過如是苟曰不然必將驅堅悉銳由三路以進寸攘尺取為恢復之謀則吾兵為虜弱久矣聚而用之未嘗不敗近日符離之戰是也假設陛下一舉而取京洛再舉而復關陝彼將南絕大河下燕薊之甲東逾泗水濟山東之粟陛下之將帥誰與守此曩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則河北猶未病河北未病則雌雄猶未決也以是策之陛下其知之矣昔韓信請於高祖願以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言於光武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諸越人之都而謀人之國二子不以為難能而高祖光武不以為可疑卒藉以取天下者見之明而策之熟也雖然臣又有一說焉臣前所謂兵出山東則山東之民必叛虜以為我應是不戰而可定也議者必曰辛巳之歲山東之變亦大矣然終無一人為朝廷守尺寸土以基中興者何也臣之說曰此方郡縣可使為兵者皆鋤犁之民可使以用此兵而成事者非牢府之黥卒則群盜之弓兵也何則鋤犁之民

寡謀而易駭懼敗而輕散使之堅戰而持久則敗矣若夫黥卒之與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皆知其指呼號令之不可犯而為之長者更戰守其部曲亦稔熟其賞罰進退之權遠近之勢如花彥舟李成輩殺長吏驅良民膠固而不散者皆此輩也然辛巳之歲何以不變曰東北之俗尚氣而耻下人當是時耿京王友直輩奮臂隴畝已先之而起彼不肯俛首聽命以為農夫下故寧聚城而守以俟王師而不自為功也臣嘗揣量此曹聞有豪傑可與立事者然虜人薄之而不以戰自非土木之偶棄官吏之呵衛皆不復用彼其思一旦之變以逞夫平昔悒快勇悍之氣抑甚於鋤犁之民然而計深慮遠非見王師則未肯輕發陛下誠以兵入其境彼將開門迎降惟恐後耳詳氏而可以使之將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於此為擇之未見其可也

鍾惺曰觀稼軒詞令一風流文人也而胸中韜畧乃如此所者豈可一端測耶

經怪田以士大夫無恥與民窮兵弱財匱並論已補救國家急務之根

西蜀一綫之財既燬於火光州金剛臺為淮西採買之口又燬於火況其漕舟運糧忽又聞於諸關之探報則虜情愈不可測矣夫此二者豈容併見設不幸年穀果荒饑民羣擾而又外寇乘之國將何以為國而今則皆有其兆矣陛下及此安得不惕肰覺竦肰懼自畏目前之安而深為天下萬世之慮耶陛下而真為天下萬世之慮亦豈它有其高難行之說不過於民之窮兵之弱財之匱士大夫之無恥四者亟加之意而已民之窮雖已極陛下真以天下萬世為慮而亟救之則民可使立蘇何也民困於椎剝爾陛下斷斷自今視內藏封椿左帑為一家耶朝廷之財補大農之闕而凡積欠虛數無藝煎迫

讀鎖一概此則人存只是不為耳非不能也

之若一洗之乃擇賢守令再整州縣則用於椎剝者立蘇矣否則大農不得已迫州縣以應宣限州縣亦不得已刻百姓以辦綱解雖日須寬卹之郡縣隨空誅誰能為陛下卹其民者陛下之民益窮而天下日趨於壞矣如之何而不早自慮也兵之弱雖已極陛下真以天下萬世為慮而亟治之則兵可使立強何也兵惰於閑散爾陛下斷斷自今飭內外軍將訓練無虛日所養必所用所用必所養而凡即第占破市井買名之弊盡絕之仍節臺諫官常切覺察則惰於閑散者立強矣否則管軍者惟事驅役營運而帶甲軍資不聊生與郡者惟事刺賣名糧而廂禁軍太半游手雖時出格募之令反增虛費雖

能為陛下練其兵者陛下之兵益弱而天下日趨於壞矣如之何而不早自慮也財之匱雖已極陛下真以天下萬世為慮而亟撙節之則財可使立裕何也財耗於冗費爾陛下斷斷自今內而宮掖近而宦寺燕欲非泛之撟賜佛老無益之禱祠軍員占借之貼夫犬祿寄名之頒請人人而糜之事事而卹之積而至如眷求敵為國家臣貴又能不於其多而於其精乃總一歲之入酌為一歲之用則耗於冗費者亦且立裕矣否則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其入愈多其出愈不貲縱它求理財之策不過遂以自殘其根本誰復為陛下憂及後患者陛下之財益匱而天下日趨於壞矣如之何而不早自慮也民

後仲鎖四會得決論得造

之日窮兵之日弱財之日匱三者臣皆察察言之已有所不忍士大夫者皆天民之秀天之所生以遺陛下臣亦何忍故以無恥為言怯以國之所與立者以士大夫士大夫所能為國之興立者以氣節使氣節消靡而為和平則賢者斂戢無益於人國此乃世道命脈之所緊社稷安危之所關非但如貪鄙小夫可殺可辱不過一時一事之失而已也臣自願陛下恢張聖聰表厲直言以洗滌其晶明之質以養成其剛大之氣使視人間之富貴如浮雲而以天下之利害為切己社稷靈長終必賴此次願陛下精擇剛方有識之士專任銓言甄別之權以博采當今之譽望以破去夾次之經綸使廉能得以出衆

而貪鄙無所容斯功廉顯著將必出此又願陛下頒於三歲科舉之前申嚴祖宗科舉之法以明白匿處謄錄之納卷以剗決痛戢拵手之弊庶使真才不因從容達顯而兼人富民不以雷同假手而倖得則仕進各於其正又必權與於此官若京學生歲補太學不過十一人又不過分取三歲一補之元額乃盡率天下而終使大半陷為淪落不肖併別無措置之方惟苗稅力出在衆勢亦只得且令人戶以某幾處相補偃納且已有放未為不恤然而官司之苦人戶誰知人戶之苦官司當察使朝廷無積放一分之說則元放之數在州府安得不行況今浙右三郡之災猶幸平江為輕惟本縣濟沒處稍多向說不幸如安吉等郡管下全災又將何所取苗今亦只得以民情郡計兩權其宜或於朝廷績放一分之外更與寬之一分則民拜一分之賜自古恤災之政惟寬租減賦為先今雖蓬當郡計某底事動學射尚且幹無為有素粥散米街市之民歡載雷動況農民根本之事又豈可不爭與斟酌若曰朝廷止放一分在州府不當擅自增放則朝廷元曾盡放推廣上恩消阻民怨此正為君牧民之責非專擅也量減有恩人必速納其視今來強逼而未應正亦未為失利某人微位下不敢僭越盡言仰恃大府寬恤之仁親見人戶艱析之苦輒冒以上聞無任俯伏俟命之至

茅坤曰論時政只就目前可改而行行而即可無弊者數事言之絶不鋪叙帝王神聖之事為美名以要君而帝王神聖之事實不出此可謂切實而望君以必行者矣

黃震與葉中敍

昨具謝幅併別申吳翁樞使相公先生起居狀欲借為百姓轉求一分之寬不許大章茅否天下事如其分則出位一毫不當言如其理則天地萬物皆吾體委曲宛轉可救則救之可言言之亦盡吾心焉耳師門大寬願勿以為罪也其作到索狀蓋此職自隸憲司無係無舉混混隸此中謀衣食人亦莫之親其既到申憲司謂收支者倉官事分司止任檢梲之責力辭不預必欲得係已蒙繙衣允可鎮江見任官獨一薦節於老儒也亦相注來門庭襟懷灑然覺別獨無舉耳舉非其所求也前倉使資齋王先生獨舉不求之人而其獨得之此特偉耳天下豈有第二王實齋也哉然於世俗不無咸為士大夫居上位必待下之求而後舉將何以息天下奔兢而下之恐其蓋而求舉者將何為耶其審安辭學校本以養士今士習反壞於學校選舉本以銓士大夫今士大夫心術反壞於選舉立法之弊一至此甚必置此事於勿問乃可自立耳

孫鑛曰沖襟靜氣把之曠然

黃震再諭上戶榜

陳仁錫曰先說勸分得體

照對救荒之法惟有勸分勸分者勸富室以惠小民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也國法也富者種德貧者感恩鄉井盛事也今我撫州不勸分而勸糶者曲體富室之情也急謀貧民之實也然於富者貧者太守而有愧色也於富者何愧不能勉其種惡實而徒徇其驕慣縱富之私也於貧者何愧無以使之感恩富室而反為此虐悍獨畏高明之舉也太守有人心者也事與心違而不布其失於境內凡內欺其心外欺其民愧益愧也與言至此涕泗交橫其將何以當此愧也必欲雪之小民固不能太守亦不能而能之者獨富室也富室其何以雪之也米價低昂今權在富室也富室若曰不抑價者太守待我厚也官不我抑而我自抑之者我自待厚也均此人也小民終歲勤動以有此粟我何修何為乃安坐而奄有此粟靜言思之愧也平時而奄有此粟已不免愧今勤動而有此粟者反不得食此粟而死矣我安坐而奄有此粟者猶恐斯此粟而不之發又宜何如其愧也天方浴而囊生兒方產而亂生人民猶育於天下而五穀生五穀為民設也民生日死矣而王政尚恐為私是猶奪之素而不以飼吞奪之乳而不以哺兒其有媿於天何如也生吾鄉而長於我者吾父吾兄行也生吾鄉而幼於我者吾子吾孫行也雖犬相尊守望相

平中四句非惡民請此未有不動人者

[illegible]疾病相扶持少長聚嬉戲平居翻翻笑語一家均也一旦艱食不忍分己與予之而反勝僨以困之平日之情何在鄉黨之義何取其有愧於人何如也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生於亂者性命之不保又何富之可安自我藝祖以仁立國吾儕小人世世得生長於春風和氣中已未之變亦幾殆殆賴我先皇帝及元老大臣再安宇宙我亦遂得再土此土宅此宅田此田月積月累以有此富矣我性命朝廷所生也土田朝廷所保也而富亦拜朝廷賜也生殺予奪皆在朝廷雖貸我粟賦我財或甚而奪我富其何不可今朝廷遣官學以待我而我猶恐於自私其有愧於朝廷又何如也愧於天愧於人愧於

朝廷富室而興言及此恐亦涕泗交橫如太守忝愧發於中心而不能自已也然則富室而必欲為太守雪此愧不適自出仁心自抑米價自惠鄉井則可媲者立纔而為可榮可賀之盛事也官雖勸糶而我自勸分也富室而果有能此者糶二千石以上太守自旌賞雖一萬石以上太守并朝廷補官已有官者陞擢此太守所以報德決不食言也其不聽者亦不敢強也其州郡前此勸富室移粟入城數多者亦斷斷議賞如前說也

鍾惺曰義勸精甚一味以仁心動之而朝廷生殺予奪之權只微示其意以默警奸頑而絕無一毫迫脅之情不入霸道不墮迂腐真儒經權作用於茲見之矣

真德秀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一

臣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毒陛下為之旰食焦勞者二年於茲矣天啓睿謀泣殄元惡尋盟繼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之福哉而臣區區思慮竊謂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辭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之言雖傾軍之餘不肯苟從以謂一旦之禍叅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啓其侮則為和也難況戎狄貪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則向日苟小行人之進也虜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虜人欲得叛人之

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亦命唯從雖曾亡留難竊探謀國之意不過以休天保民為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虜人得以窺我之情而滋長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矣所以圖制方來者猶可謹之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為之機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尋盟於虜臣不知姑欲養其事力而待可為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圖苟安之計乎句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以志仇讎之復而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間朝夢寐臥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謙辭一時逡巡伸其志

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以為仇讐之役而非用權以漸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莫棄媒臣之言夕遣質以入秦則旦絕鄰國之援撤防弛備冀秦之欲已而不加兵莫異委肉虎狼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秦之力餘以亡六國哉六國寔自亡耳今日而知是則嘗以越之事為法而以六國之事為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國者不觀敵情之動靜而觀吾政之修否元祐初用司馬光為相盡更王安石敝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號為更化矣而虜之禁蹙亡異前日豈亦我之所為尚有可思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

有以深服其心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竄殛柄臣之始不惟四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悚然易視矣誠使剛健不息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為之志益加於舊則國勢日張虜自退聽奈何朝綱方整而紛紊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難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伐之變化者從如此其使敵情之畏服哉況夫彼之待我者方驕我之待彼者太重一介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宴安鴆毒之禍作浮淫冗窯之事興彼方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於茲浸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必爭之端而吾偷惰四顧將無以應之

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為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為權宜以修德行政為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於敵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蒐討軍實申飭邊防察敵若敗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虞不弭者未之有也臣一介賤微作對清光輒竭芻蕘之愚惟陛下才擇

鍾惺曰宋壞於和亦以久矣至此時猶頑然以為可謂少而不悟者矣

真德秀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二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為而弗顧者然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在何如耳熙寧之世以新法為不可行者皆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侯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為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為安近

歲侂胄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下公議之衝雖然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為當世大僇何者公議天道也侂胄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更化以還至公之理益著少伸於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為主而不累於好惡黨偏之私蓋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鍾惺曰論侂胄却從公議天道說來覺於恩怨功罪俱所不受賢者派識定力養到之文也

真德秀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一

臣聞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有而遂字之仁也鞭朴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獎勸之仁也刑罰以懲厲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臣伏觀近歲以來旱蝗頻仍飢饉相譴陛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暑閔元元形於玉色上天降康遂以有年亦足以觀感格之效矣而比者彗辰告戒星文示異乃覺見於清臺之奏謂陛下躬行之未至與則豈積之應若何而致之謂陛下躬行之已至與則象緯之災又何為而數見也天道遠人所難知臣竊思之意者皇天佑我之心欲陛下不以積年之憂為易忘而以目前之喜為僅足其愛之深望之切為何如耶夫宮庭居漏之邃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見陛下誠能守兢業之志防惕易之私孳孳服行憂省毋怠則將不待善言之三而有退舍之感矣況今季雍告稔民食僅充然饑歉之餘公私赤立如人久疾甫獲瘳而血氣未平筋力猶憊藥餌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上不可遽忘矜卹之念也恭聞閒者內廷屢[illegible]圖

宴以見陛下從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禳禬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可以格天矧今冬令已深將雪浹上紀氣尚[illegible]應未孚此漢人所謂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臣愚敢陳伏望陛下體昊穹仁愛之意思星文變動之由延訪近臣勤求闕失推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愁嘆銷於下而休證格於上矣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惟陛下留神毋忽

鍾稜白意欲語其大有感格

真德秀直前奏劄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事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唯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唯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弗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於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誤上心因極陳其說以

明人臣進諫之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憸人之言一入猶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惑非絳灼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皇甫鎛李逢吉之徒蔑必未幸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為社稷計其[illegible]不致察乎此哉臣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為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為心故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鄉於責直救過類乎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矣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酖毒窒絕言路之機穽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為所惑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指採讜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天下之士仇狀獻議固有昧狂謗戾不切事辭訐激矯亢不本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為罪其間小人不便或進巧說若景祐中范仲淹既坐言事緣譏者因請勅牓朝堂有曰憸邪罔上者有辟扶私立黨者必懲自謂足以梗言路矣而仁宗尋即悔悟誕降明詔數求直言各選仲淹竟至大用而慶曆之治以成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陰設六事以防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

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廉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疏爭之以為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亟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元祐之治寔基乎此向使二宗納奸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為本朝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為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分上書為邪等者蔡京之奸計斥忠賢為偽黨者韓侂胄之狡謀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洪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昭晰聖鑒以察群臣之心術凡任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已過者必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

當獎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絕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瑞日聞而妖狐之音頓息若是而治功不除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葛雨司說陳臣心事與小人拒諫懲激如揭如畫字字明快

真翁以經濟自許忠孝兼為養君之論及詞林皆敬服之

真德秀十二月奏已見劄子

臣聞自昔人臣之愛君莫大乎願其君之壽天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二則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此惓惓之至也今臣忝備禁密且以執經勸講為職伏遇陛下誕彌之節近在朝夕歸美報上尤慰此心然依知與海內臣民頌吾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壽之道為陛下言則亦不過如華封之愛君而已矣爰考謹齋宿再拜條其說以獻一曰無逸則壽昔周之成王嗣位周公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乃逸也則為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之久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

民祗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古聖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祗懼無非敬也敬與逸緣相為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逸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祇以為法而日勉焉上敬天下敬民則游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飫培養厚而根本強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祥福之源受壽之基也然則陛下於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二曰親賢則壽召公卷阿之詩亦為戒王而作其三章曰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謂必有如是之人日侍左右然後迪其君於道而受天之福也夫人君享四海之奉易動者物欲而難保者德性近妃嬪褻

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迎逢扇惑無非物欲兾惟耽逸
邪且傷生惟有孝有德者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正
行杜漸於將萌殲過失於未形則其心恬澹而和平優游而晏寧
是乃保身長世之道也然則陛下於親賢之意其可不篤乎三曰以
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雝為禘祭而作也而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又
申之以眉壽繁祉之言蓋王者以孝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遺其
後人也陛下嗣先皇之服而為宗廟主歲時察祀圖所當嚴而一祖
十二宗之傳序其責尤重夫必勤勤於繼述兢兢於保守然後神祇
祖考咸安樂之而錫之以無疆之休此陛下所宜深勉者也四曰仁

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別而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惟靜故壽也仁者
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擾故其體安定而正固其效悠久而綿
長然靜非死然枯槁之謂也動以理雖動而未嘗不靜不仁之人則
動於欲矣欲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有疑然安固而不壽亦
未有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陛下所宜深體也五曰有德則壽中庸
稱舜之孝以為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傾
覆惟所取焉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為有自壽之道故天亦
壽之此所謂栽者培之也祖己之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
天夭民民有自夭之道故天亦夭之此所謂傾者覆之也以大舜之

德為師而以祖己之言自鑒此又陛下所當深用其力也凡此五條
皆聖經之格言萬世人君之藥石參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為足以
該之蓋能敬與仁則餘皆在其中矣秦漢以來異說橫騖人君不知
聖賢致壽之道而溺於神僊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唐有柳泌
趙歸真輩皆以荒忽誕幻竊其居於餌藥以長年未有不反為所
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憲武號英明權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
之大戒乎臣嘗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
玩靜壽之兩語陛下方日近儒生游心經術未有漢武唐憲之惑微
臣忠君不敢不豫陳其愚惟聖明裁答

鍾惺曰字字格言不減謨訓

真逸秀送王容推序

莆故多奇產中興以來三山名輔碩功烈磊落相望其它人物標誌中外者至不可勝紀何其盛也予頃自泉過莆邦登方氏詩境之樓環起蒼翠應接不暇宜公一峯偉然特立於羣巘之表若王蔵方之正衙對伏而叱萬乘所也蓋然萬福之所造焉下而呼太平萬歲也夫其山川之峻秀磅礴如此則其人物之盛也固宜王公宰之年甫三十以直言對策擢進士第四人名叙日以進擢所經異者與然天之生才非苟私其身而已蓋將有望焉況之有盛名於多預顯位居顯位者必任重責此尤君子之所畏也若於此躋欲自己於

學其可得乎古之學者自其少時師友之所講肄朝夕之所服行已莫非大人之事迨其長也從事於大學則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登古今難環存亡之幾無不考其所以然人之位於兩間當為之職無不究其祕故內焉足以成己外焉足以成物本末先後非二致也後世之士知為場屋之學以釣利祿而已若夫明善以誠其身格物以致其知固有所未暇也及其一旦任人之事則飢者欲補寒者欲衣咸嗟不平之鳴稍稍而息綜綜消洞交至遝起之變睽哉而定乃始范然莫知所措矣緣習暨今腐儒俗士誤人家國者何可勝數蓋其平時汲汲於求仕之學而未嘗治其本故也夫學焉以求仕固後世之所不免惟其得之也遂以為既志而不復用其力於學成知用其力矣而其所學又非古人之所謂學也則其植立之庳成就之陋顧不宜哉王君有志之士也予故以古人之事勉之今者始仕於潭蓋朱文公先生所嘗治且教之地道林嶽麓山谷巖絕之處必有傳先生之學而人不知者君行且求之其於予言當有不約而契者然予亦好學而未知其方者故因以自警焉嘉定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建安真某序

茅坤曰奇峭處如孤峯插雲然而殿似雨疏些婺

真德秀送朱擇善序

陳編曰。真看心之書

自余歸卧南山之草廬。掩關謝客。足不越中實門之域者。將期年於茲矣。居一日。烏程朱君來謁。以書先焉。余視之。縴義卓然。意氣其偉。急延入與語。問其族。出與素所師友。則丞相忠靖之孫。且嘗游於絜齋袁先生之門者也。酒數行。作而言曰。僕之始學也。聞誠意正心之說。以為直易易耳。今從事於此。固已有年。而一臨利害之境。則自私之念。崢嶸乎其中。有不可遏者。夫然後知其為匪易也。君將何以教我。使免於是耶。予曰。昔人不云乎。居以為難則易將至矣。惟吾子前日之易也。是以一念之忽而吞道遠焉。今而難之。是乎進德之機也。

孫鑛曰。精了然

雖然。予嘗聞之君子。為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有一闕也。夫學之治心者。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病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今吾子於私意之萌。能察而知之。其亦可謂善學者矣。然知私意之為害。而未能勇以去之。是知疾之所繇生。而憚於藥之治者也。昔者顔子問仁於夫子。夫子以克己告之。克云者。戰勝攻取之謂。而非悠悠玩愒之可言也。吾子誠欲絕其私意之萌。盍亦感厲奮發。如去盜賊。如殄寇讎。毋徒恃其知而已也。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瞑眩所以愈疾。疾愈矣。然後和平之劑施焉。此存養之功所以必繼於克治之後也。然則亦有其要乎。曰敬為要。敬何所自始。曰自戒懼謹獨始。子歸取聖賢之書而熟復之。當有以知余言之非泛也。然余之於學。亦所謂知之而弗能允蹈者也。斯言也。聊以勵吾子。兼因以自勵云。

鍾惺曰。因其知而勉以行。學有次第。文章句甬青重。

韓元吉曰入穿情況

陳仁錫曰感傷真摯告訣

真德秀贈蕭長夫序

始余少時讀六一居士序琴之篇謂其憂深思遠有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而淳古淡泊與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焉心嘗慨然撫卷太息曰琴之為技一至此乎其後官於都城以琴求謁者甚衆靜而聽之大抵厭古調之希微夸新聲之奇變使人喜歡忻舞悲泣憂愁哀其所謂淳古淡泊者殆不可得益時俗之變聲音從之雅樂寂寥鄭衛矣屈子有言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琴猶如此則凡世俗之樂日淪於胡夷而不可禁者固其所也三山蕭長夫學琴四十年似寡留落閒帝無懷獨不肯還就其敔以悅俚耳嘉定丙子秋過予大江之東予與之登鍾山訪定林酌寒泉而撫修竹長夫析然為鼓一再行雅雍乎其薰風之和愔愔乎其采蘭之幽跌蕩而不流悽惻而不怨信六一之言有不吾欺者蓋其嘗游紫陽先生之門習聞君子之義其能窮而不變也固宜雖然將先生之門者衆矣願未聞有不變其學如君之不變其技者此予之所以重嘆也於其行飲之酒而為之歌曰古音之寂寥聽者欲睡兮新聲之洋洋喜不知止兮自戰國已然況今之世兮嘐嘐蕭君娛衆所棄兮我琴可破志不可挽兮徒斷方為圓真予所恥兮霜風倚倚裂子之袂兮子毋好游從此歸兮余將俟子於儒游從子於

鍾惺曰世道人情皆切於懷故一觸於文而感慨不已

鍾惺曰：痛快之言

真德秀送吳斯立序

括蒼吳斯立以文章翰墨遊諸公間。今自吳還括，迎其母以養。或哂之曰：士必榮名膴仕，然後為親榮。今斯立客諸侯耳，方栖栖焉鬻文以自給，何迎養之遽耶？予曰：此斯立之所以為賢也。古之事親者，皆能不一日違其親之側，故凡問衣燠寒、抑搔疴癢、眡膳奉席之事，皆躬為之。惟其從政也，迫於王事，則有行役之久，而不得以養者，故陟岵、鴇羽諸詩，幽憂憤嘆，甚者呼天以自愬，為後世[illegible]無王事之迫，乃或浮游客寄，或十年，或五六年不一覲其親，其親[illegible]待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於求不可必，今曰榮名膴仕而後為親榮，在我不在外物。予故曰：此斯立之所以為賢也。推斯立不忍違其親之心，可以為仁，可以為義，可以事君父，可以希聖賢。雖然，吳門古名都，今鉅麗地也。游觀有長洲茂苑之雄，吊古有五湖浩蕩之思，枕風蓆露，桃花流水，皆高人寄興處。斯立於焉以養，得其所矣。予懼其安焉而帶之遲也。古人於父母之國，至惓惓焉。斯立懷林抱藝行，且騰第天子之庭，斑衣綵綬，奉安輿以歸鄉里，慰故人父老之望，于吳氏所自出亦與有喜焉，故序以為斯立祝。

譚元春曰：風流儒雅，此文備之。

譚元春曰：精之至清，清之氣滿，亦可知其所受

真德秀跋豫章黃量詩卷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予謂天地間清明純粹之氣，盤薄充塞，無處不有，顧人所受何如耳。故愚人得之以為德，林士得之以為材，好文者得之以為文，工詩者得之以為詩，皆是物也。然才德有厚薄，詩文有良窳，豈造物者之所畀有不同耶？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胸中擾擾私欲，萬端如[illegible]，如[illegible]，乾坤之英氣將焉從入哉？故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必正必清必虛必明，惟其正也，故氣之至正者入焉，清也虛也明也亦然。予嘗有見於此久矣。方其外誘不接，內欲弗萌，靈襟湛然，奚慮奚營，當是時也，氣象何如哉？溫然而仁，天地之春；肅然而義，天地之秋。斂而凝，與元氣俱貞；泮與而休，與和氣同游。則詩與文有不足言者矣。此予之所自得，未嘗以告人。黃君資子賫其詩數百首謁予於星沙，予睎其人，襟韻翛然，若無所滯礙者，故樂為言之。行矣勉哉！異時望子之眉睫而知其詩之進否矣。雖然，予所以俟子者，豈獨詩也哉。

鍾惺曰：陶詩疏逸，淵明所受者瀟逸也；杜詩嚴刻，子美所受者嚴刻也。即仙才鬼才，莫不各隨所受而見長。西山此跋，至理妙論，洞然可掬。

也況常歲糶食悉仰勸分今州縣既立社倉又糴義米則與前
民分任其責者為不少矣其可不體官司美意相率而樂從耶
種植司學守從寬心為民中添出救荒之要曲而言之至誠
藹然寬心寬恵不啻家人父子相告語

宋文歸卷十九終

宋文歸卷二十

竟陵鍾　惺伯敬父評點
古吳顧夢麟麟士父參閱

魏了翁　論給事臺諫之言

祖宗盛時給舍臺諫未有知而不言言而不行亦未有言之不行而不爭爭之不勝而不去者如論陳執中論夏竦論李定論胡宗愈論蔡確等事至於十五六疏十七八疏至二十餘疏不見於施行不已也紹聖崇寧已後此風遂泯肰猶間見於中興之始極盛於淳熙以來而又大壞於慶元嘉定之日幸賴陛下力掃積年暗嘿之故王遂

洪咨夔諸臣又相與振起而扶持之正塗丕闢羣聽蘇醒而比日以來又不逮前臣愚妄謂羣臣不能以先正之所以事君者事君而不為無罪肰陛下遇人使諫之意亦不能無間於初也孝宗皇帝於羣臣章奏取其所當行者疏之小冊以示大臣或御便坐時寘於香几羣臣皆得就觀又有記事版書其要目以備遺忘蓋未嘗有不付出之章奏亦未聞有不爭不辨之給舍臺諫嗚呼為君必如此而後為不負祖宗為臣必如此而後為不負天子安有臣建言之而不復計其施行君始聽之而不復慮其爭辨臣恐天下聞之有以議在廷之臣昧於去就之義則君臣之道尚有未盡也

鍾惺曰不肖臺省往往勉進一言以塞責而君之聽否弗計也祖

咏宋熊熙嘆

畢中曰宜益於散斷未山於散露貴論心

畢子才聚散別子

國家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則賢相承惟以收攬人才為第一事雖械樸之能官人卷阿之用吉士不是過也咸平景德之間洋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大極政事之太和也天聖以來王曾呂夷簡相君子嘗一聚矣未幾而散於景祐百官之一圖又散於慶曆聖德之一詩又散於王拱辰打就之一網是天聖以來之人才散於忠邪之相激於其害止於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復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於散也熙寧之邪說一進而先朝之大臣寂先散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條例司之賢者亦散是熙豐之人才散於法令之變

更也然其害止於散而已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彥博相繼輔政君子又聚矣品說太多事故反覆激勝於吏額之小爭浸淫於調停之初議滔天於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辯而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於朝堂之摘叢碑之錮網路忠賢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若是元祐之人才散於別向之太過其為禍慘不止於散也建中靖國初般范純仁相韓忠彥君子又驟安天下方以拱活差除為善而曾布溫益志在朋軒置政事為而輕元祐重元符進受助國而左軾繳拾掠下書向一偏而君子遂盡去而元符上書人一皆以邪目之是建靖之人才散於中非中而靖非靖其為禍益不止於散也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為相君子又聚

鐵但曰十乐之決措必至之所取在君子者十二三在小人者十七八在卜人者則可桑何在君子者不可不思及也

鼓虎夜賁娥搖其居散之幾也設局張穽柔牋宛舌射影中傷散之總也寓怨歌詩更相賢聖自取讒譏散之幾也招納黨人平治舊怨兼用正邪散之幾也顯爭力抵激動悠心陡分利害散之幾也操舟共濟賓主虛右輕重不倫散之幾也傾懷私恩妄談彼善懸疑人心散之幾也此十幾者其造端甚微為禍甚大月暈而風礎汗而雨事有其跡識者隱憂且小人大猾在外樹黨合處其姦足以熒惑主聽雜足以牖採人心機權智術足以妹中立之人錢財氣力足以張其議之粉彼見劇造舉動少有睽違即前睥睨之心搢紳議論稍有係吝即開姍笑之口天時不順則弃災而樂禍國本未定即乘間而抵巇苟得一隙即伺隙以肆其姦苟得一機即鼷機以逞其志今日謂其昕必當逐去明日謂其姦且將召用詭嶮蔽色服類實繁又有君子之似者心懷卵翼之恩進則不能棄於君子退則耻為伍於小人於是立為校偕閃鑠之論以洗其附麗之迹雖若公意則有為若是者如言八關五鬼之類耳其操心用意雖鬼神莫窺其際使此說得行則為姦也忿戾而不可解亦有小人之靡者心懷援引之思進則不顧於君子退則無閒於小人於是立為誕荒卑謟之論以晦其苟合之迹言雖可玩意則難量若是者亦猶三變兩來之類耳其懷心積慮雖公輸莫逾其巧使其說得售則為害也除沉而不可藥邪

氣日盛元氣日微此張之所以不可常而其勢必至於散使至不知聚而為解散而為屯聚而為泰散而為否朕不能不散者上無以保之下無以安之則散亦勢之常也

鍾惺曰敘人才聚散繫於元氣若從肺腑中出之忠臣為國愛惜人才之意至矣盡矣

孫儀曰何
無敵切

吾雖帶甲百萬運餉千里而師出無功不戰自敗以人事之不利於
見舉也臣願陛下除吾一身之外患吾中國之外患既已除然後公
道開明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紀綱自正豪傑自歸英雄自附侵疆自
還中原自復天下自底於和平四海自躋於仁壽何俟乎兵革哉不
然則亂臣賊子鈇冕裂剝哦九錫隆恩之詩侍貸不可仵之相私妾
內姻陰臣將相魚肉軍士塗炭生靈墜百世之遠圖虧十廟之遺策
陛下於此雖欲不與之偕亡則禍迫於身權出於人悅前待終何嫌
可嘆事之未然難以取信臣願以身屬之廷尉待其罷行用師勞謀
奏凱則梟臣之首風遞四方以為天下欺君罔上者之戒僅或不之
相尋敗臣相繼強敵外攻姦臣內叛與臣所言盡相符契然後令
歸老田里永為不齒之民

鍾惺曰宋朝有一奸必有一誅奸之人錄之以存一代忠義之氣

許酢論士風

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至於無恥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它如入
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衆笑之少則人或之久則天下相率
而效之莫知以為非也士風之壞一至於此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為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為也草竊姦宄奪攘矯
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
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
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士有頑頓無恥一不容於清議者將不
得齒於縉紳親戚以為羞鄉黨以為辱夫然故士之有志於議者寧
飢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寧阨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以
敗名廉恥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惟陛下留
意

鍾惺曰此救時之第一義也君相皆宜猛省

吳龍翰黃山紀遊

咸淳戊辰十月既望吾齋乾雲龍古梅吳龍翰叔庵宋復一來觀黃山巖巒登高於胡麻飯摘果飲之不火者三日從者皆無人色率不能從予三人愈清狂上丹崖萬仞之顛夜宿蓮花峯頂霜月洗空一碧萬里古梅謨玄霽誦史記歷歌捷僚指陳之章少為吹鐵笛賦新詩飄然有遺世獨立之興次躡鍊丹峯遇仙人石橋酌丹泉徜徉久之次紆路遊水簾洞路月夜鐙少憩蘭若把酒聽風對天都而酹之曰吾輩與君為莫歲宦年志願俱畢無忘此山昔歐陽永叔與謝希深輩遊嵩山吹簫歌古調吾輩倡酬之樂似之韓退之登華山頂邑令百計取之得下吾輩冒萬險斵所不能到其狂又似之然韓有詩謝有書以紀其奇也吾輩可無一語留作此山公案乎於是乎書

茅坤曰筆勢縱橫氣脈亦高長短錯綜頓挫有法當時景致迄今猶歷歷奇峽

鍾惺曰妙在直述一時情景不別發論議而高逸之況自見

文天祥己未上皇帝書

十一月吉日勅賜進士及第臣文天祥昧死百拜謹奉詔獻書於皇帝陛下臣一介疎賤遭逢聖明猥以庸愚早膺親擢世道悠悠風塵淟靡臣於其間叅嘗感激奮發以為縣令之道無奬令之俗一日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惟以無辱使令杜門四年讀禮之外叅未嘗一日不思以自效也乃夏五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於家居進臣於仕籍臣伏被寵命感激不自勝進惟蒙恩之初阻於朝野非望天路輒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臣詣拜闕下德至渥也臣洗道以來不聞國事浸艱邊烽頻迫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德斥去元惡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灑宸翰誕布詔書廣詢中外臣庶危言極論以有補於今日之故陛下悔悟之意上通於天天下於此感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趨辭闕庭兩讀綸音為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況臣蒙被厚恩非眾人比使於此時泯泯嘿嘿上負陛下內負帝衷尚何以飲食於戴履間哉是用不避斧鉞輒昏愚衷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裁幸一曰簡文法以立事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勢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固猶未至如馬上之急然寇入腹心

經恒四時危殆迫欲主宰事宜功有不得不羈縛太平於歸之真

事神四軍相一心只排應細剝健入天下事

兩可言哉

事于宗社陛下為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畧倣馬上治之之意令陛下俛勞於上兩府大臣黽勉於下君臣之間不可謂非日計軍寔而中傚之者朕尊平闊絕禮節繁多陛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奏起居宰相搢笏出奏從容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圖之猶懼不既謀王斷國之設施尊主庇民之蘊蓄豈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食之暇雖時出內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疏以出其建明朕天下事得於面論者利害常決於一言筆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投寸陰可惜使宰相朝常有此等酬酢則一事之末周有費其日力者矣其於幾務豈不有所妨

哉古者天子之於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賜茶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為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謀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是非可否於其間眾謀惟允則三省盡時施行上下如一都俞吁咈之間必將有超朕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為何難不可濟至於除授尤有關係且如近者重臣建閫之事方帥海門隨遷建鄴市鎮遣鄴又進上饒布置變換如弈棋然外論反行奔命不給大都措置之如此小者選授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誤事之

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謀其人備其職其人任其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號令而後發如此則視聽者不至皇惑驅馳者不至遲回人知其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則鞠躬盡瘁而無觀望其於國事厥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於陛下之拔擢或出於宰相之啓擬中書已貴行移後省方及書黃或有不當又至繳駁比其不繳駁也則書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遷移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禮統用之今日恐悞事機臣愚以為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謀其有不可

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擾宸命無反汗之失事會無濡滯遲決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若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繇出宰相之重又天子之所與論道經邦而不屑其它者也今宰相乘於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至於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納季不能以大有為須是博采四方之謀而盡天下之慮而後不債於事側聞軍期文書填委叢積宰相以其開誠布公之歲月獘獘焉於調遣科降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眾思廣忠益今眾思不睽集忠益不聞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役其耳目日與文書期

會相尋於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神宗元有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為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令六部所司總是簡省其間長貳常可缺員莫若移尚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稟樞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倣諸此而又多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丞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劘切講畫以治此冦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酬應簡則聰明全心志壹則利害審塞禍亂之路開功名之門

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復方鎮以建守令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懲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為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聽約束捲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緣此浸弱而盜賊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冦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於賊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為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為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閫節制江東西諸

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閫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閫方欲那移諸司又行措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略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為可以作禰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國隆興與鄂為鄰朝廷既傾國之力以紐之始所不論惟鄂之至湖南者已宿堂與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盧陵宜春當衝要虜之為鄰其法常有所避避入桂則出清湘渡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駐有兵惟盧陵備此無備分堅攻瑕棄實擊虛虜既以此為得策則夫避宜春而趨盧陵其計得

必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寡微虜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能辦不測立規模何縣哉定禍亂臣愚以為莫若立一鎮於吉而以虔吉南安贛隸之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汰惟帥府所為汰者令注別除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受事之日始其上供諸色窠名盡予帥府交事以前見欠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多桀而不齊許於伍符團結之外別措置收民丁以為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

五與以同意而省之運用五不休殊什伍使之雖而既未手而治合以占可勝結數

爲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從晷不出二五月如

古如表其氣勢當自不同做此而行之江東廣載無不可者夫郡縣

方鎮之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

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

夬立爲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靡不足恃之勢眞今日之第一義也

陛下一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沈鷙英果者委以數鎮俾

各爲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間必移不至於太密事權不至於太分

兵財得以自誅而不至於重遲而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

響應影從驅寇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不

三曰既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未悉也請

再陳之夫寓兵於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

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爲鄉井之衛疾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者然而

無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爲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爲里胥者沿門而

行執筆以抄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爲保伍也已而上其籍於官又從

而堅通望之錄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古所謂保伍者如此

而已臣居廬陵往逮有寇發則鄉里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隅總轄

析以告其一方曰寇至妥太諸而等各以其日聚其所習所以守望

至其日也椎牛釀酒以待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而類痛爲之伍一

保鎮回應事用容不既以天下爲善哉

屯乎村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

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移討其規爲稽置當有如客於

臣所言者然其所籍千人其或又籍千人備已合狀帳申郡府郡府

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

而不精故當其分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無以通於城郭傍突

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揀教閱未及施雖有金

鼓旗械之物而未知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溪之險而未知

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恃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

不能仰於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恐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

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隅總山日能辦也今建言者不咎其聚

之易而用之難增兵之有名而拒寇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

升降其官賞以爲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他之賈迺有言

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骸者也陛下誠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爲

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

則可以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鎮新兵當不下二三萬州

郡見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利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

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以飽爲養收其財以就爲

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五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

而田保仁兵供則有保

州縣訴召之無難然月一內共事必集為帥者教習以致其精致弈以出其銳山川井俶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為命也鋒鏑之交狼相識而報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深染然不下一畝國合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皇帝南征非代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曾不滿二十萬使吾於諸關之外別得十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戎同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餉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閫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恭籌之審矣夫京湖之路既梗則難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餉既虛則難有財賦

國家解曰有此事雖為甚遠知復教憑尤

而土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於虜孰若變通盡利以燕饒虜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既全則吾之境內其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厄運不得不勉自節縮曲為通融多方以濟諸閫之急支吾年時寃必就盡於後一正吾之鄉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始末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而圖之

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智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從敬之多涉歷之久精勞持久而後得至於高位養成遠大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胥有利賴然其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碍資格而至於大用

知甚遠方鎮之妙也出乎不得已也

天下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虛國家之英匡常見數年以來邊陲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彷徨四顧莫知誰為擇排麾亟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為之逍規老不可以為帥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遠然猶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於敗缺比其敗缺則僉皇變易常至於失敗色而後已嗚呼此乎世物學之弊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況其重者乎今自朝郎以上九內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緊朱其紱唱喝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才法任

陳仁誠國家承平莫不由此

張魏公論資格之弊者甚多而無此詳盡

將帥則是空寞既俟資格又須一日與而置之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於虜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辯事者固多矣三很不執拔士為相變爽精頁拔卒為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而拘拘乎於資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間凡蔡庭小官馳騁於繁劇之會者蓋甚有之爲引之法汲汲於人而改官之格率為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事者衆而氣槩才識望於鄉里曾不得一名薦書抱膝隴中杖策軍門固皆遂被棄虜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為公卿者也天下有常凡

鍾惺曰人乃不能有所為殊智長安坐亦無所於書

能担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而拘[illegible]
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痛心疾首於世變之[illegible]
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縄墨以進
英豪於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
而無易其位漢唐法度陳澗其一時人未常倜儻不羈本朝以道立
國以儒立政則亦無恥乎爾然至於今日事變業生人物落落奈何
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峒長彼
其人望為一州長雄其間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俗摠統之任一
日舉之以為百扶之長則將帥綠是其選也其韻異通敏者引之於

行伍將相之家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
可勝用也至如山岩之民市井之靡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胆勇力
絕足以先登其智辯機警足以間諜使貪使愚使詐使勇則群策群
力皆吾屬也昔之方鎮介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馳策其
所馳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於此然
陛下髮聳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
計之幸甚夫古之為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乎
戰之衝衆將緞兵潰僵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繇卓然有所立
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汙更宿弊如雷霆風

馳逐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為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
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已雖然臣悪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
悔悟之意未明也奸人當國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好名謹競使奸
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禍陛下必及受之事應不至今日惟
浸潤膚受為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悔悟矣然猝
卑所召率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清共之
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於靚為靖共者耶此悔
悟未明之一也三數年前縉紳之能出臆論事者既為奸人所屏學
較之士猶吓瞯覽豈不自已奸人疾其為害已也託名學法聖致意

於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路盡塞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食肉
之徒未有能出一語以救陵遲之禍惟學較不憚懇懇以為言彼其
所陳固有未盡切実者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悟未明
之一也今有人焉陷於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餘於內客邪
日衝擊於外四肢百骸悉至解滌一日悠太悔悟自創其酒色之慾
而使為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己之短其為身謀悉晚矣然知湛
溺之為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
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訛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於救
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之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

苦植立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曆服所以撫摩安
養措億萬率土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从者中外怨叛吾之赤子自
延寇入室謀危國家益至今日遠近為之倚搖宗社絶於綴旒天下
之人追咎其失以為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朕怨罵以為倡
於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凶燄威惡蠹
國害民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根臂聚斂拾集奸凶為陛下失民失土
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甚焉嗟簡子命尹鐸為晉陽尹鐸曰
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為天下計者不屑於其小而惟
遠者是圖不怏於目前之求而常恐其一朝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

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為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
翁自為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斂之術然猶簡
然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為謀不減率天下以共向繭絲之
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之毒不可恐而後保障之禍不可
為陛下開者屢出內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於難然調度方殷兵
革又不得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什伯今日救保障之費蓋千萬億
稱而未有已也嗚呼雖生厲階至今為梗向使此人者不以聚斂斷
代祖宗涵洪寬大之仁蠹賊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
以入修內司必不蒙奪民產以寵御莊必不諧價而圖以布中外貪

酬之寵必不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汚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不得竊
據相位論置私人如此則擾樂掊克之流必不得齒於縉紳玷於節
鉞如此則各郡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侵漁以交結北司剝割
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江閫虐取漁舟故
吾人為虜鄉導以至於此曾不知是數季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為交
結應奉而一切不卹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閫之
事佛著爾令論者追訟江閫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舒賢為
為聚斂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叛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成詛足
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為表裏以拚陛下之

聰明察為將揚以開陛下之信用則貽者必不以好名中傷言者必
不以謹競逐太學較之持公論者必不以諠橫得禍士大夫之秉直
節者必不以貪贓加罪朝廷清一言路光明邪人何自而赫張民瘼
何自而塑隔人雖而陛下何以不覺逸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依
譽陛下恩寵以為奸人與主故顛倒宇宙溷亂世界而得以無忌憚
使陛下今日訟過於天地負愧於祖宗結怨於人民受侮於夷狄則
豈獨一奸人為之哉原情定罪莫重於與主而奸人次之從周曰兵
莫潛於志鏌鋣為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於手而在於心不在於鋒
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鏌鋣也與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

鍾惺曰斬宋臣[illegible]

當時危急與卒當陰計以為名第不可

心杌隉陛下為中國王則當守中國為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卧薪以厲其勤研案以寘其勇天眾悔禍人心敵愾逆亮且在旦夕哉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攘寇之志虞分脆弱將誤陛下為太卿之行居前日則曰我能為君充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參酌國論堅疑廟謨為效死不忒之計則一日嘗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為血為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為今日之事亟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

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挾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大異議何從而消敎人之心胆何從而破將士悲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來未有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稍足以稱其私雖害於而家未忍逐去況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態款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豈恣虐甘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虐民誤國之罪深承顏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泣而思奮虜寇不駭愕而謀遁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斷當也臣所不信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拊卷氣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興復漢室其於宮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於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陰邪常執其機於此亮之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究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綸以上助尊覽振衰之一書者已略備矣而臣獻其狂愚於末猶有感於亮之所言區區者功何敢引亮

為証願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為也臣非不知疎遠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伏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為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須植根固添波浸則禍難無涯臣欲匡正自無日與怵迫於權勢之威憂疑於一己之禍噤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為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容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有生路此

臣所以齎咨涕洟。望闕悲悃而不能自已也。臣嘗讀天威殉遂震懾。
謹席藁私室。以俟威命之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不備。
臣某昧死百拜上書。
鍾惺曰。文丞相柄國於宋運既去之時。一敗而身殉之。後人但知其忠。不知其才。以為縱使黃冠歸故鄉。亦復何益。然細觀此等議論。誠當日救時之第一義。使朝廷從而行之。則天下事尚可為也。惜不早用耳。管仲三戰三北而一匡天下。賢者之才。寧可以勢窮身敗而等閒測之耶。

文天祥癸亥上皇帝書

七月吉日。具位臣文天祥。謹昧死百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誠庸末學。天賦樸忠。遭逢聖明。早塵親擢。已未之夏。陛下延宋多士。趣憶激臣。俾佐京兆尹幕。時臣不敢拜恩。乞行進士門謝。旨令赴闕。冬冥來。行禮盛儀難方數。江上勝負未決。而金鼓衛且破於時氣歸之勢。危如綴旒。上下皇皇。行踊還奔。臣得之目擊。忱恐六師以一朝而動。京社之事。關係不細。采之公論。則謂宦猶翹於僉壬之聚斂而險壬用事。則主於董宋臣。至於遷幸一事。宋臣猶皇處分。尤駭觀聽。事勢至此。死且無日。臣忠憤激發。叩閽上疏。乞以宋臣尸諸市。以謝

生靈荼毒之苦。指陳禍忤。自分誅斥。出闕待罪。不報。丞遂山林。側聽聖裁。臣章疏不付出施行。而竟亦不坐臣以罪。非惟免於罪而已。改命洪幕。從欲與祠。又寵綏之。臣嘗以為臣區父母之身。既委而狗國矣。陛下赦而不誅。臣之再有此身。是陛下賜之也。感劇裔癸。常恨未有一日答天地之造。前冬誤蒙收召。畀以館職。曾未終時。進之以著庭。寵之以郎省。臣之耻與於明時者。蓋以過多。共惟聖德日新。朝無闕事。臣得從事鉛槧。悉意科條。以無忘精共爾位之訓。忱幸忱荷。菽者。偶讀報狀。宋臣復授內省職事。臣驚嘆累日。不還寧處。繼傳御批浮界兼職。且使之主管景獻太子府。臣備員講筵。羅聯斯職。此人者。

乃為之提綱當其覆出臣自揆以義且無面目以立朝況可與之
事乎請命以太臣之分也然臣端居深念詭欺而不謂之保身可也
陛下未嘗拒言者言而當於可陛下未嘗不行臣不言而太則於也
陛下之道為有未盡是用不敢愛於言伏惟陛下登臣之衆而察聽
焉臣伏讀國史竊見孝宗皇帝所以待聲鄉者終始之際恩意甚潤
臣嘗以為自古人主寬仁莫如孝宗英斷亦莫如孝宗方曾覿龍大
淵某用事周必大言之龍茂良言之劉度言之鄭鑑袁樞言之言者
日以盛而孝宗徽以恩寵未嘗為之少衰孝宗豈[illegible]快於我哉聖心寬
仁未忍驟有所加也比其招權其勢日益翕赫小心擅恣之態昵昵
於前者迄不能掩其陰私傾險之迹或以見疎或以坐罪廢英斷
如此豈以寬仁而遂失之姑息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堅子神孫一
守是法洪惟皇帝陛下以聰明操制萬幾以神武經緯六合四十年
閒凡經幾大禍亂凡大驚危欽重新整頓功業逐日以新教名隨風
而泳尚論聖德三代以下之英主未能或之先也神明之下侍御僕
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厥辟罔其所也惟是宋臣乃勢滌蕩不可復
通陛下異以其小有才而假借之小人不足大受倚恃權勢無所不
至戊午己未閒天下指目莫敢出心臣留兵先為陛下言之陛下於
此時猶有眷細顧惜之意未即加罪也而搢紳帶較交疏其惡伏閱

技匿殆無虛日陛下始豁然大悟奪其太阿屏置織郡中外鼓舞歡
誦威德臣竊謂陛下之寬仁全似孝宗陛下之英斷亦全似孝宗漢
家自有制度固應如是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雖然陛下稟天地
沖和之全氣接帝王忠厚之上傳寬仁英斷雍拉行而不相悖二者
分數寬仁較多是以如此人者遂得以生全於覆載之內弊豈之旨
未免朝請之命復下今者又使之內居要地日覩寵光惟至聖為能
寬裕有容有如此者然臣嘗聞之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仁則無
私無私故能好能惡聖人豈專以博愛為仁哉漢唐宦官之禍其後
至於濫觴而不可救推原其初則起於時君一念之不忍是故古人
之防微杜漸不敢忽也語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宋臣前此誤
國之罪陛下既赦之而勿問矣臣何敢追尤往事上瀆聖聰竊為方
來計則婁牍之憂不能忘情焉夫以陛下聖明在上孤雛腐鼠亦何
敢盡舞夜狮少作喘息其人心性殘忍群不肖所宗竊恐復用之後
勢亦肆張植根既深傳種益廣末流之禍莫知所届迹者陛下親製
十四規丕哉聖謨為萬世計甚悉有如此事獨可以為小故無與於
昭謀而闕略之哉宋臣之為人臣實疎遠亦安能以盡知之惟是天
下之惡名萃諸其身京國閭巷無小無大輒以董閹羅呼之陛下之
左右使令亦衆矣此名不歸之它人而惟此一人是歸則豈不合而

自至也哉陛下毋以其退然謹慮而謂其未必恬威生事也毋以其計言卑詞而謂人言為已甚也千金之家强奴悍僕恣横閧罵至其服從於主人之前固亦未嘗不小廉曲謹而可信也此事雖小可以喻大陛下倘察及此則亦何愛於此一人而閔惜英斷以重違天下之心哉伏望陛下斷抑聖情俯從公議從未恐論其平生之惡以寘之罪亦宜收回成命別選純謹者而改畀之使一兵得一兵於國家事夫亦何損於以款人心之公於以示來世之法於以防天下之禍於未然今聞令望施於無疆臣子之願莫大於此臣竊何人敢上封章以仰及於萬乘之所親信蚍蜉撼木自速虀粉可謂愚甚然臣方備位中朝使其以厚祿糊口坐祀遷擢豈不得計而臣子所以事君正爲鮮何世道升降之大繇國家利害之大故奈何坐而視之禁不發一語上負天子下負所學貽無窮羞此臣所以不敢循顧以留亦不敢懷詐以介忠其嬰觸不測之危以冀陛下萬一聽而信之臣言得行宗社之利也臣之祟也如臣之積忱未足以仰動天聽坐受斧鉞九隕無悔謹杜門席藁以聽威命之下

鍾惺曰忠臣心事如語

文天祥指南錄後序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為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姪為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為也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即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艸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

京外四狀趙國告如兵而錄元臺基否可謂千古錢貝

已首以俟不測幾自頸死經北艦十余里爲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
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彷徨死如揚州過瓜州揚子橋竟使遇哨無
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繇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
門幾落賊手死賈家庄幾爲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
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
以捕繫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陵
如高沙常恐無罪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
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
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

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
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北關外爲一卷發北關外歷
吳門毘陵渡瓜洲復還京口爲一卷脫京口趨真州揚州高郵泰州
通州爲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爲一卷將藏之於家使來者讀
之悲予志焉嗚呼予之生也幸而予生也何所爲求乎爲臣主辱臣
死有餘僇所求乎爲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
君君不許請罪於母母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
爲厲鬼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於師以爲
前驅雪九廟之恥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

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
骨於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
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復何憾哉復何憾
哉
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
鍾惺曰胡幸語酸楚帶餘痛文山一生顛沛流離苦忠苦節悉備
於此

文天祥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人。名介。質肅唐公。名介。鄭公俠字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予嘗評之。徂徠之介爲孤峭。質肅之介爲直方。鄭公之介爲敢决。荊公之介爲執拗。三公之介純於天資。荊公之介襍於客氣。介則一而其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獨悲夫強辯堅忍。虛名僞行。介甫以誤於其君。以厲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徠不得爲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發憤死。鄭以一跌。碌碌州縣。不復能自振。迄介其德也。三[illegible]得其純坎坷於當世。彼其角血氣之私。竊名譽之盛。而遺毒[illegible]今[illegible]未已。嗚呼。僞行之誤人。而直道之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君品題。類以爲言和而行果。色溫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之所遇。又爲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怍乎本心可矣。何外物之較。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髮肰丈夫之名者。已不多見。咎夫以直自懟。而鮫方爲圓。以就外物者多矣。外物乎不可謂。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介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哉。

鍾惺曰。借四公之介起論。不獨局陳博大。而有關係。有感慨。讀之使人肅然起敬。賢者之文也。

譚元春曰。母同妻妻子亦以倫也。前正可悲一語。方不陷入矯情。

文天祥跋周一愚負母圖

己亥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咬石之下。最先遇禍。君從其兄負母越溪以避。妻子溺死不能救也。事平。君爲圖紀其狀。諸公嘉其臨難[illegible]所輕重。懷之不絕口。予謂人子之事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爲[illegible][illegible]而緩所輕。本心之不能不爾。其於天則。蓋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惡之處此。豈其欲以爲高哉。正可悲耳。嗚呼。自狗咬石之失陷。江右之父母妻子離散。不知絕人寰。君之圖。豈獨爲其一家哭哉。雖誅不滅一至於此。昔魏陵繪襄樊之戰。爲于禁屈伏。龐德忿罵之狀。將恥禁也。彼禁敗事者。見之空發慚以死。然龐德憤憤就戮。使其骨肉見所畫像。尚復何恐。君此圖一開卷。當一流涕。毋爲自苦。予將請之轉示前之玩敵柚戎者。使誤國者死有餘愧。而君其庶少寬乎。

鍾惺曰。忠義之氣。憤恨之心。至今如在紙上。

討史思明方戰納劍於靴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屈於賊
一刃剚胸當切李序為偽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吾世
讐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斷我首麟於是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
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睢陽之讐挾機明辯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
下乎屈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於義死
於静死於事以怒罵為敵死於怒罵則肝腦腸腎有不忍言者矣雖
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避全豈不固忠而成孝事在目睫
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昇篡楊行密之業遷其
子孫於廣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為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
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景升辭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又反
為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題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
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際伏可不畏哉夫以趙
祖之遇降主天鬧巧於報施然建共樹處俘坐朝安舊主正坐於危
疑竊意尤事於睨睨而殺氣所遇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景進
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今丞相卿之睨進士
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還而國亡生雖媿陳東歐陽澈之忠死
不效陸機入洛之恥求相如兵次卿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槊隨叫軍
門丞相察其愛情而遣之憐其觀望而遣之非僕也耶[illegible]惟千載之
事既具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講贈之素服先元亮之操[illegible][illegible]
與丞相商之盧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illegible]
遣女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還晉出帝及
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死謂帝曰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
使我為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颺之庶
遺魂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
佗鄉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數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
漢庭而從田橫亦當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烏盧陵咸
矣科目得矣宰相忠烈合為一傳矣舊主為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
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而死
畏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
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殺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錯鑄已無鐵
噬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為位其間訃聞則哭

陳仁錫曰雍容不迫知卷到極粹處即莫邪不傷矣

鍾惺曰以文丞相忠義死固其尋常事不應以此薄待之然事關
生死惟恐其一念之差故不惜苦心苦口而為此真義士真門
生使居文丞相之位是又一文丞相也

某以為少欲待時者得乃甚不對

謝枋得與魏容齋書

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遺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其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姦民誣告而枉死後來究狀明白姦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謂厚矣某雖至愚極闇豈不知恩所以宰為民不為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不能為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將除書下喚之意今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文武

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其所以敎虞人之死而不誅顧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參相公拘管周先生道院日夜禁勤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非憂其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為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公憂慮亦太勞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蒙大參相公縲絏而到大都以總經見留忠承諸公且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為大元爾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為大宋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

某服衰入君面目立於天地間其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縗絰見公卿如大元有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年香獻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其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飲烟火今則并勺水一粟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為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士之誠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以鈞臺既事件盡交還來使而納使爺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志

亦願效一得之愚今則決不敢矣昔有公甫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殺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若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為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妒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心以為娼婦矣恐徒為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愧曰謝公義理素定於中一死不必言但恐死傷勇死不得所則是匹婦之死烈士之死而非君子從容之死也此書決絕處

而無屬邑遂順處而無餒情信德任而君子者哉

謝枋得却聘書

義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
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蒸藜含糗於大元之名地乎大元之赦
某屢矣其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
既為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牛者
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為大元游
惰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為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為
輪為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大
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某與
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
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
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
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鍾惺曰看其心如鐵石只一味從容就義故伍田無已

林景熙 鄭中隱詩集序

中隱鄭君前甲科進士也亦既攀桂抱月而騷風博木擊謌鳳池可
主致术矣哭怙恃六霜又哭離黍彷徨顛沛將寫其悲悅無憀之鳴
舍詩奚寄詩文之一也君詩如其文冠冕佩玉槃度春容可以施典
冊薦郁廟乃雅沈頓欝為匪風下泉之思回首楓宸臚唱杏苑芳
題如隔宇宙蓋君之所欲存者心也而所不能挽者時也其禮義蘂
倫豐鎬遺澤尚隱然於變風中者今後見矣其派以君之集來請為
序予既重君之為人又喜孫之有子克揚前人光花淚鳥驚詩中有
史予我猶有考焉其尚謹所旅之

鍾惺曰一味悲感當與楚騷同讀

林景熙 送松存弟序

予自閩從居平陽之坳中至予十二世系益蔓歲合族亡慮數百
人叙手行酒少長秩如予以與里第二支松存為伯仲行別二十年
更陵谷君自湖海歸省調為錄而予隱州郭於是相見白首愴道武
林舊事方其操數寸管與海內英雋角輒斬然出蓋自師教童習耗
思慮而僅工之一旦棄如土梗可悲已科舉廢士躋青雲猶假所業
以自見夫所業者豈必出其所構相與為欺以至抗顏倚席貽笑子
矜有如君者蜀日越雪歐自寥寥夫錄以舉善君哉鑒精月書李弦
不共錙銖而又限義利以律身辨損益以取友士洒然矜奮稱其職

者矣癡噫穹壤間斯文一綫若有若亡然而生人之類不為禽獸思域
者無喪文之理也奎復明宦日以文瑞世徵君而誰哉予老矣戒愳
後必得與於斯奉君之亢吾宗也於其行輒贈以言

鍾惺曰霽山於遺玉而埋之誠宋忠義士也故其隨文雖一字一
句皆含離黍之悲讀此可見

宋文歸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鍾惺編宋文多樸實而惺以纖巧之法選之以佻薄之語評之是爲南轅而北轍其去取之得失可以不必問矣

選詩七卷詩人世次爵里一卷

〔梁〕蕭統選　〔明〕郭正域批點　凌濛初輯評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明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合評選詩七卷》提要

輯諸名家合評選詩

嚴滄浪曰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乃杜少陵諭兒詩則曰熟精文選理庶明選詩漢魏莽蒼古道猶存晉宋之交藻多彫露矣少陵不云精其詞其音而獨云理少陵之所得于選者深乎夫理若格調情文抑揚開收有道存焉唐人理解之理非宋人理學之理也李青蓮青山欲銜半邊日杜少陵四更山吐月皆卷中之以得之奇而康

選詩序一

亦盡峰隱半規賓侶之談如此
影不可枚舉豈非學者所出與
而化無而勢具理之所驗哉
獨怪宋人談詩凡足景詠物
無一不謂託諷君臣治亂賢
佞紛之傳會令人肌粟能亦濫

觴于休文延年之訓詠懷及
臣虆而衍之流至宋人遂為
錮在不可解而詩道遂墮一
大塵劫矣言選詩者當擬選
于理徹理于選而以直指而以淑
言女之與滄浪之所謂趣非一

非二句誤認字象比彼道見以上
貞少陵也亦不如千年之選詩者
不一大都即篆詮淑互有瑕瑩
通來郭太史所搽觚寫視
潤步得至大端郭有顛本以
世而諸家之言僅散見于殘

簡蝕帙中無量而耕之者余
感少陵泠沈酒濡首隆固
陋未及備覽一編之嘗竊
有取焉後之君子以此君緯
揚扢悅能如聆諸家之咳
唾而晤言一室也其於所

知理思過半矣

吳興凌濛初撰并書

凡例

一文選本詩甲詩乙至詩庚而止止于庚意不可曉殆偶以干紀卷僅得七而遂止耳今仍其舊分爲七卷而去其甲乙之說

一詩人文選或書其名或書其字其異同無謂今盡易以名而字及爵里別詳卷首

一註從六臣中取其簡明者節録之取可解而止不多援故實句証以爲博至有雖係往事

人人通曉（如和璧隋珠之類）不録

一詩有隱躍寄托可以意會注必專指其爲某事某故恐失作者之意不録

一贈荅之類舊本有荅前贈後者此盖因其人品地年位而班次之耳近本咸取而柰之非編者之意矣今悉因舊本

一評語俱裒集各家簡編中者故不能無漏劉會孟閒有顓本而無從蒐獲爲恨倘藏書家

肯以見遺他日不妨更載入以爲全美

一圈點諸家無本止郭明龍有批評文選本今悉依其筆前行已列其名後凡郭批俱不載名氏

一古今諸評詩家俱以名稱以作詩者旣載其名不敢復録字號以輕諸君子也其偶失查名者一二家姑用字云

一刻詩悉依宋雕本故有從善而與五臣異者有從五臣而與善異者今俱明註其傍

批評選詩名公姓氏

沈約　休文　謝靈運

鍾嶸　劉勰

駱賓王　李白　太白

王昌齡　少伯　元稹　微之

釋皎然　清晝　王安石　介甫

蘇軾　子瞻　韓駒　子蒼

劉辰翁　會孟　敖陶孫　器之

宋祁　子京　真德秀　西山

葉夢得　少蘊　朱熹　元晦

嚴羽　儀卿 印滄浪　葛立方　常之

范晞文　景文　羅大經　景綸

魏慶之　淳父　蔡寬夫
蔡　敬夫　祁寬
魯郊　李東陽　賓之
徐楨卿　昌國　楊慎　用修
何景明　大復　何良俊　元朗
王世貞　元美　王世懋　敬美

皇甫汸　子循　田藝衡　子藝
郭正域　明龍　鍾惺　伯敬
譚元春　友夏

註選詩六臣姓氏 其語係評詩者亦採錄上方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 已上是爲五臣　李善

詩人世次爵里

戰國

荊軻

衛人。爲燕太子丹刺秦王。不克而誅於秦。

漢

漢高祖

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項羽封爲漢王。後平羽。立爲天子。謚曰高皇帝

爲漢之高祖。

韋孟

魯國鄒人。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以直諫去位。徙家於鄒。尋卒。

李陵

字少卿。廣之孫。爲騎都尉。武帝天漢中將步卒五千擊匈奴。轉鬭矢盡。遂降虜。單于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于漢北築望鄉臺

在匈奴二十餘年。竟卒。

蘇武

字子卿。京兆人。武帝天漢二年。以中郎將使匈奴。不屈節。齧雪餐氊。留虜中十九年。會昭帝與匈奴和親。得歸漢。拜爲典屬國。宣帝神爵二年卒。

班婕妤

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彪之姑。少有才學。

成帝選入宮。由小使俄爲婕妤。大幸。後趙飛燕譖之。寵遂衰。

張衡

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安帝時。徵拜爲郎中。再遷大史令。順帝陽嘉中。遷侍中。遭讒。出爲河間王相。後徵拜尚書。卒。

魏

武帝

姓曹氏諱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機警有權數而任俠舉孝廉為郎歷位丞相封魏王從軍三十餘年手不釋卷後其子丕代漢追謚曰武皇帝

文帝

諱丕字子桓武帝長子八歲能屬文建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武帝薨嗣位為丞相魏王尋受漢禪遂即帝位

陳思王植

字子建魏文同母弟也封平原侯尋徙臨菑文帝即位命諸侯皆就國黄初二年貶安鄉侯明帝太和元年徙東阿六年復封陳王薨年四十一謚曰思

王粲

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有異才獻帝西遷因徙居長安後之荊州依劉表表卒魏武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拜侍中建安二十二年卒

劉楨

字公幹東平人魏武辟為丞相掾屬太子常宴諸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座中咸伏楨獨平視魏武聞之乃收治罪減死輸作署吏建安二十二年卒

應瑒

字德璉汝南人漢泰山守劭之從子魏武辟為丞相掾屬轉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中郎將文學建安二十二年卒

應璩

字休璉瑒之弟博學好屬文明帝時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後典著作嘉平四年卒

繆襲

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多所敘述歷事魏四世官至侍中尚書光祿勳正始六年卒

晉

應貞

字吉甫魏侍中璩之子舉高第武帝踐祚遷給事中初置太子中庶子以貞爲之後

爲散騎常侍

阮籍

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司空記室瑀之子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初辟太尉掾進散騎常侍大將軍司馬昭爲其子炎求婚籍乃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後引爲從事中郎籍聞步兵廚多美酒遂求爲步兵校尉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又對人能爲青白眼由是

禮法之士深加讐疾大將軍常保持之

矣

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舉秀才爲郎遷河陽

懷仁二縣令累遷給事黃門侍郎。素與孫秀有隙。及趙王倫輔政。秀遂誣岳與石崇爲亂。誅之。

束皙

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疏廣之後。博學多聞。性沈退。不慕榮利。爲王戎張華輩所辟用。轉著作郎博士。遷尚書郎。趙王倫爲相請爲記室。皙辭疾罷歸。

張載

字孟陽。武邑安平人。博學有文章。起家著作郎。累遷弘農太守。長沙王乂請爲記室復領著作。遂稱疾抽簪。歸卒。

張協

字景陽。與兄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秘書郎。累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時天下已亂。遂屏居草澤。以屬詠自娛。終於家。

左思

字太沖。齊國臨淄人。少博覽文史。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搆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疏之。徵爲秘書郎。齊王冏命爲記室。辭疾不就。以疾終。

嵇康

字叔夜。譙郡銍人。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

寓居山陽。家貧。鍛以自給。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山濤爲吏部。舉康自代。康答書言不堪流俗。非薄湯武。大將軍司馬昭聞之而怒。景元三年。以鍾會譖而殺之。

張華

字茂先。范陽人。博物洽聞。晉武受禪。以爲黃門侍郎。贊伐吳有功。封廣武侯。遷尚書。進爲侍中。中書監。盡忠匡輔。拜司空。與趙

王倫孫秀有隙。竟爲其所害。

孫楚

字子荊。太原中都人。少負才氣。多夌傲。初爲石苞驃騎叅軍。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叅卿軍事。因此搆隙。湮廢積年。後扶風王駿起爲征西將軍。還衛軍司馬。惠帝初。拜馮翊太守。卒。

王贊

字正長。義陽人。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卒。

張翰

字季鷹。吳郡人。文藻新麗。任縱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齊王冏辟爲江東曹掾。覩天下將亂。因秋風起思蓴羹菰菜鱸魚膾。東歸。卒于家。

潘尼

字正叔。少與從父岳俱以文章知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養。及父終。出仕爲太常博士。累遷尚書郎。齊王冏起義兵。引爲叅軍事。位至太常。

石崇

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早有智慧。二十餘爲陽城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致富不貲。開園金谷澗上。後拜太僕衛尉。有愛伎綠珠。孫秀使人求之不得。遂勸趙王倫收崇。族其家。綠珠墜樓死。

曹嘉

字顔遠。魏楚王彪世子。封常山真定王。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爲國子博士。後爲東莞太守。卒。

何劭

字敬祖。陳國陽夏人。司空曾之子。博學善

屬文武帝踐祚以爲散騎常侍永康初遷司空趙王倫篡位以爲太宰永寧元年薨襲封朗陵郡公謚曰康

劉琨

字越石中山靖王之後少以雄豪著名永嘉初爲并州刺史尋加大將軍都督并州四年其長史以并州叛降石勒琨遂奔薊段匹磾因與結婚約共戴晉室元帝渡江

復加太尉封廣武侯後其子羣與磾有隙遂被害謚曰愍

盧諶

字子諒范陽人好老莊善屬文尚武帝女滎陽公主後爲劉琨主簿轉從事中郎琨爲段匹磾所害諶投段末波後爲石季龍所得官至中書監屬冉閔誅石氏因遇害

郭璞

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文章冠絕尤妙於陰陽算歷卜筮之術王導引爲參軍尋遷尚書郎以母憂去王敦起爲記室參軍敦既謀逆使筮璞曰無成壽且不久敦大怒即收斬之及敦平追贈弘農太守

郭泰機

河南人爵里無所考據

歐陽建

字堅石渤海人石崇甥爲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爲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欲迎楚王偉立之此是有隙崇勸淮南王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被害焉

棗據

字道彥潁川長社人美容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賈充伐吳請爲從

事中部軍累遷中庶子卒

傅玄

字休奕。北地泥陽人。博學善屬文。舉秀才。稍遷至司隸校尉。免官卒于家。追封清泉侯。謚曰剛。

傅咸

字長虞。玄之子。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純嘗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襲父爵。拜太子洗馬。至司隸校尉。

殷仲文

字仲文。陳郡人。少有才藻。從兄仲堪薦用於會稽王道子。後從桓玄。及玄誅。仲文爲劉裕所殺。初仲文引鏡自照。不見其面。數日而禍及。

王康琚

古今詩英華題曰。晉王康琚。而不述何爵里才行也。

陶淵明　黄魯直曰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工不遺餘力也然[illegible]淵之墻數仞不能窺者何哉二子有意于俗人贊毀工拙淵明直寄焉耳

字元亮。入宋名潛。潯陽柴桑人。侃之曾孫。少有高趣。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稍遷鎮軍建威叅軍。未幾。求爲彭澤令。在縣八十餘日。不肯束帶見督郵。遂解綬去。暨入宋。終身不仕。顏延年誄之。謚曰靖節處士。

宋

謝靈運

陳郡人。移籍會稽。晉孝武時。襲封康樂公。及宋受禪。降爵爲侯。起爲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衞率。武帝崩。出爲永嘉太守。在郡肆歸始寧。文帝登祚。徵爲秘書監。遷侍中。未幾稱疾歸會稽。太守孟顗表其有異志。帝惜其才。授臨川內史。復爲有司所糾。徙廣

州。壽以事就廣州棄市。

顏延之

字延年。琅琊人。性疎淡。不護細行。而文章冠絕當時。初爲宋公豫章世子叅軍。及公即帝位。補太子舍人。與廬陵王甚厚。執政以其構扇異同。因帝崩。出爲始安太守。文帝元嘉三年。徵爲中書侍郎。未幾。復出守永嘉。孝武登阼。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卒。謚

日憲。

謝瞻

字宣遠。六歲能屬文。與從叔琨。族弟靈運。俱有盛名。晉義熙中。爲安城太守。宋初。除中書侍郎。以弟晦當朝。乃出守豫章。尋卒。

謝混

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爲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被誅。

袁淑

字陽源。陳郡陽夏人。好屬文。元嘉中。彭城王起爲祭酒。累遷御史中丞。再遷太子左衛率。元兇將行弑逆。淑力諫見害。孝武立。追謚忠獻。

王徽 一作王微

字景玄。少好學。無不通覽。年十六舉秀才。除南平王鑠右軍咨議。徽素無宦情。並陳

疾不就。江湛舉爲吏部郎中。

王僧達

琅邪人。初爲始興王叅軍。孝武即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尋出補。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稍遷至太常。意俱不悅。上表解職。後以歸順功。封寧陵侯。遷中書令。以屢犯上顏。于獄中賜死。

謝惠連

陳郡人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嘉賞之元嘉元年為彭城王法曹參軍年三十七卒

鮑照 一作昭

字明遠東海人文詞贍逸尤長于樂府世祖時照為中書舍人上方以文章自高頗多忌由是賦述不敢盡其才後臨海王子頊鎮荊州照為前軍書記時江外諸王皆

拒命子頊敗遂遇害

范曄

字蔚宗順陽人也少好學仕文帝時為太子詹事大見信任後坐謀反誅

劉鑠

字休玄為南平穆王文帝第四子未弱冠擬古三十餘首時人以為亞迹陸機元兇弒立以為中軍將軍孝武入討歸義最晚常懷憂懼然負才發競屢輕孝武因毒殺之

齊

謝朓

字玄暉陳郡人少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至尚書吏部郎兼知衛尉事永元初江祏謀立始安王遙光引以為黨不從因收下獄

陸厥

字韓卿吳郡人少有風槩好屬文舉秀才少傳主簿遷行參軍永元元年始安王反厥父閑被誅感慟而卒

梁

江淹

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少而沉敏六歲能詩及長愛奇尚異目以孤賤勵志強學泊于

強仕。漸得聲譽。嘗夢郭璞謂之曰。君借我五色筆。今可見還。淹即探懷。以筆付璞。自此以後。才思稍減。卒。贈醴泉侯。謚曰憲。

范雲

字彥龍。南鄉舞陰人。初事齊爲竟陵王子良文學。少與梁武帝友善。及武帝平建業。以雲爲黃門郎。後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卒。謚曰文。

丘遲

字希範。烏程人。在齊。以秀才遷殿中郎。梁武踐祚。拜中書郎。後遷司空從事中郎。卒。

任昉

字彥升。樂安人。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初仕齊。及武帝踐祚。拜黃門侍郎。掌著作。後出爲新安太守。爲政清省。吏民便之。卒。

沈約

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宋泰始中。爲安西記室參軍。復仕齊。及梁武受禪。以佐命功歷尚書令侍中。封建昌侯。加特進。謚曰隱。

徐悱

字敬業。聰敏能屬文。位太子舍人。累遷洗馬。後遷晉安內史。卒。

虞羲

字子陽。會稽人。七歲能屬文。齊始安引爲侍郎。尋兼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天監中。卒。

詩人世次爵里

選詩目録

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
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
沈休文別范安成

第二卷

詠史

王仲宣詠史
曹子建三良詩
左太沖詠史八首
張景陽詠史
盧子諒覽古
謝宣遠張子房詩
顏延年秋胡詩
五君詠五首
鮑明遠詠史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

百一

應休璉百一詩

遊仙

何敬祖遊仙詩

郭景純游仙詩七首

招隱

左太沖招隱詩二首

陸士衡招隱詩

反招隱

王康琚反招隱詩

游覽

魏文帝芙蓉池作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

謝叔源游西池

謝惠連泛湖出樓中翫月

謝靈運從游京口北固應詔

晚出西射堂

登池上樓

游南亭

游赤石進帆海

石壁精舍還湖中

登石門最高頂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詩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

謝玄暉游東田

江文通從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

宿東園

游沈道士館

徐敬業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

第三卷

第四卷

行旅上

第五卷

王仲宣從軍詩五首

郊廟

顏延年宋郊祀歌二首

樂府

古樂府四首

班婕妤怨歌行

魏武帝樂府二首

魏文帝樂府二首

曹子建樂府四首

石季倫王明君辭并序

陸士衡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樂府一

鮑明遠樂府八首

謝玄暉鼓吹曲

挽歌

繆熙伯挽歌

陸士衡挽歌三首

陶淵明挽歌

雜歌

荊軻歌并序

漢高帝歌并序

劉越石扶風歌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

第六卷

雜詩

古詩十九首

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

蘇子卿詩四首

張平子四愁詩四首有序

王仲宣雜詩

劉公幹雜詩

魏文帝雜詩二首

曹子建朔風詩

雜詩六首

情詩

嵇叔夜雜詩

傅休奕雜詩

張茂先雜詩

情詩二首

陸士衡園葵詩

曹顔遠思友人詩

感舊詩

何敬祖雜詩

王正長雜詩

棗道彦雜詩

左太沖雜詩

張季膺雜詩

張景陽雜詩十首

盧子諒時興詩

陶淵明雜詩二首

詠貧士

讀山海經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擣衣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

選詩卷一

江夏郭正域批點

吳興淩濛初輯評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補亡

補亡六詩并序 虞九章四詩或三章或四章故不言六首而言六詩舊本無分析殊昧作者之意

束皙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循彼南陔。言採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餐。

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

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汩。噬魴捕鯉。嗷嗷林烏。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白華朱萼。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

白華絳趺在陵之陬倩倩士子涅而不渝竭誠
盡敬亹亹忘劬
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
晨葩莫之點辱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黮黮重雲習習和風黍華陵巔麥秀丘中靡田
不播九穀斯豐
奕奕玄霄濛濛甘霤黍發稠華禾挺其秀靡田

不殖九穀斯茂
無高不播無下不植芒芒其稼參參其穡稸我
王委充我民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柔之道之
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于草
魚躍順流
四時遞謝八風代扇纖阿案晷星變其躔（五臣作躔其文）五緯

不愆六氣無易愔愔我王紹文之跡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周風
既洽王猷允泰
漫漫方輿廻廻洪覆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
其性人永其壽
恢恢大圓芒芒九壤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
道夭物極則長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爲政魚游
清沼鳥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
主竭其心時之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內輯武功
外悠

述德

述祖德詩二首

謝靈運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段生藩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臨組乍不緤（音薛）對珪寧肯分惠物辭所賞厲志故絕人茗茗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時（時一作委）經綸委講綴道論改服康世屯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蹴圮萬邦咸振懾橫

流頼君子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秦趙欣來蘇燕魏遲文軌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隨山疏濬潭傍巖藝枌梓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

勸勵

諷諫詩并序（善本無詩字）

韋孟

孟爲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作詩諷諫（善本有曰字）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黻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善作讒）實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由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唉厥生阸（阸五臣作阨）此嫚秦耒耜斯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

於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臣五臣作人）惟傅是輔矜矜元王（五臣作於）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次五臣作緒）享國漸世垂烈于後乃及夷王尅奉厥次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臣斯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悠悠（五臣作[illegible]）是放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

是信。諭諭諂夫。諤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旣藐下臣。追欲縱逸。（逸五臣作桀）嫚彼顯祖。輕此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照臨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遐由近。殆其茲怙。（五臣作恬）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墜匪慢。瞻惟我王。時靡不練。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五臣作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耇。於赫君子。庶顯

于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鑒。

勵志詩

張華

大儀斡運。天迴地游。四氣鱗次。寒暑環周。星火旣夕。忽焉素秋。涼風振落。熠燿宵流。吉士思秋。實感物化。日歟月歟。（善作與下同）荏苒代謝。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嗟爾庶士。胡寧自舍。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擧。大猷玄漠。將抽厥緒。先民有作。貽我高矩。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盤（善作般）于游。居多暇日。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朴斲。終負素質。養由矯矢。獸號于林。蒲蘆縈繳。神感飛禽。末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耽道。安有幽深。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如彼南畝。力耒旣勤。藨蓘致功。必有豐殷。水積成川。載瀾（五臣作潤）載清。土積成山。歊蒸鬱冥。山不

讓塵。川不辭盈。勉志含弘。以隆德聲。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川廣自（自五臣作其）源。成人在始。累微以著。乃物之理。纆牽之長。實累千里。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修業。暉光日新。隰朋仰慕。予亦何人。

獻詩

上責躬應詔詩　有表

曹植

臣植言。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罹、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恐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别荊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

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耉、永無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踊躍之懷、瞻望反側、不勝犬馬戀主之情、謹拜表并獻詩二首、詞旨淺末、不足采覽、貴露下情、冐顏以聞、臣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責躬詩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于漢、君臨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敘、濟濟俊乂、我弼我輔、伊余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

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隳、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黜、將寘于理、元凶是率、明明天子、時惟篤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兖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余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余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光光大使、我榮我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

怵惕谷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生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氂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啟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

應詔詩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糇糧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不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漂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黃坂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

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鑾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閾俯惟闕庭長懷永慕憂心如酲

關中詩

潘岳

於皇時晉受命既固三祖在天聖皇紹祚德博化光刑簡枉錯微火不戒延我寶庫

蠢爾戎狄狡焉思肆虞我國眚窺我利器嶽牧

慮殊威懷理二將無專策兵不素肄

翹翹趙王請徒三萬朝議惟疑未逞斯願桓桓梁征高牙乃建旗蓋相望偏師作援

虎視眈眈威彼好時素甲日耀玄幕雲起誰其繼之夏侯卿士惟系唯處別營棊跱

夫豈無謀戎士承平守有完郛戰無全兵鋒交卒奔孰免孟明飛檄秦郊告敗上京

周狗師令身膏氏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盧播

遣命投畀朔土爲法受惡誰謂荼苦
哀此黎元無罪無辜肝腦塗地白骨交衢夫行
妻寡父出子孤俾我晉民化爲狄俘
亂離斯瘼日月其稔天子是矜旰食晏寢主憂
臣勞孰不祗懔愧無獻納尸素以甚
皇赫斯（五臣作精）怒爰整精鋭命彼上谷指日遄逝（五臣作新）親奉
成規稜威遐厲首陷中亭揚聲萬計
兵固詭道先聲後實聞之有司以萬爲一紂之

不善我未之必虛晶湔德繆彰甲吉
雍門不啟陳汧（五臣作邑）危偪覩遂虎奮感恩輸力重圍
克解危城載色豈曰無過功亦不測
情固萬端于何不有紛紜齊萬亦孔之醜曰納
其降曰梟其首疇真可掩孰僞（五臣作爲）可久
既（五臣作伯）徵爾辭既蔽爾訟當乃明實否則證空好爵
既靡顯戮亦從不見竇林伏尸漢邦
周人之詩寔曰采薇北難獫狁西患昆夷以古

況今何足曜威徒愍斯民我心傷悲
斯民如何荼毒于秦師旅既加饑饉是因疫癘
淫行荊棘成榛絳陽之粟浮于渭濱
明明天子（五臣作人）視民如傷申命羣司保爾封疆靡暴
于衆無凌于彊惴惴寡弱如熙春陽

公讌

公讌詩

曹植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園飛蓋相
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
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飇接丹
轂輕輦隨風移飄颻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公讌詩

王粲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撤蒸暑清雲却
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榱嘉肴充圓方旨

酒盈金罍管弦發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樂但愬盃行遲常聞古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公讌詩

劉楨

永日行游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

翺翔（五臣作居）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平五臣作侔）仁獸游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應瑒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游何鄉戢翼正

徘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棲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簡珠墮（五臣作隨）沙石何能中有諧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良遇不可値伸眉路何階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和顏既以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爲且極歡情不醉其無歸凡百敬爾位以副饑渴懷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陸機

三正迭紹洪聖啟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羣辟崇替降及近古黃暉既渝素靈承祜乃眷斯顧祚之宅土三后始基世武丕承協風傍駭天晷仰澄淳耀六合皇慶攸興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時文惟晉世篤其聖欽翼昊天對揚成命九區克咸讌歌以詠皇上纂隆經教弘道于化既豐在工載考俯釐庶績仰荒大造儀刑祖宗妥綏

天保篤生我后克明克秀體輝重光承規景數
茂德淵冲天姿玉裕蕞爾小臣邈彼荒遐弛厥
負檐振纓承華匪願伊始惟命之嘉

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

陸雲

皇皇帝祜誕隆駿命四祖正家天祿安定叡哲
惟晉世有明聖如彼日月萬景攸正
巍巍明聖道隆自天則明分爽觀象洞玄陵風

協紀絕輝照淵肅雍往播福祿來臻
在昔姦臣稱亂紫微神風潛駭有赫茲威靈旗
樹旆如電斯輝致天之屆于河之沂有命再集
皇輿凱歸
頹綱既振品物咸秩神道見素遺華反質辰晷
重光協風應律函夏無塵海外有謐
芒芒宇宙天地交泰王在華堂式宴嘉會玄暉
峻朗翠雲崇靄冕弁振纓服藻垂帶

祁祁臣僚有來雍雍薄言載考承顏下風俯覲
嘉客仰瞻玉容施巳唯約于禮斯豐天錫難老
如岳之崇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

應貞

悠悠太上民之厥初皇極肇建彝倫攸敷五德
更運膺籙受符陶唐既謝天歷在虞
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光我先祚應期納禪位以

龍飛文以虎變玄澤滂流仁風潛扇區內宅心
方隅回面
天垂其象地曜其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嘉禾
重穎蓂莢載芬率土咸序人胥悅欣
恢恢皇度穆穆聖容言思其順貌思其恭在視
斯明在聽斯聰登庸以德明試以功
其恭惟何昧旦丕顯無理不經無義不踐行捨
其華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六府孔修

九有斯靖
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幽人
肆嶮遠國忘遐越裳重譯充我皇家
峩峩列辟赫赫虎臣內和五品外威四賓修時
貢職入覲天人備言錫命羽蓋朱輪
貽燕好會不常厥數神心所授不言而諭於是
肄射弓矢斯御發彼五的有酒斯飫
文武之道厥猷未墜在昔先王射御茲器示武

懼荒過亦爲失凡厥羣后無懈于位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謝瞻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繁林收陽彩密苑解
華叢巢幕無留鷰遵渚有來鴻輕霞冠秋日迅
商薄清穹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四筵霑芳
醴中堂起絲桐扶光迫西汜歡餘宴有窮逝矣
將歸客養素克有終臨流怨莫從歡心歎飛蓬

樂游應詔詩

范曄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山梁協孔性黃屋非
堯心軒駕時未肅文囿降照臨流雲起行蓋晨
風引鑾音原薄信平蔚臺澗備曾深蘭池清夏
氣修帳含秋陰遵渚攀蒙密隨山上嶇嶔睇目
有極覽游情無近尋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頽侵
探巳謝丹黻感事懷長林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謝靈運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淒淒陽卉腓皎皎寒
潭絜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鳴葭戾朱宮蘭
巵獻時哲餞宴光有孚和樂隆所缺在宥天下
理吹萬羣方悅歸客遂海隅脫冠謝朝列弭棹
薄枉渚指景待樂闋河流有急瀾浮驂無緩轍
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彼美丘園道喟焉傷

薦芳。

應詔讌曲水作詩

顏延之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帝迹懸衡，皇流共貫。惟王創物，永錫洪筭。仁固開周，義高登漢。

祚融世哲，業先列聖。太上正位，天臨海鏡。制以化裁，樹之形性。惠浸萌生，信及翔泳。

崇虛非徵，積實莫尚。豈伊人和，實靈所貺。日完其朔，月不掩望。航琛越水，輦賮踰嶂。

章體麗明，儀辰作貳。君彼東朝，金昭玉粹。德有潤身，禮不愆器。柔中淵映，芳猷蘭祕。

昔在文昭，今惟武穆。於赫王宰，方旦居叔。有睟叡蕃，爰履奠牧。寧極和鈞，屏京維服。

朏魄雙交，月氣參變。開榮灑澤，舒虹爍電。化際無間，皇情爰眷。伊思鎬飲，每惟洛宴。

郊餞有壇，君舉有禮。幙幃蘭甸，畫流高陛。分庭薦樂，析波浮醴。豫同夏諺，事兼出濟。

仰閱豐施，降惟微物。三妨儲隸，五塵朝黻。途泰命屯，恩充報屈。有悔可悛，滯瑕難拂。

皇太子釋奠會作

顏延之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禀道毓德，講藝立言。浚明爽曙，達義茲昏。永瞻先覺，顧惟後昆。

大人長物，繼天接聖。時屯必亨，運蒙則正。偃閉武術，闡揚文令。庶士傾風，（懔五臣作深）萬流仰鏡。

虞庠飾館，睿圖炳睟。懷仁憬集，抱智麕至。踵門陳書，躡屩獻器。渫身玄淵，宅心道祕。

伊昔周儲，聿光往記。思皇世哲，體元作嗣。資此夙知，降從經志。逷彼前文，矩周（五臣作[illegible]）規值。

正殿虛筵，司分簡日。尚席函杖，丞疑奉帙。侍言稱辭，（五臣作肆）惇史秉筆。妙識幾音，王載有述。

肆議芳訊，大教克明。敬躬祀典，告奠聖靈。禮屬

覩盥樂薦歌笙昭事是肅俎實非馨獻終龔吉卽宮廣讌堂設象筵庭宿金懸台保兼徽皇戚比彥肴乾酒澄端服整弁六官視命九賓相儀纓笏帀序巾卷充街都莊雲動野馗風馳倫周伍漢超哉邈猗清蹕在天容光必照物任其情理宜其奧妄先國冑側聞邦教徒愧微冥終謝智效

侍宴樂游苑送徐州應詔詩

丘遲

詰旦閶闔開馳道聞鳳吹輕荑承玉輦細草藉龍騎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巢空初鳥飛荇亂新魚戲寔惟北門重匪親孰爲寄參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

應詔樂游苑餞呂僧珍詩

沈約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我皇秉至德忘已用

堯心愍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沈推轂二崤道揚旆九河陰超乘盡三屬選士皆百金戎車出細柳餞席樽上林命師誅後服授律緩前禽函轘方解帶崤武稍披襟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潯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

祖餞

送應氏詩二首

曹植

步登北芒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墻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生居氣結不能言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願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

深豈不愧中腸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爲
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征西官屬送于陟陽候作詩

孫楚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
里道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莫大于殤子彭
聃猶爲夭吉凶如糾纆憂喜相紛繞天地爲我
鑪萬物一何小達人垂大觀誡此苦不早乖離

即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
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金谷集作詩

潘岳

王子和鼎實石子鎮海沂親友各言邁中心悵
有違何以叙離思攜手游郊畿朝發晉京陽夕
次金谷湄廻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綠池泛淡
淡青柳何依依濫泉龍鱗瀾激波連珠揮前庭

樹沙棠後園植烏椑靈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
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顔但愬杯
行遲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春榮誰不慕歲
寒良獨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

謝瞻

祇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方舟析舊知對筵曠
明牧舉觴矜飲餞指途念出宿來晨無定端別

晷有成速頽陽照通津夕陰曖平陸榜人理行
艫輶軒命歸僕分手東城闉發櫂西江隩離會
雖相雜逝川豈往復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

鄰里相送方山詩

謝靈運

祇役出皇邑相期憩甌越解纜及流潮懷舊不
能發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爲盈遇
物難可歇積痾謝生慮寡欲罕所闕資此永幽

棲豈伊年歲別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

謝朓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別范安成詩 鍾惺曰字字幽字字厚字字遠字字真非漢人不能 譚元春曰尤妙在一片真氣浮動無一毫境事碎瑣參錯

沈約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五臣作平生　鍾惺曰同字妙只覺緊若陸云盛壯人便不知　鍾惺曰說得心魂惝然若杜落月楓林關塞等語皆從此出

選詩卷一 終

選詩卷一訂註

東晳補亡六詩 序曰晳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遐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白華

門子 嫡子代父當門者　趺 花足也　處子 處士也

華黍

稸我王委 委積也言為王之稸積

由庚

纖阿 月御也　晷 日景也　躔 星次也

崇丘

方輿 地也　洪覆 天也　大圓 天也

謝靈運述祖德詩 序曰太元中王父龕定淮南負荷世業尊主隆人逮賢相徂謝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東山事同樂生之時志期范蠡之舉

達人 謂祖玄也　貴自我 謂輕物重身也　緤 繫也　永嘉太元 並西晉年號　圮 敗覆也　龕 勝也　進 侍也　賢相 謝安

韋孟諷諫詩

唉歎詞殆其怙茲怙恃漢戚以致危殆嗣其罔則後世無所法則孰違悔過誰能違遠悔過之事

張華勵志詩

星火流火熠燿螢也蒲蘆縈繳神感飛禽蒲蘆即蒲且射隻息中一而不中者亦隨之下言皆至妙之感也王良弟子駕千里馬驚父日纆牽長歙氣上出貌纆牽之長纆索也以御馬泥在鈞鈞作瓦輪者

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植嘗與楊修等醉走馬于司禁門文帝即位念其舊事徙封鄄城侯後來見帝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故子建獻此詩也

相鼠詩篇也七子均養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其均平如一見毛詩青土植初封臨淄侯舊青州之境黃壚墳墓也

潘岳關中詩晉惠帝元康六年氐賊齊萬年與楊茂陷關中既定帝命諸臣作關中詩岳上詩表曰詔臣作關中詩輒奉詔竭愚作一篇案漢記孝明時護羌校尉上降羌顛岸以爲羌豪岸兄顛吾復降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坐詆詞下獄至齊萬年編戶隸屬爲日久矣而死生異辭必有詭謬故引證論以懲不恪也

三祖宣高祖文太祖武世祖延我寶庫元康五年武庫火嶽牧慮殊威懷理二嶽牧謂梁王解系也梁王欲職以感服解系欲守以懷撫趙王名倫請兵三萬往平氏羌朝議疑不遣梁征梁王彤爲征西將軍以討氏賊奸嘷地名夏侯卿士夏侯駿維系維處解系周處周殉周處戰死盧播遣命播代萬年詐論功免爲庶人徙北平上谷孟觀封上谷郡公拜爲建威將軍擊羌中亭地名以萬爲一有司疑觀之詐故觀言誅萬有司以爲一我末之必疑有司抑之太甚虛晶滷德繆彰甲吉晶明也滷甲二羌號德吉其名言觀虛明詠二羌之功雍雍縣陳汧陳倉汧城萬端紛紜齊萬謂爭萬年也夏侯駿上言斬氐帥齊萬年及孟觀至大戰數十生送萬年曰納其降曰梟其首觀曰納降駿曰梟首疇真孰僞觀功真駿功僞

曹植公讌詩在鄴宮與兄丕讌飲

王粲公讌詩侍曹掾讌

葳蕤草木初生貌圓方圓豆方俎

劉楨公讌詩與王粲同於鄴宮作

應瑒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五官中郎將世子丕

簡珠簡大也

陸機皇太子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愍懷太子遹

三正夏殷周黃暉魏土德素靈晉金德三后宣景文世武

（世歷武帝）駭（散也）河汾（晉所封境）承規景數（景大也數歷數謂承規法于大歷數）匪顧伊始（非初始所敢願）

陸雲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成都王穎也趙王倫篡位穎與齊王冏誅之進位大將軍）

四祖（宣景文武）則明（法天之明）淩風協紀絕輝照淵（風教上升協于辰極光炎絕遠下照深淵）姦臣（趙王倫）神風潛駭有赫茲威（齊國河間王顒舉兵十萬四面攻倫迎惠帝反正）

謝瞻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劉裕為宋公時九月九日出游項羽戲馬臺送尚書令孔靖辭位歸鄉宋公與百僚賦詩以述其美焉）

戾（至也）扶光（日光也）西汜（日入處）

范曄樂游應詔詩

軒駕時未肅文囿降照臨（言未戒軒駕而訪道且降文囿而愛物也）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

鳴葭（葭笛也天子行鳴笛引路）和樂隆所缺（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五臣作信所缺和樂之義信有所終缺終也）浮騶（浮行也）

顏延之應詔曲水讌詩（舊樂游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為曲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游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賦詩）

道隱未形（謂宋公未為天子時）治彰既亂（謂延晉之亂以明宋之理）帝跡懸衡皇流共貫（帝五帝皇三皇言可以齊衡共貫）維王（文帝）太上（文帝）帝體（太子）麗明（麗耦也耦君之明）儀辰作貳（儀匹也匹辰極以為副貳）文昭武穆（高祖之子為王同於文王之昭今帝之子為王同於武王之穆）王宰（彭城王義康）方旦居叔（方于周公居伯叔之次）獻蕃（江夏衡陽二王）朏魄雙交（朏魄日月也凡朏魄之交皆在月三日之夕今月未夕故以前之夕唯止有二故曰雙）月氣參變（謂三月也月氣每月一變）鎬飲（詩在鎬飲酒）洛宴（周公卜洛邑引流以泛酒）幙幬蘭甸畫流高陛（張帷幙列蘭甸畫地通水于高陛之側也）三妨儲隷（三任東宮官）五塵朝黻（五任朝官）

顏延之皇太子釋奠會作

浚明爽曙達義茲昏（大明之道既以爽曙通達之義於此彌昏也）大人（謂太子）長物（長育萬物）虞庠（虞氏養國老于上庠）睿圖（睿聖也睿圖孔子圖象）憬（遠也）曆（羣也）器（樂器）周儲（文王之為世子）逷彼前文矩周規值（逷遠也前文古文也值當也言古文經典相去雖遠學其規矩亦與之相當）

正殿 太子正殿 虛筵 虛席以待賢 司分 主曆之官 尚席 儒席 函 容也 杖 五臣作丈席容一丈分地使得指揮也 丞疑 疑丞禮記有師保有疑丞五臣作承承疑輔弼之官也 侍言 傳太子言語之官 惇史 有善記之爲惇史 載 則也 巾 箱也所以盛書 象筵 象牙爲席 金懸 鍾也 六官視命 六卿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巾 箱也所以盛書 妄先國冑 延年時爲國子博士故謙言妄居國冑之先

丘遲侍宴樂游送徐州應詔詩 武帝弟宏爲徐州刺史五臣作張徐州張謏也

北門 徐州梁之北門

沈約應詔樂游苑餞呂僧珍詩 僧珍爲左衛將軍北伐魏

丹浦 堯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 函轘方解帶崤武稍披襟 函函谷轘轅崤武二關名解帶披襟言將隳附也

曹植送應氏詩 璩瑒兄弟也時董卓遷獻帝于西京洛陽被燒故多言荒蕪之事

孫楚征西官屬送于涉陽侯作詩 楚爲馮翊太守時司馬駿爲征西將軍駿下官屬送至涉陽侯故於此作侯亭也

三命 上壽中壽下壽

潘岳金谷集作詩 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時征西太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澗中賦詩以叙中懷

和鼎 祭酒助三公和鼎

謝瞻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 王弘爲撫軍將軍庾登之爲西陽太守後庾被徵還撫軍送至盆口瞻時爲豫章太守亦將還豫章三人於此序別

祗召 謂庾 守官 謂宦遠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靈運爲永嘉太守故鄰里相送於此

謝玄暉新亭渚送范零陵詩 范雲爲零陵郡內史

洞庭張樂地 黃帝張樂于洞庭之野 帝子 娥皇女英爲湘夫人 廣平 周處爲廣平三十年滯訟一朝斷決 籍 籍甚 茂陵 司馬相如謝病居茂陵

沈約別范安成詩 范岫爲安成內史

選詩卷一訂註終

選詩卷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詠史

詠史詩

王粲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善作共所）秦穆殺三良、惜哉空（五臣作昔）爾爲。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生爲百夫雄、死爲壯士規。黄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三良詩

曹植

釋皎然曰陳王詩云秦穆云云王粲云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爲蓋以陳王從國任城被害已後便有憂生之慮[illegible]存幾諫也王粲顯責曹公且言其過存直諫也二詩[illegible]高逸才添相隣至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斯乃[illegible]王將何以獻

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没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五臣作攪）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黄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

詠史詩八首

左思

王世貞曰太沖莽蒼詠史招隱綽有兼人之語但[illegible]不雕琢

鍾惺曰古人詠史不指定一事寫意而已今人寫意多[illegible]定同事　又曰太沖筆古靈動意出[illegible]使[illegible]作三都賦有其才決[illegible]有此情思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虚。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負〇不〇群）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鍾惺曰不求甚解欲然忘食所謂卓犖觀羣書也以是知詩忌人讀不得書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緤、對珪寧（善作不）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內所講在玄虛言論准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爲欻來游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

岡濯足萬里流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采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塡溝壑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途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疏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栖一枝可爲達士模

詠史詩

張協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爲隕涕賢哉此丈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財爲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覽古詩

盧諶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與之將見賣。不與恐遺患。（平聲）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關。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連城既僞往。荊玉亦眞還。爰在澠池會。二主尅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

其端。眥血下霑襟。怒髮上衝冠。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彈。捨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稜威章臺顛。彊禦亦不干。屈節邯鄲中。俛首忍廻軒。廉公何爲者。負荊謝厥諐。智勇冠當世。弛張使我歎。

張子房詩

謝瞻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卜洛易隆替。興亂罔不亡。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五臣作暉）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婉婉幙中畫。輝輝天業昌。鴻門銷薄蝕。垓下隕欃槍。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鑾旍（五臣作旌）歷頹寢。飾像薦嘉嘗。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瞽夫違盛觀。竦踊企一方。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

餐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

秋胡詩

顏延之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峻節貫秋霜。明艷侔朝日。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驅車出郊郭。行

路正威遲存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
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嚴駕越風寒解鞍犯
霜露原隰多悲凉廻飈卷高樹離獸起荒蹊驚
鳥縱横去悲哉游宦子勞此山川路
（晉選）超遲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時爲此別日月方
向除孰知寒暑積僶俛見榮枯歲暮臨空房凉
風起坐隅寢興日巳寒白露生庭蕪
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辭（善作醉）秋未素今也歲

載華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
窕援高柯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
年往誠思勞（路善作露）路遠闊音形雖爲五載別相與脉
平生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南金豈不重聊
自意所輕（鍾惺曰淺語中深厚語）義心多苦調（又曰善下虛字有趣有力）密比金玉聲
高節難久淹揭來空復辭（鍾惺曰寫其情事識婉可想其叙手之妙）遲遲前途盡依依造
門基上堂拜嘉慶（又曰嘉慶二字畫景慙歎二字畫情）入室問何之日暮行采歸物
（今此句斷而浮在物色二字）色桑榆時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譚元春曰秋胡詩只如此敘其事化筆秀手）

有懷誰能巳聊用申苦難離居殊年載一別阻
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明發動愁心閨
中起長歎悽慘歲方宴日落游子顏
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自昔枉光塵結言固
終始如何久爲別百行愆（善作僁）諸巳君子失明義誰
與偕沒齒愧彼行露詩卄之長川氾

顏延之

五君詠五首（譚元春曰七賢名盛矣之于其中黜却二人如此眼中胸中下筆何患不深細何患不高潔　鍾惺曰延年五君詠另換一番心手如對名士細參自消）

阮步兵

阮公雖淪跡識密（譚元春曰見叔讀詩仰曰出不獨淨潤之秘）鑒亦洞沈醉似埋照寓辭類
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物（鍾惺曰五字深極）故不可論途
窮能無慟（張銑曰此延年自托以爲途窮者）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黙仙吐論知
凝神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鎩龍
性誰能馴（張銑曰皆以喻康亦復自謂）

劉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鍾不足歡（鍾惺曰讀此五字知飲酒不易言）榮色豈能眊（譚元春曰好眼力）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阮始平

仲容青雲器實禀生民秀（五臣作人）達音何用深（鍾惺曰此語已深）識微在金奏郭奕已心醉（又云入山公妙）山公非虛覯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古今詩話云今之郡守謂之建麾蓋用延年詩誤也延年所謂一麾乃出守者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謂山濤薦咸為吏部郎三上不用後為荀勗所擠出守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托耳杜牧登樂原詩誤用之云擬把一麾江海去自此遂為故事然實誤也）

向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鍾惺曰深心度）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又曰清至）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王世貞曰延年五君詠忽自秀于他作如況詩以嵇阮為高辭以托跡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以比己之論辭[illegible]誰知非荒宴以解己之任誕也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以感己之淪滯也語意既雋永亦易吟諷）

詠史詩

鮑照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子剸華纓遊客竦輕轡明星辰未稀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颷沓鞍馬光照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詠霍將軍北伐詩

虞羲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五臣作窮）涼（善作涼）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雲生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驚乘墉揮寶

劍蔽日引高旍（五臣作旌）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骨都先自讋日逐次亡精玉門罷斥候甲第始修營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百一

百一詩

應璩

下流不可處君子愼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
侵誣前者隳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
醴（五臣作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所占於此
土是謂仁智居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用等
稱才學往往見歎譽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
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五臣作知）

遊仙

遊仙詩

何劭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栢光色冬夏茂根柢無
彫落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揚志玄雲際流
目矚巖石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五臣作人）
岳連翩御飛鶴抗跡遺萬里豈戀生民樂長懷
慕仙類眇（善作眺）然心緜邈

游仙詩七首　鍾嶸曰游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郭璞　李善曰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纓紱餐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雖志狹中區而辭多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呂向曰璞詩雖游仙意雜傲契上下道德信遠矣哉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遯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
蓬萊（音夷）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靈谿可潛盤安
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進則保龍
見退爲觸藩羝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窓
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迹企潁陽臨
河思洗耳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
笑粲然啟玉齒蹇脩時不存要之將誰使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
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
蘂挹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烟左挹浮丘
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
願夏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雖欲騰丹谿雲
螭非我駕愧（五臣作令）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臨川哀年
邁撫心獨悲吒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潛穎怨青陽。陵苕哀素秋。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

雜縣寓魯門。風煖將為災。吞舟湧（五臣作浮）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姮娥揚妙音。洪崖頷其頤。升降隨長煙。飄颻戲九垓。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善作見）復魄。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寒露拂陵苕。女蘿辭松柏。蕣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長揖當塗人。去來山林客。

招隱詩二首（鍾惺曰氣和語厚所以為真隱　又曰詠史存事却入情招隱在趣却入理所以深於高遠）

左思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沈。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餱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鍾惺曰待字[illegible]　又曰或字[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　吾招[illegible]妙）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峭蒨青蔥間。竹柏得其真。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尚。逍遙撰良辰。

招隱詩

陸機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五臣作峻）谷。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反招隱詩

王康琚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鵾鷄先晨鳴哀風迎衣起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已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遊覽

芙容池作

魏文帝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卑枝拂羽蓋修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

南州桓公九井作

殷仲文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景氣多明遠風物自淒緊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歲寒無早秀浮榮甘夙隕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哲匠感蕭晨肅此塵外軫廣筵散泛愛逸爵紆勝引伊余樂好仁惑袪各亦泯猥首阿衡朝將貽匈奴哂

游西池

謝混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五臣本無此二句）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陵闕高臺眺飛霞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無爲牽所思南榮戒其多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

謝惠連

日落泛澄瀛星羅游輕橈憩榭面曲汜臨流對
廻潮輟策共騁筵並坐相招要哀鴻鳴沙渚悲
猨響山椒亭亭映江月瀏瀏出谷風斐斐氣幕
岫泫泫露盈條近矚袪幽蘊遠視蕩諠囂晤言
不知罷從夕至清朝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

謝靈運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事爲名教用道以神

理超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鳴笳發春渚稅
變登山椒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遠巖映蘭
薄白日麗江皐原隰荑綠柳墟囿散紅桃皇心
美陽澤萬象咸光昭顧已枉維縶撫志慙場苗
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曾是縈舊想覽物奏
長謠

晚出西射堂

謝靈運

步出西城門遥望城西岑連障疊巘崿青翠杳
深沈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節往感不淺感
來念已深羇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勞
愛如何離賞心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安排
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登池上樓

謝靈運

葉夢得曰世多不解池塘二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以此爲根本而思苦難言者往往不快　王世貞曰明月照積雪是佳境非佳語池塘生春草是佳語非佳境此語不必過求亦不必深貴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

淵沈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窮海臥
痾對空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善本無此二句）
瀾舉目眺嶇嶔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
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隱秀之語）
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
在今

李東陽曰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調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階翻雖一時傳誦固已移於流俗而不自覺也

游南亭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久痗昏墊苦旅館眺郊岐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未厭青春好已覩朱明移慼慼感物歎星星白髮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我志誰與亮賞心唯良知

游赤石進帆海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

興沒周覽倦瀛壖況乃陵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

石壁精舍還湖中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鍾惺曰愉悅二字是高士閑門真光景真受用然偃字自妙莫與掩字例看）

登石門最高頂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谿長林羅戶庭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

駛噭噭夜猿啼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

感升長皆丰容初篁包綠籜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謝靈運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

鍾惺曰逶迤之言開後世律詩毅套惡對

猶泫逶迤傍隈隩迢遞陟陘峴過澗既厲急登

棧亦陵緬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轉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為美事昧竟誰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應詔觀北湖田收

顏延之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蓄軫豈明懋善游皆聖僊帝暉應順動清蹕廵廣廛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飛奔互流綴緹殼代迴環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開冬眷徂物殘悴盈化先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煙攢素既森藹積翠亦葱芊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筵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疲弱謝凌遽取累非纆牽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

顏延之

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巖險去漢宇襟衛徙吳京流池自化造山關固神營園縣極方望邑社總地靈宅道炳星緯誕曜應辰明睿思纆故里巡駕市舊垌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甍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荑英宣遊弘下濟窮遠凝聖情岳濱有和會祥習在卜征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萌空食疲廊肆反

稅事巖耕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

顔延之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春方動震駕望幸傾五州山祇蹕嶠路水若警滄流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萬軸胤行衛千翼泛飛浮彫雲麗旋蓋祥飈被綵斿江南進荆艶河激獻趙謳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州藐眇覯靑崖衍溔觀綠疇

民靈騖都野鱗翰聳淵丘德禮既普洽川岳徧懷柔

行藥至城東橋

鮑照

鷄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嚴車臨迥陌延瞰歷城闉蔓草緣高隅修楊夾廣津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懷金近從利撫劒遠辭親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開芳及稚節含彩吝驚春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淪容華坐消歇端爲誰苦辛

遊東田

謝朓

戚戚苦無悰携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遠樹曖阡阡生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靑山郭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

江淹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瑤草正翕艶玉樹信葱靑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中坐瞰蛇虹俛伏視流星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方學松柏隱羞逐市井名幸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旍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

沈約

靈山紀地德險峭資岳靈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坰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蔥青

發地多奇嶺千雲非一狀合沓共隱天參差互相望鬱律構丹巘崚嶒起青嶂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

即事旣多美臨眺殊復奇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

多値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窮冥終不見蕭條無可欲所願從之遊寸心于此足

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白雲隨玉趾青霞雜桂旗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之焉仰鑣駕歲暮以爲期

宿東園

沈約

陳王鬬雞道安仁采樵路東郊豈異昔聊可閑余步野徑旣盤紆荒阡亦交互槿籬疎復密荆扉新且故樹頂鳴風飈草根積霜露驚麏去不息征鳥時相顧茅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兔夕陰帶曾阜長烟引輕素飛光忽我遒豈止歲云暮若蒙西山藥頹齡儻能度

游沈道士館

沈約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權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旣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寧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衿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外物爲念在玄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

輕鴻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一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

徐悱

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表裏窮形勝襟帶盡巖巒修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干登陴起遐望迴首見長安金溝朝灞滻甬道入鴛鸞鮮車騖華轂汗馬躍銀鞍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豈如霸上戲羞取路傍觀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歎

選詩卷二終

選詩卷二訂註

王粲詠史詩 曹公好以己事誅殺賢良故托言秦穆公殺三良自痛以諷之

綆縻 皆繩索

曹植三良詩 植被文帝黜責悔不隨武帝死而托是詩

左思詠史詩

金張 金日磾張湯 七葉 自武至平也 馮公 馮唐白首屈于郎署 術 道也

許史 許皇后父廣漢爲平恩侯史良娣兄恭爲樂陵侯 欻 忽也

張協詠史詩 協與兄載並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少辟公府後爲黃門郎因

托疾遂絕人事協見朝廷貪祿位者衆故詠此詩以刺之

謝瞻張子房詩 宋高祖北伐見張良廟毀爲修之并命諸人爲詩瞻時爲豫章太守適以和

三殤 孔子適太山有婦人哭于墓者使子貢問之曰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曰小子志之苛政猛于虎也秦之苛法天下厭之其暴甚于猛三殤也

代工 工官言人代天理官

薄蝕欃槍 皆翦項刖已日不於犀朔無首日薄芒星爲攙搶

神武 謂宋高祖

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明兩慶霄皆諭宋高祖河陰汾陽堯舜所居

甄 表也 揆 度也 周行 諭宋

顔延之秋胡詩

鳧藻秋胡挈其妻而前如鳧鳥得水草歡躍而馳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以琴瑟爲喻也高張必致絕絃立節有以盡苦聲急自於調起詞苦由乎恨深

顔延之五君詠延年領步兵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時劉諶言于彭城王出爲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以自況山濤王戎由貴顯被遂黜而不敍

默仙亮觀曰叔夜示人有稱而賁戶孫頭康默蒸于生矣郭奕阮咸哀樂至到遺響于人太原郭奕見之心醉山公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呂呂安嵇康山陽賦秀嘗與嵇康寓河內山陽後經河內山陽作思舊賦

鮑昭詠史詩

五都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川河洛伊也皆邑居豪華

虞羲詠霍將軍北伐詩

七萃萃聚也以智力之士七等聚之魚麗陣名六郡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骨都匈奴侯日逐匈奴王激楚清聲也

應璩百一詩曹爽多違法度璩爲是詩以諷焉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

三入承明廬承明謁天子待制之處璩初爲侍郎又爲常侍又爲侍中故云三入此至數譽罰者之辭宋人遇周客宋有愚人得燕石以爲大寶而藏之周客聞而觀焉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礫不殊

郭璞游仙詩

蹇修古賢媒赤松浮丘洪崖並仙人六龍日駕也淮海

變徵禽雉入淮爲蜃雀入水爲蛤丹谿不死之國雲螭龍也魯陽魯陽公與韓遘難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潛穎怨青陽陵苕哀素秋穎苕皆草木也生潛隱之處則怨青陽之不至生陵阜之上則哀素秋之早及言仙修殊事異宜與此同雜縣爰居見國語陵陽容成皆仙人五龍皇后君也兄弟四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次曰徵龍次曰商龍次曰羽龍次曰宮龍父與諸子同仙在三方蓐收孟秋神西陸日行西陸謂之秋朱羲日也由白立秋秋分西從白道

左思招隱詩思苦天下溷濁故將招尋隱者欲以退不仕

荒途橫古今荒廢之道橫絕古今以喻時也榛木叢生

王康琚反招隱詩康琚以爲混俗自處足以免患何必山林然後爲道故作反招隱之詩其情與隱者相反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 姑熟桓玄所出大桑府第于此國南故日南州其外九井山仲文從玄於此游故作是詩叙其進退危懼之情也

牝 谿谷為牝 哲匠 匠謂善宰萬物者謂桓玄 逸爵 猶飛杯 紆勝引 邀屈勝人相引而領 阿衡 謂玄 匈奴晒 田千秋取相事

謝混游西池 混思與友朋相與為樂也

蟋蟀唱 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勞者歌 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矣勞者歌其事皆思友之詩也 美人 謂友人 南榮 庚桑楚謂南榮趎日無使汝思慮營營

謝惠連泛湖歸出樓中翫月

瀛 澤中曰瀛 山椒 山頂

謝靈運從游京口北固應詔 京口江口北固山名靈運從宋高祖上此山複望江

汾水游 堯見四子汾水之陽

謝靈運晚出西射堂 射堂在永嘉西靈運留處常不得意作是詩也 此以下皆永嘉所作

合情尚勞愛 萬物含情尚愛儔類

謝靈運登池上樓 靈運被謫出時有疾起而作是

潛虯飛鴻 虯以深潛而保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虯鴻也

謝靈運游赤石進帆海

瀛壖 海岸也 窮髮 不毛之地在北海之北 川后 波神 天吳 水伯 石華 附石生 海月 如鏡皆中食 子牟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 任公言 孔子西于陳太公任往弔之日直木先伐甘泉先竭

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

駛 疾也 九秋幹 松之類 三春荑 草之類言心契堅貞自游于道翫色亦同

于俗也

謝靈運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解作 易日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 升長 草木升長 賞廢 理誰通 賞心若廢茲理誰為通乎

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隈 自之 隩 涯也 陘 山中斷 峴 山嶺 緬 遠也 企 舉踵 葉卷 初生未展

顏延之應詔觀北湖田收 從宋文帝游曲阿北湖觀收田勤苦

周御 周穆王周行天下使有車轍馬跡 夏載 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蓄軫

曾車不行豐頼頼穗也飛奔車也流綴戎欵或連緹轂騎也開冬
春徂物殘悴盈化先言閉冬而視徂落之物雖己殘悴而當盈于變化之
先言可觀也攢素木葉既落霜封其枝積翠松栢交布息饗報嘉歲
通急戒無年息人饗宴以報豐歲遁人之急以備饑年後筵延年自謂淩
遠捷逸纓牽見前

顏延之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

元天山名日觀太山京南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秦華
長城淩河繞陽山發華山為城華山四面峻如削成巖險去漢宇襟衛徙

吳京言巖險之固去彼漢宇襟帶周衛從此吳京朱都吳地故日吳京也園縣山陟
方望祭四方羣神誕曜浮曜也應辰辰北方星宋以水德故云應辰麓
屈祿岳瀆齊桓公時岳瀆諸侯莫不來服祥習在十征先王十征五年歲十
其祥禘習則行昔老謂司馬談也天子始建漢家之封禹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遺
悵自謂空食疲廓肆反稅事巖耕言巳素餐麥于康廩之職今貳
反畝國稅專耕畝下

顏延之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

春方東方五州九州之地宋得其五山祇山神水若水神瑤軫玉輅
藻舟畫舟萬軸車也胤繼也千翼舟也彫雲麗璇蓋以玉飾蓋
彤鏤雲氣貼於其上綵斿旗名荆豔楚歌河激女涓者津吏之女趙簡子渡河
於中流奏河激之歌金練金甲民靈人神也鱗翰魚鳥也騫聳驚懼

鮑昭行藥至城東橋

開芳及稚節開布芳華宜在幼年含彩吝驚春含其光彩驚惜春序
恐時過年歲

沈約鍾山詩應西陽王教

鳳翔淮海喻宋之興八解維摩經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四禪大品
經之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五藥草木虫石穀三芝石芝靈芝肉芝歲暮齡老
也

沈約宿東園

祈年觀秦所立望仙宮漢所立

徐悱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詩

灞滻二水名鴛鸞殿名燕山石竇憲破匈奴勒石函谷丸隗囂
將王元謂囂日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霸上戲漢匈奴入邊劉禮軍霸上文帝馳入

其寧曰霸上單兒戲耳 數奇李廣不侯

選詩卷二訂註

選詩卷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詠懷

詠懷詩十七首

嚴羽曰黄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爲高古有建安風骨

阮籍

王世貞曰阮公詠懷遠近之間遇境即際興窮即止坐不著詩宗佳耳人乃謂陳子昂勝之何必子昂宋人寧無感興乎哉 王世懋曰阮公詠懷詩亦自深于寄托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鍾惺曰子嘗謂陳子昂張九齡感遇詩格韻興味有遠出詠懷上者此語不可告千古瞶人請即質之阮公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桃李花灼灼有
輝光悅澤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盼發姿媚言
笑吐芬芳携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願爲雙飛
鳥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
常保清霜被皐蘭凝霜霑野草朝爲美少年夕
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栢翳岡岑飛鳥鳴

相過感慨懷心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東門蘇
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嘆咨嗟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
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
月耀清輝晨鷄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弦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
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
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
道失路將如何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
鉤帶五色曜朝日佳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
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禄豈足賴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
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
雲起重陰鳴鴈飛南征鶗鴂發哀音素質由商
聲悽愴傷我心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
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有所思丘墓蔽山岡萬
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
子噭噭今自嗤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緑水揚洪波曠野莽
茫茫走獸交横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
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疇
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

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炎暑唯茲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淸雲自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灼灼西頹日。(善作隤)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饑。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五臣作出)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閑遊子。俯仰乍(五臣作作)浮沈。捷徑從狹路。僶俛趨荒淫。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五臣作術)以慰我心。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皐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秋懷詩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値秋晏。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寒商動淸閨。孤燈曖幽幔。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夷險難預(善作豫)謀。倚伏昧前筭。雖好

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高臺驟登踐。淸淺(五臣作波)時陵亂。頹魄不再圓。傾羲無兩旦。金石(五臣作鉛)終消毀。丹青暫彫煥。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

臨終詩

歐陽建

伯陽適西戎。(善作子欲居九夷)孔子欲居蠻。苟懷四方志。所在可

游盤。況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古人達機兆。策馬游近關。咨余冲且暗。抱責守微官。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紘綱。投足不獲安。松栢隆冬瘁。然後知歲寒。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眞僞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五臣作嘆）。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所憐女。惻惻心中酸。二子棄（五臣作弃）若遺。念皆遘（念皆遘其）凶殘。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執紙

五情塞。揮筆涕汍瀾。

幽憤詩

嵇康

鍾惺曰自怨自艾自供自悔知其所以殺身之道而性不可化付之無奈高古無有此病悲之千言萬語不外才多識寡四字　又曰句句自責却句句占地步　譚元春曰似自狀似年譜歷叙得妙引咎得妙字字是嵇叔夜幽憤詩摹狀移動不得

嗟余薄祜（善作祐）。少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繈緥。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音沮）。不訓不師。爰及冠帶（善本無此二句）。馮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眞。曰余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踈。理蔽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縶此幽阻。實恥訟免（善作冤）。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嗈嗈（五臣作雝雝）鳴鴈（五臣作鴻）。奮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

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愼。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予情。安樂必誡。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七哀詩

曹植（韓啟然曰明月二句與宣城又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江文通露綠方池瀫月華如綠佃其葉豔如青芊芙容蓝菡照水）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皇甫汸曰此詩云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illegible]將心寄明月流影入君懷以月代風善變詩人之意）

七哀詩二首

王粲（楊慎曰劉文房詩已是洞庭人猶看灞陵月孟東野詩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語意相似皆寓戀闕之意然總不若王仲宣云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含蓄蘊藉自然不可及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中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荆蠻非我鄉何爲久滯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襟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爲我發悲音羇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七哀二首

張載

北邙（善作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遥相望原陵鬱膴膴季（五臣作蔡）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毀壞過一抔便方啟幽戶珠柙離玉

體珍寶見剽虜園寢化爲墟周墉無遺堵蒙蘢荆棘生蹊徑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頹隴並墾發萌隸營農圃昔爲萬乘君今爲丘山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

秋風吐商氣（五臣作朝）蕭瑟掃前林陽鳥（五臣作烏）收和響寒蟬無餘音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先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沈顧望無所見唯覩松柏陰肅肅高桐枝翩翩棲孤禽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哀人

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丘壠日已遠纏綿思彌深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霑衣襟

悼亡詩三首

潘岳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廻心返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幃屏無髣

髴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怳如或存周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隻如彼遊川魚比目中路析春風緣隙來晨霤承簷滴寢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

皎皎窻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云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胷霑胷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淒淒朝露凝烈烈夕風厲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茵幬張故

房朔望臨爾祭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亹亹朞月周戚戚彌相愍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駕言陟東阜望墳思紆軫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落葉委埏側枯荄帶墳隅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

廬陵王墓下作

謝靈運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岡眷言懷君子沈痛結中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栢森已行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脆促良可哀夭枉特兼常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舉聲泣已灑長歎不成章

拜陵廟作

顔延之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哀敬隆祖廟崇樹嘉園塋逮事休命始投足階王庭陪厠廻天顧朝讌流聖情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勑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凤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東紳入西寢伏軾出東垧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葱青松風遵路急山烟冒壠生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萬紀載絃吹千歲託旒旌未殊帝世遠已同淪化萌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發軏喪夷易歸軫慎崎傾

同謝諮議銅爵臺詩

謝朓

繐帷飄井榦罇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淚迹嬋媛空復情玉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任昉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携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濬冲得茂彥夫子值狂生伊人

有涇渭非余揚濁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何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

鍾惺曰情辭究至義與生平年少曰一首同妙然覺沈詩是全副做到極妙處此詩是逐句做到極妙處

贈答

贈蔡子篤詩

王粲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我友云徂言戾舊邦舫舟翩翩以泝大江蔚矣荒塗時行靡通慨我懷慕（五臣作銜）君子所同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濟岱江行邈焉異處風流雲散一別如雨人生實難願其弗與瞻望遐路允企伊佇烈烈冬日肅肅淒風潛鱗在淵歸鴈載軒苟非鴻鵰焉能飛飜雖則追慕（五臣作追）予思罔宣瞻望東路慘愴增歎率彼江流爰逝靡期君子信誓不遷於時及子同寮生死固之何以贈行言授斯詩中心孔悼涕淚漣洏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贈士孫文始

王粲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我暨我友自彼京師宗守盪失越（善作有）用遁違遷于荊楚在漳之湄在漳之湄

亦克宴處和通篪塤比德車輔既度禮義卒獲笑語庶茲永日無愆厥緒雖曰無愆時不我已同心離事乃有逝止橫此大江淹彼南汜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惟彼南汜君子居之悠悠我心薄言慕之人亦有言靡喆不愚矧伊嫵婉胡不（平聲）悽而晨風夕逝託與之期瞻仰王室慨其永歎良人在外誰佐天官四國方阻俾爾歸藩爾之歸藩作式下國無曰蠻裔不虔汝德慎爾所主

𢍜由嘉則，龍雖勿用，志亦靡忒。悠悠澹澧，鬱彼唐林。雖則同域，邈其迥深。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旣來，無密爾音。

贈文叔良

王粲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君子于征，爰聘西隣。臨此洪渚，伊思梁岷。爾行孔邈，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愼爾所主。謀言必賢，錯說申輔。延陵有作，喬肹

是與。先民遺跡，來世之矩。既愼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視明聽聰，靡事不惟。董褐荷名，胡寧不師。衆不可蓋，無尚我言。梧宮致辯，齊楚構患。成功有要，在衆思歡。人之多忌，掩之實難。瞻彼黑水，滔滔其流。江漢有卷，允來厥休。二邦若否，職汝之由。緬彼行人，先克弗留。尚哉君子，異于他仇。人誰不勤，無厚我憂。惟詩作贈，敢詠在舟。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劉楨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翺翔。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衆賓會廣座，明鐙熺炎光。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長夜忘歸來，聊且爲太康。四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

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自是涉玄冬，彌曠十

餘旬。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清談同日夕，情盼叙憂勤。便復爲別辭，游車歸西隣。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終夜不遑寐，叙意於濡翰。明鐙曜閨中，清風凄已寒。白露塗前庭，應

門重其關四節相排斥歲月忽欲殫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歎

涼風吹沙礫霜風何皚皚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小臣信頑魯僶俛安能追

贈徐幹

劉楨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

由宣思子沈心曲長歎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淸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贈從弟三首

劉楨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羅凝寒松栢有本性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何時當來儀將

須聖明君

贈徐幹

曹植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衆星粲以繁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聊且夜行游游彼雙闕間文昌鬱雲起迎風高中天春鳩鳴飛棟流猋激櫺軒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

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良田無晩歲膏澤多豐年亮懷璵璠美積久德逾宣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贈丁儀

曹植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在貴多忘賤爲恩誰能博狐白足禦

冬焉念無衣客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子其寧爾心親交意不薄

贈王粲

曹植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自使懷百憂

贈丁儀王粲

曹植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槩太清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贈白馬王彪七首

曹植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淸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逵絶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難進。(五臣作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欲還絶無蹊。攬轡止踟蹰。

踟蹰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柰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鍾惺曰五字悲)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卽長路。援筆從此辭。

贈丁翼

曹植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廚。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肴來不虛歸。觴

至反無餘。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大國多良林。譬海出明珠。君子義休偫。小人德無儲。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爲世儒。

贈秀才入軍五首

嵇康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攜我好仇。

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
淵魚盤于游田其樂只且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
谷風吹我素琴咬咬黃鳥顧疇弄音感悟馳情
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
瀺灂山鳥羣飛駕言出遊(五臣作游之)日夕忘歸思我良朋
如渴如饑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皐垂綸長川目送
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善作泰)嘉彼釣叟
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袿(一作帷)組帳高褰旨酒
盈樽(五臣作罇)莫與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
其馨若蘭佳人不在(五臣作存)能不永歎

贈山濤

司馬紹統

苕苕椅桐樹寄生于南岳上凌青雲霓下臨千
仞谷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昔也植朝陽傾
枝俟鸞鷟今者絕世用倥傯見迫束班匠不我
顧牙曠不我錄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冉冉
三光馳(五臣作遲)逝者一何速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躅
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卞和潛幽冥誰能證
奇璞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

荅何劭二首

張華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緌爲徵纆文憲焉
可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良朋貽新詩示
我以游娛穆如灑清風奐(善作煥)若春華敷自昔同寮
寀於今比園廬衰疾近辱殆(五臣作怠)庶幾並懸輿散髮
重陰下(善作夕)抱杖臨清渠屬耳聽鶯鳴流目玩儵魚
從容養餘日取樂于桑榆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明闇信異姿靜躁亦

殊形。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忝荷既過任。白日已酉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負乘爲我戒。夕惕坐自驚。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

贈張華

何劭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暮春忽復來。和風與

節俱。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能慕。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私願偕黃髮。逍遙綜琴書。舉爵茂陰下。攜手共躊躇。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

贈馮文羆遷斥丘令

陸機

於皇聖世。時文惟晉。受命自天。奄有黎獻。閶闔既闢。承華再建。明明在上。有集惟彥。

奕奕馮生。哲問允迪。天保定子。靡德不鑠。邁心玄曠。矯志崇邈。遵彼承華。其容灼灼。

嗟我人斯。戢翼江潭。有命集止。翩飛自南。出自幽谷。及爾同林。雙情交映。遺物識心。

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有頻者弁。千載一彈。今我與子。曠世齊歡。利斷金石。氣惠秋蘭。

群黎未綏。帝用勤止。我求明德。肆于百里。僉曰

爾諧。俾民是紀。乃眷北徂。對揚帝祉。

疇昔之游。好合纏綿。借曰未洽。亦既三年。居陪華幄。出從朱輪。方驥齊鑣。比迹同塵。

之子既命。四牡項領。遵塗遠蹈。騰軌高騁。慶雲扶質。清風承景。嗟我懷人。其邁惟永。

否泰有殊。窮達有違。及子春華。後爾秋暉。逝將去我。陟彼朔陲。非子之念。心孰爲悲。

荅賈長淵并序

陸機

余昔爲太子洗馬。魯公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東宮積年。余出補吳王郎中令。元康六年。入爲尚書郎。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荅之云爾。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先天創物。景命是膺。降及羣后。迭毀迭興。邈矣終古。崇替有徵。

在漢之季。皇綱幅裂。火辰匿暉。金虎曜質。雄臣

馳騖。義夫赴節。釋位揮戈。言謀王室。

王室之亂。靡邦不泯。如彼墜景。曾不可振。乃眷三哲。俾乂斯民。啟土綏難。改物承天。

爰茲有魏。即宮天邑。吳實龍飛。劉亦岳立。干戈載揚。俎豆載戢。民勞師興。國玩凱入。

天厭霸德。黃祚告釁。獄訟違魏。謳歌適晉。陳留歸藩。我皇登禪。庸岷稽顙。三江改獻。

赫矣隆晉。奄宅率土。對揚天人。有秩斯祜。惟公太宰。光翼二祖。誕育洪胄。纂戎于魯。

東朝既建。淑問峩峩。我求明德。濟同以和。魯公戾止。袞服委蛇。思媚皇儲。高步承華。

昔我逮茲。時惟下僚。及子棲遲。同林異條。年殊志比。服舛義稠。游跨三春。情固二秋。

祗承皇命。出納無違。往踐蕃朝。來步紫微。升降秘閣。我服載暉。孰云匪懼。仰肅明威。

分索則易。攜手實難。念昔良游。茲焉永歎。公之

云感。貽此音翰。蔚彼高藻。如玉如蘭。

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民之胥好。狂狷厲聖。儀刑在昔。予聞子命。

於承明作與士龍

陸機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婉孌居人思。紆鬱游子情。明發遺安寐。寤言涕交纓。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佇眄要遐

景傾耳玩餘聲南歸憇永安北邁頓承明永安有昨軌承明子弃予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懷往歡絶端悼來憂成緒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

贈尚書郎顧彦先二首

陸機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凄風迕時序苦雨遂成霖朝游忘輕羽夕

息憶重衾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尋與子隔蕭牆蕭牆阻且深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

朝游游曾城夕息旋直廬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玄雲拖朱閣振風薄綺疏豐注溢修霤潢潦浸階除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為渠沈稼湮梁潁流民泝荊徐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

贈顧交阯公眞

陸機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裔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

贈從兄車騎

陸機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誰

為心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荅張士然

陸機

絜身躋祕閣祕閣峻且玄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眠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逍遥春王圃躑

蹋千畝田。廻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嘉穀垂重頴。芳樹發華顛。余固水鄉士。總轡臨清淵。慼慼多遠念。行行遂成篇。

爲顧彦先贈婦二首

陸機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修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隆思亂心曲。沈歡滯不起歡沈難尅與。心亂誰爲理。願假歸鴻

翼。翻飛游（善作游）江汜。

東南有思婦。長嘆充幽闥。借問嘆何爲。佳人眇天末。游宦久不歸。山川修且闊。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離合非有常。譬彼（五臣作弦）弦與筈。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

贈馮文羆

陸機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苟無淩風翮。徘徊守故林。慷慨誰爲感。願言懷所欽。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佇立望朔塗。悠悠廻且深。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夫子茂遠猷。款誠寄惠音。

贈弟士龍

陸機

行矣怨路長。惄焉傷别促。指途悲有餘。臨觴歡

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爲東峙岳。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騑服。

爲賈謐作贈陸機

潘岳

肇自初創。二儀烟煴。粤有生民。伏羲始君。結繩闡化。八象成文。芒芒九有。區域以分。

神農更王。軒轅承紀。畫野離疆。爰封衆子。夏殷既襲。宗周繼祀。綿綿瓜瓞。六國互峙。

疆秦兼併。吞滅四隅。子嬰面櫬。漢祖膺圖。靈獻微弱。在涅則渝。三雄鼎足。孫啟南吳。

南吳伊何。僭號稱王。大晉統天。仁風遐揚。僞孫銜璧。奉土歸疆。婉婉長離。凌江而翔。

長離云誰。咨爾陸生。鶴鳴九皐。猶載厥聲。況迺海隅。播名上京。爰應旌招。撫翼宰庭。

儲皇之選。實簡惟良。英英朱鸞。來自南岡。曜藻崇正。玄冕丹裳。如彼蘭蕙。載採其芳。

藩岳作鎮。輔我京室。旋反桑梓。帝弟作弼。或云國宦清塗。攸失吾子。洗然恬淡自逸。

廊廟惟清。俊乂是延。擢應嘉舉。自國而遷。齊轡羣龍。光讚納言。優游省闥。珥筆華軒。

昔余與子。繾綣東朝。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絲竹。撫鞞舞韶。修日朗月。攜手逍遙。

自成離羣。二周于今。雖簡其面。分著情深。子其超矣。實慰我心。發言爲詩。俟望好音。

欲崇其高。必重其層。立德之柄。莫匪安恒。在南稱甘。度北則橙。崇子鋒穎。不頽不崩。

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

潘尼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顯允陸生。於今尠儔。振鱗南海。濯翼清流。婆娑翰林。容與墳丘。

玉以瑜潤。隋以光融。乃漸上京。羽儀儲宮。玩爾清藻。味爾芳風。泳之彌廣。挹之彌沖。

崑山何有。有瑤有珉。及爾同僚。具惟近臣。予涉素秋。子登青春。愧無老成。厠彼日新。

祁祁大邦。惟桑惟梓。穆穆伊人。南國之紀。帝曰爾諧。惟王卿士。俯僂從命。奚恤奚喜。

我車既巾。我馬既秣。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婉孌二宮。徘徊殿闥。醪澄莫饗。孰慰饑渴。

昔子忝私。貽我蕙蘭。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寸晷惟寶。豈無璵璠。彼美陸生。可與晤言。

贈河陽

潘尼

虛（善作宓）生化單父。子奇涖東阿。桐鄉建遺烈。武城播絃歌。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弱冠步鼎鉉。既立宰（五臣作寄）三河。流聲馥秋蘭。摘藻艷春華。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贈侍御史王元貺

潘尼

崑山積瓊玉。廣厦搆衆材。游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膏蘭孰為銷。濟治由賢能。王侯厭崇禮。廻迹清憲臺。蠖屈固小往。龍翔廼大來。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

選詩卷三 終

選詩卷三訂註

阮籍詠懷詩 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多刺時人無故舊之情逐勢利而已

二妃 江斐二女游於江濱解珮以贈鄭交甫 迷下蔡 登徒子好色賦曰惑陽城迷下蔡 安陵與龍陽 安陵纏得寵于楚恭王龍陽君得幸于魏王 李公 李斯也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兎之樂其可得乎 蘇子 蘇秦 三河 洛陽三川蘇秦以其地狹小不足逞其志乃游說六國佩其相印 太行道 戰國策項衆謂魏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

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非楚之道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楚之路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 失路 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歲晩旋歸路失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之何 東陵瓜 故秦時東陵侯邵平種瓜于青門外其瓜甚美 子母並色 俱謂瓜也 被褐懷珠玉 褐布衣珠玉踰道德 美門 古仙 今自嗤 羨門輕舉而我負累所以自嗤 鶉火 夏之九月十月 周周 鳥名重頭屈尾飲於河則沒其頭乃銜羽而飲 蛩蛩 西方有比肩獸與卭卭距虛比為卭卭距虛齧甘草有難卭卭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蹷 北里濮上 紂使師延作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紂下延投濮水而死衛靈公宿於濮水上聞其音 青驪 以踰日去之疾 三楚 江陵為南楚吳為東

楚彭城爲西楚秀士宋玉之流高蔡莊辛諫楚頃襄王曰黃雀仰棲茂林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慮不知王孫公子飛丸于高林卒爲庖鼎之實蔡聖侯與愛妻嬖妾馳騁于高蔡之中不知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巳以朱絲而見之

謝惠連秋懷詩

寒商秋風鄭生偃後漢鄭均爲尚書後乞骸謝病歸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偃偃仰不仕也陵亂謂舛馳鶩也頹魄不再圓傾羲無兩旦魄月羲日也言月既缺一月之中無再復圓日詎頃一日之中無更朝也親串親狎之人

歐陽建臨終詩建石崇甥爲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爲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有隙石崇勸淮南王允使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斬建臨而作

策馬游近關衛大夫孫林父將作亂遽伯玉遂行從近關而出紘繫網宗

惟思也洸瀾涕流貌

嵇康幽憤詩叔夜爲呂安事連罪收繫遂作此詩

肆姐肆恣也姐嬌也闇人謂與呂安交不能擇人也子玉之敗屢增維塵鍾會有憾于叔夜時呂安兄巽奸安妻巽爲大將軍長史遂構誣將害安鍾傳爲大將軍所善因勸大將軍誅康與呂安同罪也子玉楚子玉也令尹子文舉之以自代後子玉與晉戰大敗康此憤呂巽有穢行大將軍用爲長史亦如子文之用子玉不當也惟壓詩人剌進舉小人比會爲小人也屢增言當朝此類多矣大人大子褊心自謂怛痛創傷痏創

慙柳惠柳下惠三黜無怨色今幽憤故慙也愧孫登孫登當時人也隱居不與人事康見之乃謂康曰子才高識寡難免今之代今果罹患故愧之恧猶慙

嚴鄭嚴君平鄭子真皆樂道閑居修身自保對荅鄙訊荅對獄吏耻爲其所問

儔比也見此鳴鴈自歎莫能比之萬石石奮父子五人各二千石天子呼爲萬石君

一年三秀靈芝草藥一年三開花秀服之長生

曹植七哀詩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爲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嘆故賦此詩

王粲七哀詩哀漢亂也

張載七哀詩

北印山名壘壘塚相次之貌恭文安帝恭陵靈帝文陵原陵光武陵

便房冢中室雍門言雍門周謂孟嘗君曰君百歲之後高臺既傾曲池又平豈不悲乎

陽烏春鳥朱光日也北陸日行北陸謂之冬

潘岳悼亡詩痛亡妻

私懷誰克從言此哀傷私情欲不就仕誰復克從此情役謂所征也哀哀少藏莊缶莊子妻死鼓缶而歌李氏靈漢武帝李夫人死令方士致神力遂見其形東門吳子死不哭蒙莊莊子蒙人曜靈日也紆軫其思縈紆屈軫埏墓道

謝靈運廬陵墓下作宋武帝子義眞封廬陵王未之藩而高祖崩廬陵聰敏好文帝與靈運周旋屬帝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訬不任社稷與少帝不協徐羨之等奏爲庶人徙新安郡羨之使使殺廬陵後吉讙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

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雲陽曲阿朱方丹徒道消少帝時結憤懣王見廢運開文帝即位申悲涼追崇工爲侍中王如故也涼愁也延州延陵季子協心許季子將過徐徐君欲季子所佩劍口不言而心欲之季子以有上國之事未獻心已許之季子還而徐君死遂桂劍於墓樹楚老惜蘭芳龔勝楚人王莽徵之不食而死有老父吊之曰嗟乎薰以香自燒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蘭芳即與薰同若人延州楚老通令德高遠是通蔽解劍撫憤是蔽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言巳往日疑彼二人迫乎今辰巳亦復爾斯則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能行也將行也

顏延之拜陵廟作從文帝拜高祖陵

光靈祖宗之靈光盛也樹立休命始高祖之初生戒輕昵達恩厚故以養生之戒爲輕否來泰往少帝失德之時昌運文帝清制清道之制西寢廟在西東坰陵所在馮容物馮視陵廟之容見御之物未殊帝世遠已同倫化萌先帝之德何殊古先帝道年代既遠而芬芳不息同大化流行之萌始也發軔發跡入仕喪夷易遭少帝之難歸軫今老矣如車之將歸

謝朓同謝諮議璟銅雀臺詩魏武帝作銅雀臺遺令施繐帳

朝脯設脯糒之屬向帳作伎望吾西陵

繐細布之踈者井幹臺之通稱嬋媛牽引也

任昉出郡義興傳舍哭范僕射雲

禮數絕交道相得雖品命有異不爲禮數國楨謂范雲待時謂不仕于齊興運謂梁衰孽齊東昏侯休明梁武帝衡言華曾子曰天下無道則衡言不華此言華言亂之甚也濬沖得茂彥王濬冲爲吏部尚書得李茂彥爲吏部郎夫子謂雲狂生自謂也范雲爲吏部尚書昉爲吏部郎伊人謂范雲虛舟方舟濟河有虛舟來觸雖有偏心之人不怒也撤瑟君子有疾撤琴瑟

輟春秦五羖大夫死秦人皆輟春不食國均詩秉國之均

王粲贈蔡子篤詩蔡子篤爲尚書仲宣與之爲友同避難荊州子篤還會稽仲宣故贈之

濟岱子篤所在江行仲宣所居五臣作衡山名謂荊州弗與不遂也企跂企軒飛貌

王粲贈士孫文始董卓作亂文始知京師不可居將家屬至荊州後功封澹津亭侯與粲友善文始將就國故贈以此詩

夷滅也篪塤毛詩伯氏吹塤仲氏吹篪車輔左傳輔車相依諐失也已底也

離事別也南汜澹津在荊州南晨風鳥名其飛疾澹澧水名在文始封國唐林地名同域與荊州同界白駒詩篇名刺宣王不能留賢賢者乘白駒而去

王粲贈文叔良叔良爲劉表從事使聘益州牧劉嶂贈以此詩示之

洪渚大江梁岷蜀二山錯說申輔措詞必申匡輔之志喬肸子産叔向華貌也董褐晉大夫吳王夫差會晉定公吳帶甲三萬欲劫晉求盟晉人大駭乃令董褐請事于吳吳乃退幕而會董褐之力也無尚無高慢我此言梧宮致就說苑楚使使者聘于齊齊王饗之于梧宮使辨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必呑舟大國之樹必巨圍使者何怪焉使者曰昔者燕攻齊焚雍門王與太后奔莒此時梧之大小何如邪勃曰昔楚無道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吳以爲布後將兵伐楚楚王奔隨吳王入郢子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梧始生之年也齊楚於是搆怨舉兵相伐多忌掩之實難言人多忌諱其所短而掩蔽之若能不逆其意實爲難也黑水梁州今益州屬焉

有卷席卷而來允來厥休信汝之美緬彼行人鮮克弗留言遠彼行人使于蜀者皆爲劉璋所滯仇類也在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則救患若一

劉楨贈五官中郎將文帝來視楨疾去後楨賦詩以贈之謂未即帝

位時也元后曹操至南鄉征劉來豐漢高祖所居以踰譙也君謂五官四牡謂驪駒也漢書客歌驪駒主人歌無庸歸彌遠也曠疎曠岱宗太山也人命屬之弘疾恐死故云恐游岱宗西鄰鄰部北面事君以保寵貴是時漢帝尚在應門正南門壯士謂五官緹丹色

劉楨贈徐幹徐在西掖劉在禁省

寺司也乖離也

劉楨贈從弟

懿此出深澤 美此出于幽深

曹植贈徐幹 子建與徐幹俱不見用有怨刺之意

圓景 月也 文昌 殿名 迎風 觀名 蓬室士 謂幹 和氏 獻王事

曹植贈丁儀 集云與都亭丁翼今云儀誤也

曹植贈王粲

孤鴛鴦 謂粲

曹植又贈丁儀王粲

負闕 闕名 承露 盤以承露者 槃也 平皇佐 太祖 怨在朝 儀時太祖

極常怨戚畢 歡自營 粲免官在家

曹植贈白馬王彪 楚王彪字朱虎武帝子初封白馬王後徙封楚集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造雲日 言阪高也 玄黃 玄馬病則黃 同生 謂兄弟 一往形不歸 謂任城王死也 咄唶 驚嘆聲

曹植贈丁翼

義休偫 有義而美則待用於時偫待也一曰具也

嵇康贈秀才入軍 善曰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詵曰康之從弟秀才入軍贈以此詩不知其名

繁弱 弓名 忘歸 矢名 佽 匠也 厲 越也 盤 樂也 滺濟 游水聲 磻 箭鏃

五絃 琴也 得魚忘筌 莊子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 郢人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 組 帳所繫者

司馬彪贈山濤 山濤爲吏部侍郎而紹統未仕故贈以此詩欲濤薦也

班匠 公輸班匠石也 牙曠 伯牙師曠 神龍 鍾山有燭龍能照萬物

張華荅何劭

比閭廬 並宅也 懸輿 懸車致仕 負乘 出周易小人居重位也

何劭贈張華

廣武廬 華封爵廣武侯 樹塞 管氏

陸機贈馮文羆遷斥丘令 集云文羆爲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

閶闔天門承華太子門同林士衡亦為洗馬頍弁貌弁冠也千載

一彈于陽在位貢禹彈冠我求謂帝求也百里謂縣令也華幄太子坐帳

朱輪太子出則乘朱輪車有達將陸免官居家故云春華秋暉今雖及爾春華之美終當後爾秋暉之盛也春華喻少年秋暉喻老成也

陸機荅賈長淵

火辰心星也闇則天下喪亂金虎昴西方白虎宿也太白金精也太白入昴是金虎相薄則有亂兵謂漢亂三哲劉備孫權曹操國玩凱入但尚戰勝黃祚魏土德陳留晉封魏帝為陳留王庸岷蜀三江吳太宰賈充二

祖太祖世祖洪胄長子即謐也纂戎繼大也東朝懋懷太子我求太子求往踐藩朝出為吳王郎中令來步紫微入為尚書郎維

漢有木謂橘曾不踰境言度北則為枳物有變節惟南有金金堅剛不變賈謐贈詩在南則柑度北則橙戒之以木而陸自謂以金也胥好相好狂狷

厲聖狂狷之心厲以作聖

陸機于承明亭名作與士龍機從吳入洛與弟士龍別於長林亭作詩與士龍述相思之意

長林萬始並亭名南歸謂弟永安亭名北邁謂已慘舒翩

言感別之情慘于舒翮之飛鴒樂遵渚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

陸機贈尚書郎顧彥先同為尚書郎遇雨不相見故贈此詩

大火南方星也此仲夏之月望舒月御金虎畢星西方宿故云謂月著于畢畢星好雨屏翳雨師輕羽毛扇直廬直宿之廬豐注多雨水修高

霤詹霤梁頼二地名泝向也荊徐二州名

陸機贈顧交阯公真名秘

翼藩后公真初為吳王郎中令

陸機贈從兄車騎集云士光

谷水崐山並吳地昔陸遜陸抗居谷東二十里崐山之祖葬焉

陸機荅張士然張悛少以文章與士衡友善機從駕出游士然贈詩故有此荅

祕閣機出補著作游乎秘閣春王圃晉有春王圃天子游焉千畝田時天子藉田陌東西為陌阡南北為阡水鄉謂吳也

陸機贈弟士龍

西流言行不正東峙在家不游逝言感逝者之言多感居情育居者之志彌生騑服騑服之馬常相隨

潘岳爲賈謐作贈陸機大意述晉平吳得陸生與之同官兼言離別勸戒之事

僞孫孫晧降晉長離鳳也宰庭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宰庭謂駿崇正殿名太子講莚之所機時爲太子洗馬玄冕丹裳大夫儀服帝弟作弼謂爲吳王郎中令擢應嘉舉從吳王郎中令徵入爲尚書郎羣龍羣賢納言謂尚書郎出納天子之言也珥執也華軒殿上曲欄鞞小鼓安恒安守其常在南稱甘在北則橙甘果木名生之於江南則芳香種於北地則爲橙枳言甘以移植而易名人徙居而變節者引以誠之

潘尼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

延州延陵季子南海謂吳清流謂晉翰林儒林墳丘三墳九丘陏陏珠崑山喻省閣瑤玉美者琨石之美者皆喻君子同僚正叔嘗爲太子舍人與機同官素秋喻老青春喻少日新謂機大邦吳是機之桑梓巾車衣也二宮帝及太子宮也機經任之故正叔眷慕貽我蕙蘭筀集有贈正

潘尼贈河陽潘岳爲河陽令是尼從父故不言名

宓生宓子賤治亶父彈鳴琴身不下堂亶父治子奇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悔之使追之使者返曰子奇必能矣共載者皆白首也桐鄉漢朱邑少時爲舒桐嗇夫廉不苛驥龍喻岳也弱冠岳二十爲賈克府椽三河河東河內陽

潘尼贈侍御史王元貺

崑山廣厦喻國瓊玉衆材喻羣賢鱗翼謂龍鳳況君子靈沼天階喻左右省閣膏蘭孰爲銷膏蘭爲物以明燭暗以香變臭自致消鑠不辭其勞賢能濟理亦猶是也崇禮門名王前爲尚書郎朝門今厭之憲臺即御史署蠖屈易尺蠖之屈

選詩卷三訂註

選詩卷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贈荅

贈何劭王濟 并序

傅咸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内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並以明徳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既登侍

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歷試（五臣作[illegible]）無效。且有家艱。心存目替。（善本無此一句）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晉朝。明明闢皇闈。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清暉。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斯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臨川靡芳餌。何爲守空坻（五臣作空守）。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歸身蓬蓽廬。樂道以忘饑。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

荅傅咸

郭泰機

皎皎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天寒知運速。況復鴈南飛。衣工秉刀尺。棄

我忽若遺。人不卹諸身。世事焉所希。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饑。

爲顧彦先贈婦二首

陸雲

悠悠君行邁。煢煢妾獨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佳麗良可美。衰賤焉所紀。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

浮海難爲水。游林難爲觀。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西城善雅舞。總章饒清謳。鳴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華容溢藻幄。哀響（五臣作音）入雲漢。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

荅兄機

陸雲

悠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善作也）。銜思戀行邁。興言在臨觴。南津有絶濟。北渚無河梁。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銜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

荅張士然

陸雲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修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隣。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域。髣髴眼中人。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

荅盧諶 并序（善作并書）

劉琨

琨頓首（五臣無頓首二字）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悲五臣作喜無下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五臣作喜）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輈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五臣作家亡國破）。親友彫

殘。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爾。然後知聃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昔騄驥倚輈於吳阪。

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五臣愚上有於字)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昴之而已。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乾象棟傾。坤儀舟覆。横厲糾紛。羣妖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彼黍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痛在心目。(善作痛心在目)

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逆有全邑。義無完都。英蘂夏落。毒卉冬敷。如彼龜玉。韞櫝毀諸。芻狗之談。其最得乎。

咨余軟弱。弗克負荷。愆釁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凶播。忠隕于國。孝愆于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斯釁之深。終莫能磨。

郁穆舊姻。嬿婉新婚。(善本無此二句)不慮其敗。唯義是敦。裹糧攜弱。匍匐星奔。未輟爾駕。已隳我門。二族偕覆。

三孽並根。長慙舊孤。永負寃魂。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繁縟。柔條修罕。朝採爾實。夕捋爾竿。竿翠豐尋。(善本作平)逸珠盈椀。寔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去矣。庭虛情滿。(五臣作懣)虛滿伊何。(善本無此二句)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有烏翻飛。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永戢東羽。翰撫西翼。我之敬之。廢歡輟職。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

之往。四美不臻。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卷莫啟。幄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隣。光光段生。(善本脫此二句)出幽遷喬。資忠履信。武烈文昭。旌弓騂騂。輿馬翹翹。乃奮長縻。是縶是鑣。何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叙懷。引領長謠。

重贈盧諶

劉琨

握中有懸璧。(五臣作玄)本自荊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

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讐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贈劉琨并序

盧諶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鳫乏善鳴之分卷異蘧子愚殊甯生匠者時盻不免僎賓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自奉清塵于今五稔謨明之效不著佚人之譏已彰大雅含弘量苞山藪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運籌之謀廁讌私之歡綢繆之旨有同骨肉其為知已古人罔喻昔聶政殉嚴遂之顧荊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靡軀不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庶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夷險已之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興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于茲亦奚必臨路

而後長號覩絲而後歔欷哉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增眷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不勝猥懣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攄其所抱而已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諶之願

也非所敢望也諶死罪死罪
潛哲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
斯雍至止伊順三台摛朗四岳增峻
伊陟佐商山甫翼周弘濟艱難對揚王休苟非
異德曠世同流加其忠貞宣其微猷
伊諶陋宗昔遘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義等
休戚好同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
王室喪師私門播遷望公歸之視險忽艱茲願

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愆
大鈞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感今
惟昔口存心想借日如昨忽爲疇曩
疇曩伊何逝者彌疎溫溫恭人愼終如初覽彼
遺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
妙哉蔓葛得託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侔
卞和質非荊璞眷同尤良用乏驥騄
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駑猥方駕駿珍弱諧

靡成良謨莫陳無覬狐趙有與五臣
五臣奚與契闊百罹（五臣作羅）身經險阻足蹈幽遐義由
恩隨分隨昵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
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狹（善作俠）是節士情以
體生感以情起趣舍（善作罔）同要窮達斯已
由余片言秦人是憚日磾效忠飛聲有漢桓桓
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
塗炭既濟冠挂民阜謬其疲隸授之朝右上懼

任大下欣施厚實祇高明敢忘所守
相彼反哺尚在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每憑
山海庶覿高深遐眺存亡緬成飛沈
長徽已纓逝將徙舉收迹西踐銜哀東顧曷云
途遼曾不咫步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綿綿女蘿施于松標禀澤洪榦晞陽豐條根淺
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飆
纖質寔微衝飆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不見

得魚亦忘厥餌。遺其形骸。寄之深識。
先民顧意。潛山隱几。仰熙丹崖。俯澡綠水。無求
於和。自附衆美。慷慨遐蹤。有愧高旨。
爰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塗一轍。死生
既齊。榮辱奚別。處其玄根。廓焉靡結。
福爲禍始。禍作福階。天地盈虛。寒暑周迴。夫差
不祀。霸在勝齊。句踐作伯。祚自會稽。
邈矣達度。唯道是杖。形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

之流。如淵之量。上弘棟隆。下塞民望。

贈崔溫

盧諶

逍遥步城隅。暇日聊游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
京路。平陸引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
阿起雲霧。游子恒悲懷。舉目增永慕。良儔不獲
偕。舒情將焉訴。遠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朔鄙
多俠氣。豈唯地所固。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
趙奢正疆埸。秦人折北慮。羇旅及寬政。委質與
時遇。恨以駑蹇姿。徒煩非子御。（非著作猶古字通）亦既弛負擔。忝
位宰黔庶。苟云免罪戾。何暇牧民譽。倪寬以殿
黜。終乃最衆賦。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古人
非所希。短弱自有素。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

荅魏子悌

盧諶

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多士成大業。羣賢濟

弘績。遇蒙時來會。聊齊朝彥跡。顧此腹背羽。愧
彼排虛翮。寄身陰四岳。託好憑三益。傾蓋雖終
朝。大分邁疇昔。在危每同險。處安不異易。俱涉
晉昌艱。共更飛狐厄。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
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乖離令我感。悲欣使
情惕。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妙詩申篤好。清
義貫幽賾。恨無隨侯珠。以酬荊文璧。

荅靈運

謝瞻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淸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獨夜無物役寢者亦云寧忽獲愁霖唱懷勞奏所誠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伊余雖寡慰殷憂暫爲輕牽率酬嘉藻長揖愧吾生

於安城答靈運

謝瞻

條繁林彌蔚波淸源逾濬華宗誕吾秀之子紹

前胤綢繆結風徽烟熅吐芳訊鴻漸隨事變靈臺與年峻

華萼相光飾嚶（善作嬰嬰）鳴悅同響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賞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

殉業謝成操復禮愧貧樂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履運傷荏苒遵塗歎緬邈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

肇允雖同規翻飛各異槩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尋塗塗旣睽卽理理已對綵路有恒悲矧廼在吾愛

跬行安步武鎩翮周數仞豈不識高遠違方往有吝歲寒霜雪嚴過半路逾（善作愈）峻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訊

西陵遇風獻康樂

謝惠連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闕

哲兄感仳別相送越坰林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廻塘隱艫栧遠望絕形音

靡靡卽長路戚戚抱遙悲悲遙但自弭路長當語誰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昨發浦陽汭今

宿浙江湄（謝元春曰此作起不如以此作結令人意不盡此古人手筆高于後人處）

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浮氛晦崖巘積素惑原疇曲汜薄停旅通川絕行舟

臨津不得濟佇楫阻風波（五臣作陂）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瞻與游歎東睇起悽歌積憤成疢痗無萱將如何

還舊園作見顔范二中書

謝靈運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聖靈昔廻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飈激烈火縱炎烟焚玉發崑峯餘燎遂見遷投沙理旣迫如邛願亦愆長與懽愛別永絕平生緣浮舟千仞壑總轡萬尋巔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爲艱閩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事躓兩如直心愜三避賢託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盛明盪氛昏貞休康屯邅殊方咸成貸微物豫采甄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板纏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善本無可字）何共和之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與子別山阿含酸赴修軫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顧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隱隱汀絕望舟鶩棹逐驚流欲抑一生歡并奔千里游日落當棲薄繫纜臨江樓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兹情已分慮況乃協悲端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攢念攻別心旦發青谿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

霓還期那可尋儻遇浮丘公長絶子徽音

酬從弟惠連

謝靈運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容永絶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末路值令弟開顔披心胸

心胸既云披意得咸在斯淩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

分離别西川迴景歸東山别時悲已甚别後情更延傾想遲嘉音果枉濟江篇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

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猶復惠來章祇足攪余思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

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山桃發紅蕚野蕨漸紫苞嚶鳴已悦豫幽居猶鬱陶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

贈王大常

顔延之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蓄寶每希聲雖祕猶彰徹聆龍睽九淵聞鳳窺丹穴歷聽豈多士唯然覯時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耋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林閭時晏開亟迴長者轍亭皐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静惟浹羣化徂生入窮節豫往誠歡歇悲來非樂闋屬美謝繁翰遥懷具短札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

顔延之

炎天方埃鬱暑晏闋塵紛獨静闋偶坐臨堂對星分側聽風薄木遥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歳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屏居惻物

變慕類拘情殷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

直東宮荅鄭尚書

顏延之

皇居體環極設險祗天工兩闈阻通軌對禁限淸風跂予旅東館徙歌屬南墉寢興鬱無巳起觀辰漢中流雲藹淸闕皓月鑒丹宮踟蹰淸防密徙倚恒漏窮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

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

和謝監靈運

顏延之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伊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閨雖慙丹雘施未謂玄素睽徒遭良時詖王道奄昏霾人神幽明絶朋好雲雨乖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荑跂予間衡嶠曷月瞻秦稽

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惜無雀雉化何用充海淮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采茨葺昔宇翦棘開舊畦物謝時旣晏年往志不偕親仁敷情昵興玩究辭悽芬馥歇蘭若淸越奪琳珪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荅顏延年

王僧達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珪璋旣文府精理亦

道心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爲林崇情符遠迹淸氣溢素襟結游略年義篤顧棄浮沈寒榮共偃曝春醞時獻斟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麥壟多秀色楊園流好音歡此承日暇忽忘逝景侵幽衷何用慰（五臣作詠）翰墨久謠吟棲鳳難爲條淑貺非所臨誦以永周旋匣以代兼金

郡內高齋閑坐荅呂法曹

謝朓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猨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

謝朓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連陰盛農節蘲笠聚東菑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辭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颸嘉魴聊可薦綠蟻方獨持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坐嘯徒可積爲邦歲已朞絃歌終莫取撫枕令自嗤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謝朓 王世貞曰落日暉不惟工於發端標遠朗風華映人一時之營乎不知…… 靈運語俳而氣古玄暉調俳而氣今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

酬王晉安

謝朓

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拂霧朝青閣日旰坐彤闈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奉荅內兄希叔

陸厥

嘉惠承帝子躡履奉王孫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殂落固云是寂蔑終始斯杜門清三徑坐檻臨

曲池鳧鵠嘯儔侶荷芰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
爾汎漣漪
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王門所以貴自古多
俊民離宮牧杞梓華屋富徐陳平旦上林苑日
入伊水濱
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相如恧溫麗子雲慙
筆札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愧茲山陽讌空
此河陽別

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渤海方淫滯宜城誰
獻酬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惜哉時不與日
暮無輕舟

贈張徐州謖

范雲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還聞稚子說有客款
柴扉僕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
瑞生光輝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

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闈恨不
具雞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
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

古意贈王中書

范雲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誰云相去遠脈脈阻
光儀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逸翮凌北海摶
飛出南皮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竹花何莫

莫桐葉何離離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為豈知
鷦鷯者一粒有餘貲

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
維舟久之郭生方至

任昉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涿令行春返冠蓋溢
川坻望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滄江路窮此湍
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客心幸自

弭中道遇心期親好自斯絕孤游從此離

行旅

河陽縣作二首

潘岳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猥荷公叔舉連(五臣作達)陪廁王寮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徒恨

良時泰小人道遂消譬如野田蓬斡流隨風飄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傜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洪流何浩蕩修芒鬱岧嶤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頰(五臣作欻)如槁(五臣作敲)石火瞥若截道飈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謡福謙在純約害盈由矜驕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恌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時(五臣作畤)游魚動圓波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大夏緬無覿崇芒鬱嵯峨總總都邑人擾擾俗化訛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在懷縣作二首

潘岳

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初伏啟新節隆暑方赫羲朝想慶雲興夕遅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囿耀華果通衢列高椅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畦稻栽肅仟仟(五臣作芊芊)黍苗何離離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徒懷越鳥志眷

戀想南枝。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爲思。我來氷未泮，時暑忽隆熾。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登城望郊甸，游目歷朝寺。小国寡民務，終日寂無事。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秖攪懷歸志。眷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

迎大駕

潘尼

南山鬱岑崟，洛川迅且急。青松蔭修嶺，綠蘩被廣隰。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歸雲乘幰浮，淒風尋帷入。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崤函方嶮澀。狐貍夾兩轅，豺狼當路立。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縶。俎豆昔常聞，軍旅素未習。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

赴洛詩二首

陸機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靖端肅有命，假檝越江潭。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無迹有所匿，寂寞聲必沈。肆目眇不及，緬然若雙潛。南望泣玄渚，北邁歩長林。谷風拂修薄，油雲翳高岑。亹亹孤獸騁，嚶嚶思鳥吟。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佇立愾我歎，寤寐涕

盈衿。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爲心。

羇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撫劒遵銅輦，振纓盡祗肅。歳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慷慨遺安愈，永歎廢餐食。思樂樂難誘，日歸歸未克。憂苦欲何爲，纏綿胸與臆。仰瞻凌霄鳥，羨爾歸飛翼。

赴洛道中作二首

陸機

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虎嘯深谷底。鷄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綿。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遠遊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涉崇丘。安轡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几（五臣作枕）不能

寐。振衣獨長想。

吴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陸機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玄冕無醜士。冶服使我妍。輕劍拂鞶（[illegible]）厲。長纓麗且鮮。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薄言肅後命。叐服就藩臣。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陶淵明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宜會。宛轡（善作婉）憩通衢。投策命晨旅。暫與田園疎。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遥。登降千里餘。目倦修塗異。心念山澤居。（五臣作[illegible]）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真想初在衿。誰謂形迹拘。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五臣作[illegible]）詩書敦宿好。（[illegible]）林園無俗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叩栧親月船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謝靈運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辛苦誰爲情。遊子値頹暮。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李牧愧長袖。郤克慙躧步。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從來漸二紀。始得傍

歸路。將窮山海迹。永絶賞心晤。

過始寧墅

謝靈運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緇磷謝清曠。疲薾慙貞堅。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綿。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巓。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爲樹枌檟。無令孤願言。

富春渚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遡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洊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平生協幽期。淪躓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宿心

漸申寫。萬事俱零落。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

七里瀨

謝靈運

羇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誚。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登江中孤嶼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雜道轉迥。尋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絶。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傳。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

初去郡

謝靈運

彭薛裁知耻。貢公未遺榮。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廬園當栖巖。卑位代躬耕。顧己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任。有疾象長卿。畢娶類尚子。薄游似邴生。恭承古人意。促裝返柴荆。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理棹遄還期。遵渚騖修垌。遡谿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憇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戰勝臞者

肥。止監流歸停。即是羲唐化。獲我擊壤聲。

初發石首城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爲緇。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出宿薄京畿。晨裝摶曾颸。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迢迢萬里帆。茫茫終何之。游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

越海陵三山。游湘歷九嶷。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皎皎明發心。不爲歲寒欺。

道路憶山中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心昔絶。越客腸今斷。斷絶雖殊念。俱爲歸慮欵。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追尋栖息時。偃卧任縱誕。得性非外求。自已爲誰纂。不怨秋夕長。恒苦夏日短。濯流

激浮湍。息陰倚密竿。懷故叵新歡。含悲忘春煖。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

入彭蠡湖口作

謝靈運

客游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廻合。圻岸屢崩奔。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

鏡。牽葉入松門。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靈物丢珍怪。異人秘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險徑無測度。天路非術阡。遂登羣峯首。邈若升雲烟。羽人絕髣

髴。丹丘徒空筌。圖牒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莫辨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恒充俄頃用。豈爲古今然。

選詩卷四　終

選詩卷四訂註

傳咸贈何邵王濟

朗陵公邵襲封朗陵郡公蘭渚喻中書省二離長離靈鳥璫耳珠也

惠文冠名侍中所著庶冀也靡芳餌釣者無餌以喻已也槁葉待風

飄咸時出爲冀州刺史特發如枯槁之葉待風之飄也

郭泰機荅傳咸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數作詩與咸咸報詩恒數切

戲之後因咸贈詩故作此荅之

素絲喻才寒女喻賤衣工喻傳咸刀尺謂執政事也不服諸

身謂不能恕己及物焉所希安可冀焉朝餐謂咸先食祿

陸雲爲顧彥先贈婦

西城揔章皆出伎樂北辰星不移動喻已也玄龍煥喻美色

陸雲荅兄機機贈詩行矣怨路長今荅之

南津言已絕濟直渡北渚機行參商神隨兄往而形留如參辰之不相見

衘軌兄弟相依當如衘軌牽牛非服箱牽牛有名不堪服章亦猶有兄弟之

名而不得同聚

陸雲荅張士然士然平吳後入洛有贈雲雲故荅之

非良隣謂吳漢之異

劉琨荅盧諶琨爲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諶爲琨先辟之後中郎段匹磾

領幽州牧諶求爲匹磾別駕諶有殘及詩與琨故有此荅

騄驥倚輈昔有以驥馬駕鹽馬倚轅而不肯行遇孫陽以巳馬易得爲天下駿良

王良無遇驥之事因伯樂而連言之在六乾卦第六畫辭云亢龍有悔皆天子遁惡而有

窮厄之灾羣妖劉聰等爲亂芻狗言天地不受萬物如祭祀之棄芻狗禍延

凶播謂爲聰所敗而父毋遇害舊姻琨妻諶之從毋新婚諶妹隸琨弟攜

弱諶攜父毋投于琨二族偕覆劉聰圍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爲鄉導琨來攻

倚盧未至太守高嶠反應聰逐琨琨父毋年老不堪韋馬步擔不免爲泥所害劉粲悉害諶父

毋三孽琨遣兄子演領兗州石勒圍演兵不守兄少子及演妻盡爲所虜一日謂劉聰

劉曜劉粲同是一宗故云並根舊孤謂三孽一日久老爲孤未能復父之佐孤幹

喻諶去謂之匹磾所春林喻匹磾秋棘自喻東謂幽州撫舉言高舉

去并州四美音映文言

劉琨重贈盧諶前詩未盡復有此贈勸諶欲共輔晉室也

鄧生鄧禹也光武襲河北禹聞之北渡河追上至鄴北曲逆陳平所封地白登漢

高祖遭冒頓圍于此用平計得出留侯張良會鴻門羽將圖高祖用張良計謝羽得免

五賢晉文公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射鉤管仲射桓公中鉤即位任
為相悲獲麟西狩獲麟孔子曰孰謂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袍
盧諶贈劉琨諶在路被劉聰破遂將妻子往并州投琨後在段匹磾處憶琨
前恩故贈此詩
在木處雁山木以不材而壽雁以能鳴而全詳莊子匠者時聆闕不
材故饌賓乏善鳴故候人之譏毛詩序曰侯人刺近小人也外役謂事
匹磾府朝琨為司空三公有府朝本同末異楊朱見岐路乃漢曰本同末異
人亦常然始素終玄墨翟見素絲而泣曰入玄則玄豈直素絲人亦有焉咸池

堯樂北里紂樂夜光寶珠皇懷帝阻顛父為劉粲所害尤良王良郵無
恤尤郵古字通無覬狐趙有與五臣無敢望同狐趙之立大功有志與役
五臣俱履危厄尤非也以意立節皆非正道故非而狄之情以體生感以
情起體親也情緣親生感激自情而起言今乃知意氣節士之流斯巳任其所止
由余戎王臣也使秦怪穆公宮室壯大日磾休屠王子姓金氏此諭匹磾也撫
軍匹磾為撫軍將軍朝右別駕高明謂匹磾長徵巳纓謂諫匹磾
所辟類乎敝經之繫巳多露毛詩語貞女以露多而不往諭巳懼威而不行女蘿
諭巳弱松標諭匹磾衡飈謂機要之事言精莊子曰可以言論者物之

粗者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者也深識謂琨潛山巢許之徒隱几南郭子綦
異論琨被謗肝膽諭近楚越諭遠同大觀謂琨夫差諭聽句
踐諭琨
盧諶贈崔溫崔悅溫嶠
舊京洛陽游子諶旅宦幽州故云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雁門破匈奴
十餘萬騎匈奴不敢近趙奢趙之田部吏秦伐韓令奢將救之大敗秦軍秦軍解而走
覊旅寄客于匹磾非子善御者以諭匹磾倪寬為左內史愛人不忍急切
租在後當免官人聞恐失之乃勉力相率或載或擔却為眾賦之先也何武為大司空

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二子崔溫
盧諶答魏子悌子悌亦為劉琨從事與諶同官
朝彥跡朝琨府朝彥悌也謂齊跡事琨腹背羽孟胥對晉平公曰夫鴻鵠一舉
千里所恃者六翮也腹背之毳增之不能高減之不能下傀傀對悌四岳諸侯謂琨
三益謂悌晉昌郡名為石勒所攻飛狐塞名為賊所得琨與諶悌往伐為賊
所敗本州役諶涿郡人屬幽匹磾辟為幽州別駕荊文璧卞和獻玉楚文茆剖
故云
謝瞻答靈運靈運先寄愁霖詩于瞻故有此答

謝瞻於安城荅靈運瞻爲安城守靈運見贈故有此荅

鴻漸喻進仕雲臺喻爵位五臣作靈臺喻德殉營也謝成無成江南

曲安成臨江我勞相思爲勞肇允始信封畿外爲安成守承明內靈運爲秘書監理對賢愚異任是理對也絲路素絲岐路見上半謂五十巳上也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靈運襲封康樂公惠連是弟故云獻也

坰林野外日林林外日坰留子謂靈運住浮客自謂無萱萱草忘憂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顏延之范泰俱爲中書侍郎舊園即會稽始寧之園也宋太祖遣范泰與靈運詩敦獎令仕故有此作

張邴張良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邴曼容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聖靈謂高祖衡飈謂徐羨之等爲亂殺盧陵王并及賢良餘燎遂見遷靈運侍爲盧陵王司馬初被遷永嘉守故云投沙賈誼謫長沙如邛相如謝病歸臨邛

流沫呂梁之水石林險山名以比所經涉之處此未足爲艱難也閩中東越之名兩如直史魚三避賢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盛明謂太祖盪妖氛平徐羨之也操不固易板纏言就微也衛生老子衛生之經

謝靈運登臨海郡名嶠山頂初發彊中地名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羊璿何何長喻共和之

脰頸悄疲悲端謂秋剡中縣名有天姥山那可尋迷舊路浮丘公王子喬好吹笙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謝靈運酬從弟惠連報前西陵遇風詩

西川惠連別處東山靈運所居

顏延之贈王太常王僧達

圓折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也希聲彰徹喻君子之道闇而彰

睽察也惟思浹周徂往窮節窮暮之節豫樂非樂闋凡奏樂而喜樂闋而悲今悲來自傷不由樂闋屬美屬綴君之美事

顏延之夏夜呈從兄散騎顏敬宗車長沙仲遠

晏晚闋息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言我寬一夕九往豈空自悲思所思者君也但恨七反而不成文章耳

顏延之直東宮荅鄭尚書鄭鮮之高祖踐祚遷都官尚書延年補太子舍人然荅詩謝舍人之日

兩闈皇宮太子宮限清風謂不見鄭東館東宮舍人之館南墉尚書

省南在清防屏風樹絲桐欲播之琴瑟

顏延之和謝監靈運和前靈運贈顏范二中書也少帝出顏延之爲

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爲中書侍郎

侍兩閨謂中書侍郎及太子舍人冊膢翰榮禄玄素睽不同素絲之變

昏霾謂少帝之日弔屈謂安郡之始謁帝蒼山舜葬蒼梧之野緒

風相緒不斷之風留荑香草結贈遠人以秦稽秦望會稽山謝公隱此皇

聖謂文帝親仁謂靈運

王僧達苔顏延之

華陽益州縣名榮屋南簷偃臥曝向日炙背

謝朓郡內宣城郡高齋閑坐苔呂法曹呂僧珍齊王法

曹也先有贈故荅

謝朓在郡卧病呈沈尚書沈約

股肱守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云病上曰淮陽吾股肱地卿爲我卧理之南山

曲謂宣城郡諍訟

謝朓蹔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

僚朓爲隋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

王秀之以朓年少密以啟聞世祖勅朓可還都朓道中爲詩以寄西府

金波月也麗連也鳷鵲館名玉繩星名低謂星下於空也建章宮名

鼎門丹陽郡門昭丘荊州有楚昭王冢

謝朓酬王晉安晉安郡守王德元先贈今苔

青閣朝堂形闈宮門公子謂元西歸晉安在東

陸厥奉苔內兄希叔內兄顧黔先贈故苔其集云竟陵王舉秀才遷

太子太傅功曹掾

帝子謂竟陵王孫謂太傅王晏金馬署名謂爲秀才銅龍太子門名

謂爲太傅功曹掾平津邸公孫弘田田蓮葉貌春華秋實邢顒

爲平原侯植家丞防閑以禮與植不合庶子劉楨有才華而植重之人聞之以爲采庶子之春

華忘家臣之秋實謂盼爲邵陵王常侍故有此言徐陳徐幹陳琳書記阮瑀賦

歌劉公幹子雲谷永駿足翰盼柴車翰已山陽讌嵇康與向秀善

山陽常爲竹林之讌河陽別石崇河陽有別業平原十日飲秦昭王遺

平原君書幸君過寡人與君十日之飲千里游呂安嵇康相思命駕千里勃海

文帝與吳質徐幹所游處翰盼事邵陵王宜城出美酒

范雲贈張徐州謖謖爲徐州刺史臨去就雲別不見雲後作詩贈之

傳驛馬瑞信飾

范雲古意贈王中書融

青瑣闥雲為通直郎故云鳳凰池中書監岱山沂水二處並出琅邪王氏北海徐幹居南皮吳質游

任昉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昉為新安太守郭峙為桐廬令故何侯也

涿令後漢滕撫為涿令有文武理用流愛于民行春兩白麻隨車挾轂而行

潘岳河陽縣作

忝嘉招被辟為太祖掾再升楊駿賈充俱辟為掾上宰朝司空太尉府陪家臣也厠王寮列天子之外寮都邑游謂昔為尚書郎河朔徭謂河陽令也傜役也齊都即齊景公桐鄉有餘謠朱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吏人愛而歌焉南路京道伐柯言不遠大夏東京門名朱博遷瑯邪太守齊風舒緩博乃勑公曹掾吏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禮節皆如楚趙曲蓬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潘岳在懷縣作岳自河陽遷懷令有思京之意

末乖六月將盡之時鞏洛岳墳塋所在

潘尼迎大駕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單騎奔下邳永康二年越率甲士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尼時預焉故有此作

陸機赴洛詩

營道營營道路無跡聲沈謂離別後跡無所見聲無所聞堂室謂母妻銅輦太子車

陸機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崇賢太子門名入此門為太子洗馬契濶勤苦就藩臣為吳王郎中令

陶潛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作

通衢衢仕路班生廬班固幽通賦曰里止仁之所廬

陶潛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

商歌甯戚商歌車下以干桓公

謝靈運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高祖崩少帝立出靈運為永嘉郡守故有幽棲之志也

闌暑夏末暑氣闌也金素秋也火旻火心星為秋庚秋為旻天愛似莊子曰越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于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久敬曾子曰少

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二費也久友交而忘之三費也愧長袖趙將李牧臂短憖躧步晉大夫郤克跛依方莊子子貢曰夫子何方之依班次也

魏王瓠魏王貽惠子瓠大而無用永絕賞心晤賞心之對於此長乖

謝靈運過始寧墅自永嘉過故墟也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修營舊業極幽居之美

謝靈運富春渚

定山赤亭皆江中山名無淹薄水急不可停伯昏伯昏瞀人古有道者履危而不懼呂梁呂梁之險懸流三千仞洊至水相仍而至兼

山易曰兼山艮龍蠖言龍騰蠖屈不爲殊觀也

謝靈運七里瀨瀨水流沙上也此瀨下有嚴子陵隱居

上皇莊子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任公釣任公子有道者以大鉤巨輪釣于東海

謝靈運登江中孤嶼

懷雜五臣作懷新懷想新知也延長也亂流趨正絕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

表靈言嶼上特表靈異蘊藏也真仙也安期仙人

謝靈運初去郡在永嘉稱疾去職

彭薛彭宣薛廣德皆御史大夫上書乞骸骨貢公貢禹昉周任害周任之言象長卿相如有消渴疾尚子尚子平男娶女嫁畢勑斷家事邴生邴曼容牽絲初仕元興安帝改元解龜去官景平少帝改元戰勝臞者肥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于胸臆故臞今見先王之義勝故肥也止監文子曰莫監于流潦而監于止水

謝靈運初發石首城靈運謝病東歸會稽太守孟顗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誣不罪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至石頭城故作此詩

中孚易卦孚信也貝錦詩云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喻工者錯采以成錦文譖者措言以作人過日月喻天子兼茲兼此內史再謂前之永嘉今適臨川羅浮山名廬霍二山名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九疑山名欽聖舜葬九疑懷賢屈原沈湘江

謝靈運道路憶山中往臨川郡憶始寧山中

采菱江南皆楚越歌曲楚人屈原越客自謂纂羇也不怨

秋夕長秋夜可樂故不怨其長恒苦夏日短夏日可游故常苦其短

叵不可也明月吹廣陵散並琴曲名危柱琴促管笛

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

石鏡（山名）松門（澗名）金膏（仙藥）水碧（水玉此江中有之然皆不見）千里曲（琴賦曰千里別鶴）

謝靈運入華子岡（華子期甪里先生弟子居此山頂故稱焉）是麻源（山名）第三谷

銅陵（銅山）紅泉（水自沙中流出其色紅）恒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言古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已之往常充俄頃之間豈為尊古卑今而然）

選詩卷四訂註終

選詩卷五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行旅

北使洛

顏延之

改服飭徒旅。首路跼險艱。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二川。在昔輟期運。經始闊聖賢。伊瀔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烟。玉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陰風振涼野。飛雲沓窮天。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諐。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

還至梁城作

顏延之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昔邁先徂師。今來後

歸軍振策騁東路傾側不及羣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丘隴塡郛郭銘誌滅無文木石扃幽闥黍苗延高墳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曷爲久游客憂念坐自殷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顔延之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藹

荆牧經塗延舊軌登闉訪川陸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復却倚雲夢林前瞻京（善作荆）臺囿清氛霽岳陽曾暉薄瀾澳凄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

還都道中作

鮑照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晚風遒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登艫眺淮甸掩泣望荆流絶目盡平原時見遠烟浮倏悲坐還合我思甚兼秋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游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謝朓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鍾惺曰水雲萬里二記）天際識歸舟雲中辨

江（烟江送別圖）樹旅思倦搖搖孤游昔已屢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敬亭山

謝朓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居（善作[illegible]）然棲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低獨鶴方朝唳饑鼯此夜啼（五臣作[illegible]）渫雲已漫

漫多雨亦悽悽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緣源殊未極歸徑窅如迷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皇恩竟已矣茲理庶（五臣作席）無睽（多雨五臣作夕雨）

休沐重還道中

謝朓

薄游第從告思閑願罷歸還邛歌賦似休汝車騎非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汀葭稍靡靡江菼復依依田鶴遠相叫沙鴇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重闈（重五臣作闈）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謝朓　鍾惺曰右丞以田園作應制詩玄暉以山水作都邑詩非惟不墮清寒愈見曠逸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真○警○語）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鬒（善作縝）不變（鍾惺曰淺語深致）

京路夜發

謝朓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漭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故鄉邈已夐山川修且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勑躬每跼蹐瞻恩唯震蕩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

望荊山

江文通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南關繞桐柏西岳出魯陽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撓（五臣作繞）重林雲霞肅川漲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一聞苦寒奏再使豔歌傷

旦發漁浦潭

丘遲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櫂歌發中流。鳴鞞響沓障。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嶄絕峯殊狀。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信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坐嘯昔有委。臥治今可尚。

早發定山

沈約

夙齡愛遠壑。晚涖見奇山。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眷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

沈約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礧礧。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願以潺湲水。霑君纓上塵。

軍戎

從軍詩五首

王粲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飫饒。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往返速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晝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獸憚爲犧。良苗實已揮。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犂。孰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坰。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哀彼東山

人。喟然感觀鳴。日月不安處。人誰護恬寧。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今我神武師。暫（五臣作斬是）往必速平。棄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夙夜自怺性。思逝若抽縈。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多（多五臣作西）懷。悽悽（善作惻）令吾悲。下船登高

防。草露霑我衣。廻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逍遙河隄上。左右望我軍。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萑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遊。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鄽里。士女（善作女士）滿莊馗。自非賢聖（善作聖賢）國。誰能享斯休。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

顔延之

夤威寶命。嚴恭帝祖。炳海表岱。系唐冑楚。靈監睿文。民屬睿武。奄受敷錫。宅中拓宇。亘地稱皇。罄天作主。月竁來賓。日際奉土。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善作擧）。六典聯事。九官列序。有牷在滌。有絜在俎。以薦王衷。以答神祜。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皇乎備矣。有事上春。禮行

宗祀。敬達郊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昭夜。（五臣作照）高燎煬晨。陰明浮爍。沈禜深淪。告成大報。受釐元神。月御案節。星驅扶輪。遥興遠駕。曜曜振振。

樂府

飲馬長城窟行

古辭

青青河畔草。（善作遠）緜緜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五臣作宿）昔夢

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五臣作相）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君子行（善本無此一篇）

鍾惺曰此與長歌行二詩甚平然能使從[illegible]乎奇者終日心目間不敢棄之是古人身分

古辭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傷歌行

古辭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颺。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翻南

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長歌行

古辭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善作行）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善作乃）傷悲。

怨歌行

鍾惺曰班姬詩其源出于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譚元春曰江則假象見意此則貌題直書至如出入四句音旋韻

班婕妤 正有潔婦之節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短歌行

魏武帝 楊慎曰孟德詩云對酒當歌而杜子美云玉琢仍當歌非杜子美一開明之讀者皆以當歌為該當之當矣 王世貞曰古樂府遠望可以當歸杜詩當字出此用脩謬矣脩二可笑孟德正謂遇酒即當歌也下云人生幾何可見矣若作去聲有何趣味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善本無此二句）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鍾惺曰如字可喻樂府妙語）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譚元春曰寫得悲涼如畫身清秋）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鍾惺曰四言至此出脫三百篇殆盡此其心手不粘帶處青青子衿二句呦呦鹿鳴四句全寫三百篇而畢竟一毫不似其妙難言

苦寒行

魏武帝 朱熹曰曹操作詩必說周公如前詩及此悲彼東山詩也是做得箇賊起不惟竊國之柄和聖人之法也竊了 又曰詩見得人如曹操雖說酒令亦說從周公上去可見是賊者曹丕但說飲酒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樹木何蕭索（善作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道正徘徊迷惑失故路（五臣無薄字）薄暮無宿棲（五臣本下有所字）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五臣作采）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善哉行 五臣作苦

魏文帝

上山采薇薄暮苦饑谿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羣雊猴猨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善作蔵）日月如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善作轉）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真德秀曰此篇末語亦莫容也末章意以其中有可采者姑錄

燕歌行

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爲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鍾惺曰深情若態只此七字）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一作限）

箜篌引

曹植（王世貞曰曹公莽莽古直悲涼子桓小藻自是樂府本色子建天才流麗雖譽冠千古而實遜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辭太華）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五臣作景）百年忽我遒。生在（五臣作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善作亦）何憂。

名都篇

曹植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善作光）且鮮。鬬鷄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兎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五臣作驅上彼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善作我歸）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臇胎鰕。（善作寒）炮鼈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善作旅）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美女篇

曹植

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閒五臣作西叶先）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颻。（善作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行徒

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鍾惺曰緝洛神之餘材而成之自為淒麗之調真足才子）

白馬篇

曹植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

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猨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虜騎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五臣作在）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王明君辭 并序

石崇

王明君者（五臣作為）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五臣作明）君配馬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五臣無也字）其造新之（善無之字）曲多哀怨之聲故敘之於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

淚濕（善作溼）朱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與後世人遠嫁難為情

猛虎行

陸機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饑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為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五臣作襟）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君子行

陸機

天道夷且簡人道嶮（五臣作險）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平聲叶）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歎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懽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從軍行

陸機

苦哉遠征人飄飄（五臣作颻）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阿深（善作谿）谷（善作深）邈無底崇山鬱嵯峨奮臂攀喬木振迹涉流沙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焦（善作其）鮮藻寒冰結衝波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朝食（五臣作餐）不免胄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如何

豫章行

陸機

汎舟清川渚遥望高山陰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三荊歡同株四鳥悲異林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促促薄暮景亹亹鮮克禁曷為復以茲曾是懷苦心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

苦寒行

陸機

北游幽朔城。涼野多嶮難。(五臣作艱)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盤。凝冰結重磵(五臣作澗)。積雪被長巒。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五臣作嘒)。猛虎憑林嘯。玄猨臨岸歎。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餐。離思固已久(五臣作矣)。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

飲馬長城窟行

陸機

驅馬陟陰山。山高(五臣作陰)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緜。獫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振旅勞歸士。受爵稾街傳。

門有車馬客行

陸機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湘。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撫膺攜客泣。掩淚敘溫涼。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芒芒。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君子有所思行

陸機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廛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甲第崇高闥。洞房結阿閣。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邃宇列綺牕。蘭室接羅幕。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人生誠行邁(五臣作過)。容華隨年落。善哉膏粱士。營生與且博。宴安消靈根。酖毒不可恪。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齊謳行

陸機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陸産尚千名。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爽鳩苟已徂。君子安得停。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

日出東南隅行　或曰羅敷艷歌

陸機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高臺多妖麗。濬房出清顔。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金雀垂藻翹。瓊珮結瑤璠。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五臣作妍）繁。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軿軒。清川含藻景。高崖被華丹。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綺態隨顔變。沈姿無乏（五臣作定）源。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懽。遺芳結飛飈。浮景映清湍。冶容不足詠。春游良可歎。

長安有狹邪行

陸機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

飛塵。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余本倦游客。豪彦多舊親。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守一不足矜。岐路良可遵。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

前緩聲歌

陸機

游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長風萬里舉。慶雲鬱

嗟峨。虙妃與洛浦、王韓起太華、北徵瑶臺女、南要湘川娥、肅肅宵駕動。翩翩翠蓋羅、羽旗棲（五臣作栖）瓊鑾。玉衡吐鳴和、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總轡扶桑枝（五臣作底）、濯足湯（五臣作暘）谷波。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

長歌行

陸機

遊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玆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迨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

吳趨行

陸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重欒承游極。回軒啟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祥（五臣作鮮）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隤（五臣作頹）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

難窮紀。商推為此歌。

塘上行

陸機

江蘺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沾潤既已渥。結根與且堅。四節逝不處。華繁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

顧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悲哉行

陸機

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音。(五臣作吟)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傷哉遊客士。(五臣作客游)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

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

短歌行

王世貞曰陸士衡之來日苦短去日苦長傅休奕之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張季鷹之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書顏遠之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語若卑淺而亦實境所就故不忍多讀

陸機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無重至。華不再陽。蘋以春暉。蘭以秋芳。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為子忘。(五臣作興)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有詠。(五臣作可)長夜無荒。

會吟行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滮池溉粳稻。輕雲曖松杞。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善作擬)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飛燕躍廣途。鷁首戲清沚。肆呈窈窕容。路曜便

娟子。自來彌年代。賢達不可紀。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牽綴書土風。辭殫意未已。

東武吟

鮑照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

甲心思歷凉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鷄㹠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出自薊北門行

鮑照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

朔方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天子按劒怒使者遥相望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

結客少年場行

鮑照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鈎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讐追兵一旦至負劒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扶宫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擊鍾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我獨何爲埳壈懷百憂

東門行

鮑照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

涕零涕零心斷絶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况異鄉別遥遥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居人掩閨卧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顔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苦熱行

鮑照

赤阪横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熱頭且痛鳥墮魂

來歸湯泉發雲潭焦烟起石坼日月有恒昏雨
露未嘗晞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含沙射流
影吹蠱痛（五臣作病）行暉障（五臣作瘴）氣晝熏體菵露夜沾衣饑猨
莫下食晨禽不敢飛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腓
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戈船榮既薄伏波賞
亦微爵（善作尉）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白頭吟

鮑照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慙宿昔意猜恨坐
相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爲瑕丘
山不可勝食苗實碩鼠玷（五臣作點）白信蒼蠅鳧鵠遠成
美薪芻前見陵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
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
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放歌行

鮑照

蓼蟲避葵菫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安知曠
士懷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横至車
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飇華纓結遠埃日中安能
止鍾鳴猶未歸夷世不可逢賢君信（五臣作言）愛才明慮
自天斷不受外嫌猜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
豈伊白璧賜將起黄金臺今君有何疾（鍾惺曰問得低回）臨路獨
遲迴

升天行

鮑照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善作官）王城備聞十帝事委曲兩
都情倦見物興衰驟覩俗屯平（五臣作至）翩翻類廻掌恍
惚似朝榮窮途悔短計晚志重長生從師入遠
岳結友事仙靈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風餐
委松宿雲臥恣天行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
蹔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鳳臺無還駕簫管有
遺聲何時與（一作當）爾曹啄腐共吞腥

鼓吹曲

謝朓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淥（五臣作綠）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挽歌

挽歌詩

繆襲

生時游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登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挽歌詩三首

陸機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夙駕驚徒御。結轡頓重基。龍𢈆被廣柳。前驅矯輕旗。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中闈且勿讙（五臣作諠）。聽我薤露詩。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舍爵兩楹位。啟殯進靈轜。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帷袵曠遺影。棟宇與子辭。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騏。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側。念我疇昔時。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殉沒身易亡。救子非所能。含言言哽咽。揮涕（五臣作淚）涕流離。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素驂佇轜軒。玄駟騖飛蓋。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旆。悲風徽行軌。傾雲結流藹。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

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廣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昔為七尺軀。今成灰與塵。金玉

素所佩鴻毛今不振豐肌饗螻蟻妍骸永夷泯壽堂延螭魅虛無自相賔螻蟻爾何怨螭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爲陳

挽歌詩　祁寛曰昔人自作祭文輓詩者多矣或寓意騁詞成于暇日攷次靖節詩文乃絕筆于祭輓四篇盖出于屬纊之際者辭情俱達尤爲精麗其于晝夜之道了然如此

陶淵明

芳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雜歌

易水歌

荊軻

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丹祖送於易水上高漸離擊筑荊軻歌宋如意和之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大風歌

漢高祖　王世貞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悲來其悔心之萌乎文中子賛二帝語去孔子不遠　鍾惺曰前二句言創其氣大後一句言守其思遠非真欲爲帝王不可　又曰與虞兮歌五讀英雄遭時失時成敗之際可想幸勿有意看而以相去太遠也

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盖世之語　鍾惺曰雄大不浮

扶風歌

劉越石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爲我結歸鳥爲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遊我前猨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

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競此曲。此曲悲且長。弃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中山王孺子妾歌

陸厥

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歲暮寒飆及。秋水落芙蕖。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賤妾終已矣（五臣作恩已畢）君子定焉如。

選詩卷五　終

選詩卷五訂註

顏延之北使洛（延之爲豫章世子中軍行叅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叅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

在昔輟期運。經始闊聖賢（在昔晉亂期運輟息無聖賢經理）王（宋高祖）引（進也）威遲（馬行貌）徂愆（失期）蓬心飛薄（言已有蓬心事既已矣而身飛薄亦復同之）

顏延之還至梁城作（自洛還）

傾側不及羣（道路險阻不能前及其羣）分（分界首）雍門子（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之尊貴乃如是乎）

顏延之始安郡還都（延年爲始安太守徵爲侍郎）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刺史張邵）

闉（郊外城曲重門）周（帀）炯介（光大）牧

鮑照還都道中作（照爲臨海王叅軍從荊州還也都謂揚州）

艫（楫軸）掩泣（憶臨海王）古節（古人高尚之節）越（違也）

謝朓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時爲宣城郡太守）

南山霧（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

謝朓敬亭山

渫猶舒也丹梯山高峯人雲霞處茲理此登山之理

謝朓休假也沐洗也重還道中還歸丹陽

還卭司馬相如與臨卭令相善往舍臨卭都亭休汝許邵汝南人爲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車徒甚盛將入界內日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灞池西京伊川東京言此二京不可違別者以喻丹陽亦不可暫去

謝朓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謂丹陽

灞涘望長安王粲七哀詩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河陽視京縣

潘岳河陽縣詩引領望京邑喻登山望丹陽也去矣方滯淫思歸未果鬒黑髮

謝朓京路夜發自丹陽之宣城郡

兩車也敻遠也文奏簿書

江淹望荊山

奉義至江漢建平王景素爲右將軍荊州刺史江淹授景素五經奉義慕義也

桐栢山名魯陽縣也無留影日短歲晏喻年老君淹自謂玉

柱琴掩露含霜謂秋夜苦寒豔歌皆古歌曲傷雖豔歌亦傷悲

丘遲旦發漁浦潭遲爲新安郡太守經此潭宿

沈約早發定山約爲東陽太守宿于定山

蘭杜芳荃皆香草三秀芝草名九仙仙法名

王粲從軍詩漢相曹掾出師征張魯及孫權粲作詩以紀其事

禽獸憚爲犧良苗實已揮左傳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爲犧也粲言我雖有雄雞懼犧之情亦欲不爲人用而沐曹公之德如陰雨之庇黍苗是以復願仕也負鼎翁伊尹夫子詩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及河聞鳴犢與實讐之見殺乃迴車而旋爲掾日躬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所言非

夫子欲隱居仲宣欲求仕故以所言爲非鸛鳴詩東山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恲性

歎息先登羽賈復擊青犢于射犬被羽先登聽金聲孫卿子聞鼓聲而進聞金

聲而退東南夷謂孫權防踶也許歷趙奢將兵救韓軍士許歷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敗趙奢曰諾郎使萬人趨上北山秦軍後至爭山不得趙縱兵擊之大破秦

軍完士猶凡士也伐檀詩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鈆刀班超曰冀立鈆刀一

割之力譙郡曹公譙人莊六達謂之莊馗九交之道樂土詩適彼樂土

顔延之宋郊祀歌

夤威敬畏寶命天命嚴恭尊敬炳海表岱尚書海岱及淮惟徐州島

祖彭城人徐州之境系唐統接漢緒胄楚楚元王之後月竁月窟西極日際東極六典周禮治典禮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九官爵命九官潔清絜金枝燈陟升也在京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奔精星流燎焚柴煙煬也陰明宋水德主北方辰星辰星爲陰明沈祭水日沈禜祭名深淪謂致誠信于水告成大報告成功以報于天釐福月御星驅言天福之降下于國使月御車星驂乘

樂府古辭不知作者姓名飲馬長城窟行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爲長城窟行行曲也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但人入門咸各自媚誰肯爲言乎

班婕妤怨歌行

齊紈素紈素出齊

魏武帝短歌行言人壽命不可得長思與知友及時爲樂並自戒勗之意杜康古造酒者君知友也鹿鳴詩小雅鹿得萍草相呼而食餘人有善賓來即舉樂以相樂思此事故引是詩如月相思之心如明月之光枉曲也存問也月

明烏鵲喻客于無依托也

魏武帝苦寒行

東山詩毛詩我徂東山滔滔不歸

魏文帝善哉行古出夏門行日善哉麻復善絃歌樂我情五臣作苦哉謂山林之人節行危苦欲其入仕以取逸樂

曹植箜篌引箜篌樂器名引曲也陽阿漢成帝趙皇后屬陽阿公主家學舞者

曹植名都篇

長楸古人種楸于道故日長楸平樂觀名臇臛也胎鰕腹有胎擊鞠打毬

曹植美女篇

木難碧色珠不時安不及時安定

曹植白馬篇

左的射的月支馬射左邊爲月支

石崇王明君辭

公主嫁烏孫漢書烏孫獻馬願得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爲公主以妻之關

氏單于后名

陸機猛虎行 古猛虎行云飢不從猛虎食但取發首爲名不必以篇中意義他皆類此

盜泉 尸子孔子過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陸機君子行

掇蜂 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後妻欲其子爲太子言于吉甫曰伯奇好妾王上臺觀之後毋取蜂除其毒而置于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讓伯奇使者見袖有死蜂以白吉甫吉甫使逐之已投于河矣

拾塵 孔子窮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食顏回

得米而爨之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飯而食之飯熟乃進孔子曰今夢見先君食絜欲饋回曰不可向者炱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所恃者心今心目俱不足恃矣

傾冠 抱朴子曰明鏡舉則傾冠見矣

近情苦自信 淺近之情苦自信任是以遇禍

陸機豫章行 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

遠尋 遠別

三荊 田廣田眞田慶兄弟三人將別無以分明日欲分庭有荊樹荊樹經宿萎黃乃相謂曰荊樹尚然况我兄弟乎遂不分荊復悅茂

四鳥 孔子在衛顏回侍側聞哭者甚哀問顏回曰回知此何哭回曰此者非但爲死而已又爲生離者也昔桓山之鳥生

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爲其往而不返竊以音類知之矣問之果然

景 影也

陸機飲馬長城窟行

候 伺望者

末德 戰者德之末

甘陳 漢甘延壽陳陽共斬郅支單于

稾街

傳首 傳匈奴之首于稾街

陸機君子有所思行 言登山下見都邑時俗奢泰因思古之賢哲

哀音 亡國之音

承顏作 承君顏而作

酖毒 左傳宴安酖毒

格 敬也

齊謳行

營丘 齊曰營丘

河濟 齊有清濟濁河

姑尤 二水名

聊攝 二縣名皆齊境

孟諸 齊澤名

楚夢 雲夢

百二 秦齊持戟百萬秦得百二齊得十二焉

惟師 詩維師尚父謂太公也

桓后 桓公

牛山嘆 齊景公游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

爽鳩 齊侯飲酒樂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季萴逄伯陵蒲姑氏太公因之若古而無死則爽鳩之樂非君所願也

日出東南隅 或曰羅敷豔歌 秦氏邯鄲人有女羅敷爲邑人王仁妻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說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恐彈箏作陌上之歌以自明其後轉相擬述也

九秋曲名七盤楚舞

陸機長安有狹邪行言世路險狹正直之士無所措手足

華景日也鳴玉禮記君子行則鳴佩玉烈心厲言朝廷輕薄之人其心猛暴嚴毅芳訊美言及晨鷄及晨而鳴喻人及時而仕緒事也同歸津荅新知者詞也言我自試不能履于邪徑理終殊途而同跡

陸機前緩聲歌將前慕仙游與命長緩故流聲于歌曲中也

宓妃洛水之神王王子晉與衛叔卿于華山韓劉根于華山見神人謂根日汝聞韓衆乎根日聞日我是也瑤臺女楚辭望瑤臺之偃蹇見有娀之佚女湘川娥

尭二女太容黃帝樂師洪崖三皇時樂師扶桑湯谷皆日出處

陸機長歌行

茲物謂容體

陸機吳趨行趨步也吳人歌其土風

欒栱游浮極棟囘軒長窓阿角興四遐興于四方謂三國時

大皇孫權八族陳桓呂竇公孫司馬徐傅四姓朱張顧陸

陸機塘上行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造言婦失寵行于塘上爲歌也

蒼蠅詩營營青蠅止于樊喻佞人

謝靈運會吟行會謂會稽也

六引古歌曲名三調凡曲有三調文命謂禹也壺冀禹理水壺口冀州爲始刋木斬木通道列宿星紀吳之分野故云負海言後背海水滮滮水灌田兩京東西京三都蜀吳魏飛燕良馬名鷁首舟名畫作鷁淮南子曰龍舟鷁首越叟越絕書日子胥師事越公錄其述周易日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梅福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後人見福於會稽爲吳市門卒東方東方朔避亂置冠幘官舍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梁鴻扶風人東出關至吳

鮑照東武吟人有少年征伐年老被棄游于東武者不敢論功但戀君耳故

托遠以言之東武太山下小山名

張校尉張騫李輕車李廣韝以皮蔽手而臂鷹也晉主惠晉文公至河上令遵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者後之舅犯哭日遵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面目黎黑手足胼胝者有功勞而君後之文公乃止田子魂田子方見老馬于道而問焉其御日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出而放之子方日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乃以束帛而贖之

鮑照出自薊北門行

廣武縣名筋弓竿箭鴈行魚貫皆陣勢

鮑照結客少年場行

四關洛陽有四關九塗大陸可方九軌扶亦夾也

鮑照東門行東都門長安城門名別離之地故叙去留之情焉

食梅衣葛言羇客衣食不得其所

鮑照苦熱行謂于南方瘴癘之地盡節征伐而國家賞之太薄

赤阪西域有赤土身熱之阪火山南荒外有火山鳥墮飛鳶過熱陷墮水中湯泉王韶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泉涌溜如沸湯焦煙熱氣也含沙江中有物名曰水弩於中流含沙射人之景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吹蠱飛蠱也江南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置人飲食中人不覺其家絕滅者則飛游妄走中之則斃行暉行李之光輝菵草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爛毒涇晉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皆死瀘水名具腓皆病也戈船漢庚儼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竟不得大官伏波後漢馬援擊交阯還師位纔列卿爵輕士重計倪對越王句踐曰爵祿君之輕也性命士之重也

鮑照白頭吟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食苗詩碩鼠碩鼠無食我苗點白蠅之為蟲汙白使黑皆喻讒佞遠成美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鷄有五德君所以烹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無此五德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稻粱而君貴之者以其所從來遠也前見陵積薪燎後來者處上申黜周幽王黜申后而寵褒姒班去漢成帝去班婕妤而寵飛燕

鮑照放歌行叙放臣之心

蓼辛菜荼菫甘菜白璧賜虞卿說趙孝成王賜白璧一雙黃金臺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君謂被放者

鮑照升天行言學仙

闕輔闕中三輔勝帶謂勝冠帶髫十帝兩都俱謂漢五圖五岳真形圖九籥籥以藏經而丹有九轉故云九籥冠霞冠霞冠解玉解玉珮謂去任也綵閣椒庭皆仙居鳳凰簫管簫史弄玉

謝朓鼓吹曲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

凝其聲凝咽輈車轅

繆襲挽歌

虞淵日入處

陸機挽歌

卜擇卜擇葬地龍帨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帨皆所以衣柳龍帨畫龍於帨也柳輿柩之車其蓋曰柳輕旗禮記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旗識之薤露古挽歌詩祖

載（謂移柩車爲行之始）靈輀（喪車）䙡（棺也）誰爲旆（言爲亡者之旆）傾雲（哀響震雲有似傾側）立四極 放蒼天（壙中儀象天地）側聽陰溝

涌臥觀天井懸（壙中又作陰溝天井故亡者側聽臥觀之）

劉琨扶風歌（扶風地名蓋古曲也琨擬而自喻）

廣莫門（洛陽城門）繁弱（弓名）龍淵（劍名）李慾期（李陵失利）

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漢書詔送中山靖山脅及孺子妾并未央）

（才人歌詩四篇需子宮人也幼小稱）

如姬（常出入魏王臥內）班婕（漢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洪波（趙蕭子與諸大

夫飲于洪也之臺）林光（秦殿名漢因之故曰餘）嬌後駕（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刖子瑕母病聞之夜矯駕君車以出君聞之曰孝哉爲母而刖也）泣前魚（魏王與龍陽君並船而釣龍陽君泣曰始臣得魚小而甚喜後得益多而大遂棄前所得魚今以臣醜惡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必褰裳而趨王臣亦向曩者所得小魚也將必棄矣）

選詩卷五訂註終

選詩卷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雜詩

古詩十九首

（鍾嶸曰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幾乎一字千金　劉履之曰十九首非一人之詩也行行重行行樂府以爲枚乘作則其他可知矣）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一作一）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五字警絕）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劉履之曰玉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枝以下另爲一首當以選爲正）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窻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青青陵上栢。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

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眞。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飇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

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鳴鶴。奮翅起高飛。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鍾惺曰二語似只是思君令人老五字意然單存思君令人老而去此二語不得此古詩之妙難言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鍾惺曰此首明月八句爲一段昔我四句爲一段南箕四句爲一段似各不相蒙而可以相接歷落顚倒章法外別有神理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羅。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鍾惺曰性情與草木相關與鮑照獨爲梅咨嗟皆非尋常觀物之言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

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

化榮名以爲寶（下世言回不得已而托之名也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名亦無歸矣）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
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
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
人美者顔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淸曲音響
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善作中）帶沈吟聊躑躅
思爲雙飛鷰銜泥巢君屋
驅車上東門遥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

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五臣作寐潛）黃泉下千
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
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泛晞文曰服）食
（食二句見于樂李賀州論服氣書退之李博士服丹致死志其墓二文之末）
求神仙多爲藥所悮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去者日以（以五臣作已下同）疎生（五臣作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
與墳古墓犂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
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

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
爲後世嗤（善作小）仙人王子喬難可與（五臣作以）等期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五臣作多）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
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
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
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
晨風翼焉能凌（五臣作陵）風飛（善本無此二句）眄睞以適意引領遥相睎
徙倚懷感傷垂涕霑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
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兎缺客從遠方來遺
我一書札（鍾惺曰多少珍重）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
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
尚爾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
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憂愁不能寐攬衣起

徘徊容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霑雙扉（譚然曰辭情義炳炳而成章）

與蘇武詩三首（王世貞曰蘇子瞻謂李陵三章亦僞作此兒童之見夫工出意表意寓法外令曹氏父子猶難之況他人乎 譚元春曰使是僞作蘇李必是一手結撰一副光景今蘇深以悲而李整以悲蘇在格韻妙而李在情景妙自是兩人相對相潤之作端明智慧蓋古今不能不失一言）

李陵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鍾惺曰蘇李如此等有平仄極諧者然要知生成是漢人古詩移入近體不得其故難言）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五臣作恨）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詩四首（鍾惺曰李陵降虜畏死耳其說武降也何居曰分謗也然則武何以贈詩欵欵也古人交情意趣各不相妨達懷孚道難與世人論也）

蘇武（又曰只是極真極厚若云某句某句佳亦無尋處後人一效顰便失之遠矣）

骨肉緣枝葉（一語自親而疏）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四語自疏而親）誰爲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昔者長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思情日以新（五臣作已）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游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

聲（五臣作音）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嬿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花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五臣作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路。游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五臣作凝）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五臣作山隔海）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再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四愁詩四首

張衡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時

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併兼之家。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姦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游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五臣屈上有依字）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其辭曰。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胡爲懷憂心煩勞。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五臣作琴）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平聲）悵。何爲懷憂心煩傷。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

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胡爲懷憂心煩紆。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

雜詩

王粲

日暮游西園。（五臣作寫系）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上有特栖鳥。懷春向我鳴。褰袵欲從之。路

險不得征。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飈（五臣作飄）揚塵起。白日忽已冥。廻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幷。

雜詩

劉楨

職事煩（善作相）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沈迷薄領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五臣作飛沉）去聲

雜詩二首　王世貞曰魏子桓客子常畏人及吾吳朝歌鍾大理書似少年美資負才性而好貨好色且富不得恒享者桓靈寶復發姜相埒而氣尚過之子桓乃得十年天子耶所不解

魏文帝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霑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廻西流。三五正從橫。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鬱鬱多悲思。（五臣作愁）緜緜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譬○語○然○心○事○可知）

朔風詩

曹植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凱風永至。思彼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四氣代謝。懸景運周。別如俯仰。脫若三秋。昔我初遷。朱華（五臣作未）未希。今我旋止。素雪（善作雲）云飛。俯降千仞。仰登天阻。風飄蓬飛。載離寒暑。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云其誠。秋蘭可喻。桂樹冬榮。絃歌蕩思。誰與銷（五臣作消）憂。臨川暮思。何為泛舟。豈無和樂。游非我鄰。誰忘泛舟。媿無榜人。

雜詩六首

曹植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
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鴈飛南遊過
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
見翩翩傷我心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五臣作迴）飈舉吹我入
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善作何）窮類此游客子捐
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
道沈憂令人老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
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
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
翔噭噭鳴索羣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善作日夕）宿瀟
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
耀難久恃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五臣作行遠）遠游欲何之吳國爲

我仇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
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
志甘心赴國憂
飛觀百餘尺臨牖（五臣作倚）御櫺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
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閑國讐諒不塞甘
心思喪元撫劒西南望思欲赴泰山絃急悲聲
發聆我慷慨言

情詩

曹植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游魚潛綠水翔鳥薄
天飛眇眇客行士遥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
來白露晞游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
賓悽愴內傷悲

雜詩

嵇康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興命

公子攜手同車龍驤翼翼揚鑣踟躕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五臣作暉)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絃超子野歎過綿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雜詩

傅玄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颻微

月出西方繁星衣(善作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纖雲時髣髴渥露霑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落葉隨風摧一絶如流光

雜詩

張華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東壁正昏中固(五臣作涸)陰寒節升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重衾無暖氣挾纊如懷冰伏枕終遥昔寤言莫予應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

情詩二首

張華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五臣作燭)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襟懷擁虛景輕衾覆空牀居歡惜(五臣作惜)夜促在慼(五臣作戚)怨宵長拊枕獨嘯歎感慨心內傷

游目四野外逍遥獨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

綠渚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園葵詩

陸機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時逝柔風戢歲暮商猋(五臣作飈)飛曾雲無温液嚴霜有凝威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蕤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

晚彫礪忘此孤生悲

思友人詩

曹嘉

密雲翳陽景霖潦淹庭除嚴霜彫翠草寒風振纖枯凜凜天氣清落落卉木疎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駒情隨玄陰滯心與迴(五臣作遡)飄俱思心何所懐懐我歐陽子精義測神奥清機發妙理自我別何朔微言絕于耳褰裳不足難清揚未可俟

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

感賦詩一首

曹嘉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唯困蒙郡(五臣作群)士所(五臣作皆)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賔頌有客舉觴詠露斯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岐

雜詩

何劭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閑房來清氣廣庭發暉素靜寂愴然歎惆悵出游(五臣作忽)顧仰視垣上草俯察階下露心虛體自輕飄飄若仙步瞻彼陵上栢想與神人遇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勤思終遥夕永言寫情慮

雜詩

王贊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昔往鶬鶊鳴今來蟋蟀吟人情懐舊鄉客鳥思故林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沈約曰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取高前式)

雜詩

棗據

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天子命上宰作蕃于漢陽開國建元士玉帛聘賢良予非荊山璞謬

登和氏璞羊質服虎文燕翼假鳳翔既懼非所任怨彼南路長千里既悠邈路次限關梁僕夫罷遠涉車馬困山岡深谷下無底高巖暨穹蒼豐草停滋潤霧露沾衣裳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顧瞻情感切惻愴心哀傷士生則懸弧有事在四方安得恒逍遥端坐守閨房引義割外情内感實難忘

雜詩

左思

秋風何冽冽（五臣作烈）白露爲朝霜柔條旦夕勁綠葉日夜黄明月出雲崖皎皎流素光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鴈翔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恒居歲暮長慨慷

雜詩

張翰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黄華如

散金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耽延頸無良塗頓足託幽深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歡樂不照顔慘愴發謳吟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慨心

雜詩十首

張協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明燭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沉憂結心曲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浮陽映翠林迴猋（五臣作颷）扇綠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棲叢菊龍蟄暄氣凝天高萬物肅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人生瀛海内忽如鳥過目川上之歎逝前修以自勗

金風扇素節丹霞啟陰期騰雲似涌煙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黄采秋草含綠滋閑居玩萬物離群戀所思案無蕭氏牘庭無貢公綦高尚遺王

伏道積自成基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谷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輕風摧勁草凝霜竦高木密葉日夜疎叢林森如束疇昔歎時遲晚節悲年促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行行入幽荒甌駱從祝髮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瓶䑊夸璵璠魚目笑明月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流澗萬餘丈圍木數千尋咆虎響窮山鳴鶴聒空林淒風為我嘯百籟坐自吟感物多思情在險易常心揭來戒不虞挺轡越飛岑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崟經阻貴勿遲此理著來今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羇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出覩軍馬陣入聞鞞鼓聲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長鋏鳴鞘中烽火列邊亭捨我衡門衣更被縵胡纓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土風安所習由來有固然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閒幽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壟雊寒猨擁條吟谿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投耒循岸垂時聞樵采音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為道勝貴陸沉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黑蜧躍重淵商羊儛野庭飛廉應南箕豐隆迎號屏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霖瀝過二旬散

漫亞九齡階下伏泉漏堂上水衣生洪潦浩方
割人懷昏墊情洗液漱陳根緑葉腐秋莖里無
曲突煙路無行輪聲環堵自顏覈垣閭不隱形
尺燼重尋桂紅粒貴瑤瓊君子守固窮(五臣作丈)在約不
爽貞雖榮田方贈慙爲溝壑名取志於陵子比
(五臣作之)足黙婁生

時興詩

盧諶

亹亹圓象運悠悠方儀廓忽忽歲云暮游原采
蕭藿北踰芒(五臣作艸)與河南臨伊與洛凝霜霑蔓草悲
風振林薄摵摵芳葉零蘂蘂芬華落下泉激洌
清曠野增遼索登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崿形變
隨時化神感因物作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

雜詩二首

陶淵明

(蔡寬夫曰采菊二句此其閑遠自得之意真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見爲望字若爾則便有褰裳濡足之態矣乃知一字之誤害理有如此者)

(何良俊曰詩有格有韻淵明悠然見南山之句格高也康樂池塘生春草之句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高似海棠欲韻勝者易欲格高者難)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
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望(一作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
鳥相與還此還(一作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達
世情一觴雖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
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詠貧士

陶淵明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虛中滅何時見

餘輝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鍾惺曰二句連看才有景)
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
存已矣何所悲

讀山海經

陶淵明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
吾廬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
迴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舊作擿)我園中蔬微雨從東

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謝惠連

落日隱櫩楹升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析析振條風蹀足循廣除瞬目矖曾穹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遐川阻眂（五臣作睽）愛脩渚曠清容弄杼不成藻聳轡騖前蹤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傾河易廻斡欵（善作頫）情難久悰沃若靈駕旋寂寥雲幄空留情顧華寢遥心逐奔龍沈吟為爾感情深意彌重

擣衣

謝惠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肅肅莎鷄羽烈烈寒螿啼夕陰結空幕霄月皓中閨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携簮玉出北

房鳴金步南階櫩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紈素旣已成君子行未歸裁用笥中刀縫為萬里衣盈篋自余手幽緘候（善作[illegible]）君開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

南樓中望所遲客

謝靈運

杳杳日西頽漫漫長路迫登樓為誰思臨江遲來客與我别所期期在三五夕圓景早已滿佳人殊未適即事怨睽攜感物方悽戚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瑤華未堪折蘭苕巳屢摘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搔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覿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一首

謝靈運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亦（五臣作丘）園中（善作中園）園中屏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羣木旣羅

戶。衆山亦當窻。靡迤趨下田迢遞瞰高峯。寡欲不期勞。卽事罕人功。唯開蔣生徑。永懷求羊蹤。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

齋中讀書

謝靈運

昔余游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漠。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臥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既笑沮溺

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萬事難竝歡。達生幸可託。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修竹

謝靈運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游不還。佳期何由敦。芳塵凝瑤席。清醑滿金罇。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猨。早聞夕飇急。晚見朝日暾。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用。得以慰營魂。匪爲衆人說。冀與智者論。

雜詩一首

王微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弄弦不成曲。哀歌送

苦言。箕帚留江介。良人處鴈門。詎憶無衣苦。但知狐白溫。日暗牛羊下。野雀滿空園。孟冬寒風起。東壁正中昏。朱火獨照人。抱景自愁怨。誰知心曲亂。所思不可論。

數詩

鮑照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四牡曜長路。輕

蓋若飛鴻。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鍾。八珍盈彫俎。綺肴紛錯重。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

翫月城西門廨中

鮑照

始出西南樓。纖纖如玉鉤。末映東北墀。娟娟似蛾眉。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窻。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夜移衡漢落。徘徊帷戶中。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客游厭苦辛。仕子倦飄塵。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肴乾酒未闋。金壺啟夕淪。廻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

始出尚書省

謝朓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既通金閨籍。復酌瓊

筵醴。宸景厭照臨。昏風淪繼體。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防口猶寬政。餐荼更如薺。英衮暢人謀。文明固天啟。青精翼紫軑。黃旗映朱邸。還覩司隷章。復見東都禮。中區咸已泰。輕生諒昭洒。趨事辭宮闕。載筆陪旌棨。邑里向疎蕪。寒流自清泚。衰柳尚沈沈。凝露方泥泥。零落悲友朋。歡虞讌兄弟。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乘此終蕭散。垂竿深澗底。

直中書省

謝朓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玲瓏結綺錢。深沈映朱網。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

觀朝雨

謝朓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動息無兼遂岐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

郡內登望

謝朓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山積陵陽阻（五臣作硤）溪流春穀泉威紆距遙甸巉嵒帶遠天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煙悵望心已極（五臣作惝）惝怳魂屢遷結髮倦爲旅平生早事邊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方棄汝南諾言税遼東田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謝朓

炎壺遺劒璽當塗駭龍戰聖期缺中壤霸功興寓縣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衿帶窮巖險帷帟盡謀選北拒溺驂鑣西龕收組練江海旣無波俯仰流英盻裘冕類禋郊十揆崇離殿鈞臺臨講閲樊山開廣讌文物共葳蕤聲明且葱蒨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參差世祀忽寂寞市朝變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轉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徧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睠幽客滯江皐從賞乖纓弁清卮阻獻酬良書限聞見幸藉

芳音多承風采餘絢于役儻有期鄂渚同游衍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

謝朓

二別阻漢坻雙崤望河澳茲嶺復巑岏分區奠淮服東限琅琊臺西距孟諸陸阡眠起雜樹檀欒蔭修竹日隱澗疑空雲聚岫如復出没眺樓雉遠近送春目戎州昔亂華素景淪伊穀阽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長蛇固能翦奔鯨自此曝

道峻芳塵流業遥年運倐平生仰令圖吁嗟命不淑浩蕩别親知連翩戒征軸再遠館娃宫雨去河陽谷風烟四時犯霜雨朝夜沐春秀良已凋秋場庶能築

和徐都曹

謝朓

宛洛佳遨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桑榆陰道周東都已俶載言歸望綠疇

和王主簿怨情

謝朓

掖庭聘絶國長門失歡宴相逢詠蘼蕪辭寵悲班扇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徒使春帶賒坐惜紅裝變平生一顧重宿昔千金賤故人心尚爾故心人不見

和謝宣城

沈約

王喬飛鳧舃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不避喧揆余發皇鑒短翮屢飛翻晨趨游建禮晩沐卧郊園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罇昔賢侔時雨今守馥蘭蓀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牽拙謬東汜浮惰及西崑顧循良菲薄何以儷璵璠將隨渤澥去刷羽泛清源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沈約

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網軒映珠綴應門照綠苔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沈約

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貴賤猶如此況乃曲池平高車塵未滅珠履故餘聲賓階綠錢滿客

位紫苔生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

學（五臣學上有直字）省愁臥一首

沈約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闈愁人掩軒臥高窻時動扉（五臣作捲）虛館清陰滿神宇曖微微網蟲垂戶織夕鳥傍櫚飛纓珮（五臣作颯）空為忝江海事多違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

詠湖中鴈

沈約

白水滿春塘旅鴈每廻翔唼流牽弱藻斂翮帶餘霜羣浮動輕浪單汎逐孤光（鍾惺曰體物情入微）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鍾惺曰細矣然氣不纖）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

沈約

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開花巳（五臣作日）帀樹流嚶復滿枝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東出千金堰西

臨鴈鶩陂游絲映空轉高楊拂地垂綠幘文照耀紫燕光陸離清晨戲伊水薄暮宿蘭池象筵鳴寶瑟金瓶汎羽卮寧憶春蠶起日暮桑欲萎長袂屢以拂彫胡方自炊愛而不可見宿昔減容儀且當忘情去歎息獨何為

選詩卷六訂註

古詩十九首

胡馬越鳥 皆思舊國 忽如遠行客 不如柏石二物 兩宮 洛陽有南北宮 兩 令德 妙歌者 疏 刻穿之也 玉衡 北斗第五星 孟冬 高祖十月至灞上故以十月為歲首漢之孟冬夏之七月 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 有名無實 晨風 蟋蟀 毛詩 上東門 東都門 去者 謂死也 等期 同也 古懽 舊歡 綏 壻為婦駕車授綏 著 言被中著綿謂長相思綿綿之意 緣 飾邊也緣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

李陵與蘇武詩 武將使匈奴故贈

蘇武詩

骨肉 此詩別從兄弟 雙龍 喻已及朋友也 夫妻 此詩意者留別妻也

張衡四愁詩

處機密 時為太史令主天文玄象 太山 王者有德功成則東封太山故思之太山以喻時君 梁父 太山下小山以喻小人 金錯刀 金錯纏其環喻爵祿 英瓊瑤 喻仁義 桂林 舜所游 漢陽 西伯行化之所 襜褕 衣服之飾 雁門 帝顓頊之位 玉案 君所馮倚

王粲雜詩 興致不一故云雜詩此意思友人也

魏文帝雜詩 帝未即位尚為漢行征伐

三五 詩嘒彼小星三五在東 西北浮雲 此意為漢征吳之時自喻也 至吳會 謂伐吳也當時實至廣陵未至吳會今言至者據已入其地也

曹植朔風詩 在藩感北風思歸

凱風 南風 蠻方 東阿在魏南故自比于蠻方 懸景 日也 豈云其誠 豈可申其誠信 榜人 船長

曹植情詩

魚潛鳥薄 言各得其所

嵇康雜詩

子野 師曠字 剖符 謂合契也

張華雜詩

東壁 星名 昏中 仲冬之月昏東壁中 固陰 五臣作涸陰謂此時有堅冰也 遙昔 長夜

陸機園葵詩 趙王倫篡位遷帝于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冏譖機為倫作禪文穎成都王穎救之免死故作此詩以葵為喻謝穎

傾向日顙心

曹攄思友人詩攄與歐陽建俱以名稱相得故作此詩思之

白駒詩篇名思賢人也褰裳毛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清陽人之眉目間毛詩有美一人清陽婉兮

曹攄感舊詩

廉藺廉頗藺相如田竇田蚡竇嬰有客詩有客宿宿露斯詩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素絲與路岐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

王讚雜詩

師涓古之善鼓琴者

棗據雜詩太尉賈充爲伐吳都督請爲從事中郎

上宰賈充也

張協雜詩

大火心星名七月即見西南坤維西南坤位西陸日行西陸謂之秋龍蟄七月龍蛇蟄藏蕭氏蕭育與朱博爲友貢公貢禹綦屐跡季主司馬季主善卜章甫適越莊子宋人冠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歐越名駱越王姓祝斷也鋋䶵尨也明月珠郢中歌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不過數十人王陽爲益州刺史至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周文公羊傳百里奚與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何休曰其處險阻故文王過之常若避風雨也縵胡纓軍旅之服望舒月也箕畢月與箕會則風畢會則雨膚寸膚寸之雲也四指曰膚重基山也擬志高可擬比心清可比陸沉人中隱者竹素皆古人所用書之者黑蜧蛇也踊孜雨商羊一足之鳥天將大雨商羊鼓舞飛廉風神豐隆雷神號出雨師亞九齡次于堯時洪水九年

水衣苔割害也燼薪也尋桂一尋之桂紅粒米也田方贈子思貧居田子方贈狐白裘不受子方曰吾與人物隨而忘之若棄耳子思曰吾聞忘施猶棄物于溝壑吾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也黔婁齊人也修清節不求進

盧諶時興詩

圖象天也方儀地也

陶潛雜詩

忘憂物酒也

陶潛讀山海經

周王傳 穆天子傳
謝惠連擣衣
衡 斗之中央 紀 斗牛 莎雞 促織 寒螿 蟬屬 雙題 題額也雙者兩人對爲之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 遲待也
瑤華 麻花其色白故比于瑤楚辭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乎離居
謝靈運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樹立植種也引流水種木爲援
靡迤 細走貌 蔣生徑 蔣詡隱于杜陵舍中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游二仲皆推廉逃名
妙善冀能同 妙善之道所望同于古人

謝靈運
子雲閣 楊子雲校書天祿閣 執戟 子雲爲郎執戟宿衛
謝靈運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廻谿石瀨
茂林修竹
塵凝 謂人不在 莫與諼 莫與忘憂 早聞夕飇急晚見朝日
暾 山林深暗故雖早風如夜也雖晚見日如朝時初出光也暾日初出貌
鮑照數詩 數從一累至十以爲文理
三朝 正朝也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 新豐 邑名 六樂 六代之樂 七盤 舞名

鮑照玩月城西門廨中 廨公府也
衡 北斗 漢 天河 歸華 華落向本 別葉 葉下離枝 蜀琴 蜀都司馬相如善鼓琴
金壺 貯刻漏水者 淪 晝也
謝朓始出尚書省 朓爲尚書殿中郎高宗輔政以朓爲諮議領記室故出尚書省
休明 謂齊武皇帝 金閨 金門 瓊筵 天子宴羣臣之席 厭照臨 武帝崩也
昏風淪繼體 鬱林王昭業即位昏亂淪溺不紹帝體也 防口 厲王殺國人以止謗
餐茶 人苦其政甚于餐茶 如薺 方之苛法則餐茶草更如薺焉茶苦草薺甘草

英袞 袞三公服也時明帝爲丞相輔國政故云 天啟 受太后教廢鬱林而明帝立
青精 星也 紫軟 天子車也 黃旗 瑞雲 朱邸 明帝所居諸王朱邸 司
隸章 章儀也光武爲司隸三輔府吏皆東迎光武于洛陽言明帝自丞相即位下人願之亦如光武也
輕生 下人 辭宮闕 謂出殿中 載筆 爲記室 旌棨 門之棨戟
謝朓直中書省 直謂宿于禁中以備非常
萬年 木名 承露掌 起高臺爲仙人形以掌承盤盤承甘露 綺錢 朱
網 並宮殿之飾 鳳池省 中書也

謝朓觀朝雨

百常觀高闕也九成臺九層㬋䁪龍門之水魚上者則爲龍不得上者㬋䁪于水次動息猶出處戰勝子夏已見

謝朓郡內登望宣城

陵陽山名春穀水名汝南諾汝南太守宗資任用范滂時人語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遼東田管寧至遼東人有牛暴寧田者寧牽牛爲飼之共人大慙於是禮讓大行海表

謝朓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伏曼容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孫權都在此郡朓聞曼容作此詩遂遙和之

炎靈漢也遺劒璽失位也當塗魏也聖期五百年有王者興霸功吳蜀魏吳山楚甸孫氏初基武昌後都建鄴故云北拒御曹操西龕敗劉備流英盻圖中原茂宰謂伏武昌幽客朓自謂良書謂伏詩

謝朓和王著作融也八公山山名詩述謝玄破苻堅事

二別大別小別二山雙崤二山戎州謂秦苻堅素景晉金德王故云伊穀水名宗袞謝安明牧謝玄長蛇喻融奔鯨喻堅玄爲前鋒射傷苻堅陣殺苻融

平生朓自謂別親知謂任宣城太守春秀凋謂年已衰老秋塲告老將歸田

謝朓和徐都曹集云和徐都曹勉昧旦出新渚

東都門名謂二踈告老歸田所別處倣載始駕

謝朓和王主簿怨情王主簿名季哲此詩言婦人怨曠以自托

掖庭王昭君所居長門陳皇后所居蘼蕪古樂府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班扇班婕妤除緩也一顧重鄭子瞀楚成王之夫人初成王登臺子瞀不顧王曰顧吾與女千金子瞀遂行不顧宿昔衰老時也

沈約和謝宣城謝作臥疾詩

王喬爲葉令每月朔望常詣臺端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使人密候之言其臨至乃有雙鳧鳥東南飛來至則舉網張之但得二隻舄東方東方朔歌曰陸沈于俗避世金馬門建禮尚書郎晝夜更直于建禮門內沐休沐令守卽縣東汜日出處比少壯西崑日入處比衰老渤澥顧如鳥游渤澥之水薄刷羽毛沈弄清波以自取性

沈約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西園魏文帝每月夜集文人才子共游于西園網軒映珠綴軒星檐也以網及珠綴而條之應門門名闥開之所

沈約冬節後後至丞相第請世子車中作 齊隱章王嶷太祖第二子也薨贈丞相子廉嗣為世子約往弔之傷其閴寂還於車中作是詩

廉公 廉頗失勢故客盡去及復為將又復至 去 曲池平 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以平

沈約學省愁臥 齊帝即位遷約為國子祭酒故謂國子為學省

神宇 華飾如神

沈約三月三日率爾成篇

紫鷰 良馬 寧憶春蠶起 謂婦人翫游不憶蠶事 彫胡 草名宋玉賦彫胡之飯

選詩卷六訂註 終

選詩卷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雜擬

擬古詩十二首 陸機

擬行行重行行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沉。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遊子眇天末。(一作遠) 遠期不可尋。驚飈褰反信。歸雲難寄音。佇立想萬里。沈憂萃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

擬今日良宴會

閑夜命懽友。置酒迎風館。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四坐咸同志。羽觴不可筭。高譚一何綺。蔚若朝霞爛。人生無幾何。為樂常苦晏。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曷為

恒憂苦。守此貧與賤。

擬迢迢牽牛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牽牛西北廻。織女東南顧。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彼無良緣。睆焉不得度。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

擬涉江采芙蓉

上山采瓊蘂。穹谷饒芳蘭。采采不盈掬。悠悠懷

所歡。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沈思鍾萬里。躑躅獨吟歎。(平聲)

擬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蘺草。(一本作離) 熠燿生河側。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遊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擬蘭若生朝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飛飈。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擬青青陵上栢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人生當幾時。譬若濁

水瀾。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飛閣纓虹帶。曾臺冒雲冠。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俠客控絕景。都人驂玉軒。遨遊放情願。慷慨爲誰歎。

擬東城一何高

西山何其峻。曾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頹。(一本作積) 三閭結飛轡。大耋嗟落暉。曷爲牽世務。中心若有違。京洛多妖

麗玉顔伴瓊蕤閑夜撫鳴琴惠音淸且悲長歌
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
思爲河曲鳥雙遊豐（五臣作灃）水湄

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峻迢迢（善作苕苕）峻而安綺窻出塵冥飛陛躡
雲端佳人撫琴瑟（五臣作徘）纖手淸且閑芳氣隨風結哀
響馥若蘭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佇立望日
昃躑躅再三歎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駕

歸鴻羽比翼雙飛翰（平聲）

擬庭中有奇樹

歡友蘭時往迢迢（善作苕苕）匿音徽虞淵引絶景四節逝
若飛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
風入我懷感物戀所歡采此欲遺誰

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揺西北指天漢東
南傾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翻翻歸鴈集嘒
嘒寒蟬鳴疇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服美改聲
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

擬四愁詩

張載

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修登崖遠望
涕泗流我之懷矣心傷憂佳人遺我綠綺琴何
以贈之雙南金願因流波超重深路遠莫致增
永吟

擬古詩

陶淵明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淸夜達曙酣
且歌歌竟長太息持此感人多明明雲間月灼
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幷

謝靈運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

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幷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武帝（五臣帝下有時）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曉言之適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其辭曰

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照灼爛霄漢遙裔起長淮天地中橫潰家（五臣作皇）王拯生民區宇既滌蕩羣英必來臻忝此欽賢性由來常懷仁況值衆君子傾心隆日新論物靡浮說析理實敷陳羅縷豈闕辭窈窕究天人澄（五臣作美）觴滿金罍連榻設華茵急絃動飛聽淸歌拂梁塵何言相遇易此歡信可珍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版蕩伊洛既燎煙函崤沒無像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奬常歎詩人言式微何由往（善作起）上宰奉皇靈侯伯咸宗長雲騎亂漢南宛郢皆掃盪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淸朗慶泰欲重疊公子特先賞不謂息肩願一旦値明兩並載遊鄴京方舟泝河廣綢繆淸讌娛寂寥梁棟響既作長夜飲豈顧乘日養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

皇漢逢屯邅天下遭（五臣作逢）氛慝董氏淪關西袁家擁河北單民（五臣作人）易周章窘身就羈勒豈意事乖已永懷戀故國相公實勤王信能定蝥賊復覩東都輝重見漢朝則餘生幸已多矧迺値明德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夜聽極星爛朝遊窮曛黑

哀生動梁埃。急觴盪幽默。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惑。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潁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

伊昔家臨淄。提攜弄齊瑟。（五臣作秦）置酒飲膠東。淹留憩高密。此歡謂可終。外物始難畢。搖蕩箕濮情。窮年迫（五臣作[illegible]）憂慄。末塗幸休明。棲集建薄質。已免負薪苦。仍游椒蘭室。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行觴

奏悲歌。永夜繫白日。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中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

貧居晏里閈。少小長東平。河兗當衝要。淪（五臣作[illegible]）飄薄許京。廣川無逆流。招納厠羣英。北渡（五臣作度）黎陽津。南登宛（善作宛）郢城。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相解達。敷奏究平生。矧荷明哲顧。知深覺命輕。朝遊

牛羊下。暮坐括揭鳴。終歲非一日。傳巵弄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顧如今并。唯羨肅肅翰。繽紛戾高冥。

應瑒

汝潁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求凉弱水湄。違寒長沙渚。顧我梁（五臣作涼）川時。緩步集潁許。一旦逢世難。淪薄恒羇旅。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官渡（五臣作度）厠一

卒。烏林預艱阻。晚節值衆賢。會同庇天宇。列坐廕華榱。金罇盈清醑。始奏延露曲。繼以闌夕語調笑輒酬答。嘲謔（五臣作非）無慙沮。傾軀無遺慮。在心良已敘。

阮瑀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金羇相馳逐。聯翩何窮已。慶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念昔渤海時。南

皮戲清沚。今復河曲游。鳴笳汎蘭汜。躧步陵丹梯。並坐侍君子。妍談旣愉心。哀弄信睦耳。傾酤係芳醑。酌言豈終始。自從食蓱來。唯見今日美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草。徙倚窮騁望。目極盡所討。西顧太行山。北眺邯鄲道。平衢修且直。白楊信梟梟。副君命飲

宴。歡娛寫懷抱。良遊匪晝夜。豈云晚與早。衆賓悉精妙。清辭灑蘭藻。哀音下迴鶬。餘哇徹清昊。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願以黃髮期。養生念將老

倣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袁淑

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荊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意氣深自負。肯事都邑權。藉藉關外來。車徒傾國鄽。五侯競書幣。羣公亟爲言。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影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嗟此務遠圖。心爲四海懸。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前。俠烈良有聞。古來共知然。

倣古

無名氏

許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昔隷李將軍。十載事西戎。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四面各千里。從橫起嚴風。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同。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爲空。迺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

擬古二首

劉鑠玄

擬行行重行行

眇眇陵長道遥遥行遠之回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寒螿翔水曲秋兔依山基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卧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緇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

擬明月何皎皎

落宿半遥城浮雲藹層闕玉宇來清風羅帳延

秋月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誰爲客行久屢見流芳歇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

和琅邪王依古

王僧達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訊（五臣作訴）與亡言隆周爲藪澤皇漢成山樊久没離宮地安識壽陵園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黄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途豈異魂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怨

擬古三首

鮑照

幽幷重騎射少年好馳逐氈帶佩雙鞬象弧插彫服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朝游鴈門上暮還樓煩宿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五臣作符）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既荷主人恩又蒙令

尹顧日晏罷朝歸（善作鞍）輿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五臣作得）道德亦何懼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伐木淸江湄設罝守毚兔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弱冠參多士飛步遊秦宮側覩君子論預見古人風兩説窮舌端五（五臣作時）車摧筆鋒羞當白璧貺恥受聊城功晚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解佩襲犀渠卷袠奉盧弓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

學劉公幹體

鮑照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茲辰自爲美當避艷陽年艷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代君子有所思

鮑照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層閣肅天居馳道直

如髮繡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選色遍齊代徵聲帀邛越陳鐘陪夕讌笙歌待明發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蟻壤漏山河（五臣作河）絲淚毀金骨器惡含滿欹物忌厚生沒智哉衆多士服理辨昭昧

倣古

范雲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朝驅左賢陣（善作陣）夜薄休屠營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輕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

雜體詩三十首

江文通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商爲音靡曼之態不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于魄芳

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不其然歟至於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及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況復殊于此者乎又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恒蔽是以邯鄲託曲于李奇士季假論于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興諒非夐古但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

爲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碧沈浮之殊。僕以爲亦合其美。並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詩。斆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云爾。

古離別（五臣作別離）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君在天一涯（五臣作君行在天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

色。不異瓊樹枝。兎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李都尉陵　從軍

樽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悠悠清川水。嘉魴得所薦。而我在萬里。結髮不相見。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鷰。

班婕妤　詠扇

紈扇如團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彩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

魏文帝丕　遊宴

置酒坐飛閣。逍遥臨華池。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月出照園中。冠珮相追隨。客從南楚來。爲我吹參差。淵魚猶伏浦（五臣作涌）。聽者未云疲。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爲。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衆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

陳思王植　贈友

君王禮英賢。不恡千金璧。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朝與佳人期。日夕望青閣。褰裳摘明珠。徙倚拾蕙若。眷我二三子。詞義麗金雘。延陵輕寶劒。季子重然諾。處富不忘貧。有道在葵藿。

劉文學楨　感遇

蒼蒼山中桂。團團（善作圓）霜露色。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橘柚在南國。因君爲羽翼。謬蒙聖主私。託

身文墨職丹彩既已過敢不自彫飾華月照方
池列生金殿側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測

王侍中粲　懷德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既傷蔓草別方知杕
杜情崤函復丘墟冀闕緬縱橫倚棹汎涇渭日
暮山河清蟋蟀依桑野嚴風吹枯莖（善作若）鸛鷁在幽
草客子淚已零去鄉二十載（善作三）幸遭天下平賢主
降嘉賞金貂服玄纓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

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君子篤惠義柯葉終
不傾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

嵇中散康　言志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五臣作俗）遠想出宏域高步超
常倫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
飲玉池津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曠哉宇宙
惠雲羅更四陳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莊生
悟無為老氏守其眞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

咸池饗爰居鐘鼓或愁辛柳惠善直道孫登庶
知人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

阮步兵籍　詠懷

青鳥海上遊鸒斯蒿下飛沈浮不相宜羽翼各
有歸飄飄可終年沆瀁安是非朝雲乘變化光
耀世所希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

張司空華　離情

秋月映簾櫳懸光入丹墀佳人撫鳴琴清夜守

空帷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庭樹發紅彩閨
草含碧滋延佇整綾綺萬里贈所思願垂湛露
惠信我皎日期

潘黃門岳　述哀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美人歸重泉悽愴無
終畢殯宮已肅清松柏轉蕭瑟俯仰未能弭尋
念非但一撫衿悼寂寞怳然若有失明月入綺
窻髣髴想蕙質銷憂非萱草永懷寄夢寐夢寐

復冥冥何由覩爾形我憇北海術爾無帝女靈
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雨絶無還雲花落豈
留英日月方代序寢興何時平

陸平原機　羇宦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明發眷桑梓永歎懷
密親流念辭南澨銜怨别西津(五臣作驅)馳馬遵淮泗旦
夕見梁陳服義追上列矯迹厠宫臣朱黻咸髦
士長纓皆俊人契闊承華内綢繆踰歳年日暮

聊揔駕逍遥觀洛川(五臣作湄)徂没多拱木宿草淩寒烟
遊子易感慨(五臣作愾)躑躅還自憐願言寄三鳥離思非
徒然

左記室思　詠史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百年信荏苒何用苦(五臣作為)
心魂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珪珇賢君眄青
紫明主恩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尊金張服貂
冕許史乘華軒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
多歡娱飛蓋東都門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

張黄門協　苦雨

丹霞蔽陽景緑泉涌陰渚水鸛巢層甍山雲潤
柱礎有弇(五臣作渰)興春節愁霖貫秋序燮燮涼葉奪戾
戾飔風舉高譚玩四時索居慕儔侶青苔日夜
黄芳蕤成宿楚歳暮百慮交無以慰延佇

劉太尉琨　傷亂

皇晉遘陽九天下横氛霧秦趙值薄蝕幽并逢

虎據伊余荷寵靈感激狥馳鶩雖無六奇術冀
與張韓遇甯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荀息冒險
難實以忠貞故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飲馬
出城濠北望沙漠路千里何蕭條白日隱寒樹
投袂旣憤懣撫枕懷百慮功名惜未立玄髮已
改素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

盧郎中諶　感交

大厦須異材廊廟非庸器英俊著世功多士濟

斯位。眷顧成綢繆。遐與時髦匹。姻媾久不虛。契闊豈但一。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常慕先達槩。覩古論得失。馬服爲趙將。疆埸得清謐。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慨無幄中策。徒慙素絲質。羈旅去舊鄉。（五臣作素舊京）感遇踰（善作踰）琴瑟。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更以畏友朋。濫吹乖名實。

郭弘農璞　遊仙

嶮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偃蹇尋青雲。隱淪駐

精魄。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朱霞入窓牖。曜靈照空隙。傲睨摘木芝。陵波采水碧。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烟客。永得安期術。豈愁濛汜迫。

孫廷尉綽　雜述

太素既以分。吹萬著形兆。寂動苟有源。因謂殤子夭。道喪涉千載。津梁誰能了。思乘扶搖翰。卓然陵風矯。靜觀尺棰義。理足未嘗少。冏冏秋月明。憑軒詠堯老。浪跡無蚩妍。然後君子道。領畧歸一致。南山有綺皓。交臂久變化。傳火乃薪草。亹亹玄思清。胸中去機巧。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

許徵君詢　自序

張子闇內機。單生蔽外像。（五臣作象）一時排冥筌。泠然空中賞。遣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采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丹葩耀芳蕤。綠竹陰閑敞。苕苕寄意勝。不覺陵虛上。曲櫺激鮮飈。石室有幽響。去矣

從所欲。得失非外獎。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朗。五難既灑落。超跡絕塵網。

殷東陽仲文　興矚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青松挺秀蕚。惠色出喬樹。極眺清波深。緬映石壁素。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

謝僕射混　遊覽

信矣勞物化憂矜未能整薄言遵郊衢總轡出臺省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永時菊曜巖阿雲霞冠秋嶺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卷舒雖萬緒動復歸有靜曾是廹桑榆歲暮從所秉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

陶徵君潛　田居 鍾惺曰以深細效其清適妙于擬陶

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鉏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

子候檐隙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

謝臨川靈運　遊山

江海經邅廻山嶠備盈缺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平明登雲峰杳與廬霍絕碧障五臣作嶂長周流金潭恒澄澈桐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乳竇旣滴瀝丹井復湲流岧嶢轉奇秀岑崟還相蔽赤玉隱瑶溪雲錦被沙汭夜聞猩猩啼朝見鼯鼠逝

南中氣候暖朱華凌五臣作陵白雪幸游建德鄉觀奇經禹穴身名竟誰辨五臣作辯圖史終磨滅且泛桂水潮映月游海澨攝生貴處順將爲智者說

顔特進延之　侍宴

太微凝帝宇瑶光正神縣揆日粲書史相都麗聞見列漢搆仙宮開天製寶殿桂棟留夏飈蘭橑停冬霰青林結冥濛丹巘被葱蒨山雲備卿靄池卉具靈變重陽集清氛善作氣下輦降玄宴鶩望

分寰隧矚目盡都甸氣生川岳陰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櫚盈瓊弁禮登竹睿情樂闋延皇眄測恩躋愉逸沿牒惜浮賤榮五臣作承榮重重覥兼金巡華過盈瑱敢飾輿人詠方慚綠水薦

謝法曹惠連　贈別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方作雲峯異豈伊千里別芳塵未歇席涔五臣作零淚猶在袂停艫望極浦弭棹阻風雪風雪旣經時夜永起五臣作豈懷思泛濫北湖

游若亭南樓期點翰詠新賞開袠瑩所疑摘芳愛氣馥拾蘂憐色滋色滋畏沃若人事亦銷鑠子衿怨勿往谷風誚輕薄共秉延州信無慙仲路諾靈芝望三秀孤筠情所託所託已殷勤祗足攪懷人今行嶀（音呼）嵊外銜思至海濱覿子杳未僁款睇在何辰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無陳心悁勞旅人豈遊遨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皐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煙景若離遠末響寄瓊瑤

王徵君微（五臣作徽）　養疾

窈藹瀟湘空翠澗澹無滋寂歷百草晦欻吸鵾雞悲清陰往來遠月華散前墀鍊藥矚虛幌汎瑟卧遙帷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北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悵然山中暮懷痾屬此詩

袁太尉淑　從駕

宫廟禮哀敬枌邑道嚴玄恭潔由明祀肅駕在祈年詔徒登季月戒鳳藻行川雲旆象漢徙宸網擬星懸朱櫂麗寒渚金鍐映秋山羽衛藹流景綵吹震沉淵辨詩測京國履籍鑑都壥萌（五臣作[illegible]）謡響王律邑頌被丹絃文軫薄桂海聲教燭冰天和惠頒上笏恩渥浹下筵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前服義方無沫展歌殊未宣

謝光祿莊　郊遊

肅舲出郊際徙樂（五臣作[illegible]）逗江陰翠山方藹藹青浦正

沇沇涼葉照沙嶼秋榮冒水潯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靜默（五臣作[illegible]）鏡緜野四睇亂層岑氣清知鴈引露華識猨音雲裝信解黻煙駕可辭金始整丹泉術終覿紫芳心行光自容裔無使弱思侵

鮑參軍昭　戎行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徇義非爲利執羈輕去鄉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戎馬粟不煖軍上冰爲漿晨上城阜坂磧礫皆羊腸寒陰籠白

川大谷晦蒼蒼。息徒税征駕。倚劒臨八荒。鷦鵬不能飛。玄武伏川梁。鍛翮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

休上人　怨別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露彩方泛艶。月華始徘徊。寶書爲君掩。瑶琴詎能開。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膏鑪絶沉燎。綺席生浮埃。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懐。

皇甫汸曰劉禹錫欲問江深淺應如遠別情李太白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此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懐何必長短深淺耶

選詩卷七終

選詩卷七訂註

陸機擬古

王鮪 魚名 褰 絶也 齊僮秦娥 皆古善歌者 梁甫吟張女彈 皆樂府曲名 向陽翹 葵藿向日 絶景 馬名 三閭 屈原 結飛轡 離騷日揔余轡于扶桑 大耋 易日大耋之嗟凶 河曲鳥 鶬鴰 招搖 斗柄前星 天漢 天河 大梁 昴星言有名無實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 此代當時諸賢之意

余 代丕自謂 唐 勳 景 差 鄒 陽 枚 乘 嚴 忌 馬 相如 不誣方將 我所述不作誣詐庶使後代以我今日爲賢 裔 遠 潢潰 以水踰亂 家王 魏武 燎煙 東都宮室遭董卓所焚 赴楚壤 避西京之亂投荊州 非外奬 中心懷歸非物所能留勸外 上宰 魏武 皇靈 獻帝 重疊 遇魏武及太子丕 公子 曹植 明兩 謂文帝 養 樂也 相公 曹公 古來感 古人以酒色爲戚 箕穎 許由巢父隱處 濮 莊周隱處 許京 獻帝遷許州故稱 廣川 踰魏公 逆流 踰已晉子江海不逆細流 北度 從征袁紹 南登 從征劉表 明哲 曹公 牛羊下 日暮時 揭 雞棲木括揭鳴謂雞鳴時 辰 時 委羽 北方山名 弱水 北方 長沙 南方 官渡 烏林 皆謂曹公戰爭之所 延露 曲名

渤海（郡名）南皮（縣名）河曲（魏近河故云）豈終始（無休息）食洊

來（毛詩食野之苹言我自預嘉賓以來）副君（謂太子）中山（出美酒）

袁淑倣曹子建白馬篇

郡邑權（郡邑執權之人）彫（死）投珮（去官）

袁淑倣古

誶（問也）高闕（山名）雲中（郡名）

劉鑠擬古

江南調（古樂府）子衿詩（毛詩）

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依擬也）

壽陵（漢園陵名）

鮑照擬古

鞬（盛弓者）象弧（象牙飾弓）服（盛箭者）雁門（郡名）樓煩（縣名）石梁（宋景公使弓人造弓弓成射之踰于彭城矣有餘勁飲羽于石梁）驚雀（吳賀與羿北游有一雀賀使羿射左目而決中右目終身恨之）白羽（箭也）虎竹（銅虎符竹使符並國家發兵遣使之符）魯客（假言）伐木（毛詩伐檀）設罝（毛詩兔罝）兩說（本末之說）障（邊也）佩（文服）犀渠（甲也）袠（書衣）盧弓（征伐之弓謂櫜筆從戎也）

鮑照代君子有所思

蟻壤（蟻穴）漏（因穴漏水）絲淚毀金骨（言讒邪之人但下如絲之淚而金骨為之傷毀）器（欹器滿則覆）

范雲倣古

陰山（匈奴山名）交河（邊城）左賢休屠（皆戎狄王號）前軍（李廣）

嫖姚（霍去病）

江文通雜體詩

秦王女（弄玉）參差（簫也）撟抽在南國因君為羽翼（撟抽

自喻君植也撟抽在南雖珍因君羽翼乃貴）蔓草秋杜（詩篇名）賢主（魏武）精衛（炎帝之女游于東海溺而不反因化為精衛鳥常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湛露（毛詩湛湛露斯匪陽不晞）皎日（毛詩謂予不信有如皎日）北海術（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帝女（高唐帝之季女）儲后（太子也機為太子洗馬）三鳥（楚詞願寄言于三鳥兮）韓公（韓康）梅生（梅福）張仲蔚（隱居不仕所居蓬蒿沒人）秦趙（姚弘石勒）幽并（段匹磾劉琨）濫吹（齊宣王好吹竽善吹則食祿南郭處士因濫食祿）尺捶（莊子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堯老（唐堯老子）綺（綺里季）皓（四皓）交臂（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

傳火莊子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張子張毅行年三十而患內熱病死單生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兒之色遭餓虎之食弱喪少失其故居捴斤客匠石五難向秀難嵇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舟壑莊子藏舟于壑人謂之固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亦如人生于世自以為固四時變遷不可留止寄匠郢寄懷於相知三益友也靈境謂會稽建德國名在南越步欄長廊也邃比也沿牒隨牒之任盈瑱盈尺之玉輿人詠左傳輿人之誦綠水古詩茗亭樓高貌子衿谷風皆詩篇名延州吳季札僝見也水碧金膏並仙藥其靈驗不可得而顯緬從駕淑為御史并中丞拜廟祭

南郊枌邑漢豐邑有枌社宋漢子孫故祭枌社鳳鳳蓋宸網天子車上珠稱櫂憾竿鏤馬飾桂海南極冰天北極上笏大夫之爵觀洛湯巡河兇沐已也松架松橫生日架

選詩卷七訂註終

余見詞壇捺觚擬都麗媚雅動稱昭明選賦云傾文繫意與句裂字綴毋為咕嗶所苦江夏部明龍先生削以丹鉛加之品隲甕牖繩樞之子亦得側弁而哦矣先儒用備當世博雅著籍既百種或間有發明者聊復綴之首玉屑盈車兼瀾全璧耳若句字獨李善詳確五臣荒陋識者所歎力加校訂實不敢諱

吳興凌氏鳳笙閣主人識

合評選詩七卷內府藏本

明凌濛初編濛初有聖門傳詩嫡冢已著錄是編全錄文選諸詩而雜采各家評語附於上方以朱墨板印之所採惟鍾譚爲多圈點則一依郭正域本其宗旨可以槩見也